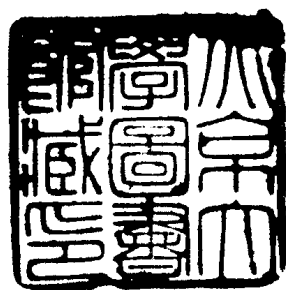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六五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三六五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奇賞齋古文彙編二百三十六卷（七）

〔明〕陳仁錫評選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文彙編二百三十六卷》提要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二百十三

碑

神道碑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碑

周上柱國齊王憲神道碑　庾信

昔者軒皇受姓十有四人周室先封十有五國自爾承基纂胄保姓受氏雖復千年一聖終是百世同宗故知爵之東京既稱炎漢再受今之周曆即是鄗都中興公諱憲字毗賀突恒州武川人也晉太康之世據有黃龍魏孝昌之初奄荒玄菟太祖以百二諸侯三分天下函谷先登鴻溝大定功業如此人臣以終

公含章天挺命世誕生降太一之神下文昌之宿珠角擅奇山庭表德儀範清冷風神軒舉聳動廊廟光華城闕未逾齠齔已議論天下事人或曰是謂若木一枝傍蔭數國長河一直自然千里風飈欲遠光景將昇後魏二年封涪城縣開國公時年五歲也虹蜺滿野是廢當塗之高鸑鷟鳴岐實始維新之命國家光宅受圖欽明秉曆大風初卷長沙始封周元年進爵安城郡公食邑二千戶仍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同於馬駿秩擬六卿驃騎等於劉蒼位高三事宗子維城彼多慙色武城二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益寧等二十四州諸軍事益州刺史改封齊國公食邑萬戶公時年十有六王武子以上將開府未滿立年荀中郎爲十州都督才踰弱冠方之於公已爲老矣加復營丘負海齊桓公受脤之城岷山導江漢武帝求仙之地自非名映孤竹聲振沈黎豈得南至穆陵西登積石幸無白扁之力寧待黃龍之盟邛笮長威徼盧仰德生爲立廟刻石頌功成都有文翁之祀非謂生前漢陽有諸葛之碑止論身後比之今日豈可同年而語哉保定四年與大司馬蜀國公圍金墉城師臨洛浦則廣武營奔兵上

邙山則河橋路斷八川風俗五方名利鐵市銅街風飛塵起天和元年徵還行雍牧公以日月之明威神其政漆沮既從荊岐即乂少陽用事路不喘牛仲秋以殷民無驚永二年拜大司馬仍理小冢宰營室殿軍器太監天官以邦國爲基是司六典夏官以兵戎爲主專謀七德是以器械塡委旣包吳漢之功宮殿崢嶸彌狀蕭何之法時以白露涼風務閑農隙督兵二萬出自宜陽拔伏龍之城平姚萇之壘馬陵削樹魏將路窮平陰聽鳥齊師其遁天子冢弟禮絕羣公任義所在事資道德建德元年進爵爲王仍拜大軍

孚姬旦封于曲阜不廢居中劉交國於彭陽無媿嘗從豈直周召二南並居師傅晉鄭兩國俱爲卿士而已哉匈奴突於武川燿火通於灞上公述職巡御治兵朔方馬邑星飛龍城月動撓留犂（出漢書匈奴傳一作満桄非）之酒經略不前失烟支之山下馬而去東鄰逆命反道敗德囚箕子於塞庫囂文王于王門天子將有孟津之師召公獨議公報以誕應天命克成厥勳昔者秦昭起師於蜀直問張儀晉武用兵於吳惟謀羊祜於是中軍無帥僉曰有歸五年拜上柱國元戎東討給王鉄騎二萬先襲太原手建麾兵天離轉戰虎嘯

風騰雲飛電掩林胡棗栗詎得充饑晉陽荻蒿何於拒防又加王精兵六萬長圍晉州然後六軍星陳萬騎雷動中權始及前茅已戰自爾即爲前鋒横行入鄴覩彼車徒梶本馬驚旋濘積甲高昆陽之城尸封渠當平之水莫不如彼建瓴同斯破竹一朝指揮六合大定是用光昭下武翼亮中邦足以攄祉宗之宿憤解生民之怨讐方當待彼石閭部斯玉鼓經緯天地光華日月既而赤烏夾日黄熊入寢實沉無祀桑林不祭宜政元年六月二十八日薨春秋三十有四李友之亡魯可知矣齊喪子雅姜其危哉公器宇滄曠風神透遠璣鏡照臨山河容納罍鐏待酌懸鍾聽叩聲動天下光照四鄰武皇帝以介弟懿親特垂受委而密謀奇策加禮敬焉常謂左右曰孔子云自吾有回門人日親其齊王之謂也用之作宰則萬方協和用之撫軍則四表懾伏豈直皐繇爲士國無不仁隨會爲卿民無羣盜愛翫書籍敦崇禮樂管絃入耳則溪谷俱調文雅汎心則烟霞並韵養由百發落雁吟猨應弦五行緗緗縹帙雍容舉止抑揚談論當世以爲楷模晉紳以爲軌範則少有壯志頗披兵書玄水降霊穀城授策飛風長柳月角星眉莫不吟誦在

心撰成於手所著兵法凡有五卷六韜九法不用吳起舊書三令五申無勞孫武先誠可謂有忠孝焉有壯武焉不自驕矜謙光下物宋人獻玉不貪爲寶百成子高守仁爲富不謂以信致欺爲善非樂天年不享嗚呼哀哉以某年月日葬于㕓安縣洪瀆川之里原隰悽愴理於盛德幾年丘陵揺落蘊於才良永矣乃爲銘曰

悠哉朔方遯矣窮陰山連鳥道地盡龜林重黎業大伯翳功深冑其積德必有君臨太祖撥亂喪君有君討迴地軸策動天文猶臨赤水尚復黄雲諸侯八百

天下三分公之誕生寶惟天假翠徵神降文昌星下
照于四國克于兩社舟楫江河棟梁華夏水通詞鋒
風飛文雅純深之性地極天經忠貞之道事感百靈
君親惟一臣子惟寧忠泉出井孝筍生庭乃宰天官
爲國之輔是居上將爲天之柱乃聖乃神惟文惟武
策高開闔威移雲雨九宮神略三術談明天離轉陣
月德迴兵黎陽水駭官渡山驚冀州既載東原底平
溟海欲運弱木將危中峰岳斷半海鵬垂鳳沉丹穴
龍亡黑陂臨淄廢市東武山移千齡萬古英聲在斯
憲爲宣帝所忌誣以逆殺之其子俱被誅此文皆

諱之不知此文作于何年其云季友之亡層可知
矣齊喪子雅美其危哉疑隋初時語也非史云憲
效時年四十此云三十四

周大將軍司馬裔碑　庾信

公諱裔字遵胤河內溫人也昔顓頊之命始則南正
司天重黎之後又以羲和掌曆夏陽適晉得隨會而
同奔東海避秦與毛公而俱隱其後金行受命王笥
南遷帝系極於輿圖中朝至于江表曾祖楚之晉太
傅錄尚書揚州牧會稽文孝王之次子元顯之幼弟
也元顯見害之後桓玄篡逆之初爰自鄴亂客身層
釣河內道左抱劍長號代郡城前慟悲靈祭江淮志
節之士汝潁風塵之客感激一言咸多依附既而蓋
生伏龜星出鯨魚太白經天蚩尤映野公乃收合餘
燼泣血登陴臨武牢之關據成皋之坂擁衆萬家歸
於魏室魏明元皇帝遥授平南大將軍荊州刺史韓
封琅邪郡王尚河內公主命王承制從賓國之俄於
時宋兵憑陵旗鼓俊逼虎牢不封金墉無援魏太武
皇帝授王使持節侍中安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給前後部鼓吹元戎啓行志雪寃耻登壇慷慨三軍
掩泣黃河漕粟已出石門仕馬連旗將臨野坂既而

雲中拆起代郡烽燃反旆南轅途窮北略贈征西大
將軍都督梁益秦寧荊兗青豫郢洛十州諸軍事揚
州牧司徒謚貞王祖金龍封琅邪鎮西大將軍儀同
三司吏部尚書贈司空謚康王父悅鎮南將軍豫州
刺史漁陽莊侯以荊河刺舉時值亂離弊起蕭墻遂
終非命公遺腹載誕流離寇逆複壁襁負深山擁封
程嬰之匿趙武從役家臣王成之藏李燮爲傭酒市
遭大夫人憂苦艸墳塋以終灰燧形骸毀瘠逾於喪
禮年十有五始幹家事楹前鑿柱即取遺書石上開
松仍求故劍出身司徒府參軍除中堅將軍員外散

騎常侍值魏室多難所在蜂起孟津以北無復封畿
嵩山以南即爲鋒鏑公建議修武立柵溫城函谷西
封河橋北斷長亭籍馬並入武城百里租車咸輸溫
縣太祖文帝締構關都經綸夷阻招攜以禮懷遠以
德馬文淵之擇主去隴坻而歸身竇周公之入朝在
河西而奉詔大統七年蒙授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
十年河內故義四千餘家願立忠誠須公衣錦乃授
使持節領河內太守加前將軍懷州招境兩鎮奔波
柳泉轉戰三城授首十三年太祖召山東諸立義之
將𢓸率衆入關者有加重賞公率先而至領戶千室

即以爲封固辭不受其菽粟之賜或以指囷馬牛之
賞將同量谷朝廷以華陽西極漢水東流歎孟達之
弃兵惟劉封之失策魏前元年移鎮漢中除白馬城
主領華陽郡守昔稱導漾今聳上潘烟沉火井雨歇
雲門其年授大都督加散騎常侍柱國蜀國公開金
牛之道通牧馬之關公卷甲北塞懸軍東馬遂得策
預葭萌勲參綿竹封龍門縣開國子蒲州刺史仍領
新州尋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中正隆
剧授圖天保大定以公才望仍爲舊臣遂乃義深追
遠恩隆繼絕即改封瑯邪縣公邑五百戶仍遷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巴州諸軍事巴州刺史
武成二年被勑赴援信州魚復道阻屢却岑彭荊門
水急幾沈吳漢公乃月峽先登瞿唐直上天子以公
操履忠勤儀刑亮直乃徵爲大御伯尋轉大御正邑
一千一百戶樞機近侍出納絲言所謂多識舊章殿
中無雙者矣四年大軍東討公所領義衆先守枳關
授都督懷州諸軍事懷州刺史偃師張蔡河陽牧馬
雖接戰於富平巳連營於官渡五年詔追還拜始州
刺史更封信州賊山彭尋竇湓恃險峽路五尺絙釣
纔通縣水三門橋飛脊渡既而風行少偃谷靜山空

前後平十一城獲九千餘口馬歸平樂金輸水衡天
保二年除信州刺史都督信州諸軍事朔發白帝暮
宿江陵氣振巴丘之兵威讋建平之戍五年遷潼州
刺史益州柱國公斝帝子之重鎮天井之星延閣擬
於蠶臺岷山方於代郡公仰稟雄謨參謀遠略故得
身預舞陽之功位極長平之寵六年授使持節大將
軍大都督西寧州諸軍事西寧州刺史方欲關沫若
徼牂牁見夜郎之候習昆彌之戰而飛鳶墮水馬援
去而亡歸金馬騁光王褒行而不反嗚呼哀哉七年
正月十日薨春秋六十有五詔贈使持節大將軍懷

邵汾晉州諸軍事懷州刺史夫人襄城公主魏獻帝之曾孫趙穆王之季女王姬肅恭禕翟禮典四教兢莊三星令淑有光隆慮之賢足表平陽之盛生則從夫以秩歿則同穴以禮建德元年八月十二日合葬於武公三時原大夫墓封以栢諸侯墳高於雉吁嗟滕公來居此里詔諡定公禮也公資忠履孝蘊義懷仁直幹千尋澄波萬頃逢蒙射法力牧兵書星辰高下之占風雨逢迎之氣故得師出以律天幸將軍者也至如官曹案牘未常煩壅戎馬交馳不妨餘裕足使四岳彌峻三台更明在朝四十一年身經一百餘

戰凡任四郡歷八州未嘗以貨殖經懷。去。如。始。至渭南千畝之竹。更瞿盈滿池陽二頃之田。常思止足。身歿之日。家無餘財素車白馬狹室崎嶇黃腸玄甲揩庭仄陋有詔冬官為營寢室朱邑祭酹無所。漢后諟以賜金。陳表妻子露立吳王為之開。館嗚呼哀哉世子侃孝家忠國揚忠顯親是以勒此豐碑懼從陵谷植之松栢不忍凋枯銘曰

欽若曆象平秩寅賓少梁犇華地入咸秦族夷輿馬書窮獲麟王鏡云始金行乃構象浦通關龍沙開候上幓石起河陽水鬭五馬南浮三星東宿太傅作牧奄有江沲司徒避亂承制荆河南勞推轂猶思枕戈龍祺被埜蒼兕凌波莊侯季年禍機相接誕公遺嗣崎嶇懷挾山鼠趙武家藏李燮伍員道阻燕丹路遥南奔楚塞北避秦橋水流登隴窠風度遼有功都護則重嫖姚懷書上馬習禮從戎陣圖六甲兵占八風藏松寶劒射柳瑚弓推誠賈復屈節廉公八翼頻飛六條亟秉勇此仁義行茲寬猛持印山開沈黎盜靜取甲無丘均田不井懋功賜爵上將賞官軍中受詔塞外登壇方屠參合更壓皐蘭渝川毒水。僰道炎氛。地亡都尉。灘悲使君。谷寒無日。山空足雲北風吹旐。

秋霖泣軍遣奠雙設銘旌兩布泌水同墳平陽合墓悲哀嗣子攀號靡訴慟甚風枝悲深霜露自此何世從斯幾年麒麟欲鬭華表中然地形樓起松心蓋圓茫茫丘隴代代英賢

周車騎大將軍賀婁公神道碑

庾信

昔者軒丘命氏初分兄弟之姓若水降居始建諸侯之國自是以官為族因地為宗水派枝分其可知矣公諱慈字元達本姓張清河東武城人也仕于周。張仲為孝友。謀於晉張彥為賢臣。韓有開地。則五世強

國趙有孟談則三卿不戰祖慶少習邊將憑伏智勇
雖復五車行簡不取博士之名一卷兵書即以將軍
自許負端在手必無齊晉之侵蓮花插腰甚得蛟龍
之氣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霸城開國
伯贈河州刺史父璨公子公孫有鎡基於天下良弓
良冶有世業於家風書則百家可知劍則千人可敵
三槐以稱鼎象物知其神奸五等以桓珪旂瑞守其
宮室若以才望兼而有之終於使持節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武定縣開國公贈秉河州刺史
兼山岳之靈受星辰之氣年在髫髮甫就勝衣竹馬

來迎已知名於郭伋羊車在道即見賞於王澄豈直
童子明經書生說卦而已至如禰河清論秋水高談
故以辨折龜林聲馳鹿埜國家官族君為首姓起家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襲爵為公邑合一千六百戶
弱冠登朝傳呼甚寵漢魏台鼎故無此比中朝方伯
罕有其年大冢宰任總機衡昇勤王略惜君忠壯委
以爪牙鎮左廂親信出梁州防主華陽西極漢水東
流巴濮既寧沉黎即靜保定四年王帥北伐以君驍
勇被召將兵師下玄陽身登函谷將燒白馬之城以
覆烏巢之壘即而中途甚雨未獲圍原軍師聞喪不

成侵宋柱國趙王今上之第九弟也文則河間上書
武則任城莅陣作鎮岷丘陽旌錦水白虎之俗難安
黃龍之盟不定以君智略入佐中權天和元年授使
持節大都督治柱國總府司錄仍轉司馬餘官封如
故相如西喻鏤石於靈山武侯南征浮船於瀘水方
之今日彼獨何人九品課工為上之下四年入朝歸
事宰旅即受載師大夫將命齊國尋盟出境即用和
鄰入國聞喪仍從會葬之禮可使南面此之謂乎尋
以本官入治軍正至如渭水兵書存心為志軒丘陣
法聚石成圍既得師不疲勞兵無怨讟人陪中禁更

領儀同邸客城池門闕戶籍咸資趣警並用司存帝
城近臣公室密戚如逢司隸似畏都官既而孤城無
姬不相其年巴水深翁不醫其疾春秋三十有三奄
捐官舍呂子明之疾甚歎軫吳王阮文瑜之長逝悲
深魏主有詔贈某官禮也以建德四年三月日歸葬
于河州死川郡之禁山公六郡良家西河鼎族地壯
金行人雄塞氣兵書七卷河水浮來射法三篇天狐
夜下鋒旗不息刁斗恒驚猶得馬上讀書軍中習禮
太史子儀善於謀策諸葛公休長於撫馭四代儀同
三司七世河州刺史鍾鼎成烈冠蓋連陰謂生為貴

臣妾爲貴神者也但以遊寬久客反葬途遠道阻山長妻孤子幼哀聲滿埜愁氣連雲況復松檟飀飄方臨武威之戍丘陵廻遠直對臨洮之城馬援亡于武溪尸柩返于魏里梁鴻夘于會計妻子歸于平陵嗚呼哀哉嶇崎遠矣笞者繁昌祠前即有黄金之碣德陽基下猶傳青石之碑是謂勒功乃爲銘曰七葉佐漢五世相韓忠臣入仕孝子當官青城仙洞黄石祠壇臺堪走馬書足廻鸞武定風飈文城嚴肅並馳雙傳俱分兩竹重世刺舉連鑣袞服少靡青丘風馳赤谷世不乏賢挺茲上嗣孝有三惡忠無二志爾足身

挺書堪面試旌節既乘高轡且珥龜轉印函虵盤綬笥左右將軍前後常侍繼踵五侯因循三事旌旆九坂艫舳雙流還驅木馬更引金牛江波錦落火井星浮罇酒望帝安歌蜀侯受服河陽偏師洛浦置陣成臯連旗廣武朝兵滅竈夜營多鼓箭起六麋鋒摧九虎倏忽人世俄然今古崇發兩星豎驚二豎遊寬通夢言返舊塋紫泥賜丹黄腸贈行途登石經路入金城寒關樹直秋塞雲平劍埋合柱書藏鑿楹武侯爲廟樂公爲社雲盖低臨電裳紛下碑枕金龜松横石馬永矣身世留名華夏

周隴右揔管長史贈太子少保豆盧公神道碑

庾信

君諱永恩字某昌黎徒何人本姓慕容燕文明帝皝之後也朝鮮微子之封孤竹伯夷之國漢有四城秦爲一疾其先保姓受氏初在柳城之功開國承家始靜遼陽之亂自天市星妖連津兵覆尚書府君改姓豆盧筮仕于魏祖代左右將軍魏文皇帝直寢父長少以雄略知名不幸早世周朝以公兄弟佐命義存追遠保定二年有詔贈柱國大將軍涪陵郡公是知春雨潤木自葉流根西伯行而推存及殁公以山岳

精靈星辰秀异氣侔鍾兕聲感風雲觀于秦兵尚稱童子對于楚戰猶在青衿太祖文皇帝乘時撥亂奄有霸業頴州從我舊愛無望春陵故人相知惟有普泰二年關西建義授殄寇將軍奉迎大駕賜封新興縣伯邑五百戶開新安之郡還移揚僕之關解弘農之圍更入劉昆之郡援枹併轡並預前驅大統三年有沙苑之戰四年河橋之役介胄蟣蝨戎馬生郊公應變愈長風飈更勇隱若敵國强人意投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八年授直寢右親信都督尋轉大都督加通直散騎常侍十六年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魏元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鄧隲以
漢朝親戚始授中台黃樞以魏國功臣初登上將公
頻煩寵授朝野爲榮三年都督成州諸軍事成州刺
史尋加侍中外愬連師振威百城內參常伯榮高八
命于時隴坻照羌胡穿上谷榆中郡賊或聚漁陽公
卷甲星馳長驅千騎迴洛兇徒率服少癉兵州豪傑
束手歸軍後魏元年改封龍支縣侯二年朝廷使大
將安政公隨突厥叱番渾歸國河鄯二州屬當路首
公領騎八千以爲戎防南通丹粟西望白蘭關塞無
虞公之勳也周元年授都督鄯州諸軍事鄯州刺史

其年改封沃埜縣公增邑千戶二年授隴右揔管府
長史武成元年都督利涉汶三州諸軍事利州刺史
五千兵破文州陽陣蠻仍平瀘水以保定元年將兵
破巴州恒獠獠度瀘五月葛亮有深入之兵長坂九
廻王尊有忠臣之路霜雹不驚水少無乏天幸將軍
斯之謂矣其年授司會入法斯掌九賦是均事總歲
成功參日要三年還授隴右揔管府長史公屢弱英
番頻相大府北海入朝仰以對門東平謁帝因而定
禮遂使馬肯懷燕不無樂毅番臣擬漢或多因叔兄
楚國公以參和挹讓莊贊樂推建國開都奄荒南服

求以先封武陽郡三千戶益公沃野之封朝廷以兄
弟相讓不無前史推思分邑有詔許焉增邑并前合
四千七百戶既而六氣相犯五聲相觸靈壽不終遊
魂且變薨於官舍春秋五十八詔贈少保幽冀定相
等五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諡曰敬公禮也天和元年
二月六日葬於咸陽洪瀆州大夫基樹以柏諸侯墳
高于雉嗚呼哀哉公資忠履孝蘊義懷仁直幹百尋
澄波千頃留心職事愛玩圖籍官曹案牘未嘗煩委
戎馬交馳不妨餘裕兄弟公侯國朝親戚室春有湯
沐之盛灌龍無流水之機渭南千畝之竹尚懼孤滿

咸陽二頃之田常思止足身則十世可有遺子則一
經而已刺史賈逵之碑既生金粟將軍衛青之墓方
留石麟乃爲銘云朝鮮建國孤竹爲君族稱高柳山
名密雲遼陽趙裂武遂秦分寶珪世胄雕戈舊勛名
稱賓實言謂身文挺此含璋降茲岐嶽有犯無隱王
道正直唯愛唯敬永成悅色枕籍禮園留連學梳筞
參帷帳功被荊棘韓陣揮戈齊城憑軾豹策乃建龍
韜同啓校戰關陽中威隴坻城壘畫地山林聚米上
馬諭書臨戎習禮賈復開營廉公屈禮從容傳會占
對造請用此康哉終茲寬猛緣林兵息潢池盜靜名

振赤山威高青嶺玄獸浮河飛螟出境灾氣出麗彝水侵涇朝傾地鎮夜洛台星石壇承祀豐碑頌靈渭城前栢昌陵下庭須知地市爲讀山銘

周大將軍崔公神道碑　庾信

公諱說字某博陵郡安平縣人也昔者華陽之野降龍首之神。烈山之都啓𢑱文之繇匡周則盟津有會佐夏則龍門始鑿西遊則起家秦相東入則載世齊卿。備乎史籍。可得言矣。祖蕤中軍將軍定州刺史父楷鎮非將軍司馬烈侯並厲風霜。俱張鋒穎。邸史叠迹官曹凛然是謂鮑恢都官百城振懾葛豐握節京

師斂手公特禀英靈偏鍾山岳雄姿俊茂眉目疎朗觀虎於檻齧髮不驚樗象於船勝衣能對至於拉虎羂熊。摧班碎掌忘歸繁弱落鴈吟猨故得氣蓋關中。咸中河外解甲領軍府錄事轉諮議參軍時當塗失馭政在權門始論函谷之兵。即起韓陵之戰。太師賀拔勝作牧西荆公爲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夫南陽失守卷甲犇梁樂毅羇旅。猶思燕路。陳軫愴儜。終戀秦聲。幸值和鄰言歸舊國授衛將軍都督封安昌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弘農剋復沙苑揮鋒進爵爲侯增邑幷前一千一百戶信珪則更受司勳穀璧則

還輸典瑞鐵馬有河橋之戰戈船有汾水之兵除京兆太守移民下邑未學邊韶走馬章臺不同張敞遷帥都督持節撫軍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尋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定州大中正五曹奏事有朱穆之忠。九品論人。見楊喬之直改封安國縣侯益邑合前一千四百戶賜姓宇文改名爲說漢王改婁敬之族事重論都魏后變程昱之名恩深捧日遷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賓憲連官單于之寶鼎可致。張寬固位。渭橋之流星可識。司木七工既掌丘陵之賦司會六典乃均邦政之才居

官得人於斯爲盛進爵爲公改封萬年縣通前二千四百戶除隴州刺史都督隴州諸軍事隴坻路遥。秦川望遠。鄧仲華之不去。馬文淵之願歸。尋除凉州刺史總督河西甘瓜諸軍事地似伏龍。城如飛鳥燉煌實錄宛在胸襟。玉門亭障。無勞圖畫。有馬如羊不以入廄有金如粟不以入懷柱國齊王今上之介弟龔行薄伐問罪河陽以公爲行軍長史參謀帷幄中軍之司既舉魏絳。上卿之佐實用荀林。以公方之差無慙德除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崇德安義建忠九曲安樂三泉伏流周張平泉固安蠻通谷凡十三防禦

熊和中三州黃蘆起谷王晏供超牽羊溫𤟠交河大
嶺避雨木柵寺一十戍諸軍崇德防主宜陽上地更
有泰兵熊耳山前還逢積伏用是連營函谷獵騎黎
陽威振兩河名陵三晉改封安平縣公淮陰一國韓
信之故人戶牖萬家陳平之鄉里公此衣錦足爲連
類建德四年正月十日薨於長安之永貴里私第春
秋六十有四詔贈敷延丹綏柏五州諸軍事敷州刺
史諡曰莊公禮也即以其年二月二十四日葬于京
兆平原鄉之吉遷里北陵追遠大司馬有賜綏之恩
西京贈行冠軍侯有詔葬之禮嗚呼哀哉世子儀同

衍生事以禮死葬以禮親愛有王祥之孝同氣有姜
肱之睦百行之本於斯備焉況復松檟深沉旣封青
石之墓丘陵標榜須勒黃金之碑乃爲銘曰
華陽之神歷山之祖鳳野匡周龍門佐禹日浴溟池
山浮海浦南稱霸國營丘樂土胤斯宗邑承此壤王
移封東武就君安陽中軍節目鎭北芒鋒商飈獵中
電火驅霜公之輪煥繼體貞幹儀表丘墟風神墻峭
孝有至德忠祗臣贊不廢橫槊無妨歌棨旣班三事
又貳六官衛青受詔韓信登壇長城馬窟廣武兵欄
軍吏無犯營民不寒乃用六謀乃論三策城憂向背
星辰主客劒起沉犀弓開伏石楚后讓盟秦君還醫
百齡危脆千仞摧藏諸侯地裂遐將星亡輕車騎士
玄甲黃腸杜如齊地廟似桐鄉銘功贊惪碑闕相望

周柱國大將軍拓拔儉神道碑

庾信

蓋聞放勳立而羲和昇重華登而元凱用思皇多士
旣成西伯之功俊德克明乃定南巢之伐是知惟賢
非后弗食惟后非賢弗乂若夫君臣一惪啓心沃心
見之昌寧文公矣公諱儉字慶明恒州高陸人也北
岳天孫之星燕河帝子之國故多奇節甚茂華風高

闕圖南二王齊軫長城拔木十族分源高祖太尉北
平王光輔五君允釐百揆恒衛旣從淮沂其乂祖豹
龍驤將軍恒州刺史常山剌舉非無取伐之符龍驤
總戎或似平吳之號父馘年止弱冠榮終解印公以
五常蘊智六氣資德乘天則策馬秉靈降神則牽很
應象直心於物水火恬然亡負於天雷霆不思富貴
自取豈資唐華之言聲名有聞亡勞李膺之識年十
入解褐貟外散騎侍郎尋授輕車將軍羽林監太祖
文皇帝駕馭天綱苞羅英傑選公才德光佐中書諸
葛亮之西歸玉壘成三分之業管夷吾之入仕葵丘

有一匡之功天水黠羌漁陽羣盜乃遷泰州刺史長
史防城大都督封信都縣開國伯三年滑州蟻聚保
郭沉命靡旗亂轍乘冰渡河丞相大行臺授假節撫
軍行滑州刺史大統元年授持節東夏州刺史加散
騎常侍郢支抱馬如聾耿秉之戰單于願識似畏王
商之威五年遷使持節鎭東將軍都督東北三夏州
諸軍事西夏州刺史增邑千戶改伯爲公旣而江漢
遼遠卑書宋莫蜀主的顱未出檀溪之水秦王飛雉
猶向南陽之城六年以公爲使持節都督三荆二襄
南雍平信江隨郢浙一十二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東

南道行臺僕射楚城鄰境實有讓田吳人對營無妨
贈藥部內屬城爲人所訟公遂集文武肉袒自罰兄
弟不讓延壽責躬吏民有過翁歸引咎天子異之璽
書勞問贈賄加幣王人接踵王丞相書云此之美事
耳目之所未經歎尚無極故遣專使公善於撫馭長
於接引由數亡弃苞苴不行示人赤心與人顏色盜
不敢發民不忍欺至是將校耆老於州城之南起清
政之樓勒賢臣之頌杜鎭南之作牧當世樹碑賓車
騎之臨戎生平刻石方之今日彼獨何人于時戶口
日增荒萊畢墾華實紛敷黔黎茂豫但恐袞職有闕

待公而補鼎飪未和須公而正是以漢民陰望荆南
杞梓並皆上書詣闕連名乞留河內之借寇恂更懇
蜀帝交州之請士燮還著上表九年授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十二年除大行臺向書仍爲大丞相司馬
以公識度嚴明志節清儉遂改公名儉字慶明非關
書月詎待看碑幸得千畝不同二山亡廢十三年加
開府餘官如故十四年除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驃
騎大將軍居上星執法在文昌之位以公才望兼而
有之十五年更除東南道行臺僕射都督十五州諸
軍事行荆州事十六年大丞相揔十六軍射淸河洛

公又中分麾不參謀帷幄高選覇僚公爲長史其年
加都督南道三十六州諸軍事餘官如故南陽文學
更遇王基章華袞衣還迎郭賀昔日伐蜀之謀張儀
與秦昭計合平吳之利羊祜與晉武意同大祖始定
成都即有江陵之志公密獻其策懸符深旨根運久
積梯衝立備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遂得席
卷三荆此又公之勳也詔賞奴婢三百口太祖與公
書云由公立計果何所謀公頃自鎭江陵以安蜀地
後魏二年改武川昌寧郡開國公歷陽居民非唯景
丹之封曲逆戶口豈但陳平之國其年授大將軍太

秝之中曹真於府內受冊元封之末衛青於軍中即
拜公之此比綽有餘榮詔曰吳人未復須助謀謨今
使梁王兵馬受公節度三年加都督東南道五十二
州諸軍事增邑萬戶維周華命光宅欽明作貳大官
允諧邦治元年授小冢宰保定二年治蒲州刺史檢
校六防諸軍事四年治襄州仍授柱國大將軍餘官
如故秩登四岳階平六府豈不功埀昭陽名高蔡賜
控馭五十州風行數千里援園葵而去織婦無三惑
而絕四知一室之中未免虛白日膳之資三杯而已
詔乃賜贈綵一千段粟麥二千斛天和元年陝州刺

史都督八州二十防諸軍事解荊州總管餘悉如故
路出王宮城臨河曲戍清陝右高視棠陰部領宴頻
晦明為疾天和四年謝病故京薨于私第春秋七十
有八鑾蹕降臨軒懸輟樂九旒龍旂之賜三河騎士
之送詔贈太保涼夏霸銀長原河鄯甘瓜十州諸軍
事涼州刺史謚曰文公狀貌丘墟風神磊落玉山秀
立喬松直上烟霞之涯際莫尋江海之波瀾不測少
遭荼苦在山服終攀柏樹枯侵松獸炊盡忠事國竭
力從政其門如市其心若水奇策密謀且像仰止忠
貞亮直明主敬焉至如風后陰陽之占力牧星辰之

度魏公子之兵書李將軍之射法莫不成誦在心取
為時用居常服玩或以布被松床盤案之間不過桑
杯石臼遺令山陵一無所用公私贈襚並不得受止
依太祖陵側無忘事君墩等兄弟並至性善居喪號
墓墳埏奉遵遺訓是以衛青之塚仍培漢武之陵管
仲之墳即接齊桓之墓天和六年天子以四海未寧
三方鼎峙有懷將帥之志言念封疆之臣既畫雲臺
乃題麟閣更贈公為鄧國公邑五千戶追崇列辟事
極神寵再改銘旌恩隆封墓公在民留愛身後見思
吉日良辰郊祠野祭儀同趙迢等六百九十七人表

求立廟陳請象魏有詔許焉桂棟杏梁綠墀青瑣按
歌會舞鳳蓋電裳南浦送而有雲東風颸而零雨是
知漢陽郡前非徒武侯之廟臨淄城下豈獨樂公之
社嗚呼哀哉乃為銘曰
道鍾屯剝世屬雲雷堅軸左轉天關北開客車周室
繫馬秦臺乃齊七政旁答三才烈祖熒諸九龔梁棟
取才逢獵求賢入夢匡贊官雲謀猷絕鳳律定公族
珪分職貢乃維嗣惠寔秉英靈身圖斗宿面繞樞星
青衿敬業童子離經信陵虛右千木分庭忠孝純深
樞機周密孔光不言曹參勿失溫席扇枕承顏悅膝

潭滿魚驚寒林筍出肅肅風政沉沉器局亩似貞筠
溫如瑤玉清不罝水明非樂燭馬願如羊金須似紫
上將克昇元戎既序夏陽三捷夷陵一舉憑軾下齊
凌江入楚冉反歷室鍾歸大呂六卿咸事天官是司
二南作相棠陰實治清風有頌綠竹斧詩贈行之冊
超然帝師昔侍蘭苑今陪杏林死生契闊無違一心
風雲積慘山隧連隴陵田埜寂松逕寒深夏嬰之隴
橋玄之墓馬見千年車回三步左亡長樂前非武庫
直望高碑增悲行路

周兗州刺史廣饒公宇文公神道碑

庾信

唐朝以元凱並進十有六人周室以昭穆先封十有
五國發源慕冑葉派枝分開國承家珠聯璧合是用
克明俊德思皇多士盛德有後公其裕哉公諱常字
子元豫州滎陽人也周宣中興然後樹賢建戚鄭武
有國然後保姓受氏荊衡之賦千乘莫敢加兵號仲
之封十城翻爲獻邑况復郊門致騎先迎內史之賓
南宮旦朝獨識尚書之履祖思慶建威將軍山陽太
守惠成取曹仁之號可以定名山陽有王暢之賢足
觀風俗考項銀青金紫方於溫羨傳祇鎮南征東北

於到弘衍顯報功之冊則槐路是儀贈行之典則荊
河惟牧公弱齡早惠幼志夙成立必正方言亡勝說
青衿智勇即埋雲夢之蛇童子仁心已愛中牟之雉
始遊庠塾不亡儒者之榮或見兵書遂有風雲之志
出忠入孝事盡於心修身立名理窮於性大統三年
起義華陽先登廣武浮潛遂河入渭亂河蒙授永安
縣開國男輔國將軍自爾長從太祖入爲帳內都督
河橋接戰秋水則三月不流洛城揮鋒金墉則一月
路斷西京不賓羌戎侵軼城如飛鳥地有伏龍公以
金僕裁抽雲鋒纔舉目已奔狼心謀革遷平東將

軍帥都督十五年襲父封魏昌縣開國伯傳大都督
魏後三年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黃權受
歸嘉其入魏之功竇憲當官賞其平戎之策公之此
授勳庸著矣進爵廣饒縣開國公邑五百戶保定三
年授都羅州都軍事羅州刺史仍領金州兵馬應接
上庸公於文谷路溪澗崢嶸崖谿嶮山窮水斷馬
束橋飛中坪既開雙城即款往者申息盡掩江黃亡
援涔陽極浦亟犯風塵夏首西浮頻遭鋒鏑公以伏
波受脤樓船誓衆入橫江之陣進下瀨之兵越祭文
身湛盧終去吳人長鬚艅艎遂遠建德四年授使持

節開府儀同大將軍公孫救下光祿之寀諸葛誕勒九都之山公之處焉差亡慙惠四方襍俗天下㳟風以君廉能使乎觀察馳傳擁節揚旍持斧旣乘驄馬仍被繡衣羣盜累足貴戚歛手鄉亭留宿幸亡歸忌之疑公車奏事寧有反支之日是使陽球司隸亡所申威鮑恢都官因人成事高祖武皇帝以仲春誓衆甲子濟河公仗劒六軍披圖八陣譬彼張遼前鋒而報魏主方之耿弇先戰而待蕭王及乎九州逌同四隩旣宅遂得功參勇爵名入司勳授上開府增邑五百戶加以舉功行賞推恩分邑兼乘而反光乎譙郡

之城藏寶而歸照於臨漳之水即日賜姓宇文與國同族婁婁上書於鹿轓項伯舞劒於鴻門公之此榮足爲連類以公積著屯險誠貫風霜其年授使持節督東徐州諸軍士事徐州刺史宣政元年授都督南兗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作牧濟河風行於雷澤建旟海岱化被於淮沂禱惟入境貪殘者解印晃旒從政仁義者郊迎豈直白石開渠青鹽換粟祥雲入境行雨隨軒而已哉在任遘疾薨于方鎮百里高監御斯牧賢能刺史荀中郎連率此則中興方伯英聲茂延公之有焉詔贈某官謚某公禮也以大象二年十一月十日歸葬于滎陽之某山舊墓九原悽愴遊文子其何言駟馬悲鳴滕成公其已遠若夫勒兆刊碑銘功頌德陳其令範必在生前嗟乎此之封碑弇乎洙泗之水此之勒石弇乎燕然之山嗚呼哀哉乃爲銘曰高陽之子少典之孫蒼林遠邁若水逕源公侯復始鐘鼎逾繁承基篡胄建國開藩我壯我武旣公旣侯緇衣出鄭卿士歸周魚陵北上滎澤東流河移酸棗雨粟陳留祖守南邦考鎮東部兩龜廻印雙虵結綬日察陰風星占長柳是曰世載其名不朽事親之道孝以立身事君之道忠以立仁今君嗣惠一此

君親如松之茂如竹之筠功參荆棘職主兵戈北臨青嶺南通白波直雲橫塞長星渡河陳開沙斷師移竈多舉功行賞封疆受位宮室鏤珪山河分地决勝千里謀深計秘建武功成名連星次建旟滏潔擁節龜蒙旣蠶桑大實撫梧桐埜無异器河無別風吳亭楚壁莫敢彎弓倏忽身世俄然松檟路轉銅魚山廻石馬武侯之廟欒公之社望此高碑悽然泪下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十三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二百十四

碑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十四

史官陳仁錫明卿評選

碑

御史大夫贈右丞相程行謀神道碑

蘇頲

御史大夫維弼之副尚書丞相粵官之長若庭堅是勑山甫爲式凝績之懋追榮未極可也聖皇旒象增天報功元老協斯捧日疇貴將詔頌其美稱用命伯嬰與之佐佑存趙立孤可也廣平之傑出者公名則字行謀世以字行始終不易源彼二烈泉乎百代門閎當華嶽之峯碑闕倚桃林之塞遷自吾祖定成我居作鄭人矣曾祖諱慶隋長子令祖諱德淹隋太康令考諱藥王皇秋浦令子男樹聲太崇於官閥令長傳業夙振於台揆况一變從道三稱靡風乎公神靈特應金火殊發含照灼而更幽蓄堅剛而轉銳常謂處山者猛不採藜藿成蹊者芳不言桃李靜安獨行汎覽群書以管晏之謀廸訓貽典用申韓之法微奇撮要高深廣大盡在是矣志大好學首中甲科初補潞城尉轉趙之平棘換虞鄉主簿任非待賢居是適用嬰酷而罷居喪幾滅率由於至性每不勝哀禮闋

入爲鄂尉尉時吳郡顧琮秉銓調鍊致公寄啓授萬年
尉尋遷左肅政臺監察御史裏行歷二尉左右肅政
丞侍御史迴復雙拜周旋五人悉心果乎履尾奚懼
貆豕既制拉二豎於成弧之張神羊既立挫三思於
止戈之武固亦霜驅隼勁露落䲭摧豈避儉言能招
毀議出爲幽州司馬都督薛訥以元帥綜戎使推公
爲在端寮設文備甲兵繕食廩絕漠以奔巖城洞
啓遷定州長史未詣職入除金部郎中景龍六年嗚
犯肆孽分宰京邑先屠戚黨吏部人相扭獄市皆紛
徵拜公長安令丕弊不幸大安所屬無何除將作少

匠少府少監飾薦蔽愛費閑奢曾不無益而成有丟
登加七命食千戶俾候於廣平國轉刑部侍郎兼檢
校送王府長史司冦持平以議罪君王好直而請由
是用刑不頗爲善最樂也明年王正月我后時邁翠
華順動蒼駕巡遊幸朔方而經周溗陟河東而觀舜
禹命公爲蒲州刺史本道按察偫儲峙之餼悅服肱
之壯期至人于道路寔君子於雲天然後搏擊守宰
澄清中理上因聽政顧侍臣曰江淮之間風氣果銳
吏諸尤者朕已得之又遷楊州大都督府長史公刈
作姦鉏撓法萬商利於舟檝三吳貞於鼓鑄皇念勤

[illegible]徵拜鴻臚卿即殿中監國閒賓節咸[illegible]
王列御府備物致用之殷則九卿不如六尚書也公
力主財巨細錙銖定豐省翹天地之蘇來自西極溢
水衡之貫獻于北宮擢拜御史大夫朝之紀也夫端
以憲職流爲法家含弘則弊於偭俛琡厲則嫌於激
訐狂徒失得且觀與替公之度蓋不然森貌寡詞彼
憚嚴而惴察恢幽藏密我易蹤而安動庶物和矣群
司晏如加戶益榮金紫宣命賚予虛佇册青尹政嗚
呼方恒位事歘謝期順享年八十有三以開元十四
載春之孟庚寅統日薨於洛陽之審政里第宸極悼

焉行必馳組請不釋服曷云多矣一尚德二尚厚三
尚齒四尚舊以華而問遺中使者鴻賓金相望自闕
逮凶則撫賻左丞相衮常布帛盡萃其家喪禮葬數
邈超夷等伊我公蹈規懸解臨事默識至初爲心至
公陳力薄驕奢之行畢乃崇高重明哲之謀尊而壽
考匪有倫有要知至知終何以符契於君臣寵靈於
存歿古未之劝也以貞爲謚然與其年暮春壬寅十
朋啓塋雙表耶燧歸厝于鄭之少華原禮也一子鎮
之幼爲尚舍直長禀義方之誨成幹裕之能以杖扶
後起柴毀孤立凡厥所嗟上之所隕直淸而美者[illegible]

御史彭城劉彥回同郡宋詢並謂勞人祇服斋承服
國闈薦府庭朝夕棟宇遇甚恩結悲盈涕濡相與聞
陳詔命甄用詞藻爰備刊勒宜存妙好爾秩垂際之
司曰其正兮禮者其不佞乎粗言銘曰
程伯休父膺厥命兮我公之貞保氏姓兮我公之德
宜歌詠兮至於天官翊明聖兮登以頤老資忠敬兮
壽必待終名轉盛兮卜而獲兆典實令兮嗚呼太史
良直少華南映望陪我京還即于鄭

章懷太子良娣張氏神道碑　蘇頲

維蘭有香惟玉有璋可吉其夢可勞桊一作其弄故稟

離成女祥歸太子之家有震爲男業盛天人之邸因
以貴者德其全與我唐章懷太子有良娣曰南陽張
氏之子也邠王守禮之母也初章懷封於雍良娣選
以入後章懷謫于巴良娣隨而邁邠王錫玄社建黃
屏良娣坐華菌驅香轂離逶迤失於偕老而契闊存
乎與成始十四奉吾夫逮笄年而轉茂終六十四逆
吾子當卦數而同極非婉婉淑貞之則含章尚柔之
令孰臻於此矣若乃蘊堂清兮羅幕薰匱照曜兮絳
氛氳杲杲之日英英之雲蓋良娣之才之美是效是
則潔素罔捐於篋燁形益照於管婷顏不競徽範自
持處獨謁如願傳芬若施於積善覩從梁駙馬之游
貽厥累仁傳相漢七貂之緒隨上儀同甘泉府別將
嚴之曾孫侍御史睦州刺史詳祥一作之孫朝議郎行
貴州都督府始安縣令明之女也曾構欝起昌潤遠
激去遷南國儼西鄂之豐碑來應東朝署西京之戚
里不然何謂鬱爾女士從以孫子疑袟之良乎及母
儀可宗臣執伊厲師以儉約戒於盈蕩洛濱無後除
之事涇上無粲美之物衣錦褧裳寧吾所好擊鐘拚
食唯爾之競俾吾王忌肅恭懿既明且哲志於道者
本於教也粤景龍二載孟夏之月遘疾棄養於京延

康第之寢洎景雲光華春雨自葉昨於我則先受九
族慈於王則毋深十起永其錫類衆悅以人禮物朝
遣使臣廷命金紫光祿大夫行鴻臚卿趙承恩銀青
光祿大夫尚書左丞元暕持節册贈曰章懷皇太子
良娣祔于陵邑禮也嗚呼山疑鶴駕地即烏號太子
賓帝之餘高宗在天之所衣冠道德密近屬於陪乘
光表闕塋殊遠嫌於好內又典地司空邠王守禮幼
承法度長被暉光仍之堂戚疑曾氏而逾楚蔣家
之域小韓王之不綱所以傍彫翠琰代奏丹墀天子
孝理之風已周於品物孝思之德況及於兄弟乃勅

禮部尚書蘇頲採詢為言由是稽舊聞討前訓位不
之易祿不之重而莫顧者鄭勝（疑）之足稱也信不負
之心義不虛事而竟死者越婉之可徵也武彰君之
隱過或徇己之微直易如有始有卒知柔知剛鄭虞
則持操服勤富貴則竭誠循禮夫詮一行者尚紀圖
書懷（疑）三從者豈遺刊刻其銘曰
天祈有唐於昭烈光兮土分五色作我藩國兮雷震
百里惟皇元子元子伊何匪淑不娣厥娣伊何終溫
且惠挂官甲觀之聲迹竹苑平臺之往昔車已折兮
我未召（疑）昇其新兮子為王子既王兮我為太殷聖

造兮沐嘉會歲不與兮時迅奔華穰壞兮託寢園闔
閑崇於上京松栢被於長原子哀哀兮篆碑於是親
永永兮歿代如存

唐紫微侍郎贈黄門監李乂神道碑

蘇頲

世稱李公德為範言為師行為則事為程於戲彼之
四者吾以一貫及值緝熙之運懷廣大之業天下謂
之登相國踐台司竟而此位不躋亦公之謇也若季
孫何訪不對者宣尼季子可法以書者文仲夫如是
故聞其風志其道粤未量已公諱乂字尚真趙房子
人也伯人侯壘裔孫侍書勁十一世孫自咎繇虞臣
老聃周史純嘏之烈清華其冠曾祖彥博振威將軍
光州固始令祖惠明弋陽西曹椽熊州司倉書佐父
大智閬州新政令公貴達追贈濟州刺史以昭孝焉
比臨代有恒岳東注彭有泫水豈恒之實泫之精矣
何奇士之不乏而我公誕生歟公幼而閔凶弱不好
弄十一從學極與研幾十二屬詞含商咀徵中書令
薛元超謂人曰此子必負海內盛名十九郡舉茂才
策第考功郎劉思立一見又如之調補潞州壺關發
州武義尉覊雲逸而在泥蟠也秩滿詣選吏部侍郎

蘇味道偉藏器而嗟韞櫝也特受藍田尉又策高第
累遷乾封萬年尉雍州長史薛季昶視事咨諆推誠
悅服主畫諾而班詔書也擢為監察御史歷殿中侍
御平而不頗疏而不漏與御史令黄門監漁陽公承
旨鞫僞發姦除惡刑以矯末禮以教中有若决疣潰
癰焚符破璽景龍中葉靜能諂諛媚姤權勢傾人自
謂金帛可期羽衣而立公劾奏其僻中宗原而宥之
不肖者懼不仁者遠無何加朝散大夫遷尚書司勳
左司二員外右司郎中中書舍人立義起草曰言揮
翰蒸閑練而芳蔚也遂兼長昭文館學士雲龍待問

天馬成歌群士躍鱗緊公稱首太子上即位檢校吏
部郎中正關鍵端也持刀尺審也建是無撓翕然有
聲二歲遷黃門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進爵中山郡
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四歲轉紫微侍郎掌制數月兼
刑部尚書明年正除檢校尚書校郡國考績凡二歲
古之遺迹垂憲遷賢與能多矣抑揚者或齟齬爲心
塞默者或遴條爲貌介無不執執則嫌於偏柔無不
通通無惡于善士君子患也公列近臣居常伯則不
然秉彝德徹乘理錯綜子杇梧按倫省忠而公信而
順謀始而作慮先而動明可照肝膽精可析毫芒議

必當而刑不放也故邦釋令典公敷大猷相舉凡矣
聖人廸謨訓書簡冊惟文乎公掌司綍握鉛槧典可
常而史不隱也聖人翰師旅繕甲兵惟武乎公賦其
車蒐以器居有禮而用有神也聖人訊法約疇事省
惟清乎公削煩苛節更筭著諸令而便於宜也聖人
核臧否甄黜陟惟明乎公差九牧區五等措諸枉而
舉於直也夫文武以序清明以成斯事體大與時偕
行行之我公則無遺矣嗚呼我公何不壽矣明靈罔
恤闇忽而殂享年六十開元丙辰歲仲春癸酉薨于
京師宣陽里第旒冕震悼衣冠痛惜泰里奚鄭子產

爲足擬哉制贈公黃門監絹布三百疋米粟三百石
以賻之太常考行曰貞宜矣公每誡其子師於薄葬
有子寧等五人並喪過乎慼奉遵先旨不敢爲廢墓
賢業儒竟遷魯國杜預知禮自表邢山故寧等以其
夏丙申卜葬長安細柳原東北望帝京二十有五里
償其志也柩既引戶部尚書東平畢構少府監吳郡
陸餘慶散騎常侍扶風馬懷素黃門侍郎清河崔泰
之洎紫微侍郎武功蘇頲祖於延年門外舉觴言曰
不還故鄉達也別於此路窮也孰云中山寧厥后土
非此公之爲慟吾誰慟乎服馬悲鳴而不前行人涕

泣而相向僉以頲者公稱知我我謂之甥固嘗擯斥
見期必使刊不爲事頲則不佞曷於是重相泣謂曰
我葬見中山弗冥冥隨行弗察察從政弗執利邀寵
弗夸毗耀榮無躁求無苟得結友朋義也誨子弟仁
也薦賢畏其知聞善若已出急於病讓於夷輕於財
重於施廼中山之度矣所著文集成六十卷五言之
妙一變乎時流便清婉經綸寄徵猶樂篇部工酬敵
也至於心凝風味神嬉景華奕棊不孤絃酌相伴樂
然有地貴豈在人奈何則亡不可復見因更爲長慟
俾愚叙之黃門監漁陽公盧公居世有閑散之任與

公有范張之寄強學偉詞益撰其實也遂作頌云
龍德尉史龜文漢相鼎鼐遞襲簪纓相望常山之英
汶水之精代稱不乏人惟持生其一鯉趨成訓敦詩閱
史鴻漸于磐陟遐自邇蹔勞州郡俄拾青紫王佐之
才一日千里其二高遊省門近侍軒墀守位以正行已
無私無私伊何惟忠是効以正伊何臨事不撓其三人
座爰踐三階未陟如何不臧景命云極中夜嬰痾祟
朝孔亟縱壑摧鱗靡霄墜翼其四如水之清如玉之貞
如衡之平如鏡之明應享年以介壽何短晷之先傾
晉喪名臣兮羊公見哀於武帝鄭有遺愛兮尼父掩

泣于僑卿其五歸無途兮往不返歲將晏兮逝水遠南
山南河往不返可奈何日運星迴天長地久旌芳宜
懿無非舊友其六

刑部尚書韋抗神道碑　蘇頲

天下膏腴之土莫若雍州雍州紱冕之多莫若韋氏
粤自殷伯傳于漢相昌而世濟美慶不乏賢高矣乎
猶秦塞出華岳西連於嶓冢大矣乎猶濁河納涇渭
東至於溟渤言之者可備也故周隋創所後又當朝
惟我二君迭為二祖道公其首郎也其仲處有山林
之節糠粃俗塵山為廊廟之器丹青世道郎之子太
僕少卿陵州刺史武陽公諱津是生銀青光祿大夫
太子詹事贈泰州都督謚曰貞諱琄是生司農丞贈
金州刺史諱暢皆素風清範百代一時公諱抗字抗
金州府君第二子也八歲精易十五讀春秋深入爻
彖試論臣主及貴便成誦具解理微義中初以明經
射策補魏州參軍立於稠人端若一鶚復常調就太
子典膳丞亟換岐州司倉雍州司戶右輔要劇上京
浩穰九年致豐兩訟舉直升左臺殿中侍御史轉尚
書主客吏部二員外吏部郎中侍中執憲者雖譙郡
桓彥範廣平宋璟大選持衡者京兆韋嗣立河內司

馬鍾並遠識高量領賢進善齊白簡共青縑者范陽
盧懷慎子從愿趙國李乂吳郡陸象先隴西李朝隱
武功蘇頲為四公特賞推數子之器公益文墨自持
準繩不雜拜洛陽令役人好惠務約刑清刻石而傳
鳴桴自止遷御史中丞兼禮部尚書法明象魏禮達
邦家外守其則內脩其度遷兵部尚書戎政孔殷夏
司多僻作姦犯科者莫忌接利乘便者皆是公凡易
四年濯然一變發其狙詐成我鷹揚別加銀青光祿
大夫除太子左庶子開以珍攝德以調護而巴蜀方
隅西南斗絕戎常犯軼蠻或離叛討則勝不補亡厤

造端之口綏則靜而作乂翹致理之心命公爲益州
大都督長史持節巡按公至華乎弊順乎美暑往寒
來人不知用風雨時順物果遂宜入拜黃門侍郎東
宮黃扉右嚴青閣半服肱之委總脩飾之裕上間燕
顧近臣言韋抗朕素知之何適不允大鴻臚令與賓
客之事古稱行人之職俾令即序期以不濫抗宜兼
授登叶膂國邊御史大夫持節朔方軍大總管擇副
宰御元帥廷諍巳決廟謨先假挫貪人於敗類追桀
虜於奔亡公之績也會涼州都督楊敬述羽林將軍
郭知運失律搖憲喪師倚權公確乎不拔條奏其罪

公之正也以郡縣吏坐贓發覺貶安州都督尋與之
蒲雲澤之㢠河濱之阜聲淪澳木頌被和樂未幾拜
爲大理檢校刑部尚書欽若邢柄繫於人命士師之
望平冠之成安以手足所措愼以毫釐之失緊頼公
勿喜斯得不冤而待弃則摧其巧粉飾則杜其效上
將登封岱山留蹕洛邑延企遲居徘徊往命因謂公
曰朕思久之罔出卿者廼仗公作鎭還贈武陽伯兼
使部銓斥浮動甄貞實姸媸露求當之途勢利塞容
非之鏡復盧從愿暨頲受恩聯召崇朝交臂至信相
欵他日攜手徵疾應問豈期搖落素秋宵寘玄夜開

元十四年八月某日薨於洛之永義里第享年六十
嗚呼人之望公以宗伯踐公陟台階佐王道始則虎
路翹首終而亨衢鍛翮吁嗟全德孤我具瞻而勝氣
標準色莊辭定舉不忤物行不由徑獨而不黨三者
無惑聞義於卜商起予立誠於鮑叔知我撫遺恤寡
常所空匱以奮藻揮毫轉爲速速故大謀與喜必咨
於公是亦施政何遽薨也旅展深撫幈之痛纓綏愷
和鼎之實蓋如鄭國僑虞之奇楚子文魯公儀不其
偉矣詔贈太子太傳護葬及窆備物加等太常考行
曰貞粤以某年某月日卜葬於京城東南少陵原禮

也笳鐸晨送烟霜曉發葬者藏也儉則自完素車出
日縞服來至吉先兆於著蔡哀更傷於松栢光昭之
事克恭懿之道存此曷爲然其不朽者三子長京兆
士曹參軍曰載次昭文生曰翹幼某公侯必復美秀
而文可以崇京兆之所屬扶陽之館公之季左司郎
中萬年令澤州長宋曰某松栢之林也公最友于篤
天倫之孔艱思我兄之不及壽云撰勒其脊雕刊以
頲爰在弱齡獲知君子牙笒不賞慟哭茲晨樂笒仍
懸沉巖歲晚銜悽固托撫疾何成愧不得絕妙好辭
披文而相質爾銘曰

國大司寇家大彭氏亡世曠貴府君鍾美衣冠禮樂
盡在是矣講信修睦自求諸巳命之以官其直如矢
秉之以憲其清若水遠登金華終列瑤戺威震蠻貊
信夫邊鄙曰刑曰政栽敞栽理公輔未升官人作紀
奈何遠顧忽頫高軌跡滿清時事照緹史徵言遂絕
令問不巳巖綠南望權丹北時或向城闕或臨松梓
盛烈孤邁群悲四起

工部尚書鮑防碑　蘇頲

有唐尚書東海宣公姓鮑春秋六十有九公從三十
六載致政二年歷官二十五凡居違官之長十二領

四嶽十三州牧之寄三貞元六年秋八月景申薨于
洛陽私第冬十月旬有七日從先公于北邙南原詔
贈太子少保給鹵簿鼓吹旌其卒葬後三年嗣祖宗
由惟中古封樹之制且曰丘隴與年代相推幾何而
平松栢與霜露相薄幾何而盡將令百代之後游九
原者徘徊不朽之烈歎息可作之美其惟金石刻乎
是用建碑表墓以揚先懿公諱防字子愼河南洛陽
人其先蓋夏禹之苗裔春秋時杞公有仕齊者食菜
於鮑因以命氏曾祖標皇隴州汧陽令祖仁爽雅州
飛越尉贈眉州刺史父思温彭州唐昌丞贈工部尚

書皆盛德下位發祥於公天寶中天下尙文其曰聞
人則重倖有德貴薦高位公賦感遇十七章以古之
政法刺譏時病麗而有則屬詩者宗而誦之舉進士
高第調太子正字中州兵興全德違難辭末王去來
瑱爲李光弼所致光弼上將薛兼訓授專征之命于
泉越輟公介之始兼訓之奉光弼也以順命爲忠不
及於義公知光弼之不終也諭而絕焉東越仍師旅
饑饉之後三分其人兵盜半之公之兼訓也令必公
口事必公手兵兼于農盜復于人是時中原多故賢
士大夫以三江五湖爲家登會稽者如鱗介之集淵

藪以公故也徵拜尚書郎優游公卿間執政者以代
言之司見屬無何薛兼訓寢疾太原上以北門奇重
軫念於薛思所以貳而代之者莫與公比召對勞賜
寵而遣之公之至也人不知其帥之疾帥不自知其
疾及其代也由亞尹中丞洎居守專征之倅各遷其
任兵自勇厲至于輯睦人自安業至于移風政自無
闕至于有典代宗嘉歎之不足圖寫公形列于別殿
益鱗閣名臣之次也三藏朝覲屬今上嗣位惟新大
政授公紀律俾作典刑拜御史大夫旋以文武之柄
方鎭爲大南國萬里俾之師長統閩越轉江西公之

撫人也以家勤之以子愛之利用用之厚生生之詔加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紀成績也眞拜右常侍扈從巡狩轉禮部侍郎上還鎬京展謝郊廟公預太常折無文之禮進封東海公詔徵賢良求其讜言時薦仲兄不敢違詔承詔實蒼生利之宰臣病之與公並命考第者以爲異日故事言或有犯投之不疑焉公曰使吾聞所未聞聖朝之瑞也。楙居甲科每歲貢士充于王庭心爲靈龜事絕請托京師仍歲旱務殷人耗拜京兆尹詔下風行令宜政舉威華難理惠周無告既而痿痺生疾陳乞遂閑上置上將軍員

以待功臣先用文儒耆耋以寵其選拜右武衛上將軍厥疾加劇優詔授工部尚書致仕徙家東周富天祿貴天爵樂天命順天和以終夫天年嗚呼賢哉公德本于孝才歸于周從王牧人卽戎臨事大畧以忠肅慈惠沉毅莊敏爲稱喜善怒惡不必爲已論交任人必惟其忠入爲羽儀出作藩翰夔夔然以家人嚴君之義屬于長兄益什卿之祿千乘之賦一以奉之四時賓客之事車服器用之費一以稟之公與夫人視諸孤郡從唯所授公不敢以禮秩異夫人不敢以居有私而敬恭和樂之道於是乎久御史中丞武威賈全公之甥也少長於我登朝異門敎切義方慈均天性故全之報也。稱天下甥舅加禮焉。鄭滑節度使隴西李融公之吏也。推以腹心齊厥憂寵歷佐三道其間如一故融之報也。類天下賓主加歡焉。於全也見公之內。於融也見公之外。然則公之行已與人可知矣夫人蘭陵郡夫人蕭氏始佐公賢終成公貴及公既歿清風如同二孤前左衛兵曹叅軍殿中省進馬宗叅以文學世公之業孝友繼公之志猶日不足以抒夫罔極於是乎發揚垂裕之義作爲銘曰

穆穆宣公爲王藎臣終始明哲優游寵勛在晉理平

逢時尚文高唱寡和。長才不羣。星河麗天。卉木榮春羽翰方睦風雲構屯。乃佐戎師名屈道伸乃登天朝盛美惟新茫茫南國赫赫北門股肱王室父母生人執憲成式尹京作則春官主文宗伯尚德出捍牧圉入趨宸極望實攸并謀猷允塞賢宜翌聖道厄于命方叔元老冉耕所病明明天子禮優致政曳履散金顧眞保性良辰何遽厚夜何長歸全故丘鞏洛之陽貞石是勒惠音孔章於戲宣公百世不亡

玄宗御書故中書令梁國公姚文貞公神道碑銘　張說

叙曰入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時成歲亭育之功存
晝爲九州禹也堯享鴻名播時百穀棄也舜稱至德
由此言之知人則哲非人罔乂致君堯舜何代無人
有唐元宰曰梁文貞公者位爲帝之四輔才爲國之
六翮言爲代之軌物行爲人之師表葢維岳降神應
時間出者也公諱崇字元之姚姓有虞之後遠自吳
興近徙于陝今家洛陽焉烈考長沙文獻公樹勳王
室建旟嶲府公紈綺而孤克廣前業激昂成學榮問
日流武庫則不戢森然文房則禮樂盡在弱冠補孝
敬挽郎又制舉高第歷佐濮鄭竝有聲華入爲司刑

丞天授之際獄吏変寃公持法無頗全活者衆進夏
官員外郎郎中侍郎朝廷曰能遂掌軍國遷鳳閣侍
郎監修國史兼相王府長史始則天人讓王承置醴
之顧終以飛龍利見延忝乘之恩自時厥後恒當大
任凡三處兵部尚書三入中書令一爲禮部尚書左
庶子又肅政大夫總霧武軍兵馬又司僕卿知隴右
監牧出典亳宋常越許申徐潞揚同十郡景雲初以
藩邸舊僚封梁國公食賦百室公性仁恕行簡易虛
懷汎愛而涇渭不雜真率徑盡而應變無窮常推是
心以御于物故所莅必甿康風偃鷙很化從言不勵

而務成政不威而事理去思覩頌來蘇聞歌既登所
政卒乘輯睦及在宗伯神人允諧今之中書是爲理
本謀事兼于百揆論道總于三台公執國之鈞金玉
王度大渾順序休徵來臻愬恵格天名遂身退行開
府儀同三司崇其秩逸其志也開元九年九月寢疾
薨于東都慈恵里皇上悼焉國人慕焉撫牀輟舂曾
未云比制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貞禮也十年二月
葬于萬安山之南原在疾也王人賜膳御醫視藥于
薨也中使弔臨羽儀哀送君臣之義厚莫重焉帝乃
灑思仙翰鏤澤豐珉日月照臨于佳城雲烟變態于

神道寶其文字別爲琴王之山禁其樵蘇即表三司
之墓

隴右節度太使贈涼州都督郭公神道碑銘

張說

四序平分清秋之氣勁五方異俗崆峒之人武故隴
上多豪山西出將其有雲龍感召星象時生金鼓登
壇隱如敵國麾幢指麾自比長城得之于太原公矣
公諱知運字逢時一門連譽胼人號曰三儒四海齊
名天下謂之八凱犢鹵之地戎馬生郊業戰鬭而弘
勳保州縣而爲邊啓奠京之錄福不在于其身積無

聲之善慶必流于後嗣公太白之精雷泉之靈膺家
之禎為國而生身長七尺力能扛鼎猨臂虎口虬髯
鷙啄射穿九札劒敵萬人子卿路逢遙識將軍之相
唐舉一見足辨封侯之骨解褐以善戰授郎武校尉
開元二年吐蕃入隴右掠𣙜牧公兵以奇勝寇不復
蹤積甲山齊而有餘收馬谷量而未盡歸功廟算朝
議多之拜羽林將軍持節隴右諸州節度大使兼鄯
州都督河源軍使鎮西郵信國之藩屏坐非落亦王
之爪牙故入奉期門而出寄分閫執憲總軍典屬乘
障增爵益邑過厚恩深俄而六州羣胡相率大叛命

公統隴右之騎濟河曲之師鋒鏑爭先玉石俱碎拜
左武衛大將軍授一子官金銀器百事雜綵千段班
師臨洮遘茲虐疾嗟乎匈奴未滅宿志不申生也有
涯死而猶視蕃夷邊鎮血而摧心悲慘風雲號慟山
谷豈非良將視人如子人亦視猶父乎皇帝憫焉詔
贈涼州都督米粟五百石錦帛五百段命都水使者
涼景伏備物護葬邊朝典也惟公氣猛而性和器寬
而精銳沈謀可以掩耆蔡雄斷可以奪鬼神故常[illegible]
柏韜鈐蕩狗凮角然其對恩結信立威用武煩妹如
風發震盪如雷雨戰必克攻必取每有奏謁帝特稱

數年文之得魏尚虜不足憂太祖之見郭嘉知成吾
事前後錫錦衣寶帶文馬素女嫺其盈門長鳴在廄
感知己之主陳必死之力皇情西顧則九羌疊鼓詔
書北伐則六狄焚旗上成聖君之玄鑒下放武臣之
素節其克也如此其子咸善居喪而過哀或從王事
而奪禮則知辛賢父子繼位將軍祭彤彩兄望祭師
律皇上念功以惜逝厚終以遇存有詔詞人為其碑
誌介士送葬郎封征虜之塚單于入朝當祭度遼之
墓銘曰　恍恍將軍雄略冠羣平西征北震戎懾儳
亭障臥鼓屯田餘軍仗此白刃致彼青雲郭侯宴喜

既多受祉玄壯敷文清廟禰祀尚食金奏炮鼈膾鯉
既來不庭有嚴天子流沙博望羽林飛騎河曲迴兵
臨洮舊阯手握金節魂沈玉帳千里送喪三軍悽愴
詔葬禮崇恩碑義豐生為神將死為鬼雄身世一滅
榮華萬古祁連之墓長旌武功

撥川郡王神道碑　張說

珠玉無遠而登華軒之飾寶也松栢無幽而入殿堂
之構材也物貴其用人亦如之撥川王論弓仁者源
出於疋末城吐番贊普之王族也曾祖贊祖尊父陵
代相蕃國號為東贊戎言謂宰曰論因而氏焉公有

臣余之深識川碑之先見陋偏荒之犇毳幕上國之
衣冠至曆二年以所統吐渾七千帳歸於我是歲吐
蕃大下公勒兵境上縱諜招之其吐渾以論家世恩
又曰仁人東矣從之者七千人朝家大勳授左玉鈐
衛將軍封酒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國語曰大戎
樹敦守終純固今其俗獷而輕死其法折而不撓故
前代無降人中國無竜僕自公挍身向化首變革風
渾浴之間始見我州矣若夫河南胡苑坰牧所利每
歲氷合虜騎是虞中軍必謀於元老亞將固選於時
傑神龍三年以爲朔方軍前鋒遊奕使景雲二年換

右驍衛將軍開元五年兼歸德州都督使皆如故八
年遷本衛大將軍改朔方節度副大使公之理兵也
堅三甲（卒一作）利五兵偶拳勇齊足力信賞罰分甘苦
六轡如手千夫一心棲德猶蛟蚋臥沙塞猶衽席
狃居露食垂二十年兩曲而成師氷半而休卒寒氣
入於肌骨夜霜入於鬚髮人不堪其勤公不改其節
韓公之建三城也公洗兵諾真之水刷馬少心之山
以爲外斥而叛徒安堵鄭卿之和默啜也公授館李
陵之臺致饔光祿之塞以爲內侯而賓至如歸九姓
之亂單于也公四月度磧過白檉林收水拔部帳納

多眞種落彌川滿埜懷惠忘亡漠南諸軍壁其計
降戶之叛河曲也公千騎奮擊萬虜犇走斬剪略定
師旅方旋而延陁跌跌復相肅聚上軍敗於青岡元
帥沒于赤柳澗公越自新堡奔命寇場蘊崇之徒不
滿五百兇醜四合衆寡萬倍公殺牛爲壘啜虜爲餉
決命再宿衝潰重圍（一作周）連兵躡踵千里轉戰全薛
公（一作薛納合）於河外反知運於寇手朔方諸軍壯其戰
矣研磨之奔也邀于黑山口覆其精銳布思之背也
追至紅堯帳掩其輜重乳泊之會刜蘭池之狂胡木
盤之役縲方渠之逋寇凡前後大戰數十小戰數百

算無遺策兵有全勝是以六狄逃遁三垂乂寧聲暴
露於天下業光華於世載信皇威之所加亦武臣之
力也故錦衣寶王允答戎功甲第良田丕承王命帝
錫其智効累其優寵黃頭黑齒比價齊名積戰多瘡
累勞生疹思命尚藥馳逞診之晉豎已深秦醫無乃
及十一年四月十五日薨于位享年六十有六制贈
爲掇川王稱故國本其志也太常議謚曰忠由舊典
昭其行也長子雲忠襲官封繼事業次子奮久特拜
郎將十二年四月詔葬於京城之南懷遠人也太常
鼓吹介士龍旂虎帳貂裘封犛殉馬吉凶之義舉夷

夏之物備長安令㦝徒以護事鴻臚卿士序賓以覲
禮哀榮之道著一作極矣若臣之義厚矣有命國史立
碑表墓吾嘗同寮敢陳遺烈銘曰
黃河接天青海殊壤舉世安裕拔俗誰敢偉哉論矦
利有攸遂奮飛橫絶搏空直上以衆欵塞因敵立勳
吐渾一作蕃萬戶吟嘯成羣精感天地氣合風雲既封
酒泉乃位將軍朔方陰塞直秉𦍑虜帝命先鋒𨵦家
虓虎上非尸寵一作山非加寵漢南擊鼓數年之間耀國威
武戎有師旅將軍鞠之我有邊甿將軍育之栁澗亡
師一劒復之蘭池叛胡三戰覆之武節方壯朝露不
待王爵送終宿恩未改時來世往人亡物在銘勳誌
忠以告四海

河西節度副大使鄯州都督安神道碑

張說

公諱忠敬字某武威人也軒轅帝孫降君弱水安息
王子以國爲姓世高之違漢李自河南而適遼東高
陽之受魏封由陰山而宅凉土高陽王剛生尚書左
僕射河澗公原㕑其河澗生建節將軍西平公䫻徒
正西平生龍驤將軍黃門侍郎廣宗矦䛼㕑徵累葉
勳華載於魏史高祖何藏器廣宗之子也周開府儀
同三司寧遠將軍肅州刺史張掖郡公曾祖羅方大
隋開府儀同三司皇朝贈石州刺史貴鄉公祖興貴
右武矦大將軍凉州刺史徙封榮凉歸三國公考文
生不仕凉公皇運經綸首平李軌大舉河湟之地遂
通城郭之國寵錫蕃庶冠絶等彝水出渥洼之神文
馬者二千乘山得崆峒之曳朱輪者四十人公有榮
盛之門鬱豪爽之氣孝友天至清華王立𠃓聚童兒
必爲軍陣之戲長交英俊唯談韜略之書始以良家
子僕射韋公待價引於帳下安息將建奇績解褐授
游擊將軍臨洮府右果毅復以善部統御史大夫唐

休璟處之前鋒洪源谷立異効遷右威衛翊府右郎
將兼新泉軍使進本衛中郎將赤水軍副使兼赤水
新泉兩軍監牧改會州刺史營田使換松州都督防
禦使遷左司禦率兼河西節度副大使臨洮軍使轉
鄯州都督使如故其在軍州傾心下士視人如子無
約而親附不言而條理其在農牧大田多稼如茨如
梁思馬斯材有驕有皇輸力四朝歷官三紀名參禁
衛身任疆場以靜惚緊以逸待慾我無亾鏃之賀敵
有不戢之屈茲所謂一方之干城者也享年六十有
六開元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寢疾終于位知與

不知莫不隕涕十五年某月塟於烏城之南志公鄉
附光塋也公寬以御衆卑以自牧直而無詐廉而無
劌朋友不聞臧否之言家人不見喜愠之色加以心
淨三業躬勤八戒推是而行何逆不濟初井州有舍
利涉多禪師道場之四果也嘗云檀越惠充於內神
護於外雖自鋒鏑永無害也及百戰之後啟手歸全
西州士人聞之激勵有子仲璋如璋季璋金璋重璋
庭襲芝蘭丧過樂棘敬奉窀穸備禮儀於文武撰述
家風刻功勳於金石詞曰玉關氣爽金波秋徹涼埜
蕭條寒山積雪授靈產義精勁才傑孝固純深忠惟

剛烈負羽從軍奮飛青雲麾幢按部惠流時雨惣軍
扶郡入文出武三十年間式遏戎虜疆埸務靜非公
莫鎮金鼓氣雄非公莫震神山與欽龍池取駿霹靂
蹈營衝風入陣勇將知時仁兵善持反啣去戰王者
之師牧馬如雲虺瘦如坻西軍方壯東首長辭振古
同嗟沒而不朽所謂明德永傳神理鍾冉題門珠玉
名子信言豐石令聞不已

中散大夫行淄州司馬鄭府君神道碑

張說

五岳可涉唯德也謂之崇高萬物皆化唯名也謂之
不朽若夫行欲益而德彰道無求而名立嘗聞其語
今見其人公諱某滎陽人也華州刺史襄成公偉之
曾孫蒲陽太守太濟之孫荊州刺史乾符之子在昔
周王敦序九族封懿親于鄭維時鄭伯敬敷五教賦
善職于周其後蕃衍儒門光華士族盛行西域名震
京師入則天子授經出則單于抗禮公揭日月表山
川體二氣之清淳納百代之層慶越在岐嶷異于常
童既以冠帶遊皆長者初以門子宿衛解褐涼州參
軍轉嘉州司士又宰鍾離常陽二縣皆秩滿兼攝江
陵期月政不改俗官不易方羣盜出奔遠人來附其

所處也入境開愷悌之風其所去也扶路有鬱陶之
思非夫忠信以結之法令以濟之易簡以業之仁義
以肥之孰能順人此如其理者乎皇王冊授天金壇
拜洛頓綱而鶴書下闕門而羣龍至公侍制公車詔
義宜室自以奇士承一顧之恩許其正人參四率之
屬乃墨制除太子右清道長史尋加中散大夫行淄
州司馬負士元之才于是拜職遇丘明之疾從茲挂
冠洛汭閑居滰濆沉涸優游卒歲福應愆期豈惟朋
友之哭將見神仙之弔享年七十有九神龍二年夏
六月十五日終于洛陽之私第冬十一月一日歸葬

于滎陽之舊原成先志也公親親之喪三年泣血以
聞州里不亦孝乎先人餘業一物不有以讓兄弟不
亦悌乎加以賑窮紓急陽德陰施惠人由已反身待
物是用氣類益親聲談載路旨繁飾好楊壺盡五射
之妙巧究六書之體勢此蓋行有餘力則以黍能位
不充量天之命也有子曰博古曰博雅曰嘉慶曰嘉
徵曰嘉重生極其養沒過乎戚忝惟皇考安宅靈丘
盛惠備乎卑位家風鉄乎國史代石他山寄哀嗣位
子產遺愛得無叔孝之言公業不亡實有荀救之歎
式撰鴻烈垂之後昆銘曰

大君有命桓公封鄭世執王政其後不競爲韓近
以國成性沉水絶河溢爲滎波荆山之阿勝氣實多
高門峩峩袞服委他猗嗟君子世濟其美動如義市
居成仁里鳳集文忠猿啼弧矢善政當官惟人所安
救危拯越勞而不伐大運奄忽芳留形沒高壟既封
溪泉又重徑無人蹤蒼苔歲濃哀哀丘隴墮淚青松

右羽林將軍王公神道碑　張說

維大唐開元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庚申右羽林大
將軍持節河西隴右兩道節度營田九姓轉運十副
大使兼赤水大使專知節度事攝御史中丞判凉州

孝敬親言長者大曰戰陣無勇非孝也

都督上柱國晉昌公薨於輦苑亭故也夫事君効命
之謂忠殺敵榮親之謂勇干星襲月之謂氣逐日拔
山之謂力有一於此名猶蓋代矧兼其四人何間焉
是晉昌所以錯落將星崢嶸山嶽者也公諱君㚟字
威明爪州常樂人也父壽因公建績致位九卿臨難
守死褒贈特進審塞翁之倚伏達家吏之停休老而
益壯殁而名位者矣公威聲發于雷泉武義標於崆
嶺小頭鋭上猨臂虬髯龍劍摧百勝之鋒蛇矛得萬
人之敵拔自行軍果有呂蒙之才拜於壇場不爽韓
信之用始仕鎮戍歷班外府及郎將中郎至軍副率

雖聚務官守而恒在疆場郭知運推轂河源握符隴
外公未登一命事王將之旌麾不出十年代總戎之
節鉞慷慨之士以爲美談於是自驍衛將軍遷羽林
大將軍既督隴右兼統河西綰塞垣之十軍佩節制
之兩印大田多稼而屯廩百億苑乘蕃馬而鐵騎數
萬乃蹈赤山焚蜀幕獵青鳥驅犂牛喑嗚則七戎避
勇烜赫則千里震動亭候恃其長城廟堂賴其神將
月獻戎捷歲行軍賞王侯無種屠狗起於將軍戰伐
有功彌年超於都尉前後翻飛幕下奮躍行間跨軍
曲郡腰金冠玉者數十百人矣每至入朝奏謁升殿

論邊山川險易立成於聚米攻守方略一決於前籌運籌置兵先合於漢先之旨親書從事時同於魏武之心故得延譽上勝風雲鬱其氣色恩華下洽日月借其光輝當斯時也躊躇攘袂三垂可以氣壓百蠻可以力制即叙者先生之常談和親者豎儒之怯計安足為神武非常之王道哉誓請先收大戎次擊蕉驚盡四域於西海關郡縣於北荒輝煌靈於天外圖壯節於雲閣其事如果曠古未儔惟君知臣俾斯言之可復何神與善負厥志而無成是年秋八月吐蕃犯邊瓜州失守盜憎吳將執政其親公以為背父立

威非孝也頓兵縱敵非忠也大義遏而志家方小亂而供國其定計也成列而出討賊盡狄而退殺身忠在孝先將之道也公馳驛要謀而迴紇內叛以八九之從人當數百之強虜然猶㘎噉擊射殺傷略半亭孤兵盡流矢橫及所謂朴而餘威折而不撓矣嗟呼嘗膽之憤空結噉肝之怨莫讐天子聞之黯然興歎人言以命許國夫豈忘其言哉苟收必死之忠焉問不虞之過至矣叁聖王推恕心於天下懸大信於後人愛欲其生戀晉侯再克之喜惡傷其歿抱秦伯猶用之誠姚獨見之端豈常情所逮謀臣飲恩於犁表

猛將感德於事外然後任人之固泉可知也乃下詔追贈特進荊州大都督禮命寵答加常二等死事之經也公之伉儷日武威郡夫人夏氏韓母築城之智孟光舉白之才拔棘而圍三軍懾其健婦崩城慟哭四海傷其孝妻此又伐閱之一奇一家之兩絕者也嗣子尚衣奉御承榮天獎賜蘭星祥名寶禮義形於橋梓哀戚過於縗麻禀訓帷堂克特門戶特奉恩旨收其二蔭飾柩玉關歸窆上國以十六年十月詔葬於萬年縣見子之原鹵簿齊列方相雙引京尹護喪史官頌石千乘送葬觀驃騎之威儀十里開塋識龍

驤之丘墓銘曰

合泉在仁正兵維義將為天目國命所寄曲乃老師輕寇兒戲安我封畧才難不易赳赳將軍貔貅絕群超騰白地騫翥青雲朝盛勇爵時稱戰動衆考飛舉帝曰予聞予聞伊何甲兵繕肅屯積萬瘦馬量百谷甘心大戎指掌獯鬻大軍當詖單于可擲壯計先遂王師未張城隳孤塞寇及高堂前忠後孝拒敵而忘外讐易復內變難防克日將戰呼天下假岑彭詐客張飛帳下流矢何人交錢去馬蒼黄反復哀哉命也美殞姑藏寵歸芷陽東都門外南登路傍高墳纍纍

列封行行父子同兆何殊改鄉詔刻金石意形意氣
隱善必書殇魂不諱事弃忠在生輕節貴嗟爾明靈
銜恩永慰

潭州都督楊志本碑　嚴識玄

惟天子主萬邦家六合內有八挨四岳外有州牧侯
長所以奉若天道綏厥兆人潤飾宏業光發徽猷昔
漢宣帝憫歎息之聲晉武皇綢垂拱之化以為統世
御俗政乎訟理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於戲
楊公惠邁其識振文翁黃覇之風粹迪郭賀賈琮之
道精庶慎財賦而行其禮典肅恭明神而敬事者耊

旌別淑慝卑克畏慕可謂其庶乎傳施於人而能濟
衆者公諱志本字文範弘農華陰人也其先出自周
姬有伯僑者享封于晉食邑于楊命氏立宗權輿自
此矣夫泓源濬泉則泒流括地盤基窮麓則峯岑入
天是以德富者其胄霧繁英多者其族雲蔓故朱輪
渥彩通侯震於十人白環深慶太尉傳於四葉天才
雄邈自得曹植相推地望增華恥與王珣為比曾祖
晉陳內使舍人臨海王府長史開蓬蔣遂交愛等九
州刺史武康節公隋贈上開府儀同三司青冀等五
州刺史有集行於代有詩八文會集精詞偉賦詭艷
瑰音偶鄒陽之曳門代徐邈之居省剖珪符於比境
興俗知歸聞鼓吹於中霄累朝加賜大父林甫陳貞
威將軍廣州都督隋上開府儀同三司渠芳等五州
刺史上郡北平等五郡太守皇朝營州總管絳州刺
史上柱國宜春郡公邑五千戶自吳飛楚聲軼湛盧
從趙入秦價先和氏江南舊國委崇章於大樹關右
新君延茂秩於開府既而隋綱就弛唐識行徵公坐
聽蚍分暗期龍躍同荀彧之去紹來儀深根等馬援
之辭囂歸陳聚米高祖禪堯皇帝深多決勝寔念疇
庸冊命且隆法三光而折壤循良是屬寄千里之專

城烈考琮皇朝秦王府庫直太宗文宗文武聖皇帝
贈感舊賦一道詩三篇歷茂梓二州長史沔綏二州
刺史上柱國叶贊經綸預參康濟耿純自結早申獻
欵之誠吳質舊遊特蒙柱騎之眷幡旗長戟門卷紛
紛芝蘭玉樹階庭韡韡公吸太和之英液禀高明之
淑氣松骨始萌早抱凌霜之操瑤精在璞更爍成虹
之彩岐嶷自深惟友惟孝蒸蒸然純至日茂豈待乎
浸潤之功而後滋也年甫六稔即丁內艱號不輟聲
泣下成血絕漿絕粒毀劇成人大連少連曷云克邁
自是名韻激射藝寔汪洋希風者刮聽而彌仰挹道

者洗臑而欣契杜安登學貴戚咸遺其書生槃在門
中郎遽倒其屐格不期峻而且高標削成量不期深
自有天琛水惟施之于夏屋則可以灑桶編櫨排之
於大川則可以衡濤截波矣年三十以右親衛調補
石州司法叅軍鵬圖未騁鴻漸初升惟儆五行以成
三惡習於公之待封憲陳氏之特覓禮煩之南咸知
審克離石之境自以無冤轉桂州都督府法曹叅軍
清棘犴察梧囚明慎用法而不留獄都督周道務以
公水襟同潔石性渾堅庇惡木而深恥飲貪泉而不
易癸克嶺南市闔口珠玉使侁侁五嶠皇皇百越路

窮南服境淑西屠遲水衡之錢權御府之產歷剖蚌
泣鮫之巨漲窺結綠珊瑚之怪宂自興將魁傑之士
以事而臨其地罕有聲背於黷節全其貞將軍非旋
見猜於薏苡大夫南使亦受遺於金裝而公散國財
市變寶混之不濁湼而不淄易生人之所難凜然有
伯夷之風矣以外憂去職百里而趨三年無改長與
文若國王念以增憂次翁服竟郡守適而方穉服闋
授始州司法叅軍公九章惟精故三政居理大小必
察治于人心紫蒙軍大使駙馬周道務奏克當田判
官考菑畬相墳衍申李悝盡力之教行商鞅急耕之

賞候采落花動滌曳棘故軍賴滋殖人無阻饑轉揚
州高郵縣令加朝散大夫遷雍州長原令道惠齊禮
風移俗易埜翟依馴災蝗折去鑠庫兵以爲器彈鳴
琴以坐堂淮海之邦與斯說矣奏雍州司士邑人斯
附矣遷邛州司馬兼庫平軍壹開道支度運糧使七
羌九兵時間暴梗徵師鍊卒式張威防客往通蜀窮
闊抵馱歷巖道之邛峽緣漢嘉之折坂滑壞沮塗且
疑泉飛溼澍不開莫殊天淌公審搖中筭廣蓄邊儲
率擔夫竦餽卒膺隳腹陘危魚頡鳥頏儡轤不絕
軍戎以濟豈惠流馬之功才幹方申猶兼展驥之任

轉始州長史限以劒閣阻以石門張載勒銘之所范
雎通棧之地邑戶遷逃鄽里疎寂版籍徒紀征賦鉠
如公綏之斯懷集之斯至墳無斁辛之鬼家有戀本
之夫邦國不空既賴王祥之績吾無憂矣寔唯蔣濟
之能制公檢校棣州刺史俄而東胡叛換北狄猖狂
鶚鈔虎飛海感雲拂殘破城邑殺畧吏人激傷血於
燕冀鋪割膂于恒碭雨河之土崩矣百姓之心播矣
則天皇后有命分麾寘懷撲燎班告群后時惟念哉
公拜書雨泣杖節雷厥中書郗折慎固封守威以震
敵惠以保甿故得境內無柝聲埜外無塵影猶祭彤

之有勇虜不敢窺若李廣之能飛冠恒讋避賊乎授
使持節蘄州刺史蘄州無廻楚風輕亟機連黃石之
山江帶青林之浦公敷國典灑朝思斟化源撰猷懿
鎮動以惠閭郡知方息競以義衆事攸教貪殘盡去
自使乳虎浮江災疫不生即有牽牛入界尋除都督
潭衡等七州諸軍事潭州刺史建麾涉境先求異行
停輿決訟應變如神興廢唯降其一書得失每詢於
三老凡青陽舊城白鷺通浦控引江嶺括集山谿交
貿所競冠蓋斯雜示之以無欲盜子悅化以歸農激
之以至淳浮客感携而請賦故年景未及于周次屆

化穆著於衡湘矣公以老浸生危官疲神耗深惟退
身之誠頻奏乞骸之表制曰潭州都督楊志本歷官
歲久懸車禮及宜遂請老之誠以就歸閑之美可聽
致仕於是高謝方鎮卷懷條察倣圖輕舸特去河潭
言念安車展游由里而災禽集舍息馬歸山長沙捐
壽昊天下弔維長安四年秋八月十七日薨于州館
享年七十有七號叅沸境慟庶蔓庭莫不若喪慈親
願行衰經雖倉慈既殁激深慕於圖形郭伋云亡泣
隤思於配杜亦蔑茲尚矣惟公姿範端凝精符朗秀
器含經濟而緯以斯文才抱圓通而幹以洵直弘虛

受以廣納資用晦以冲謙遊其域則童幼讋其畢野
賤忘其宴泳其波則驕代以酌損倒戾以克柔珥節
霜明偉尚烟誠橫德輝以爍邦族鏘嘉聞而滿區縣
學成淵海隔風雨而恒觀辯若奔濤鑄鍵機而不發
常慕汲黯寧為管仲維迹在公匪懷私己率誠任道
深祈利物位愈高而寬益厲績既凝而心更勤食不
貳味居不重席俸祿必散於孤親車馬共敝於同叐
寔漢元以來未有不若斯人也夫人昌寧郡君河東
長孫氏周尚書左僕射鄶國公庾之孫也體備柔閑
道鍾清懿言而可式動必由禮纖累不掛于心浮僞

豈廻其首肅侍巾櫛勉執絃綖遊邈承姑獲莅蘭而
必獻拳拳訓子見俎豆而斯寧義渥旁周仁允下逮
允釐中事載穆其序端儀麗軌抑不可選歟悲夫朝
露未晞雲無處所同辟同徒之室初得賜封在季武
子之階終閒許合以大定元年卒於蘄州官舍春秋
六十九粵神龍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合祔于咸陽舊
塋禮也田疏畢陌樹鬱平陵立石前傾依然哭鳥之
象埜墳旁野別為埋鹿之標有子前永州司功景前
左勳衛鉉等鳳毛齊整麟角早成孝思既深觀行無
缺勤兼叔度遙迎蜀漢之喪絜比濂冲不受源州之

贈封𠕋畢矣晨昏已矣永言報之誠罔極矣將寄乎
銘鼎景鍾之迹茲所以昭悳紀功之義迺虔集洪懿
俾勒于翠石敢旌不朽焉其詞曰
龜文爍電龍交先風三軍可指千里易窮嗜克光配
洪惟我公侯宗㬫落襄系豊融世有象賢門傳清白
牧守運起釆章重赫義叶奉圖寵深同席悳邁不匱
慶流斯積昭哉嗣服穆穆厥聲恪慎克孝資忠以貞
回湛江淮刑節霜横儒林亢秀吏道窮精爰祀决曹
志清叢棘人有哀淚形無假色肅傳皇皇飲氷翼翼
屢酌貪水寧雅謠薏典晨燕寒轉食卭郵稔應銅雀

卭來木牛自此康海旋移蔣州人安偉化膂愪雄謀
筲離蘄服去思猶詠令鎮湘潭來歌轉盛府吏歸樝
江神斷娉辭懇令行恩愈謝病如何迅息不享期頤
鷹隨旆虎送還輀短矣清室孤寃久發既詢鄒母
雙棺今茲溝脉真宅穹崇丘冡客土新封行椒舊拱
惟折嗣兮精李泣昊天兮思量仰構代兮昆吾琢貞
石兮岑竦

韓文公神道碑　皇甫湜

韓氏出晉穆侯晉滅武穆之韓而邑穆侯孫萬于韓
遂以爲氏後世稱王漢之典故韓襄王孫信有功復
封韓王僞葉遂著後居南陽又隷延州之武陽拓跋
後魏之帝其臣有韓茂者以武功顯爲尚書令究爲
安定桓王次子均襲爵官至金部尚書亦能以功名
終尚書曾孫叡素爲唐桂州長史善化行于江嶺之
閒于先生爲王父生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僕射生
先生先生諱愈字退之乳抱而孤熊熊然角嫂鄭氏
異而恩鞠之七歲屬文意語天出長悅古學業孔子
孟軻而修其文秀人偉生多從之游俗遂化服炳炳
烈烈爲唐之章貞元十四年用進士從軍宰相董晉
平汴州之亂又佐徐州青淄通漕江淮入官于四門

先生實師之擢爲御史十九年關中旱饑人死相枕
藉吏刻取息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
徭而免田租之弊專政者惡之行爲連州陽山令陽
山民至今多以先生氏洎字呼其子孫累除國子博
士不麗邪寵懼而中請分司東都避之除尚書都官
郎中分司判祠部中官號功悳使司京城觀寺尚書
斂乎就職先生按六典盡索之以歸誅其無良時其
出入禁譁衆以正浮屠授河南令魏鄆幽鎮各爲留
邸貯潛卒以槖罪士官無敢問者先生將擿其禁以
壯朝廷斷民署吏候旦發留守尹以聞皆大恐令擿

相禁有使還爲言憲宗悅曰韓愈助我者是後鄆
果誅反東都將屠留守以應淮蔡華州刺史奏華陰
令柳澗贓部貶澗官先生守尚書職方郎中奏疏言
華近在國城門外刺史奏縣令罪不參驗坐郡御史
考覆奏事如州宰相不爲堅白本意先生竟責出省
復比部郎中侍史主柄者不喜不卒展用再遷中書
舍人廷議蔡叛可誅與衆意違改右庶子十二年七
月詔御史中丞司淮義軍討元濟出關趨汴說都統
弘弘悅用命遂至郾城勢審其財虛寔請飾度使裴
度曰某領精兵千人取元濟度不聽察居數日李愬

自文城果行無人擒賊以獻遂平蔡方三軍之士爲
先生恨復謂度曰今籍聲勢上承宗可以辭取不煩
兵矣得栢耆先生受詞使者執筆書之指以入鎮承
宗恐懼割德棣以降遣子入侍還拜刑部侍郎憲宗
盛儀衛迎佛骨士女縱觀傾城先生大體遂移典校
上章極諫貶潮州刺史大官謫爲州縣簿不治務先
生臨之若以資遷洞究海俗海夷陶然遂生鮮魚稻
蟹不暴民物（一作洞夷海獠陶然遂生鱷魚稻蟹不暴天物）掠賣之口計庸
免之未相直輒與錢贖及還著之赦令轉刺袁州治
袁州如潮徵拜國子祭酒其屬一奏用儒生日集講

說生徒官之以藝學淺深爲顧侍品豪曾游益不留
旣除兵部侍郎方鎮反太原兵以輕利誘回紇召先
生禍福譬引虎齧臃血直今所患非兵不足遽疏陳
得失王廷湊屠衣冠圍牛元翼人情望之若大虺虺
先生奉詔入賊淵然無事行者旣至召衆賊帥前抗
聲數責致天子命詞辯而銳悉其機情賊衆懼伏賊
帥曰唯公指令乃約之出元翼歸士大夫之喪功可
意而復穆宗大喜且欲相之遷吏部侍郎會京兆尹
以不治聞遂以遷拜勅曰朕屈韓愈公爲尹宜令無
參御史不得爲故常兼御史大夫用優之禁軍老奸

宿惡不攝盡縛送獄京理恪然御史中丞有寵旦夕
且相先生不詣固爲恥矣械囚送府令取尹杖決之
先生脫囚械縱去御史悉奏宰相乘之兩改其官復
爲吏部侍郎銓不鎖入吏選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
悉與三利取財財勢路絕病滿三月免四年十二月
丙子薨靖安里第年五十七嗣天子不御朝贈禮部
尚書寶曆元年三月癸酉葬河南某縣先塋父雲卿
當肅宗代宗朝獨爲文章官兄會亦顯名官至起居
舍人會妻之亡先生以朞衰服服焉用報之葬有大
獄大疑文武會同莫先發言先生援經引決考合傳

祀侃侃正色伏其所詞執女政而出又曰其賢皆耳必心躍色揚鉤而游之內外悖弱悉撫之一親以仁使男有官女有從而不啻於巳生交於人巳而我負終有計效則庇其家均食剖貲與人故雖微弱待之如賢戚人訴笑之愈篤未嘗一食不對客閨人或盡見其而退相指語以為異事寔嗜財技毫細無所略然而天下之進士而後者望風慹畏以為瑞人神士朗出天外不可俯接非有奇卓望門不敢造未嘗留貸有餘財每日吾明日解衣質食今存者巳多矣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夷狄盡寫浮圖日以七數之

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汚我夫人高平郡君張前進士昶謹以承命遐既以銘先生墓矣又悉敘其系葉德詔于碑以圖永久而揭以詞

韓因朔封自武之穆厥全趙孤天下陰福子孫宜昌宜惠遂王泰絕韓祀幾蝨有子繼王陽翟繼王安定三王其爵韓世何盛桂胃系雅三祖官下祕書發祥追錫僕射徑孰道荒物喪其明誰墾其治先生之生先生之武襲蹈聖矩基于其身克後其所居歸丘軻危解禍羅具分素兮有覗何多靡引而忘天吝其施垂陛乃頹羣心孔哀厥聲赫赫滿華徧貊年千世百新在竹帛我銘在碑展我爽思

奇賞彙編 卷二百十四 四三 選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十四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二百十五

碑

神道碑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十五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碑

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 楊炯

王氏之先代爲佐命泰之翦也。則王翦滅楚國而三將連衡漢之興也。則王陵誅項籍而五侯同拜南陽定命應圖讖而作司空西晉革興合謌謠而濟天下昔者伊尹伊陟但保乂於商朝太公桓公惟夾輔於周室蕭何之後居食祿而無聞鄧禹之孫在當塗而不嗣未有夏殷三統金木五遷冊命重光軒裳代襲則我琅邪之郡有冠蓋之里乎建昌之縣有公侯之子乎公諱義童字元稚其先琅邪臨沂人也永嘉之末徙於江外皇運之始遷於五陵今爲雍州萬年人也祖僧興齊會稽令梁安郡守南安縣開國侯祿位千石珪符五等營室迴於羽儀山河入於盟誓父方睽梁正閤主簿伏波將軍梁安郡守隋上儀同三司以惠和之性有文武之才伏波將軍從征等於馬援儀同三司開府均於鄧隲家餘積慶郡不乏賢代臨本州則元賓之父喜形於色繼爲本守則張翕之子

迎者如雲自齊國遜位於梁庭及隋人內禪於皇室夏禹之胄賓命集於周朝御龍之家世祿歸于范氏公台階茂緒鼎祚精靈五百歲之賢才一千里之皇佐忠規武節學府詞林元方閨門散其有惠少游鄉里稱其善人實惟清廟之器是曰皇家之寶韶諧金石奏虞庭之八音德合圭璋列塗山之萬國黃河一曲之水莫測其源赤城千丈之嚴未階其峻萃革忽聚綴帛而引旛旗父老相呼授履而傳兵法隋授左勳衛率非其好也漢東離拆海內風塵天子溺於膠船諸侯問於金鼎能扶天下之危者必據天下之安

能除天下之憂者必享天下之樂我高祖神堯皇帝就之如日望之如雲發三河之雷霆平四時之曆象武王之仗黃鉞一月臨于孟津高帝之執朱旗五星會於東井公瞻烏于屋射隼於墉陳平則間行而去楚酈生則長揖而歸漢奉符繫組觀軹道之降王偃武修文兒山陽之散馬初拜車騎將軍稍遷右屯衛將軍錄有功也考於周典崇德報功猶於春秋策勳舍爵車騎萬隊備凉土之羌戎衛軍千兵掌京師之屯禁于時天下初定邊方未輯二十八舍尚有吳越之妖氛一十三州猶積東南之殺氣武德四年詔公

爲江南道招尉使鼓棻而送受命而行乘使者之旂車掌行人之旌節陸賈至於南海先責尉佗隨何入於九江即徵黥布詔除泉州都督封建昌縣男食邑三百戶斗牛星象舜禹精靈境接東甌地鄰南越言其實利則瑇瑁珠璣叙其風俗則丹鷄白犬公門容駟馬位列三刀防薏苡之譏嫌絕簡書之流謗豈直廣州清節酌貪泉於石門合浦神君返明珠於漲海貞觀三年詔除散騎常侍行果州刺史授期天帝肇跡人皇南充國之舊都西岩渠之古邑岡巒紛糾天彭雙闕而作鬥珠貝浮沉巴水三迴而成字公入奏

師文出居方伯金蟬右貂朱旗曲蓋纔臨蜀郡即聞來蘇之謌初踐益州已聽中和之樂七年詔遷銀青光祿大夫行恒州刺史西銜畢昴北岳恒山大陸太一之宮地列并州之鎮境分靈壽魏將樂羊之所封邑對行唐趙王惠文之所築公政成朞月風行萬里邵晨一郡漢帝稱爲主人李廣數年匈奴號爲飛將行嘗計日郭伋不負於童兒郡與中平王觀無私於任子既導惠而齊禮亦勝殘而去殺三禾在殿將拜鄭弘兩雁隨車坐悲虞國享年若干以十五年冬十一月二十五日薨于洛陽之清化里公家傳將相世

有忠貞屬離亂之弘多值風雷之艸昧河宗兩旦負
嵩而謁成湯渭水七年垂釣而逢西伯將軍再命刺
史三遷仲昌欒巴牧人之良翰麗參虞部將帥之宏
規立事於當年揚名於後代見國印設州刺史薛國
孫仁州刺史荆枝擢秀棣萼生光何止平輿之二龍
是爲賈家之三虎唐虞之際四岳分居趙魏之間八
男爲郡公雖勛參締搆位總班條金友玉昆良田廣
宅而能吐食下士倒屣迎賓無失客之美人有月貲
之童隸策名委質誰始令終生當封侯死成丈夫之
志殁而可作無忝事君之道越十六年二月二日薨

于伊闕縣之萬安山詔賜襍物百段給儀仗送還禮
也亭遵長樂城枕高都守闕塞者汝寬適伊川者辛
有北瞻洛汭尚想元凱之境東望邢山依昕國僑之
基夫人楊翟縣君河南褚氏即太常卿揚翟康侯亮
之女中書令河南郡公遂良之妹也宋公子之流派
褚先生之苗裔弘夫人之禮傳淑女之詩有文在手
歸於魯國有鳳和鳴適於陳氏邑之石窌縣以封丘
夫尊於朝妻貴於室仙人暫別初悲寡鵠之聲寶劍
纔分終合雙龍之氣以某年月日薨於某所越某年
月日祔建昌公之舊兆長子師本太僕卿皇[illegible]裴

即建昌公歷韓王府祭酒岐州司士參軍定州安喜
縣令譽𡕒州里學富丘山以卿子而爲郎以象賢而
開國朝遊楚澤暮宿燕宮東臨石柱雍爲積高之地
右會長星唐是中山之邑出遊鄴圃不以陪臣見朝
上謁邪君不以屬官相待洛陽朝覲適見雙鳧東都
墓田行悲駟馬以年月日終於某所越某年月日即
陪葬於先兆次子師表左千牛備身遷尚輦直長歷
許州臨頴博州堂邑滄州樂陵縣州萬安果州西充
五縣令能傳祖業克嗣家聲有言偃之文章兼仲由
之政事晨陪紫極繞鈎陳之六星且奉黃麾屯玉車

之千乘至若繁昌土宇魏文帝之蟬壇堂邑隄封漢
陳嬰之侯國河分九道渤海東臨江派五津崑崙北
指莫不愛人以禮爲政以德鍾離意之禁暴不用尺
刀公孫述之有禮能持五縣次子師才并州都督府
臺微縣丞次子師楚夔州都督府雲安縣令芝蘭有
秀羔鴈成行濵北數十尹莫大巾都之縣邑東七百
里唯有巫山之峽言其縣職黃龍入於闕門叙其宰
人鸞鳥翔於學舍咸能生盡其孝喪盡其哀積粟萬
鍾思負米而何得懷題三尺泣吾親而不見卜其宅
兆麋鳳匝其岡巒陳其簠簋春秋變其霜露思傳德

德式建豐碑戴安道作頌於鄭玄蔡伯喈披文於郭
泰魏武王讀而稱妙非所望焉夏侯湛見而陋之固
其宜也銘曰
厥初兮后稷導生人兮知稼穡降及文王精翼日兮
衣青光平東遷兮郟鄏晉上賓兮帝鄉泰三將兮繼
代漢五侯兮克昌北琅山兮峻極等淮水兮霸長惟
祖考兮興盛佩金璋兮豐映彼山川兮降靈生王封
兮青青成張良兮昴宿乘傅說兮箕星出忠兮入孝
武緯兮文經陳嘉謨兮制千里擒藻思兮按天庭有
隋兮喪亂土崩分瓦散皇運兮權輿人神兮攸贊值

笙鏞兮變響爲天塹兮貞觀河兩日兮事殷井五星
兮啼漢帶長劍兮暐曄擁幡旌兮照爛周命兮惟新
雲雷兮尚屯控東南兮荒景負江海兮未賓陳禮樂
兮命使動輶車兮轔轔用虵符兮澤國頒武節兮山
人㠯一方兮革面重九譯兮稱臣天垂兮星紀地連
兮交趾山中樹兮潛移蜃樓臺兮欝起遷合浦兮太
守爲廣州兮刺史臨漲海兮明珠飲石門兮貪水偘
沖天兮八翼代出身兮萬里全蜀兮奥區枕卭笮兮
倚巴渝有靈臺兮古跡有充國兮舊都豐貂兮左珥
介士兮前驅濟三刀兮持節昌雨日兮剖符降鳴鳩

兮大夏聘神馬兮長衢畢昴兮分埜蘭堂兮四下滑
皇帝兮國都耿將軍兮壇社若恒山兮嵩鄧猶朔方
兮命賈李非平兮漢飛郭并州兮竹馬聽太階兮坐
躡惜天年兮不假伊天姓兮頼川有美人兮嬋媛桂
生兮因地女嫁兮因天見乘竜兮奕奕睹飛鳳兮翩
翩知蘧瑗兮有禮笑虞丘兮未賢始銜悲兮晝哭終
共盡兮千年卜龜謀兮習吉陳青酒兮嘉粟車徒儼
兮在門旌旆紛兮竟術循洛橋兮向渡從闕門兮右
出封蕭蕭兮有風雲慘慘兮亡日指丘陵兮一閉弃
天地兮相畢悲孝子兮純深孰憂思兮可任訴高天

兮泣血踏厚地兮崩心樹碑兮神道無媿兮詞朴歷
陽之都兮水沒圓嶠之海兮山沉俾外孫兮幼婦生
白玉兮黃金

唐右將軍魏公神道碑　楊炯

天經地緯之帝求制禮作樂之才撥亂反正之君資
拔山超海之力繼詔夏而崇號謚非無陣戰之風故
皇圖而稽文武戒用干戈之道故能彌綸宗廟彈壓
山川苞四海以爲家一六合而光宅是以二十八宿
懸列將而察休徵三十五星聚天軍而赫符彩呂望
玄年於渭渓道峻匡周張良授策於圯橋功崇佐漢

乃有心如鐵石氣若風雲洛識書名河圖秘象青聯
雷燭歷大由以三休碧羽霜凄倚渾天而一息岑彭
許允征南鎮北之名馮異王昌大樹中軍之號杜太
行而泥函谷猛氣無前戮封豕而斬長鯨雄圖不測
元戎十乘驅衛霍於前犀甲士三千列孫吳於後殿
秋風白露執金鼓而齊六軍太山黃河折銅符而光
百代建廟堂之策爲社稷之臣孰能與於此乎在我
真將軍矣公諱哲字知人鉅鹿曲陽人也七代祖靖
北前秦征北大將軍鎮北地上郡其後子孫因居於
寧州襄樂縣開國承家之始誕姓命氏之源人名發

於本支當途峻於層構三辰欝欝天街分畢昴之都
九埜茫茫地險列山河之境丞相以萬機論道匡大
麓以震威嚴尚書以八座當官賛金行而標領袖文
昭武穆方駕齊驅公子王孫朱輪華轂大郡車衛馭
風角而指南溟天馬騰姿偶雲師而集東道祖唐隋
天水郡丞河陽都尉瑞林愛樹擢標格以千尋圓折
方流委波濤而萬頃雄飛有望豈惟京兆之丞陰悳
不慭何直丹陽之尉文寶皇朝通議大夫摠管府司
參軍事東家孔子至德生於上天南國申侯明靄誕
於中岳居朝翊贊道先王之法言公府綢繆對上天

之休命若夫聖人作而萬物覩元首明而庶事康日
月絜其光華山川欝其雲雨則有英靄間出丹陵諧
白獸之旌符瑞挺生黑帝感蒼龍之傑階琪一寸魏
后揚眉和璧千金秦王動色頻生殆庶莽於竹馬之
年揚子參玄發自劒車之歲建情峰而直上疏筆海
以横流彫墻則百堵皆興峻宇則千門並列可大可
久無忘簡易之途爲子爲臣率由忠孝之境郭林宗
之故霧豈敢名言孔文舉之欽風每相推薦若乃五
才並用誰能去兵七德兼施止戈爲武出師於九天
之上晴合兵書取法於十日之前懸符射法圖以文

武之道揄揚滿於城中將相之才籍甚聞於海內貞
觀十五年起家補國子博士喬林掃日驚白鳳於詞
條轄水澄天駭彫龍於義壑班超慷慨常懷萬里之
心季路平生方負三軍之氣十六年教授左翊衛北
門長上祿賜同京仍令爲飛騎等講禮鄧司徒之儁
事馬上讀書祭征虜之前奔營中習禮宮花如錦還
臨拜將之壇槐葉成帷復對聞軍之市自皇王眷命
大帝應期運璇衡而制八方調玉燭而臨西極玄菟
白狼之埜來奉衣簪蟠桃折木之鄉尚迷聲教太宗
文皇帝操斗極把鈎陳因百姓之心問三韓之罪勝

殘去殺上馮宗廟之威禁暴戢兵下籍熊羆之用公丹心白刃本自輕生六郡三河由來重氣烏江討逆剖項籍於五侯涿野懲奸磔蚩尤於四宰二十年詔除遊擊將軍右武侯信義府右果毅都尉長上如故顯慶二年以內憂解職痛深吳隱哀極顏丁蹐厚地以崩寃訴高天如泣血紫泥垂渙頻降璽書縗臨戎遂從金革三年詔除左衛清宮府左果毅都尉尋固谷府折衝都尉並長上如故又以應詔舉對策甲科遷左騎衛郎將于時長榆歷歷烽火猶驚高柳依依邊風尚急關山夜月遂爲胡虜之秋西北浮雲翻

作窮廬之景四年詔公爲鐵勒道行軍總管陳兵玉塞按節金微學常山之蛇擬麗譙之鵝鐘鼓嘈嘈上聲於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伏尸百萬因瀚海而藏舟闢地數千即燕山而築觀武臣雄略氣懾西零神將宏圖威如北狄麟德元年詔遷左驍騎中郎將尋檢校右監門左武衛將軍本官如故昔者封禪陟雲亭之後七十二君圖書出河洛以還三千餘歲振兵釋旅方崇薦帝之儀道洽功成必致禋天之禮粵以皇家開統之五十年今上開基之十七載登封告禪玉牒金繩建顯號而施尊名揚英聲而騰茂實華夷輯睦皆承萬歲之恩朝野歡娛咸奉千年之慶乾封元年詔加明威將軍本官如故大風遺響坂泉青丘小水殘寃憑陵碧海率百官於文祖尚興問罪之師合萬國於塗山猶有防風之戮是歲也詔公爲遼東道行軍總管營雄對日兵氣橫天開玉堂而接部坐金城而勒陣關輦之甲犀兕七重艅艎之舳艫千里駕黿梁於巨海秦皇息鞭石之威泛鼇鈞於仙洲愚叟罷移山之力然後風行電卷斬將屠城塞丹浦之逆源伐黑林之粤本王孫公子名流皂族之巨深谷太山境入樵漁之闕二年詔加上柱國仍檢校安

東都護導之以德齊之以刑威振六官風揚五部兵戈載戢無勞尉候之虞桴鼓希聞寧有穿窬之盜仰太陽而晞湛露方預四朝臨逝水而急寒風俄悲一去齊孟嘗之下淚高榭曲池晉司寇之悲歌頹山壞木長安杳杳還符日近之言京兆悠悠理絕天高之問紫關生入判自無期繡服危還竟知何日總章二年三月十六日遘疾薨于府第春秋五十有四嗚呼哀哉詔贈左監門將軍禮也惟公被服忠孝周旋禮樂仁者見之謂有仁智者見之謂有知研幾删府金縢玉版之書索隱兵鈐玄女黃公之法旂建旟推轂

奇想

三令五申躬擐甲冑親當矢石軍井未建如臨盜水之源軍竈未炊似對嗟來之食由是南馳北走東討西伐擲之無旁技之無下載匡宮裏遥登將軍之壇閣飛星遥彌列中軍之位雖龍泉匿字薰歇光沉而麐閣飛名天長地久夫人扶風氏隋濠州刺史圓之孫也五松春豔牽少女之祥風八桂秋雲降仙娥之寶魄謝家之子歌柳絮而知慙劉氏之妻詠椒花而自耻三周按禮無虧內則之風四德揚猷藏閨中閫之訓宿盤龍於月境早沒鸞床矯飛鳧於霞栖先沉鳳穴珠星韓月終陪季子之階金鼎銀鐺竟列齊侯

之寢以貞觀十五年五月五日終于某所越咸亨元年某月日祔于某原長子瓜州司倉擇木次子右衛親衛玄封等門傳萬乃庭列雙珠花萼爭榮芝蘭藹秀天經地義欽承避席之談日就月將虔奉趨庭之敎變攀號而瀝膽本石悲酸伐露霜以崩心幽明感動葬之以禮登之以時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于是門生故吏其緝家聲才子文人思傳盛德庶使崩相如之壯氣歷千載而猶存隨李子之餘風盡九原而可作其詞曰文王受命畢公餘慶玉封聯芳金枝蛍映三分並列七雄齊兢建

雄厚

國承家重熙累盛功宣蹈舞德流歌詠河洛垂文山川吐雲驪珠育照虹玉呈文在立孤聳天然不群栖遲膠塾恍惇丘墳耻爲儒者自許將軍伊祁不懌軒帳討逆庫擁遂河岳鎮碣石班超投翰揚雄抗戟弓合三木刀長四尺爰清刷伏杖登壇場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皇恩俾乂帝曰明敎鄉桂含馥蘭吐芳承天待詔覲國賓王茂實斯遠音聲克彰鵬池森漫鷄山禍亂出閭辭家夷凶靜難金微危解玉亭水洋虎駕命旋陪祠日覲萬邦背悦千齡啓旦斗骨危城占蹄衆兵龍山霧塞渤海波驚帝赫斯怒王師有征虎

劉非貌戡剪東明遵以文軌宜其德刑太微上將文昌貴相非熊非羆令問令望龍諭軍幕榮參武帳本謂來朝何期返葬原埜蕭瑟風煙悽愴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松風夜響薤露晨歌秋月如練春波似羅榮華滅後寒暑經過青烏在壟白馬山河

瀘州都督王公神道碑　楊炯

惟漢高祖應天順人祭蚩尤於沛庭斬大蛇於豐澤則豐沛之豪傑乘於雲矣惟漢光武龍飛鳳翔舉新市之八千破王尋之百萬則南陽之佐命動於天矣我高祖神堯皇帝以唐侯而建國從晉陽以起兵協

和萬邦光宅天下則太原之衣冠有大勳矣公諱湛字懷元太原晉陽人也十一代祖卓晉給事中毋常山公主河東有湯沐邑因家焉葬于長壽原故鄉有太原之號皇業伊始公以中涓從事賜田鄠杜間今爲雍州人也昔武王定於下人太子實於上帝基鄠鎬而開國籍神仙以命氏覇則司徒所讓位天子所不臣祀則孝弟於閨門務學於師父豈直横江斬將南登建業之臺土食金溝北徙邗山之宅自茲厥後數百年間國移三統周人共推其代稼家徒五陵漢朝不易其冠冕祖宗邁後魏中書侍郎彭城王府司

馬周春官大夫都督晉陽侯祖亮本州主簿司木上士隋贈信州刺史大名革於東魏天命集於西周宗伯所以羅其儀林衡所以平其守父紳秦孝王府掾仁壽宫監離石郡通守晉陽侯皇朝石州刺史逆賊劉武周攻陷郡城因而遇害贈代州捴管謚曰烈侯禮也天造艸昧王業艱難周師纔至于大原胡兵遂入於離石負戶而汲不能定西戎之禍析骸而爨不能解南楚之圍仁者殺身以成名非有炎而無武公承聖賢之末代屬喪亂之弘多天子乘輿方清秋陵之氣諸侯斧鉞莫救驪山之烽國有命而何言邦無

道而斯隱大業之季本州察孝廉非其好也高祖乃操斗極拜圖書再駕臨於孟津五星合於東井公解衣而泣策杖而行鄭食其之長者逢漢祖而長揖袁耀卿之茂才見曹公而不拜從平霍邑授紫金光祿大夫入長安加左光祿大夫歷丞相相國二府典籤參軍事高祖受禪擢爲通事舍人通直散騎侍郎封金水縣侯食邑七百戶稍遷虞部郎中丁烈侯艱去職尋起爲隴西別駕商鄜二州刺史上柱國荆州大都督府司馬冀州刺史定其封邑誓以河山蕭相立功於萬代留侯決策於千里願持一郡洛陽之任耿

純莊攝八州江東之拜陶侃龍朔三年遷使持節都督瀘榮溱珍四州諸軍事瀘州刺史江陽縣地濾水提封參伐下而爲益州岐山上而爲井絡尺兵再戰黃昌兩日之歌槃木斯來景伯三年之化功成露冕歲及懸車歎疎廣之知足慕祁奚之請老乾封二年上書乞骸骨詔公祿賜同京官仍朝朔望天子歷吉日協露辰郊上玄祀清廟詔公行太尉事國之大事攝在有司恭辟黃琮六五以昭天地路鼓陰竹九變而祠祖考名遂身退居常待終山川則羣望並走星象則中台夜拆春秋九十有三以咸亨三年七月十

七日薨于京師示祟里謚曰敬喪事官給賻物三百段粟三百石葬日車服送還有司監護公匆鍾偏罰毀瘠過人八歲讀書至無毋何恃廢書慟哭嘔血數升逮事繼親孝聞州黨恩深母子比王元之事親蓼感天婁等行卿之至孝年才一紀有若成人吏部薛公見而稱歎穎川之司馬德操早知劉廙譙國之夏侯泰初深歎樂毅兵次霍邑力戰有功高祖嘉之賜良馬一疋進圍京城爲伏弩所中高祖臨視賜物三百段流血及屨未絕鼓音左輪朱殷豈敢言病武德之始奉使嶺南馮盎等稽首稱臣獻琛奉贄舍人薛

卓遇害北庭詔公責問單于謝罪賜黃金五十斤縑綵二百段南踰張海北度陰山太中大夫去尉從之黃屋高車使者作匈奴之鍥券離石之難也訖于而寢兒星而行號泣不絕聲者千里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同武陵之任襲入構諸羌異河内之張武空持遺劒吳遠由其得銘王裒以之攀柏冀州境內舊多淫祀褰帷按部申明法禁詔書遷秩百姓攀車立廟生祠樹碑頌德亦俯欒巴典郡山鬼潛移張禹牧州江濤不起公出身六十載遺愛二十州遂罷方岳之官仍居上台之位始於傑亂伊尹之輔成湯終於太平軒轅之得風后然後拂衣高蹈躬覽載籍著遺誡十八章盛行於代法文王周易之變象尼父孝經之篇窮性命之理盡天人之際莊周著論生也若浮史佚立言沒而不朽越文明元年二月十七日陪葬于獻陵禮也長子朝散大夫行扶風令遐觀等生芻一束泣血三年不踰聖人之禮能行大夫之孝京兆載開其新阡昆吾用昭其舊惡百年宮室死在章臺之東五校軍營依然茂陵之下其銘曰昔在湯武阿衡尚父下及高光蕭何鄧禹皇天眷命赫矣高祖惟岳降神克生元輔攻城野戰張飛關羽奇策密謀荀彧賈

詡始陪營衛仍參幕府旌節龍沙軒旗象浦出臨方岳入調風雨其生也榮池臺鐘鼓其次也哀陳兵復土孝乎惟孝無父何怙刊石勒銘永傳終古

後周青州刺史齊貞公宇文公神道碑

楊 炯

惟皇帝大電之精以太清而張樂惟高辛招搖之象以人事而紀官於是乎生我司徒敬敷五教巽贊虞帝而咸熙庶績惟殷湯受天明命以統九有之師惟微子崇德象賢以爲萬邦之式于是乎生我丞相約法三章光輔漢室而威加四海大齊宣皇帝商周之

日號西伯以稱臣太祖高皇帝堯舜之例遊南河而
革故司空臨川獻王懿親明德論道經邦中興于平
樂侯開國承家丹書白馬於是乎生我齊貞公惟魏
之寶惟周之幹開上帝而格天地變陰陽而平水土
詳求典載歷選台衡或大澤而康帝圖或高丘而滋
王業諸侯五百伊尹出於庖廚甲士三千太公起于
屠釣未有上從軒后下及今齊聖主明君三居城中
之大帝師王佐累極人臣之重古所謂殁而不朽者
抑斯之謂與公諱彪字明俊蘭陵人也即宣帝之玄
孫高帝之曾孫臨川王之孫平樂侯之子稟神河岳

藉慶王侯攀兩曜之末光乘五行之秀氣溫厚廉讓
當時以爲達人宜慈惠和天下謂之才子爲三方鼎
立九土星分祿去公朝來諸侯之盟會政由梁國建
天子之旌旗士女同歎于商墟鬼神共謀於曹社公
杜門屏跡心不自安與門生故吏數百人歸於後魏
宣武皇帝以客禮待之詔除給事中假龍驤將軍正
光五年兼彭城府長史假節則將軍比於王濬長史
兼於杜襲龍驤可畏晉后任之於渡江騏驥不乘魏
氏託之於留府六年除通直郎散騎常侍中書侍郎
永安三年帝北巡遷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散騎

常侍散騎通直起于天輿之元中書侍郎始自黃初
之代宣王撫軍之號僕射光祿之名奇才愍於文武
重任歸于將相徐方叛逆以公爲行軍長史兼統別
部仍加鼓節彭城宋邑海岱徐州嶧陽孤桐羽畎夏
翟昔稱都會今實邊陲魯伯禽始得專征周穆王遂
行天討公手執旗鼓坐謀帷幄以陶侃部分之明當
阮孚戎旅之重有如荀美獨負逸羣之才不學江逌
空有連雞之稱徐州平遷黃門侍郎揚州大中正黃
扉藹藹青瑣沉沉有若張公之萬戶千門博觀圖籍
太湖爲侵會稽爲山若有荀勗之十郡一州詮藻人

物累遷大司農秦稱內史漢曰司農管夷吾陳不溷
之名耿壽昌立常平之議時播百穀后稷讓於虞書
早成兆民列卿拜於周典普泰元年遷車騎將軍加
右光祿大夫永熙二年出爲穎川太守人稱汝穎俗
尚申韓有鄭伯之別都有周公之朝邑敎之德化無
囚歷於八年任於賢能旁潤踰於九里于時齊武王
居中作相實有遷鼎之謀周太祖在外持兵深懷事
君之道昭公失位由季氏之執權襄王出居成晉文
之霸業三年秋八月武帝幸長安以義兵從順大統
元年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霸縣開國子邑三百戶金

堤不印清濟濁河愛賜土田以爲藩屏漢之宰相始開封邑周之列辟實兼卿士二年拜車騎大將軍九年遷五兵尚書十年遷中書監領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戶天子有詔不入軍門匈奴未滅不營私第蔡謨兼五兵之署鄧騭北三台之儀掌中書之綸翰加上公之冕服十六年遷侍中驃騎大將軍以下並如故昔惟常伯今則侍中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冕旒無象先問傾和玉佩不存即徵王粲靡帝後二年公不賀出爲使持節華州刺史侍中並如故桃林國邑太華城隍三秦六輔之奧

區五岳四瀆之襟帶倪寬之爲內史唯事溉田薛宣之守馮翊但知摸默尋加特進餘如故官品第一朝廷所敬辟吏如五府之開班列在三公之後唐虞之纘文德也稷契謨明於兩朝魏晉之順大名也裴王建功於二代周武成三年進封青州齊郡公邑二千戶賜號東岳先生詔曰堯有四岳朕惟公一人賜襍彩二千段甲第一區雍州良田百頃其優禮如此堯命羲仲星鳥嵎夷之官周賜姜牙穆陵無棣之境三王不襲同盟困於太山百代相因舊國傳于真海惟保定四年公薨於長安私第天子罷朝羣臣赴弔裴

用官給嗚呼哀哉五年贈少保使持節楊光桂三州諸軍事楊軍事揚州刺史謚曰貞公禮也公小丁外艱州黨稱其孝齊武皇帝見而歎曰可謂吾家曾閔外祖太尉公王儉謂其子侍中騫曰成汝宅相者在此孫乎公之北歸也後魏宣武帝勑曰昔微子去殷項伯歸漢卿又得之於今公泣涕橫流跪而對曰臣家國不造踐祚淪亡進不能匡正退不能死節今復託身有道何敢北面古人帝因此重之及周太祖作相西朝王侯之下皆望塵而拜公與之抗禮太祖尤相敬待屢有諮詢嘗從容曰國家之子房也公體淳

和之至性負廊廟之大才孝通神明忠定社稷馬伏波來遊二帝晏平仲能事百君在魏則賈詡荀攸在晉則太顛閎夭惟司徒克愼厥始惟丞相克和厥中晉公載德克成厥終三后同其政道子孫訓其成式輝光助於日月德積廣於宇宙以某年月日葬于少陵原國遷三代年移十紀杜當陽之碑石沉漢水而亡羊仲山甫之鼎銘入何奴而不出曾孫皇朝右金吾將軍同州刺史得照宏才大節玉振金聲人當天子之右軍出臨帝京之左輔承積善之餘慶襲太宇之不遷願述家風思傳祖德是用勒銘刻石相質披

又載於景鐘大夫禰伐之義書於太常諸侯計功之道追題飛眉鄭康成北海之門重刻碑陰張平子南陽之墓其詞曰黃帝攝政勤勞耳目舉于版泉戰于涿鹿咸陽黜夏登壇受福表正萬邦纘禹舊服逮乎微子周之國賓降及蕭叔宋之懿親高祖丞相王迹是因宣皇御史社稷之臣太陰所立皇齊誕聖既勛元基仍集大命謀孫翼子重熙累盛天祿永終南風不競惟公載誕克嗣家聲千丈多節三年一鳴待時而動以族而行才歸晉國辟入秦庭苻堅拜首降天之使陶隙策名勳王之業任隆起草榮高近侍赫奕

禁門雍容貂珥日暮青瑣夕郎之職法駕畢陳黃門次直帝王之盛成在農殖如京如坻我黍我稷吳王舊國採山鑄錢公為中正佩以韋絃夏禹遺跡今來潁川公為太守示以蒲鞭齊稱東帝周稱西伯諸侯謀王天子下席公子忠義如彼松柏發自新邑歸于陸海魏惠雖衰天命未改功成晉鄭爲而不宰龍茂山河于是乎在亞夫真將去病元勛持兵對揖絕漠行軍尚書武庫抑有前聞侍中重席曾何足云當途遜位有周經營三國唐虞兩朝裴賈出守馮翊人無訟者受封于齊厚賞匡天下吳占赤烏夜辨黃熊曾參易第期於令終子囊城郢沒有遺忠明君報祭管臣命同黃屋左纛輕車介士朝發桐鄉葬歸萬里積善餘慶由來尚矣公侯子孫必復其始

唐上騎都尉高君神道碑　楊炯

南方火德陽精赫雷電之威西陸金行秋令毒風霜之氣達其變聖人所以定天下之文象其宜聖人所以觀天下之變或衣裳六合舞千歲而掃虜劉或鍾鼓八紘用甲兵而誅暴亂若夫皇天失紀彗孛飛流后土不繩山河崩竭蚩尤食石交害於生人項羽拔山憑陵於上國天子聳鼓鼙之響思將帥以龔行將

軍觸甲胄之容攬英雄而決勝則風雲潛感豪傑挺生得七星之武曲破軍受五運之金多木少西晌繁弱射連尹於巷山萬辟太阿殺顏良於官渡然後達人知足徒與白髮之歌烈士徇名不受黃金之賞與夫棄其筆墨漢家封萬里之侯稱爾戈矛周王命百夫之長豈可同年而語哉君諱則字弘規其先渤海人也後代因官遂家于涇州之定安縣神房阿閣太山橫日觀之峰金闕銀臺滄海蔽天虛之岸仙土形勝關河表裏三分六州之大業師尚父贊其經綸一旦九合之元勛齊桓公拓其疆場高柴至惠籍東曾

之聲名高厭沉研盛西堂之學拔英才磊落而秀發
人物蟬聯而間起三光不隆蔡高星於大紫之宮入
柱無疆奠高岳於中黃之域曾祖冲北齊鷹揚郎將
周右屯衛清宮府別將成軍夜火教戰秋風九天揚
後一之兵六合擁前三之陣張生入漢行觀滅楚之
徵微子奔周坐見亡殷之兆祖赦周褒郡南和縣長
陶元亮攝官於彭澤道契羲皇陳仲弓歷職於太丘
惠符星緯飄風驟雨不入灌壇之鄉暴武蒼鷹潛出
瑕丘之境考才朝議郎上開府孫子荊之天骨亮拔
不群王吏市之道心神鋒太峻議郎清秋懸符處士

之星開府崇班上接台階之位君雄心獨斷猛氣亡
前用兵書六甲丁自然知射法三篇於性道早圖星
象管公明懷察變之心幼識旌旗陶恭祖有行師之
略屬隋人板蕩天下崩離朱陽夾飛鳥之災京壇現
雄鶏之象陳兵爭戰窺王策於中州姚石增碭寵金
符於寓縣我高祖黃雲大帝白水真人風雷海岳之
純精天地陰陽之正氣媧皇受命殺黑龍而定水災
漢帆乘機斬白蛇而開火運君夜觀乾象皆晉人情
審熒惑之謠驗嵩山之讖記關中王氣不勞封惡
之言潼關真星無待殷馗之説賊薛舉豺狼梟獍梼
杌窮奇守幽隴以行災負關河而作孽天王按劍出
軍於玉帳之前猛將分麾受律於金壇之下以義寧
二年王師薄伐趙國公長孫无忌精兵若獸利器如
霜問君以帷幄之謀待君以心腹之寄嘗當月暈圍
八門之次生陣法天星乘五將之關格旅華益歷明
堂以我和而制其離以我直而推其曲敗楚師於柏
舉未足權衡執秦俘於崤陵無階等級此實君之功
也其年詔授朝散大夫賜物三百段排患而釋滯功
成而不居比跡傅而辭榮追留侯以高蹈三靈革故
君子於焉待時四海清乎謀臣以之歸第自太王基

命成康隆玉版之圖高帝受終文武盛金刀之業家
給人足天成地平猶勞水旱之餘尚想京坻之積咸
亨三年春奉勅於河陽檢校水運使搜粟都尉河堤
使者銅槐鐵舳蒼鷹白鶴之船竹箭棬花貝闕龍堂
之水引紅粟於淮海汎歸舟於秦晉遂使倉臣獻納
先陳不減之名漢后絲綸即有常平之號管千石之
氣可以療飢開萬箱之儲自然知禮此又君之功也
其年詔賜上騎都尉柴大河流曲直天道盈虛鬼神
莫之要聖賢莫能預高堂下泣孟嘗君之惻愴可知
梁木興謳孔宣父之平生已矣上元三年春三月日

終于樂邑里之私第享年七十六惟君魁悟動從符
彩驚人忠孝天資溫良日用一門兄弟盡同鍾鏞之
東千里賓朋時命嵇康之駕每至白雲生海素月流
天未嘗不傾聽山河抑揚巢酒馮異之大封對諸將
而無言子夏之名山謝時人以不語四林遊外入水
忘筌能袪有滿之因早得無生之法雖十年俱盡陸
士衡之長歎有徵而千載猶生蘭相如之壯心恒在
即以冬十月丁酉葬於定安東南二十里之平原禮
也陶公相宅郭璞占墳面丹鳳而背玄龜兆青烏而
徵白馬三百篇之後卜筮何從二千石之榮子孫無

昔長男仁敬中男仁楷少男上護仁昉等或禮窮三
變滌陸不足以昇堂或力敵萬夫闕張不足以扶轂
有元方季方之長幼傳學詩學禮之門風金及玉昆
忠臣孝子窮號積於心髓創鉅纏於肌骨星辰已變
昊天無報德之期霜露潛移君子有終身之感葵之
以禮垂制度於三王思之以時別蒸嘗於四季然後
揆華賢之舊德敘潘岳之家風載述銘并海之文張
廷刻西山之石若使鄧將軍之一見自得嘉名魏太
祖之來觀懸知絕唱其詞曰金闕千仞銀宮百常發
揮雷雨震動陰陽山水形勝人神令呂九州霸業賜
履勤王樂只君子邦家之光驚雷氣候大翮俊翔運
屬飛海時逢吸霜中原逐鹿西岳亡羊漢起高帝周
興太王乃披荊棘即奉壇場國步猶阻黎元未康將
軍不拜使者相望陣合星斗兵符玉璜職夷叛逆剸
滌邊荒化移三代時清九皇猶思禮節尚試堯湯漕
通淮海水汎舟航荅鷹鶴艇紫貝龍堂功立身退高
懸車杖鄉百年俄頃萬緒悲涼昔皆華屋今月玄房
平天慘慘牛月蒼蒼地謂西郭山言北邱曲池無處
松檟成行

唐昭武校尉曹君神道碑

楊炯

君諱通字某其先沛國譙人也近代因官遂居于斥
州之常樂縣故今為縣人焉顓頊高陽之子孫曹叔
振鐸之苗裔山河白馬漢丞相開一代之基譙沛黃
龍魏武帝定三分之業承家邮亂岳峙星羅居雍州
西境斷匈奴右臂門容駟馬旌旗玉塞之雄坐列三
翎人物金行之秀祖某隱居不仕父顯蕩寇將軍河
庭寶玉廣都鸞鳳或閭閻之內禮敵于諸侯或抱鼓
之閒威振於千里功則可大以宦族而為官德亦不
孤惟將門而有將若天才卓越雄略縱橫謙性好

於憍蕃王濬志在於長戟東方諫議尸誦孫吳諸葛
武侯坐吟梁父屬有隋之末四海分崩皇運之初三
光少昧五星同聚田横猶在於少中九代飛榮隱嵩
尚屯於隴右賀拔盛探符誓衆斬木稱兵以辮髮左
袵之餘負檮杌窮奇之號送欲驅馳我寨非撓亂我
河西天子不憚于廟堂鼓其雷電使者相望于道路
申其弔伐武德元年乃詔侍中楊仁恭出使先之以
德義陳之以兵甲七旬于羽不籍有苗之師萬國侯
王坐見防風之戮君深知逆順獨斷胸懷去危即安
轉禍爲福非如馬援遨遊二帝之都不學竇融自保

三分之重勑授昭武校尉鮮卑醜類慕容殘孽遷於
大棘之城止於小蘭之界雖謂其羣下願脊禮於上
宗而拜於將軍遂誇大於諸國貞觀八年詔特進代
國公李靖爲行軍大摠管登壇拜將授鉞行師開太
一之三門閉陰符之六甲决勝於俎豆然後折衝萬
里信賢如腹心故能匡正八極君當仁不讓聳兼則
行從王粲之戎旅弃班超之筆研係單于之頸有類
長沙斬樓蘭之王更加平縣詔除上騎都尉車師舊
國俯挑前庭戊巳遺墟斜連後鐸負天山而版蕩擁
蒲海而虔劉聖人之德非欲窮兵黷武王者之師益
爲夷内靜亂十四年詔兵部尚書侯君集爲行軍大
總管軍營王帳武略昧韜旌旗蔽於日月金鼓聞于
天地安人保大實憑帷幄之謀斬將搴旗成簡式大
之力君緬懷高義思報國恩從來六郡之子是惟萬
人之敵梯衝所及攻廓堅城矛戟所臨摧無横陣一
衆而清海外再戰而滌河源欲至策勛抑惟恒授詔
除上柱國君備嘗艱阻頻有戰功天子眷之累加徵
辟象田疇之節羞貴盧龍之寨高魯連之義請從滄
海之遊遂乃散髮鄉亭拂衣丘壑爲趙魏之老任義
皇之上關内諸公深知郭解洛陽人物高談劇孟家

僮有禮皆使拜賓門客多才咸能市義南宮養老坐
聞鳩杖之榮東岳遊魂俄見鶴書之召以龍翔元年
某月某日終于里第嗚呼哀哉夫人某官之女也流
湘降祉河洛勝休符玉石之堅貞貫風霜之慘烈鏡
飛天上窺祥鳳於銀臺劍動星文秘蛟龍於玉匣以
某年某月日終越某年月日合葬于某原君孝實因
心忠爲令德鮮花匝苑盡兄弟之歡娛好鳥鳴林展
交遊之宴喜太初明月俯照金鞍叔夜清風來生寶
劍故能戰必勝攻必取西零種族遥憚武臣北漢酋
豪見稱飛將雖歿之日猶生之年園令獨慕于相如

世帝長傑於李牧長子游擊將軍和改府右果毅都
尉上柱國永雄次子朝散郎行西州柳中縣主簿上
騎都尉知君等三餘廣學有戰維才就養之方兼申
愛敬脊終之道不忘哀戚雖兩崩防墓無孔子之格
言而鼠齧前松有文王之故事即以某年月日改葬
於木城之平原長婦某氏即永雄之妻也某官之女
柔風淑譽習禮聞詩上奉舅姑旁睦娣姒温家之婦
方歡白玉之臺。盧氏之妻空對黃金之椀。先以永淳
元年某月日終𡈼是即倍窆于塋內右翊衛弘就兵
圖日用鈐術天知六郡許其良家。三州養其聲利。思

弘祖德願叙家風託無媿之銘跋涉載勞于千紗訪
它山之石東西向踰于萬里炯勃官昌運貧遣明皆
始以東宮學士出爲梓州司法僚寀相逢當仁不讓
應使見曹娥之碣楊修歎其好詞讀元壽之文高祖
稱其佳作其詞曰大矣丞相天柴嵬亮烝哉王侯子
孫蔘昌條分葉散源濬流長金城北見玉關西侯山
澤駢羅冠車幅湊降神生德興賢誕秀曰有人英材
摽國楨髫年學劒卅歲論兵以身許國東討西征皇
家啓聖撥亂反正逆賊遊魂不恭王命亦既授首河
西大定慕爾漠中車書未同帝赫斯怒攢其英雄風

行電轉谷靜山空二庭道夐交河路絕天子背惜元
戎祭節王師無戰海外有截歸我田廬功成不居歲
云秋矣日月其除壽非金石命也如何孝乎兄弟蔡
之以禮蓼蓼者義人生若多言猶在耳聆遁山河

益州温江縣令任君神道碑　楊炯

漢丞相之尊官大位乘車滿于十人齊景公之利用
厚生有馬盈於千駟羽旄冠劒擬金鳴玉變其前範
囿池臺清歌妙舞喧其後樂高在於寵祿大欲存於
食貨義然後取横玉帶以當仁道不虛行坐臨樽而
自得若乃時之不與數之不通貴賤任於天窮通由

於命左大冲之詠史下寮實英俊之揚秭叔夜之著
書賤職爲老莊之地雖復勢力以高下州縣尊卑以
商周不敵孔宣父中都之小宰幽厲多謝于陪臣陳
仲弓太丘之一官公卿有慙於縣長是以德成者上
道在斯尊陶潛則安枕北窗言偃則鳴絃東武抑揚
足以儀四海顧眄足以破三軍代有人焉於斯爲盛
公諱晃樂安博昌人也其後因官遂家蒲州之永樂
天子令德軒皇爲誕姓之源諸侯計功薛國在宗盟
之後西京執法則有御史大夫東漢循良則有會稽
都尉任光鄉里之忠厚任隗朝臣之鯁直益州從事

術數知名臨海與人清貞克己況乎東西海岱彊齊九合之都表裏山河全晉三分之國車馬雷駭衣冠髙盛盟書百代可謂功臣遷徙丘陵實惟豪族曾祖顯祖熙考惇並策名天爵獨步人師懷素履之幽貞保黄裳之元吉張家碑碣荆州有七代孝廉荀氏鄉亭潁川有八人才子君外資剛健内育文明合千載聖賢之間鍾五行金水之秀王恭濯濯春柳懷風和嶠森森寒松列景有曾孫之孝有史魚之直有子夏之文有冉求之藝先王德行固名言而在兹大聖温良亦顛沛而於是當朝一見許其王佐之才行路相

逢知其美人之貽解褐爲家令寺主簿天王太子之位赫赫前星天地長男之宫巖巖左闕出身事上元良永固於萬邦束髪登朝匕鬯不驚於百里秩滿授將作監主簿千門萬户張華窮壯麗之圖東主西賓班固致謳詳之實職掌宫觀是名將作大司馬桓温之府績用在於元琳大將軍竇憲之曹文章寄於亭伯累遷右衛長史南京左掖上將陪藩北落師門天軍側衛東觀漢記梁統有清白之名中興晉書薛兼有恪勤之譽詔遷朝散大夫行益州温江縣令華陽西極漢水東流背面通秦越之鄉左右夾巴涼之地

風烟可接懸車束馬之山雲物潛通織女牽牛之象神仙所宅則有二十四房途路所經則有五千餘里金城石郭還開上代之風國富人安時聽中和之樂于是乎龍泉獨斷龜旐剗求品命千名封疆萬户暫過云亭乘軒之望可知且諧中軍理劇之才有屬旌孝悌勤農桑省傜役育鰥寡所以一縣稱平所以百城尤最蕭育是杜陵男子不入後曹黄浮非鄉里所知不寃同歲洛陽行馬門士無心齊國池魚惟家絶望鄭文公邵陵之縣但稱男子之名師尚父灌壇之鄉唯有神人之哭實謂樞機八座上下三階豈惟緯

杜鞭絲操刀製錦巫馬期之任力弊起乘星鍾離意之悦人災生解土享年五十有九以鳳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卒于官第夫人姚氏徵士神人之女也壽丘仙葉嬀水靈苗定姚信之機衡審姚光之術藝明星皎皎不臨太丘之前暮雨沉沉不散巫山之曲婦人謂嫁曰歸女子有行織紝組紃棗修榛栗南斗千齡之匣忽悋沉江北方三代之儀終悲共穴先以咸亨三年七月二日終西京胡善里之私第越儀鳳三年冬十一月一日歸祔于永樂縣歷山之平原卜虞芮之閑田帶關河之設險居人致祭同鄉有朱邑之

祠怪力成墳葉縣有王喬之墓君燕趙奇士神仙中人容貌魁梧衣冠甚偉楊子雲之窮巷好事來遊段干木之閭居通侯致敬自陳力就列居家可移妾本絕於織蒲馬無蓄于食粟原子思之厚秩編給鄉人孔文舉之中鑄延留坐客加以徧觀國史尤精釋教夢幻泡電知一切之皆空園林貨財見三陽之已淨遭時屯坎浮生奄刻佳人不再荀奉倩之傷神赤子無期潘安仁之慘慟天乎到此命也如何及其暝目少城歸懷舊壤平原古樹唯餘孺子之墳春露秋霜非復皐繇之祀於是鄉鄰作主朋爰加麻摭德銘之

於素表披文刻之於翠石魯哀公作仲尼之誄天不憖遺蔡伯喈爲有道之碑人無媿色其銘曰軒帝之族漢朝之臣西州智士東海眞人豪傑天縱衣冠日新實生其惠必有其鄰道在爲貴知機則神氣衡南斗價直西秦大蒙之信太平之仁辨窮非馬學究成麟孝友爲政觀光利賓重朋比德少海爲春宮室之象南斗非辰甲兵之衛閶闔鈎陳山控金馬江迴玉輪天文井絡地紀梁岷庭前置水爐內生塵園盤有璧雉來馴時命屯蹇生涯苦辛實敘虛贈玉封長淪厚德無輔清仁不親百年天柱一旦歸眞雷鳴之下長河之濱旌旐委鬱徒御逡巡悲風伯起血下霑巾攸而可贖人百其身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十五

碑　神道碑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碑

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

韓　愈

河東節度使贈尚書左僕射鄭公墓在滎陽索上元和八年六月庚子太史尚書比部郎中護軍韓愈刻其墓碑曰司馬氏遷江南有鄭豁者仕慕容燕國爲其太子少保其孫簡當拓拔魏爲滎陽太守後簡者號其族爲南祖南祖之鄭入唐有爲利之景谷令者曰嘉範于公爲曽祖是生撫俗爲泗之徐城令徐城生公之父曰洪卒官京之戶曹參軍公諱儋少依舅家隴西李氏衆止異凡兒其舅吏部侍郎季卿謂其必能再立鄭氏稍長能自課學明左氏春秋以進士選爲太原參軍事對直言策拜京兆高陵尉考府之進士能第上下以實不奸樊僕射澤以襄陽兵戰淮西公以參謀留府能任後事戶曹殯于京京地入西戎自景谷徐城三世皆未還滎陽葬公解官舉五喪爲三墓葬索東徐城墓無表公能幼長哀感心求不置以得舊人指告其處其後爲大理丞太常博士選

起居郎尚書司封吏部三郎中能官舉其名德宗晩
節偏將於其軍以公爲河東軍司馬能以無心處嫌
間卒用有就貞元十六年將說歿即詔授司馬節節
度河東軍除其官爲工部尚書太原尹兼御史大夫
北都留守公之爲司馬用寬廉平正得吏士心及累
大帥持是道不變部將有因貴人求要職者公不用
用老而有功艱勢而遠者劑四鄰之交賄資勞績之
大燕校講民事施罷不缺日用能以十月成政戰在
疏寬軍給以饒十七年疾廢朝夕八月庚戌薨享年
六十一天子爲之不能臨朝者三日贈尚書右僕射

即以其年十月辛卯塟宗上疾比薨醫問交道比塟
労贈賜使者相及凡河東軍之士與太原之民吏及
旁九郡百邑之鰥寡外夷狄之統於府者聞公之薨
皆哭曰吾其如何公與賓客朋遊飲酒必極醉投壺
博奕窮日夜若樂而不厭者乎居簾閣據几終日不
知有人別自號白雲翁名人魁士鮮不與善好樂後
進及門接引皆有恩意始娶范陽盧氏女生仁本仁
約仁載皆有文行二季舉進士皆早夭仁本爲後子
衛存不樂舉選年三十餘始佐河陽軍後娶趙郡李
氏生三女二夫人先三男五女長女嫁遼東李繁繁
亦名臣子有才學遺命二夫人各別爲墓不合葬系
曰士常患勢卑不能推功德及人常患貧無以奉所
欲得若鄭公者勤一生以得其位而曾不得須臾有
焉雖然觀其所既立其可知已嗚呼哀哉

少府監胡公神道碑　韓愈

可以武歷
少府監胡公者諱珦字潤博年七十九以官卒明年
八月十四日葬京兆奉先大人天水趙氏祔焉其子
遲適巡過述遷造與公婿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
之族出行治歷官壽年爲書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
里至閩南兩越之界上請爲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

刺史韓愈曰胡姓本出安定後徙清河於今爲宗城
屬貝州大父諱秀武后時以文材徵爲麟臺正字父
宰臣用進士卒官平陽龔氏令贈潭州大都督公早
孤能自勸學堅節槩非其身力不以衣食凡一試進
士二即吏部選皆以文章占上第出爲倫勤自刻削
不干人以矯時弊及爲富平尉一府稱其斷決建中
四年侍郎趙贊爲度支使薦公爲監察御史主饋給
淵隃以東軍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賊平有司嚴
考郡吏多坐死獨公以清苦能檢飭無漏失遷河南
倉曹魏公賈耽以節鎮鄭滑以公佐觀察事檢校尚

書工部員外郎以剛直齟齬不阿忤權貴除獻陵令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務種樹爲業自給教授子弟貞元十一年吏部大選以公考選人藝學以勞遷奉先令以治辦遷尚書膳部郎中改坊州刺史州經亂無孔子廟公至則命築宮造祭祀率博士生講肄以時知法以祀人吏聚觀歎息遷舒州刺史州歲大熟參一莖數穗閭里歌舞之考功以間遷尚書刑部郎中敎以公事犯尚書李巽巽時主鹽鐵事寵驕恃勢以語丞相由是退公爲鳳翔少尹巽死遷少大理元和十二年朝廷爲公年老能自祇力事職不懈可嘉

拜少府監兼知內中尚明年以卒公始以進士孤身旅長安致官九卿爲大家七子皆有學守女嫁名人年幾八十堅悍不衰事可傳載可謂成德銘曰

揭揭胡公既果以方挾藝射科躬發如望人求於人我巳爲之自始訖終不降色辭因官立事隨有可載發跡儷軍遭讒府界去居陵下爲吏爲隱坊州之政于茲有嘆守官駕部名以紹踰于少府其宜秩物不記其有君子恥之少府古卿公僾止之刻文碑石以顯公行維公後人無息嗣慶

故太子少保贈尚書左僕射京兆韋府君神道碑　呂溫

山之大者匯峰巒含氣象積高無倪而不見其險孕粹有物而不知其神此其所以爲大也德之全者毁圭方黜皎厲靈機密運而智不驚愚遯操持立而迹無變俗此其所以爲全也然則太山高而可陟全德近而難知我求其倫見之於少師公矣公諱某字某京兆杜陵人其先帝堯光宅讓德儲慶建國命氏列于夏商相背卿族繁于漢魏代濟不殞煥焉盛門大王父諱某皇朝主客郎中萊濟商三州刺史王父諱某倉部郎中太原少尹贈秘書監烈考諱某檢校都

官郎中嶺南節度行軍司馬贈同州刺史武以功建之繼緒施郡政武以巖廊之姿陞及戎佐與蕃俱息從道而汚屈不試於當年啓奥京於身後公生而岐嶷弱而老成渾粹不散沖明虛映朱絃遺音而宮商自韻大圭不琢而符彩溢發邈矣天爵爛乎人文鼓鍾之聲自遠御輿之樂來逼釋褐太子正字與仲弟正卿以賢良俊徵策入與等實鴻雙舉當代榮之授高陵主簿遷監察御史改殿中內供奉東都留守判官仰拜東臺殿中侍御史參畫惟允持綱不回河洛之間風聲尚在憲宗舅決庶政本於尚書責成曹郎

綜練材實薦出方伯畤超貳卿二十年間斯爲極選
公由是前後遷刑部吏部員外郎吏部郎中奏議推
美弼綸成績南宮之故事存焉于時戢復日近敏務
者衆都市悄游蠢垂金紐邪饑豪奪半賜用占權含
逸於跡網悍馬駭於柔轡上思懲抑必假良能公由
是前後歷奉天長安二縣令仁蔑觖悍智鈐豪右輿
人之遺詠在焉望由實濟任以望重選曹未幾遷給
事中既居駁正之司不撓當官之論屬東南歲歉俾
乂惟難出爲常州刺史天寶之後中原釋耒輦越而
衣漕吳而食一郡重困五紀于茲公歸之淸貞矯以

忠恕固存惠寡務嗇勤分一法以去其侵漁多方以
備其災患以逸道而使緩完允濟以與道而取賦入
先期聲聞天朝考績連拔轉蘇州刺史二境之間百
里而近靈源自出殊派其淸荇澤所密異壤同潤下
車朞月報政如初加秩賜金借留累歲無何彭沛喪
師兵驕地偪安危所繫朝論難之乃以公檢校秘書
監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充徐泗節度行軍司馬
重其威望將委旄鉞而未命程伯徐方之軌既同不
見賈生宣室之徵遽至擢吏部侍郎倫品甄明通簡
節適勢有探湯之熱我以靜濯衆有皷舞之喧我以

心聽馴致其美闇然日彰不求無失職之人人自以
爲不失職矣輟拜京兆尹德刑交修寬猛相濟匪設
鈎距物無遁情匪雕鋒鋩機無滯斷浩蕩之理不肅
而成不求無不欺之吏吏自以爲不能欺矣俄改太
子賓客辭劇就閑圖南之勢一息選惠求舊居東之
命惟重選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
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自盜起幽陵兵屯諸夏涉淮
而北軍國異容分陝以東古今殊寄公講信修睦外
張保釐之政完備訓戎內寓折衝之令矛戟不露甍
耀藹然邇遐頓首以承風强梁革心而知懼今上嗣

統就加檢校吏部尚書方入常命屬毗贊大化不幸
嬰疾表求退願俊詔除太子少保冀其休復將有後
命神祇竟牀蓐無真以元和元年三月十二日薨
於東都履信里之私第享年六十有四寵贈尚書左
僕射精車西歸制使賻予太常褒議諡曰恭公哀榮
備矣夫人河東裴氏侍中耀卿之孫給事中皋之女
惠問鍾美淑問克崇蕣華早落蓍兆叶期即以是年
五月二十一日合葬于萬年縣高平鄉少陵原禮也
公孝悌天至行有餘力仁義性惠匪佚服膺不飾表
以近明勿縱心而中矩清虛簡澹而應物不倦通賾

表易面及門無雜不尚意氣而然諾篤志不忒識[illegible]
而鑒識超倫與故相國齊江西耿穆宣州贊黃弟侍
御六員爲文章道義之友可以視其所親矣今吏部
郎中扶風竇羣抗迹毗陵退身進道公三揖郡揚之
上一振天堺之下不數歲間嶄爲重襬可以觀其所
舉矣分正東郊開府侍土則有今右司郎中敦煌段
平仲倉部員外郎安定皇甫鑄禮部員外郎清河張
賈京兆尹高嗣隴西李景儉中山衞中行平陽路隨
皆群彥之秀出一時之高選可以觀其所任矣加以
志尚幽遠賞設存古所居第必有松石之致退公暇

日常以圖籍自娛一字極心金玉不顧片言同趣亦
褐無悶亹亹然若見道之所存陶陶然不知歲之云
晏於戲策名從事四十餘年朋友罕聞得喪之言家
人莫見喜愠之色坦懷以處推分而行無怨於人人
亦無怨無猜於物物亦無猜履信順以優游保[illegible]
而終始其名教之大雅者歟有九子長曰元賓前常
州義興縣尉次曰穀前邠州司倉次曰章鄉貢進士
能修詞立誠克家致美茂揚風訓休有令聞其次某
某等皆殊資異識登於童齒慶善之餘也以某獲覯
墻仞見託纂述究賢人之業信而無愧申孝子之志

直而不文其詞曰

利建于商。介圭作寳。爰立于漢。緇衣改造。克昌厥亂。
奕世載考。亞尹揚名。郎中懷道。莫踐貴仕。莫享難老。
蘊靈儲休。以啓少保。不顯少保。其德愔愔。有緯遐姿。
曠哉靈禮。顯仁山立。藏用淵沉。煦如冬陽。藹若春陰。
白圭三復。克保明心。黃鍾九變。莫匪和音。靜專動直。
謙進柔克。宜踐公輔。以禎王國。促路頓轍。中天墜翼。
少陵布原。拱樹寒色。窮壤可弊。惟名不失。金石垂之。
以慰罔極

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扶風郡王贈司徒馬公

神道碑　常袞

皇帝使常侍以故征西扶風郡王臣璘功行之狀詔
門下侍郎平章事臣袞曰古諸侯大夫討功稱伐書
于太常勒之彝器德動高故其文懿事業實故其言
遠有國之大經也納忠于王室豈褒紀之禮闕歟宜
文其頌聲以昭示承休于豐碑焉臣謹按司勳之成
籍史官之年表而叙之云聖人猶黃虞之道以武功
文德統御天下赫赫明明罔不率俾惟犬戎自絕寇
于我西土而猶懷以威惠久而凌驕將乃大稽命將
考之令典惟三年夏六月庶邦百辟洎侯王列將咸

介于明廷乃大訴于爾在位有能與我西師僉曰堯
哉是用詔以鷹揚之命于夏有鸞旂㺯戈之賜公拜
手稽首不敢辭難遂帥師朝那彈節涇流懷綏武威
以臨于戎狄旣至乃以戎服立于軍門之外奉揚天
子之威命而訓于將軍列校六正五吏三軍之大夫
曰惟昔盛明必有憂難其在殷高宗也有鬼方之征
其在周文王也有昆夷之患秦以安定北地戎狄內
侮漢以金城隴西氐羌入寇故遣率以守衛中國修
戰而高尚武力國家道德盛于殷周甲兵富于秦漢
亦有邊患尚勞廟謀則疆臣之罪也將何以塞責誓

將士奉神武之算下憑戎士之力鼓行而前殄殲群
慝詞情抗厲風雲動色于是軍樂法以誓之令簡而
一衆畏而服雖喽啽老將閑而絲然乃周覽其山川
以備其載守有若岸兕其威貙豻其勇屹立而不動
者持重之將統焉樂于水硤之衝蒙輪超乘縱朔突
驍耽將而橫奮者雄毅之將董焉捍于无亭之陰輕
軒飛翰闒闢桓桓隸于射聲較尉以出松谷百夫之
特萬人之敵嫣于車師後部以殿銅城火渠門之旗
舒于大回川雷容須之鼓殷于都盧山周之以木樵
較聯布之以簡石渠答部勒旣定天地肅然遂使魁

健氣索猛鷙魂駭卻略引去不敢近塞故八年之間
再捷而已此皆親稟廟略協用武經前後獻功悉如
辰吉方將大復流沙遠收故地奪我良將殞卒西垂
以大曆十一年月日薨于戎府春秋五十六天子發
朝而歎曰安得雄邊威敵之臣如扶風乎遣中命以
迎喪願近侍而流涕其至第也百官會弔其遣奠也

總叙戰功縱觀其略

五校啓行則以車馬啥有貝玉所以褒大勳也初公
自二庭統甲士三千赴鳳翔行在遂陳滅胡之策先
皇帝奇之曰吾無憂于東方也遂戰青渠陣灃水收
二陝復三川衛南以百騎破五千河陽以一旅摧十

萬史朝義悉師自將大戰邙山國家以天下勁兵夾
攻未動公獨率所部不陣而馳偃旗先登闘如虓虎
闘酣披靡橫貫而出迴戈倚擊虜陣始破交突殿合
轟然大潰時副元帥太尉光弼壯之曰吾用兵三十
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之若此毎有征伐大計悉咨
訪焉斯亦群帥之傑旣而移軍右輔疾援河西固巳
離之心存將棄之地及聞僕固懷恩之變即日旋師
萬類千群延蔓山谷輕行轉鬬虜殺而歸届于岐都
寇巳四合公乃持滿外嚮全入懸門未及解甲背城
山戰戎師北走數騎前追背血橫灑朱殷金甲摀戟

而墜應弦而倒者數千萬人可謂三軍之絶也年二十讀伏波傳至大丈夫當于邊野以馬革裹屍而還慨然而歎曰豈使吾祖勳業墜于地乎由是慷慨邀戎徘徊欲劍遂西至絶域以奇功累授裨將歷金吾將軍殿中監太保御史中丞遷御史大夫領北庭行軍使邠州刺史加工部尚書節制涇原以鄭潁二州餘之尋拜右僕射知省事階至儀同進封異姓副軍以降略而不書以英明之識遇聖明之運故得竭其智謀極其任遇抗大節以激危難攄洪仁以庇傷殘公之理軍也以穰苴兵法孫子十三篇先以正合終

以奇勝闢廓溪遂應變無端與之安與之危故可合不可離同其敗同其成故樂死不樂生至于木罌濟河登山扳淵解鞍而臥鞭馬而馳兼之有餘亦不差異常以家財二百萬贍三軍與其散已食于行伍陳賜金于廊廡何相去之遠哉

四鎮節度副使右金吾大將軍楊公神道碑

楊炎

昔我乃祖世族關西左華右河前虢後晉食唐虞之地首韓魏之封大略磐瑜彤弓之錫此之謂保姓在帝高辛氏在周爲司徒在秦爲上卿在漢爲太尉此之謂世祿太尉之道齊宣父大夫之文似[illegible]與[illegible]之謂[illegible]惠內史之拱金虎赤泉之斷江龍亥州佐命于齊驃騎重侯于晉建公能官其業此之謂武功公名和字惟恭河東人也爲高祖驃騎之曾孫大父諱言隋朝散大夫國士經術之奧高論上庠洎河汾風塵吳輿敗露出補棣州蒲臺令考諱楷河州大夏縣令以神明之化出縮桐鄉驥蹋于轅地蟠于沼公賢明本乎祖惠精勁因乎地氣好兵有秦韓之俗受學得孫吳之書發跡洮隴成功西極仗劍出萬人單車入絶域則群兇下拜室胡隧則漠地空所以利建侯成

略之賞凡三破石國再征蘇祿開勃者二詠達奚者一始自弱冰府別將至執金吾十五攻常冠軍鋒大小百餘戰竟終牖下初開元中群胡方盛南寇于闐公以中軍副鼓行而前雲火照于王庭雷霆起于帳下故羸師破竹後騎建旐灌夫之勇也二十七年有詔四鎮諸軍大出漢南壘問罪蘇祿洗兵湞河旃畢數萬人城池五十國公以麾下爲前四罪之首有官牢之饋酈生之奇也後五載有累姓之後來朝京師金甲善馬織文大貝告于廟之室旅于大庭之庭公覧傳常遺風烏孫故事并泉可數談笑成功上壯之

四支軍一副廐馬二疋伏波之美也明年元帥封常清咎公行軍司馬都虞候西討石國觀兵海隅歷莎車隔大夏見條支之卵。飲郅支之頭。炟兮赫兮。雲捲萬里。博望之略也。自武衛將軍四鎮經略副使加雲麾將軍兼于闐軍大使其他兵甲之富寶玉之林公鎮以清靜同其習俗如鼓簧琴政用大康又遷金吾大將軍四鎮節度副使金紫之貴樊纓羽旄雄風凜然壯圖未極方將戴衣冠于地表會風雲于天庭憂厲成災明滿生戾以十四載五月薨于鎮西之官舍春秋若干夫人晉陽郭氏被美孟姜顏如桃李靈劍

始合沈于碧海之濤鵲翔漸冲。坐于金蓮之界嗣子預有霸王之略好倜儻之奇初以右武衛郎將見于行其天子美其談說開以中興遂西聚鐵關之兵北税堅昆之馬。起日城開天郎特拜左衛將軍兼瓜州都督關西兵馬使又遷伊西北庭都護策茂勳也誅門人以息群盜設勇爵以酬諸戎鐘鼓再考騂旄既備。可以答明君告宗廟揚于祖考有銘篆之功問于著龜無松檟之舊以月日興次于某葬我公于某所禮也烏戲晉齊方草牀而袞州降。隋室始創而驃騎興。當今受命而武作。豈公侯之美必復將軸佐之跡有歸歟中丞以炎聽于親宗服于祖業棒持簡牘見託斯文。宜陵芬蒼歸于萬世地連汾水之舊盜塋虞網之古祠遠蒼龍松寒石馬停人墮淚如看峴首之碑漢將焚舟遂識祁連之冢銘曰

偉哉忠壯萬夫之冠熊視三軍鷹揚霄漢星殞月缩魄沉海畔寥落英風功名倜半我有令子王之寶臣勛參十亂名盡麒麟光華玉帳出入朱輪祠于上蔡奉我先人反葬何鄉言歸晉土蒲坂之北汾陰東濟雲雨千峰山河萬古蟠青虵兮負騰虎埋金劍兮何待說

贈范陽大都督忠烈公李公神道碑

楊炎。

秦霸也張祿去魏漢興也淮陰離楚。龍鳴風雨之會虵變泥蟠之中逶迤感通精氣相合斯實冥符也豈人力也。皇唐贈司空范陽大都督李公諱楷其本出于隴西八代祖節後魏雁門太守燕齊之亂族沒鮮卑東遷號良將之家北部賓大人之種。其生渤碣。其居戴斗。海塞迴抱。與公之氣。天星下直。為公之祥。英氣混茫。熊據龍驤。望其形。得山河之狀。覩其貌。見金鼓之威。神明為徒。義勇為器。久視中以驍騎歲入于遼

西臨太原南震燕趙雲火照于河上天兵宿于北門朝廷憂之有命招諭合以信誓際于天人話言感縮撫劍歎息是歲以控弦之士七百騎垂槖入塞解甲來朝以其本枝復賜李氏授玉鈐衛將軍左奉宸內供奉圖形雲閣之中置酒蓬萊之上君臣相賀羽衛生光君子曰非爾不可以游龜龍蟠拯不可以裁槍樋漢于是始靖虜于是始憂是後殪靺鞨于鴨淥之野覆林胡于榆關之外北出障塞俘其王庭南救何源復其故地石壑之役以一旅定三軍泠陷之師以虛聲破精勁東封之歲外將天軍河湟未寧西蕃監

牧雲摩鐵騎山動也踢右撼清海北登狼山氷泮則命師風高則出塞皇威振于四海王化敷于無外故得大命三錫天馬輅麾定國難者兩朝梳厥服者四紀會兵車者百勝出帳下者千人國有事未嘗不勤勞無私可謂知禮於戲天道暧昧胡星未殞以管乎之年不終大川以伏波之病再出窮荒天寶元年五月二十日自河源甍于懷遠縣之師次春秋六十七賜營府都督明年詔葬于富平縣壇山原維公智之太寶神之異門心和體剛慮遠精微恩乎耳目之外行乎變化之中震呼戎獯猘吒風雲貔虎之悍以禮

成百萬之強以謀勝故鮮卑因之以披中國太后取之以空大漠于中宗開朔方之地四百里于睿宗食佐命之邑三千戶于玄宗則主禁衛吞諸戎東西南北動罔不尅衆戎安邊凡十命焉祚于後也負河圖以列四星遇英主而當三傑肅宗之功復區宇更爲桓文今上之道訓華夷並爲召畢乾元中天子以公之德丕赫積仁流慶大廟再成没而不朽乃命太常追考功績謚曰忠烈贈司空范陽大都督夫人贈號韓國夫人于是建廟堂命宗紀室有山龍之服樂有鍾石之和

雲麾將軍李府君神道碑　楊炎

楷訪諱男諱玄知北訛亦不妨

于極之下曰幽都其氣肖立其風精悍常山之下曰涿野其鎮碣石其神蚩尤海岳迴抱府君出焉雲龍感召府君感焉惟天永保居運故府君來朝克生保臣輔寧太業坐中台者二子節鼎鼐者六朝當國宣九合之動升堂有八元之族府君諱楷洛先族濊校尉之裔也世居其疑北遂食堅昆之地實主崆峒之人大爲王侯小爲侯伯其精薄日月其動破山川厥後東遷復爲鮮卑之右府君英明淳渾神勇天飛威巖生介胄之容魁岸本山河之狀雙舞長劍左盤瑚

戈虎爲于窮漠雲從於大澤有沉謀以忠惠一作中國
有長技以服諸戎天子聞而思之密命齊士要之信
哲君子曰井谷不可以遊龜龍蟻垤不可以栽松栢
淮陰去楚百里絕虞尚父從周樂生歸燕此必精合
於王霸晁凡於祥符宜乎萬方而趨一言而感矣是
年冬府君與帳下騎士言曰吾乃祖本漢將辱於單
于之庭而今千年大駐壯士常建功大國上駕真龍
曷有遇風雨而泥蟠無卷舒以蜿變由是奮躍遼海
飄飛上京其來也戎形生變其至也幽燕罷警上御
前殿庭列千官鍾石畢陳君臣相賀始問其姓因賜

以家族特拜玉鈐衛將軍先賜以大弓文馬又拜左
奉宸內供奉升玉堂發沆瀣夷帝曰余欲成幽都薳
亥市乃命府君爲朔方討擊大總管於是雲屯鐵騎
川動地踴左飲青海北登狼山帝曰余欲宅鶡夷被
鴨綠擊靺鞨俘林胡乃命府君兼幽州經略使於是
開榆關橫障塞三以齊伏五以勝歸帝曰余欲軍北
方之野乃命府君爲清軍於是敵也無氣發之作士
也無踴躍之勞帝曰欲護坰牧使於是悉列走隊法
掩亭院神螭水瑞孔阜充碩帝曰余欲書日月之常
教熊羆之旅咨爾職典彼朔方復命府君爲節度副

使於是鎮之以德宣之以威師和年豐罔或不若帝
曰余欲即鈐閫之位養戎事之孤乃命府君爲左羽
林將軍於是蓬頭射聲上貫牛斗帝曰余欲屠石堡
疇其代謀命曰府君乃命佐中權發大號於是玄黃
濺血玉石俱摧載初中兩蕃不庭有詔府君專盟普
國單車從讓二賊來同表其變心懼我爲患乘主客
之勢合豺狼之兗甲與于門車結其外府君復爲戎
地廿爲國差仰而騰駒若與神遇橫跳出於虎口伏
念歎於龍顏的慮之師惡可喻也吐蕃之寇河源衛
下愚矣矢口交作府君以精騎一旅濟河之南

萬火燎牙他山三軍出其間道驚寇四潰重圍自解
加寵之奇孰云多也初府君將赴征西謂所親曰余
往必尅敵所不能歸及班師獻捷歿於中路則達人
之委順君子之忠鄭公之勇智其智也至若秉季布
之然諾法穰苴之政教動於軍誌舉合史能奇謀絕
於揣摩故事留於風俗神對曆象精合聯明勤道不
形進而人莫見也爲政以德寵而久彌尊也始自天
后之末至於聖皇之朝前後錄功凡二十四命食邑
二千七百戶封薊郡開國公又加雲麾將軍系定國
者所軍拖矣服者四紀會兵車者百勝出帳下者千

人國有事未嘗不動勞無私可謂知禮故得大命三
賄重侯累封輅車山玄藏于大室壯圖未極沉疾生
勞臨合浦之秋伏波將老望河源之道征虜不歸其
年某月日薨于雷州懷定縣之師次享年六十有七
追贈營州都督賻物三百疋米粟三百石以明年某
月日詔葬于富平縣檀山原禮也夫人某郡郡鴻臚
卿某之女異氣祥合高門贊與卜降也鍾鼎刊懸受
祿也夔龍在席元子太尉臨淮郡王兼侍中光弼河
圖鈎合上感神精磅礴于陰陽之和同符於元命之
紀次子將作監光彥氣含精勁仁服孝慈列侯于千

石之家從事于四方之志少子太保光進命匹忠義
縱橫知名天之展家物之粹靈乾元中太尉以東諸
侯三會于河再以驍果濟于淮海天子美齊桓之志
系凡蔣之盟以府君兩德丕赫積流仁慶追考功績
發于簡書謚曰忠累有褒贈號韓國夫人於是建廟
堂命宗祝室有山龍之服饗有金石之和昭宣令圖
煥然銘篆以炎掌史之官也奉命爲詞彤徊大名頌
耿弁有終有慶慷慨觀惠美張仲爲子爲臣銘曰茫
茫上天下降狼星崆峒之野焜燿其形於赫巨唐風
雨是經矧伊本邦曷不來庭煌煌府君爲國之翰從
順于戎威聲剿亂陰剛萃靈教碣精悍志不可羈綿
綿寨草天地之下此拒狼山野無胡馬殊勳大績
玉劒玄社天空武庫海析崑崙在昝遺慶會之滅孫
曰聖在天勤于至道既命太尉亦崇太保一門四龍
三作元老赫赫元老氣合清貞白髮垂見高堂有親
帝命韓國祚于夫人亦詔前丘下寵明神左鑿貞石
垂于將來矧我洪勛上懸雲臺彼丘之類此澤之堆
悠悠令息萬古不冺

雲麾將軍郭公神道碑　楊炎

山之西出將地之右王兵故前有辛李之榮後稱周

郭之盛四族者貌武其人風雲其氣出入千載戎狄
憂之皇唐一宇宙之初數蠻夷之罪太白上而天兵
利陰精盛而神將出於是郭氏之室世並五侯丹華
轂者三十人分釆地者三千戶劒騎鼎食氣益關山
開閤而珠履成行宴享而山玄滿座中興之後鴻臚
閒出始提一劒而震滄海年未三十名冠雲臺
位爲國之長君身主人之大命銘旂羽葆小韓侯之
故事龍旆青社增召伯之舊封則祖宗之盛未始聞
也鴻臚即世關龍不震天其永思戡定之代故盛業
集于金吾金吾名千里即鴻臚之孫出於荊藍之中

長於松栢之下虎頭駢脅曲踴雷聲猿臂過挍翰之
材鷹揚表下驕之志始以將門子徙還隴上開元中
西討石國負羽先登特拜游擊將軍折衝都尉鴛龍
嫉於殷路舞雙劒於前席二十六載詔公與中使劉
玄復開葱嶺以功勝虜不能單班師授左武衛將軍
特賜衣甲一副超才也後五載有苑門之後走射鵰
之群拜左衛將軍嶺巖人陣既成列而破石城天險
不待戰而降累遷左金吾衛大將軍驃騎王門軍使
未行而遇疾嗟呼病至訶骨志屈噉肝累候白刃之
中垂翅青雲之上以天寶十一載二月薨于武威之

第春秋若干夫人弘農郡君楊氏絳郡長史之孫臨
洮軍使雲之女河華茂氣齊姜盛族知（疑作知）于鳴鳳
而外姻致駕宜爾幹毋而君子好逑始於龍劒雙飛
中而雲虹獨感春秋若干有子一人曰某果毅都尉
山西將種塞下雄兒周郎之豪勇冠軍終予之精魂
先返年二十一先公而天郭氏本自周王之穆其在
昔也漢有司徒司空魏有車騎驃騎或竹馬垂信或
金玉（疑作穴）稱豪世后佐漢以補天賢王築館而爲道
其在今也一門三戟六乘七侯伊吾反昭於前鴻臚
特坐於後長河萬里敵國四方毋賓祭往來苑除大
閲望帶裳者知宗廟之盛執金鼓者成父子之軍世
惠後來公其濟美則勳配祀典中乏主祭之名哀及
路人內無制哭之位此窮兆之數孰可問哉猶子子
曾善達禮以繼門族樂主孫以濟險艱令在爲不
亡趙將軍共有子以十三載某月葬我公于武威東
原非緩也實卜年龍蟠天井岡伏山形岡星象於玄
宮起風烟於松關將軍鼓吹廻過細柳之營天子輅
車出祖茂陵之道銘曰
壯哉強魂凜然風雨一劒刳鯨空拳搏虎錫以韜鼓
艭艄偉璐騂騎佩組苐彼莊姜揄狄珩璜言念君子

乃心無忘精返太白魂歸故鄉雙墳巍然流水湯湯
秦雲如牛隴石如羊二龍於此父子同岡

昭義軍節度使辛公神道碑　牛僧孺

辛氏于隴西爲望家其後因官從帝或雍或洛源濟
派洪將徽復張以及于僕射皇考璘璘璿以儒業自
喜優游高放不樂取求制科高第乞官山水朝廷除
處州遂昌令嗜不念歸再移仍南及亡累贈至左散
騎常侍僕射諱秘字藏之即常侍府君第四子也以
能通五經開元禮三命至華原主簿書判人等爲長

安尉大常寺故丞相渤海高郢以唐制盡將禮樂委
博士奏乞用公朝廷與之不能得去訖六年再爲祠
部兵部員外博士猶如故朝有禮天地奉山園之使
既謝上必奏曰臣雖乞得辛丑自副幾不以禮樂累
陛下上高之進可故公再爲禮儀使判官雖當時者
年鴻生語及禮即唯曰辛丑在若不敢出口元和皇
帝初元年高選刺史公出爲湖州時觀察使李錡不
奉詔舉江南六州兵獲京口窺採石渡臨江索流因
命心腹將率壯士高職重賄鈎其膽且約曰若等當
以其日同起取五刺史欲斬以號令在錡鎮貿多年

交有素故刺史不得隸兵馬及難作頗防用李寔驅
市人與常一戰敗走李素受縛于蘇頃刻船艎唯公
以備雅賊未急迫公乃夜起撫左右曰使若等有父
母妻子成其家皆天子恩也若能隨李錡爲賊乎左
右皆泣曰唯公命乃開羅城門收湖下子弟得人數
百公親以衣衣之以食食之丞里掩出廟壇始呼大
戰州東斬將屠營值旦悉先殲登城號令中外恬然
于是時武功冠江南騎爲之失勢就縛天子親命使
以金印紫綬賞公急詔徵爲河東軍司馬兼御史中
丞其實將以大將節與公以故未畢就拜爲左司郎

中更京兆汝州刺史本州防禦諫議大夫出爲常州
刺史治職檢身專問昭升取河南尹時天子大衆伐
趙侯釋復征司空度率五諸侯取蔡逆戰四年伊瀍
之郊屬刻百役公撫用應須怛怛寧寧上大喜出少
府節以豹筆戟纛驛走就授先一日立百碑于朝讀
白紙詔命公以昭義軍節度使潞州大都督府長史
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公褒衣儒冠帶劍持節
潞自虜從史不稟不供急斂自守人已大罷及循郊
連營三歲決死公之至止開城入府量倉數藏酸寒
護落公私之具盡可哀痛左右前後討于公請乞救

于上公曰天子以兵定殘賊客內府賞必十丁人數
年矣吾不能如卜式輩以家助獻詎敢復以請求苦
上耶于是約出入省用度俸不入家耶不營金資不
佈樂食不兼豆更四年詔徵府有貫十七萬食倉有
斛七十萬刃鎧函堅幟赤綠青十五年冬行于洛及
關以疾不任朝覲天子命中貴人郊勞歸第以十二
月己卯薨享年六十四上憫惜震悼罷朝贈尚書左
僕射贈賻有加公于得入仕以業儒書于得著名以
典禮樂于得勳賞以立武功于善終始以謙退勤儉
于中外親既有名而貴于屬且近者餉給無所加疏

附禮之言

而賤雖千百里曠不相面須臾無所加大官十五年居不易宅歿亡之日家不蔵訃公之于孔門可謂成人矣子男八人少穆少逸少恭長順仲邑行質仲和行儉或儒或文仕遍侯國夫人河東裴氏先公而卒將葬而公歎曰人之居無常而墳墓因焉吾家之兆及于四代三卜矣且使吾歿有吾豈止墓而守者焉吾歿無吾于地固無擇而已矣他日吾歿于此亦遂葬而無用遷焉遂定乎萬年縣洪原鄉少陵原久將亡前爲文自誌其墓又重前說殁有書一通緘置几上既開之即送往飾終之制具盡于此既儉而周上

禮不違時之名人無不多其能終而達其不撓耳諸孤恭命無敢墜失既葬會謀曰先人惠行官業宜刻于石以關不朽隴西牛僧孺特號專業文陳郡殷台書迹絶妙且其人吾家之婚且練我先人行事敢不告求僧孺實紀錄而台實書既序而銘曰禮災泰漢于綿蕝存晉畀胡俗叱豆膜腥墓古惟唐求野據經公嘗博士緩緝捜羅三代之儀濟濟復興祇職六年屈別嚴兢儒道克施亦志武事憑江鎬反公實郡吏掉棘張公以出不妨蔦鳥周綱血赫湖塘江南之功焯出有光鄒晉之生因公張皇憂恭慎法奉守匡度大郎出牧尹洛將潞莅剛撫弱銜剔人蠹居不易第服不易初財分先族以儉遺孤恬于將終執筆自誌男良女淑既壽而貴謂之爲人易此而何詩以備傳不朽不磨

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使朝散大夫檢校戸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右僕射史公神道碑

劉禹錫

僕射名孝章字得仁本北方之強世雄朔野其後因仕中國遂爲靈武建康人曾祖道德贈右散騎常侍封懷澤郡王祖周洛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常卿兼

御史中丞北海郡贈太子太保考憲誠早以武勇絶人積功至魏博節度使終于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察使檢校司徒兼侍中河中尹贈太保其薨也大臣中書令晉國公裴氏爲之碑其名益顯公即侍中之元子母曰冀國夫人李氏幼而聰悟父母賢而加愛焉及長好學遷善秀出儕輩鄴下諸兒號爲晉生元和中大尉愬爲魏帥下令掄材于較門取大將家翹秀者爲子弟軍列于諸校之上公獨昌言願效文職太尉深奇之遂假魏州大都督府參軍長慶二年常山泉叛害其帥沂國公田司徒于帳下沂公發

迹于魏人猶懷之詔命其子布以尚書授鉞統魏兵
問罪于此踰且報家禍布既啓行士氣不振渙然內
潰獨與冗從之旅偃旗而歸百憤攻中卒自引決先
侍中時爲中軍都知兵馬使兼御史中丞全師在野
閒然推戴之請爲假侯以鎭定中貴人飛驛上聞穆
宗夜召翰林學士草詔書以眞侯命之實有魏士從
衆而合權也是歲公自攝官轉本府士曹參軍兼監
察御史賜朱衣銀印推恩以及子也一旦跪于父毋
前進苦言曰臣切惟大河之北地雄兵精而天下賢
士心傷之日河朔閒視猶夷狄何也蓋有士者多乘

兵機際會非以義取今臣家父侯毋封化爲貴門君
恩至矣非痛折節礪行彰信于朝廷無以弭議者之
譏繇明君之意節著于外福延于家乘時蹈機必不
旋踵言訖泣下數行父僉毋贊天性交感三心既叶
萬衆潛化天子聞而嘉之曰彼眞孝子乃授檢校太
子左諭德兼侍御史充節度副使累遷至散騎常侍
兼御史大夫賜金印紫綬既貳軍政事如命卿弛張
損益得以泰決潛革故態人知嚮方太和二年滄景
節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同捷竊據故地詔下以文誥
弗革遂用大刑先侍中表請率先諸侯使元子以督

君父知人知將知人之父母

戰制曰可公承君父之命乃揖其軀一衆而下平原
壓滄壘由是加工部尚書及王師凱旋上表願一識
承明廬允之遂赴北闕下得覲于便殿上曰嚮吾始
征滄州議者皆曰彼魏之姻也虜陰爲寇蓋吾發使
數輩以偵之其還也僉曰爾父瀝款于賓筵爾毋抗
詞于簾下願絕姻以立效其謀始起發由于爾心今
滄海砥平策勳之日宜貴爾三族命爾父爲侍中遷
鎭于近地加爾禮部尚書相衞澶三州爲鎭以君之
俾爾一門大榮以誇天下公拜稽首謝父還讓已爵
禮無違者翼日詔下于明庭人咸曰史氏之寵光古

無有也牙旗碧幢方指東道侍中以帳下生變聞泰
極而否當歡而哭迎柩于路仰天長號因葬于洛陽
之北印山冀國夫人祔焉殯苫枕塊以所轄同天爲
大酷未幾詔奪金革之義起爲右金吾將軍累表陳
乞有司以遠命督之輿疾即路閱歲擢授鄜坊丹延
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居四年遷鎭于滑一歲入
爲右領軍衞大將軍旋改右金吾大將軍又授鉞于
邠土孟秋至治所首冬遘疾拜章入覲不克展和鑾
降華之儀薨于靖恭里之私第享齡三十有九當開
成三年十月二十日上聞而悼之不視朝一日贈尚

書右僕射明年二月歸葬于洛都夫人瑯琊王氏祔焉繼室深澤縣君博陵崔氏有一子曰熲生七年而孤僕射之喪自復魄至葬當門戶備祭祀進謁衷皆縣君之能且命其家具事功來請曰熲不恤家而憂幼嗣不知其先人之官業乞詞以傳于後也君子以爲知禮謹書之銘曰

斗極之下。崆峒播氣。鍾于侍中。孔武且貴。奉上致命。宜昌後嗣。僕射承之。良弓不墜。斗頻釦鈸。心悅文字。虎穴之中。生此騏驥。太和紀元。滄景不虔。子弁父兵。跳踉海壖。有隣陰交。蝟起鄰連。部下薄伐。民鬨騷然。

時惟侍中。實統魏師。蓄銳未發。衆心危疑。僕射爲子。陳謀盡詞。與言涕零。有感尊慈。絕婣劾節。精貫神祇。波滄底寧。王命褒之。乃還元戎。來鎮近畿。乃非元子。別建旌麾。一門四節。煥燿當時。倏忽變生。魏郊紛披。喬木雖大。有風不知。千雲之蓋。列缺焚之。哀哀孝嗣。丁此大酷。迎護幃輤。葬于東洛。訴天觸地。而染縗服。禮有金華。詔書敦促。不遂枕戈。驟膺推轂。雕陰白馬。塈于邠谷。雖榮三鎮。不荷百祿。綺紈之間。珪組纍纍。如彼晨葩。日中而萎。有萋名家。有子稚齒。行號執禮。歸之嵩里。洛水之陽。修邙之趾。尊穆敬恭。幽顯同理。積松新松。亦象喬梓。刻石紀功。垂十萬祀。

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王公神道碑

劉禹錫

常侍諱質字華卿始得姓自周靈王太子晉賓天而僊時人曰王子因去姬爲王氏自秦漢以還世多顯名由今而上十有一代名傑仕元魏爲并州刺史子孫因家遂爲太原祁人并州六代孫名通字仲淹在隋朝當儒雅道旣明王道隱居白牛谿游其門皆天下儁傑著書行于世旣歿謚曰文中子文中生福畤

爲蔡州上蔡主簿上蔡生勉舉進士試賢良皆上第仕至河中府寶鼎令寶鼎即公之曾祖也祖諱怡滄州司戶參軍考諱潛揚州天長縣丞贈尚書吏部郎中公其季子也始文中先生有重名于隋末其弟勣亦以有道顯于國初自號東皐子文章高逸傳在人間議者謂兄以大中立言弟遊方外遂性三百年間君子稱之雖四夷亦聞其名字公性有遠志常自村度我大名之後不宜無見焉遂力學後自淬琢于春秋得之公是于禮得之約儒居泗水上躬督穡事善積于己而淮楚間郡彥多與之遊公慊然自少無進

賢者宜若此

取意與游者激之曰卿文儒家子篤志如是盍求發
聞俾家聲不頹今夫以文字芒洋當世者誰如華卿
牖自棄耶入謀于閨門咸以外言爲是因決策而西
上在貢字籍天和內充不以時尚屑意角逐攻取初
無此心如梗楠生于深林未始自貴而度材者一盼
歆然在懷故以不爭而速售既登第東諸侯交辟之
從至者記室于嶺南掾正字參謀于淮右進協律郎
其後左許下暨梓潼南梁率爲上介官至兼監察御
史司憲聞其言徵入南臺轉殿內歷侍御史改尚書
戶部員外復爲知已所薦遷秩授司勳郎中攝御史

中丞崇文金章充山南西道節度副使入爲尚書戶
部郎中以方雅特立除諫省大夫會宋丞相坐猾直
爲飛語所陷抱不測之罪大僚進言無益公率諫官
數輩入晏伏閤上爲不時開便殿公于旅進中獨感
激雪涕居多由是上怒稍解得從輕比公終以言責
爲憂求爲虢州刺史宰相行去又重違誠請寵之以
兼御史中丞用示異于人也大抵以智謀而進者有
時而衰以朴厚而知者無跡而固公雅爲今楊州牧
贊皇公所知人不見其迹方在鎮略贊皇入相擢爲
左曹給事中凡有大官缺必寵爲居數月遷河南尹

又未幾鎮宛陵是三者中外所注意不旬歲而剧歷
之時論不以爲黨河南帝之別京其治尚體度風采
而別白區處之宜城國之興壞其治在束吏恤下蘇
疲羸警剽輕而勞狹澄汰之公兩得其道不由一揆
率身以儉而素風存任人以誠而群務舉遇中貴以
禮而故態革內絜其志下盡其忠外無以撓其理三
者具求政之有紕易由哉在鎮三載開成化元年十
二月八日薨于位享年六十一監軍使上言有詔軫
悼不視朝贈左散騎常侍明年八月十一日葬于河
南府永寧縣洛川鄉史原從舊阡也初公娶于滎陽

鄭氏生三女而歿今蓋祔焉一子曰慶存亡亂矣猶
子前太原府參軍扶執宗長書來請曰扶也早孤蒙
世父常侍之覆露今其嗣幼不任克家姑封琴書司
管籥以俟其長竊懼世父之德音不墜思有以垂于
後者以誠告于從叔大司農復命曰愈謹磬貞石以
乞辭無忽余昔爲郎與常侍同列已熟其行實及讀
墓誌即今丞相益州牧趙郡李公之文自稱爲忘形
友其在宣州李公再入相議以第一官處之牛議不
取是焉所禮則河東裴夷甫天水趙哲隴西李行方
吳郡陸紹梁國劉貞博陵崔珣人咸曰得士夫楊州

少爽也而見德爲猶寡合也而見親六從事材不一
也而樂用是足以觀德庸可勿紀焉銘曰
隋有文中留邈徵言當時偉人咸出其門粹氣紆餘
鍾于後昆常侍恂恂文中來孫發源高麗中泳後大
蘭芽茁然秀出蘂蒼善不近名其聲入彰行勇于退
其道愈光哲若知之寘于周行以正持憲以文爲郎
以和佐戎以惠臨邦以直司諫以公駿政守于三川
頑民底定乃鎮于宣先馳淑聲邑中婆娑瞻我旆旌
問誰詢謀濟濟君子問誰出納絜絜廉士道本乎心
暢于四支治本乎正形于百爲黜吏斂手齊民揚肴

江清藪容夜柝弗施公卧于齊邦民栖栖公衣壁屋
邦民行哭牙壙斯來柳翣言旋宗氏未老周人募焉
熊耳之陽決決洛川佳城在茲既固且安松楸颾然
石馬矯然過者必敬宛陵之阡

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福州刺史御
史中丞薛公神道碑　劉禹錫

又作淨使死者不愧

薛在三代爲侯國分于鄒魯間傳世三十有一爲齊
所并其公子犇楚錫土田于沛漢末避讐之成都皆
魏平蜀徙家汾陰遂爲河東臨晉人自奚仲爲夏車
服大夫距今數千年乘軒服冕爲奕冠世言氏族者
署爲關內甲姓天意若曰始有功于車錫爾子孫世
世有之公諱謇字某曾祖寶胤以名家子且有學行
歷尚書郎雍州司馬邠州刺史王父會有雋材判三
郡金紫綿背以治聞累績至銀青光祿大夫封龍門
侯烈考承矩以文亡害仕至大理丞公幼承前人之
覆露補崇文生歲滿調主簿于亳之醮苦二邑又
尉于東畿之河清貞元中上方與丞相調兵食思得
通吏治而習邊事者計相以分爲對乃授監察御史
裏行充京兆水運使局居鴈門王毅糴具舟艤募勇
壯且便弓矢者爲榜夫千有餘人隸尺籍伍符制如

舟師詔以中貴人護之聲震塞上每發粟沂河北行
涉戍落以饋緣邊諸軍及乘障者雖河塞迴遠必尅
期如合符一出中省費萬計累加侍御史內供奉賜
緋魚袋有司條白其勞入拜殿中內史未幾淮海節
將以戎倅缺聞事下丞相御史擇可者僉曰公政事
已試遂授檢校戶部員外郎兼御史淮南軍司馬尋
轉駕部郎中錫以金紫遇府遷中命貞相趙國公帶
中書侍郎代之公主行臺留務趙公文茵及境覩置
郵供帳及郊視將迎部伍下車覩簾幄罷備乃曰信
濟才也此不足以展驥朝廷知之擢爲泗濱守既報

政就加御史中丞俄遷福建都團練觀察使閩有負海之饒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桴筏者與華言不通公兼戎索以治之五州民咸悅元和十年某日薨于位年六十七贈右散騎常侍夫人趙郡李氏無兒早世繼夫人隴西李氏檢校禮部尚書河東節度使說之女子凝爲嗣季子茂弘以諸侯禮議返葬故里蛾肴原從周也後二十有三年元日開成凝爲平盧從事謹按甲令礱碑石來乞辭以垂于悠久初公治渠于朔陲愍方冠惠文冠察行馬外事聆風相厚謂可妻也以元女歸之明年愍人偁書爲郎職隸計司

因白計相公召來會府行有日矣遇內禪惟新愍以緣坐左貶間關外役竟不克而然而公之爲德善灌注心耳孝悌爲根柢誠明枝葉之直方爲天寶禮讓緣飾之所至藹然係此道也公初下世故人丞相李大郎誌其墓略曰弘深莊重幹斂絕人此與游者傳信之詞也豈誣也哉故作銘曰

而汾翁淪鼎氣敲雲散爲昌光凝爲賢人常侍之生其宗孔碩從祖昆弟詵詵三百文鋒入仕幽龍未光尺木爲階俄然欲翔司會知材續宣朔方邊師萬喉俟我羸糧沂于黃河路出戎疆募乃勇士卑衣挽航府索胄弧弩廬在旁虜聞公名憚不敢鼓安邊已南列城相望率有儲峙皆成金湯入居殿中分巡蔡下淮南軍大往爲司馬軍中之治可移諸民乃牧于泗乃廉于閩閩悍而囂夾風脆急恩信綏之委然如蟄閩方不淑于天集其禍公薨于寢玄櫬以復天王廢朝贈之金貂蒡蒡晉原鬱鬱中條大墓舊阡松楸蕭蕭笳鼓以歸德音孔昭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二百十七

碑 神道碑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十七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神道碑

福建廉訪副使仇公神道碑 趙孟頫

文有跡逸之氣

仇氏望陳留譜云宋大夫牧之世八金有吏朔平臨潢二縣令者諱輔即家臨潢臨潢之曾孫昌平府君實從京兆府君生三子其中子則公也公諱鍔字彥中始亂從府君出禮賓客客已落落善占對長益涵揉于學要能以奇氣偉節自致至元八年公二十二年矣安西王時以親王鎮京師喜優納人士公布衣入謁王語合意竟留給事邸中久之上其能即試公武備寺壽武庫使十五年遂出知威州二十年稍遷肇昌路揔管府治中治皆有聲稱二十五年進階州尹未赴遭內艱于是御史廉德公成州肇昌數事薦諸朝二十七年乃以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副使起公明年制改肅政廉訪司即用公爲副使間歲自免去非過高郵樂其土風因留居焉大德四年八月十日以疾卒年五十一自承務郎三遷官至朱議大夫卒之日無副褚僑家巷處之舊聚哭一辭曰善人亡

矣至大四年其子治濟濬浩乃克自力奉公喪還上
大都宛平縣西山夏莊之原撮爲塋以四月辛酉其
域距祖塋五里公性開疏與人交底裹傾盡爲政多
本敎化而持身絲毫不敢欺方少未仕見白金遺道
傍初不顧已而討曰我幸見之不則他人持去矣即
俯拾俟有聞求者至自言適貸得將營親葬公詢驗
果然出金還與之在威州民張氏兄弟訟家財吏展
轉賕賂更數歲莫能決公召諭之曰兄弟孰與吏親
民曰兄弟同氣吏途人耳公曰弊同氣以資途人如
何不知之甚即大感悟相抱持以哭遂爲兄弟如初

時爲縣吏李千秀慢令當笞公即命釋縛呼前曰若
軀長六尺徒甘箠楚間不知有功業可指取耶吾與
若約三日若不力吾將重寘于罰後公出安西有從
騎十數西來見公遽下馬拜曰我當笞吏也公向脫
我辱又勗我仕今效節兵伍爲千夫長微公豈有今
日在鞏昌會歲大旱少木枯盡僚吏請禱公曰得無
以冤獄致是乎取某事按問得實平反上之大雨三
日在閩屬行省臣有以采銀爲利獻上者朝廷下其
事設官賦民而地實無礦民往往貴市入輸公急劾
聞有旨罷其役建寧劉氏居麻沙村嗹中讐誣其有

反狀州若縣將繼讞成獄公慮囚及之詰曰有若乎
有是乎即抵以法公仕雖登當官之日不多于開放
之時故其施爲注措槩逸不傳今掇其士大夫口道
以熟者一二志焉逸然猶爲試用者小耳令充周而
極究之則古循吏不足多也公曾祖忠源仕金爲定
遠大將軍薊州司法祖福明威將軍父昌平府君諱
德明隱居教授曰樊川處士者府君自號也以弟銳
升朝恩贈奉直大夫飛騎尉追封昌平縣男妣王氏
追封昌平縣君銳後至中順大夫嶺南廣西道肅政
廉訪副使其元兄鐸亦朝列大夫雲南諸路肅政廉

訪副使公先夫人郝氏贈榮祿大夫大司徒薊國公
謚考懿諱德意女先十一年卒生三子二女後夫人
粘合氏先一年卒一子三女其葬以二夫人祔治高
郵府興化縣尉澮從仕郎太常太祝濬承務郎太廟
令浩蔚州儒學正婿曰程博組錦局使吳熹中書省
掾盧亘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姚庸奉
訓大夫戶部員外郎其一未行孫男五人曰敬昌慶
昌順昌延昌墜昌徭公愛錢唐比過之輒留旬月往
往援琴以寫山水之清音故與予同好相善也今年
延祐六年距公葬八年矣而其子治丏予文其隨丄

鉅人從筆光明俊偉之氣隆于諸策

之碑不興之言公寔知之矧專記撰尚何容辭銘曰
藹之涵涵流之漸漸莫或距泉築之疏疏搆之渠渠
堂亦有焉我觀其終有植之隆有發之涓謂德既儀
不卒于施而又不年不溺其盈不隊其傾以游于天
于則維宗女則維從其知孔延西山之原岡阜厚完
有封斯阡以引以休以質諸幽上考銘鐫

富鄭公神道碑　　蘇軾

宋興有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蓄自秦漢以來
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
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于

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
略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
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
宰相寇準計決策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大會行在
虜既震動兵始接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
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
躡其後殲之虜恐求哀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
也何多以殺爲遂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
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
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

者以我爲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
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
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既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
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弃也其有以大
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皆莫
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即入對便殿叩
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爲動色乃以公爲
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
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
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

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
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
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
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往反十
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
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
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
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
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
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

而人主任其既敗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弃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絶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

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爲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寔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

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修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賫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於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字

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哉若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爲獻納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爲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

丹斗北方無事蓋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欺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惠而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彥國河南人曾大父內黃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曾祖母劉氏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鄧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即以女妻之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子當以

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才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迪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贇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況艱難之際可爲樞密乎議者以爲

有宰相氣召還爲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爲不可公曰萬一北虜行之爲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斌延帥范雍鈐轄盧守懃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敗而雍守懃歸罪於通判計用章都監李康伯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言平自環慶

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懃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懃男昭序爲御藥公奏乞罷之悳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贇爲陝西都總管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爲都鈐轄公言用守贇既爲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

能刑即兵

吏必怨恩處守懃黄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
守忠時又用觀察使麴昭昞爲同州鄭守忠爲殿前
都指揮使高化爲步軍都指揮使公言昭昞乳臭兒
必敗事守忠與化故親事官皆奴才小人不可用詔
遣侍御史陳泊往陝西督修城且城潼關公言天子
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爲弃之耶語皆使執
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
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
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此宰相偸安欲以天下
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辨又言邊事系國安危不當

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
溥亦以宰相叅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
事兼領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
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
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
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乞砂吹
同山乞各稱僞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言
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
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歎曰此
豈小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

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使契
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僞
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
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
爲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
悦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修上書引顏真
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
學士懇辭不受始受命眷一女卒再受命眷一男生
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
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

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
乎慶曆三年三月遂命公爲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
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
使公言虜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
敗盟臣死且有辠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
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
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群臣班紫宸殿門
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
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
爲相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公

訓之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歷頌羣臣皆得其實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爲過公旣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期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遣中使二人更趣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幸去宿弊爲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

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册元昊爲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爲近上聞公曰虜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險瘠且虞我出鎮定擣燕薊之虚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必不爲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州以備之呆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爲備公曰虜雖不來猶欲以虚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虜若入寇臣爲罔上且誤國上乃止虜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旣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讒公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爲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讒者不已罷

安撫使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它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塚葬之謂之叢塚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

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咨之
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
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飢民聚爲
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
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
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叛
齊州禁兵馬達張靑與奸民張握等得劍印於妖師
欲以其衆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壻楊俊詣公告之
齊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
靑公度從訓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部發吏卒

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所除
禮部侍郎公又懇詞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
恩除禮部侍郎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
知河陽遷戶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幷州兼河東
經略安撫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
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
於朝仁宗密覘知之歐陽修奏事殿上上具以語修
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
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修頓首稱賀仁宗弗豫大臣
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內侍止

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爲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白
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
學士監修國史公之爲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
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
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卹民力
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
太夫人憂詔爲罷春燕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公以
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待公而爲政五遣
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英宗即位拜樞密使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求解機

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判河陽封祁國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眞宗以前
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爲地故開
此比終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至不
稱職有罪者亦肰天下非之今陛下初即位願立法
自臣始不從神宗即位改鎭武寧軍進封鄭國公公
又乞罷使相乃以爲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
禧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
移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爲
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

從容至日昃賜紹隆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爲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旣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襍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

旱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爲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答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旣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捨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爲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復以公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不可以責其必進

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儲嗣仁宗許之會翊日有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彥博彥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勳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爲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爲閤門祇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于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表

使其于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震悼爲輟視
朝內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䘏其家者甚厚贈太
尉諡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
鄉南張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
男三人曰紹庭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一
月卒曰紹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
度使北京留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
人次適承議郎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
人定方承事郎恒清承奉郎恒亮假承務郎公性至
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

不見喜慍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廷詰其君臣折其
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
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
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其
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
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
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
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
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
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爲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有

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草
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
使錄四卷青州振濟策三卷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
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
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昷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聲
於世世以爲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神
宗皇帝廟廷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于朝
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爲親篆其首曰
顯忠尚德之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
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于今有是

君則有是臣故仁宗英宗至于神考咸有一德克享
天心則天畀以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
而味其平生則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
臣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
名終始者臣觀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
始蓋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
孰能爲朕使虜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
既畢上欲用公公逡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辭免者
自恥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譏公無所不至及石
介爲慶歷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如仇搆以

蜚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而晉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爲相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勳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爲中國輕重然一趙濟敢搖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有大政事必手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勳以告天下寵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敢復謀雍容進退卒爲宗臣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既配食清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曰

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爲嬉以殺爲僖兵交兩河腥聞於天上帝憎之命我祖宗

畀爾爐錘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殘我民六聖受命維一其心救其後人帝命是承勿剿刖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弃刑惟彼北戎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尺箠笞之旣服旣馴則懷綏之堂堂韓公與來相望耔聘於燕北方以寧景德元祺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毋泰國寤驚旌旗鶴雁降充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赦民公啓其東北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薦飢散流而東五十萬人抑哺於公公之在內自泉流漸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惟正相我二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嘖其丘公豈是藏維岳降神今歸不留臣軾作頌以配崧高

司馬溫公神道碑　　蘇軾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

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尚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

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𡙡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于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己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于流涕也元豐

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有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都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擊額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

是銘

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香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

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流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家今陜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于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父氏妣

可去

聶氏皆封温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爲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爲民患及内侍任守忠姦蠧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義之事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爲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爲重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于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爲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遷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于富而教之凛凛嚮至治矣而公臥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

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温國公謚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温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恒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于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爲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之於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己則親之異己則疎之未有奪過而喜受謗而不怒者也而况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爲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

專制河南十四年癸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河
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
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爲
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
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
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
其子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
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
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

如堯之初神州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
民自擇相我興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温公公來自西
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
二聖忘己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
既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
我後于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鷙不搏羽毛畢朝
雄狡率服爲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
知公于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
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

趙康靖公神道碑　　蘇軾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仁
不雜他術刑以不殺爲能兵以不用爲功財以不聚
爲富人以不作聰明爲賢雖有絶人之材而德不至
終不大用六聖一心守之不移故自建隆以來至于
今卿相大臣號多長者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含垢匿
瑕犯而不校以爲常德是以四方乂安兵革不試民
之戴宋有歿無二自漢以來未如今日之盛者此六
聖之德而衆長者之助也易曰師正丈人吉詩曰雖
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書曰如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
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

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
我子孫黎民故太子少師趙公服事三朝四十餘年
其德合於易之所謂丈人詩之所謂老成書之所謂
一个臣者公諱槩字叔平其先河朔人也徙于宋之
虞城七世矣曾祖者後唐國子毛詩博士贈太師中
書令妣劉氏楚國太夫人祖惠宋州楚丘令贈太師
中書令兼尚書令韓國公妣李氏燕國太夫人父幹
尚書駕部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魯國公
妣張氏魯國太夫人高氏唐國太夫人公七歲而孤
篤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筠成綸黃宗

取與　選

旦皆稱其文詞必顯于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為不及當赴禮部試楚守胡令儀釀黃金以贈之公不受天聖五年擢進士第三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湖州歸見父老故人幅巾徒步人人至其家召試學士院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公為進士時鄧餘慶守漣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子餘慶所為多不法公謝去數月餘慶以贓敗及公為守將至或牓其所館曰豹隱堂賦者三十餘人歲飢公勸誘富民得米萬石所活不可勝數漣水有魚池利入公帑歲役魚十餘萬公始罷之作放生碑池上移守通州入為

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賜五品服且欲以為直集賢院宰相以例不可出知洪州屬吏有鄭陶饒奭者挾持郡事肆為不法前守莫能制州有歸化兵皆故盜賊配流已而選充者奭與郡人胡順之共造蜚語以動公曰歸化兵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將有變公笑不荅會歸化卒行自容州戍所逃還犯夜者公即斬以徇收陶下獄得其奸贓且奏徙奭歙州一郡汲栗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為民患公建為石隄高丈五尺長二百丈用石九千段取之有方民不以為勞明年夏隄成而水大至度與城平恃

似不必書

隄以全至于今賴之遷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出知青州改直集賢院賦稅未入中限飭縣不得輒催科是歲夏稅先一月辦半失舉張詰奪官罷歸起監密州酒徙楚州榷科院以郊赦還官職知滁州山東大賊李小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為青州東人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寇廬壽犬牙不入境召修起居注朝廷欲同修玉牒久之除歐陽修起居注朝廷欲驟用修而難於躐公公聳之乃請郡自便以為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糾察在京刑獄遷兵部員外郎遂知制誥勾當三班院會郊禮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乞以母封郡太君宰相謂公學士擬封

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為榮後遂以為例改知審官院判秘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者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矍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公曰旦夕為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明年丁母憂服除召入翰林為學士知貢舉館伴契丹汎使遂報聘焉會獵于興雲山之西請公賦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杯以勸公且以素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公詩置之懷袖使還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提舉在京

諸司庫務奸人冷清許稱皇子遷之江南公曰清言不妄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與包拯雜治之得其實乃誅清李參爲河北轉運使職事辦治進秩二等且官其一子郭申錫爲諫官爭之曰參職事所當辦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罪申錫公言陛下始面諭申錫毋面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以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中官鄧保吉引剩員禁中燒銀公以言其不可遂出之又言張茂實不宜典兵衛未行會公拜樞密副使復言之乃出茂實知曹州拜參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

立天下以爲憂仁宗命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足爲重遂與執政建言立爲皇太子從之英宗即位遷戶部侍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位不許章數上乃以爲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州遂請老不已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爲事集古今諫爭爲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聾不至朝廷爲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坐右以時省閱上祠南郊明堂率嘗召公陪祀每辭以老疾

間嘗一至都下亦以足疾不入見詔中貴人撫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累階至特進勳上柱國封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臣元豐初省功臣號三年官制改行特進六年正月十五日薨于永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輟視朝一日贈太師謚康靖前作遺範以戒子孫纖悉必具以某年月日葬于宋城縣天巡鄉地與日皆公所自卜也娶李氏封汝陰郡夫人先公二十五年卒于鄆州子榮緒殿中丞約將作監主簿皆早亡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二人長適光祿寺丞王力臣幼適朝奉大夫程嗣恭孫男四

人嗣徽通直郎嗣真宣義郎嗣賢試校書郎嗣光未命曾孫男六人韡太廟齋郎餘未名公爲人樂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寔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于至誠非勉強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德之徒云始歐陽修躐公爲知制誥人意公不能平及修坐累對詔獄人莫敢爲言獨抗章言修無罪爲仇人所中傷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爲人報仇上感悟修以故得全公既老修亦退居汝南公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蘇舜欽爲進奏院以群飲得罪公言與會者皆一時名

人若舉而弃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福張詰以贓敗竄海上公坐貶累年而憐詰終不衰間使人至海上勞問賙給之代馮浩爲鄆州吏舉按浩侵用公使錢三十萬當以浩職田租償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其貧不可以已俸償之公所爲大略如此至于敦尚契舊葬死養孤蓋不可勝數于於公爲里人少相善也退而老於鄉日從公游蓋知之詳矣元緒以墓碑爲請義不可以辭銘曰

維古任人仁義是剛仁近於弱義近於迂謀其功利歲計有餘在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嗇夫

有臣釋之實矢厥謀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皆訥于言有口若無豈効此子喋喋巧詖帝用感悟老成是親清淨無爲鑒于暴秦歷祀四百世載其人赫赫我宋以聖繼神於穆仁宗如歲之春招延朴忠屏遠佞人豈獨左右刑于庶民維時趙公含德不發如玉如璧如金如錫置之不慍用之不懌帝識其心長者之傑遂授以政歷佐三業濟于艱難不疐不跋公在朝廷靖恭寡言不忮不求孰知其賢望其容貌有耻而悛薄夫以敦鄙夫以寬今其亡矣吾誰與存作此銘詩以詔後昆

虞部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王元之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即位大賚羣臣陞朝者及其父母具官某父具官某率德蹈義不躬榮祿能教厥子並爲才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天下之爲人父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尉卿翌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賜寬等以待墓焚寬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賴天子慶施賜之官三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德善可以有辭于後世者夫子實眷知某曰然衛尉公墓隧空得銘久矣於是爲序而

銘焉序曰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于光山五世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闓從之始爲建安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舉進士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父大理評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尚書遊豫章樂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爲豫章人尚書之子伯曰虛己官至尚書工部侍郎以才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公澄少篤學讀書兼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即以兄蔭爲郊社齋郎再選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遷

每見汲于仕進之人欣然願爲之役

饒州餘干縣令至則毀淫祠取其材以爲孔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興于學豪宗大姓斂手不敢犯法州將部使者交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游以酒掃先人廬冢尚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天子以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說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强也而授元獻公爲公請乃除太子洗馬致仕初尚書未老棄某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退也亦皆未老自尚書至公再世皆

有子而皆以嚴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恭其世德稱其家法蓋近世士多外自潘飾爲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老往往傾利冒恥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公老矣二子就養如公之爲子弟也寬嘗爲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爲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爲世聞人以恩遷公官至尚書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勳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于豫章之第室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既葬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于夫人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文行尚書與爲友故爲公娶其女子三人寬定寔寔守秘書省正字爲世于公之葬也寬爲尚書司勳員外郎定爲尚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既葬而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

李世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移遯于閩嶺海之關乃生尚書節行有偉始來江南考室章水

繩繩二子隱顯兼榮競多後祿其季維卿幼壯躬孝維君之賤能不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鶩身於家外內肅雍人不疵瑳亦有二子維天子使父曰往矣致而臣身子曰歸哉以寧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恂以官就侍天子之仁既具祉福考終大耄追榮于幽乃賜卿號伐石西山作爲螭龜營之墓上勒此銘詩

故宋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

李源道

天詒宋命皇元一四海而統之至元二十三年行御史臺侍御史程鉅夫以宋遺士三十人薦于朝於是

江東謝枋得在舉中被徵丁内艱辭亡何連詔江浙
行省丞相棠占台江西行省左丞管如德名皆不起
詒六年春正月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復被旨集守
令成將迫蹙上道乃行夏四月至京師不食死春秋
六十有四八月子定之奉柩還廣信明年九月葬其
鄉之玉亭龔原其門人誄而題之曰文節先生謝公
墓先生曾祖彥安祖一鶚考應琇潯州僉判妣桂氏
封碩人先生諱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宋寶祐乙
卯薦于鄉丙辰試中禮部高等比對力詆時宰閫宦
喬不顧前後抑置第二甲第一人初潯州君以事忤

使者董槐被劾以坐先生既第董槐執政竟不堂參
以歸丁巳名試教官調建寧府教授已未趙葵宣撫
江東西辟爲屬尋除禮兵部架閣令募兵援江上出
楮幣十萬貫得信撫義士數千人以應宣撫司罷賈
似道當國會軍興出入籍責任事者公毀家以庚不
足生廢至元初長星竟天踰月我師壓江上宋社日
替江東漕司猶試士徵較藝先生憤賈竊政柄害忠
良誤國毒民發策十問摘其奸極言天心怒地氣變
民心離人才壞國有亡證辭甚剴切大怫賈吉臺評
竟上其謗訕鐫兩秩興國軍安置因謫所山門自命

既經白行
謂道何爲

疊山守令皆及門執弟子禮丁卯以史館名先生曰
似道餌我也不赴閉戶講道問之者翕如若岡岳熊
朝余安裕楊應桂余炎謝禹莫若董皆知名介然自
將足跡不及權門里中人行事或不循於理者輒曰
謝架閣聞乎有持兩爭必來質平遣以理無秋毫假
與人意人亦高其風必自寄乃進非義者未嘗敢至
其前也乙亥遷以史館校勘祕書省著作郎召宰辟
授江東提刑總其兵以守饒信撫與王師戰輒敗不
能軍遂易服負母走閩中隱于卜信守將悉捕公妻
子弟侄送建康獄夫人李氏有容惠有廉帥者欲妻

之一夕自經死。弟某某侄某某及一女二婢皆坐獄
中。惟二子熙之定之移獄廣陵得釋。又有弟禹在九
江。亦以不屈斬于市。先生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
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
年後抗論愉宰老璫廳不售終不取合于時其爲人
蓋如此及程公之薦報書乃曰弓旌招賢輪帛迎士
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及非其人非我皇帝夢卜求
賢之初意也觀其言非徒決于剛憤者少力學六經
百氏悉淹貫爲文章偉麗卓然天成不踐襲陳言宿
說論古今成敗得失上下數千年較然如指掌九善

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敎立民彝爲任貴富賤貧一不動其中其言曰清明正大之心不可以利回英華果銳之氣不可以威奮其自信率此類先生之北也貧苦甚衣結履穿行雪中人有當德之者瞯以兼金重裘不受平日所著易書詩三傳行于世襍著詩文六十四卷翰林學士虞公摯爲之序引深所推激夫人李氏男三義勇早卒熙之歸自廣陵亦卒定之賢而甚文累薦不起孫男二信孫仁孫先生歿之三十有四年門人虞舜臣率其徒築室買田祠公弋陽之東江浙行省

請于朝爲疊山書院又五年予在集賢待制悉易閒應極狀其事致定之之語求銘墓道嘗謂先生天下士源道仰其文章風節蓋四十年而不一議是區區者尚何辭哉銘曰

嗚呼先生生也何時生也後時日薄崦嵫維南有孽黿玉毀折我朝天明乃完其節鷄鳴風雨歲寒松柏伊其板蕩古有盡忠道統既闢人文斯一有美翔鸞載鳴載集曷迪匪庭曷祼匪京萬里水天介石自貞奚卒不施閟于佳城嗚呼先生

卷終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二百十八

碑　神道碑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十八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神道碑

故金尚書左丞耶律公神道碑

元好問

右丞文獻公在大定間所以爲通儒爲良史爲名卿材大夫者其事未遠當代耆舊尚及見之好問嘗從事史館每見薦紳先生談近代賢臣莫不以公爲稱首公自初入館卽被顧問忠言嘉謀不可一二數及薊州召還世宗始有意大用公於是時汨沒文字間者餘二十年其衰且病亦已久矣故財入政府卽乞罷未幾果以不起踰私竊慨歎以爲生材爲難盡其材爲尤難古之人急於拯世至於分陰爲惜歲不我與忽焉有貲志之恨觀姚元崇之薦張柬之與張嘉貞之所以自薦爲可見矣世宗重惜名器百執事之人必擇焉而後用得人之盛近古所未有至于孫儁偉傑之士困于資考限于銓選百未一試兀然而空老者抑多矣以公之材當春秋鼎盛時不能使之極其所至以建久安而隆長治故雖爲章宗所相至論得時行道識者猶以不能亟用爲世宗惜之公諱履

字履祥遼太祖長子東丹王突欲之七世孫東丹生燕京留守政事令婁國婁國生將軍國隱國隱生太師合魯合魯生太師胡篤胡篤生定遠大將軍內刺內刺生銀青榮祿大夫興平軍節度使德元公之考曰聿魯興平之族弟也公早孤養於興平五歲時嘗夏夜露臥見天際浮雲往來忽謂乳母言此殆臥有青天行白雲者耶興平聞之驚且喜曰吾兒文性見於此矣自是日知問學讀書一過目輒不忘及長通六經百家之書尤邃於易太玄至于陰陽方技之說歷象推步之術無不洞究善屬文早爲時輩所推爲人美風儀善談論見者㦎然敬之嘗以鄉賦一試有司見露索失體卽拂衣去蔭補內供奉班祗候國史院書寫素善契丹大小字譯經潤文旨辭達而理得大定初朝廷無事世宗銳意經籍詔以小字譯唐史成則別以女直字傳之以便觀覽公在選中獨主其事書上大蒙賞異擢國史院編修官兼筆硯直長改置經書所徑以女直字譯漢文選貴胄之秀異就學焉一日世宗召問公朕北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忠諫恨不與之同時近世如徵者獨未之見何也公乃感奮爲上言徵輩不難得時太宗不常有耳世宗曰卿

謂我不納諫耶卿識劉用晦張汝霖否二人者昔不
應得三品朕以其屢有忠言故越次用之朕豈不納
諫耶公曰臣自幼未嘗去朝廷彼二人者誠未見其
諫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鉗口習以成風願陛下
懲乂前弊開忠諫之路以通下情則天下幸甚初議
以時務策設女直進士科禮部以所學不同未可槩
稱進士部公定其事乃上議曰進士之科起於隋大
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至高宗時雜以箴銘賦頌
文宗始專用賦且進士之初本專策試今女直諸生
以試策稱進士又何疑焉世宗說事遂施行十五年

授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以大明曆積微浸差乃取
金國受命之始年譔乙未元曆云自丁巳大明曆行
正隆戊寅三月朔日當食而不之食曆家謂必當改
作而朝廷不之郵也及大定癸巳五月朔甲午十一
月朔日食皆先天丁酉九月朔乃反後天臣輒跡其
差忒之由冀得中數以傳永久書成上之世推其精
密十九年遷修撰二十年詔提控衍慶宮畫功臣像
以稽程降應奉踰年復爲修撰轉尚書禮部員外郎
章宗爲金源郡王以公該洽每以經史疑義爲質公
承間請曰殿下注意何經章宗曰吾方授左氏春秋

公曰左氏雖授經聖人率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
子載聖賢純一之道願留意焉章宗善之曰醇儒之
言也二十六年進本部郎中兼同修國史翰林修撰
表進孝經指解言宋仁宗特司馬光以爲古文孝經
先秦所傳正得其本因爲指解上之臣愚竊覩近世
皆以兵刑財賦爲急而光獨以童蒙所訓者進之君
正以孝爲百行之本其至可以通神明動天地爲人
君者誠取其辭旨措之天下四方則元元之民受賜
博矣臣竊慕焉故敢以爲例世宗母睿宗貞懿皇后
睿宗厭世即爲比丘尼當肯朝命當有國師之號及

是世宗議遷祔于景陵朝臣有以孝寧宮碑所載遺
訓當用出家禮葬不可違改爲言者事下禮部講求
往時主上在潛貞懿身奉釋教業已受朝命必當別
葬無可議者尚以人情所難恐傷主人孝心故出明
訓使之遵行出於母慈灼然可見本不知有今日之
事而然今則子爲天子母后稱號不得不尊國師之
命固已革矣向使主上登極之後貞懿萬福尊崇
之數自有典常母后聖性明達必不重違有司之請
以桑門之教以此言之碑文所載不可質於今日明
矣從之世宗嘗問宋名臣孰爲優公以端明殿學士

戲笑亦可已

蘇軾對世宗曰吾聳蘇軾與駙馬都尉王詵交甚款至作歌曲戲及帝女非禮之甚其人何足數耶公曰小說傳聞未必可信就令有之戲笑之間亦何須深責豈得并其人而廢之世徒知軾之詩文爲不可及臣觀其論天下事實經濟之良材古之古人陸贄而下未見其比陛下無信小說傳聞而忽賢臣之言明日錄軾奏議上之詔國子監刊行俄以疾求解世宗憫其勞授蔚州刺史爲郡寬猛適中旬月之間政聲藹然此州貲坻鹽司所在瀕海之民煎鹵而食鹽官時以弓兵捕之亦有平民被羅織者一昭於禁往往

爲之破產官吏疾其然凡以鹽事逮捕者一切勿遣或捕得弓兵則幽之獄中鹽司隨亦取報前後數政不能解一日捕得弓兵公召僚屬諭以和解之意即縱遣之口授文移過爲謙抑鹽官大爲感悅前弊遂革薊人至今德之是年車駕東狩過州斧公疾稍平召爲翰林待制同修國史明年擢禮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進官五階世宗不豫詔公入侍遂預太師淄王定冊之功二十九年春三月章宗即位進禮部尚書兼直學士同修國史特賜孟宗獻榜進士及第初世宗遺詔移梓宮於萬寧宮章宗詔百官議其事皆

謂當以遺詔從事獨公奏曰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其可使萬國之臣朝大行於離宮乎上從之乃遷座於大安殿七月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進官兩階公辭以才薄任重恐貽天下笑章宗曰朕在東宮時藉卿名今觀卿言行無不可者故首命相朕此自朕意非左右爲之先容卿其毋讓公乃拜命自以兼直學士入拜乃舉前代光院故事以錢五十萬送學士院學者榮之明昌元年進尚書右丞夏六月丙午春秋六十一薨于位天子聞而震悼戊申權殯于都城南柳村詔百官會喪中使宣慰其家賜錢二

百萬秋八月辛巳車駕臨奠宰相百官陪賜謚曰文獻賜錢二百萬帛四百匹重幣四十端九月庚午葬於義州弘政縣東南鄉先塋之側其發引也勅百官奔遣使祭于路給鼓旗二十事以導詔同知臨海送軍節度使營護喪事凡飾終之具皆從官給哀榮終始當世莫及積官正議大夫漆水郡開國公始娶蕭氏遼貴族再娶郭氏岫山世胄之孫三娶楊氏名士景之女公以時制人子之養於諸父者不得別贈所生父官故三夫人皆亦不爲請封子男三人曰泰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辨才曰龍廟衛上將軍贈工部尚

書等才曰領中書省楚才女三人嫁士族男孫四人
鈞鉉鏞鑄公資通敏善辭令胸懷倜儻有文武志膽
酧酢事變若迎刃而解與人言必盡誠無隱得人一
善若出諸已至稱道不絕口推賢讓能力爲引薦後
生輩借公餘論多至通顯論事上前是非利病惟理
所在未嘗有所回屈世宗朝御史大夫張景仁領國
史公爲編修受詔修海陵實錄它日世宗問侍臣海
陵弑熙宗血濺於面雲及衣袖景仁何爲隱而不書
或曰景仁事海陵頗被任使故爲諱之世宗作色曰
朕不謂景仁乃有是心公曰臣與景仁嘗有隙必不

妄爲蓋蔽然景仁未嘗有是心也。世宗曰景仁與卿
何隙曰臣以小字爲史掾景仁以漢文爲史官予奪
之際意多不相叶且謂臣藏匿遼史秩滿移文選部
使不得調此私隙也今對上問公言也臣不敢以私
害公。世宗又曰隋煬帝弑逆血濺於屏史亦書之卿
謂景仁無是心何不如隋史書之曰煬帝自諱其惡
故史臣不戢之帝紀。而詳見於它傳此所謂闇而章
者也。海陵以廢昏爲辭。明告天下。居之不疑。此不同
也。且與之弑君而不辭血濺之罪。雖不書可也世宗
怒遂解章宗朝太府少監李特里先爲漢王長史史

卒若其苛暴誣以怨望語連漢王有司論當族公上
封事言陛下飛龍之始。嘗以親親爲先李特里之獄
本出構成。就使實如所論。猶當以漢王之故容之。况
疑似之間乎。書奏即日原之。初典平養公爲子後生
子震典平損館悉推家資予之及震卒妻子貧無以
爲資復收養之族人有負人債而宦遊不返者公代
爲輸息者十年既又無以償遂代償之奉使江左得
金百千萬皆散之親舊旬月而盡薨之日庫錢裁餘
二千而已襯素臞瘠一旦暴得吐疾登至委頓家人
憂思不知所爲冠曰死生如往來人之恒理何憂懼

之有取吾冠服來服之怡然而逝其安常處順又如
此晚稱忌言居士有文數百篇論者獨推其撰著說
益不階師授而獨得之者癸卯秋八月中令君使謂
好問言先公神道碑泰和末先夫人教授禁中章宗
以魏搏霄所撰墓銘爲未盡欲喬轉運宇爲之而不
及也今屬筆於子幸而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好問
再拜曰謹受教乃爲之銘曰
惠星煌煌出東方讓王七世蔚有光高陽苗裔襲衆
芳得易貞幹書潛剛帝莽巍冠講虞唐惠音一鳴鳳
朝陽謂公不逢相明昌謂公爲逢遊所長風后力牧

塋剏行老之著作暨典常與陵用公殆未嘗丘山爲
牛僨且僵顛以猥闒待豫章緊國短修奚我傷維公
之息季獨良不周柱天屹堂堂有來殷士作裸將力
幫一世歸壽康泝游推之公不亡千年萬家置冢旁
竁石有銘示不忘淵兮漆水其未央

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　姚燧

嗚呼有秦君子楊公諱恭懿字元甫其先始鄉耀之
同官中避宋亂徙美原五世祖儀徙今京兆之奭陵
與高祖享再世力田曾祖植祖禮再出仕縣吏孝夫

德擢金興定進士第由傳之北城丞掾陝西行臺推
大理寺丞主京兆長安慶陽安化簿辟令順應之降
德及安化而安化兼錄事州之判官三職具修積官
中大夫其德其烈有先師司徒許文正公墓志言章
宗南郊爲太常臣授幣而立御史將劾不恭其父曰
夫天習於禮者名行秘書盍從而問曰授坐不立御
史懸縮而止太常則孫公通辯實公外王父公以正
大乙酉生于其居京兆之雙桂坊童而讀書記識强
敏日數千言時艱從中大夫逃亂而東不恒其居于
汴于歸德于天平蹠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
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于郊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
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爲養暇則力學綜博於書無
不經目而究心者摳衣之徒戶外滿屨橫經入問爲
析疑義源源其辭若決江河而下之名聲日延海內
縉紳及太中者馳書交譽知之膚者求觀其文移其
肆者以爲鱣堂之席有繼與其極者甫期以宗盟斯
道於將來時已遂易禮春秋思有纂述恥爲章句儒
而止志於用世反覆史學以監觀廢興存亡理亂得
失於千數百年之中曰輔治之具禮樂兵刑禮樂非
王者果爲不可興行於天下兵恃以芟暴亂而安元

元刑取其弼教術本以求皆仁義之資也不淮之有
素或一旦帥三軍爲士師貿貿焉不知其方反受成
教武人俗吏乎事雖未試從可槩見其佐王之畧年
二十四始得朱子集注章句四經太極圖小學近思
錄諸書誦其言而推其意歎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
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入德有其門矣進道有其途
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踵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
以踐其實動靜云爲一乎持敬行之以剛徒居之以
悠久日就月將俟其成功於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
習盡變不事浮末矣歲甲寅司徒恭潛藩教來秦公

往見之際其道德之光闡其仁義之言予傾蓋頃歸心服曰世烏有斯人之倫敬事猶師而司徒爻之亦至分庭而行抗席而坐一遇講貫動窮日力而所造益深平居訥于爲言喪中大夫絶口水漿五日喪葬用牲盡柔門惑世之法爲具不足稱貸益之棺槨皆黃腸衣衾必綈疏衰餐粥悲憂爲疾杖始能興司徒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曠世墜典大夫特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孼修人極聚居六年司徒東歸喪姚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阽三輔士夫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公先是宣撫司行省欲以掌書記

共議事祿之背不可屈至元七年詔司徒由國子祭酒拜中書左丞始與右丞相安童共政日譽公賢丞相以聞十年上遣協律郎申敬來召疾不能行十一年儲皇下教中書汝如漢惠聘四皓者其聘以來故丞相遣郎中張元智書致是命其冬下車京師上遣丞相第今國王和童勞其遠來他日入見上問何鄉先惡爲誰從何師學子今有幾無不周悉其夕嘔血上遣尚醫來候且賜之藥少閒明年月正元日之翼日上御香殿以大師南伐使久不至方念之深欲筮之時以日者待詔公車百十爲葉獨以命公蓍以其

道德素著可交神明者其言頗祕侍講徒單公履請設取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竇文正公與公雜議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想雖有明經止於記誦宋神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復賦詩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爲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勑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薦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事

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上善之丞相每咨世務倚以自眦會其非征公遂請畢男婚而歸十三年詔改曆太史王恂總筭同知郭守敬推測司徒明曆理或言公嘗推曆終一甲子而得日月薄食者七十有奇曰日月之告古無是之多也十六年召公著曆義十七年授時曆成奏曰黃帝迎日推策顓頊載時象天堯之欽若舜在璣衡周太史正歲年以序事皆日官世守其業隨時占考以與天合暴秦焚書廢古僞作置閏歲終西漢因之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立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

天以定分。至賈逵識其守一元不與天消息扛頑謂
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皆確論也臣今治
曆癈曆元日法析舊儀六合三辰四遊而興之省天
經黃道惟用四遊移天常赤道遊於南軸之下以取
候視之無窒倍八尺之表而五之以影符進退其朴
使不失于芒忽日日測考積月爲歲積歲爲世必於
曆法益精益密非但正數十年一改之弊且可上追
黃虞三代之舊矣又曰一月之始日月相合謂之合
朔漢太初曆用平朔法小大相間或有二大以故日
食或不在朔先後一日時亦鮮中宋何承天測四十

年得三大二小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隋劉孝孫劉
焯爲定朔唐傅仁均取以造戊寅曆貞觀竟改從平
朔李淳風造麟德曆得四大三小求避人疑間以平
朔又爲進朔使食避元日一行造大衍曆以爲四大
三小何害今授時曆後是二年當十九年自八月後
四月併大實日月合朔之數皆改從實方奏太史臣
皆列䟽詔獨起司徒及公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
學汝若故終奏皆坐畢其說亦異禮也授集賢館學
士太中大夫兼太史院事明年以從家得請歸又明
年儲皇俾靈臺郎岳鉉召後中書議相承肯李壽儲

皇不可以公爲識治再召又明年詔翊儲皇以爲太
子賓客二十二年召明年以昭文館大學士正議大
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耆艾議事中書召皆
疾辭不行三十一年疾亟親賓問之忽長息曰有是
哉國哀也眷者危之亂以他言徐又曰誠哉後三日
頷言子寅曰敬愼小心以卒寔正月二十有五日也
後嗣位詔下則賓天果以其日人以爲平生與國至
誠所格嗚呼使人哭者有如溫公則公當亦如呂晦
起言天下事矣微士蕭㪺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
夫子之大成其學盛於江左北方之士眷而知者固

有共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於學眞知實踐
生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除私淑諸人繼
前修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維司徒暨公嗚呼
誠知德不易之言哉後十年寅以江南行臺監察御
史疾得告去自金陵過宣以燧少受知公而耳其雅
言來銘墳道然所貴乎君子三焉耳德耳位耳道耳
得於心之謂德用於時之謂位行其學之謂道如㪺
之言同其德矣未及位也以年考之司徒之生前公
十有六年入見前十有四其卒也前十有三而卒官
皆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同其位矣然是位也

皆極人臣之亞爲古八命位實行道之鎡謂不得君
知名而召旣至則溢其玉音以勞疾則尚醫交饌饋
藥太官繼膳疑政賜間入見坐語眷辭則留留而不
可暫聽其去去而思之復召司徒十召公八至其從
貌之亦至矣哉如是而兩公進爲循墻不可謂道之
行亦天也雖然天道遠遥不可以已事而知必來者
婦兒猶農夫焉未有播粒於土而不苗者今也四海
匯獨士子凡簿牘之吏求售於時其誦而習亦先四
書蓋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而衆則爲其道者將多
非兩公肇是太平之基其誰力赦斯古之人所以亟

歎其善作而不必善成者也公以卒年三月從葬中
大夫之塋文有潛丛遺槀高祖妣齊氏曾祖祖妣晉
紀氏妣寇氏孫氏夫人李氏以柔嘉作配君子嫻里
德爲三子寅其胄也宙今令京兆蒲城宏方學女子
子四人適主京兆長安簿席貽士子馮嘉鳳翔提控
按牘王繼述樞密院椽傳昱男孫僖女子子二人長
適呂曾幼姆銘曰
維天生賢匪使自有俾拯烝民爲責已厚公於明命
寔肩寔負乾乾其行艮艮其守師古喪祭如禮不苟
三綱之淪我條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誘學者宗之
西土山斗鳶飛魚躍潛丛自諳令督之延巳徵宸莊
東帛戔戔賁及林壑丹扆曰來何慕汝史大師之南
仔斷巳久其宜進退汝者以叩又曰多士文字儷偶
求得碩才奚策以取又曰歷義羣喙紛紜汝折衷之
其從誰某凡是大政無不可否公拜稽首灑滌悉剖
丹扆曰噫惟茲儲后端本爲邦汝賓以及儲后曰今
識治貴者惟汝爲可肱股元首公益抗章臣忝甚朽
養安蹤紀僅止中爲歸從先藏奉政之阜止阡有碑
無我樵櫃垂詩千齡以告爾後

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　姚燧

燧持憲節使江之東三年當大德癸卯光祿大夫上
柱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公之三子山東宣慰使渾
都與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副使拜都及行河南省
參知政事也先帖木而譜其系狀其事以請曰先公
三葉墳芬矣其忠以事國孝以繩家光大而彌偉者
不及今爲鏤之金石將日遠日忘奚以昭遺胄於無
窮敢屬筆子燧以與憲副聯事此道義不可辭乃序
之曰公忙兀氏諱博羅驩畏荅而公之曾孫醮木曷
公之孫瑣魯火都公之子始畏荅而與兄畏翼俱事
太祖時太嚀盛彊畏翼謀往歸之畏荅而若止曰帝

何負汝而爲是竟去追之不復雪泣而歸請獨宜力
帝武之曰汝兄與衆皆往獨留何爲無以自明乃折
矢誓曰所不終事帝者有如此矢帝感其誠易名肖
壓約爲按答盖明炳幾先與叉同死生之稱帝後與
王罕陳於哈刺真彼衆我寡救兀魯一軍先發其將
朮徹帶玩鞭馬鬣不應肖壓請曰戰猶鑿也匪斧不
入我先爲鑿諸軍斧禳頷帝說曰臣爲一不還三黃
頭兒將輅聖慮者展入疾戰大敗其軍哺猶逐非敕
使止之乃旋師免胄爲毀腦中流矢帝傷之曰朕戒
卿早休兵竟刎而歸親爲傅藥徤與同帳踰月而卒

帝曰襄只里吉爲敵將實與肖壓其以只里吉民百
戶爲肖壓子世世歲賜勿絕其族散亡者收完之即
封非方萬家太宗以其子怯哥爲郡王又俾貴臣忽
都忽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臣割泰安州民萬家
封郡王歸奏帝問怯兀之民何如是少對曰臣今差
次惟視太祖之舊舊多亦多舊少亦少帝曰不然舊
民少而戰績則多其增爲二萬戶與十功臣同爲諸
侯者民與其編兀魯爭之怯兀舊兵不及臣半今封
頗多於臣帝曰汝忘而先玩鞭馬鬣事邪後諸侯王
與十功臣既有土地人民凡事于其城者各遣斷事

官自司聽直于朝公年十六爲斷事官世祖正宗擬
以從攻叛王阿里不哥功賜其軍驃馬四百匹金銀
幣帛稱是尋詔入宿衛曉近臣曰是勛閥諸孫從其
出入禁闥無輒詰何李璮反詔將怯兀一軍圍濟南
鈔益都萊州賊平決獄燕南人稱明允賜衣一襲雲
南王扁哥赤爲其省臣寶合丁輩毒殺事聞救中書
擇可治其獄者凡四奏之皆不當旨丞相先眞與衆公
且言敗事臣請從坐帝曰之人則可公辭臣不愛死
弟年少且不知書帝曰朕方恃卿求皇子次尚書別
帖兀而知書惟可使之簿責其事是否一委自卿明

日愼無歸咎輸行也且昔卿不善飲彼地多瘴安少
飲敵之未至四五驛所寶合丁遣人賫金六篋來逆
公曰雲南去朝廷遼邈省臣擅兵不安其心將思而
變乃好爲語遣之既至盡以金歸省而竟其獄得置
毒情殺之而還奏可顧先眞曰卿舉得人賜兼金爲
兩五十武備寺奏令入筋角惟怯兀以時夥於常歲
帝曰其報賜之自今凡怯兀事無大細如札剌而事
統安童者悉統于博羅驩八年授昭勇大將軍右衛
親軍都指揮使虎符大都則專右衛上都則三衛兼
總十一年授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右丞大師南伐分

假托勤王之師真奇根也

軍爲兩制曰其右受伯顏阿朮節度左悉委卿指一
犯法臣曰如別急烈迷失朕不責也俄受兼淮東都
元帥軍于下邳公策諸將曰清河居宋北鄙城小而
固與泗州昭信淮安寔相犄角當水陸衝未易卒拔
可拔大兵爲疑海州東海石秋遠此數百里其守必
懈吾將輕兵倍程而東其守臣可襲虜也師至海州
丁安撫果下石秋東海隨下清河史安撫眷之亦下
不一月而下四城宋主既降而淮東諸州猶城守故
太傅伯顏入覲還密詔公進兵拔淮安南堡戰白馬
湖又戰寶應弃高郵不攻由西小河達漕河據灣頭

堡斷通泰援竟拔揚州斬其制帥李庭芝淮東諸州
悉下賜西域藥及葡萄酒介冑弓矢鞍勒會分江南
之州隸諸侯王及十功臣又益封公桂陽州十四年
進平叛王只里斡帶於應昌賜玉鞶帶幣帛與博羅
驩同署樞密院事未久授北京右丞旣至召還會南
土多反者詔募民能從大軍進討者俾自爲軍其百
夫千夫惟聽其萬夫長節度不役他軍制命符節一
與正同已行矣公以不能自陳令董司徒文忠入言
今者日所出入勝兵何啻百萬何假此曹亡賴僥倖
之徒以壯軍威臣恐一蹊南土肆爲貪虐斬伐平民

委其婦女褫其貨財民畏且仇反將滋衆非便召與
疾入帝視其色瘁然賜坐與語重陳董奏可之適常
德入覲唐兀帶一軍戕暴其境如公所策勅斬以徇
諸是軍皆罷之十六年哈剌斯博羅斯幹羅罕薛連
干皆彊宗也勢不相一求遣大臣來莅詔令公往凡
居是二年十八年以右丞行省甘肅時大軍駐西北
仰哺省者十數萬人自陝西隴右河湟皆不可舟惟
車輦而畜負之塗費之餘十石不能致一米石至百
緡公經畫得方供億不乏賊不敢窺邊者二年二十
有一年授龍虎衛上將軍御史大夫江南諸道行御

史臺事黃華反徵內地戍兵進討未能平賊多奴良
民以歸公令監察御史提刑按察司隨在糾覈皆土
還之以疾歸會諸侯王乃顏反帝欲自將征之公曰
始太祖分封東諸侯王及侯其地與戶臣始知之以
二十率之彼得其九忙兀魯札剌而弘吉烈亦其
烈斯五諸侯得其十一彼力滋多吾亦滋多吾有裁
耗彼亦衰耗然要其歸五侯之力終多彼二惟責徵
兵五侯自足當之何煩乘輿臣昔疾今愈請事東征
制可賜介冑弓矢鞍勒命公董是五諸侯兵以行與
乃顏接戰屢摧其鋒再與其黨一王塔不帶戰涇雨

不止軍以乏食求郄公曰兩陣之間勿作事先已而彼軍先動公悉衆乘之逐北二日身中三矢禽塔不帶斬忽倫帶後與月律魯大師合力始誅之賜銀爲兩四百五十幣帛九不再月其黨一王哈丹復叛公再請徃詔與諸侯王乃馬帶討之公扭於屢勝一日不虞賊游兵卒至止從三騎返走有谿絕前廣二丈深加廣半追兵且及獨公策馬能越三人後者皆見殺人以爲天相忠義後逐非極于東海之壖哈丹自引去獲其二妃斬其子老成于陣凡戰四年所俘金銀悉散將士以故人致死力賊平勑一妃賜乃馬帶

一妃賜公陳金銀器延春閣召東征諸侯王及公至將分賜之問公汝家是器幾何盤帶有無公曰以陛下威德奉身之物亦畢備矣帝曰朕出此物本酧卿曹之勞在人則伐其能以幸多取朕問猶曰既有可謂謙挹不眩于貨者豈令其徒手歸姑賜是器五百兩廿八年改河南宣慰司爲行中書省求可首是省平章者凡三奏皆不允末乃及公則可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淮鹽爲引歲六十五萬前政多逋至公如額而集賜異幣一開封監縣鋏兀而告廉訪使胡其不戢其民昏集嚁散縣簿陳勛置巡屋器械於村文

周劉光店爲墻四其門扃鐍司夜出入詔公按之皆誣杖而徙戍南邊後詔天下括馬不當及公等之家公曰吾家有馬羣連郊垌不思佐國無以爲方三千里官民之倡其入驛馬十有八匹河水遷流亡常民訟退灘連歲不絕或以其地投獻諸侯王求爲佃民自薮公奏正之仍著爲令治後氾濫堤埽横潰歸德睢州汴梁水及城下漭爲巨浸分親行視督有司捍完之皇上元貞三年遷公平章陝西未行而改復爲河南入覲奏忭兀一軍戍非歲久衣卒故弊請以臣泰安州五兵歲入絲一斤積四千斤盡輸內帑易爲

匹帛分賚諸軍上以爲益勑遍車送達軍中賜銀爲兩百五十幣帛三陛辭之日上諭之曰卿今白髮世祖德言實足聽聞事更加慎中書平章剌真宣政院使大食蠻合奏姑者伐宋世祖分軍爲兩右則屬之伯顔阿朮左屬之博羅驩今伯顏阿朮皆有田民而博羅驩獨無可後上曰何久不言豈彼耻自白耶其於淮東所嘗戰地高郵巳籍之民賜五百戶以上中下率之上一而中下各二及圖背銀倚比再至汴除年凡流外官久滯不鈐旅食道宮者銓序皆出之大德之元叛王薬才忽而兀魯不花來歸公遣使馹孶

始是諸王叛山其父是輩小弱若無與知今焉來歸
空弃前惡以勸來至上曰是奏深契朕衷改平章湖
廣賜金鞍勒至汝寧合福建省于江浙授公光祿大
夫上柱國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賜白玉腰
帶夏旱隨禱而雨杭之豪民十家入賂於官大爲釀
務高其估而専其利酒日酤惡公變其法張省四憑
其富蓄凌轢府縣肆爲姦利自刻木牌與交鈔徐行
民間實侵貨幣與國爭利又盜隄海之石墻其私居
公欲斬之而中書刑曹當以杖然亦由是大姓始重
足立矣以大德庚子五月二十有二日薨于臨安寓

舍年六十有五以其年七月八日葬于檀州西北太
行山不封最其平生典兵則右衛都指揮使都元帥
樞密院風紀則御史大夫宰相則三爲右丞四爲平
章與夫四十七年馬足所及西南雲南西北金山東
北海隅東高句驪東南吳閩出討叛臣四征叛王其
間事乎而疾鬪變請行惟以有國難處爲憂視轉鬪
乎萬里之遠歷歲之久若堂奧之朝夕焉雖風雪皸
瘃其膚鋒矢交集其躬飲食飢渴不時其口體皆不
避恤必致寇首戲下歸報終事而止眞凜凜有曾考
風上尤眷重之若世祖身御橐鞬弓矢皆百世傳寶

紋得有色

不以賜臣下者惟以賜公海東青鴉鶻先朝多或十
賜惟至白鶻葯瓜玉如聖語曉曰是禽惟朕及鷹師
所構以卿世臣諸孫宣力之多月桑榆矣無以娛心
河南治地平衍而遠且多陂澤鵝鶴所集時出縱之
使民得見卿代春秋蒐田之盛不敢萌厤邪心皆殊
錫也夫人某氏男四人宣慰憲副參政季博羅公於
庭臣居家最名有法夜分不寐諸子列侍其前聽談
祖宗故實毋敢或歸私室宴奉樽俎迭歌舞以娛賓
亦無有酒失者女六人長適國戚卜伯次適薛徹干
平章子僉書樞密院事完者次適國王弟孛蘭肹次

適月赤察而太師弟怯烈出次適山東宣慰使必寀
牙勿在實銘曰

銘語嚴有体

皇矣太祖肇造方夏右之左之惟十臣者公之曾考
展一其中矢矢瀝告帝視爻同敵陳來加挺戈而出
大崩其軍免冑而入五兵之長無矢不仁由賊叩綸
懋功是刱帝惻其心百倖償劝顧成嘉止既王其子
造分茅土帝自等差國以泰安二萬其家公祖王孛
勤勤克類再傳而公世祖之事勳閥遺苗帝植以培
而獨于公嘗舉其材聽於禁闥無止入出翼翼其心
彌謹自律隨遇而安利患靡干承命即徃奚遠奚難

東北海隅西南六詔既闢炎陬金山遐徼開有數處
必請赴趨大獄叛藩無一漏誅人臣憲憲曰省臺院
平章大夫宥密鈞璣先聖今聖賚予優優良駟天閑
豪隼御轡橐鞬介胄鞍帶衣裘黃白之金委家如丘
皇矣太祖于疆于理惟公曾考實成其始遺厥大猷
昇之神孫神孫世祖闢乾翕坤考其皇輿南北循判
就是浙右嬴鬼歆祼大興師征戡叢有城罔不節並
竭歷義聲傳其國都屠王銜璧藏爾淮東諸州循壁
詔公進攻盪殲渠凶九域攸同公爲成終將天之意
悠悠或在成始之孫室際斯會益封桂陽江嶺外內

于乃先烈先光以大嘗聳古先誓侯功臣泰山如礪
國以永存嗟公王孫國泰山下權輿礪如其自今也

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虞　集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爲洛陽大族大父和仕金
爲河南安撫使既歸國朝父安爲河南三路提學公
嘗從紫陽楊奐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裕宗潛邸郝
文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留之眞揚間宋亡天子嘉
郝公之節擇士得公迓之還京師久之除承直郎建
康路總管府判官公季父長卿倜儻有大節世祖皇
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即位召在宿衛與故御
史中丞劉公宣爲友以氣岸相高嘗宰阿合馬秉政
聚歛罔上怙權寵常伺察言己者中以危禍廷中相
語以目毋敢論列長卿乃上書世祖曰阿合馬擅生
殺人莫敢言爲國家蓄積怨毒已甚其鉗制左右使
不得徹上聽情叵測似秦趙高私家之富過于公家
覬覦資藉情露似漢董卓春秋無將請及時論法按
誅之上以其書下中書阿合馬因善伺人主意力足
使侍中貴人捄解事得寢它日以爲宜德鐵冶弗治
須藉能者奏用長卿爲同知即以所闕課額數萬緡
爲長卿辠下吏即獄中用濕昏掩口鼻斃之盡没入

其洛陽官產人莫不冤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爲長
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于仕阿合馬死朝廷更新政
事姚文公燧手爲書爲執政言秦仲以諸父之仇當
闕耻之間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而貧不能起此區
區所係室不待于有言者公得所爲書藏之不以發
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玄作長卿傳而論曰
或曰使長卿如山甫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求爲無
負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怨乎曰自古
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以爲悔又慕
效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乎是以知其無

君子兩悔其死無生色矣

怨也可謂得泰氏父子之心矣至元二十五年用事
者急聚歛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貨器物羸餘苛酷
吏請盡辟知名清彊吏以任事公雖閒居猶被迫遣
治徽廣惠之會當是時公府之出納無容復有餘羨
此直以無義而取之耳而操竊郡縣危甚公曰吾意
誠知其不可然吾受舉去國不辭吾去而他使至則
其害將不可言爲物色其稍可追理者以應之視他
處固不能十一二也更以數少責增之亦不爲變後
五年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西外遷舉
公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山賦詩爲樂

自號歌竹山人卒于官三十年三月也年五十有一
初殯建康城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某原永康胡長
孺志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子男四從龍中憲
大夫同僉大禧宗禋院事從德奉訓大夫中書省左
司郎中從其從禮女子六壻馬成段時中邢師雍其
三人夭孫男某某惟泰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國家
修經世大典訪問遺軼而從龍嘗夢其先人問從王
父事已報史官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以上
送官昭州以子貴贈某官夫人封某郡君以法得立
碑神道故來請銘銘曰

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奮義蹈禍忘身公以從子
泣血慎惡苴曰避仇實擁蠡賊陰消陽明君子于征
名公具言猶保蚼貞愛民之仁拯物之智天不與年
百未一試信道不回古人所難父子相望夙節肩完
乃踐後人並立朝著爲國材賢祠有令與維洛泱泱
澗草柏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宫

御史中丞楊公神道碑　　虞　集

泰定改元詔書以御史中丞朶而只爲鐵木迭兒所
搆害命昭雪之三年某月日特贈思順佐理功臣金
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謚曰襄愍明年某

月御史臺奏用其子武備庫提點不華僉河東山西
道肅政廉訪司事不華既拜命乃泣而言曰惟先臣
之死于是七年矣陛下幸昭雪而贈卹之固已釋冤
憤感恩惠于地下臣雖萬死無以報稱願于法得
立碑神道願載其事于貞石以昭陛下之明聖敢昧
死請明日臺臣以聞制曰可且命臣曰汝集其具書
以文臣再拜稽首而言曰朶而只事具見明詔天下
咸共聞知臣敢具終始可徵者武宗皇帝方賓天皇
太后在興聖宫以鐵木迭兒爲丞相踰月仁宗皇帝
即位遂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興聖左右至

爲折辱宰輔撓制中書觚以再相既而居位怙勢貪虐兒職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爲于是蕭拜住自御史中丞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而朵而只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以糾正其辠爲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大奴脇留守出之及强以它姦利事不能得丞相坐都堂盛怒以它事召留守將辠之留守呂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收以它實亡罪丞相語詘得解去而中丞已廉得鐵木迭兒所受張弼賕鉅萬爲大奴猶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而御史亦鞫眞又發其私罪二十

餘事天子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兒匿興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天子爲不御酒飲者數日以待獄竟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鐵木迭兒終不得中丞持之急興聖左右以中旨召中丞至宮門責以違旨意者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人臣非敢違太后旨天子仁孝恐誠出太后意不恐重傷咈之徒罷其相而中丞亦遷集賢天子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職事臣不敢與聞所念者鐵木迭兒雖去君側反得爲東宮師傅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姦則禍有不可勝言者其後仁宗皇帝弃羣臣英宗皇帝猶在東宮鐵木

所亦爲元人所笑

迭兒復爲丞相乃宣太后旨召蕭拜住朵而只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哈襍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對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又引同時爲御史證成其獄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顧爲是犬彘事耶坐者既慙俯首即起入奏未幾遣稱旨執而戮諸國門之外俱見殺是時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及天子即位詔書遂以誣罔大臣爲之罪名焉其勢既成睚眦之怨無不報太后爲之驚悔而天子久亦覺其所搆毀皆先帝舊臣滋不悅

未及有所論治而鐵木迭兒病死會有天災直言會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回回皆曰漢殺一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死不以罪豈直一孝婦乎是時鐵木迭兒諸子列在禁近威燄猶熾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拜平章政事始入堂署事即告丞相拜住曰賞罰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爲治若蕭楊等冤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避之鐵木迭兒之子相繼以贓敗遂籍其家然昭雪之事終至治之歲不遑暇及今上皇帝入繼大統詔書首以爲言襃贈哀榮相踵而至幽明兩致其感動焉于乎粵若我仁宗之

仁孝文物大備英宗果銳法度修飭自古帝王之有
德有爲者未能與並倫而一鐵木迭兒常因國有大
故秉開用事以傷平明之治天人共憤久矣然卒保
其首領以歿而忠臣直士爲所誣搆者乃有待于久
而後明焉此其人深枝奇數亦非常之材也乎方其
盛時宦寺固結于內附智爲用于外幾莫如之何者
其計可各得矣而能嬰其鋒者一二正人而已卒皆
蹈死而不恤天下後世聞其風者固欲考見其人之
行事以表忠直之終不可泯者焉然則若朶而只者
臣敢不敘次以塞明詔之萬一謹按公名朶而只姓

楊氏世家河西寧夏祖失剌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
金紫光祿大夫柱國追封夏國公謚忠定父失剌唐
兀臺贈推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追封夏國公謚康靖公少孤與其兄始齔亂知自値
立語言儀觀已如成人兄弟相勵以勳業當時固以
大器期之事仁宗于藩邸甚見倚重大德丁未從在
懷孟聞朝廷有變將北還命公與李孟先之京與右
丞相荅剌罕定議迎武宗于北藩仁宗還京師機察
禁衛密致警戒仁宗感焉至親解所服帶以賜既佐
定內難仁宗居東宮論功以公爲大中大夫家令丞

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官事亦決于宿次衆敬憚
之會兄卒涕泣不勝哀仁宗憐之存問優渥待寡嫂
有禮待兄子不異已子家人化之循循然毋敢失辭
氣進正奉大夫延慶使武宗聞其賢召見之仁宗曰
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上傾視之曰然然終
不及用也仁宗始統大政統誤國者將盡按而誅之
公曰爲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上感其言特誅其尤
無良者民大悅服上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才
孟以公爲第一上是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
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廿五又鑄銅爲至大錢至

是議罷之公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人爲廢置銀
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
弃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而時論
是之遷宣徽副使御史請遷公臺司之以宣徽膳用
不會屬公領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上怒其
非所當言將誅之張公珪爲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
公言于上曰誅告者失刑遽誅諫者先誅世無爭臣久
矣張珪真中丞也上喜竟用張公言不拜侍御史上
宴閒時羣臣坐侍者或言笑過則上見公正色爲之
改容有犯法雖貴幸無所貸而遊言與矣賴上知公

非可錄

深諳不得行未盡入閲月拜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中
書平章政事張閭以妻病謁告歸江南據河渡地奪
民力公以失大臣體劾之張閭罷江東二泰使幹來
不稱職權臣匿其姦蔑不問公劾而杖之幹來愧死
御史納璘言事忤旨上怒叵測公救之一日至八九
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名上曰然
則其左遷爲昌平令昌平京邑地近而境臨民勞而
事煩凡期會供億令稍非才恒不免捶楚以是若之
公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然以言事得左
遷恐後之來者懲創無肯爲陛下言者不得請數日

行實彙編　卷三百六　三　選集

上讀貞觀政要公侍側上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
朕安得用之公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焉
用之上笑曰卿意在納璘耶赦出之成爾直名有上
書論朝政闕失而觸宰相宰相怒取旨因之司寇將
殺之公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
于天下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上悟釋之于是特加
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以獎之且以進耳目之寄
時位一品者多乘間取旨遂王爵贈先世或謂公盍
倚方重苟言之可得也公曰家世寒賤幸際遇至此
已愳弗稱况敢求多乎且我爲之何以諷勵僥倖者

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爲中丞遷集賢大學士而攷時
年四十二娶李氏同知諸路人匠總管府事某之女
有婦道先公卒追封夏國夫人子一人不華也後夫
人劉氏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某之女公死時權臣
將奪以畀人夫人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封夏國夫
人子一人文殊奴亦克稱其家者公魁偉人也寡言
笑無鷹犬聲色之好獎善如不及嫉惡如仇讐用人
必當其才能故一時風紀號爲得士論政事必合于
義理正言無所徊避臨患顏色不變凜凜乎古大臣
之風焉其墓在宛平縣某鄉某原凡公之行尚多可

奇賓彙編　卷三百八　畫　選集

述者不悉具特書其關于國事者如此故繫之以銘
詩曰
河原西勝厥風勁强豪杰時興爲國駿良駿良伊何
忠亮正直柔不爲隨剛不爲絀昔在仁宗治功交成
文和武寧詠歌太平躬爲孝恭以事神母教言時來
有順無否或闖其幾不驩以呻投戲膠鞠竊秉大均
天子曰嘻誠有虓闞彼爲无忌我則有制維時襄愍
執法在中侃侃犯危以折其衝太母尚慈天子尚孝
押不防兇稍我天討國有大故結憂慈闈彼獨何心
假時逞威朝衣戴市家憤巷哭日暮風起百身莫贖

此公大有功于宋而以道拘之上奈以述其古可恨

人亦有言害生于恩忍為凶殘皇鄗有君君子可殺名不可滅天定人復幽枉卒雪明明天子別于奸忠敷言萬方大道為公公至榮褒豈止哀死勸忠方來穆施孫子春秋之義誅意慎微谘爾來者尚徵臣詩

翰林侍讀學士郝公神道碑

盧摯

公諱經字伯常郝氏自潞徙澤之陵川始公八世祖祚曾祖昇祖天挺父思溫既歿其徒相與號靜直處士有三男子公其長子也八世祖而下皆同居儒業不仕以淑其里埸休滴慶乃發于公壬辰之變靜直

君流寓燕趙間公年十餘歲沈塞靜重狀貌褒奇精敏有志趣盡力之職及其為學晝或忘餔通宵詰旦衣服危坐諷誦不輟劬勩如此凡五六年制刪揣摩篠砢而直廉栾而輝涵積揉聚日就月异擷芳雋腴充而足之泝源洙泗以肩周程當夙斯文陶冶當世慨然以為巳任山峙川駛天遊神遇屹乎莫移浩乎莫禦變化不可測矣既冠順天道左副元帥賈元輔一見待以國士萬戶張蔡公柔館公帥府張賈子弟皆從質學海內名諸侯聲伯常之風者莫不飭使介走書幣庶幾屈為賓爻公一謝絕世祖在潛邸羅致

興儁把其聲遺使者一再起公既奉清問上稽唐虞下迨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緩頰以談粲若所陳也帝喜踰所聳凝聽忘倦且俾書所欲言者條數十餘事皆援據古義剴切時病及踐祚更化用公之言居多歲巳未憲宗自將伐宋建鄂上流世祖總東師踐荊鄂公建議大槩以謂彼無舋可乘未見其利唯修德以應天心發政以慰人望簡賢以尊將相惇族以壯基圖撫殊俗制列鎮以防窺竊結盟保境興文治飭武事育英材恤罷氓以培植元氣藏器于身俟時

而動則宋可圖矣帝偉公所論以為江淮荊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然勢不中止遂絕江圍鄂守將賈似道賦遽請和屬憲宗昇遐王師言還明年世祖即皇帝位詔公以翰林侍讀學士使宋號使曰國信錫金扁符公方踰淮邊將李璮輒潛師侵宋兩淮制置使李庭芝寓書于公譏以款兵館留真州籍為口實公答書弭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衷日喻邊將戢戍守閉以契和議衆所聳知今啓釁自璮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與使人事也公復上書宋主移文其執政論辨古今南北戰和利害甚悉皆不報頓窮極變詐以撼公之志知其終不可怵于恑敷也捷

編舘所塹垣桁棘驛吏訶闕夜士鳴柝防閑拄抑獄
犴之嚴不啻如此介佐而下久于囚羈咸嗟尤怨亡
復生意公語之曰鄉顧望不前將命之責一入宋境
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者豈能不
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我等不幸須忍死以
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服其言亦皆自
振勵至元十一年右丞相伯顏奉辭南伐江漢名城
望風鄉附世祖命禮部尚書詰宋執行人之故遂以
禮歸公聞嬰疾在塗璽問絡繹既至錫燕路朝以張
異眷隱其瘁于歷事也詔治疾於家病遂殆不起以

聞天子悼焉官其子采麟奉訓大夫起家知林州初
公之使宋也內則時相王文統忌公重望排罷異國
險屬邊將逆詔侵宋沮撓使事欲以欽兵假手害公
外則宋權臣似道竊郤敵爲功取宰相畏公露其所
盟幸免之跡遂主議羈留舉國皆知其非似道不恤
也公拘眞館十有六年去國未幾而文統伏誅甫歸
國宋探誤國之罪似道殛宋隨以滅然則懷奸怙寵
傾陷良善雖暫若得計機發禍敗曾不旋踵抑宋有
亡徵公與既會其患難不渝始終名節僅一時而享
百世者初非不幸也公歸以十二年四月辛以是年

七月乙酉春秋五十有三是月丁酉權厝保定府西
靜直君墓次公幼至孝撫諸弟極厚待宗族疏近如
一篤交樂施德于己者雖細惠必報然倅特方嚴風
岸峭立衆不可攀薰良猶紆題帖無貸故用世之志
適際可爲已隳奇挍既處幽所月以立言載道爲務
撰續後漢書絀不僭權選統章武以正蜀史之失著
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刪
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各數十卷公于辭以理爲主
雄渾有氣文集若干卷傳于世嗚呼功于斯術者不
既多乎捐累適已又何其勤也公娶張氏淑明祇修

婉德君子後公卒子男三人二早卒一采麟也以文
學行治擢眞侍從今爲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女子
二人皆已嫁孫二人皆幼其孤采麟謀從公之厝兆
孟州河陽縣某鄉某里卜協則次公生平事來訓摯
曰先子葬有日墓隧之碑宜得銘得銘非信後詒遠
者銘猶無刻也夫子宜銘摯惟侍讀公以宗儒文雄
有勞烈于國叙德暴庸莫詳史氏其堅毅忠壯抱負
不可揜者名聲昭徹雖走卒牧豎深閨婦人皆能道
公姓字與沒世無聞者異信後詒遠何待墓刻然固
不可無銘也銘曰

鍾氣之奇惟志是持緒道之微而才可為振國鄉曾駸乘濂伊猷德游秕栽驅載馳孰濬其穪孰植其滋孰芬其蔽孰煦孰吹有實其居賓吾能戲聖潸于游髦選無遺裾曳冠巍憲言祁祁躍淵天飛鱗公雲逵乃睠南顧乃休王師乃命王碩柔遠淮夷夷速其頒公凜乎危削檗操觚榮觀幽鸝剛述纑分名義昭乖薄言還歸答壯今者胡不康寧胡不期順胡不三事胡不耆壽濇廟宗彝不既施施與論嗟嘻烝烝嗣慶闞承孝思刻文墓碑以顯詩之

高安長公主神道碑　　蘇頲

維開元一年龍集攝提格夏五月哉生明高安長公主薨於長安永平里第享年六十有六嗚呼哀哉景申上發哀于暉政門設次舉聲輟朝加等遣大鴻臚彭城侯劉知柔持節賫書赴中京兆尹攝大鴻臚鄧國公張暐司農少卿李彦有司帥屬護喪文武五品已上會哭書不云敬族至于九以昭于百姓禮不云叙親居其一以統於萬人此所以追有虞而化天下感配陳而慟宸極復以為素所詠行形管區風司常罕留執史多案乃制銀青光祿大夫行紫微侍郎兼

知制誥上柱國許國公蘇頲為銘刻石臣頲不敏颬言拜命云長公主諱某字某隴西狄道人高祖神堯皇帝之曾孫太宗文武聖皇帝之孫高宗天皇大帝之第二女中宗孝和皇帝之姊也太上皇之妹開元神武皇帝之姑也籍軒后修德高陽任而彛之虞媯遡德伯陽冲而用之故先王會昌而王者興前聖受命而聖人作自昭假三代刑清百年揚耿光於祖宗紹期運於神武上以此崇於黄軒至其道次以宗極於玄老施其教慶漸綿綿恩周行葦重熙而累盛皇哉而唐哉公主承娣月之華分女星之耀閑和美度

婉娩令惠有術其禮無擇於言鑒圖取則脊詩服義
故可以賦絲纚而開湯沐者也於是曳紅綬賜青圭
香滿玉爐絲搖金縷允所謂帝乙歸妹以祉元吉魯
侯主婚是稱同姓始封宣城公主下嫁乎王氏駙馬
都尉故潁州刺史贈右監門將軍太原王府君諱勗
字遂古右監門將軍平舒公之孫歙州司馬之子自
周儲洛濱之契泰將頻陽之業門昌帝緒家累天姻
徵平叔之才貌得孟孫之閥閱亦既覯止展也令儀
成其肅雍率由俊彩至盥漱櫛縱笄總衣紳箴管刀
礪線纊鞶褩若此者敬而持之動必於是則其餘可

重也天授中聖后從權革命駙馬非罪嬰酷公主復
歸于後庭凡九十甲子口不入辛味耳不聆曼音體
逾尚柔言靡敵怨逝觀心之智誓摩頂之神豈寂以
幽通將虛而信受有菩薩現前者數四居毎奇之中
宗禹物不改漢儀初復乃命宗正卿李珍冊拜宣城
長公主食實封一千戶并置府僚比侯王之封齊令
丞之族太皇御極又增五百戶改封于高安且重承
康之冊允符長廣之拜今上揆圖又通前加至二千
戶尚于德先於親也公主頃歲奉嘗覯高宗畫像踊
光霧在天而見似月翟感咽于地遂成心疾至使名

鑒華止御藥相望孝焉而終仁則何輔嗚呼哀哉富
貴乃驕奢之資不期而至吉凶乃盛衰之象不召而
成況泰志約客生動寵怙權邪醜正能知得而不知
喪知存而不知亡嘗歷覩之熟矣由是黃金象牙明
珠翠羽之飾積於外雕文刻鏤衣純履絲之巧充於
內然後堅車良馬漿酒藿肉吹笙竽學歌舞於其間
者殊不知以相強而結禍因自恣而招危魯元所以
好過度竇太所以縱踰禮鄂邑所以懟抵皋湖陽所
以匿犯法館陶所以求不獲昭平所以免河上埒開
邦阜亂子執閻田在漢京權臣所奪吁可長歎息者

矣我長公主則不然避榮守靜退藏於密端操正色
進寡其亂爲皇女焉爲皇妹焉爲皇姑焉非不貴也
能戒盈忌滿智崇禮卑儉惠之恭讓惠之益主無佞
遂不專也勤無告勞不匱也室於秋犢以助宗人率
彼春蠶以從王后則未嘗忽諸猶深悟色空大依禪
惠覯我生之進退究人事之終始蓋泡夢之爲喻也
乃散以檀那斎於淥着景雲歲請罷賦邑獨屬官遂
沉冥從省曠書上而制焉之嗚呼身役意餘道之微
者古有女儀嬪則焉或孟母之勸學敬姜之知禮仲
妻之辟相惠婦之光夫然出於素族書之徙史未有

居高益下託體至尊如長主之儔矣故能九師讓能三子聳敎自我之出與詩偕行知微知彰不謟不黷長曰暐銀青光祿大夫太僕少卿仲曰暉朝請大夫衛尉少卿季曰暕尚舍奉御並欲報罔極栾貌棘心哀以送之𨑳從筵吉卑其年八月朔十七日葬于咸陽之北原禮也落湖過半秋陽浸微清笳凝兮朔風斷。丹旐列兮秋雲飛望槐里而西馳去荻園而北顧。視牽牛兮像設過飲龍兮徑度闔閣窱遠嬴女之樓臺。松柏陰㴇近漢皇之陵墓。其詞曰

赫赫上帝臨于巨唐下年萬倍誕睿與王何彼穠矣

休其有元亦既從夫車服不繫亦云主婦蘋蘩以祭在貴能約終温且惠樂只君子曽不永年未亡之人歸於九天心以理遣身以義全光于累聖受于明命伯娣延暉皇姑襲慶監以損益辭其滿盛我有空言宗于釋門不生不滅玆道存存究之降靈西反其處詠清淺兮天之際憶瀟湘兮日已逝登寒山兮見超忽生秋艸兮坐蕪没金爲字兮琬爲碑永貞芳兮實在玆

鄭國夫人神道碑

張說

鄭國夫人者弘農楊氏之女也開元神武皇帝惠妃之母也曽祖諱諶以禮樂習文爲越州司馬祖衍以折衝學武爲遊擊將軍父宏以門才入仕爲雍縣丞而早卒初則天之代夫人言歸武氏曰恒安郡王生惠妃及家令忠僕大子僕信開元十年三月終于通化里其四月卜宅于少陵原哀子衛尉號旻仰訴慇報德之不待託思齊以永慕皇帝捨變敬之內憂悵鶴池之外慘揚淑聲而金石刻揭高行而天地感因史司文命爲鄭志若清明下濟岳瀆上升祥惠德門慶育邦媛神授孝思之性天啓聰達之心加以潤澤詩書游玩圖傳伯宗好直預誡將亡。垂耳爵遊先稱

必斷豈知漢廷章奏假借仲長之才閨官禮儀資熟宣父之學昌言嘉論有如此者蛛首螓領修眉横波既工嚬歎易爲容止肅恭而不踞舒和而不倨商周革命遇屯有怡懌之顏桑蘿微如在貴無驕矜之色端容一貌有如此者紘綖祭服闕翟朝衣纂組入神剪制驚國雕薌之飯露葵之羹五齊六清三鬻七醢咸一見而洞理或不習而知和女工中饋有如此者惠妃載誕皇子在者四人驪泉多龍丹穴多鳳克岐克嶷預見元凱之才實覃實許早聞宵燭之鹽亦關陰德之潛襲胎敎之密傳乎又名子以義成家以禮

忠者以令德爲忠信者以不欺爲信傳云去食存信
信而有徵經云移孝爲忠孝則不匱周宗咸服紀季
獨存至德深斷有如此者辟司徒之妻邑其合禮南
城侯之婦封其舊功況夫人愼徽四德四德咸舉經
綸二儀二儀克從匿武收繼趙之勛產姚承配夏之
慶吹凱風於椒掖外王母於梧宮盛德大業窮光極
寵啓國西鄭不亦宜乎十數年間二子榮立每至四
時令節六參嘉會魚軒照門龜艾交室爲壽則珠貝
山積佈幣則錦綺霞舒白玉滿堂聚姻親而同有黃
金作穴散鄰里而無餘君子欽其市義聖人嘉其寶

儉故寢疾則飲食天厨湯藥御府脤日伊夕上宮駱
驛於閨庭送終則威儀傾都車騎嘻口自宮徂埜中
使相望於道路哀榮之盛書記罕聞猗歟所謂小君
之遺美聖善之高烈者也如使後代考南史議西陵
披簡牘而歎息臨山原而茫昧旌賁之道不期闕而
然則外甥之碑武橧之石非明淑之體其何所設焉
辭成進御帝稱曰善顧謂尚札我其書之于是洒翰
黃縑縷字青琬雲横波燮神變艷爛於山門鶴倚鸞
翔生氣宛延於松路禮尊事絕恩崇迹遠斯又玄德
動天幽誠廻日之奇致也今昝未睹名言莫述銘曰

代有母德厥氏楊兮祖考爲士夫爲王兮聖后中葉
恤萬方兮天命未改復歸唐兮賢淑啓祐繼絕亡兮
宗周雖滅神女昌兮建號西鄭榮舊鄉兮魚軒翠菩
盛寵光兮二子雙飛華綬章兮朱輪魚延煇煌兮去
此昭昭卽茫茫兮何處詔葬少陵阜兮貴妃慈親侯
王舅兮寒暑流易山川久兮古墳坡陁老樹朽兮壽
宮霧百代守兮頌石光華千載後兮

穎川郡太夫人陳氏神道碑

張說

穎川郡太夫人者諱某字某雷州大首領陳玄之女

羅州大首領楊曆之妻驃騎大將軍兼左驃騎大將
軍號國公思最之母也陳氏家富甲兵世奠嶠外夫
人誕靈豪右淑問幽閑六行天至不因師氏之學四
德生知無待公宮之教原夫陳本嬀水楊承赤泉九
貞爲郡良吏出守中國五馬浮江僑人占守南海兩
州接縣二門齊望卜妻鳴鳳擇對乘龍楊翁有聘玉
之祥應姬獲採金之慶號翁弱冠昇仕鞠躬禁闈正
性本乎胎教剛腸形乎義色神龍三年七月五日北
軍作難西華太守騎入宮壼兵纏御樓公派劍凌鋒
犇凶奪氣倉卒之際安危是屬既立殊常之勛遂蒙

超次之命受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弘農縣公行內
常侍其後改拜將軍太夫人是加爵邑堂高九仞祿
重萬鍾朝廷美其揚名州黨尊其遠聽夫人富而好
儉貴而能勤身郑錦繡手親紡績公每昏定晨省夫
人必誡之忠孝勤學文武常謂汝口稱思昌常心念
其義父母名之欲汝三思而昌勵也故號公便背千
戈漁獵書史致命伐罪擒叛馀於百越寫誠誓衆破
狂蠻於五溪鬪子弟如使手足請風雷若應期契聖
朝荅高秩於驃騎爵大封於虢略豈非以辭弟之懇
忠誠斷織之明訓臣節立矣君恩厚矣子孝成矣加

慈著矣備此四者孰加焉抑神道𥙿心而人倫與
行詩曰母氏聖善又曰空爾子孫斯實穎川太君之
有也享年若干開元九年四月八日薨于長安之邸
善里先公早世丘墳故城古無合葬有禮從空夫以
休歸下地萬里豈殊乎黃壤魂何不之雙棺寺同乎
亥宅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招寃附葬于萬年縣龍
首鄉神鹿里申孝子不忍隔親之情也恩敕賜錢十
萬絹布皆百段日碑忠厚漢武知其母敎馮勤寵貴
世祖稱其母德克軫天情頗爲連類號公生盡其禮
沒盡其哀嗟閱水之日逝悲藏山之夜徙追鐫碑叙

遠貼圖傳烝烝至意有足感人悾悾信言故無愧色
銘曰
陳公舜後楊侯周裔去國何人南遷幾世鄭泳嶂表
朱岸海際兩族相高材雄兵鉞猗歟邦媛儷茲國士
爰善棊䙳華如堯李心契法度容和愠喜資敬從夫
移忠訓子熹此令子南溟北歸于天崔喚援前鴻飛
朱宮退散銅柱來成國家安寵魚軒翟衣了封虢略
五公前宇母邑穎川三君舊土感激榮慶踟躇今古
高堂夜霧弔客朝聚龍首山前前臨灞川招寃五嶺
合葬三泉山山丘墓封封風烟孝碑不滅茲墳永傳

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銘　　杜甫

汉詩評曰文章王摩詰杜子美

積氣之清積陰之靈漢曲廻月高堂麗星鸞濤洶洶
過雲冥冥洗滌蒼翠誕生娉婷　婉彼柔惠迥然開
爽綢繆之故昔在明兩恩渥未渝康哉大往展如之
媛孰與爭長　珩珮是加暈褕克備先德後巳累功
居位壺儀孔修宮敎咸遂王子奬飾禮亦尊異　小
苑春深離宮夜逼花間度月同輦來歸池畔臨風焚
香不息嗚呼變化惠好終極　馮相視祲太史書氛
瘞舟晦色逝水寒文翠幄成彩金爐罷燻燕趙一馬

瀟湘片雲　恍惚餘跡杳芒具美王子國除匪宮之亡
耻公主愁思永懷於彼日居月諸丘隴荆杞　巖崖
禹鑿瀰瀰伊川列樹拱矣豐碑崇欣爰謀作述敘就
彫鐫金石照地蛟龍下天　少室東立緱垣西走佛
寺在前宮橋在後維山有麓與碑不朽維水有源與
詞永久

此碑駙馬鄭潛曜托子美作序云甫忝鄭莊之賓
客游竇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于崔蔡
而埜老何知斯文見托

延州豆盧使君萬泉縣主薛氏神道碑

李　華

或稱達性命者齊生死之域遊憂怖者一修短之數
斯蓋無心之倫耳焉足與議於精哉何則雲虹鮮彩
辭人於是詠謠華秀從風君子為之歎息豈不以對
仙麗之景懷變化而遺戀在昭穆之節悼零落而偏
憤吾見豆盧氏之子於其伉儷有焉縣主諱字姓薛
氏河東汾陰人大父駙馬都尉奉宸將軍諱瓘尚城
陽公主考駙馬都尉散騎常侍諱紹尚鎮國太平公
主其在昔也夏有車正先封周有薛侯專長其在今
也五宗姻於帝室重葉母於王姬河水經天上積星
辰之氣霍山鎮地下多珠玉之林縣主幼而敏惠長
而洵淑貞孝義烈之傅吉凶賓祭之儀一聲成誦紘
綖紃組之制涪毛醽羞之品一見懸解至乃鶴廻清
泛蠶聚崩雲月韵玖砧花寰綵對婦人能事咸臻妙
焉大聖天后鍊石補天有王母之神器分茅列地啓
弄孫之美邑封由有禮義引而親天授三年四月內
封萬泉縣主天愛下流日親上簡乘龍之舉和鳳為
難絡八紘以選門奄千官而求俊夫以龍圖帝寶祈
步搖之華源虎乾侯門襲燕京之雄胄人之信美帝
用嘉焉以萬歲登封元年仲春既望歸於豆盧氏六

宮送行百寮供事迓以鑾軨遺以翟車環珮晃旒璆
然在馭黼藻朱黛爛其盈門詔昏之禮於斯為盛爾
乃移其愛敬以事舅姑伸其友恭以諧公妹舉宗洽
比如鼓琴瑟每至婚姻會同少長咸集珩璜節步金
翠耀首有婉嫕之心無驕矜之色睎盻聽者若進日
之泛漣漪瞻詞氣者猶光風之轉蘅薄加以引納慷
和饋分周贍疎屬自附窮歸忘窘故蘭行彰信於閨
門而蕙風滿盈於邦國諒惟琬琰之性自美抑亦劬
勞之訓致焉中宗孝和皇帝雲廻南土龍見東京二
儀更闢九族還叙望我兄弟公主贊陶鈞之力曰吾

甥也縣主開井邑之賦神龍元年春加食封三百戶縣主既逍濟門闡奉御又尚司殿省天子巡遊宮觀飈縡迤臺我有周親無時不從主家外幸比齊后而聡恩子婿中參與趙王而均禮或醉飽踰度寒燠未平何嘗不御藥在門王人接路當㫺厚澤莫之尚也景龍四年二月以奉御出爲丹延二州刺史保傅下堂隨朱輪而同去輜輧入郡與皂葢而齊紙辭宮闕兮歲闌戀庭闈兮日遠肥泉永歎邪氣攻衷楚祝招而不來秦毉來而不及景雲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傾逝於延州之廨舍春秋二十有四美玉䄙頳明珠晦色

平陽舊宇遂無璧于歸窆懷縣新墳空流漣于永逝有子二人西華南容東里等或亂或岐呱呱而泣天何以罰神其忍之冬十有二月五日歸葬於長安之淇瀆原窀穸營護有命加等器服祖遣率由舊章生之也榮葬之也禮若夫柔加好洽善之元也肅雍降貴謙之道也山河其德容潤廣也熊羆其祥祈胤大也總衆美於修嫮落驕暉於小年此所以哀中之又哀也笞袁亡馬氏蔡筆斯奮鄭袠曹姬潘文亦作引茲內範事華無愧砥望夫之石以衣壟丘緝幼婦之辭將傳終古銘曰

薛之皇祖冑軒國禹相陰侯周氏其士宇英英白雲藹彼河汾公門蕃衍銘鼎氛氳則仁則義則戚則勛餘慶介祉誕霧女士中宗之甥鎮國之子畯若霜雪華如桃李舜族爰叙堯封咸秩萬泉開賦三百其室守盛以儉居滿不溢亦既鳴雁宜爾家人謙恭下下撫納親親傾財致客對饎如賓我有邸第前臨黃道我有池塘却望青草漢藉停暮秦簫拂早歲月易忘歎娛難保良人出守將命比征與子偕往飲別東都望丹腸絕辭家淚枯露萎董少霜酸泉雛竟兮何歸京師之塋葬於何處杜陵之下巖巖雙闕列列行檟

勒是徽音永觀來者

彰彼其烈以想旅祀之昔升扶廟起墳云也

曹娥碑　邯鄲淳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末胄荒流爰兹適居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五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屍時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經五日抱父屍出以漢安迄于元嘉元年青龍在辛卯莫之有表度尚設祭誄之辭曰鬱伊孝女曄曄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家室在洽之陽大禮未施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孰怙訴神告哀赴江永號視死如歸是以眇然輕絕投入沙泥翩翩孝女載沉載浮或泊洲渚或在中流或趨湍瀨或逐波濤千夫失聲悼痛萬餘觀者塡道雲集路衢泣淚掩涕驚慟國都是以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或有尅面引鏡剺耳用刀坐臺待水抱樹而燒於戲孝女悳茂此儔何者大國防禮自修豈況庶賤露屋屮茅不扶自直不鏤自彫越梁過宋比之有殊哀此貞厲千載不渝嗚呼哀哉亂曰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歷祀立廟起墳光于后土顯昭天人生賤死貴利之義門何悵華落飄零早分葩豔窈窕永世配神若堯二女爲湘夫人時效髣髴以昭後昆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　李白

皇唐葉有六聖再造八極鏡照萬方幽明咸熙天秩有禮自古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貞女采其史傳名節尤彰可激清頹俗者皆掃地而祠之蘭蒸椒漿歲祀罔缺而兹邑貞義女光靈翳然埋名古遠墳琰不刻豈前修博達者爲邦之意乎貞義女者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也以家溧陽史闕書之歲三十不移其志清英潔白事母純孝手柔荑而不龜身激漂以自業當楚平王時王虐忠助讒奇虐厥政芟于尚斬于奢血流于朝赤族伍氏怨毒于人何其深哉子胥始東奔勾吳月涉星遁或七日不火傷弓于飛逼迫于昭關匍匐于瀨渚捨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授之壺漿全人自沈形與口滅卓絕千古聲凌浮雲激節必報之讐雪誠無疑之地難乎哉借如曹娥潛波理貫于孝道聶姊殞肆感動于天倫魯姑棄子以卻三軍之衆漂母進飯沒受千金之恩方之于此彼或與爾卒使伍君開張闔閭傾蕩郢鄂吳師鞭尸于楚國申胥泣血于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于古今雪大憤于天地微此女之力雖云爲忠孝之士亦焉能咆哮烜爀施于後世也望其溺所愴然低迴而

曹娥五日出　饒娥一日出

不能去每風號吳天月苦瀨水斝象如在精魂可悲
借其投金有象而刻石無主哀哉邑宰滎陽鄭公名
晏家康成之學世子產之才琴清心閒百里大化有
若主簿扶風竇嘉賓縣尉廣平宋陟丹陽李濟南郡
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羈略同事相協緬紀英淑
勒銘道周雖陵頹海竭文或不死其辭曰　粲粲貞
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母恩春風三十花落亡
言乃如之人激瀨清源碧流素手縈彼潺湲求思不
可秉節而存伍胥東奔乞食于此女分壺漿滅口而
死弊動列國義形壯士入郢鞭尸還吳雪耻投金瀨
沚報德稱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

饒娥碑　柳宗元

饒娥饒人饒姓饒名世漁鄱水娥為室女淵懿專
靜小家未嘗出游治絺葛供女事術整鄉閭敬式娥
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尸不得娥撫父
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尸
出黿魚鼉蛟浮死萬數塞川下流鄱旁小民悲感怨
號以為神奇縣人鄉人會錢具儀葬娥鄱水西橫道
上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詔後世其辭曰
生惡無類氣盈而休嗟茲孝娥惟行之周淵懿含貞
好靖不游織葛絺紵克供以修蒸蒸在家其父世漁
飲酒不節死于風濤匍匐來哭號天以呼顏目耳鼻
骨血交流三日顛踣氣竭形枯父尸既出孝質已殂
黿鼈黿鼉有蛟洎魚充流溢岸旁出仰浮見怪形異
適與我謀鄱民哀號式以頌歌齊女色憂傷槐罷誅
趙姬完父操棹爰謳肉刑不施漢美淳于烈烈孝娥
水死上虞娥之至惡寔與為儔有人有言惟敬是圖
矜茲德女家世不儒奇行特出神道莫酧窮哀罔泄
終古以留鄉人好禮爰立茲丘建銘當道過者下車

情不必奇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十八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二百十九

行狀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十九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行狀

齊司空柳世隆行狀 沈約

公稟靈華嶽幼挺珪璋清襟素履發乎齠丱及長風質洞遠儀止詳華動容合矩吐言被律時沈攸之狼據陝西氣陵物上而太祖登庸作宰天歷在躬攸之播封豕之情總令荆之力兕甲十萬鐵馬千羣水陸長騖志窺京邑公抗威川泫勇略紛紜靳擣有方出沒無緒攸之乃反旆亘聞親受矢石增櫓乘埤嚴衝

駕雉雲棚俯闞地穴斜通平藏脱食負戶晨汲公乃綏衆以武應敵以奇靈峰電耀威策雲舉事切三版之危氣損九天之就殘戕外老逆藪內推焚舟委甲捫指宵遁公風標秀徹器範弘潤茂乎辭彩雅善鼓琴摘絃蔡之高芬慕鍾嵇之妙曲雖嬰拂世務而素業無改臨姑蘇而想八桂登衡山而望九嶷七紆邦組三臨湯劍五職瑞扇一司百揆固可以齊衡八凱方駕五臣

兵部尚書代國公贈少保郭公行狀 張說

公名震字元振本太原陽曲人也大父任相州湯陰

只難得相信不難後相償

令因居于魏公少倜儻廓落有大志儀冠雄傑身長七尺美鬚髯十六入大學與薛稷趙彦昭同業時有家僕至寄錢四百千以爲學糧忽有一人縗服叩門云五世未葬棺柩各在一方今欲齊舉大事苦乏資用聞君家信至頗能相濟否不問姓名以車載去一無所留深爲趙薛所誚公怡然曰濟彼大事亦何誚焉十八擢進士第其年判入高等時輩皆以校書正字爲榮公獨請外官授梓州通泉尉至縣落拓不拘小節嘗鑄錢掠良人財以濟四方海內同聲合氣有至千萬者則天聞其名驛徵引見語至夜甚奇之問

蜀川之跡對而不隱令錄舊文乃上古劍歌其詞曰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煉凡幾日（文粹作年）壽鑄得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嘆奇絕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且（文粹作得）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邪知（文粹作何日）中路遭棄捐零落漂淪古獄邊雖則（文粹作復）沈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則天覽而佳之令寫數十本遍賜學（一作傍）士李嶠閻朝隱等遂授右武衛冑曹右控鶴內供奉尋遷奉宸監

丞屬吐蕃請和親令報命至境上與贊普相見宣國威命責其翻覆長揖不拜瞋目覩之贊普曰漢使多矣無如公之誠信遠近疆界立談悉定因遺金數十斤而還公悉以進上奏言揣彼上下之情人倦其隸役久矣咸願早和大將論欽陵不爭四鎮獨不欲耳但國家每歲不絕其使而欽陵常不稟命自然彼蕃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廣舉兵徒難矣斯乃公間之微旨也必可使其上下俱懷猜阻矣則天甚然之無何吐蕃君臣果相疑貳遂誅欽陵弟贊婆及其兄子莽布支並來降公聲名籍甚授御史加

朝散大夫遷主客郎中吐蕃與突厥連和大入西河破數十城圍逼凉州節度出城戰歿蹂禾稼米斗萬錢則天方御洛城門酺宴凉州使至因輟樂拜公爲凉州都督兼隴右諸軍大使調秦中五萬人號二十萬以赴河西公至凉州吐蕃素聞威名相謂曰我贊普猶懼吾輩何可敵乎相率而去公收合餘衆繕修城壁施法令屯田一年而復公之功也公以凉州西拒吐蕃北有突厥久示其弱未揚天威因徵隴右兵馬一百二十萬號二百萬集于湟州營幕千里舉鋒號令時宗楚客爲相素與公不協令人告變則天惶

懼計無所出狄仁傑魏元忠韋安石李嶠宋璟姚崇
趙彥昭韋嗣立張說二十五人抗表請保如公有異
圖並請身死籍没則夭由是猜安兵既大集人又知
教分兵十道齊進過青海幾至贊普牙帳贊普屈膝
請和獻馬三千疋金二萬斤牛羊不可勝數公大張
軍威受其蕃禮而還既伏西戎震威北狄突厥獻馬
二千疋所獲涼州人士皆放歸塞上從此方鎮肅清
蕃落畏慕令行禁止道不拾遺凡所規模制作率為
後法河西隴右十餘處置生祠堂立碑頌德閫立均
等為其文尋有詔許入朝公素無第宅寄居友人之

舍候鼓入朝忽有人馬前送狀開緘前人已失狀中
唯有物數而無姓名便於樹下獲騾馬二十餘疋帛
三千疋公曰豈非大學請葬之士乎因以買宅居止
薛稷趙彥昭聞之皆嗟嘆良久景龍年中宗楚客韋
處訥等潛結朋黨怕功害能授公驍騎大將軍兼安
西大都護四鎮經略使金山道大總管時烏質勒久
恃衆倨傲不屈朝廷縱兵遠掠道路不通公以衆寡
不敵難以力制因率麾下數十騎徑入部落烏質勒
大出兵衛出迎望見公威容端毅風鬃若神不覺屈
膝因而下拜公宣國威命抗聲與語自朝至暮雪深

尺餘竟不移足質勒頻拜伏語畢歸帳相去二十餘
里質勒久立雪中會卒疾發是夜暴卒其嗣子娑葛
集諸將曰漢使殺我君父令須復讐大舉兵衆將追
殺公聞質勒死遲明素服來弔道路相逢兵圍數匝
娑葛見公忽來未之敢逼但言衛護漢使公至其帳
下大哭流涕因撫定其嗣蕃人大喜留數十日助其
葬事娑葛獻馬三千疋牛羊十餘萬移居千里西域
無事道路肅清諸蕃聞之遣使歸降者十餘國時人
語之曰郭元振詭殺烏質勒知娑葛與闕啜有隙奏
請移於瓜州制從之會中書令宗楚客受金遂發其

事公具以狀聞楚客恃勢囑請召公將陷之公不從
又奏請斬楚客清瀚落時韋庶人竊弄國權中宗竟
不之省也初安西南有毒河源遠在葱嶺西北河岸
百步人畜蹤之者輒死公威振西城所向無不從者
因驗圖經知其源率兵三萬人歷于闐康居大食等
十餘國所過之國令供資糧仍署其國王為左右總
管率兵前進北至葱嶺牙帳前十二國王兵百萬餘
其河源上有大樹高千餘尺垂陰數頃大軍至日有
黃龍繞樹以口吐毒氣而拒官軍三軍悉覩焉公手
書擬檄文令左拾遺張宣抗聲讀之畢黃龍解樹而

下公率諸軍誅之數日方倒聚而焚焉河源且絕數
十里內悉爲良田在安西十餘年四鎮寧靜章廌人
知政屢徵不至因下僞詔令侍御史呂守素中丞馮
家賓相繼巡邊欲將害之未及皆爲娑葛等諸蕃刦
殺之睿宗卽位徵拜太僕卿勑至之日舉家進發安
西士庶諸蕃酋長號哭數百里或務面截耳抗表請
留因給之而後卽路其至玉門關也去涼州八百里
河西諸州百姓蕃部落聞公之至貧者携壺漿富者
設供帳聯緜七百里不絕公旌節下玉門關百姓望
之猶轉相呼聲動巖谷自朝至暮傳呼至涼州涼州

城中男女在衢路並歌舞出城咸言我父至矣通夜
城門不受禁制都督司馬逆客聞之謂公近矣陳兵
出迎會候騎至云始入玉門關都督嗟嘆良久具狀
聞至京同中書門下三品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兵唐書
作吏部尚書封館陶縣男依舊知政事尋轉吏部尚書
知選舉囑請不行大收草澤睿宗屢下詔褒美後黜
毀大冦邊拜刑部尚書充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築豐
安定遠等城以拒賊路尋加金紫光祿大夫再遷兵
部尚書知政事仍舊元帥會太平公主竇懷貞潛結
克黨謀廢皇帝睿宗猶豫不決諸相皆阿諛順旨惟

公廷爭不受詔及舉兵誅竇懷貞等宮城大亂睿宗
步肅章門觀變諸相皆竄外省公獨登承天門樓躬
侍睿宗聞東宮兵至將欲投于樓下公親扶聖躬致
勸乃止及上卽位宿中書十四日獨知政事因下詔
曰大臣立事夷險不易良相昇朝安危所繫兵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柱國館陶縣開國伯元振偉
才生代宏量匡時經綸文武今之王佐出入將相古
之人傑夙侍宸扆疇咨廟堂思致堯舜以期管樂朕
往在儲闈洎登寶位每觀其仗制詞作闕義感激願制詞作
州凶邪立誠慷慨密陳弘益爾其至矣朕實嘉之頃

者梟獍興謀干戈作釁太上皇帝旣命朕除討元振
又馳奉宸極始則贊予爲謀終則寧朕躬安可謂格
于皇天貫于白日元惡旣剪庶物惟新昌言是圖朕
豈忘舊宜開井邑永誓山河可進封代國公賜實封
四百戶物一千段子五品官尋兼御史大夫天下行
軍大元帥是歲大徵兵衆閱武驪山兵一百萬號三
百萬並奉公節度是日三令之後上將親鼓公慮有
大變因略行禮上大怒引坐纛下紫微令張說犯鱗
而諫上乃曰元振有保護大功宜捨軍法流新州未
至屬開元元年册尊號赦曰元振往立大功保護於

朕項因閼武頗失軍容責情放逐將妝后放可饒州
司馬未至卒於道時年五十八有集二十二卷文章
有逸氣爲世所重公少負氣縱橫遺意磊落作尉巴
蜀不修名檢及登朝受任嚴使遐方剛明烈心三立
貞節言行忠正居取儉約身體雜於皇王致君極於
堯舜公務之暇手不擇卷雖子弟家人未嘗見其喜
怒前後上事切諫得失十數道俱焚其藁草不以語
人故朝廷莫知也憲宗嘗曰元振正直齊於宋璟政
理逾於姚崇其英謀弘亮過之矣舊於宜陽里居二
十餘年不至諸院馬廄每朝廻對二親言笑歸[illegible]儆

如也不問家事與狄仁傑朱敬則魏元忠李嶠韋安
石趙彥昭韋嗣立薛稷張說等爲忘言之交事父母
孝聞父受授濟州刺史後以爲相奏請解職授銀青
光祿大夫濟州刺史致仕公歿後二親猶在自我唐
授命宰臣有二親者唯公而已

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　李翺

曾祖泰皇任曹州司馬祖濬素皇任桂州長史父仲
卿皇任祕書郎贈尚書左（蜀本作右）僕射公諱愈字退之
昌黎某人生三歲父歿養於兄會舍及長讀書能
記他生之所習年二十五上進士第汴州亂詔以舊
相東都留守董晉爲平章事宣武軍節度使以平汴
州晉辟以公行遂入汴州得試秘書省校書郎爲觀
察推官晉卒公從晉喪以出四日而汴州亂凡從事
之居者皆殺死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奏爲節度推
官得試太常寺協律郎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
爲幸臣所惡出守連州陽山縣令政有惠於（集作于）下
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名（集作令）其子改江陵府法
曹參軍入爲權知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者將以文
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飛之公恐及難遂求
分司東都權知三年改眞博士入省爲分司都官員

外郎改河南縣令日以職分辨以留守及尹故軍士
莫敢犯禁入爲職方員外郎華州刺史奏華陽縣令
柳澗有罪遂將貶之公上疏請發御史辨曲直方可
處以罪則下不受屈既柳澗有犯公由是復爲國子
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郎中修撰如故
數月以考功知制誥上將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
公度使諸軍以視兵及還奏兵可用賊勢可以滅頗
與宰相意忤既數月盜殺宰相又害中丞不克中丞
微傷馬逸以免遂爲宰相以主東兵自安祿山起范
陽陷兩京河南北六七鎭節度使身死則立其子作

軍士表以請朝廷因而與之及貞元季年繼順地節
將死多卽軍中取行軍副使將校以授之節制以成
故矣朝廷之賢恬然於所安以苟不用兵爲貴議多
與裴度相異惟公以爲盜殺宰相而遂息兵其爲耻
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與裴
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遷中
書舍人賜緋魚袋後竟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元和
十二年秋以兵老久屯未滅上命裴丞相爲淮西節
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於是以公因本官兼
御史中丞賜三品服衣魚爲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

郾城公知蔡州精卒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皆卒老
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
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
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
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
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
彼必服丞相然之公令柏耆口占爲丞相書（集作明禍福使四字）
柏耆袖之以至鎮州王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
棣二州以獻丞相歸京師公遷刑部侍郎歲餘佛骨
自鳳翔至傳京師諸寺（集作時）百姓有燒指與頂以祈

福者公奏疏言自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
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
得（集作能）長梁武帝事之最謹而國大亂請燒棄佛骨
疏入貶潮州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有以男女爲人
隸者公計傭以償其直而出歸之入遷國子祭酒有
直講能說禮而陋於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
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能
賤直講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問皆
相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改兵部侍
郎鎮州亂殺其帥田弘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庭湊爲

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奏曰韓愈
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入公曰
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庭湊嚴兵拔刃
弦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於庭公與庭湊監軍使三
人就位旣坐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爲
本非庭湊心公大聲曰天子以爲尚書有將帥材故
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得乃（二集作字又）大錯
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爲國打朱滔滔遂敗奔走血
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公告曰兒郎等
且勿語聽愈言愈時爲兒郎已不記先太史之功與

忠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爲逆與順利與病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兒郎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復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皆曰無又曰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爲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授旄節子與孫雖在童幼者以爲好官窮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悟李祐皆居大鎭王承元年始十七亦仗節皆三軍耳所聞也衆乃曰田弘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然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譁（集作讙）曰侍郎語是侍郎語是庭湊恐

衆心動遽麾衆散出因泣謂公曰侍郎來欲令庭湊何所爲公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以棄之耳而尚書久圍之何也庭湊曰卽出之公曰若眞則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之牛元翼果出及還於上前盡奏與庭湊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欲大用之王武俊贈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之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改京兆尹兼御史

大夫特詔不就御史臺謁後不得引爲例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正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爲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爲請出紳爲江西觀察使以公爲兵部侍郎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李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得病滿百日罷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與人交始終不易凡嫁內外及交友之女無主者十人幼孤養於嫂鄭氏及

嫂歿爲之服朞深於文章每以爲自揚雄之後作者不生（出集作）其所爲文未嘗放（效集作）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自貞元末以至於茲後進之士其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公以爲法有集二十卷（四集作）小集十卷及病遂請告以罷每與交友言既終以處妻子之語且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疎愚食不擇禁忌位爲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享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具任官事跡如前請牒考功下太常定諡并牒史館

謹狀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左金吾大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河南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紫金魚袋太子少保柳公行狀

沈亞之

曾祖該皇任陵州錄事參軍贈陵州刺史祖岑皇贈秘書監父渾皇太僕卿駙馬都尉贈司空狀公諱晟其先河東人也肅宗時詔取儒賢配主其父以門業中選拜太僕卿尚和政公主主及太僕繼喪而公年始十二孝聞宮闈既去喪代宗憐之召養宮中令與

皇太子諸王俱受學故公得通籍中禁詔以吳大瓘爲之師又以大瓘子通玄通微互爲助教令十日考學績責勸所進乾元初除尚書奉御得歸故邸又詔吳大瓘通玄通微令就舍授學廣德中加檢校太常卿賜佩金魚及德宗即位以公故奉鋼鞾將欲加賜遷官未幾而屬車西狩矣公徒走會難奉天因泣奏曰臣願得尺詔持而入東都購其豪人以爲效德宗嘉其忠賜詔如奏公於是傭裝入賊軍中見賊僞右將軍郭常左將軍張光晟公大說曰陰濟之災魚鱉遊其墀壇。卽腸光赫明。是輩不知枯挂之地者。公等寧能從其甘哉乃出詔示常等皆奉詔伏與誓約所歸未及期會樞籍宦官未既目陰以公之謀飛告泚遂爲泚捕繫定貞矣泚詰二將詞不伏卽徙於外獄稍寬之有項賊兵累敗守吏益怠公因其共繫者十餘人謀相與脫其錮兇而走之奉天德宗爲之撫背流涕明日乘輿幸漢中公奉轡至南梁還拜原王府長史貞元六年改嘉王府長史其後翰林令人吳通玄譎死公爲疏陳雪再進不得命公澧之季止公曰上方怒寧可爲也公不聽公章卒三貢於是德宗悟之謂公見義不回賜書寵勞竟雪通玄改澧州別駕

十一年入爲少將作永貞初遷大將作加朝請大夫起崇陵功以檢校左散騎常侍居使內作封河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又加銀青光祿大夫起豐陵功贈上柱國元和初西蜀叛發岐隴邠涇朔方太原及山東六郡之卒皆屬長武軍詔以高崇文討之既誅三蜀大國而漢中最險隘益不能賑輸所奉中朝以公用當濟遂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持節帥漢中始詔諸征蜀卒各還故部而獨以漢中卒三千人移戍梓州其卒以爲始去父母鄉里旣勞而歸及境乃不得見其間亦以公功自賴今則徙之謂若謫耳皆

蜂奮食所引亦援弓追中貴人時公行未及都聞之
遂疾驅倍走往其所先勢之若卒勞已乃問曰汝等
何以而成功乎俱曰某等代闘耳又曰闘何以而得
得代俱曰騎不受指於天子公曰若等既知闘以不
授指而得代又親滅之而得功反不授指耶今不授
指即受滅也是卒皆危嘗餉得遂行所徙歲餘復入
爲大將作使匈奴先是戎相出覘國使必自據倨以
相辱傲公之知乃先謂曰聞若等嘗以去信爲强亡
禮自大禮信不爲誠不仁也何足奉吾國乎於是單
于諸王貴人聞之愕然失恃皆莫能辭見則改容跪

伏遂致天子之命約信成禮而歸拜金吾右將軍始
得孫公爵益封千五百戶加爲大金吾九年加戶部
尚書以大金吾爲左將軍元和十二年二月九日殁
享年六十九上聞之一日廢聽奏詔令從官臨弔之
賜賻粟帛贈太子少保强兼多學謙下好問困危以
致其節見義不顧其私愉公之急某從參其門備得
前行謹以所聞所見實錄於斯謹狀

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　齊履謙

公諱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生有異操不爲嬉戲
事祖榮號鴛水翁通五經精於筭數水利時太保劉
文貞公左丞張忠宣公樞密張公易贊善王公恂同
學於州西紫金山而文貞公復與鴛水翁爲同志友
以故俾公就學於文貞所先是順德城北有石橋以
通達活泉水兵後橋爲泥潦淤沒失其所在公尚幼
爲之審視地形按指其處而得之河東元公裕之文
其事于石其曰里人郭生者即公是也中統三年張
忠宣公薦公習知水利且巧思絕人蒙賜見上都便
殿公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權
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僦車錢六萬緡通州以
南於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口州遂

河以避浮雞淘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活
泉開入城中分爲三渠引出城東灌溉其地其三順
德澧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一千三百餘
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其河自小王村經
滹沱合入御河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
合流處開引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
澧河其間可溉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澆
溉尚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至
武涉縣北合入御河其間亦可溉田二十餘頃每奏
一事上輒曰當務者此人眞不爲素餐矣即授提舉

諸路河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元改元從忠
宣公行省西夏興復瀕河諸渠先是西夏瀕河五州
皆有古渠其在中興州者一名唐來長袤四百里一
名漢延長袤二百五十里其餘四州又有正渠十長
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共六十八計溉田九萬餘頃
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公爲之因舊謀新更立牐堰役
不踰時而渠皆通利夏人共爲立生祠於渠上二年
授都水少監公言舟自中興還特命衆順河而下四
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
可爲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谷村分引盧溝

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
燕京以北溉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
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迹使水
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上
納其議公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
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衆服其能八年遷
都水監十二年丞相伯顏公南征議立水驛命公行
視所便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南至呂
梁又自東平至綱城又自東平清河逾黃河故道至
與御河相接又自衞州御河至東平又自東平西南
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泗汶與御河相通
形勢爲圖奏之十三年都水監併入工部遂除工部
郎中是歲立局改治新曆先時太保劉公以大明曆
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議欲修正而薨至
是江左既平上思用其言遂以公與贊善王公率南
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忠宣恒齋二公爲
之主領裁奏於上復共薦前中書左丞許公能推明
曆理俾參預之公首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
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
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

亦復欹側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爽塏
以木爲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
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
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
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圜莫若以圜求圜作
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公則易之作立運儀日有
中道月有九行公則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
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闚几曆法之驗
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
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以上凡十三等又作正

方案九表懸正儀座正儀凡四等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考十六年改局爲太史院以贊善公爲太史令公爲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是年奏進儀表式樣公乃對御指陳理致一一周悉自朝至於日晏上不爲倦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上可其奏遂設監候官

一十四員分道相繼而出先測得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

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六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

十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十七年新曆告成拜太史令公與太史諸公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曆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三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

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部元首分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又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欽惟

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曆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到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為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得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各減大明曆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劉宋大明曆

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刻為今曆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奇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

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曆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曆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時刻與大明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曆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曆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為三

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曆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爲定式。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爲升降限。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爲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

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析爲三百三十六限。依垛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爲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爲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

予游薊過日平閘念公舊跡爲之三歎

理爲盡。十九年太史王公卒。時曆雖頒然其推步之式與夫立成之數尚皆未有定稿。公於是比次篇類整齊分抄裁爲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曆議擬稿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曆註式十二卷。二十三年繼爲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七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座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年。有言灤河便利者。一謂灤河自永平挽舟踰嶺而上。可至上都。一

謂盧溝自麻谷可至尋麻林。朝廷令各試所說。其謂灤河者。至中道自知不可行而罷。其謂盧溝者命公與往。亦爲峭石所阻舟不得通而止。公因至上都別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甕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一置牐。比至通州。凡爲牐七。距牐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爲提閼以過舟止水。上覽奏喜曰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公領之。首事於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役興

之日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成待公指
授而後行事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偶值舊時甎木
時人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省便先時通州至大
都陸運官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
勝計至是皆罷是秋車駕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其
舳艫蔽水天顏為之開懌特賜公鈔一萬二千五百
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公又欲於澄清
牐稍東引水與北壩河接且立牐麗正門西令舟楫
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
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召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

渠公奏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為渠堰廣五七十步不
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公言為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
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
翌日天子北狩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可惜不用
其言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公以舊臣
且朝廷所施為獨不許其請至今翰林太史司天官
不致仕者咸自公始延祐三年某月日卒年八十六
公以純德實學為世師法然其不可及者有三一曰
水利之學二曰曆數之學三曰儀象制度之學決金
口以下西山之栰而京師材用是饒復唐來以溉瀕
河之地而西夏軍儲用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派而
燕吳漕運畢通建斗牐以開白浮之源而公私省費
由省又前後條奏便宜凡二十餘事相治河渠泊堰
大小數百餘所其在西夏嘗挽舟泝流而上究所謂
河源者又嘗自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
間皆為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溉灌田
土具有圖誌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
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其流峻急而京師之水
去海至近其流且緩其言信而有徵此水利之學其
不可及者也古曆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

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遂有歲分之說而立法未
均任意進退公乃毎以百年為率小餘之下增損各
一以之上推往古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且自太初迄
于大明名曆七十餘家其見施用於世者四十有三
類多寫分換母誇詫一時間有超出如宋元嘉唐大
衍近世紀元不過三數然亦未臻至當考驗天事始
雖親密旋已不效公所為曆測驗既精設法詳備行
幾五十年未嘗一有先後天之差去積年日法之杓
無寫分換母之陋此曆數之學其不可及者也舊儀
既多蔽礙且距齒但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

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公所爲儀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與中[illegible]在內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線距[illegible]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勞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杪之數舊八尺謂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周髀等書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嘗駁議八尺之表表庳景促古今承用未之或革公所爲表五倍其舊懸施橫梁旁至日中以符竅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與舊表但取表之景者殊爲審當公於世祖朝進七寶燈漏今大明殿每

朝會張設之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又嘗進木牛流馬雖不盡得諸葛舊制亦自機妙成宗朝進櫃香漏又作屛風香漏行漏以備郊廟從幸大德二年起靈臺水渾運渾天漏大小機輪凡二十有五皆以刻木爲衡牙轉相擬擊上爲渾象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環斜絡其上象則隨天左旋日月二環各依行度退而右轉公又嘗欲倣張平子爲地動儀及候氣密室事雖未就莫不究極指歸此儀象制度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初公年十五六得石本蓮花漏圖已能盡究其理及隨張忠宣公奉使大名因大爲鼓鑄即今靈臺所用銅壺又得尚書璇璣圖規竹篾爲儀積土爲臺以望二十八宿及諸大星及夫見用觀其規畫之簡便測望之精切功智不能私其謀巧衆無以參其功上太史剛克自用者也每至公所觀其所制未嘗不爲之心服魯齋先生言論爲當代法門常及公以手加額曰天祐我元似此人世豈易得嗚呼其可謂度越千古矣

蒲王子
縱士卒亡賴邠
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
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
把背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
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
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
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
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

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
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
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
（白合如此虎口）
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
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
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
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
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
負若屬邪副元帥固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
（自合如此）
為白尚書出聽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

塞天地當務為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
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
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
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
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
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
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
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且日來迎臥軍中
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
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

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
（此宋版所傳之法猶為近古）
熟歸我半是歲大旱埜亡艸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
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饑死無以償即告太
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
吾畏段某邪何取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
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
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
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
（此入寫法其亦判他之引乃起）
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埜如赭人且飢
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

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取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內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婿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斄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障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十九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二百二十

傳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傳

郭太傳　范曄

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皐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

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閒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後遭母憂有至孝稱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

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效於事者著之篇末左原者陳留人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爲設酒餚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蘧瑗顏回尚不能無過况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

對客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客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庾乘字世遊潁川鄢陵人也少給事縣廷為門士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為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後徵辟並不

起號曰徵君宋果字仲尼扶風人也性輕悍憙與人報讎為郡縣所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負遂改節自勅後以烈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化賈淑字子厚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為州閭所稱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儁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

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為時所毀讓以輕侮曹操操殺之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為護匈奴中郎將澤為代郡太守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酤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真等六十人並以成名

周黃徐姜申屠傳　　范曄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法曹掾燕之後也。燮生而欽頤折頞。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興我宗者。乃此兒也。于是養之。始在髫鬌而知廉讓。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世以來。勳寵相承。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源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送敬。遂辭疾而歸。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詔書告二郡。歲以羊酒養病。良字君郎。出于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為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犍為。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迹斷絕。其後乃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為儀表。燮良年皆七十餘終。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于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閬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我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其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閬。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氿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有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玼吝。將以道周性全。無

偶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為憲憤然其處順淵乎其
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于孔氏
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
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
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稚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
不接賓客唯稚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
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
廣等上疏薦稚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
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

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稚彭城
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
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
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
問蕃曰徐稚袁閎韋著誰為先後蕃對曰閎生出公
族聞道漸訓著長于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
不鏤自雕至于稚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
出宜當為先稚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
葬稚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
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

之疑其稚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于塗
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
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及
林宗有母憂稚往弔之置生芻一束于廬前而去衆
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
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
蒲輪聘稚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悌
亦隱居不仕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漢末寇
賊縱橫皆敬胤禮行轉相約救不犯其閭建安中卒
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為鄉里所稱

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肱與二弟仲
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
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
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
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
時人慕之肱常與季江謁郡夜于道遇盜欲殺之肱
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
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
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

方是行户

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于幽闇，以被韜面，言患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眾望，乃白徵肱為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閹豎，夫何為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詔書至門，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間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熹平二年終于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讎，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旌表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家貧，傭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

言之不□作也如是

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于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方之于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為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于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于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于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于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于疑論。後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琰為吾故邪，未

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疏聞之遂免雍罪大
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
勸曰前莫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
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
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
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
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
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
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
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答中平五年復與

爽玄及潁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
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惟蟠不到
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迫
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饑室
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
十四終于家

諸葛亮傳　陳壽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隷校尉諸葛豐
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
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
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
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
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
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
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
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
孫不然
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
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
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
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

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聲數曹操比於
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
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
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
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
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
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
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
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
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

當提心此心但可做人做事

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
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
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
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
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
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
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劉表
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
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晝琦
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

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
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
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為
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
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
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
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
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先主至於夏口亮
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
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

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破荊州
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
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案兵束
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
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
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
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
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位之下乎權勃
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
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

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
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
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
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
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
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
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
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
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
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敗于赤壁

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

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盡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勑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遂行屯於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

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

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
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復丞相九年亮復出祁山以
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
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
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
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
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
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
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
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

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
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
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
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
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
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
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
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
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
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
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
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景耀六年詔爲亮
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
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
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王弼傳　　何劭

弼字輔嗣何劭爲其傳曰弼幼而察慧年十餘好老
氏通辯能言父業爲尚書郎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
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

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
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
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爲傅嘏所知于時何晏
爲吏部尚書甚奇弼嘆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
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
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
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弼補臺郎初除覲
爽請閒爽爲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
以此嗤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儁不治
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

門下晏爲之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從横爲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晏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傅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爲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

注易潁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爲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内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爲之指略致有理統著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弼之卒也晉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爲高識所惜如此

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并贊

陶潛

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鄂人也曾祖父宗以孝行稱仕吳司馬祖父揖元康中爲廬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陽縣子孫家焉遂爲縣人也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

鄉閭稱之沖默有遠量弱冠儔類咸敬之同郡郭遜以清操知名時在君右常歎君溫雅平曠自以爲不及遜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君同時齊譽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聲流京邑太尉潁川庾亮以帝舅名望受分陝之重鎮武昌并領江州辟君部廬陵從事下郡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亮以麈尾掩口而笑諸從事既去喚弟翼語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君既辭出外自除吏便步歸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更版爲勸學從事時亮崇修學校高選儒官以君望寔故應

尚德之舉大傳河南褚裒簡穆有器識時為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彥君在坐次甚遠裒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遂指君謂亮曰將無是耶亮欣然而笑喜裒之得君奇君為裒之所得乃益器焉舉秀才又為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為江州別駕巴丘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君色和而正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游龍山參佐畢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吹君帽墮落溫目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君初不自覺良久如廁溫命取以還之廷尉太原孫盛為諮議參軍時在坐溫命紙筆令嘲之文成示溫溫以著坐處君歸見嘲笑而請筆作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歎之奉使京師除尚書刪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君辭以腳疾不任拜起詔使人扶入君嘗為刺史謝永別駕永會稽人喪亡君求赴義路由永興高陽許詢有雋才辭榮不仕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適逢君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君之從者君謂其使曰本心相過今先赴義尋還就君

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郎俄遷長史在朝隤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嘗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逕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溫從容謂君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後以疾終于家年五十一始自總髮至于知命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于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溫嘗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中散大夫桂陽羅含賦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光祿大夫南陽劉耽昔與君同在溫府淵明從父太常夔嘗問耽君若在當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為時所重如此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寔鍾厥心謹按採行事撰為此傳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爾

龐娥親傳

皇甫謐

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為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讎壽深以為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彊壯已盡唯有女弱何

三喻之永
聚入古冥
慣今古冥
文

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淸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啓
娥親娥親旣素有報讎之心又幷壽言感激愈深愴
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爲吾
門戶吾三子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儌
倖邪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爲
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鄕人皆畏憚之比
鄰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見中害每諫止之
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在身趙雖有猛
烈之志而强弱不敵邂逅不制則爲重受禍於壽絕
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爲門戶之計娥親曰

壯烈纏綿
淋漓發文
至于情

父母之讎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
息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絕而娥親
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況我則李壽不可
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爲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
刀扼腕切齒悲涕長歎家人及鄰里咸共笑之娥
親謂左右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
要當以壽頸血汚此刀刃令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
鹿車伺壽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淸時於都
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愕迴馬
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幷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

娥親尋復就地斫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刀壽被創未
死娥親因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梁
而起娥親乃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椿其喉反覆盤
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
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長漢陽尹嘉不忍論
娥親即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曰讎塞身死妾
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
法鄕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爲之悲喜
慷慨嗟歎也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
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讎人已雪

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于娥親畢
足不敢貪生爲明廷負也尉故不聽所執娥親復言
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不縱今旣犯
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隕身朝市肅明王法娥親之
願也辭氣愈厲而無懼色尉知其難奪彊載還家涼
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
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奐貴尚所履以束
帛二十端禮之海內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大其
義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追述娥親爲其作傳

袁友人傳

江淹

友人袁𦦨字叔明陳郡陽夏人其人天下之士剛行異才學亡不覽文章倜儻清贍出一皆任心觀書不為章句之學其篤行則信義惠和意恭如也常念蔭松柏永詩書志氣跌宕不與俗人交俛首暫仕歷國常侍員外郎府功曹臨淄令衆之人者懸散以貶觀其爲節直如此數百千家有此人焉吾乃好妙賞文偶絕於世也又撰晉史若干卷不幸年春秋二十有八與予有青雲之交升直啗杯酒而已嗟乎斯才也斯命也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何如哉

負苓者傳

王勣

昔者文中子講道于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薛生退省于樹下語及周易薛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辭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歎也薛生曰吾何爲者而微我歎負苓者曰夫麗采者丹雘墨者黑蠡象滿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歎是六腑五臟不能無受也吾是以問生曰敢問之師易者道之宗也伏羲氏畫八卦而文王係之不遑者久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以歎負苓者曰文王爲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啓啓乎而世盡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機分張太和發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爲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得兪嘆而差文王負其苓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不答文中子拳之曰隱者也

無心子傳 并序

王勣

東皋子始仕以醉懦罷鄉人或誚之東皋子不屑也退若無心子以見趣焉云

無心子寓居於越越王不知其天人也拘之仕無喜色泛越若而從越國之式曰有穢行者不恥俄而無心子者以穢行聞於王王黜之無慍色退而將遊于茫蕩之埜適勃之邑而遇機士機士撫髀而歎者三曰嗟乎賢者而以罪廢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受教無心子曰爾聞蜚廉氏之馬說乎昔者蜚廉氏有二馬一者朱鬣白毳龍臏（集作鳳臆）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鞍竟以熱死（集一作）一者重脛昂尾駝頸貉膝踶齧善驚棄而散諸野終年肥遁是以鳳凰不憚山脩蛟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羅患聖人不避穢而養

生東臯薦之曰善哉不可以加之矣

五斗先生傳　王勣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遊於人間有以酒請者無貴賤皆往往必醉醉則不擇地斯寢矣醒則復起飲也常一飲五斗因以為號焉先生絕思慮寡言語不知天下之有仁義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來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故萬物不能縈心焉嘗言曰天下大抵可見矣生何足養而嵇康著論途何為窮而阮籍慟哭故昏昏默默聖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

楊烈婦傳　李翺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盜將掠其玉帛俘纍其男女以會於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令（一作合）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存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邑忍失其身而為賊之人耶眾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侃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一作也）賊皆笑有飛箭集于侃之手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於城上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池之固賊氣吞焉遂率其徒將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賊者中其帥墜馬死其帥者希烈之子壻也賊失

勢因（一作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侃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人之受氣於天其何不同也婦人女子之惠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娣姒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至於辦行陣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固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注意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胄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志不能守其忠不能死棄城而去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李翺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

者不及於古之人賢者自古亦稀况獨後代邪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愍女楊烈婦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湮滅而不傳故皆叙之將告於史官

李紳傳　　沈亞之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錡舍之與宴遊晝夜錡能其才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稱疾不欲行賓客莫敢言紳堅為言不入又不得去會留後使王澹專職為錡具行錡蓄怒始發于澹陰敎士食

之初士卒當勞賜者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臨視以至日中軍士得賜者俱不散齊呼曰澹逆可食旣盡卽執中貴人脇曰爾寧遂衆欲寧飽衆腹曰請所欲曰為我衆書報天子幸得復錡位貴人懼僞諾之召書記以疏聳紳聞之亡入錡內匿衆索不得及中貴人至促錡行錡益怒急召紳抵紙筆令操書上牘紳坐錡前佯惴恐戰管擢紙下札皆不能字輒涂去累紙千行又如是幾盡紙錡怒罵曰是何敢如此汝欲下從而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嘗聞金革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死若在前幸耳錡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旁一人為錡言曰聞有許侍御縱者尤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等請召縱縱至錡銳自舉授詞操書無不可錡意遂幽紳于洞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亞之曰李錡之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中山劉騰為書以大之而紳之跡未及稱且紳職錡肘腋下舉動顧盼有一不誠則支體立盡衆手而紳亦不顧而曉然自效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

馮燕傳　　沈亞之

馮燕者魏豪人父祖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專為擊

毬鬬雞戲魏市有爭財鬬者燕聞之往摶殺不平遂沉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雞毬相得時相國賈公躭在滑能燕才留屬軍中他日出行里中見戶傍婦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室焉其夫滑將張嬰者也嬰聞其故累敺妻妻黨皆怨望會嬰從其類飲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開戶納嬰以裾蔽燕燕卑脊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視斷其妻頸遂持巾去明且嬰起見妻毀死愕然欲出自白嬰隣以為妻嬰殺留

縛之趣告妻黨皆來曰常娥欺吾女遁逃以適夫今
復賊殺之矣安得迴殺事即其他殺而安得夠令耶
共持嬰且有餘答遂不能言官家收繫數人罪莫有
辨者強伏其辜司法官小吏持其咎數十人曹果就
市皆者闘而千有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無令
不辜死者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其吏執有吾人
乃燕也司法官與俱見賈公盡以狀對賈公以狀聞
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義之下詔凡滑城死罪皆免
亞之曰余尚大言而又好敘義事其賓黨耳目之所
聞見而為余道元和中外郎劉元鼎語予貞元年中（以亂始以義終）

青實叢編　卷三百十　（莊選集）

有為燕事得傳焉嗚呼淫惑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
哉而燕殺不義白不辜真古豪矣

故東州節度使盧公傳　　李華

盧坦字保衡河南人父巒歷鄭州刺史坦少孤初任
韓城縣尉歷宜城（武一作）縣鞏河南三縣尉其吏河南
知捕賊杜黃裳為河南尹謂坦曰某家子與惡人遊
破家產公為調盍使察之坦抑（集作仰）曰凡居官終
始廉白祿入俸錢者雖歷大官亦無厚畜以傳其能
多積財者必剝下以致如其子孫善守之是天富不
道人之家也（集有不字）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坦以為宜

故不使察黃裳慙愧因使升就（集有堂字）坐自此日加重
及黃裳為吏部侍郎將授以太常博士會鄭滑節度
使李復表請為判官得監察御史薛盈珍為監軍使
累侵軍政坦每據理以拒之盈珍嘗曰盧侍御所言
皆公我故不違也有善吹笛者大將十餘人同狀復
請以為重職坦適在役所復聞曰家所請可許否坦
笑曰大將等皆久在軍積勞亟遷以為（集作及）右職柰
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集有同字）為列耶復告諸將曰盧
侍御言是也大將悲遽走出就坦謝且曰向聞侍御
言某等羞愧汗出恨無穴可入李復病甚盈珍以甲

青實叢編　卷七百十　（莊選集）

士五百人入城州人皆駭恐坦遽止之盈珍不敢違
復卒盈珍主兵事制以姚南仲代盈珍方會客言曰
姚大夫書生豈將才也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柔
中甚剛又能斷監軍若侵之必不受禍自此萌矣若
從公袞而西必遇姚大夫吾恐為所留以及禍遂潛
去姚果以牒來請終以不從得解及盈珍與姚有隙
從事多黜死者王緯觀察浙西兼鹽鐵使請坦為轉
運判官及李錡代請如初轉殿中侍御史錡所行多
不循法坦每爭之詞旨深切聽者皆為之懼累求去
不得凡在錡府七年官不改錡惡狀滋大坦慮及難

又非可以力爭遂與裴度李約李德裕以[illegible]大[illegible]數年詔追錡入錡遂殺兵士殺留後以留已因發兵取宣州爲其將所擒送斬死順宗皇帝寢疾王叔文居翰林決大政天下惶惶坦說韋相執誼遂白立皇太子以樹國本執誼深納其言將以爲殿中侍御史時御史中丞亦以爲請王叔文使人請坦將以爲員外郎知揚州（集作[illegible]）留後坦假他辭不受叔文不說故事皆不行及王叔文貶出坦遂爲殿中侍御史權德輿爲戶部侍郎請爲本司員外郎尋轉戶部兼侍御史知雜事未久遷刑部郎中知雜事如故赤縣尉有

奇賞彙編　卷二百十　董選集

爲御史臺所按者京兆尹密救之上使品官釋之坦時在宅臺吏以告坦自中丞請覆奏然後奉詔品官遂以聞上因再問宜先命所司遂使宣詔乃釋數月遷御史中丞賜紫衣分司東都尋歸西臺初上禁絕罷鎭節度使等獻貨財載於赦條時山南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皆罷鎭有所獻坦劾奏之晟濟美皆白衣待罪上召坦對因曰柳晟閻濟美所獻皆家財非刻下卿勿劾坦對曰陛下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者赦令是也且兩臣首違詔臣職當舉奏陛下不可以失大信于天下上曰朕既受之矣如何坦對

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上善之竟爲宰相所李錡之誅有司將自淮安王之下墳墓皆毀之宰相不敢言坦奏曰李錡與國同族其反逆不道身既斬死并殺其子罪塞矣若將追毀祖父墳墓臣以爲不可淮安王有佐命之功且閒貞又死王事漢誅霍禹不毀霍光之墳房遺愛伏誅罪不誅於玄齡此前代及聖朝之故事也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若將易之爲乃罪及良臣且傷大體乎上改容曰非卿言何由知此（此一字集無）遂命停毀仍禁杜樵給伍戶守淮安王之墳以示不忘其功上策試賢良方正之士有懷

奇賞彙編　卷二百十　董選集

書策入者將深罪之坦奏言四方不明知所犯必以爲策辭（是時處陝之禁寬）抵忤宜輕其責上從之江陵節度使裴均入爲僕射行香時將處常侍諫議之上坦引故事及姚南仲近例以爲節（集作[illegible]）裴均怒曰姚南仲何足爲例耶坦應曰姚僕射但不是枋使耳何不足以爲例也遂爲均所排改在（集作[illegible]）庶子坦初爲殿中嘗杜黃裳爲相故累遷凡二十有三月而至中丞及居官守道正言日聞而人忘其遷之速也數月宰相裴垍白以爲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節度使兼御史中丞宣州刺史劉闢之逆其甥蘇強坐誅死強兄弘爲晉

州從事自免歸人莫敢用坦奏言蘇弘有才行以其弟強坐誅死劉闢反誅弘與強相去三千里必不通謀以強廢弘非陛下惜材之意因請弘以爲判官上曰假令蘇強當時不誅誅尚且宜隨材而任之況在其兄邪遂得請及在宣州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說節其價以救人坦曰宣州地狹穀不足皆他州來若制其價則商不來矣價雖賤則無穀奈何後米斗及二百商人舟米以來者相望坦乃借兵食多出於市以平其直人賴以生當塗縣有渚田久廢坦以爲歲旱苟貧人得食取傭可易爲功於是渚田盡闢

奇賞彙編　卷二百二十　壹選集

藩備以活者數千人又以羨錢四十萬代稅戶之貧者故旱雖甚而人忘災五年冬遷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滅冗職八十員自江之南補置付之院監使無所與數月轉戶部侍郎判度支坦更歷重位以朝廷是非大體爲已務故多所陳請或上封告酒州刺史薛謇爲代北水運使時畜馬數百匹有異馬不以獻者事下度支乃使巡判官往驗之未返上遲之使品官劉泰昕案其事坦上陳以爲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罷免疏三奏上於是遂追劉泰昕笞賦於州郡省或非土地所有責厚價以市之他境坦悉條奏各去其所無罷宣歙吉支米收其價以移之於湖南免江南鹿腊配之鄜汝州以韓重華爲代北水運使開廢田列柵二十益兵三千人歲收粟二十萬石八年西受降城爲河所壞城使周懷義上言宰相議徙天德故城坦以受降城張仁愿所作當磧石得制北狄之要若避河流宜退三數里其費不多天德故城北倚山去河甚遠失制虜要地非便因使水運使察視遠近利病以圖進上使品官强文彩覆之文彩言與坦合上召坦使條陳將行之竟爲宰相所奪乃出坦爲

奇賞彙編　卷二百二十　吳選集

劍南東川節度使周懷義數月憂卒燕重盱代其位遂移天德故城軍士歸怨因殺重盱屠其家初坦與宰相李絳議論多合絳藉爲已助及坦出半歲而絳罷坦至東川盡罷兩稅外山澤鹽井榷率之籍夾人歌之綿劍二州有通文成州路每歲發二千兵以防西蕃其實不過一二百人坦乃奏於衝地置戍兵之上深察州詔發兵二千人於安州飭朔望使人問其父母妻子其有疾者與之藥故兵士皆感恩無逃者及薨贈禮部尚書

何蕃傳

韓愈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群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爲禮部爲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具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

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遠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劉叟傳　柳宗元

曾有劉叟者常以御龍術進於齊公云云　劉叟曰歲不雨亡以出穀亡以入民枯然視天卿士大夫紹智謀山川精神祇以祈咸不應臣投是龍於尺地之內不踰畔雷乎上下雷乎東西於是先之以風騰之以雲從之以雨如君之意欲一邑足之欲一國足之欲

天下足之齊公曰斯龍也其神乎是則寡人之國非敢用劉叟曰臣聞避風雨禦寒暑當在未寒若乎是故事至而後求曷若未至而先備於是齊公止劉叟而內龍明年果大旱命劉叟出龍果大雨

童區寄傳　柳宗元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覬其利不足則盗取它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爲僮當道相賊殺以爲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因爲己利苟得僮恣所爲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

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爲予言之

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寄僞兒啼恐慄爲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爲市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絶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童大駭將殺童遽曰爲兩郎僮孰若爲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絶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于官虛吏白州州白太府太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証奇之留爲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咸譽清疾病疕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

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饋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以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鮑出傳　　魚豢

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游俠興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饑餓留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為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而噉人賊數十人已略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初等怖恐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為賊所略欲追賊兄弟皆云賊衆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煮噉之用活何為乃攘臂結衽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從一頭斫賊四

五人賊走復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嫗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嫗獨不解遂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何為不止出又指求哀嫗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侍客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于今年八九十才若五六十者

魚豢曰鮑出不染禮敎心痛意發起于自然跡雖在編戸與篤烈君子何以異乎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為誰也宦游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耄性嗜酒耽琴淫詩

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游游之外棲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為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為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為酒友每一相見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洎布衣冠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為之先拂酒罍次開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

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酩酊而後已往往乘興屨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舁適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數卷舁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間日賦詩約千餘首日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者不與焉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于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于多藏潤屋賈禍危身奈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至于妻子凍餒奈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以食鍊鉛

燒汞以至于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于杯觴諷詠之間放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于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于古人遠矣而富于黔婁壽于顏淵飽于伯夷樂于榮啓期健于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若捨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詠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年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閒日月吟罷自哂揭甕撥醅又飲數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繇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于酒者故自號爲醉吟先生于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鬚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何如

畢竟由之太易益元白之若才多也如此

李賀小傳　李商隱

京兆杜牧爲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

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爲昌黎韓愈所知所與游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爲密每旦日出與諸公游未嘗得題然後爲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爲意恒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

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欻下榻叩頭言阿㜷長吉平時呼太夫人云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焉長吉氣絕常所居窻中㪍㪍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宮室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

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番番于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耶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過奉禮太常中當時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燕將傳　杜牧

譚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中豪健善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合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計爲之何其徒有超佐佐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夫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忠時爲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夏策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王師伐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誇服于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于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于天下乎旣恥且怒于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鑒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

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于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苦。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趙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陴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于趙有何大之耗于魏獲希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于魏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燕謀欲激

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
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
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
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月詔
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弱不可捨胡而事
趙也燕其為予謹護北疆勿使予復掛胡憂而得專
心于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
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
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
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且視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

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
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
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
奈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
燕之甲一人未度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賣恩于趙
敗忠于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
口不見德與趙人惡聲徒嘈嘈于天下耳惟君熟思
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
醢以狗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束鹿殺萬
人暴卒于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

趙人獻城十二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天
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
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下復合且建中時朱滔搏天
子[illegible]發何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冀田
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與天兵者抵目而視當此
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為無事自元和以來劉闢
守蜀錡道劍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二萬
數月見縛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
反束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
驚趙為騎崇立相視可為強矣然從史繞壘五十里

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檻車季安死墳竹木凶家
為逐客蔡人破重華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
奚前既後卒如投蜀一可支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不
北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
數千里倚渤澥塢太山塹太河精甲數億裹劍其阬
可為安矣然兵折于潭趙守竿下都市此皆君之自
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今天
子巨謀纖計必平章于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徘
倡顧說之臣旅滿不展縮衣節用以賞戰士此志豈
須臾忘于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

二助魏破齊唯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詩後世其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月已來未聞先生之言今者幸枉大敎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于趙忠護總喪未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忘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葬于絳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夏某遇于馮翊縣北衛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于褒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張保臯鄭年傳　杜牧

新羅人張保臯鄭年者自其國來徐州為軍中小將

保臯年三十鄭年少十歲兄呼保臯俱善鬬戰騎而揮槍其本國與徐州無有能敵者年復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臯差不及年保臯以齒年以藝常齟齬不相下後保臯歸新羅謁其王曰遍中國以新羅人為奴婢願得鎮清海使賊不得掠人西去其王與萬人如其請自大和後海上無鬻新羅人者保臯既貴于其國年錯寞去職饑寒在泗之漣水縣一日言于漣水戍將馮元規曰年欲東歸乞食于張保臯元規曰爾與保臯所挾何如奈何去死其手年曰饑寒死不如兵死快況死故鄉耶年遂去至謁保臯保臯飲之極歡飲未卒其國使至大臣殺其王國亂無主保臯遂分兵五千人與年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賊難年在其國誅反者立王以報王遂徵保臯為相以年代保臯天寶末安祿山亂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以祿山從弟賜死詔郭汾陽代之後旬日復詔李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出趙魏當思順時汾陽臨淮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去計未決詔至分汾陽兵東討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國亂主遷非公

不能東討豈懷私忿時耶悉召軍吏出詔書讀之如詔約束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力知其心不叛知其才可任然後心不疑兵可分平生積忿知其心難也忿必見短知其材益難也此保臯與汾陽之賢等耳年投保臯必曰彼貴我賤我降下之不宜以舊忿殺我保臯果不殺此亦人之常情也臨淮分兵詔至請死于汾陽此亦人之常情也保臯任年事出于已年且饑寒易為感動汾陽臨淮平生抗立臨淮之命出于天子角于保臯汾陽為優此乃聖賢遲疑成敗之際也彼無他也仁義之心

讀文比喻大有非此不足託希烈

與雜性兹植雜性勝則仁義滅仁義勝則雜性銷彼二人仁義之心既勝復資之以明故卒成功世稱周召為百代人師周公擁孺子而召公疑之以周公之聖召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召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資以明雖召公尚爾况其下哉語曰國有一人其國不亡夫亡國非無人也其未亡時賢人不用苟能用之一人足矣

竇烈女傳　杜牧

烈女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為汴州戶曹掾桂娘美顏色讀書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

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嘗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叙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四字）因以姊事先奇妻嘗間謂曰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為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希烈僭號曰臣）須自為計以朱染帛丸如含桃先奇發丸見之言於薛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怪樂曲雜發晝夜不絕此乃有謀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兵譟於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偽號一如李納（時正己死納代為帥）先奇曰爾父悖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暴其尸于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請試論之希烈負桂娘者但劫之耳希烈僭而貴娘妃後寵信之於女子心始終希烈可也此誠

知所去所就逆順輕重之理明也能得希烈權也娣先奇妻智也終能滅賊不顧其私烈也六尺男子有祿位者當希烈叛與之上下者眾矣此豈才力不足邪蓋義理苟至雖一女子可以有成大和元年予客遊于涔陽路出荊州松滋縣攝令王湛（集作洪下同）為某言桂娘事湛年一十歲能念五經舉童子及第時年七十五尚可日記千言當建中亂希烈與李納田悅朱泚朱滔等僭詔書檄爭戰勝敗地名人名悉能記之聽說如一二日前言竇良出王氏實湛之堂姑子也

卷終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二百二十一

傳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二十一

史官陳仁錫明卿評選

傳

文中子補傳 司馬光

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玄則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兄玄謨以將畧顯而玄則用儒術進玄則生煥煥生虯齊高帝將受宋禪誅袁粲虯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晉陽公謚曰穆始家河汾之間虯生彥官至同州刺史彥生傑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康公謚曰獻傑生隆字伯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隋文帝嘗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于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爲累帝黙然有間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方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雖稱善亦不甚達也歷昌樂猗氏銅川令棄官歸教授卒于家隆生通自玄以來世傳儒業通幼明悟好學受書于東海李育受詩于會稽夏璵受禮于河東關郎受樂于北平霍汲受易于族父仲華仁壽三年通始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召見歎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煬帝即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爲事弟子自

遠方至者甚衆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
書百有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
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
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
以具饘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
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于素曰彼實慢公公何
敬焉素以問通通曰公使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
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右武候大
將軍賀若弼嘗示之射發無不中通曰美哉藝也君
子志道據德依仁然後遊于藝也弼不悅而去通謂

門人曰夫子矜而愎難乎免于今之世矣納言蘇威
好蓄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
太學博士劉炫問易通曰聖人之于易也沒身而已
矣況吾儕乎有仲長子光者隱于河渚嘗曰在險而
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通以爲知言曰名愈消德愈
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矣通見劉孝標絕交論
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不可謂知人也見辯命
論曰人事廢矣弟子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
如通曰是漢文之所難也廢肉刑害于義省之可也
不弋綈傷于禮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而

棄義若之何通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
或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曰未嘗與
久也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故其鄉
人皆化之無爭者賈瓊問羣居之道通曰同不害正
異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內不失貞外不殊俗故全者
賈瓊請絕人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通曰莊以
待之信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汎如也則可通
謂姚義能交或曰簡通曰茲所以能也又曰廣通曰
廣而不濫茲又所以爲能又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
不疏近而不狎頹如也通嘗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

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公之志深矣乎寧家所以安
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又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
者必好奪又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
必貧又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又曰我未
見誹而喜聞譽而懼者又曰婚而論財夷虜之道也
又曰居近而識遠處今而知古其惟學乎又曰輕譽
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階也
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階去媒讒佞遠矣通謂北
山黃公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針藥謂汾陰侯生善
筮先人事而後爻象大業十年尚書召通蜀郡司戶

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于家門人謚曰文中子二子福郊福畤二弟凝績評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爾玄謨仕宋至開府儀同三司績其福畤之子勔劇勃皆以能文著于唐世各有列傳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勝學也而又奚續焉續之庸能出于其外乎出則非輕矣苟無出而續之則贅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漢魏以還也曰漢魏以還遷固之徒記之詳矣奚待以續經然後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則必不愚者孰有從之哉今其六經皆亡而中說亦出于其家雖云門人

薛收姚義所記然余觀其書竊疑唐室既興凝與福畤輩依效時事從而附益之爾何則其所稱朋友門人皆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考諸舊史無一人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爲也亦未嘗載其名于儒林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舊之人乎何獨其書以爲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畤又云凝爲監察御史劾奏君集集有反狀太宗不信之但黜爲姑蘇令大夫杜淹奏凝言非辜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隋史畏無忌不爲文中子立傳按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位任相將何故畏之至沒其師之名使無聞于世乎且魏徵實總隋史縱叔達曲避權戚徵肯聽之乎此余所以疑也又淹以貞觀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還而下獄由是怨望十七年謀反誅此其前後參差不實之尤著者也如通對李靖聖人之道曰無所由亦不至于彼彼道之方也必無至乎又對魏徵以聖人有憂疑退語董常以聖人無憂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于釋老者也夫聖人之道始于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至于安萬

邦和黎民格天地遂萬物功施常時法垂後世安在其無所至乎聖人所爲皆發于至誠而後功業被于四海至誠心也功業迹也奚爲而判哉如通所言是聖人作僞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又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苟爲聖人矣則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烏有可行于西方不可行于中國哉苟非聖人矣則泥于中國獨不泥于西方邪秦焚詩書之方詩書之道盛于天下秦安得滅于

莊老貴虛無而賤禮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風而鼓之飾譚論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沒釋迦稱前生之因果弃今日之仁義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嚴齋戒弛政刑至于百姓塗炭發端唱導者非二家之罪而誰哉此皆議論不合于聖人者也唐世文學之士傳道其書者蓋獨李翺以比太公家教乃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之遂大行于世至有真以為聖人可繼孔子者余讀其書想其為人誠好學篤行之儒惜也其自人太重其予奪之太過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于理可道而所言切于事情者著于篇以補隋書之闕

此宋文之有系眼者吾嘗取之

無名公傳

邵堯夫

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罷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此等排偶語直勁之筆他不免時俠然也）曰有體有體而無跡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跡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跡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而況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强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為之賛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九餘暇閒往閒來人告之以修福對曰吾未嘗不為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吾未嘗妄祭故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不出戶庭直際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言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虛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為不偶七十康强不為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事甚奇似惜乎作者未精其說

桑懌傳

歐陽修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白令願為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為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臝其屍不能葬懌聞而哀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為盜矣今又盜里父子死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其盜者王生指

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過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崤右險地多深山而青灰山尤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嘗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名以捕之桑懌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懌將誘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諜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臥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于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懌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懌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已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數請出自效輒不許既而夜與數

獨力

以賂得官

弁盜何畏

故捕盜者

不許

卒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媼留爲作飲食餽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攜其具就媼饌而以其餘遺媼媼待以爲眞盜矣乃稍就媼與語其群盜輩媼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媼爲察其實而愼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媼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于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于某處取某盜其尤强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

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致閤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閥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臨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殺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閤門祇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歸已上者以奏藁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

取詐與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已余愸其言卒譲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懌善劒及鐵鞭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爲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修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懌可爲義勇之士其學問

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使人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惟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懌所爲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陳公弼傳　蘇軾

公諱希亮字公弼姓陳氏眉之青神人其先京兆人也唐廣明中始遷于眉曾祖延祿祖瓊父顯忠皆不仕公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息錢三十餘萬公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學成乃召其兄之子庸諭使學遂與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儁坊始爲長沙縣浮屠有海印國師者交通權貴人肆爲姦利人莫敢正視公捕寘諸法一縣大聳去爲雩都老吏曾腆侮法粥獄以公少年易之公視事之日首得其重罪腆扣頭出血願自新公戒而捨之會公築縣學腆以家財助官悉遣子弟入學卒爲善吏而子弟有登進士第者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

行火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曰公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矣以親老乞歸蜀得劒州臨津以親憂去官服除爲開封府司錄福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萬公言陝西方用兵願以此餽軍詔罷之先趙元昊未反青州民趙禹上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爲狂言徙建州而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禹開封府獄公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上卒用公言以禹爲徐州推官且欲以公爲御史會外

戚沈氏子以姧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情
驚仆立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公及諸掾史公曰殺
此賊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期年盜起京西殺守
令富丞相薦公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凜
欲亡去公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
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兵
百餘人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戢士所至爲暴或告有
大盜入境且及門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命
士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
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徇公

笑可獨治爲暴者十餘人勞其餘而遣之使甲以捕
盜自贖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
贇捕之德贇旣失党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賊所嘗
舍者曰何氏殺其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
子也公案其寃下德贇獄未服而党軍子獲於商州
詔賜何氏帛復其家流德贇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
走夏州爲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譏察出
入饑寒且死公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爲國
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爲賊耳此又皆其疎屬無罪乃
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何

去父母乎至今張氏畫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爲大
理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
以爲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率常壞舟公始作
飛橋無柱至今沿汴皆飛橋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
皇帝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懲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
河北便糴都轉運使魏瓘劾奏公擅增損物價已而
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公乞廷辯旣對上直公
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公公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
得爲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公發禁兵
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公堅臥不動水亦

宋代人主知人如此

漸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死句執濮州通判井淵
上以爲憂問執政誰可用者未及對上曰吾得之矣
乃以公爲曹州不逾月悉擒其黨淮南饑安撫轉運
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公乘傳
往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謂
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饑公至則除之且表其事旁
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民爲
鄂州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而遷
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士方自疑不安一日有竊
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

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爲公懼公益親信之士皆指心誓爲公死提點刑獄江東又移河北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又兼開拆司榮州煑鹽凡十八井歲久澹竭而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産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爲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不治其滯留者自天禧以來未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公日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之二會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公聞之即日輕騎出按

吏請以兵從公不許賊見公輕出意色閑和不能測則相與列訴道周公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徇而流軍校一人其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毆康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博平隸河北公移捕甚急卒流之海島而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山東羣盜爲之屏息徐州守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他使者不敢按公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移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

敗爲憂歲饑公發十二萬石以貸有司憂恐公以身任之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皆便之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晝閉公聞之謂其僚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虜人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則虜不敢動矣況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亦素聞公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公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諸境無一人譁者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

可公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且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享年六十四仕至太常少卿贈工部侍郎娶程氏子四人忱今爲度支郎中恪卒於滑州推官恂今爲大理寺丞慥未仕公善著書尤長於易有集十卷制器尚象論十二篇辨鈎隱圖五十四篇爲人清勁寡欲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冰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奸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以教學養士爲急輕財好

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枕同登進士第當蔭補子弟輒先其族人卒不及其子慥公於軾之先君子爲丈人行而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少年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竊嘗以爲古之遺直而恨其不甚用無大功名獨當時士大夫能言其所爲公沒十有四年故人長老日以衰少恐遂就湮沒欲私記其行事而恨不能詳得范景仁所爲公墓誌又以所聞見補之爲公傳軾平生不爲行狀墓碑而

獨爲此文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贊曰聞之諸公長者陳公弼面目嚴冷語言確訒好面折人士大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酒不樂坐人稍稍引去其天資如此然所立有絕人者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淮南王謀反論公孫丞相若發蒙耳所憚獨汲黯使公弼端委立於朝其威折衝於千里之外矣

姚平仲小傳　　陸　游

姚平仲字希晏世爲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爲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臧底河斬獲甚衆賊莫能枝梧宣撫使童貫召與語平仲負氣不少屈貫不悅抑其賞然關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太尉睦州盜起徽宗遣貫討賊貫雖惡平仲心服其沉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功冠軍乃見冠曰平仲不願得賞願一見上耳貫愈忌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仲獨不命欽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即位金人入寇都城受圍平仲適在京師得召對福寧殿厚賜金帛許以殊賞於是平仲請出死士斫營擒虜帥以獻及出連破兩寨而虜已夜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騾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

山顧以爲淺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宮人莫識也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采藥者莫能至乃解縱所乘騾得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此時年八十餘紫髯鬱然長數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擇崖壍荊棘其速若奔馬亦時爲人作書頗奇偉然秘不言得道之由云

人不得道生老病死四字關誰能透過獨美人名將老病之狀尤爲可惜李夫人馬伏波是也夫紅顏化爲白髮虎頭健兒化爲雞皮老翁亦復何樂

西子入五湖姚平仲入青城山他年未必不死直是不見末後一段醜境耳故曰神龍使人見首而不見尾

二列女傳　陳亮

列女杜氏永康大姓女也生而端莊且麗宣和庚子冬妖賊起所在嘯衆相剽殺里有悍賊輩謁杜氏門大言曰以女遺我即不肯今族汝矣其家驚泣欲與則不忍不與禍且及言于女女曰無恐以一女易一家曷爲不可待我容而出趣具湯其家以告賊相與譆笑以俟既浴取鏡抹朱粉具衫衣盡飾俄登几而

立縻帛于梁而圍其下度不容冠抽之籠其首整髮復冠迺死其家遑遽號噭賊聞亦驚捨去嗚呼學士大夫遭難不屈者爲或一見焉而謂女子能之乎方杜氏之不屈以死猶未足難也獨其雍容處死而不亂無異乎子路之結纓是其難也不可及已陳子曰余世家永康去杜氏不十里許余雖不及目其事大父毋屢爲余言如此雖古之烈女何以進焉余既傳其事以示余友應仲實仲實因爲余言宣和辛丑官軍分捕賊所過乘勢抄掠道永康將之縉雲及境留民陳氏二女并爲執揮其刃於旁曰從我我婦之否者死長女不爲動掠髮伸頸請受刃官軍砍之次女竟汚焉後有論之曰若獨不能爲姊所爲乎次女慘然連言曰難難世之喜斥人者必曰兒女態陳社之態亦兒女乎人之落患難而兒女者事已即縱辭自解昂然有得色視陳氏次女已愧他又何說仲實得之胡先生經仲二君謹言君子也余是以志之

公自贊云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號提劒而舞惟禀性之至愚故與人而多忤歎朱紫之未服漫丹青而描取遠觀之一似陳亮近眡之一似同甫未論似與不似且說當今之世孰是文中之龍文中之虎

何長者傳　胡長孺

何長者敬德無字或號之爲孤巖善人上海縣浦東民家子樸謹不妄顧語善積蓄會計事受邵張瑄行船莞庫不十年贏美莫可勝數一毫不以自與瑄史子方倚之重而敬德亦去矣杭吳明越揚楚與幽薊萊密遼鮮俱岈大海固舟航可通相傳朐山海門水中流積淮淤江沙其長無際浮海者以竿料淺深此淺生角故曰料角明不可度越云淮江入海之交多洲號爲沙吳濱海處皆與沙相望其民頗與沙民同

浴類剽輕悍急而狡宋季華摹亡賴子相聚乘舟鈔掠海上朱清與瑄最爲雄長陰部曲曹伍之當時海濱沙民富家以爲苦崇明鎮守甚清嘗傭楊氏夜殺楊氏盜妻子貨財去若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影跡不可得稍息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逕且不逢淺角識之廷議兵方興請事招懷奏可清瑄即自來以吏部侍郎左遷七資最下一等授之令部其侍屬爲防海民義隸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既內屬二人

者從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時方藉漕東南供京師運河淤淺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輒爲堰瀦水又絕江淮溯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未鑿東阿荏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糜費重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省上方注意嚮之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二人者父子致位宰相弟姪甥壻皆大官田園宅館偏天下庫藏倉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輿騎塞隘門巷故與敬德等夷皆佩於菟金符爲萬戶千戶累爵積貲氣意自得敬德方布衣蔬食汲汲以施貧賑乏爲事勸瑄父子毋

嗜進厚藏以速禍菑雖不能盡用其言頗亦損捨今江南北二人夫婦父人施錢處往往而在一人者既滿盈父子同時夷戮殆盡沒貲產縣官黨與家破禁錮而敬德固無一毫髮累會杭傳氏施天水院橋東地廣袤十餘畝敬德即建天澤院爲大釜鬲炊調食羹豐潔芳腴延方外士行而欲休倦而欲息者常五六十人大德十一年大饑鉅僧方清彚散徒敬德素優爲人信重資施倍多他時來者益衆無意拒色厭官爲設糜仙林寺中饑民殍者不爲衰止敬德請杭好善有材智人凌郭楊李僧道心性澄六七人又擇

饑民得強壯者四五十人借菩提寺作粥夜鬻置大甕中明旦饑民以至先後爲次列堂廡下或溢出門外道上相嚮坐庶其前以行粥約各持器來食無持則假與兩夫舁一人挑竹把以注糜中食已以次去日鬻米七八石至十石始月三日止八月十三日凡七十日饑民無次寺師近與往來道上民食粥忿爭奮臂大呼毆擊人敬德詣其前亟拜爭者愧悔請後不復乃止明年春敬德請破衣集諸好善人收聚遺骼枯骴數十萬具語在破衣傳中夏爲粥如昨歲始五月朔日踰三十六日敬德死年五十七後十八日

長吏能知此用心否

所餘錢米亦盡遂止維素咸曰胡不延長者至中書今窮人無所賴矣天澤院不復納雲水僧餓疫棄尸如山久莫爲掩云沈子南者苕中故相裔孫嘗爲義烏丞至元十三年兵自義烏作梳之如既得不死歸家杭猶存妻二女貧甚薪水備儆急則如敬德告必得粟錢帛布比十年不厭嘗謂予上海有善人者憐而乞我秘其人既而假予家僮負米問之則敬德也可不謂長者哉

胡先生曰故老言宋嘉熙四年歲行庚子大饑趙悅道尹臨安府發廩勸分恐弗暨奪民死中而生之初

悅道無子養甯外宗室子孟傳一夕夢之帝所嚴衛如大朝會儀既謁贊道之陛由阼階端笏屏息抑首僂躬不敢仰視帝告曰與權汝無子救荒功多賜汝子九人趨下再拜稽首庭中寤以告家已而生八子與孟傳而九臧應星父記于書當時湖州作糜食饑人糜脫釜猶沸滴罷中人急得糜食已輒仆死百步間饑未至死食糜者百無一生婺州顧籌米作糗熟而寒之約饑民旦由東門入與之糗使之北門賦糗西門飲以藥復至東門給錢米出宿逆旅舍與爲買薪蘇旦洗沐盥畜不過撥十人明日復然竟去無一人效長者夜作粥貯大甕中蓋懲湖州事也有意哉

陳孝子傳　胡長孺

孝子氏陳名斗龍字南仲五世大父詢避宋靖康亂繇許徙家杭昌化縣猶號穎城散人以自表大父景純大母阮年高朱故事郊祭明堂禋祀東朝廷上壽成詔賜高年爵民歲百太學生鄉貢進士父母九十皆得九品官封告授大父廸功郎太母孺人父天澤澤民治書應寶祐三年臨安府舉取元朴下第六名文解嘗從葉公采學葉學李公方子李學徽國文公澤民既屢試尚書禮部不中度游清獻公爲相趙忠

惠公爲尹葉公爲宰以行能上之招致弗就築室百丈谿上講所學時太皇太后籍未下郡縣內附徽獨不来詔盜作婺源境上聲動旁近縣澤民挈妻與子廬深險處以避一歲所病止中斗龍才才三已能奉飲劑廢眠忘食禱神請減已年延父弗效母盛也尋亦病亟斗龍處喪毀廬墓哭聲哀切感動行路人有群鴈集其上飛鳴三日夜鄉里爲鴈靈有知將葬澤民門人士相與私謚澤民文節參政文公及翁題墓上曰文節先生後斗龍娶妻有四子女鄉先生孫公朝瑞以溫州路儒學提舉言斗龍侍病服喪廬墓時

事移提學得推擇爲宗陽書院山長將之既斗龍之
妻之父之甥盛冲告斗龍曰若毋王産若未一歲歸
錢唐聞其家在清湖中斗龍大驚且哭即日與婦訣
具裝行曰必與毋俱歸若弗能得何歸爲初澤民以
妻無子也以幣如錢唐求宜子者得王清湖斗龍生
未周晬王歲期適滿遂去吳越俗以女事人期歲歸
父母或三五七歲有子女尚不聽留惴惴恐失後聘
寶幣物女因不得自制此禮所謂妾毋嫡子他子以
爲庶毋衆毋諸毋如是而去者或欲比之棄黜以義
斷乎不得毋薄乎此論也豈嘗得罪乎其父哉長孺

之妻之父徐公道隆伯謙甫毋微亦杭人産已去歸
既長求之百方不得議用六十歲時毋生巳日始爲
齋宴三年及是歲之元日以大理卿在寶章閣提點
浙西路刑獄公事炎吳興之難巳天下若是者固不
少使其季世政教修明如乾道淳熙時風厚俗美男
義女貞又安得是則其遂不克振可知也斗龍至清
湖訪求毋家及其故時比鄰涉二三十年又經亂離
固無在者久迺白髮媪于其處指而問焉告曰我知
之我家與若毋兒屋我與若毋爲兒時首伴侶嬉遊
相好若毋自昌化歸無幾時與我言嘗往江東巳而

泣下我方盛年大識其語之爲悽楚也亦弗問無州
有問兩夫歿若毋竹轎西去又折以北與若諸鄰者
百十家獨老身在斗龍謹識之即入江東海濟江踰
淮復還饒徽信廣德寧國往來數郡閒昔年一夕舍
永豐縣禮賢鎭之逆旅氏逆旅人怪斗龍數過問焉
告之故且使偵之其人驚曰吾主人小婦王自言家
清湖今王老矣豈若毋耶走施氏告良久出詢斗龍
父時門巷兒名歲甫去老婦人哭出斗龍哭前拜毋
子未嘗相見而自知其爲子爲毋也施氏曰若毋撫
子女我家以毋還斗龍留三日奉毋歸竟如其言毋

歸之歲夏四月徽盜作溢出昌化境上殺人掠子女
奪畜産貨財張甚斗龍爲廬百丈山身自負毋婦擁
後未至山廬路逢盜數百人斗龍置毋曳處稽首曰
壯士斗龍幼不知毋去壯長聞毋在江東行求毋六
年毋歸未百十日即相遭于此斗龍若害大婦當死
毋老誰當養毋者盜咨嗟相約謹夫且語徒勿更至
此山驚毋傷孝子心里中人家頗賴之以免斗龍嘗
將甘瓜圃中秋暮毋病渴甚思食瓜而非瓜時斗龍
視空蔓中芃芃然披之見根合叢苞帶兩實者二摘
以奉啖即日渴已疾平明年圃之天羅瓜如甘瓜者

亦二王至今茲尚安徙也斗龍作百丈谿書院祠三君子侑以澤民將延師教里子弟學又以百丈源山地五百畝爲義山鄉鄰饑歲厮葛蕨根續食众以葬逵魯花赤阿思蘭取縣學鄉鄰之言及祁陽縣尹章君碩所移事狀廉之而核銳請旌表斗龍知歲惡民饑官賦食旁午自請無用是妨荒政蓋其意不欲人知去年斗龍來錢唐將從長孺問學與之語誠可以爲孝弟忠信者心欲爲之傳以風厲人子屬其縣士孫壽國錄始末以來且曰縣人之所願得也遂定次其言如右

胡先生曰陳嬀姓有虞氏苗裔周興配胡公以元女大姬而國之陳紹重華祀爲上宗三恪及其亡也子孫用國爲氏自秦漢來陳氏孝弟忠信立名當時而著見後世如太丘長輩類何可一二數孝子固其後也滈汭遺風餘響猶有在者哉

金同知沁南軍節度使事楊公傳　姚燧

金之季年天兵滋張庭臣專謀一力惴惴以不卒保河外爲懼捷河之北綿地數千里信敵牧蒐其中不敢認寸尺爲已舊時則有若滄海河間恒山遼陽易水平陽東莒晉陽上黨九公集創殘餘羸之餘收其蒐鬼化悖爲果出而用之或一二年或四三年七公竟無事效相繼亡敗恒山聲言入援蹴踖不敢近京師形涉擁衆自衛獨上黨不首鼠謀去就提孤軍鬬府馬氏根窟潞澤沁輝懷孟衛七州之心終始北捍者十二年最名純臣戲下激義多節众磬跡著者襄垣銅鞮襄垣懸府五百里銅鞮襄垣又百里府控十餘壁皆阻山爲守獨襄垣居易地受敵西北東三道之鋒府議非得縣上招撫使顯守不可乃即版顯移縣衆往始顯部將有楊公者與顯同里用武略開顯戰每求副往連以勞得官至是從守襄垣籍其部衆

纔一旅合縣民得千人敵娭梗已未嘗涉旬月不一至公開門延之晝止其驅夜斫其營凡戰經事剽荷夕集不以勞顯若此者五年其後塹夷城穿如蠡室石積其下者四望各盡一射人心轉一不綫髮搖敵以爲難稍引不逼會從顯從上黨公再復潞州皆再有勞詔進顯銀青榮祿大夫沁州節度使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公懷遠大將軍同知沁南軍節度使事時縣官調用特怯其待戰勞一資以官廼多入敵懷數告身無所上槩遙領故仍治襄垣公一日請顯曰以今形勢襄垣今年跌明年保無馬武願分部曲

百人立艱艱以緩兵衝顯允以便版公以前官行艱艱令公至治栅北砦處艱危中且暮年聲呼牒招山逋谷竄稍出集附敵悉衆攻公行夜至臨棲䖍衣止宿其上中敵偵刺未殊猶張空拳搏數人以償顯聞哭曰鐵吾翼矣明年顯死又明年上黨公釋師養安京城一實公言公代人諱閏少孤鞠於姊之夫禹家即今榮祿顯也始顯以募兵戍邵還戍潞改孟戰有勞謫臨洮司銀臨洮尤溪地戰又有勞還招撫縣上取上黨節度公一從行死事之年生二十有九後如千年子仁風謂燧宜傳族他日職館者得涉筆以承

金史之流云仁風歷懷邢洛三治中有善政

史母程氏傳　袁桷

嗚呼余嘗得三卯錄讀之蜀禍之慘誠忍言也夫朱禩孫之死而復生也蜀民就死率五十人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積其尸至莫疑不死復刺之禩孫尸積於下莫刺者偶不及尸血淋漓入禩孫口夜半始蘇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後出蜀為䦨帥使嘗祁示人未嘗不泣下賀靖權成都錄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嗚呼推是考蓋可悲也蜀舊州史氏由唐吏部侍郎儼從僖宗幸蜀因家焉其先墓在青神將二十世宋世號名族其出蜀也今唯居湖州一房讀其遺事益悲之史母程夫人蘇文忠公之母之族也夫人將其家下峽江以槖金腰纏之兵暴至伏林莽與隣嫗謀曰輸金果可生吾兒無資不復能出蜀史宗誠無噍類矣縱得生旦夕兵復至亦決死均死死以全史兒誠不恨嫗見身死為吾出腰中金告兒使速走須臾兵果執母謝以實亡金遂遇害翼日嫗語于鄰告史氏兒兒甫十三從草野得尸如其言窆以歸且亟圖其象識曰史光母年五十有四嘉熙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申時死兵難兒遂東南來占籍湖

州刻意自奮以右科為制東兵馬鈐轄鈐轄生子圭文嘉定儒學教授嘉定生子台孫介喜孫台孫儒術通吏文復有子幾人而史氏繇嘉熙至于今且四傳矣噫蜀繇秦帝入中夏至于宋凡一千五百餘年文物大盛絕不知有兵革一旦掃剗殆盡迄今百餘年遺墟敗棘郡縣降廢幾半可哀也已可哀也已贊曰婦人內德不出門房中歌褻戰國而下俱下幸以著非得已也語莫甚於死從容反復烈士猶難之兇士女乎歐陽公傳斷臂婦人以愧馮道夫人以死傳宗承平世澤於是乎見作史者烏得廢諸

李節婦傳

揭傒斯

李節婦者姓馮氏名淑安字靜君大名人山東廉訪使時之孫湖州錄事汝弼之女山陰令東平李如忠之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繼室以馮氏生子任一歲而寡有遺腹子父没兩月乃生名之曰伏訃至東平李及蒙古之族相率至山陰盡取其貲及其子任以去馮乃賣釵釧質衣服權厝二喪于山陰蕺山下獨携二子廬於墓時年始二十二唯布衣蔬食羸形苦節躬織紝爲女師以自給居二十餘年敎二子皆成學遂遷二喪反葬汝上邑人王

毅以中書平章政事在告爲親臨其喪而銘其墓祢絲之人聞之莫不嗟咨歎息有爲泣下者李及蒙古之族皆大愧悔差見馮毋子馮視子任反出己子上中書參知政事王士熙侍御史馬祖常禮部尚書李术魯翀翰林學士吳澂集賢學士袁桷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國子司業李端太常博士柳貫輩爲文章盛夸道之山東浙東牟有司交上其事于朝請褒異焉其子任伏事朒極孝皆掾太府有廉直聲而好學不倦史氏曰李之初喪也其族及其妻之弱能扶其二喪攜其幼子送于汝水之上而撫存之其義孰加焉乃不遠二千里而來直利其財也當時亦豈欲挾其數歲之子以去惡其無名耳以二族之人生長鄒魯之邦乃不如一寡婦人哀哉馮氏其亦早有家敎乎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二十一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墓表

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柳宗元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爲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觚牘焦思慮以爲論註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爲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

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反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吾郡人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啖助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十餘年其事大備爲春秋集註十篇辯疑七篇微旨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生人爲主以堯舜爲的苞羅旁魄膠輵下上而不出于正其法以文武爲首以周公爲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爲巨儒用是爲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于京師某月某日葬于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繼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痛慟將葬以先生爲能文聖人之書通于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

表碣

弘農令柳府君墳前石表辭

柳宗元

少陵原柳氏之大墓唐貞元十九年某月日孤某奉其先府君洎夫人之喪祔于其位由新墓而南若干步曰高祖王父蘭州府君諱某字某之墓又東若干步曰曾祖王父郊州府君諱某之墓西若干步曰祖王父司議郎府君諱某之墓咸異兆而相望稍伸之有位序壞樹之有豐殺皆如律令府君諱曰某字曰其由父任爲太廟齋郎更許昌陽武伊闕華原尉王

屋丞汝陰令爲弘農二年推其誠心格于其人闢土生穀若有天相之道衣食給足故人不札夭教厲明具故俗不爭奪遂以洽于太和事理克彰刺史盧杞加禮褒旌考績絶尤推君之政風于下邑命爲吏部尚書郎庚河南授命黜陟狀君理績殊異宜登天朝帝有歎焉方圖優異命用不長年五十五建中二年某月日卒于官以其素廉家之蓄不足以克内事遂殯于是邑仍會危難至于今乃克返葬孤某常爲黔州錄事參軍今無祿仕而不敢緩初君娶司農少卿京兆常山之子涇陽主簿迥智之女德容温良大曆二

年某月日卒于越而假葬焉孤某徒行自越舁夫人之喪至於虢衆弘農君之喪咸至於墓窆焉既窆之立石表於壙前示後之人以無忘孝敬嗚呼世有難仕于外而葬其族者希矣孝子之心有待駟馬五鼎而卒不至者焉若今之殺衣糲食寒妻子饑僕御終身由之而志益不懈爲旅人徒跣萬里以厄困終事孝之難者歟五十而慕者舜也祿三千鍾而悲者曾子也聖且賢難之若是今之人有由其道者待不亡於世

絶編生墓表　劉禹錫

顧彖吳郡人食力於武陵沅水上以讀易耆病且死飭其子曰吾年十有五而授易于師積六十三年于茲未嘗一日不吟乎繫彖里中皃從吾讀其文多矣死則必葬我于黌序之側尚其有知且聞吾昔君子曰若彖者可謂志篤于學矣因以絶編生誄之且表其墓後之讀功令者或采焉予既謫居是邦始至之日問能道古語可與言者邑子以生爲對既而執贄請見之生危冠大袂闊視推拜及門知讓俟肅而後入又肅而躋階心存聖言潤徹眉睫有楚態而亡矜容問其所執曰幼學易老而尤嗜問安學曰始學於師曉熟于心自尼父兼三才紬入索繫辭焉以逼微

言與伏羲文王並行猶天三辰仝麗太極泰胱大忠完文顯行漢之田丁京劉而東京有馬鄭魏之何荀兩王而吳有韋陸前者導源後者洒之瀰融混合百派待奏唐興沙門一行方洩天幾以探古人神交造物智斟人事制動也有樞變道也亡方鼎之支流委輸于我其它紬繹祖述三十有餘家朱藍之樸斲之爲羽翼爲鼓吹疇咨天人之際旁睨上下騖精於揣摭隱巧於穿鑿猶制氏之於樂鏗鏘而已徐氏之於禮善容而已然而前修之盡心也得以味腴摹芳焉

手胝於運管自職於臨燭而氣耗於咏吟家居亡嘗不能與計偕地偏宜遠亡有能晤語者心愈苦而跡愈卑寒膚喉腹以至於耋老微夫子之問持是安施乎宅日予造其室廬瓢箪在左汚尊在右有龜栩然有筴甚澤余揲著指骨而訊之曰是聲聲者曾不予欺乎生攸爾而對云古先聖人知道之妙不可摶而得也故設象以致意栫有以取亡取當其祖用當其精夫權衡所以揣輕重不爲捶鈎者設也尋尺所以商遠邇不爲運斤者設也龜筴所以决纍疑不爲知幾者設也幾存乎人是則以天咨爲封體以地理爲

爻位外附人事以象爲內取諸身以象焉附偏於實中迎數于象外自然之理不知其然雖欲强名措說亡地彼枯莖朽殼安能與於此乎今夫揲之以至刓灼之以殆盡徒與大蚩蚩者問撅穫占能起訟需食亡羊喪牛之間日資其握粟以餬予口烏足爲大予道哉予以斯言達於易故書之噫國有大學學有館以延顧門若生者苦形役志如是其顓也茄經于腹湮滅蕪壤壁水湯湯不聳其聲摧藏樸遨與山木同朽豈地遠然邪彼文甲絝毛剝筋壽革鞍蟠之華賞炎溟之蜃蝦飛苞驛籠所至而貴夫豈貴爾也哉

悅者衆故也生之歲在元和七年秋七月甫歲之日推而上求直治生之辰得四百有七十甲子葵在征漸西石磯上其墳可隱東望里墅尚行其志云

著作郎贈秘書少監權君墓表　李華

君姓權氏諱皐字士繇天水人符秦尚書僕射翼之後世爲著姓祖某咸有令德君既冠進士及第試臨淸尉持節兼本道使辟君表爲薊縣尉充判官無何王將以逆節露君乃詐死扶親涉江兒禍累知幾其神先帝聞而歎之除評事御史方議大用屬太夫人病危君侍奉憂勞因中痼疾無何太夫人終君泣血

三年厥疾用加服除遷起居舍人著作郎大曆元年四月某日不幸逝於丹徒因寓焉享齡門下嗚呼識者慟哭聞者痛心君有大節不可奪人名不可掩大才不可及大行不可名天與之仁不與之年哀哉自開元天寶已來高名下位華方疾不能備衆然所憶者曰河南元君德秀元終十年而南陽張君有略張歿二年而君天元之志如其道德張之行如其經術君之才如其聲望人倫其粹長與日黎韓幼深京兆王鎮卿洎華友善韓評君曰可以爲宰輔下評君曰可以爲師保華評君曰分天下之善惡一人而已矣

夫人隴西李氏仁賢有一子某生七年哀禮過成人嗚呼有後哉朝廷贈君以秘書少監悼賢也葬自疾病風叟杖而往哭之常聞師乙之言曰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權君可謂溫良而能斷者也故爲齊風表君之墓云

忠於而國孝於而家潔而不滓瑜而不瑕仁胡不壽爲善者何君不幸邪時不幸邪

廣陵陳先生墓表　呂温

有唐貞晦先生廣陵郡家邑鄉陳君曰融無字享年七十有二遊不出鄉考終厥命嗚呼至哉良玉雖白

不受采醴泉自甘非有和貞色精粹丹青無自入也靈味天成麴蘖無所資也故先生長而不學大樸不適乎輪輮至音不諧乎宮商曲直渾成巧匠莫能材也清濁一致伶倫莫能器也故先生老而不仕地虛而踐則有跡器跡而扣則成聲我踐惟實跡不可得而見也我扣惟寂聲不可得而聞也故先生沒而不稱若夫爲養克孝居喪致毀事亡如存朋友孜孜兄弟怡怡於鄉恂恂與物熙熙天性人道其盡于茲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知命是達怡神爲榮樂天忘憂自寵不驚貴我以道此非祿乎何必入官然後爲仕我有信順自天益高亦既知矣謂神益幽亦既聞矣何必脩聲然後爲名大哉先生行不學之道振不仕之貴負不稱之名達人觀焉斯亦極矣予貞元初寓居是邑言歸京國道出其鄉始見一鄉之人父義子孝長惠幼敬見乎詞氣發乎顏色不聞忿爭之聲不見傲慢之容雍雍彬彬甚足異也因揣之而歎曰芳蘭所生其草皆香美玉所積其山有光此鄉之人豈必盡仁其必有賢者生於是矣遂停車累日周訪故老果曰吾里嘗有陳融孝慈仁信不學不仕鄉人見也皆自欲遷善遠罪亦不知其所以然今也則亡清風

猶在予於是慨然嘉先生以純德至行沈落光耀官閥軾廬之禮士無表墓之文知而不書我執其咎乃披典校德謚曰貞晦先生窮微其實建石于路用告將來之有識者云爾貞元五年秋八月東平呂溫述

石曼卿墓表　歐陽修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閒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於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

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于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游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太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祖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

潰矣今或不服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于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于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歐陽脩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於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志其墓而廬陵歐陽脩為之銘以其葬之速也

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甎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
納於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
君於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
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予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
哭而去今年春予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
禮部乃來告以將以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予蓋君
之卒離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
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
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
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

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
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予得日從賢人長
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
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既罷
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
書喜爲詩閒則從予游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
不亂雖醉未嘗頹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
志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予愧也始君
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
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

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
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
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
游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
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
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
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於墓且以寫予之思焉
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
身云

胡先生墓表　歐陽脩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
州如皋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
昏愚者厲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
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
曁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
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
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
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
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
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

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弟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處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學拜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

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遒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莫其誌於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

廬陵歐陽脩述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王安石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某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彫斲以爲廉所不爲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爲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爲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天下悅其至虛己而問焉使莅諫職以觀其迪已也使董學政以視其

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是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既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己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久莫如以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石公且朽不可得也

寂默居士晁君墓表

晁補之

寂默居士晁氏諱端稟字太受君開封之昭德坊太子少保文元公曾祖也給事中參知政事文莊公祖也其世家爵里謚諱詳於國史文莊生祠部員外郎

秘閣校理諱仲衍校理生居士居士世冑蟬聯非步長山林人且有盛名場屋間嘗爲參佐州郡令大縣矣卒不用以沒寂黙云者蓋嘗以此自名而未晳以此語人補之曰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道之不明也言之不行也以未小成榮華者隱之也寂黙而道與言顯矣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居士曰吾琴故未嘗鼓吾何虧其族人之知居士與其交游而厚者則皆相勸號之以寂黙以實居士嘗有志於時不遭而爲此也居士七歲奇警過嘗兒絕遠見而名聞而識二十歲而盡授六經百家說又雜取他類書

小說叢脞人不勝覽者皆成誦於口用以自娛爲文詞捷敏如水就下騄耳行遠千將立斷無肯綮者旁覘其同學兒方濡毫慼頞如拾瀋如憶昨夢不可得而居士已四顧潚意宜氣脉背欲盡矣用此益有名譽熙寧中與補之同試開封嘗暫出謁客客壁間石刻令序千言蓋有言于史臣者居士曰能一再過誦乎則俱黙讀居士曰誦矣某曰亦誦矣偕誦偕止而居士盡習補之遺二字焉無幾何居士舉詞賦爲開封第一主司駭其筆豪贍異間雜字非他時舉子比展其卷堂上自屏及陛紙窮傾相詫曰盡識此可以

爲三千士先登矣然是歲屈於禮部又三年始以經術第進士意不自得欲從制舉曰此吾漢大夫之世科也時王湖州石父亦制舉喜根持論氣豪老師宿儒少所屈然獨厚居士屆士數從石父道往古石父通洽猶自爲不及居士博也石父因以直言舉劾之而居士故倦游不復蔪意亦會其科廢云爲人和裕明白不作畛域藏覆言辯濟發有所作意必先人外視之類欲速者而中平夷實與事濶也又事母潁川夫人孝重去左右兩從伯兄使淮浙居閑不調者十年愛西湖琅邪山水曰是可以忘老有詩數十百首

至今傳杭滁間善爲長歌怪處似玉川子平處似香山居士至雜文數千言叙事極古今得失之辯則唐人獨以詩名如郊島者不能逮也文莊齊安夫人李祖王祁公之姑初王公之自舒來貢於禮部也猶少出入姑氏如家後貴爲宰相居士以布衣年少往游如平時不怵於其貴或飲酣其堂上劇論大笑傾一[illegible][illegible]而與里閭賤者游亦傾竭無吝情初不見其異人皆曰如居士乘有名舉使能稍自矯拂透進以嶄合必獲然居士不志於其獲而樂於不矯拂視不合如其躬之遂其知者則以爲氣完而守全其不知者

方且以世禮雖盱一二許詠之嗚呼此其所以窮也
哉然居士自以少孤依潁川夫人辛苦學問欲嗣其
家聲甚力既失夫人養已得疾鬱鬱又官不偶抱所
長莫試滋與世闊不復自金玉類李將軍既困貧其
才能數頎虜角志意於無益者常人不知愛惜恐一
失不可得必其誠心好士知才爲難者方復悼其窮
也晚尤自放於酒一日過故人飲甚樂忽悲歌起舞
泣數行下傾補之曰吾若是乎已矣人暫見之不知
其爲開封兆大受也或竊語以爲狂居士笑曰琴張
輩所謂狂狂者進取吾進取乎哉補之輒從旁讚曰

魯漆室女獨處趣然不樂而悲嘯亦狂者邪鄰人疑
其欲嫁鄰人則淺矣然數月而居士卒異哉補之嘗
論聖人有中道若伯夷柳下惠俱非中者故從伯夷
之清則和爲不恭從柳下惠之和則清爲隘然二子
蓋百世師不有聖人知之則楊雄所謂餓夫譏臣非
過言也然人豈可以皆至於夷惠如陳遵張竦長短
不能相效雖未足與論中不中之際要曰外輕者差
獨樂至所遭薄厚皆不道也居士嘗主簿博野又
爲保德軍掾洺州推官知堯山縣事其爲令與邑子
講習經藝有惠愛於人然居士終無意於爲吏昔魯
肅論龐士元非百里才其治不治後人固不當求之
耒陽之間至其言克諧作樂非仁者之兵雖惟異於
魯肅所期治中事雖孔明猶當自恨前所以待士元
者未也故韓愈謂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遇居士
卒以元祐五年四月丙午葬以其年五月戊寅地則
鄭州新鄭縣之旌賢鄉也配王氏潁川夫人之姪潁
川夫人爲晁氏婦矜式王氏恭儉似姑居士二子覺
之貫之皆文學善士貫之已得科名爲新鄉令後十
七年而貫之始以書來曰頃先君不幸葬日迫太僕
林旦嘗銘之痛其遺也知先君之深者就與兄願爲

文表旌賢阡上抑先君不至要官職四十六年而沒
施爲者少然孔北海志不就士議處以蒙信陶淵明
一縣令後仰其高窮達成敗信不足論論其人物如
何耳補之曰孝哉是足以大吾族父爲不朽系曰若
天之高明地之無竆中不知歲之幾何長人不七尺
當物之一乃若傅說以其事業沒而上比于列星之
光何必傅說有陵容星有曰長庚彼微者也而動其
芒豈皆如說富貴有功德于商乃如是其昌嗚呼居
士世人以爲狂自謂我非狂既隕于霜亦揚其芳此
如陵與白也身雖沒其才氣俊偉倘耀而不亡也

何君墓表

陸游

知此者可肯襲高古矣

詩豈易言哉一書之不見一字之不識一理之不窮皆有憾焉同此世也而盛衰異同此人也而老壯殊一卷之詩有淳漓一篇之詩有善病至于一聯一句而有可玩者有可疵者有一讀再讀至十百讀乃見其妙者有初悅可人意熟味之使人不滿者大抵詩欲工而工亦非詩之極也鍛鍊之久乃失本旨斲削之甚反傷正氣雖曰名不可幸得以名求詩又非知詩者纖麗足以移人夸大足以蓋衆故論久而後公名久而後定嗚呼艱哉予固不足爲知此道者亦致

其意久矣顧每不敢易於品藻蓋彼皆廣求約取極數十年之力僅得其所謂自喜者以示人而我乃欲一覽而盡其可乎何君名逮字思順能詩終身不自足而卒卒後予友人曾樂道蕭仲至始介思順之子来以遺藁屬予表墓且言思順平生欲見予而不果故有斯請予年近九十病臥鏡湖上凡以文章來者積架上不能省一日取思順詩讀之不覺起坐太息曰今世豈無從事於此者如思順蓋未易得也不以字喜其成何不以句累其全篇超然於世俗毀譽之外予之恨不一見其人甚于其人之願見予也思順

曾大父諱幹中大父諱汝能父諱松東陽人以嘉泰三年九月十一日卒年五十有一兩娶郭氏皆先卒以開禧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合葬于仁壽鄉陂頭山之原子一人女長適進士郭槩次尚幼開禧二年四月戊寅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表

眞定張君墓表

宋本

眞定之眞定縣人曰張君諱德林字茂卿夙喪怙恃兄弟衆且貧旣長遂贅壻于郡董氏董氏多財無子委君家事君長治生久之資益饒又哀董宗將絶爲

外舅買妾覬有以世其祀果生一子名符亾幾何外舅妾皆死君夫婦鞠符保抱乳哺之壯悉致家貲以去符力留同居不可乃與田百畝屋一區爲報君課家人耕蠶以自衣食至治元年七月十四日病卒年六十四至順二年某月某日葬縣之新市鄉安甘原子男一人天佑和寧路儒學正女二人長適朝列大夫監察御史蘇天爵次適郡士宮思敬孫男二中立中和日蘇君持君事狀告予曰昔杭有富民病且死子生甫三歲遺命壻主家産它時子取三壻取七子長而訟乖崖張公爲守曰使遺命子七則死壻手矣

苟無嗣明若張公者則子受屈無疑今張君非迫於
孤子之怨非怵於官府禁令非不埋於鄉黨親戚之
口慨然舍所已據遺諸不爭求之時俗亦鮮矣能爲
我文以表其蹟爲齊民勸乎苟得之將歸刻諸石予
諾而未遂蘇君再請三請且歲餘不懈時蘇君室恒
山郡君已亾予憐其拳拳故妻之父若是乃最其事
之概附以卒葬歲月子女孫息之數而系以論曰古
未有贅壻秦黔首家貧子壯則出贅始見史傳實弊
俗也妻之家不以骨肉視贅壻雖贅壻亦自不以我
爲妻家骨肉張延賞韋皐猶爾矧餘人乎陽爲翁翁

熟而陰相漠然者爭鬪相責望者皆有之蓋實非骨
肉而然也故有國者至發民贅壻爲卒謫以用其憤
怨不平勤勞困苦之氣用至財者則又民之心也百
金之產出入掌握可沒齒溫飽贅壻於妻之父母之
子何有於戲處非骨肉之地當風俗世下之時而張
君出焉眞鮮哉方以杭民之訟則大非其倫彼富民
若慳歿其子於已生而君則求董之子於未有詎不
相萬萬哉當買妾時君固已無心於其所殖不待推
致於篩而後知也然予又有感於蘇君者昔予大父
亦壻京師富民張氏張亦無子約曰歿後園田屋室

此勝因一作予

金帛皆予物數歲側室育子大父告去張翁媢驚曰
何至是縱有子女不當得產之半耶大父曰某不欲
處嫌地竟去舊當狀其事洎其餘行實欲求當世有
文者表著金石未能也孫於祖顧久有闕然者蘇君
乃能以斯先我豈天賞君盡心外別而生蘇君俾豈
弟親親女以君女而服報乎則鄉所謂弊俗者鎮定
之間由董張蘇三氏可少瀾矣用於世而觀民風者
過君墓道以讀是尚有徵焉

故宋兵部侍郎徐公墓表　徐　琰

國朝自至元初元用兵襄漢以來驛書押至日告克

捷既下襄陽渡大江所向風靡有城郭封疆之任者
若崩厥角恐後卒之混一區宇際天薄海罔不臣妾
是雖廟謨雄斷師武臣力之故而江南謀國用世之
士亦從是可知獨時時閒趙昻發死池州李芾死潭
州馬曁死靜江如是者不過十數人止僅後又聞文
天祥以宰相使軍前逝海上被執不屈久乃伏節若
可起人意者而於先幾之識前知之見未之敢論十
數年來南士東馳轂擊北來不絕閒坐論對語及其
所以亾者則深懟遠討危言劇論之上亦嘗有之而
枋用非人以言爲諱卹而不求求而不聽聽而不用

是以馴至此極始知人謀非盡不搣抑亦國運之有
所窮而天命之有所屬故不得不歸於有德也嗚呼
是豈一人之力一朝之故哉今觀余君悉所狀故宋
尚書兵部侍郎徐公之行則前言信有證不誣公諱
卿孫字麒仲臨江之清江人曾祖大經父森源祖贈
宣教郎妣熊氏贈宜人按狀公在宋朝起身儒科郎
以治縣最當時其事恭不勝書人視以爲諧升朝一
再遷爲御史爲諫官乘三年時其國之事莫急於邊
備初凡印以厲人才飭軍政結民心三事爲告襄陽
之不守元帥之無謀我軍之在行者猶無不知之而

彼相挾私蒙蔽上下晷不正其僨軍之罰位於朝者
視爲欺熟恬不之恠獨公能抗議彈擊第一義已甚
可覩繼是累十百疏反覆諄切無非論邊之日言大
而不遺其細謀遠而不畧於近料事精審置論切宜
使吾徒爲其國計亦不過爾取是謀帥而援李芾於
久斁薦文天祥於列郡以襄事而陳李庭芝之决不
可用即責時宰陳宜中徇行故事如坐而待亾其後
或抗節死義或誤國謀身無一不如其言此則非知
人如權衡識時如蓍龜則世孰能之殆天與爲謀神
授之策者乎不用其言而用其身雖簪筆持橐把節

持麾於我何加至是公去益益遠矣國亾未幾而身
亦隨之悲夫余閒居坐念自有宇宙以來亾國何限
以爲其國之有人則其時其事言之可爲太息以爲
無人則斯人斯言散在史傳何國無之而卒亦無救
於須臾之運者信在人則在乎用才者爲何人在天
則亦顧延續者之何如耳後有君子論一代興仆之
由於千載之上其有取於吾言乎若公之文學政事
散見如狀以非大節所在故不詳錄公生以宋丙戌
二月十九日卒以至元庚辰三月十日塟其鄉以至
元丁亥十二月念四日要楊氏贈宜人繼黃氏封宜

人子男二長震先卒次必茂女二豐城李杲盧斐文
陞其壻孫男二女三曾孫男三女二與時余參乘江
西以修從祖漢高士之祠于東湖因已起敬公之名
節嘗欲列吾宗人之有德有爵者升侑之属去官不
果會文陞來京師一日致其婦兄之辭曰必茂先親
嫠且耋有年而墓道未表大懼隕越無以顯揚惟公
中州典刑以詞翰重一世敢以不朽爲請余知公悉
凡欲著其可緊者示後來故不復辭而系之辭曰
亾國之臣莫知所亾一或有知罔措爲狂由異代觀
惟狂惟聖我知其人有死無瞑千載而下其言則存

刻表墓門示爾子孫

故宋勇勝軍統制官詹侯墓表　吳澂

宋勇勝軍統制官詹侯開慶己未之夏戰死于蜀勇勝軍屯鄂之城外其秋大兵奄至降其軍而侯之妻子在軍中俱北徙子生始四歲時世祖皇帝以親王總兵柄河北董忠獻公從世祖具知侯在蜀力戰不降狀命公曰佳父必生佳兒汝其善護視公鞠誨同己子名之曰士龍既成人仕州縣以廉惠稱追痛其父死節而未白於世常忽忽不樂及擢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按歷荊楚所至訪其父遺迹有宋

士錄國亡之際能城守野戰死者人各為傳而侯與焉得其傳又稽諸故老遺黎退卒之口參伍附益歸以語其友友轉為事狀持示臨川吳澂曰吾父以節死居北之五年吾母亦死僅存不肖孤一綫之脈大德壬寅冬具衣冠招吾父之魂與吾母合葬鎮江府從崇德之硯山懼弗克揚先烈將遂沉沒則終天無涯之痛愈不可寒願有述以表於墓敢以累子澂禮辭許於是讀傳與狀而哀侯之所以死嗚呼歐陽公論五代之臣全節而死者三王彥章其首彥章北面朱梁為路人一旦為君臣歲月甚淺鮮無足道而弗

貳所事百世之公議猶避之宋三百年仁義之國豈未及比而其季也死宗廟社稷死城郭封疆求如項籍田橫劉湛諸葛瞻顏杲卿張巡許遠南霽雲輩一何寥寥耶侯以下官微祿出入行陳屹屹不挫如此世亦曷嘗無人哉嗚呼晞矣侯之死以蜀崇慶告急宋大將往援侯率偏師以前破營壘十數攻蜀之帥號紐璘有言戰聲大將畏懾得小捷遽謀左次以遁侯見帥深入不惑驟領數十騎來往有敵輒迎又喜遠追謂其輕脫可獲也大將逗遛侯率所部獨進進至敘州府平隆化縣界遇游騎什什佰佰挾戰無大

勝負日中即以精騎數千至侯之衆不滿千人皆敢死士馳突衝擊力戰不少懾遣卒請大將求救方引衆趣山顧望竟不赴侯棄所乘馬立射殺無不斃帥兵屢却然以步敵騎衆寡幾十倍帥兵生力分番迭鬭日晏戰未罷所殺已過當而倦之兵死傷者十七八矢貫侯臂裂帛裹創復戰連中數十創創甚矢盡衆稍稍散逸裝者猶數十人傷重莫能軍侯被執帥壯其勇明生之侯大罵求速死亦不加害與日帥親視其創餽之食與藥侯標去弗受絡罵舁上載以行八日不食至播州土門遍令詔城中不行遇害年五

十二帥還渐輒對儕黨言喈喈獎嘆曰好人好人且
曰其箭不可當侯之從子二其一失其名先數歲戍
巴州戰歿其一名爍然後數歲要隨州歸師至缺敗
戰歿坼王杞守樊城城陷不降亦歿一門歿者四人
侯光州固始人諱鈞少負奇氣魁礧凝儒弊精神事
無用語每云讀書了大意可曬日挾勁弓驅馬出平
原曠野指南北東西射曰大丈夫立功名當以是萬
殿帥器之妻以兄女餘遏郡材技良家子選補軍職
繇武定軍屯光從屯黃勇勝軍後栩取將於武定而
以侯爲副其將後走馬襄陽城上墮城上歿侯叱曰

大丈夫不爲國歿敵而歿於是兒女子耳制置使遂
以侯代將克統制官寶祐間蜀歲歲被兵侯往來峽
渠開達等州扞禦用少擊衆數數以多最深入辯做
藥達城堡化服郡僚撫以恩信任事不避艱險類如
此捐軀徇國其素志也而竟以敢戰歿嗚呼晞矣夫
人萬氏早卒再娶胡氏生士龍士龍之子澍亦嗜書
愿而周於務嗚呼自古忠臣義士身不食其報者往
往報於其子孫然則侯之後宜大益已視其兆

孝子田君墓表　　劉因

嗚呼天地至大萬物至衆而人與一物於其間其爲
形至微也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即壞之後前瞻
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爲時無幾也
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
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常平居無事
之時於其一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愼守而深惜惟恐
其或傷而失之實非有以貪夫生也亦將以全夫此
而已矣及其當大變處大節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
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終始者以之而行而回視夫
百年之頃一身之微曾何足爲輕重於其間哉然其
所以參天地而與之相終始者皆天理人心之所不

容已而人之所以生者也於此而全焉一死之餘其
生氣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凜千載而自若也使
其舍此而爲區區歲月筋骸之計而禽視鳥息於天
地間而其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已者或時發焉
則自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爲愈者是欲全其生而
實未嘗生欲免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勝哀
也哉先人嘗手錄金源貞祐以來致死於其所天者
十餘人而武臣戰卒及閭巷草野之人爲多而予每
覽之未嘗不始焉而惴惕若不自容中焉而感激爲
之泣下終則毛骨竦然若有所振勵者故爲之訪諸

故老採諸小說攷其姓里增補而詳記之惟恐其事之不傳也近復得清苑孝子田君焉貞祐元年十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盡驅居民出而君及其父與焉是夕下令老者殺卒聞命以殺爲嬉未及君之父者十餘人而君乃惻然欲代其父死遂潛往伏其父於下以兩手據地俛而延頸以待之卒舉刃未暇省閱君項腦中兩刃而死夜及半幸復蘇後二日令再下無老幼盡殺時君已以藝被選而行次安肅矣聞其父死謂人曰我當逃歸葬吾父遂歸求父尸而得之負以涉河水傷脛至血出飲母冢下尸而窆之乃還而衆不之覺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孝子者歟其子道章資高爽喜讀書而遺山元公陵川郝公皆嘗爲詩文以美之雅善予一日狀其父之孝行訪予於易水之上曰古者孝友雖庶人得書於史官而先人之孝行若是生無一命之旌而死遂無一言之託以傳不朽爲先人子者亦何以自立於世今謀所以表大墓惟先生實哀之言已泣數行下嗚呼予尚忍不銘君也哉君諱喜世爲保之清苑人其仕至佩金符其壽四十三其卒則歲乙未閏七月考彥妣喬母兄嘉其所娶實聖族韓有婦德鄉里稱爲韓孝婦其嗣八

十六男女三道昭道章裴氏女寅孫五溫良恭儉讓曾孫四元亞季德昌銘曰

嗚呼昭斧鉞而致死猶淵冰之歸全其死者藐焉此身之微其全者浩乎此心之天有纍雖丘匪丘者存有碣雖石匪石維文百世之下有旌古而勵俗者必名此曰孝子之原過者其式之孰獨匪人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二百二十三

墓志

史官陳仁錫明卿評選

墓志

徵君何先生墓志　梁簡文帝

先帝履玉燭之禎氣應大賢之一期實生而知機撫塵斯庶敬非習起孝乃因心聚徒教習學侶成羣與沛國劉瓛汝南周顒爲友陸脩賀瑒之徒更道北面承明中王文憲儉受詔議禮未竟而卒屬在司徒文宣王王以讓先生因廣加刊緝故以含文纂居說六典五恩之旒戒齊侯所不鎮孟嘉所未知皆折茲大

物庶此良孜小人道長每諷考槃之詩若子道消便抗天山之築乃毀車掛冠拂衣東岱始居若耶來從泰望今上經綸天地佛輿龍紫始徵爲軍謀祭酒賓允文若之東且光彥先之選又徵特進右光祿大夫高尚其事確乎不拔玄纁徒往束帛虛歸而給白衣尚書祿固辭不受辛亥乎其山正衾在箱唾壺器與王表亮典人椿瑕密章及書綬知與不知莫不悵恨咸以人亡素徘禮隆文章洙泗頹經抉風罷學闕西疑聖之德自此長淪高抗引風之氣於茲永息余昔在洙方承在外迹欽風味道迄淹歲時既而位忝桂宮塗乖尺不獲攝經步至閭春鄉之痾徐輪三反入杜夷之舍痛祥雲之滅悲列曜之淪聊追勒高鄉乃爲銘曰

文範高世玄晏絕倫復有令德遠之與均誰與均此嗚呼哲人弟五肥遁餘軌尚遵司空開學其風不泯傳茲孝敬日悌且仁氣高嘆岳心虛谷神括羽儲粲冊與席珍既遊慧水兼引法輪談扇猶在鳴琴尚陳如何不憖德素長淪寂寥巖穴荒涼澗濱橋曰隻雞徐稱酹素余欽夫子風期風著著思含毫傳芳寫辭沉碑雖貞玄泉無曙

司徒右長史檀超墓志　江淹

惟金有銑惟玉有瑤君實淵哉行高世標高志洒落遊氣宋寥與學內溫深文外郎鼎采箸與登國振朝亦既有美允傳遺彤人道匪聯世促道遼永矣仁矣流芳千流

司徒章昭達墓志　徐陵

周原膴膴作氣惡惡王業攸興帝圖斯盛在昔光武佐命都縣者鄧侯高翻元臣同郡者首相公台輔之量便昔綺統嘲嘯之友無待雕琢起家爲東宮直前所奉之君則梁簡文皇帝既而黑山巨盜憑陵上國

白水猾胡虔劉中夏公傾其產業募是驍雄思報星
儲果纖鯨宛鳧幽風有象代邸方降搜荆楚之英才
資班輸之妙絮百樓忽起登雲靑而俯臨萬弩俱張
賤雷霆而並震揚兵於九天之上決勝於千里之中
殪彼羣兇皆無旋踵陳寶應志懷反叛客引周迪資
其食力更事窺窬公奉詔崇朝飲冰將力前茅後勁
步驟犇馳仍同䮍闘殄其巢窟若夫鳴鼬之洞深谷
隱於蒼天飛猨之嶺喬樹參於雲日空越艇而登嶠
蒙燕犀而涉江威武紛紜震山風海於是成俘獲師
悉擄高塘爰泊滄溟莫不懲乂既而齊人無信將誅

郢藩開艦弋船宛江滄漢公鏡開羽檄遽稟師期馳
襲荆郢應時燒蕩方欲宣威隴汧大討梁華爲上將
之師光逐中台之掩哺大建三年甍於軍府爾乃靑
烏相墓白鶴標墳林有逃車樹同華蓋前於熊軾後
乘龍轜介士發三河之兵哀鐃同駟馬之曲長安傳
坐思禮盛於西京襄陽墮淚悲慟喧於南峴

周大將軍聞國公墓志　庾信

公諱廣字乾歸邵惠公之元孫幽孝公之長子若木
拂日長枝秀天龍圖導河之光神門連雲之氣六辯
構宇五運徵祥是以維嶽降神自天生德凝脂點漆
日角珠庭爲子則名高五都爲臣則光照千里孝養
中天之峰未階其峻虞淵浴日之水不盡其源歲在
瑚車年方竹馬月中桂樹切問能訓石上木生懸思
即悟年十一孝公夢奠於在疚孺慕過禮泉驚孝水
竹動寒林三行克宣入襲斯舉大周建國宗子維城
設爵封人分司典命開國天水郡公食邑三千戶元
年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其年四月
授都督秦州刺史孝公久牧汧隴遺愛在人今茲見
撫我君之子豈獨司隸之臺鮑宣累葉丞相之府韋
賢重代二年拜大將軍方衛青之張幕冊軍元勳聲

韓信之登壇榮高將拜武成元年遷都督興梁等十
九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嶓冢導漾乃濟漢之東流蔡
蒙旅平實惟陽之西極其年九月改封蔡國公食邑
萬戶地接韓城闕鄰楚郭戶口入縣思准寇恂之功
邑啟萬家非無曹參之賞保定元年授小司寇任戶
若生圖闕篇動栽酒屬車幸無冤氣觀因軍府式聽
鳴琴二年轉守蒲城都督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其年
閏月遷都督秦渭等十二州諸軍事秦州刺史公亟
牧黃城頻蒞隴坻豪梁歛手貪殘解印加以上谷精
兵漁陽嚥鼓井臨高柳南望長榆匈奴下馬之山背

相藏酒之谷。莫不遠慕威聲遙承風化二年奉詔向
并州迎皇后有文書手仲子之歸紀裂繻來卿爲君
逆自非名高絕國威被和鄰豈得稱族而行尊君之
命四年授柱國大將軍昭陽以功高見用項梁以名
將當官以令方之彼有慙惡天和三年授都督陝虞
等八州并防諸軍事陝州刺史屈產垂棘既有滅號
之兵王官羈馬非無絕秦之路公以正正鼓旗閑閑
車轍服叛威邇算無遺策但以中外久勞積斯災疾
山川則並走羣望賓客則諸侯在門是以請謁承明
言歸湯沐方詢夏郊之祀或辯桑林之祟更除泰州

刺史仍襲父爵兩國公分流之翁未登峴樂之城空
堅太夫人以公羸瘠悲泣相守胸氣交衝奄捐館舍
公頓伏苦寢水漿不入雖王人勸奪豢鉅愈增毋衆
於予子死於視慈孝之道一朝總集大漸之辰春秋
二十有九四關罷市三軍行哭言尋聽訟脩見寒棠
還前窆營唯餘哀挽羸驂某官禮也六年六月歸葬
於泰州之某原玄中啓路追輅驟騎之功龍旂晰行
深悼東平之違公亮直惟忠溫恭惟孝居之仁義飾
以禮樂風神機警聰敏精明有例於宮墻無形於喜
慍金版玉策之訓佗儲志蔽簡叢芝花之圖齊映必

舉碣石秋雲昭陽落月思風含臆言泉流吻翩翩書
記則阮瑀陳琳荏荏風流則王濛謝朓語其百發亍
絕于猿吟論其百中劔深於鴈陣枚乘之望梁兆不
撣弃官樂毅之求燕路無辭千里至如應變將略畫
雷立成帷帳謀猷孫吳闇合有品藻人理之志有清
平天下之心鵬路忽搖龍津遂壅嗚呼哀哉大宰早
茂三荊長辭萬始撫養遺孤連枝同氣馬援之誡兄
子義在謹飭王況之事世叔情深愛敬同惡比義此
之謂乎乃爲銘曰
御軋從紀乘離作聖白環讓德玄珪受命平一地紐

增輝天鏡傍磨數岡前臨七政地層先登時迓下武
玉黃隳亂金滕光輔衛晉承家邢茅胙土波分建木
派流玄滬景命寅叙微猷淵塞忠有令圖孝爲全德
山節藻政恒珪守國瀚海將臨燕山行勒平樂高宴
金華説經論儒辟水親禮明庭相風待賦承露須銘
乘舟向川策馬隨星德舉克明能賢允淑上將持脈
元戎推轂遊火東漁削平南牧篇下途城泥甘雨谷
袞衣頻露丹禱亟卷約法情推繁辭理遣溢焉懸祭
疑蛇立辯人其宦闈寔同楚蕭蘭雲推景轉風落俄
星裂中台山傾左鎮夏楹含角股階啓蛸移森珮行

明務庭引泰川荊望隴水分飛山河滿月容衛霧歸陵岡石馬車書褒衣小山搖落長林變衰悽愴原隰荒涼宅兆封密人稀山多路少十里松城千年華表夜臺方寂窮泉無曉

周大將軍懷德公吳明徹墓志

庾信

公諱明徹字通昭兗州泰郡人也西都列國長沙王功被山河東京貴臣大司空名高西漢豈直西河有守智足抗秦建平有城威能動晉而已也祖尙南譙太守父樸右軍將軍抗拒淮沂平夷濟漆代爲名將

見於斯矣公志氣縱橫風情倜儻抱橋取履早見兵書竹節逢援偏知劍術故得勇爵登朝甘官入選起家東宮直後除右軍募騎始興兵戈仍遭罰滅陸機從論功業即與吳人公之在梁未爲達也自梁受終齊卿得政禮樂征伐咸歸舜後是以威加四海德教諸侯瀟索桐宮光華日月公以明略佐時雄圖贊務鱗翼更張風飆送遠通軍侯之用兵長必師古武安君之從士能得人心擬於其倫公之謂矣爲左衛將軍尋遷鎮軍丹陽尹井軍中候總政六師河南京尹冠冕百郡文武是寄公無愧焉瀟湘之役郢陵烏興

風船火艦周瑜有赤壁之兵盜舳艨艟魏齊有橫江之戰仍爲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湘衡桂武四州刺史遂得左廣廻鷁轉車反帽長沙楚鐵更入兵欄洞浦藏犀還輸甲庫雖復戎歌屢凱軍幕猶張淮南望廷尉之囚合肥稱將軍之冠莫不失穴驚巢沉水熠火爲使持節侍中司空車騎大將軍都督南北兗青譙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南平郡開國公食邑八千戶鼓吹一部中台在玄武之宮上將列文昌之宿高蟬臨鬢吟鷺陪軒平陽之邑萬家臨菑之馬千駟坐則玉案推食行則中分麾下生平若此功

業是焉既而金精氣壯師出有名石鼓聲高兵交可遠故得艫舳所臨蒸於淮泗旌旗所襲奄有龜蒙魏將已奔猶青馬陵之阿齊師其遁空登平陰之烏俄而南仲出車方叔蒞止暢轂文茵鉤膺倭革遂以天道在北南風不競昔者裨將失律衛將軍於是待罪中軍爭濟荀桓子於焉受戮心之憂矣瀚以事君宣政元年伯于東都之亭有部釋其鸞纏綰其璽紱始弘就館之禮即受登壇之策用持節大將軍懷德郡開國公邑二千戶歸平津之館時寄櫪馬之嘶舍廣城之傳裁見諸侯之客廉頗作戀寧開更用之期李

廣盤桓無復前驅之望霸陵醉尉侵辱可知東陵故
侯生平已矣大象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氣疾增纍奄
然賓館春秋七十七卽以其年八月十九日寄瘞於
京兆萬年縣之東郊詔贈某官謚某禮也江東八千
子弟從項籍而不歸海島五百軍人爲田橫而俱死
焉嗚呼哀哉毛修之埋於塞表流落不存陸平原敗
於河橋死生慙恨反公孫之柩方且未期歸連尹之
尸竟知何日遊魂羈旅足傷温序之心玄夜思歸終
有蘇韶之夢遂使廣平之里永滯寃魂汝南之亭長
聞夜哭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九河宅土三江貢職彼美中邦君之封殖負才矜智
乘危恃力浮磬戢鱗孤桐垂翼五兵早竭一鼓前衰
移營滅竈空幌斜飛羊皮詐贖畫馬何追荀罃承去
隨會無歸存沒俱頃光陰愴悽岳裂中台星空上將
眷言妻子愍厭亭障魂或可招喪何可望壯志沉淪
雄圖埋沒西隴足抵黃塵碎骨何處池臺誰家風月
墳隧羈遠營魂流寓霸岸無封平陵不樹壯士之隴
將軍之墓何代何年遂成武庫

周大將軍瑯邪莊公司馬裔墓誌銘

庾信

史父金殿征南將軍定州刺史竝控鶴兵俱張戎樂
聲容之盛繼踵當年公稟山嶽之靈擅風雲之氣容
止矜莊聲名籍甚彎弧挽强左右馳射故得名高上
谷威振樓煩襲爵安吉縣侯食邑五百戶永興三年
幽并叛換有無君之心帝顧謂公曰天下洶洶將若
之何公曰擇善而從之乃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
人兮帝曰是吾心也乃定入關之策以公族老家大
令預計公曰今日之事忠孝不竝君不容則失臣臣
不密則失身帝愴然改容曰卿是我王陵遷朱衣直
閤閤內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邑一千五百戶武帝

初至潼關太祖親迎溱水太祖素知公名而未之識
也目於衆疑而不問左云令此人射水傍小鳥應手
即斃太祖喜云我知卿名矣即用爲帳內都督滄州
諸軍事滄州刺史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貴公衡之
次上魏后是以推心湣承明之忠壯吳王爲之降禮
異代同榮見之今日東夏邊隅地連荒服井陘寒道
飛狐路斷乃以公爲使持節衞將軍都督東夏州諸
軍事東夏州刺史白波青犢之兵銅馬金繩之亂莫
不交臂屈膝牽羊抱馬在州遘疾解任還朝小馬留
廄餘狀挂裡吏人攀戀刊石陘山雖非漢陽之城還

似扶風之路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
騎常侍以魏後元年疾甚亡于同州春秋五十七天
子輟樂舉公會爽太祖親臨弔祭哀慟左右于時兵
華交侵普斷贈謚即以本官印綬權葬于同州之北
公諱裔字遵胤河內溫人也南正司天北正司地是
謂西河之官卽嗣重黎之政印之歸楚與章邯而並
封豫之避秦共毛公而俱去祖龍仍居選部水鏡三
臺父悅再牧荊河威風千里而身遭禍機遂爲季布
所哭獲存遺嗣實賴程嬰之忠國家追念功臣更撫
叔敖之子言思官族還求女齊之孤公始應辟爲河

奇賞彙編 卷二百三 十一 選集

內功曹除員外郎常侍汲郡治兵黃河浮馬雄鋒軹
關之捷逐北長城之陳授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梯
泉原塵三城旆卷棠陰鋒鏑丁室入關遷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開國龍門縣伯仍除巴州刺史羅復巴
水三迴夷歌數曲徒隆白竹之弩巳濟青衣之功朝
廷以漢之功臣須開上將之府晉之代胄宜紹瑯琊
之國遷驃騎大將軍開府改封瑯琊公食邑一千五
百戶官開近密寵侯忠貞詔爲大御伯仍除大御正
職司常伯任總夔龍王道既平絲言惟允尋除始州
刺史都督始州諸軍事蠻夷持險狼顧鴟張高山尋

雲深谷無景九地縱橫三門起伏峯危馬束水險橋
飛遂得谷靜山空冰消霧散仍爲信州刺史都督信
州諸軍事精兵守於白帝足懼巴丘之城船榜下於
荊州爾動西陵之戍卽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西寧
州諸軍事西陵州刺史將啓北戶之人向通雲南之
國聞寵若驚危從深夜天和六年正月十八日亡春
秋六十五詔贈本官加懷邵汾晉四州刺史謚莊公
禮也以建德元年七月十三日葬于武原之鄧三疇
原公愛敬純深有隱無犯忠貞亮直知無不爲在戎
四十一年身經六十九戰至於多寵唱籌並得成功

奇賞彙編 卷二百三 十二 選集

飛沙擁石未嘗乖律恂恂教義吳起西河之風閑閑
鼓旗李牧長平之政身歿之日家無餘財山木所資
一由詔葬行始有卒生榮死哀銘曰
祝融是命重黎克界公族乃建天官師序避世於秦
承家於楚亂行大馭玉金淪輝我之烈祖識變乘陵
黃旗東沒青蓋西飛落星置道長州出圍及我皇父
荊河再撫世屬喪□身沉猾堅嗟我遺嗣崎嶇趙武
哀覆烏翼飢獸乳獲歸河內更襲瑯琊年方小馬
怨結長蛇藏兵九地置劍千家雪山埋馬冰河陷車
既乃班政超然榮守朱鷺斯飛金龜轉紐築塞長榆

營軍高柳玉寨推食河橋勸酒石門氷釋金堤電散
盧水門關茅津成觀馭風逸翮修途始半建武功臣
先悲吳漢沉家搖落游揚浸微金谷路斷邴塢人稀
風松蕭雲白水山衣賢已星殞人沒蘭衰

唐故邢國公李密墓誌銘　魏徵

有高兩不平之氣而以璋辞突起亦一体也

觀夫天造草昧之初有聖經綸之始原逐鹿而猶走
瞻烏飛而未定必有異人間出命世挺生負問鼎之
雄圖攀拔山之壯氣控御英傑鞭撻區宇志逸風飈
勢傾海岳或一九請封函谷或八千以割鴻溝夏殷
貨以興亡楚漢由其輕重懋功廢乎既立奇策收於

垂成仰龍門以推鱗望天池而墜翼求之前載豈代
有其人者哉公諱密字玄邃隴西成紀人自種德降
祉弘道垂風導碧海之長瀾疎閬峰之遠構家傳餘
慶明哲繼軌諭文德則弼諧舜禹語武功則經綸秦
漢其餘令望且公且侯垂緌拖鳴玉者蓋亦耆舊
未能盡傳良史莫能詳載矣曾祖弼周太師上柱國
衛公祖曜周太保魏公父寬隋上柱國大將軍涼州

敘三代和總括之

總管蒲山郡公並匡周之美呂望愧其壽謀平吳之
功杜預慙其遠略公源注龍種丹穴鳳雛降列象之
玄精稟成形之秀氣生五色一日千里翹宗在親

帝道平世先攻需在利世亢木欲以威福

衛府東宮千牛備身趨馳武帳聯映廊廡出入龍樓
光生道路隋文帝精華已竭義不斷恩始開凌長之
源將致覆宗之禍公見幾而作謝病言歸優游經史
晦明藏用風塵靡襍賓友簡通交必一時之俊談必
霸王之略尚書令景武公楊素崖岸峻峙天資宏亮

素謂子玄感曰吾觀李密識度非常

鮮立千仞直上萬尋嗣關西之孔子追陝東之姬旦
深謀遠鑒獨步當時公年甫弱冠時人未許景武一
見風神稱其傑出乃命諸子從而友焉並結以始終
之期申以死生之分暨有隋二世肆虐黔首三象霧
塞五岳塵飛妖災所臻匪惟血落星隕怨讟所動寧

止石言鬼哭懺迹遍于天下從戍窮于海外宛竟塞
宇宙白骨蔽原楚墳壟發掘城郭丘墟萬里蕭條人
烟斷絕公與楚公叶契共極橫流未息溟海之波幾
及昆岡之火亡自道中竄身草澤奮臂大呼羣雄嚮
起豹變梁楚風翔鞏洛拔庾而案摽積登太行而
臨白馬九服諸侯四方豪傑或跨州連郡或稱帝圖
王合從締交爭亡秦族者莫不驅茲青犢背彼黑山
擊長轂以雷奔望高旗而電集不期而會者以百千
數遂大開幕府肇啓霸圖敷七德以宣威掩八紘而
取俊鱗羽畢萃草澤無遺於是發八文以化之播仁

義以乘之應時機以鼓之總羣策以火之九野風馳六合雷駭彈壓趙燕震驚江漢世充甚北陽之敗煬帝同望東之禍化及師殲於黎陽建德擒頸於河州七國之地四爲我有五都之所三在城中胡騎千羣長戟百萬飲馬則河洛可竭作氣則嵩華自飛近無不懷遠無不肅聲溢寰宇威懾華夷屬人神乏主以天下爲已任荒裔仰來蘇之望遺黎有息肩之所雖寔下民伊賴然非上帝所臨壯志展於人謀雄圖屈於天命始先鳴於大封終垂翅於羣醜乃眷西顧與兹東夏載驅周道來詣承明帝曰念功降兹休命上

柱國邢國公拜光祿卿公雖威未振主自爲謀蓋當世雋部先附多出其右故吏後來或居其上懷漁陽之憤憤恥從吳耿後列同淮陰之怏怏羞與絳灌爲伍負其智勇頗不自安俄屬元帥秦王經營瀍洛亦親承秘策率卒先行既出雞鳴之關方次休牛之塞詔命施號更盡嘉謀公思雲夢之僞遊慮長衣之詐反心辭魏闕之下志在江湖之上慕范蠡之高蹈追赤松之遠遊熊耳崤危羊腸徑險降吳不可歸蜀無路短兵既接修途已窮陰陵失道詎展拔山之力騅馬不逝徒切虞兮之歌臨陣喪元時年三十有七故吏上柱國黎陽總管曹國公徐世勣等表請收葬有詔許焉體質貞明機神警悟五行一覽半面十年雅善書劒光精文史輕一夫之勇學萬人之敵至于三令五申之法七縱七擒之功出天入地之奇拔幟擁沙之英莫不動如神化應變無窮負縱橫之才遇風雲之會望紫氣以驟首凌扶搖而振翮總不召之衆問獨夫之鼻從我如流三分將二遂有囊括四海之志併吞六合之心既而神罷有歸朝宗天闕率從義之旅爲勤王之師更挈重自疑功高是懼將遠遊以逃難翻途窮而及禍惜乎高鳥未盡良弓遽折敵國

猶梗謀臣已喪天子過細柳以興嗟聞鼓鼙而軫慮雅重事人之節方申詔葬之禮粤以武德二年某月日葬于黎陽山西南五里之平原禮也故吏徐世勣等或同嬰世網共涉艱難感意氣于一言託風雲于千載所恨並發唐代不列元凱之功俱爲漢臣獨治山河之誓是以慟深欒布悲甚向雄慮陵谷之推移勒斯銘于泉戶庶使神遊楚國無慚項羽之臣鬼在齊都不愧田橫之冢

李懷州墓誌　　楊炯

公諱沖寂字廣德隴西郡之人也左衛大將軍西平

王之孫荆州大都督漢陽王之子今上之族兄也原
夫帝堯之緒運期授於天漢顓頊之冑大命集于皇
家光耀則若木十枝波瀾則長河九派或中軍按部
金鼓所以節其聲或刺史班條冕旒所以彰其惡信
可謂玉林多寶天族多奇以御家邦以藩王室者也
公山河誕慶辰昴發祥金多木少北文衆之天骨玉
潔氷清華予全之神彩南陽季恭偉縣識宰相沛國
趙元儒竊知公望編漢皇之兄弟列周室之形茅天
下稱其八才吾家號爲千里初任尚舍直長稍遷城
門郎仍奉勑於弘文館讀書掌舍諸宮城門列校制

詣東觀有黄香之博聞賜其制書有班游之賢學藝
授駕部員外郎轉金部郎中又勑公爲戎州道支度
軍粮使天府充牣軍儲委積振南宫之紱冕膺表三
臺歷西蜀之江山榮高駟馬遷太府鴻臚二少卿丁
難去職揚搉之登太府初開累遷之命鄭黙之拜鴻
臚遽見終喪之禮孔宣尼既祥五日彈不成聲孟獻
子加人一等懸而不樂服闋歷青德齊徐四州刺史
東臨巨海西走長原或在齊壓下之軍或大禹徐方
之地任隆刑部陶偘八州寄重尋陽桓伊十部遷宜
州刺史吳土舊邑楚國先封江廻鵠岸之城山枕海
根之治蜀郡無此計史則惟薦張堪頴川尤多制書
則但稱黄覇巡察使以尤異奔遷陝州刺史觀其井
邑稱仲上陽之故墟度其川原周公分陝之遺跡昔
齒通其列國咽喉壯其天險善人爲政無待於百年
童子行謡先符於兩日于斯時也天以順動帝以會
昌修封禪於岱岳作明堂於汶上望山川而遍羣神
執玉帛而朝萬國制公檢校司理常伯文昌之省適
接大階建禮之門旁連複道萬攢匡贊八座謀猷既
陪軒帝之巡乃覩漢家之事屬河縣南走憑斗骨而
爲城居衛蒲東亡界朝鮮而爲役屬乘輿乃詠後至

討不庭申命六事之人以問三韓之罪制曰師出遼
左卿可爲非道主人檢校營州都督石門山險俯門
河流天文則營室辨方地象則神臺鎮埜供其行李
鄭國有東道之名爲我主人常山當北州之寄遼東
平以功遷蒲州刺史堯都蒲坂舜耕歷山那襄王始
作河橋穆天子至于雷首汝南朕之心腹遙作韓崇
河東吾之股肱三徵季布遷少府監忠信爲主揚阜
齊衛清白奕葉常棣比惡又除蒲州刺史諸道之逆
迴郭伋再牧并州百姓之願得耿純復臨東郡孝敬
皇帝國之儲嗣乾之長男門極奏於重光二年賓於

上帝崇其諡號用黄屋於羽儀上其閣塋象玄宫之制度山陵之建也以公檢較將作大匠游衣漢寢之外抱劒橋山之下百工畢力陳琳於北手躬親諸吏懐思魏覇於是乎無論遷銀青光祿大夫行少府監若夫叶時月乘天正泰人往事遊別館而祈年漢宮舊儀下明庭而避暑上幸九成宮以公檢校布領軍將軍本官如故兼司戎政以戒不虞七校陳其甲兵五營按其車服領軍之職用文武于紀瞻右軍之官叙勣勞於常惠秦以公事免左授歸州司馬楚州舊也始得子男之田虁之先也裁爲附庸之國人同買

傳路似長岑伯鶱有聲于鄉里仲任見知于筆札制遷中大夫行褒州都督府長史大庭之庫少昊之墟上真降婁金精吐宿旬瞻日觀木僚迴山別乘劒迎將宜蔣邪之化佩刀終乘徒見三公之服以永淳元年某月日行次唐州方城縣遇疾薨朝廷聞而傷之贈懐州刺史公嚴而有禮直而能和行孝立身移忠事主生知者上甫之以入索九丘瞻在尊加之以文昭武與哉能人登常伯出踐方州爲六卿之儀表發三軍之號令引長戟於門前羅曲旃於堂下庶則夕王封相類賓客遠迎成彩交映悲夫襞禽二點安仁再免奚辭棘界俯集桐華慘舒則不繫陰陽寡愠則不形顏色何嗟及矣竟遊東岱之山無所不知旋閑南陽之墓二年夏五月日塟於萬年縣鎚川鄉之平原長子某官某次子某官某某其妻必復花萼生光鄰人泣其悲慟明主憂其毀瘠觀其弔客不無雙鶴之徵察其成墳自有百鳥之感森森隴樹漠漠郊烟右玄灞而浩蕩左驪山而起伏杜陵爲家之邑奈復城池滕公駟馬之銘不知年代其銘曰

高陽膺惠武昭餘慶宅鎬開基封唐啓聖叶和萬國平章百姓天敘諸侯禮陳宗正周之曲阜漢之平陸

地則葭莩祥惟岳瀆鄉黨擲善閨庭雍穆始拜城門卯遊大祿大微之位益部之星卿則有六四玉冊青州則有九八牧專城既踐臺閣仍司甲兵荷伏無兆遭隨有運賈誼從王桓譚佐邵自忘寵辱曾無喜慍人去何歸天高不問東都門外長樂宮邊白馬旐旐青烏墓田楸梧夾路碑石書年百代之後南陽之阡

鄭國公墓志 楊炯

永昌元年春二月甲申朔鄭公薨公諱柔字懐順弘農人也縣犯太原王廟諱改爲仙掌焉公仰隋煬帝之玄孫元德太子之曾孫恭帝之孫鄭國公行基之

于粵若稽古崇悳象賢統承先王脩其禮物惟丞相
保寧西漢惟太尉亮弼東朝功書王家澤流後嗣亦
惟司徒之敬敷五教殷悳曰新后稷之播時百穀周
有大賚隋高祖膺且丕顯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
顧命恭皇帝遜位明敭能讓天下作賓皇室與國哉
休承百代之宗圖稱二王之後公山河積氣清白餘
基孝友著於閨門信義行於邦國縱心妙用不出戶
庭覃思典墳不窺園圃及其上公傳位命服居前有
怵惕之心無驕矜之色漢之平帝猶敬劉歆集作猶封曾侯
晉之載公尚聞商頌大唐貴為辰極富有寰瀛用三

奇賞彙編　卷二百三十三　王　選集

王之禮以同天地泰八代之樂以答神祇郊上玄定
泰畤金繩玉匣日觀登封左介西偏明堂布政未嘗
不虞賓在列周客來庭禮秩尊於百寮贊拜絕於羣
彥后朱有脩能小心畏懼恪慎肅恭上帝時歆下人祇
協以為藩屏以訓子孫稟命不融享年五十有五嗚
呼哀哉越某月葬于某原嗣子某官生盡其孝養一作
死沒一作盡其哀學不特於為喪禮有踰於鑽燧上其
宅兆卑無後艱述其家風謂之不朽其銘曰
有客有客乘殷之馬建于上公尹茲東夏有客有客
乘殷之輅作賓王家率由典故天之蒼蒼人之云亡

柏檟成行魂歸故鄉

自譔墓志　　王勣

王勣者有父母無朋友自為之字曰無功焉或問之
箕踞不對蓋以有道於己無功於時也不讀書自達
理不知榮辱不計利害起家以祿位歷數職而一進
階才高位下免責而已矣天子不知公卿不識四十
五十而無聞焉于是退歸以酒德遊於鄉里往往賣
卜時時著書行若無所之坐若無所據鄉人未有達
其意也嘗耕東皐世號東皐子身死之日自為銘焉
銘曰

奇賞彙編　卷二百三十三　王　選集

有唐逸人太原王勣若頑若愚似矯似激院止三徑
堂唯四壁不知節制焉有親戚以生為附贅懸疣以
死為決疣潰癰無思無慮何去何從壠頭刻石馬鬣
裁封哀哀孝子空對長松

世人乞銘往往綜括一生至數千言而猶以為未
盡嚴子陵云買菜乎求益也此銘寔寥數言而平
生皎然矣　嘗云醉不亂行醉不亂物如是豈無
朋友

殿中少監馬君墓志　　韓愈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

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
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
入人女二人始予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
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于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
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
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
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
當是時見王于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
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
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

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
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
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耋
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
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唐荆川曰此歐文黃夢升張應之諸作之祖

郭明龍曰因少監而及其三代弟兄無一語道少
監生平止就交情上生感另是一格

柳子厚墓志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
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
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
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
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
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
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
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
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
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
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

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
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氾濫停蓄爲深博無
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
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
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
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
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
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它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
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悉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
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

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强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旣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旣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旣固旣安以利其嗣人

也不可以材在焉也不可使守閒似長長塚不利老建祇與其逮不然巧愚及序其人曰諸公責人既志得皆與熟執猶耳目者不盡斷北諸大抵不抵老人故足重也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志

韓愈

畢氏出東平歷漢魏晉宋齊梁陳士大夫不絕入國朝有爲司衛少卿其祁盧許州刺史者曰憬憬之子構累官至吏部尚書卒贈黃門監是爲景公景公生抗爲廣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宗贈戶部尚書尚書生坰家破時坰生始四歲與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誅爲賓客賊中寶應二年河北平宗人宏以家財贖出之求增不得增長爲河北從事兼官至御史中丞坰旣至長安宏奔於家教讀書明經第宏歿坰益壯始自別爲畢氏歷尉臨渙安邑王屋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卒於官初罷臨渙徐州

節度張建封蔡廣平之節死間軍篤行能官請相見
署諸從事攝符離令四年及尉王屋徐之從事有爲
河南尹者聳君當來喜謂人曰河南庫歲入錢以千
計者五六十萬須謹廉吏今畢侯來吾濟矣繼數尹
諸署於府者無不變而畢侯固如初竟以其職死君
聽親善事過客未嘗問有無既卒家無一錢凡棺與
墓事皆同官與相議者事之娶清河張氏女生男四
人曰鎬鋌鎵銳女子三人其長學浮屠法爲比丘尼
其季二人未嫁以其月二十五日從葬偃師之上塋
銘曰

上吉愛民爲官求人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其後喜權
人自求官退而綏者身後人先故廣平死節而子不
荷其澤王屋謹廉而神不福其謙嗚呼天與人苟無
傷其穴與墳

南陽樊紹述墓志　韓愈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
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
卷表牋策狀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
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著二百二十賦
十詩七百一十九日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

其文不傳矣

於已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出必入仁
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
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
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
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
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
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
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于我有恩以爲諫議
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
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

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
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
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
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
絕塞既極乃通介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
此其躅

只一不襲前文遂可傳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志　韓愈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
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亮生皇考

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亂生皇考
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
曆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
舉進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工部郎中元
和五年真拜尚書禮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
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
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
初公善事繼毋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
詞章行于京師人遲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
曰莫先賓生于時公舅氏高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

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
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邢義軍也遇其
將死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慮從史重公不遣奏
進官職公覘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罷歸東都從
史卒敗衆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公始佐崔大
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
武細粗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恨望有彼此言者
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
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令守慎
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儒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

明上下之分以别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一兄
三弟常羣庠鞏常進士水部員外郎顒夔江撫四州
刺史羣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師黔
容以卒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鞏亦進
士以御史佐淄青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剛餘
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
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
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
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
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實逃閔腹子夏以再家實爲氏聖愕旋河憤引
比相嬰撥濊納孔軌後去覲津而家平陵共適厥緒
大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其恩作詩孔哀質□幽刻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韓愈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
劉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
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
逢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
遂沉泯敢以其稚子汴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
爲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且死萬

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
南嘗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
今人而至於是而死於是邪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
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辭遂叙次其族世名字
事始終而銘曰君字直之祖讙父孝新皆爲官汴宋
間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
對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
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
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
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

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于汴城西雙
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妻彭城人
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
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爲銘

唐故中散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安南都護御
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經畧招討處置等使上
柱國武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張公墓志
銘　柳宗元

漢光中興馬援雄絕域之志晉武一統陶璜布殊俗
之恩理隨悳成功與時並今皇帝載新景命丕冒海
隅旹惟公祇復厥績交趾之理續于前人公諱某字
某某郡人也曾祖彥師朝散大夫尚書駕部郎中祖
瑾懷州武悳縣令考清朝議郎試大理寺丞贈右贊
善大夫咸有懿美積爲餘慶公以忠肅術其中以文
術昭于外推經旨以飾吏事本法理以平人心始命
蘄州蘄春主簿句會斂給厥聲顯揚仍以左領軍衛
兵曹爲安南經略巡官申固扞衛有聲彰徹轉金吾
衛判官三歷御史績用弘大揚于天庭加檢校尚書
禮部員外郎換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復轉郎中爲安
南副都護賜紫金魚袋充經略副使遷檢校太子右

庶子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本管經略招討處置
等使公自爲吏習於海邦凡其比較勤勞利澤長久
去之則夷獠猾亂復至而寇攘順化及受命專征得
陳嘉謨誓拔禍本納於夷軌乃命一其貢奉平其斂
施牧人盡區處之方制國備刑體之法道阻而通百
貨地偏而具五人備俯委積師旅無庚癸之呼繕完
扳餘控帶兼戊巳之位文單環王怙力背義公於是
陸聯長轂海合艨艟再舉而克殄其徒郛地數圻以
歸於我理烏蠻酋帥負險蔑德公於是外申皇威旁
達明信一動而悉朝其長取州二十以被於華風易

皮弁以冠帶化奸宄爲誠敬皆用周禮率由漢儀公患浮海之役可濟可覆而無所恃乃剗連鳥以闢坦途鬼工來并人力罕用沃日之大束成通溝廝胥之阻砦爲高岸而終古蒙利（砦音砦毀也又丑列切）公患疆埸之制一彼一此而不可常乃復銅柱爲正制鼓鑄既施精堅是立固圉之下明若白黑易埜之守險逾丘陵而萬世無虞奇琛良貨溢于王府殊俗異類盈于藁街優詔累旌其忠良太史嗣書其功烈就加國子祭酒封武城男食邑三百戶凡再策勳至上柱國三增秩至中散大夫某年月薨于位年若干天子震悼傷

辭有加明年其孤某官與宗人號奉喪帷卒其家老咨於叔父延唐令某卜宅于潭州某原葬用某月某日人謀皆從龜兆襄吉乃刻茲石著公之閥以志於丘竁以告於幽明銘曰

周限荊衡泰開百粤交州之治炎劉是設惡大來服道消自絕伏波南征漢威載烈宛陵非附音政爰發我唐流澤光於有截皇帝中興武城授鉞肅肅武城惟夫之哲更歷毗贊顯揚彰徹既受休命秉茲峻節度其謀猷守以廉潔厚農薄征勝貊匪絜通商平貨有來胥悅跋山跨海堅其鶴列（鶴列陳兵也見列子）制罷足兵濆茲蟻結烏蠻屈服文單剪滅柔遠開疆會朝天闕銅柱乃復環山以砦海無遘迕冠罔踰越琛賚之獻周于窮髮帝嘉成憲載旌茂閥增秩策勳土封斯裂位厄元侯年虧大耋邦人號呼夷裔悽咽卜壅長沙連岡啓穴書銘薦辭德音罔缺

和州刺史凌君權厝誌　韓　愈

年（注云三年）月日尚書都官員外郎和州刺史連州司馬富春凌君諱準卒于桂陽佛寺先是六月告于州刺史傅褒崔君曰余常學黃帝書切脈視病今余肝伏以濇腎浮以代將不脫而死審矣凡余之學孔氏爲

忠孝禮信而事固大謬卒不能有（一作立示誤）示乎世者命也臣道無以明乎國子道無以成乎家下之得罪于人以謫徙醜地上之得罪于天以降被罪疾余無以禦也敢以鬼事爲累又告爲老氏者某曰余生於辰今之遇（一作寓予）而戊辰戍衡也吾命與脈叶其汝矣乎吾罪大懼不克歸柩於吾鄉是州之南有大岡不食吾其葬焉子其以是葬及是祇如其言云孤夷仲求仲以其先人之話余也勤以誌爲請嗚呼君字宗一以兄弟聞于其鄉杭州刺史常召君以詢于下讀書爲文章著漢後春秋二十餘萬言又著六經解圍

人文集未就有謀畧尚節氣賙人之急出貲力猶棄粃粺年二十以書干丞相丞相以聞試其文日萬言擢爲崇文館校書郎又以金吾兵曹爲邠寧節度掌書記涇之亂以謀畫佐元戎常有大功累加大理評事御史賜緋魚袋換節度判官轉殿中丞侍御史府喪罷職後遷侍御史爲浙東廉訪使判官撫循罷人按驗汙吏吏人敬愛厥績以懋粹然而光聲聞于上召以爲翰林學士憲宗崩邇臣議祕三日乃下遺詔君獨抗危詞以語同列王伾晝其不可者十六七乃以旦日發喪六師萬姓安其分遂入尚書仍以文章

侍從由本官參度支調發出納姦利衰止以連累出和州降連州居母喪不得歸而二弟繼死不食哭泣遂爽其明以沒蓋君之行事如此其報應如此夫人高氏在越孤四人南仲殷仲在夫人所未至執叉河東柳宗元哀君有道而不白於天下離愍逢尤夭其生且又同道故哭以爲誌其詞哀焉銘曰

噫凌君生不淑學孔氏楊蔡鄦好謨謀富天祿雠禁書特推轂觀靈龜獲貞卜徙東越翊明牧罷人蘇汗吏殿升侍從躬啓沃匡危疑輿大福吏尚書徒隷蕭佐經邦才用足道之躋身則辱烏江垂九疑蓏仍禍西遷茲酷能知命無怨辭罪不泯死猶僇何以葬南嶺曲魂有需故鄉復封茲壤掃骨肉爲之銘志陵谷

故秘書郎姜君墓志　柳宗元

秘書郎姜崿字某開元皇帝外孫也始楚國公皎與上游益貴孝子慶初得尚某公主生崿崿生三日上曰乞物無以餉吾孫即敕有司以第六品告與緋衣銀魚得通籍出入凡名是官七十某年終不徙然其間在蜀漢荊楚以大諸侯命守州邑輒以勞稱時鉄則復命好遊嗜音以生貴富畜妓能傳宮中聲賢豪大夫多與連歡後加老屬病手足奇右可用不能就

宮士有載酒來則出妓搏髀笑戲觀者尚識承平王孫故態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桂州都督御史中丞裴公曰噫帝戚也整不可以靡爲具物祭以豚酒月日葬州東南一里子某年若干母曰雷姬銘曰

始賤終貴於世爲遂幼榮老窮在物爲均之得喪誰缺誰豐若君者銀朱於始生鐘鼎以及壯不畟畟於進取不施施於驕伉在絃布壺樂以自放雖老而客死未嘗戚乎己與夫拳拳恐悸蒙詔負義得之拘拘榮不蓋愧以終其身而不能止者不猶優乎

覃季子墓銘　柳宗元

覃孚子其人生愛書貧甚尤介特不苟受施讀經傳言其說數家推太史公班固書下到今橫豎鈎貫又且數十家通為書號覃子史纂又取黃老管莊子思晏孟子到今其術自儒墨名法至於狗藏艸木凡有益于世者為子纂又百有若干家篤於聞不以仕為事黜陟使取其書以氏名聞除太子校書某年月日死永州祁陽縣其鄉將死歎曰寧有聞而窮乎將無聞而豐乎寧介而躓乎將溷而遂乎葬其鄉後若干年柳先生來永州戚其文不大於世求其墓以石銘銘曰困其獨豐其辱

故襄陽丞趙君墓志　　柳宗元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于柳州官為斂葬于城北之埜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于埜凡十九日惟人事之窮則庶于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誳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臣冢土是守乙巳于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覩其神明日求諸埜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邪吾為曹信是邇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為子葬焉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緋衣纁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為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于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没而祔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之鄆州司馬曾祖曰弘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為舞陽主簿蔡師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為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皆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誳也挈之信也葬之有朱其紱神具列之懇懇來章

神實恫汝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霧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有終之福是與百越蓁蓁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爾勿忘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二十三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二十四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墓誌

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 元稹 唐

杜公行狀可述而止稱其詩何也

叙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之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淵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遒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𢴢(歙)儕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

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后文變之體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于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摸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

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余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爲之準病懶未就爾適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之柩襄祔事于偃師途次于荊楚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爲文拆余爲誌辭不可絕余因系其官閥而銘其卒葬云系曰晉當陽侯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家於鞏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爲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率府胄曹屬京

公論

師亂步謁行在拜左拾遺以直言失官出爲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劍南節度使嚴武狀爲工部員外參謀軍事旋又棄其官扁舟下荊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若干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沒命其子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拾乞丐焦勞晝夜去子美沒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爲難矣銘曰

維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前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相國武昌君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戶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尚書右僕射河南元公墓誌銘

白居易 唐

公諱稹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巖隋兵部尚書封平昌公五代祖弘隋北平太守高祖義端魏州刺史曾祖延景岐州參軍祖悱南頓縣丞贈兵部員外郎考諱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贈尚書左僕射妣榮陽鄭氏追封陳留郡太夫人公即僕射府君第四子後魏昭成皇帝十九代孫也公授天地粹靈生而岐然孩而嶷然九歲能屬文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四調判入

四等署祕書省校書郎二十八應制策入三等拜左
拾遺即日獻敎本書數月間上封事六七憲宗召對
言及時政執政者疑忌出公爲河南尉丁陳留太夫
人憂哀毁過禮杖不能起服除之明年授監察御史
使於蜀按任敬仲獄得情又劾奏東川帥進詔條過
籍稅又奏平塗三輔等八十八家寃事名動三川三
川人慕之其後多以公姓字名其子朝廷疾東諸侯
不奉法東御史府不治事命公分臺而董之時有河
南尉離局從軍職尹不能止監察御史死其柩乘傳
入郵入郵郵吏不敢詰內園司械繫人踰年臺府不

得知飛龍使匿趙氏亡命奴爲養子主不敢言淅右
帥封杖杖吉安令至死子不敢怨凡此者數十事或
奏或劾或移歲餘皆舉正之內外權寵臣無柰何咸
不快意會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引故事奏而攝之
甚急先是不快者乘其便相媒嗾坐公專達作威黜
爲江陵士曹掾居四年徙通州司馬又四年移虢州
長史長慶初穆宗皇帝嗣位舊聞公名以膳部員外
郎徵用既至轉祠部郎中賜緋魚袋知制誥制誥王
言也近代相沿多失于巧俗自公下筆俗一變至於
雅雅一變至於典謨時謂得人上嘉之數召與語知

有輔弼之才擢授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翰林學士
承旨尋拜工部侍郎旋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公既得位方將行已志荅君知無何有險人以飛語
搆同位詔下案驗無狀上知其誣全大體與同位兩
罷之出爲同州刺史始至急吏緩民省事節用歲收
羨財千萬以補亡戶逋租其餘因弊制事贍上利下
者甚多二年改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將去同同之
耆幼鰥獨泣戀如別慈父母遮道不可過送詔使道
阿廆鞭有見血者路闢而後得行先是明州歲進海
物其淡蚶非禮之味尤速壞課其程日馳數百里公

至越未下車輒奏罷自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萬
計道路歌舞之明年辨沃瘠察富貧審勞逸以定稅
籍越人便之無流庸無逋賦又明年命吏課七郡人
冬築陂塘春貯雨水夏溉旱苗農人賴之無凶年無
饑殍在越八載政成課高上知之就加禮部尚書降
璽書慰諭以示旌寵又以尚書左丞徵還旋改戶部
尚書鄂州節度使在鄂三載其政如越太和五年七
月二十二日遇暴疾一日薨于位春秋五十三上聞
之軫悼不視朝贈尚書左僕射加賻賵焉前夫人京
兆韋氏懿淑有聞無祿早世生一女曰保子適校書

不詳其未王

鄖韋絢今夫人河東裴氏賢明知禮有輔佐君子之勞封河東郡君生三女曰小迎未笄道衛道扶齠齔一子曰道護三歲仲足司農少卿程姪御史臺主簿其等銜哀襄事裴夫人韋氏長女聚諸孤等號護庴轝以六年七月十二日祔葬於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宅兆也公著文一百卷題爲元氏長慶集又集古今刑政之書三百卷名類集並行於代公凡爲文無不臻極尤工詩在翰林時穆宗前後索詩數百篇命左右諷詠宮中呼爲元才子自六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一句出無脛而走

疾於珠玉又觀其述作編纂之旨豈止于文章刀筆哉實有心在於安人治國致君堯舜致身伊皐耳抑天不與耶將人不幸耶予嘗悲公始以直躬律人行而勤之則坎壈而不偶謫瘴鄉凡十年髮斑白而來歸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齬而不安居相位僅三月席不煖而罷去通介進退卒不獲心是以法理之用止於修一職不布於庶官仁義之澤止于惠一方不周於四海故公之心不足也逢時與不逢時同得位與不得位同富貴與浮雲同何者時行而道不行身遇而心不遇也執友居易獨知其心以泣濡翰書銘於墓曰

嗚呼微之年過知命不謂之夭位兼將相不謂之少然未康吾民未盡吾道在公之心則爲不了嗟乎哉道廣而俗隘時矣夫心長而運短命矣夫嗚呼微之已矣夫

贈左拾遺翰林供奉李白墓誌銘

范傳正

起筆無俗

騏驥筋力成意在千里外厯塊一蹶斃於空谷唯餘駿骨價重千金大鵬羽翼張勢欲摩穹昊天風不來海波不起栩翼別嶋空留大名人亦有之即故左拾

遺翰林學士李公之謂矣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絕嗣之家難求譜諜公之孫女搜於箱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于碎葉流離散落隱易名姓故自國朝已來漏於屬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爲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爲名高臥雲林不求祿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祥名之與字咸取所象受五行之剛氣叔夜文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思逸壞奇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

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沖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器度弘大聲聞于天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當世務草和蕃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之以寶裝方丈賜食於前御手和羹德音相褒將禰衣恩遇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多陪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大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布衣之遇前所未聞公自量疏遠之懷難久於密侍候間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

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掇後患惜而遂之。公以爲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永息機用安能効碌碌者蘇而復上哉。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情性大放於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自富作詩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自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以不可求之事求之其意欲耗壯心遣餘年也在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號公爲謫仙人吟公烏栖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歌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遠身

亦何嘗好神仙如秦皇漢武

海上往來於斗牛之分優游沒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則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晚歲渡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竟卒於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死也當塗之旅人代宗之初搜羅俊逸拜公左拾遺制下於彤庭禮降於玄壤生不及祿歿而稱官嗚呼命歟傳正共生唐代甲子相懸常於先大夫文集中見與公有潯陽夜宴詩則知與公有通家之舊早於人間得公之遺篇逸句吟咏在口無何叨蒙恩獎廉問宣池按圖得公之墳墓在當塗屬邑因令禁樵

採備灑掃訪公之子孫將申慰薦凡三四年乃獲孫女二人一則陳雲之室一乃劉勸之妻皆編戶甿也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閑雅應對詳諦且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而卒有兄一人出遊二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歿爲民有兄不相保爲天下之窮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況婦人不任布裙糲食何所仰給儷於農夫救死而已久不敢聞于縣官懼辱祖考鄉閭逼迫忍恥來告言訖淚下余亦對之泫然因云先

奇行奇曾不枉太白后人、

祖志在青山遺言宅兆塡屬多故殯於龍山東麓地近而非本意墳高三尺日巳摧圮力所不及知如之何聞其所言將遂其請因當塗令諸葛縱會計在州得論其事縱亦好事者學爲歌詩樂聞其請便道還縣躬相地形卜新宅于青山之陽以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遷神於此遂公之志也西去舊墳六十里南抵驛路三百步北倚謝公山卽青山也天寶十二載敕改名焉因告二女將改適於士族皆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於下俚仗威力乃求援於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下欲

求其類所不忍聞余亦嘉之不奪其志復井稅免徭役而已今士大夫之葬必誌于墓有勳庸道德之家兼豎碑于道余才術貧虛不能兩致今作新墓銘輒刋二石一寘于泉扃一表於道路亦峴首漢川之義也庶芳聲之不泯文集二十卷或得之於時之文士或得之於公之宗族編緝斷簡以行于代云其銘曰

嵩嶽降神是生輔臣蓬萊謫眞斯爲逸人晉有七賢唐稱八仙應彼星象惟公一焉晦以麴糵暢于文篇萬象奔走乎筆端萬慮泯滅乎罇前臥必酒甕行惟酒船吟風詠月席地幕天但貴其適所以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至今尙疑醉在千日寧審乎壽終百年謝家山兮公之墓異代詩流同此路舊墳卑庳風雨侵新宅爽塏松柏林故鄉萬里且無嗣二女從民永於此猗歟琢石爲二碑一臨幽壤一臨岐岸深谷高變化時一存一毀名不虧

故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并序　　皇甫湜 唐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書諭湜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爲囑其年十二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孤昶使奉功

緒之錄繼計以至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陽乃哭而敘銘其墓其詳將揭之於神道碑云先生諱愈字退之後魏安桓王茂六代孫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叡素父秘書郎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爲書以傳聖人之道人始未信既發不掩聲震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乘危將顚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尙友作者跋邪觝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與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酬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

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
至入神出天鳴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巳來
一人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爲
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延
議不隨爲罪常惋佛老氏法潰聖人之隄乃唱而築
之及爲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骨非是任爲身
耻上怒天下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千里海上鳴呼
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邪吳元濟反吏兵久
逝無功國涸將疑衆懼恟恟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
中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遽至汴感說

都統師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庭湊反圍牛元翼於深
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諭衆慄縮先生勇
行元稹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
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
恇汗伏地乃出元翼春秋美臧孫辰告糴于齊以爲
急病校其難易孰爲宏奕嗚呼先生真古所謂大臣
者邪選拜京兆尹歛禁軍帖旱糶醫倖臣之鋌再爲
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先生與人洞朗
軒闢不施戟級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
食嫁娶喪葬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飡以
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猶美游以詼笑嘯歌
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夫人
高平郡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昶壻左拾遺李漢登
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銘曰
維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頸胥延坐廟以行令望遂闢
痛此四方惟聖有文乖微歲予先生起之焯役于前
躡義蹈仁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五年拔我音書
經紀大深墜不時施邑極後昆噫嘻永歸奈知之悲

御史大夫王公墓誌銘　常袞

尊主直人則醜正者售禍權倖才忌則害能者構忤

況位抗三府勢傾一時天下之事懸在掌握而剛勝
立朝鷙鶚橫秋匪拂摩切姦邪是懲至使陰謀協比
乘間竊發暇昧推辱加於大臣公諱鉷太原祁人也
昔在玄宗之盛外攘強戎內立制度混一天下圖萬
世安至于軍旅征伐府庫賜予聲明羽儀禮文憲則
莫不懿鑠震曜龐鴻精備國用荐費闕於經入因宏
有卓立大才統集其事公當此時以御史大夫領京
兆尹佩帶使印十數焉黜幽陟明考察風俗地征國
賦均輸平準天子六閑上林三官皆總制之未央前
殿離宮下苑亦護作焉公以典訓經之文法緯之明

察綱之廉平紀之其運也合變陰陽有以鼓其動其
客也至精鬼神不能窺其隙衔策害邪之黠鈴鍵多
門之蠹裁兆物計億事沛有餘力矣動一節搖百支
無所竄情矣故威檢轂下風清闕右紅粟氷紈露積
朽腐星精雪馴外庾塡溢廣靈囿之百里奉祈年之
萬春漢家水衡少府錢四十萬至是而過之俾我魏
巍之朝四海雄富丕變於太公之力焉入則轉移大
謀出則平決羣議天子垂拱於旒扆穿日高抗於廟
堂時佐輔陳希烈忌公有宰相器憂在移奪又楊國
忠與公權勢相傾事不兩立會有兇人邢宰陰聚姦

黨於長安里舍中公以京輔都尉之卒逮捕悉擒部
公與廷尉雜理而希烈湣國忠使法吏以曠背喻風
指於兇首引公愛弟銲連坐公具表其狀請自拘於
司敗上以罪不相及猶遣使慰厚之而沉猜罔上者
啓白而下其書舊制大臣不對理陳寃天寶十一年
四月十三日奉㲉纓盤水北面拜跪而自裁妻子移
隸宅于荒服嗚呼歷觀憂國愛君之臣忠信夫達而
左右所鞠按成其無狀之罪豈勝言也則工章龍鍇
納忠漢朝衣冠僇於都市家屬徙於合浦古人有言
日刑罰出於身實難自他及之又何害也知我者其
天乎公始以茂才異行首於策詔凡四佐王官之邑
七領憲府之命一至殿省再遷臺郎大司空大司徒
各一官族德政燕國公張說已叙於烈祖之碑夫人
河東郡夫人薛氏存與其榮歿與其辱南北萬里流
離十年飲恨餘生以存宗祀以大曆三年五月終于
某所嗣子稱以不天之纍承覆巢之餘遷逐炎海幽
寃霜露家未悔禍慈親凶歸生人之難無稱之比永
惟先君及難葬故有闕泣血忍死獲終哀誠以大曆
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合祔于中書皇考宾宅之次相
國許昌公嘗感府辟緬然懷舊改贈移殯周於庀喪

有以見京兆知人之明許昌報德之厚褒追叙遺烈
亦門生表慕之禮銘曰
知者謀始不能知終明者察微昧於數窮任我以事
效我以功吉凶悔吝生乎其中無象無端茫茫蒙蒙
伏恨黄墟孰㴱蒼穹小君從祔松栢來同

秘書監致仕穆玄堂誌　穆員

唐貞元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公棄養于東都歸義
里私第適殯明年四月嗣子贊泊質員賞奉遷靈座
祔曾王父母于偃師首陽山之北原贊等惟刻石識
藏非周孔之謝宋齊以來有之所以藏馨香俟陵谷

不可闕也太夫人河東郡太夫人命曰禮經三月之事所以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者蓋孝子自盡之謂然則自盡之大莫大於紀述乎素貽簡幽明假詞他人不足以厭自盡之義公諱寧字某十一代祖崇元魏安都王其後孝文自代遷洛陽遂為洛陽人奕葉王公與魏終五代祖伽皇朝殷州安陽令贈刺史太常卿高祖弘遠水部員外郎曾祖固禮秘書郎祖思恭稷州錄事參軍贈光祿少卿考元休相州安陽令贈同州刺史自安都至殷州以淳粹之氣相遺自殷州至同州以清白之風相授傳洪範九疇究天人之

際皇王得之不出戶庭而天下治學者得之為王者師公則同州君之元子鍾天元和發地禎稟性得於孝友忠烈生齊於聰明正直淵深峻極溥博閎厚用先王之禮樂節而文之是以外高直道中積至行始厲高節終全盛德宣尼稱道之將行命也將廢命也命也者似繫一人之謂小子則曰公之道將行時也將廢時也使我公之得志也天下至公立大道行風教厚人倫正天之未俾當時臻乎此也豈繫公之命乎蓋天能使公道可奮乎百代而不洽乎當年才可周乎萬物而不極於蒞所天之不全歟時之不合歟

才公而拒祿又叛而服公

天寶中一命景城郡鹽山尉在官五年凡七宰旁邑三紀郡政二介使臣祿山作亂以郡有渤海之富厲城之乘使其黨曰劉道玄以假守之公乃糾合同志首唱大義梟道玄以絕祿山而郡佐畏懦多與公駁史思明統眾來寇郡俾公保東光縣拒之思明駭公之才使騎將持書通好公立斬其使以徇于邑且封其書于郡郡佐逾恐且虞思明之見讎也趣公罷攝公嘗佐黜陟使分巡列郡與平原守顏公真卿陰圖祿山當亂所以禦之之畫至是密遣家僮以手疏請顏公書無他辭曰夫子為衛君乎六字而已顏公執

[illegible]顏公

書感泣即日以軍師之禮致公公之許顏公也以長子屬于母弟曰唯所往苟不絕先人之祀吾無累也既而從顏公登埤誓衆以必死與之供生援絕孤城公志愈厲顏公麾下有非公所制者伺公請沐中夜逝顏公跳比及於河公方自拔他日顏公詣行在所自訟有立者公之力無成者己之咎肅宗嗟嘆以璽書徵公且詔顏公曰由廷尉評以諫議大夫待之既至會顏公以言事忤旨其議遂寢上元乾元之間累官吏府尚書省分王命于河南征鎮之軍僅十餘帥悉動怙寵乘國艱危自以不叛為文靡傾文法公以

至誠格之大順激之清明律之由公徹令者仰率如響元帥李光弼將貳於上屢姧於公公守正不遷積與之隙日宣不令之言欲公畏之公自泗抵徐馳驛楓至理折其尸義勝其心泄其禍於包藏奪其謀於將發代宗聞焉爲一二宰臣話之至於歎息于時周鄭路塞東南貢賦之有入漕漢江轉商山招擇文武全才以守夏口我于是有專城連帥之寄金印紫綬之寵詔書下日百城肅然清風先翔甘雨隨灑荆越吳蜀之富朞月傾之俄封長江與淮西對境厥帥董秦多俾腹心爲其津戍拉商旅斷中流畏公明威拱

手如梏舟檝上下如行其家萬里來臻若赴于市部有酷吏姻連勳臣敢爲貪狠肆所畏忌公糺發贓罪眾之于朝且以鞭朴懲其侮慢我於是有再黜之咎勳臣故也居五稔有詔徵入奉復臺省大曆七年淮南旱和州以師旅後瘵疾深愼選良牧用膺明命視人如子理事如自居一閭人忘其傷又一閭人忘其化無何受代代者目以天寶季年版籍之額洎即日所授數上聞是時兵興二十年矣異日版籍百無一存代宗震驚以爲十失在我故有泉州之貶初公屬以徵發之弊抗於剌舉之司既而代至則不如代者

之指斐然歟將有爲歟贊守闕訟究三歲聞徹降而御史即州訊問則公初年季年戶增數倍使者還報會今上龍興拜太子右諭德詔曰令予中父之寬惠臣授君之命楚劬不衒於牛斗泰臺自洗於埃塵其明如此宮坊養德優游卒歲每台輔易位宏以眾直指枉或曰公卿缺員僉議所屬則中外之望必集于公而前後宰政率以不附離之見憚故久滯于次公嘗自卜進退以深議爲元龜且時不我容我不時徇則非吾之進也在於退乎默默然有浩歸之志凡謝病乖滿十旬而時議逼隘公望充塞不得已而起者

三泚之亂公方杜門請急出無車馬假乘于故人太子少師韋公倫棄家逃汀出城信宿方審乎所在而奔爲帷幄書少監右庶子錄奉天興元之勳也大駕還宮百官復位公曰可以行吾志矣移疾罷免東歸吾上陵後五年就加秘書監致仕從公之志也於紫丁瀍洛之上卜勝于北山之陽良辰暇日盡四時之賞以自適以道自貴以孝慈爲稼穡以友愛爲垣籬十年春喟然于疏述麟德中高宗天皇大帝詔問張公藝九代同居故事撰爲家令賜諸子諸婦人各一通贊等與諸婦拜泣受賜公曰吾之理命也是年

秋遼裕冬藥背壽七十九公伯姊元夫人與公同梟至性有高世之德公率大夫人所以敬養之道達於神明公之教育成人者高祖曾祖兄弟洎孤甥姪與贊等所以威以勸之慈以撫之壹之乎天性之至外姻僮僕不知所以別焉性嗜讀書無學不綜經窮入室之奧史精歷代之博非聖人之教道則知而不言每語及三代損益以逮於國朝典故莫匪成誦閒者退徵於卷則文字甲子靡差毫釐或爲卿大夫話其世代盜刻子范子自言其祖不之逮也仕四朝更三紀歷官二十五政德義政事無非殊劾且未嘗有如

分之執而三黜一免由之善與人交始不以諂瀆合終不以生死異嘗從王事歷佐權臣入於朋家之門雖罔鄭交惡川竇奪移彼不我疑我不彼貳嘗宴居誨琴子曰吾聞君子之事親也養志爲大吾之志也直道而已爾事君事人或枉其道日以三牲五鼎充吾庖非養也苟黜吾志或承忠難則義重於生安從其重焉贊等祇荷嚴訓仕於天朝贊以御史中丞貢以右補闕皆以守職不避强禦竝罹譴逐貝以侍御史佐東都留守不敢陷所事殺無辜貢以監察御史呼帝闕留兄難逃迸困厄公中誠門先王之道洎爾

友朋之議及吾與爾之訓爾無斷焉愛子者教之以義方不聞以諂爾其勉之贊等忝惟古人有欲養不待之痛公高尚不事侍養十年而贊等官薄命奇不自拯於不才不孝之身內乏擊鮮之獻外貽非疾之憂是以上天明神罰以不得自死之苦夫不死之道有不敢不能贊等伏念爲公之嗣且太夫人在堂是則不敢貣不肖不逮於義劣不能死荒不及文哀舉大端永閟幽宅

侍御史攝御史中丞贈尚書戶部侍郎李公墓誌銘　梁肅

公諱史魚字某趙郡平棘人也隨下邑令大經玄孫皇朝襄州錄事參軍玄暉曾孫漣水丞藻之孫青州司法參軍贈和州刺史惣之子其先于太濬魏武安霸趙司隸盛於東京特書別爲西祖載在紀牒于家有光自下邑至於和州四世無違克生峻德公天姿俊邁少負英氣清明博厚虛受特達行本於孝友業成於文章開元中以多才應詔解褐授秘書省正字時海內和平士有不由文學而進談者所耻公以盛名冠甲科羣揣仰之如鴻鵠軒在霄際矣秩滿調補河南參軍長安尉監察御史時宰相李林甫當國

恬權移鉶去異己者公外不附離內不懾憚竟爲所
陰中貶來陽丞累移至朝邑令下車周月而頌聲作
上方銳意武功寵厚邊將拜公殿中侍御史參安祿
山范陽軍事河北首亂公脅在圍中危冠正詞詬讓
元惡勢迫難奪望重見容朝廷雅知公忠遷侍御史
充封常清幽州行軍司馬屬于兇盜詔不下逮公與
張休獨孤問俗密結北俠志圖博浪之擊間道表章
請周河渡之守帝用深嘆吾謀未行會虜將能人姓
爰卜兆域以寧神宅皋魚于公天倫之間有知己之
道泣叙失行俾予誌之其文曰

時之晏卿雲爛鸞鳳于飛上清漢吾道行年路方半
時之昏沴氣繁鯨鯢蕩海橫中原側身西望不敢言
忠臭淪兮討獨行奮辭感激牧東藩雷而作鮮草木
靜一隨逝水空遊魂播清徽與茂烈水延輝兮垂後
昆

秘書少監史館修撰馬公墓誌　李翺

公諱某字虛舟宣州刺史玄慶之曾孫著作郎贈少
府監恬之子公九歲貫涉經史魯山令元德秀行高
一時公往師焉魯山令奇之號公爲馬驕子爲之著
神聰贊由是名聞中書令郭公子儀奏爲懷州參軍

賀州刺史武府君墓志銘　符載

武氏之得姓遠矣府君之世家貴矣左右僕射司徒
太尉尚書令楚僖王士讓之玄孫九江王弘度之曾
孫納言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定王攸暨之孫尚
書膳部員外郎徐州刺史勝之子外祖母爲玄宗皇
帝之姑皇妣爲肅宗之姨豫章之根大天津之流廣
禮華霧潤鍾于府君焉府君諱充字虛受牆岸魁峙
操履堅峻蘊之文武辯有口才喜立名跡以排難拯
時爲事業始以高蔭補兩館生解褐授洪州南昌尉
操利刃也次授潤州江寧尉馳驟足也自廣州司士

掾轉陳州錄事參軍甲子歲蔡賊希烈叛猛用兇器
逆師至于襄城遣裨將鄭賁以精卒一萬來逼我城
焉刺史薛賓任公如臂指憑公如金湯硇盼成丘陵
呼嘯爲矛戟寇用偃息不得攻取井邑完固我之力
焉俄而大梁陷茲地孤險賓慮吞奪遂馳謁劉宣武
不免介胄而說之換兵鬪騎動如響答保安充竟我
功緯焉劉司徒嘉其威毅咨其策畫延至幕府以爲
賓榮是時希烈赫然東平勢雄或相寵亂以膏濟火
公復驅皇華之車投之以心膂諭之以逆順張之以
禍福示之以機密秘謀飛辯得走九反掌之勢由是

淄青致寧陵之師解陳州之圍合匡君之力摧兗邪之氣破堅陣擒宿將平姦除結歡好誅逆將在茲一舉得不謂三寸之舌賢於百萬之師乎司徒表其勳績亟聞乎闕下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報功也無幾何丞相府除退歸鄭郊五六年間居易食貧雖四方禮辟日至其戶不苟其所從也適値有土者懇其不答或用陰詘遂有臨賀之拜焉至郡教民以慈愛易俗以禮讓達其志意通其嗜慾曾未朞歲大用治理嗚呼南方氣炎春秋稍高冀遷元土養護餘齡居任凡六霜竟困於足痺年六十九以貞元十八年夏五

月丙戌卒于官舍遺孤扶護以十九年秋七月戊子葬于滎陽之廣武原禮也嗚呼才與命二者難并今古其猶病諸上帝實司之爲之奈何以公之行業誠信宏才敏識多踐上位利及庶物而纔止尚書郎二千石牢落遠地竟至於此纓紱之士愁憤慨息可勝道哉夫人隴西李氏朝散大夫秘書丞和光之女母儀陰教輝華士族先公數歲而歿至是而合祔焉嗣子曰典曰典溫厚謹良奉承家風茹荼毀瘠動中子禮從子沆貳其窀穸之事以余爲舅之友也見托爲銘曰

悠哉悠哉位不勝才一郡褊小六年徘徊逸翮徒張高風不來炎徼隕落縉紳悲哀舊櫬新墳滎澤之隈冥冥鸞鳳同棲夜臺

朝議郎行鄂州司倉參軍楊公墓誌銘

歐陽詹

公諱某字某其先關右弘農人永嘉過江公自始遷之祖若干歆處於閩越曾祖某皇唐循州司馬祖某漳州長史父某泉州南安縣丞公則南安翁若干子長七尺骨目瓌异溫良節行所至自昭夙神識度羣居不掩六籍外偏好穰苴管子之術永泰中以耕戰

之法致梁宋軍畫用有成大曆元年節度使右僕射田公薦授右武衛率府倉曹參軍事在位以貞慎聞公以不仕則隳業躁求則背道或出或處聖人爲中依吏部節文敬遵常調大曆八年集授吉州永新縣丞興元元年集授廬州司曹參軍貞元三年集授鄂州司倉參軍累職貞慎如率府參曹時每罷官待集卜勝屏居晏如也鄂州秩滿愛其風土亦止焉貞元十二年冬又合集春赴京師遇疾於途以二月四日終於汝州龍興縣之逆旅時年六十七凡入仕三十一年歷官四政臻井豐儉以足務雖劇通以簡上以

中正重下以公平賜皆白圭無玷朱紘有聲嗚呼公
之才量如鍾含音如水待月大小當應方圓必合公
則不衒人胡不求莫能全展光耀以至殞殄悲夫夫
保性居業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道也公爵於名宦之
理是焉仕祿農耕猶生則嘗若歿則已亦道也公昨
之岐路之役是焉公存以道始亡以道終至人不違
道公與之同旋正矣乎善始終者也夫人隴西彭氏
藏天之感痛以禮成長子曰晃次子曰暈季子曰果
伏內之號以至晃血以某年二月日卜塟於某邪某
原禮也佳城一閉他時古丘後之人孰知丘中之德

墓誌有志故爲墓志銘庶覩今爲古者明斯地泉下
有君子焉銘曰
一種鱗物神則曰龍一種植物英則曰松英英楊公
於人彼物私術潛弘溫良內克名不稱實祿有負德
天桃信美不能秋數冬日可愛日用西徂大限斯來
無賢無愚英英楊公與逝川俱卜宅脩原有形永閟
東海之山不易其廬

輔國大將軍兼左驍衛將軍御史中丞馬公墓
志銘　歐陽詹

墓有志志有銘志記也銘名也名之記墓庶高岸爲
谷幽懷或呈情當掩者有所歸認斯馬公之墓也公
諱實字某其先扶風人生於幽州高祖某某官祖某
某官父某某官若干子皆以雄謀果斷稱公則第三
人長八尺有美鬚姿雄霆霜嚴壁峻樂而後笑時而
後言孝悌忠信分義節槩觀容可見好史學歷代英
豪得失皆覈其有不正不直辨論慷慨若加諸已明
陰符善司馬法起家爲范陽軍要籍本軍疑政盡多
自出遷千夫長萬夫長三軍兵馬使莫州近邊戎數
爲害本軍元帥請統鎮之戎遠逃遁莫人大乂拜御
史中丞莫州刺史俄蘇州之患如莫州移鎮薊州薊

人繼康攝州刺史貞元初本軍之事有大者合議於
天子自管內二千石已下擇賢能以公當其選天子
異其議奇其詞決所議荅於本軍而留近侍拜左驍
衛將軍宿衛十一年長松在林利錐處囊森竦頴脫
鋒幹獨見天子備而將用未有所當貞元十四年寢
疾其年七月十一日終于京師常樂里之私第出身
從事若干年累職蒞官若干政春秋五十一當時俊
傑懷材抱器者無不驚呼歎息嗚呼騏驥有騰千駒
萬之足伏乎櫪千將有劇犀截象之鋩閉乎匣將用
未用一朝變化爲竹燕市入泉延平爲加人之痛惜

公其比歟夫人鴈門田氏鴈門郡王某之女哭泣之
墓齋而終禮子六人男五人一人先公卒四人在曰
緩曰纘曰某曰某綬年三十八纘年十六其餘幼穉
不言可知女二人一人先公卒一人在四歲皆至性
舉號感動飛走以某年十一月一日葬于京兆府萬
年縣洪固鄉延信里司馬村之少陵原禮也其承眷
長沙欧陽某執紼及墓就誌而銘曰
骨肉歸土賢愚共門英英馬公亦封此原大節大誠
平生所志貞心壯氣松孤壁峙掄擇雖致材成則未
岑崟碁翠俄摧忽墜修短無涯傷如之何

范陽盧秀才墓志　杜牧

秀才盧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寶後三世或仕燕或仕
趙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
公孔夫子者擊毬飲酒馬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
守戰鬭之事鎮州有儒者黃建鎮人敬之呼為先生
建因語生以先王儒者之道因復曰自河而南有土
地數萬里可以燕趙比者百數十處有西京東京西
東有天子公卿士人畦居兩京間皆億萬家萬國皆
持其土產出其珍異時節朝貢一取約束無禁限疑
忌廣大寬易嬉遊終日但能為先王儒學之道可得
其公卿之位顯榮富貴流及子孫至老不見戰爭殺
戮生立悟其日即陰約母弟雲竊家駿馬日馳三百
里夜抵襄國界捨馬走行經入王屋山請諸道士觀
道士憐之置之外門廡下席地而處始聞孝經論語
布褐不襪掉步為茹或竟日不得食如此凡十年年
三十有文有學日閑習人事誠敬通達汝洛間士人
稍稍知之開成三年來京師舉進士以群輩中齒
然凡曰進士知名者多趨之願與之為交生嘗曰丈
夫一日得志天子召坐於前以笏畫地取山東一百
二十城唯我知其甚易耳因言燕趙間山川夷險教

令風俗人情之所短長三十年來王師攻擊利與不
利其所由來明白如彩畫一一可以目覩開成四年
客遊代州南歸某月某日於晉州虞邑縣界盜
殺之京師名進士聞之多有哭者資其弟雲至霍邑
取生喪來長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城南某縣某
鄉某里某所貲費皆出於交遊間曾祖昌嗣涿州刺
史祖顗易州長史父勍鎮州石邑令某常以生之才
節荐生列於公卿間間之亦哭之因誌其墓
磊砢佻蕩氣奔而熏衰

平盧軍節度巡官李府君墓志

杜牧

牧大和元年舉進士第貢于上都有司試于東都在二都舉進士中往往有言前十五年有進士李飛自江西來貌古文高始就禮部試賦吏大呼其姓名熟視符驗然後入飛曰如是選賢邪即求貢如是自以爲賢邪因袖手不出明日徑返江東牧曰誠有是人吾輩不可得與爲伍矣後二年事故吏部沈公於鍾陵宣城爲幕吏兩府凡五年間同舍生蘭陵蕭寘京兆韓乂博陵崔壽每品量人之等第必曰有道有學有文如李處士戡者寡矣是早進士不舉皆名飛者

牧益恨未面其人又喜其人之在位也大和九年爲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今諫議大夫李仲敏左拾遺常楚老前監察御史盧簡求咸言于牧曰御史法當儉謹子少年設有與游又得長厚有學識者因訪求得失貧以爲官洛下莫若李處士戡牧謝同素所恨未見者即日造其廬遂旦夕往來開成元年春二月平盧軍節度使王公彥威辟君名聲卑詞於簡副以幣焉請爲節度巡官明年春平盧府改君西歸病于路卒于洛陽及人王府思恭里第享年若干君諱戡字定臣七代祖渤海王泰慈祖杠濟州盈川令父矜婺州浦陽尉浦陽晩無子夫人吳興沈氏夢一人狀甚偉捧一嬰兒曰予爲孔丘以是與爾及其期〔一作〕生君因名曰天授君幼孤窮無羣從可以附託年十餘歲即好學寒雪拾薪自炙夜無然背默念所記年三十盡明六經書解決微隱蘇融雪釋鄭玄至于孔穎達輩凡所爲疏注皆能短長其得失一舉進士耻不肯試歸晉陵陽羨里得山水居之始開百家書緣飾事業每有小功喪託制不食肉飲酒語言行止皆有法度陽羨民有鬬爭不決不之官人必皆以詣君所著文數百篇外于仁義一不關筆常曰詩者可以諷可

當十篇

以流于竹鼓於絲婦人小兒皆欲諷誦國俗薄厚扇之於詩如風之疾速嘗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艶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所破壞流于民間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後代之有發憤者因集國朝已來類於古詩得若干首編爲三卷目爲唐詩爲序以道其志及江南秀人張智實蕭寘韓乂崔壽宋祁楊發王廣皆趨君交之後皆得進士第有聲名官職君尚爲布衣然於君不敢稍怠君在洛中困甚河南節度使蕭洪移鎮鄜州諫

元白体且惡之況今乎

議大夫蕭俶以君言於洪洪素敬諫議即欲謁君以
請君曰人間譁言洪盜籍外戚一窺其而能易吾众
尚且不忍死況爲其黨乎居數月洪果敗娶弘農楊
氏女早卒子二人長曰審之次曰冄郎始五歲以某
月日權葬于常州宜興縣某鄉里牧於君爲晚交得
君最厚因爲之銘曰
命如烟雲道比宅一作宫道烟雲飄揚莫知往來爲道
不至無以偃息有道有命偶然相値命不在我不肖
亦貴豈可指此與彼爲市烏乎定臣曰惪孔修一作備
曰學必聖飭我兢兢不一言命可傳其心以敎後生

嗚呼哀哉

淮南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杜君墓誌
銘　杜牧

君諱顗字勝之曾祖凉州節度使襄陽公贈左僕射
希望大父司徒平章事太保致仕岐國公贈太師佑
皇考駕部員外郎贈禮部尚書從郁君幼孤多疾目
視昏近先夫人不令就學年十七讀尚書十三篇禮
記七篇漢書至賈誼傳不復執卷年二十四明年當
舉進士始握筆草闕下獻書與裴丞相度指言時事
成合數千字不半歲遍傳天下進士崔岐有文學尚
溢不許可人詣門贈君詩曰賈馬死來生杜顗中間
寥落一千年二十五舉進士二十六一舉登上第時
賈相國餗爲禮部之年朝士以進士干賈公不獲有
傑強毀朝者賈公曰我只以杜顗敵數百輩足矣始
命試祕書正字歷使判官李丞相德裕出爲鎭海軍
節度使辟君試協律郎爲廵官後貶袁州語親善曰
我開杜廵官言晚十年故有此行太和九年夏君客
揚州六月授咸陽尉直史館君曰訓注必亂可徐行
俟之至汴二兇敗及洛以疾辭東下居揚之龍興寺
丞相牛公僧孺請君入幕府君謝曰李公在困未願

副知己開成二年春目益昏冬遂喪明李爲淮南節
度使復請爲試評事兼監察御史支使兄牧自馮翊
迎醫石生曰是伏腦脂下融名曰内障如蠟塞管蠟
去管明俟脂凝可以抉去無不愈者後二年石曰可
治治不效自馮翊別迎醫醫曰嗟乎障有赤脉如木
根横可牢不可斷是法名曰腳内障生曰腳者法
不可治君因居淮南築室治生不復言治眼事眷於
天下無不嗟嘆君安泰自如令人旁讀十三代史書
一聞不遺客來與之議論證引聽者忘去年四十五
大中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卒男曰㽞師年十歲女曰

銘弟亦自銘

署兒始五歲六年二月八日歸葬先塋賓萬年縣洪
原鄉少陵西南二里牧今年五十假使更生十年爲
六十人不夭矣與君別止三千六百日耳况早衰多
病敢期六十人乎恐不抑哀以銘吾弟銘曰
古之達人以生爲寄爲夢以死爲歸爲覺不知生偶
然乎其有裁受乎偶然即泯爲大空與不生同其有
裁受乎嗚呼勝之今旣歸而覺矣其自知矣何爲其
然乎嗚呼哀哉

吳王李煜墓志銘　　徐鉉

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祀聖人無外善守者不

能固其存恭運曆之所推亦古今之一貫其有享蕃
錫之寵保克終之美殊恩飾環懿範流先傳之金石
斯不誣矣王諱煜字重光隴西人也昔庭堅贊九德
伯陽恢至道皇天眷祐錫祚于唐祖文宗武世有顯
德載祀三百龜玉淪胥宗子維城蕃衍萬國江淮之
地獨奉長安故我顯祖用膺推戴烿耀之烈載光舊
吳二世承基克廣其業皇宋將啓玄貺冥符有周開
先太祖歷試威德所及寰宇將同故我舊邦祗畏天
命貶大號以禀朔獻地圖而請吏故德義動元后風
行域中恩禮有加綏懷不世嘗用天王之禮自越常

釣鄭存紀侯之國曾何足貴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
馭民欽若彝倫率循先志奉烝嘗恭色養必以孝賓
大臣事耆老必以禮居處服御必以節言動施舍必
以仁至于荷全濟之恩謹藩國之度勤修九貢府無
虛月祇奉百役知無不爲十五年間天眷彌渥然而
果於自信怠於周防西隣起釁南箕構禍投杼致慈
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辭始營因壘之師終後塗山
之會太祖至仁之擧大賚爲懷錄勤王之前効恢焚
謗之廣度位以上將爵爲通侯待遇如初寵錫斯厚
今上宣猷大麓敷惠萬方每侍論思常存開釋及飛

天在運麗澤推恩擢進上公之封仍加掌武之秋侍
從親禮勅諭優容方將度越等彝登崇名數嗚呼閱
川無捨景命不融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八日遘疾
薨于京師里第享年四十有二皇上撫几興悼投瓜
軫悲痛生之不逮俾场而加飾特詔輟朝三日贈太
師追封吳王命中使涖葬凡喪祭所須皆從官給即
其年冬十月日葬于河南府某縣某鄉某里禮也夫
人鄭國夫人周氏勳舊之族是生邦媛肅雍之美流
詠國風才實女師言成閫則子左千牛衛大將軍某
襟神俊茂識度淹通孝悌自表於天資才略兼由於

師訓日出之學未易可量惟王天骨秀穎神氣清徐
言動有則容止可觀精究六經旁綜百氏常以爲周
孔之道不可暫離經國化民發號施令造次於是始
終不渝酷好文辭多所述作一游一豫必頌宣尼載
笑載言不忘經義洞曉音律精別雅鄭窮先王制作
之意審風俗淳薄之原爲文論之以續樂記所著文
集三十卷雜說百篇味其文知其道矣至於弧矢之
善筆札之工天縱多能必造精絕本以惻隱之性仍
好竺乾之教少木不殺禽魚咸遂賞人之善常若不
及掩人之過唯恐其聞以至法不勝姦威不克愛以

厭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罕應變之略不成近功
偃王躬仁義之行終于亡國道有所在復何媿歟嗚
呼哀哉二室南峙三川東注瞻上陽之宮闕望北邙
之雲樹旁寂寂兮迴埜下冥冥兮長暮寄不朽於金
石庶有傳於竹素其銘曰
天鑒九惠錫我唐祚緜緜瓜瓞苾苾商土裔孫有慶
舊物重睹開國承家彊吳跨楚喪亂孔棘我恤疇依
聖人既作我知所歸終日靡佚先天不違惟藩惟輔
永言固之道或污隆時有險易蠅止于棘虎遊於市
明明大君寬仁以濟嘉爾前哲釋茲後至亦覲亦見
乃侯乃公沐浴玄澤徊翔帝扆如松之茂如山之崇
奈何不淑遽極化窮舊國疏封新阡啓室人悲之謀
卜云其吉龍章驥德蘭言玉質邈爾何往此焉終畢
儼青蓋兮裶裶驅素虯兮遲遲即隧路兮徙返望君
門兮永辭度九原之可作與緱嶺兮相期垂斯文於
億載將樂石兮無虧

東軒筆記云吳王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神道碑
有與徐鉉爭名者曰知吳王事莫若徐鉉太宗詔
鉉撰碑鉉泣請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
之義乃敢奉詔太宗許之鉉爲碑但推言歷數有

盡天下有歸而已其警句云東鄰遘禍南箕扇疑
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談始勞因壘之
師終後塗山之會太宗覽讀稱善東鄰謂錢俶也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二十四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二百二十五

墓志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二十五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墓誌銘

种世衡墓誌銘　范仲淹

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血請於予予嘗經畧陝西知君最爲詳懼遺其善不可不從而書之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堡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不足守者即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其毒君時爲乃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

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人雖僻逼戎落曾不畏懼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飲甘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者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兵民馬牛皆大足自茲西陲堡障患無泉者悉倣此大蒙利焉既而朝廷署故寬

州爲青澗城授君内殿承制知城事復就遷供備庫
副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羌向時漢官不能恩信羌
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人意多所周
給常自解佩帶與其酋豪可語者有得虜中事來告
于我君方與客飲即取坐中金器以獎之屬羌愛服
皆願效死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
虜寨虜常濟河爲患君屢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
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
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
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

中芻糧錢幣暨軍須城守之具不煩外計一請自給
一予專視士卒之疾調其湯餌常戒以笞責期于必
瘳士卒無不感泣令翰林承旨王公堯臣安撫陝西
言君治狀上悅降詔褒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憂二
年就兼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監制置本路糧草遷洛
苑副使慶曆二年春予按巡環州患屬羌之多而素
不爲用與夏戎潛連助爲邊患乃召蕃官慕恩與諸
族酋長僅八百人犒于麾下與之衣物綵絲以悅其
意又采忠順者增銀帶馬紱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
立約束而俾之遵向然悍獷之性久失其馭非智者

處之慮復爲變時青澗既完人可循守乃請于朝願
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帥上言人重其
去命予更擇之予謂夏戎日夜誘吾屬羌羌愛其類
益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革其心朝廷始如其請
君既至環安邊之利害大要在屬羌難制思合夏戎
爲暴發之患又地瘠穀貴屯師爲難聚粮則力屈損
兵則勢危斯急病也吾乃周行境内入屬羌聚落撫
以恩意如青澗焉有牛家族首奴訛者倔強自處未
嘗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郊迎君戒日吾詰朝行
勞爾族奴訛曰諾是日大雪三尺左右曰此羌兇詐

嘗與高使君繼嵩挑戰又所處險惡冰雪非可前君
曰吾方與諸羌樹信其可失諸遂與士衆緣險而進
奴訛初不之信復會大雪謂君必不來方坦臥帳中
已至驚而起之奴訛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官無敢
至者公了不疑我耶乃與族衆拜伏誼呼曰今而後
惟父所使自是屬羌咸信於君有兀二族受夏戎僞
署君遣人招之不聽即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歸
者半盡以其地暨牛羊賞諸有功其僭受僞署如兀
二族者自餘帳咸服慄請命納其所得文券袍帶由
是屬羌無復敢貳君戒諸族各置其烽火夏戎時來

大范胸中甲兵以得人也

抄掠則舉烽相告衆必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四涇原帥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予領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授涇原君即時而赴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爲吾用自此始君曰羌兵既可用矣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請某事辟某事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遞矢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焉繇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粮而武力自振夏戎間屬羌不可誘上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前後經界使交薦君之才能朝廷益知可倚

明年遷東染院使充環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西南古原州之疆有明珠滅臧康奴三種居屬羌之大素號强梗在原爲孽寖及于環撫之狠不我信代之險不可入非吉二州交通于夏戎朝廷患焉其二州之間有古細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予爲宣撫使乃諭君與原守蔣偕共幹其事君久悉利病期日起兵會偕于細腰使甲士晝夜築之夏戎固患此城君遣人入虜中以計撓之兵遂不至又召明珠等三族酋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既出其不意又云外援四面服從昔之謀也君處細腰月餘逼以苦寒城

戍而疾作慶曆五年正月七日甲子啓手足神志不亂享年六十一其子京兆萬年縣之神和原君之先河南洛陽人也曾祖存啟河南壽安令祖仁詡京兆長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登進士第累階職方員外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于終南山君少孤依之服勤左右以力學稱明逸道高德純太宗朝再詔以事親不起眞宗復加聘禮起拜左司諫直昭文館累遷尚書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年君用工部陰得將作監主簿五遷至太子中舍初監泰州太平監以母老求養又監京兆府渭橋倉邛州惠民監知涇之保定

京兆之武功涇陽三邑在武功毀淫祠祭太子廟以來學者在涇陽有里胥王知謙者姦利事露逃之逼郊禮乃出君曰送府則會恩益以長惡從所坐杖脊于縣庭而請待罪府君李公諮奏釋之昔是豪黠莫不斂手其嫉惡如此又邑有三白渠比年浚疏用數邑力王者非其才而勞逸非等功利日削君使勒管齊其力故功倍貧富均其流故利廣至今民能言之歷通判鎭戎軍環鳳二州鳳之守王蒙正託章獻外姻以私于君復欲以贓汚君君正色不納蒙正大怨之乃使人諭王知謙訟君蒙正內爲之助獄成流賀

州上親政量移汝州君之世材以一官讓君乃除孟州司馬龍圖閣直學士李公紘雪于朝授衛尉丞壬隨州推酤又禮部尚書宋公綬工部侍郎狄公棐皆言君非辜改知虔州贛縣君辭得監京兆軍資庫以同郿交辟改簽署同州判官事又移鄜州因從軍延安乃有故兗州之請君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家者君推資產與之惟取季父圖書而已涖官能摘惡庇民青澗與環人皆畫君之像而享事之及終吏民暨屬羌酋長朝夕臨柩前者數日朝廷深惜之賜三子恩君娶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八人長曰詁文雅純

篤養志不仕有叔祖明逸之風次曰診試將作監主簿曰詠同州澄城尉曰諸郊社齋郎曰謂三班奉職皆有立訢記誼三子尚幼一女適西頭供奉官田守政君在邊數年聚貨食教弧矢撫養士伍牢籠羌夷無賢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幾事嘗遣諜者入虜中幾半歲間而虜誅握兵用事二三人諜者還言其謀得行會君已沒又天子方懷來故其績不顯也銘曰嗚呼种君出于賢門吾志必立吾力是陳寧以剛折果由直伸還自瘴海試于塞垣推以從事意其出人捍虜之患又邊之民夙夜乃職是霜厥身生則有涯死宜不泯邊俗祀之子子孫孫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墓誌銘

歐陽修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縣伯張公諱錫字貺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甫從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遭王孟再亂絕於中國中國更五代天下爲宋而蜀平張氏留蜀蓋亦已伍世矣始得去爲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已大顯公爲人清方敏默爲善不伐而喜自晦斂若不欲人知其遇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義

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既已則若未嘗有所爲者少喜讀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故其晚始侍讀于中上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益有所聞以飛白爲博學二字賜之曰錫老矣恨得之晚也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遷萍鄉令改著作佐郎又知安遠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進士自公始再遷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縣公以選知東明前爲令者閉門重簾以壅隔廢治公至則闢門去簾

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恃力富恃貲刑恃賕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嚴於是豪勢者屈而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李及薦公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淸愼人未嘗妄有所舉此可信也迺以爲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是議從內地公疏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內遷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州玉淸昭應宮災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人公疏言天災可畏不可及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修德以塞譴人迺獲免公於御史自監察歷殿中侍御史侍

御史知雜事於尚書爲員外郎郎中累官至諫議大夫於外爲荊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兩浙荊湖發運制置使利夔路安撫使知河中府滑州於三司爲鹽鐵判官判句院歷鹽鐵度支戶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監於侍從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雖其自晦其所居人皆以爲宜其在京東籍淄青齊濮濟鄆六州之人昔耕河壖地收租紬絹歲二十八萬而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爲害卒爭罷之平

居遜讓未嘗肯爲人先妖賊王則反貝州兵圍久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運使受命者以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命至即日馳城下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如此公居家有常法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母至孝與族兄甚相友愛人以爲同產公以皇祐元年七月十日遇疾卒于京師享年六十有八上聞震悼以白金三百兩賜其家特贈工部侍郎曾祖諱惟序不仕祖諱文翼復州錄事參軍贈太子中舍父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太君鄧氏自皇祖中舍君家于漢陽遂

葬之至公始葬汝州之襄城其鄉某原實五年閏七月十七日也公初娶程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日而卒公子五人曰子駿子充子雲子諒子眞子眞子充皆早卒於公之葬也子駿子雲皆爲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十人女三人長適虞部員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紓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晦仁能勇於必爲善有應而無遂故公晦其終顯難於自進以晚見嗟而壽胡不俾其遐嗚呼其柰何

翰林侍讀侍講學士王公墓誌銘

公誌銘無甚奇而大都從質樸次風也

歐陽修

公諱洙字原叔其生始能言已知爲詩指物能賦既長學問自六經史記百氏之書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筭法訓故字音無所不學學必通達知其專家其語言初如不出諸口已而辨别條理發其精微聽者忘倦決疑請益人人必得其所欲故自其少也一時名臣賢士皆稱慕之其名聲著天下初舉進士爲廬州舒城尉坐事免官歸居南京故相臨淄晏公爲留守奇其文章待以客禮久之復調賀州富川主簿未行臨淄公薦其才留居應天府學教諸生會

詔舉經術士爲學官京東轉運使舉公應詔召爲國子監直講遷大理評事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同判太常寺慶曆中小人有不便大臣執政者欲排去之未知所發而杜丞相子壻蘇舜欽爲集賢校理負時名所與交遊皆當世賢豪已而舜欽坐監進奏院祠神會客爲御史所彈公以坐客貶知濠州徙知襄徐亳三州范文正公富丞相皆言王某學問經術多識故事宜在朝廷復召爲檢討同判太常寺侍講充史館修撰拜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至和元年九月爲翰林學士三年以親嫌改

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嘉祐二年九月甲戌朔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一累官至尚書吏部郎中階朝散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公爲人寬厚樂易孝於宗族信於朋友諸孤不能自立者皆爲之嫁娶始舉進士時與郭稹同保人有告稹冒母禫者法當連坐主司召公問果保稹否不然可易也公言保之不可易也於是與稹俱罷公以文儒進用能因其所學爲上開陳其言緩而不迫天子常喜其說意有所欲必以問之無不能對嘗以塗金龍水牋爲飛白詞林二字以褒之至於朝廷他有司前言故實皆

就以考正既領太常吉凶禮典撰定尤多常修集韻校定史記前後漢書編國朝會要鄉兵制度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畧皇祐中大享明堂翰林侍讀學士宋祁言明堂禮廢久必得通知古今之學者詔公共草其儀禮成撰大享明堂記又詔修雅樂晚喜隸書尤有古法書易傳一篇其他文章千有餘篇其施於爲政敏而有方襄州中廬戍兵驕前爲守者患之不能制公至因事召之悉集于庭告曰某時爲某事者非某人耶取其一二人寘于法餘悉不問兵始知畏是時妖賊反貝州州縣無遠近皆警動佐吏勸公毋

給州卒教習者眞兵公笑曰是欲防亂乎此所以使
人不安也在徐州遭歲大飢免民舟筭緡使得糴芬
郡而出公私糴粟賑民所活尤多有司上其最降詔
書褒美其在朝廷多所論議遇人恂恂惟謹及旣歿
而考其言皆當世要務公知制誥夏竦卒天子以東
宮舊恩賜謚文獻公曰此僖祖皇帝謚也封還其目
不爲草辭因曰前有司謚王溥爲文獻章得象爲文
憲字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而
溥得象皆易謚又嘗論宗戚近幸冒法于恩澤以亂
刑賞又言天下民田稅不均而姦民逃亡有司失其

常稅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爲均田法頒之州縣
使因民訟稍稍均之可不擾而有司得復其常政近
時選諫官御史有執政之臣嘗薦舉者皆以嫌不用
公以謂士飭身勵行而大臣薦賢以報國以嫌廢之
是疑大臣而廢賢材不可及論河功邊食皆可施行
方公病時八月開邇英閣侍臣並進講讀而公獨病
天子思之遣使者問公病少間否能起而爲予講耶
旣而公病篤以卒天子震悼賻䘏加等贈給事中特
賜謚曰文即以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應天府虞城縣
之孟諸鄉土山原公應天宋城人也曾祖諱厚祖諱
化贈太傅父諱礪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公初娶
董氏再娶胡氏皆先公卒又娶齊氏封高陽郡君子
男五人長曰叟臣早卒次曰力臣太常寺太祝次欽
臣秘書省正字次陟臣將作監主簿次曾臣未官一
女適太常博士陳安道銘曰

惟王氏之先遠自三代下迄戰國商周齊魏其後之
人皆以王爲氏故其爲姓尤多於後世而太原之王
出周王子公世可考實太原人後家于宋遂以蕃延
惟其皇考是生八子公實其季其德克嗣播其休聲
以顯于仕八支之盛名譽材賢公考朝廷儒學之臣

退食于家詵詵子孫豈其不樂胡奪之年朝無咨詢
士亡益友送車國門出涕引首子茲歸藏刻銘不朽

太子太師杜祁公墓誌銘　歐陽修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
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
常爲諸侯後徙其封于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
爲氏自杜赫爲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
建平侯延年仍顯於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于晉又
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其
爲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

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
家法不遷於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
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
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
公爲人尤潔廉自尅其爲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爲忠
推於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
其大節偉如也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
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
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
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

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爲揚州觀察推官
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
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使
拜天章閣待制知荊南府未行以爲河北路都轉運
使遂知天雄軍召爲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審官院
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幷州遷龍圖閣學士
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
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
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
爲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
以爲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爲條
目必使吏不得爲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
行始居平遙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
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
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
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
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
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
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之區
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理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

輸送由是物不踊貴車牛芻秣宿食往來如平時而
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于繕治城
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
法而能不爲之屈者世皆以爲難至公能使權要不
敢有所干凡其爲治以聽斷盜訟爲能否爾獨公始
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幾赤諸縣之民皆被
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
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
得爲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其闕公以問
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

未有正其本而例其末清其源而濁其流者

日吏教丙訟甲負其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
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
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
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勑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
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于公
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
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
曆之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富公
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
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

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
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上
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降邪吾居
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
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
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
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為可
舉公爭以為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
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瓮族大戰黃河外而
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

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
不為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為朋黨
者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為
不可遂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自
布衣至為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
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
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
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書喜為詩讀書雖
老不倦推奬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
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

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
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為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
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
而為善惟日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諱某贈太師
祖鴻臚卿諱叔詹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
諱遂良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娶
相里氏封晉國夫人子男曰詵大理評事訢太常博
士訥將作監主簿詒祕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
集賢校理蘇舜欽次適祕閣校理李綎次適單州團
練推官張遵道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于家其

子訴以其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登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官臣國公即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登無臣工爲予執事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爲少不俾黃耇淚于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

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少且能文　奇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歐陽修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嘆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

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

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
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
藏于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
原怪迂百出雜僞眞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
攻搴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
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
名在斯文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歐陽修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自其皐

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爲名家其後多聞人至
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
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
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
公旣薨天子賜諡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
諡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
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爲更其諡
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拆司又權度
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
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
滿退而慍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
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
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
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
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
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
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
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形
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
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

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
舉稱爲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祫既廷告丞相用
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
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羣臣毋得以請迨今二十年
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實
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羣臣請而禮官前
祫請祔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
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薨
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
號而不許其諡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祫未毀

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
曰癸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既罷屈廷臣
之議議者已多反目既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與
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于時矣會永
興闕守因自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路
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難
治猶習故都時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公
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閒制取以付
御史臺迺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為三州皆有善政
在揚州奪發運使冐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民至今

以為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旱歉所至必雨雲蝗輒飛
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不
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
理卜醫數術浮圖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為文章尤
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
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
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矣
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閒入年八月召還
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名所建明如言渭
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

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
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于
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人主之
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
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
皆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復
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
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言賜
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少間復求外補上悵然許
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

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四
月八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
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
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為謗語以怒時相者及歸
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于
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勳
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爵公邑戶二千一百實食者
三百曾祖諱珙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尚書工部員外
郎贈戶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主客郎中贈工部尚
書公再娶論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

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錄其兩孫望旦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爲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爲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于胸中居家不問有無喜賙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攽友愛尤篤著文集六十卷其爲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因說例曰文權曰意林合四十一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

十月辛酉其弟攽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某所以狀來請銘廼爲之銘曰

嗚呼維仲原父學疆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大不施奪其齡惟其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維古聖賢皆後亨有如不信考斯銘

天章閣侍制兼侍讀孫公墓誌銘

歐陽修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爲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爲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爲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爲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爲樞密副使薦于朝得秘閣校理是時諸將

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評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宮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

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其事當去者上亟爲罷之因以陳執中爲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須得此）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辯諍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

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廉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辦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貌山攻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撫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爲精兵盜賊爲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厨傳而前爲守者頗毀譽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淸初無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爲法其爲轉運使所

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吏而不納毀譽過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故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執法須如此）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爲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爲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彊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

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公旣卒詔取其書藏于秘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禄多所施與撫諸孤兒教育如己子曾祖諱恕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貫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寘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

丁酉葬公于歸翟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兮志則彊積之厚兮發也光宜壽兮奄以藏有深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并序

歐陽修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

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奸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别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

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奸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居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序佛老時文則有怪説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奸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

久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出文字有聲色

黃夢升墓誌銘

歐陽修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為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為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嚱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常問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辯雄偉其意氣奔放猶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獨其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

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為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為之銘曰

子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與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為夢升而悲

蔡君山墓誌銘　歐陽修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為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為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懾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為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為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為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為吏不可以此污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間嘗語予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為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為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藁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為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為長葛縣尉縣嫗二子漁於海而亡嫗指其氏為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為仇所殺若尸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嫗色有寃吾不可不為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嫗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尸則為嫗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尸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長葛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日前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屢下衆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方

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為痛惜者也君山諱
高享年二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山又
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
葬于某所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出其親而來京師欲
以仕宦為親榮今幸還家吾與獨以柩歸甚矣老者
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為我銘君山乎
乃為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于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
哭少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送柩退之
有言死孰謂天子某予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
父母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歐陽修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
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強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
果於有為子漸為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
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
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
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
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
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
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
以子蔭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
士及第為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
縣僉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
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於官趙元昊寇邊
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
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
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
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
遂以敗死劉滬知渭州杖一卒不服滬命斬之以聞

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為滬論直得復知渭州范
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
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
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
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
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
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
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于河
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洲里其平生所為文章六十
篇皆行于世男四人曰材植機桴嗚呼師魯常勞其

飽爲交誼之情而自任及樂善死然言外

哲于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
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近以不長豈其所
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
而知歟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
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無限深情

張子野墓誌銘　歐陽修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
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
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
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

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于予文宜其來請予
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
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于時一府之
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權呼上下角逐爭相
先後以為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眾
皆指為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為洛陽東西之
衝賢豪所聚者多為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
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砠水厓窮居獨遊
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
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為
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
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于是又知非徒相
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
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
也宜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
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
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
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
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
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

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
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
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
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仲郊祉掌生次從次幼
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為人
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
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禿且白矣予
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
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
師而葬開封今為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

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蓋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閼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王安石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

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彊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閤以爭之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魯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侍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糺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絀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

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于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淘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

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

進一步杪

財予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機祥
嘗在寧州道士治眞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
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
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
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
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
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畧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輈權彊所忌
讒諂所讐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
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感慨悽惋 十文多[illegible]

秘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王安石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秘閣校理新差通判永
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
丁君卒臨川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
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壻以
狀至乃叙銘赴其葬叙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
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景祐中皆以進
士起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
也又爲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
也猜而黜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爲杭州觀
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
知越州剡縣盡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
弊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
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
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
州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薦舉者遷
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
君爲循吏也英宗卽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秘
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接上
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

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
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
以咎言者謂爲不宜夫廢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
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
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
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尚以得罪於言者亦
其理也銘曰　文於辭爲達行於德爲充道於古爲
可命於今爲窮嗚呼已矣卜此新宮　妙

王深甫墓誌銘　王安石

吾友深甫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

人之道爲已任盍非至于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
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
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
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甫也令
深甫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
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
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
銘曰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
矣甚矣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
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

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
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
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
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
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
然尚如此嗟乎深甫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
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旣早死豈特無
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
如此蓋非予所能知也銘曰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
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
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右領軍致仕王君墓誌銘　王安石

君王氏諱乙字次公其望在太原而實家大名之元
城不知其始所以徙曾祖諱安當周世宗時爲閤門
通事舍人祖諱廷溫開寶中泰寧軍節度副使考諱
奉譔右班殿直贈左武衛大將軍君嘗舉進士不中
因獻其所藏書秘閣而上書言先臣其遠事許王於
先皇帝有一日之幸臣實其子下其問驗以爲
三班借職累遷至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淮南東路都
巡檢使皇祐二年年七十三以右領軍衛將軍致仕

卒於海州而以嘉祐七年葬直州之揚子縣某鄉某
原以後夫人劉氏祔於是先夫人林氏旣葬矣君强
記博問剛毅而聰明好讀書雖老矣讀書未嘗少止
於窮人賤士苟義所在樂與之爲膠漆一欲以不直
加我雖嚴貴人義終不爲受也數上書言事皆中世
病而用事者多不聽聽者兩言耳又事之小者然當
時蒙其利言楚州可去堰爲歸歲省卒二十一萬七
千人錢一百三十萬米六萬八千石又言河陰可以
茶鹽募人穀而漕之河北爲十說以排三司之難三
司不能絀其一此當時蒙其利者也宋興百年大定

於太宗至真宗內外富矣內外自是遂務以無爲養息天下朝廷所尚賢良進士而將相大臣之世用君方慨然懷古人趨赴功業之意欲起貧賤不勢左右而以其辯智當人主衆圓獨方用非其時卒以不合嗚呼甚可悲也然天下不肖多畏惡君以其伉直而幸其齟齬不得意以老獨賢者哀之耳君子越石秦州觀察判官其次子仁傑爲進士女二人嫁進士林度陳州項城主簿宋造余嘗爲君僚而與其子越石同年進士也銘其葬銘曰

強能吾贏吾與之爲抗贏者惴惴吾與之爲讓卒贏于強以窒于行維其心之亨以賓其弊也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二十五

墓志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范景仁墓誌銘　蘇軾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盎相得歡甚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爲景仁傳其略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軾幸得游二公間知其平生爲詳蓋其用捨大節皆

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君實之沒軾既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而軾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爲君實既沒非子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諱鎭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華陽曾祖諱昌祐妣索氏祖諱璲妣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龐氏贈昌國太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爲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人長曰鎡終隴城令次曰鍇終衛尉寺丞公其季也四歲而孤從二兄爲學薛奎守蜀道遇鎡求士可客者鎡以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范恐不壽其季廊廟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祁名重一時見公稱之祁與爲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進士爲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

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爲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諸朝爲東監直講用參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充編修唐書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公有異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秘閣爲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句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

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葬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勑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溫成葬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

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請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降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閑歲取士皆公發之又乞令宗室屬疏者補外官仁宗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甄別其言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公言仁宗性寬容言事者務訐以為名或評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略細故時陳執中為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

樹忠英之

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為公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係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閤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為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

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為之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間言以入為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

則府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而陳者三公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為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以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上心及為知制誥正謝上殿而論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祫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改右諫議大夫英宗即

位遷給事中充仁宗山陵禮儀使坐誤選宰臣官敗翰林侍讀學士復為翰林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為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

帝詔為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陳饑公至之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陳人至今思之神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為翰林學士兼侍讀羣牧使句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封駮制勑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著於所授勑其後刊去故職寖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王安石為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為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

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遷邇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敝法也若陛下躬尚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何更以為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駮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詞免公再封還

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公奏由臣
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
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軾
罪公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
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
三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顔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
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
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
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
致仕聞者皆爲公懼公上表謝其畧曰雖曰乞身而

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
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
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公既退居專以
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
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
壽許之遂著爲令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
者朞年而後還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往來
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朝廷有大事輒
言之官制行改正議大夫今上即位遷光祿大夫初
英宗即位祔仁宗主而遷僖祖及神宗即位復還僖

祖而遷順祖公上言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
同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上即位公又
言乞遷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
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
奏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鎭未嘗以語人人
亦莫爲言者雖顔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過
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特詔長子淸
平縣令百揆改宣德郎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
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
侍爲我强起無或憚勤公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改

提舉嵩山崇福宮公仲兄之孫祖禹爲著作郎謁告
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
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初仁宗命李照改定
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
司馬光皆與公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
凡數萬言自以爲獨得於心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
劉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
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
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眞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即
用李照樂加用四淸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

公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禧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為嫌乃先請致仕既得謝請太府銅為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三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訃聞輟視朝二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閱三世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即位求人如不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

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决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為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饑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閒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蔭今為承議郎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為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

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說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為師法凡三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修唐書仁宗實錄玉牒日歷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祿亦使虜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卷積勳柱國累封蜀郡開國

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戶實封五百戶娶張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孫未名而卒次百揆宣德郎監中岳廟次百嘉承務郎先公一年卒次百歲太康主簿先公六年卒次百慮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詩復歸以卒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戶參軍祖朴長社主簿祖野祖平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祖淳祖舒祖京祖思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晚家于許許人愛而敬之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月己未葬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夫人李氏祔公

始以詩賦爲名進士及爲館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諫爭及論儲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祕世亦未盡知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法與王安石呂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爲不義必畏公知之公既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以是愧公銘曰

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顛趨之以累爲榮神人無名欲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爲悲熙寧以來孰擅茲器嗟二先生名所不羅君實在洛公在穎昌皆欲忘民民不汝忘君實既來道歸于洛縶而維之莫之勝脫爲天相君爲君牧民道遠年徂卒徇以身公獨堅卧三詔不起遂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貪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無夷無得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公維蜀人乃葬于汝子孫不忘尚告來者

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　蘇軾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初臨御內厲精爲治務求天下以出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公元發始見知于英祖而未及用書其姓名藏于禁中帝以是知之既見公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公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右正言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翰林

太息何爲

學士且大用矣而公性疏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知其誠盡事無鉅細人無親疏輒以問公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公隨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汹汹恐公有言而帝信之故相與造事謗公帝雖不疑然亦出公于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移定與青留守南都徙齊鄧二州用公之意蓋未衰也而公之妻黨有犯法至大不道者小人因是出力擠公必欲致之帝知其無罪落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既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大夫

爲公隙戒以爲且有後命公毅然自若曰采如吾直
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乃上書自明帝覽之釋然卽以
爲湖州方且復用而帝升遐公讀遺詔僵仆頓絕久
之乃蘇曰已矣吾無所自盡矣今上即位徙公爲蘇
揚二州除公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爲鄆州徙眞定河
東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將而宦官爲走馬者
誣公病不任職詔徙許州御史論公守邊奇偉之狀
且言其不病詔復留河東而公已老蓋年七十有一
矣卽力求淮南上不得已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
未至而薨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方平歷事

三宗逮與天聖景祐間賢公卿遊公雖爲晚進而開
濟之資邁往之氣益有前人風度以先帝神武英斷
知公如此而終不大用每進小人輒讒之公嘗上章
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卽墨何罪毀言日聞
天下聞而悲之嗚呼命也夫公諱甫字元發其後避
高魯王諱以字爲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滕氏出周
文王之子錯封於滕所謂滕叔繡者十一代祖令琮
爲唐國子司業令琮生太常博士巽巽生昫戶部侍
郎伉伉生贈禮部侍郎益益生戶部尚書贈右僕射
珦珦生太中大夫睦州刺史邁邁生越州觀察推官

紡紡生祠部郎中文規文規生公之曾祖諱仁俊爲
溫州永嘉令祖諱鑒不仕皇考諱高贈中大夫曾祖
母祖母皆范氏繼祖母陳氏皇妣王氏追封太原郡
君生公之夕夢虎行月中而斷其室九歲能賦詩敏
捷過人范希文皇考舅也見公而奇之教以爲文希
文爲蘇州而安定胡先生瑗居于蘇公往從之門人
以千數第其文公常爲首嘗舉進士試于庭宋子京
奇其文擢爲第三人而以聲韻不中法黜之其後八
年復中第第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時孫元規守
錢塘一見公曰名臣也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

之要召試學士院充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除開封
府推官三司鹽鐵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判石部勾
院公在館閣未嘗就第見執政故宰相不悅不遷者
十年旣遇知神宗爲諫官知無不言然御史中丞王
陶論宰相不押班爲跋扈上以問公公曰宰相固有
罪然以爲跋扈則臣爲欺天陷人矣爲開封府三獄
皆滿公視事之日出數百人決遣殆盡京師翕然
稱之爲御史中丞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
兩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東郭逵修堡柵密院
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矣公言戰守大事也安危

毋爲快論

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勑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上善之諫官楊繪言宰相不當以其子判鼓院上曰繪不習朝廷事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公曰人有訴宰相者使其子傳達之可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敢復訴事上悟爲罷之种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西人復誘殺將官楊定公上疏極言亮祚已納欵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爲內憂京師郡國地震公三上疏指陳致灾之由大臣不悅出公知秦州上面諭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詔館伴契

丹使前此館伴非其人使者議神塔子事件復紛然是歲契丹遣蕭林牙楊興公來聘朝廷憂之公見與公開懷與語問其家世父祖事委曲詳盡與公驩且喜不復論去歲事將去與公馬上泣別林牙謂興公曰君與滕公善豈將留此乎上聞之大喜因公奏事殿中勸曰朕欲擢卿執政卿逾月不對而大臣力薦用唐介矣公曰臣恨未有死所報陛下知遇豈愛官職者唐淑問孫覺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公所以慰勞公者甚厚公頓首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愧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廬舍命公爲安

撫使官吏皆帳寢居民恐懼棄家而茇舍公獨臥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餓者除田稅察惰吏修堤防繕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臣將除公并州上復留公開封府民有王頵者爲隣婦隱其金閱數尹不能辯頵憤悶至病傴杖而訴於公公呼隣婦一問得其情取金還頵頵奮身仰謝失傴所在投杖而出一府大駭除翰林學士夏國主秉常被篡公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

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上奇其策然不果用欲以公爲三司使力辭已而除公端判安撫使公入頓首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願陛下少回昔日之眷無使臣爲黨人所快則天下皆知事君爲得而事黨人爲無益矣上爲改容公以皇考諱辭高陽關乃除鄆州治盜有方不剛用威猛時有所縱捨盜爲屏息移定州許入覲力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爲郡守親見其害民者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巳宴郊外有報契

丹入敍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起治兵公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虜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是服公韓忠彥使契丹楊興公迎勞問公所在且曰勝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進公禮部侍郎使再任詔曰寬嚴有體邊人安焉公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公去國既久而心在王室著書五篇一曰尊王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其略曰陛下聖神文武自足以斡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然清明識者韙其言天下大旱詔求

直言公上疏曰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富彥國之守青州也嘗置教閱馬步軍九指揮彥國既去軍稍缺不補公至青復完之至溢額數千其後朝廷屢發諸路兵或喪失不還惟青州兵至今爲盛其謫守池安皆以靜治開飲酒賦詩未嘗有遷謫意侍郎韓丕旅殯于安五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沒十年貧不克葬公皆葬之著作佐郎朱炎居喪以毀卒公既助其葬又爲買田賙之勅使謝評市物于安因緣爲姦民被其毒公密疏

姦狀上爲罷黜譴自安定先生之亡公常割俸以賙其子及爲湖州祭其墓哭之慟東南之士歸心焉自揚徙鄆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鄆有劇賊數人公悉知其所舍遣吏掩捕皆獲吏民不知所出鄆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絕其訟學者作新田詩以美之時淮南京東皆大饑公獨有所乞米爲備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

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引繩棊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徙眞定乞以便宜除盜許之然訖公之去無一人死法外者秋大熟積倪之民方賴以生而有司爭糴穀貴公奏邊廩有餘請罷糴二年從之徙知太原府河東兵勞民貧而土豪將吏皆利於有警故喜作邊事民不堪命公始至蕃族來賀令曰謹斥候無開邊隙有寇而失備與無寇而生事者皆斬自軍司馬沿邊安撫以下皆勒以軍

法西人獵境上河外諸將請益兵公曰寇來則死之吾不出一兵也河東十二將其四以備北其八以備西八將更休爲上下番是歲八月邊郡稱有警請八將皆上謂之防秋公曰賊若并兵犯我雖八將不敵也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而將吏恐甚抑閤爭之公指其頸曰吾已捨此矣頸可斷兵不可出卒無寇省芻粟十五萬河東之所患者鹽與和糴也公稍更其法明著稅額而通鹽商配卒糴草觕物力高下而不以占田多少爲差民以爲便陽曲縣舊治城西汾水從城中縣廢爲荒田公奏還之使縣治堤防

如黃河民復成市諸將駐列城者長吏或不恍据誣以事有至死者公奏立法將有罪徙他郡訊驗諸將聞之喜曰公保吾生當報以死西夏請復故地詔賜以四寨而葭蘆隸河東公曰取城易棄城難皆棄羅兀西人襲我不備喪金帛不貲且爲夷狄笑乃命部將柴虎瀟七元以兵護還號令嚴整寇不敢近無一死之失將賜寨公請先畫界而後棄不從西人已得地則請凡畫界以綏德城爲法從之公曰若法綏德以二十里爲界則吳堡去葭蘆百二十里爲失百里矣兵家以進退尺寸爲強弱今一舉而失百里不可

力爭之已而諜者得西人之謀曰吾將出劲兵于義吳二寨之間劫漢使不得出兵則二寨亦棄矣公遂復申前議章九上至數萬言議者謂近世名將無及公者公爲文與詩英發妙麗每出一篇學者爭誦之篤於行義事父母撫諸弟以孝友聞臨大事決大議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巳私則小心兢栗惟恐有過其事上及與人交馭將吏待妻子奴婢一以至誠仕自大理評事至右光祿大夫職至龍圖閣學士勳至上柱國爵至南陽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六百戶實封至八百戶贈銀青光祿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娶李氏

唐御史大夫栖筠之後晉卿之女累封建安郡君先公卒贈永寧郡君子三人祈祁皆承奉郎裕尚幼女五人長適朝請郎知楚州何洵直次適宣德郎秘書省正字王柄早卒次適宣德郎太學博士王涣之次復適王柄季適方平之子朝散郎南京通判恕孫男六人將以元祐七年八月二十一日癸酉葬于蘇州長洲縣彭華鄉陽山之粟塢銘曰

天之降材千夫一人人之逢時千載一君生之既難得之豈易而彼讒人曾不少置昔在帝堯甚畏巧言讒說震驚雖堯亦然偉哉傢公廊廟之具帝欲用公

將翹輒仆賴帝之明雖仆復興亦試乎邊戎狄是膺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老成云亡吾誰與處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公之治邊折衝精神猛虎在山藜藿茂遂及其既亡樵牧所易公官三品以壽考終我銘之悲夫豈爲公

尚書司封員外郎胡公墓誌銘　晁補之

公諱僾字公謹胡氏舜後嬀姓武王封嬀滿於陳氏爲胡公其子孫因氏焉世家安定後爲共城人晉檢校太子賓客諱澄曾祖也攝涪州軍事推官贈光祿卿諱岳祖也尚書屯田郎中贈禮部尚書諱熙載考也光祿少隱居共城周祖聞其名以禮致之祭周祖有異圖卽辭去尚書及進士第逮事仁宗知絳果三州皆有惠政而公幼俊偉于文字類不學而能八歲爲詩驚人鄉里號奇童及長博學無不窺貫穿諸經尤長左氏春秋至百家雜說流觀强記摘文指事如取懷中物兼綜道釋天文地理音律曆算醫卜之書應問如響諸儒於是皆自以爲不及更推先之旣冠而孤再舉進士高第授試校書郎定州觀察推官丁母開封縣太君李氏憂再調常州團練判官守郭維果於自任下莫敢忤公守職不爲茍數以事奪維維

雖悍猶嚴憚公時西方用師詔衆三路守令轉運使呂覺以公聞召見爲彰化軍節度推官知梁泉縣盜發輒得秩滿爲著作佐郎簽書商州判官又知昭化縣遷秘書丞知璧州戍卒謀殺吏縱火刼府庫以叛期且日發而公知之因以他罪逮數人而左右有預謀者愕相視稍引去公笑語頤指如平時卒用不疑會監軍聞變而至公麾之曰卒應杖安用爾來俄逮者至縛之始宣言曰吾但取首亂者今已得餘皆去毋蹈禍蓋斬六人流二人而止遷太常博士文莊高公薦其才召試充集賢校理而元憲宋公莊肅梁公孝肅包公又更薦之益知名通判絳州三門輦運歲課民伐薪備河民苦役不均公董其事爲一二裁處聞於朝貧弱賴之召判尚書祠部至和中仁宗不豫久京師大水流言相驚大臣欲對不可公曰吾知死所矣時國嗣未立卽上疏言陛下紹服三十五年而春宮虛位天下無賢不肖皆爲陛下憂之後大臣定議公有力焉李仲昌建言六塔河未畢河潰浸數州死者以萬計公詆仲昌罪應死會北京奏至如公請仲昌竟貶死春州時宰相有畏事者語人曰館閣當（小人之態）以文字爲官何用紛紛代庖爲公莽往見之曰今天

下嗷嗷大本未立而災異數臻人主猶當詢求芻蕘而大臣皆鉗閤出位言事非也由是忤當塗出知登州再遷祠部度支員外郎階朝奉郎勳輕車都尉服五品登瀕海有魚鹽之利傜豪舉喜訟小有爭至破產取勝而不悔公按流二人郡大治又措置島山流人歲活者以百數前守託葬親爲鄉郡以不法聞公頗知之其人恐欲先事告公與里民不便公者訌以事于朝使者疑詞不當受而耗故挾前怒竟坐奪官廢于家祀明堂復爲祠部監泗州橋英宗即位還度支公雖左官益跌宕文史每與客乘月挐舟淮中飲

酒賦詩浩然忘返神宗即位起知淮陽軍遷司封當屬疾踰時民聞其出至歡呼擁道徙知和州復坐小法知南安軍而公流離老矣常歎曰吾坐不設機關待小人譬袒裼入兵間得傷宜也而丞相正憲吳公參知政事康靖趙公皆言其才可惜且近臣顯人爲直其寃者至四十餘人公曰吾可以無辯矣旣代還至山陽感疾卒熙寧七年七月甲子也有文集三十卷五音會元圖喉牙指掌圖歷代年系譜佛書義天集宗派圖醫經纂義雜詩頌又百餘卷嗚呼多矣夫人徐氏有淑行封壽光縣君前公五年没男曰悲終華亭尉曰䟽進士皆文學知名長適右侍禁李材次適太子中舍王希孟皆卒于某年月日葬于衛州共城縣某鄉之原以徐夫人祔公性孝旣孤謁考妣事流涕如初張尤長於論議要之合理不爲貴勢屈頗喜面折人過其不知公爲愛己者輒時反爲所噬亦不悔又憤世儒空語無實事每廢卷長謠曰能據戎狄徇天工管晏之事未可輕恭其志也初仙之以童子拜公下邳公亟偁之又與悲哉游甚厚聞之公在館閣時文忠歐陽先生傾意待之文忠一時宗所樂善如此而公矜潔自閉不肯爲苟合則其不能容於

尋常人而以躓死理固然也蓋後三十年而士日趨於同可扳以得志者則如蘿蔦之寄於木無所擇也然則以公之不苟合於貴勢爲過乎中則可以共窮爲戒則非也銘曰

（惡不苟合乃行十分）

在昔倚相學無與京三五八九以底其名此但能讀義何必精後讀者痛不勦於成借人之衣以盡繡行爲之詭遇獲十自矜謂公獨難其書屋盈綁累世學欲與古爭一敗於仇自救莫營後生益華調戎不能使雄復生雄昔自與後有求者可討斯銘

進士清河張君蔚誌銘 并序　　晁補之

君張氏諱凷字正之張氏得姓遠周宣王時有張仲春秋時有張老兩人最顯其後杜陵人張湯以法律取漢三公傳子安世至純凡七世侯蓋班固嘗言馮商稱湯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又怪漢興以來侯者百數而未有如富平久者意湯雖酷烈以其推賢故有後而余嘗竊以謂留侯豈特其才智漢無雙而輔漢救民於亡秦虎狼塗炭之中生息二百餘年事成乃脩然推而不居本其處心使世果有辟穀不死之說非妄者如良乃當得之而良死僅傳子不疑即絕此不可知者及得商所稱然後迺知湯之忮刻

雖其達賢恐不足相補而富平之所以久殆良祖以來君子長者之風故迄今雖分製微晦然張姓遍天下亦盛矣而君之先蓋鄆州須城人自五代之亂累世隱居以孝稱逮君曾祖始徙濟州鉅野而諱宗儒者君考也富而好施以滋培其子讀書爲士君用勉礪有立初泰山孫復家居傳經聲聞山東共一時貴人賢士爭師之後仁宗召復居太學而君往執弟子禮因盡得與其門人高第游受復春秋尊王說然猶以取科名慰親意爲事而於時翰林鄭公獬滕公甫場屋聲籍甚亦與君厚遇以詩賦舉進士不中第治其業益勤會其父病就養者累年因歎曰士遇合有命若可以力挽取非命也遂不復措意舉遭父喪茹蔬摧瘠自是益外名譽略威儀鄉人之賢不肖善惡皆與之齒窮閻寒家慶弔必在雖塗潦不乘曰無以見里之老人家故饒於財而奉養薄不以饒故欲可修而易其所間于儒者也至賙人之急則竭其力恐不逮故食客常滿堂嘗買田三百畝以待宗黨之貧無歸者使裴且養焉歲內出粟數百斛食流殍所活以千計爲人寬厚坦夷喜讀書樂善而好信鄉人有爭者至就評曲直勸譬而去無不滿意此其身既不

偶而退行之家一二之大槩也母房氏有淑行老疾危甚君夜禱于庭即夢得期三年后如期亡人以爲孝誠所感云娶許氏繼孫氏皆善其內事子一人仲原嘗以進士舉禮部講肄有聞工爲詩温恭樂義致客之多如其先人五女嫁房經薄濱高修房之才程獻夫皆同郡良士而經以明經獻夫以進士俱嘗貢計偕諸孫男女八人男紳詢績綱紹女長適進士崔光弼餘二幼以元祐六年六月甲辰卒年六十有八初君考以上皆葬鉅野之比干村而地多水君疾且革語仲原曰欲爲先人改卜今不能以爲恨汝無忘

我志則是吾不没也仲原泣曰諾既而卜任城縣之諫議鄉呂村吉兆遷其先柩及君與兩夫人之喪祔焉實元符二年九月某日也仲原與余兒曹俱學相好求銘昔馬少游常哀其兄援慷慨有大志以謂士生一世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使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且自苦爾而援後遭光武立功萬里之外光於竹帛亦可以無憾而常其臥浪泊時至念少游平生語若不可得方余年少意援老憊志易不然何媿於少游者後余官學四方無所成就既夫有援毫髮可以厭足加齒未若援老也而已非

元龍上床之意從許君問舍之事不自知與前日之慮易然后益知少游達識果足以愧援而君亦慶游者艾無慕於世當易一爻不出戶庭无咎者以是銘君其詞曰不然銘曰

士生委質功業樸匪學問意皆傲心使成如赫固莫任況事與志常齟齬尾閭其損得歸洎一羽之循指千金少俯頫脫中傲倖念平生語安可靜但自懸影志息陰有良里士裂冠襟不與一世驅駸發高明之室有物臨取裁足爾吾良箴銘輻于鑪惟久湛澹泊可守寧適今異名勿取神所歆後枝葉茂由根深

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元好問

金天興初元三月廿七日金昌府昭靜難軍節度使致仕漆水郡侯貞死之公遼族河間人初以護衛事章宗累遷左將軍貞祐丙子春青分領關陝軍朔方兵狩破潼關主帥訛可力不支失利於乾石壕之間將卒多被俘執公義不受辱引佩刀自刺且投大澗中刺不殊下澗數丈礙大樹而止明日朔方兵退左右求公得之扶舁歸洛陽事聞朝廷馳遣尚醫救之即拜同知河南府事未幾改孟州經略使歷歸德知府西安軍節度使昌武軍節度使知河州再任昌武

入爲殿前右副都點檢換左副轉武衛軍都指揮使河南改金昌府升中京以公權留守行帥府事俄拜靜難軍節度使明年請老閒居洛陽至是城陷公族屬有在朔庭秉大權者得公兵亂中將由孟津渡北行公嘆曰吾家世受國恩吾由侍衛起身至秉旄節向在乾石壕已分一死今北行欲何求耶乃不食七日而死時年六十七夫人納合氏負遺骨葬聊城後二年夫人殁乃合葬焉夫人在時嘗求予銘公墓其殁也其弟重以臨終之言爲託故略爲次第之嗚呼世無史氏久矣遼人主盟將二百年至如南衙不

主兵北司不理民縣長官專用文吏其間可記之事多矣。泰和中詔修遼史書成尋有南遷之變簡冊散失世復不見今人語遼事至不知起滅凡幾主下者不論也通鑑長編所附見及亡遼錄北顧備問等書多敵國誹謗之辭可盡信邪正大初予爲史院編修官當時九朝實錄已具正書藏祕閣副在史院壬辰。喋血之後又復與遼書等矣可不惜哉故二三年以來死而可書如承旨子正中郎將良佐御史仲寧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散郎中道遠右司元吉省講議仁卿西帥楊沃衍奉御忙哥宰相子伯詳節婦

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長樂妻明秀孝女舜英予皆爲誌其墓夫文章天地之元氣無終絕之理他日有以史學自任者出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發之故不敢以文不足起其事爲之辭嗚呼可惜哉銘曰

謂辱也而不屈焉謂喪也而不失焉頹波方東有物屹焉天奪于人我獨也天孰爲爲之樂我所然國殤纍纍骨肉棄捐維公之藏土厚木堅殆天以後死者爲金石無窮之傳銘以表之慰彼下泉

雷希顏墓誌銘　元好問

南渡以來。天下稱宏傑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李純甫之純雷淵希顏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喜從之游有衣冠龍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多言獻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重吏員輕進士至謂高廷玉人才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自左右司郎官出爲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爲尹所忌瘐死雒陽獄中之純以薊州軍事判官上書論天下事道陵奇之詔參淮上軍仍驛遣之泰和中朝廷無事士大夫以宴飲爲常之純於朋會中或堅坐深念咄咄嗟咕若有旦夕憂者或問之故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帳所在吾見華人爲所魚肉

去矣。聞者訕笑之曰四方承平餘五六十年百姓無狗吠之警渠不以時自娛樂乃妖言耶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知大事已去無復仕進意蕩然一放於酒未嘗一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不足玩者貞祐末嘗召爲右司都事已而廢不用希顏正大初拜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卽位宵衣旰食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爲甚力希顏以爲天子富於春秋有能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略謂精神爲可養初心爲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不宜妄費日力以親細碎之事上嘉納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入倒

迴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塡壓谿谷間不可勝筭乘勢席卷則嘗有謝玄淝水之勝諸將相與同欲釋勿追奏至廷議亦以爲勿追便希顏上書以被朝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小勝不足保天所予不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見而主兵者沮之策爲不行後京兆鳳翔報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數日後知無追兵乃聚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爲當國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輩相及交甚歡氣質亦略相同而希顏以名義自檢遷行而必致之則與二子爲絕異也蓋自近朝士大夫。

始知有經濟之學。一時有重名者非不多矣以獻臣爲稱首獻臣之後士論在之純。之純之後在希顏希顏死遂有人物渺然之歎。三人者皆無所遇合獨於希顏尤嗟惜之云。希顏別字季黙渾源人考諱思大定末仕爲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顏其蘖子也崇慶二年中黄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錄事不赴換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遷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爲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考滿再任俄以監察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還應奉

終于翰林修撰累官大中大夫娶侯氏子男二人公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人長嫁進士陳某其幼在室初希顏在東平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倚外寇爲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爲摩拊之希顏莅官所以自律者甚嚴出入軍中偃然不爲屈故頗有喧譁者不數月閭巷間家有希顏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嘗爲戶部高尚書庭卿所辟權遂平縣事時年少氣銳擊豪右發奸伏一縣畏之稱爲神明及以御史巡行河南得贓吏尤不法者榜掠之行至四五百者道出遂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

遁去蔡下一兵與權貴有連脫役逝叫間時以藥毒殺民家馬牛而以小直脅取之希顏捕得數以前後罪立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馬矜不得行然亦坐是失官希顏三歲喪父七歲養於諸兄年十四五貧無以爲資乃以胄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成人不二十游公卿間太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渡河後學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爲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猝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征酒淋漓談諧間作辭氣縱橫如戟

國游士歌謡慷慨如關中豪傑料事成敗如宿將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慮患深則又似夫所謂孤臣孽子者平生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爲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而在希顔仍亦餘事耳希顔年四十六以正大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日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仲澤言星殞有占。山石崩有占。水斷流有占。斯人也矣。鵩鳥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師戒嚴銘曰

維季黙父起儕平弱齡飛騫振厥聲備具文武任公卿百出其一世已驚紫髯八尺傾漢庭前有趙張耻自名自中中敵無遁情太息流涕請進兵擠聰不及馳迅霆一日可復齊百城天網四面開鯢鯨祇什不採洪濤傾望君佐王正邪經或當若言垂日星。一僨不起誰使令如泰而帝寧勿生不然亦當蹈東溟。元精炯炯賦予形。溘焉寧與一物并。千年紫氣鬱上征。知有龍劍留泉扃。何以驗之石有銘

孫伯英墓誌銘　元好問

伯英在太學時所與游皆一時名士故相程公曰新判河南伯英居門下甚愛重之貞祐初中原受兵朝廷隔絶府治中高廷玉獻臣接納奇士號爲衣冠龍門大尹復興甚之會有爲飛語者云治中結客將據河以反遂爲尹所搆凡所與往來者如雷淵希顔王之奇士衡辛愿敬之俱陷大獄危有一網之禍伯英出入府寺人爲出死力者多故得先事逝去依殷輔之商州。變姓名。從外家。稱道人王守素。會赦乃歸貞祐丙子予自太原南渡故人劉昂霄景玄愛伯英介予與之交因得過其家登壽樂堂飲酒賦詩尊俎間談笑有味使人久而不厭伯英時年四十許因名湯

已久重爲世故之所摧折稍取莊周列禦冠之書讀之視世味蓋漠然矣予意其本出將家氣甚高已浙節爲書生束以詩禮優柔饜飫偶以細瑣見名其鬱鬱不能平者時一發見知縛虎之急一縱故在世已亂天下事無可爲思得毀裂冠冕投竄山海以高騖自便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古人或爲抱關或仕執鞭或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其畫皆出於無聊賴之至耳。非本志也。又明年客有來松山者云。伯英眞爲黃冠師矣。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歿于亳之太清宮春秋五十有一因即其地葬之曾祖堅金初以軍功

贈龍虎衛上將軍隴州刺史祖汝楫武畧將軍營山令父鈞武義將軍昌州鹽使司判官室劉氏前殁子璋搢同郡王好禮俏英初名邦傑後改天和孫氏雄州容城人居雒陽四世矣銘曰

馬逸曳之駕犢健破車霸略所貪世議之拘我足天衢彼貴守閫我材明堂彼求侏儒虫虫之與曹而昧昧之與君與腐草木孰别以區千百嵗而下或有攘蓬而問者又焉知其輕世肆志自放於方之外以耗北心而老歲月歟

易州太守郭君墓誌銘　劉因

金貞祐于南渡而元軍北還是時河朔爲灑蕩然無統强焉弱陵衆焉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遺民自相吞噬殆盡間有豪傑之姿者則天必誘其衷使聚其鄉鄰保其險阻示以紀律使不相犯以相守望卒之事定而後復業凡今所存非其人則其人之子孫也嗚呼蕃亦無幾矣而向之所謂豪傑者後皆擁雄城而爲大官其子孫或沿襲取將相凡其宗族故舊與同事者亦皆布列在位享富貴之樂而其所賴以存及其子孫則爲之臣民而服其役出租賦而祿之彼亦非幸也蓋天以是報其功人以是報其力僅逮乎而已易之蔡國張公柔則當時開壁于易山諸砦者君其女兄子也君諱弘敵字彦禮易州定興人曾祖安仁祖儀皆業農考彦成以諄謹勤力爲蔡公所倚任嘗攝行元帥事君性警敏美姿容讀書善射蔡公器之復以女妻焉丁未授東鹿長庚戌遷易州太守壬子改完州易人以舊政請於是復爲易州時官制未立諸侯得自辟署曰長曰太守皆從一時之制云以甲寅三月十日卒以是月二十一日葬于河内之兆子男一人奉議大夫謙即夫人張氏出也後三十年謙泣涕來請曰謙不幸早孤今思所以報吾

親欲得先生長者一言以銘其墓託以不朽庶幾少慰人子之心乃拜既許又拜予追於禮文謹且備而終銘之銘曰

生物爲心乃厥其蓄自涓涓而洪河洪河滔滔沃之焦山曾不思造物之艱難頓兹方慘而有折萌然顛果孰斬天心可覩史氏命凡胡甚不仁斬首日級書多是勒抑不知取賞于一時之所私事者乃所以受罰于千萬世公共之天孰不知忌此而倒使道宜爲知言易山峩峩昔誰壁門易山之民今誰子孫爲斯人之胥也爲斯人之子也爲易州者固宜斯人兹實

其墳

新安王生墓誌銘　劉因

新安王綱居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作而綱竟以憂終其師容城先生為銘其墓其辭曰

禮之未制也人或徑情人之未知也禮有失乎生制禮之後為學禮之人不俯就之而天禍是嬰如九原之可作將聲言以貴生雖然出繼有嗣終養有兄生沒其寧事有過厚薄俗可驚吾當作銘

劉先生夫人墓誌　任昉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實佐君子簪蒿杖蔾（以蒿為簪以蔾為杖儉也）欣欣負載在冀之畦居室有行亟聞義讓稟訓丹陽（劉惔）弘風丞相（王導）藉甚二門風流遠尚肩允才淑閫德斯諒無沒鄭鄉寂寥楊冢（孔融深敬鄭玄倒屣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揚雄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參差孔樹毫末成拱暫啓荒埏長扃幽隴夫貴妻尊匪爵而重

周儀同松滋公拓跋競夫人尉遲氏墓志銘　庾信

夫人諱某河南洛陽人也祖父太師柱國公魏室喪亂經綸夾阻周朝建國匡翊揖讓圖諜帝系即有內外之親分裂山河仍為男甥之國夫人容範端莊儀形淑令六食觀德南風有夫人之詩八月成形東方有少女之位姆傅習言公宮教業箴管線纊佩帨蘭年十有二出適儀同拓跋競衣其翟服既得宗婦之儀乘其魚軒還從列國之禮摽梅三實無闕其時夭桃九華能修其政某年某月冊拜廻洛縣君母金明公主魏文帝長女春則帝女採桑秋則王姬築館夫人出入王宋遨遊戚里濯龍園苑長門宮殿既而

膏腴奚疚華茂傷年沉痾牀帳蒸離寒暑三世之術
無乏於醫門百草之本徒窮於藥性建德三年五月
七日亡春秋三十昔西河女子值九節之菖蒲東海
婦人得三山之芝草無由再遇悲矣如何即以其年
十月十五日塟於京兆之北陵原龜筮告辰丘陵啓
輿西臨織女之廟南望湘妃之墳嗚呼哀哉乃爲銘
曰
父曰帝師母曰王姬車服不繫江漢無思是生令淑
觀禮敦詩脩辭朱子德茂邢姨繼世盛德思賢克舉
奠鴈迎門濡鞭貿翟奉與如事移茵即序春冰將泮

秋機秉杼帝鄉近親帝城近臣渭龍親戚平陽主人
金波廻月玉闕臨春弄玉鳳凰昌容紫草自此千年
無人得道舜華榮曜飄零何早渭水北原平陵故國
縷通谷口仰望寒門叶呼此地去矣歸魂孟冬十月
長松九年親賓掩淚悽愴何言
周書尉遲迥尚魏文帝女金明公主夫人廻之女
〇了無意味之題寫得燦花相似真化工手也

文亦閑雅歎惜連類之文家最也

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　庾信
夫人諱字本姓陸吳郡人也天子拓境百越來庭丞
相物兵三江席卷高祖載爲劉義眞長史留鎮關中
既没赫連因即仕魏臨終誡其子孫曰樂操土風不
忘本也言念爾祖無違此心祖政驃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恒州刺史父通柱國大將軍大司馬文安公匡
贊經綸參謀揖讓名高廣武功重長平夫人七德含
章四星連曜敬愛天情言容禮典九日登高作銘秋
菊三元告始或誦春椒年十有四嬪于譙閣友其琴
瑟愈恭節儉之心伐其條枚實秉憂勤之德地登高
之錦自濯江波平陽採桑之津躬勞蠶天和元年册
拜譙國夫人東武亭之妻既稱有秩南城侯之婦還
聳受封柱國殿下以名華分照增城峻土揚旍棘道

問政印郁白狼之溪途艱黃牛之坂葛枝之山地險
莆蒻之國夫人別離親戚關河重阻夷歌一曲未足
消憂猿鳴三聲沾衣無已是以天厲之疾遂成沉痾
玉瀝難開金膏寶遠建德元年七月九日薨于城都
私第春秋二十有一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歸
葬長安之北原詔贈譙國夫人禮也殿下傷神秋月
掩淚長松閱季直之留書更深冥漠濤安仁之詞藻
徒增哀怨豈言西河女子獨見銀臺東海婦人先從
金闕銘曰
芰陵反旆椒山止戈金精據嶺昌闔凌波西遊卿相

東裂山河華亭冠冕穀水絃歌震維徙族燕燕爭從官
塞入飛狐關連鳴雁策預登阜功參臨洞寶判留銘
彤戈徐贊應圖淑令秉禮言歸魚軒馮軾澤雉文衣
明月照鏡仙石支機行雲細起迴雪輕飛非降帝子
南壓蜀守若水既開靈山巳鏤月峽猿啼江神牛鬪
星機北轉日轡西迴陽泉伏氣陰律沉灰鶴辭吳市
鳳去秦臺神光離合燈影徘徊雙流反葬百兩迴旌
少女離位夫人去城帷堂埜設帳殿郊營山川奇事
風月無情搖落丘隴荒涼封域樹樹秋聲山山寒色
草短逾平松長轉直節墳方固圖陵永植

周趙國公夫人紇豆陵氏墓誌銘　庾信

夫人諱含生本姓竇扶風平陵人魏其朝議列侯則
莫能抗禮安豐奉國功臣則咸推上席外戚列傳既
聞建武之書仲山古冊或表單于之獻祖略少保建
昌郡公父熾柱國大將軍大宗伯鄧國公孟津大誓
常預同德之臣咸陽遠約克贊先登之主並得位人
六府功參八柄夫人有文在手有象應圖榮耀鳳彰
徽華早茂肅恭以禮受教於公宮言容以德有聞於
師氏及乎進賢君子內主邦鄉琴瑟在堂輜軿是服
長久於節不無秋菊之銘履端於始或有椒花之頌
豈止莊姬掩淚楚相知慙定襄開兆齊兵不入武城
二年冊拜趙國公夫人漢王開立義之婦邑以延鄉
齊侯見有禮之妻封之石窌異代同榮差無慙德柱
國殿下居若木之一枝在天漢之別派揚雄玉壘罷
傳銅陵南通回日之民東被無龍之國夫人從政月
峽贊德雲門錦濯江波還臨織室山明石鏡印對妝
樓既而玉律頻移金爐不變胡香四兩嗟西域之使
稀靈草一枝恨瑤田之路絕天和五年四月二十二
日薨于成都之錦城春秋二十孫子荊之傷逝怨起
秋風潘安仁之悼亡悲深長簟況復仙臺永別無復

簫聲傳毋長歸唯留琴曲七年二月日歸葬於長安
之洪瀆原詔贈趙國夫人禮也雲雨去來既留連于
楚后光陰離合實惆悵於陳王銘曰

河西斗絕觀津孤起章武賢臣安豐賢仕本枝千仞
金山萬里紹慶邢姝基昌宋子施衿避北佇媚秦南
紘綖禮數厭狄騑驂義超江汜仁流葛覃玉筐迎鵲
金籠助鷄敬愛純深端莊淑問有光國史無形喜慍
舉案外恭停機下訓聲馥於蘭年華於蕣風雨消散
神靈離絕婺女還星姮娥歸月左檻夕奠高堂朝發
空揚凌波更無迴雪下平曰隰高平曰原西臨水井

非望塞門猶喬𦏁服尚駕魚軒平原忽矣天道何言
山廻地市路没滕城松悲鶴去草亂螢生新雲别起
舊月孤明賢墳永式節隴常貞

周大將軍隴東郡公侯莫陳君夫人竇氏墓誌

銘　庾信

夫人諱某扶風平陵人也章武開國名高外戚之右
安豐入朝位在功臣之上祖以孝昌之始主諸淮陽
父以正光之初襄帷海岱夫人生於禮義之門宗於
發誠之德虔恭惟禮令淑惟儀及乎而兩言歸三星
在戶簇凿始事條枚是則有子從政猶無逆豫之心

有夫出征自識山陵之兆大統十六年冊授永安郡
君婦以夫尊親由子貴朝章家慶兼而有之保定二
年改授隴國夫人車服禮數秩禰典則有美河魴足
光彤史既而風霜所及灰琯遂侵與善何言至于大
漸天和六年四月七日薨春秋六十有六即以其年
十月十日遷塋於咸陽萬年縣之杜原山形起伏既
符白鶴之祥地勢風烟乃合青烏之氣銘曰

覩津世族平陵豪姓四侯登仕三君從政白狼建功
丹蛇襲慶漢之廣矣先聞淑令君子朝端賢才家政
簪珥以禮軒車以命讓果成廉推珠止競百年超忽
千金莫作室謝賢夫庭辭貴子歸輦轆轤來蘇靡寵
室委脈蠶衣罷畫雉雲垂下澤日掩高春空帷舊館
虛幕新封山廻廣柳路没深松遊魂幾變大人何從

周冠軍公夫人烏石蘭氏墓誌銘　庾信

夫人諱某樂陵人也胥司徒樂陵公苞後子孫就封
因即家焉扶風舊城猶存鐵市河南故壁尚餘金谷
或寓燕臙仍仕代郡祖行代郡尹父魏司空蘭陵郡
公司空佐命魏朝少傅丞疑周室並爲大族俱賞賜
姓秦晉匹也是曰通家夫人年十七歸于宇文氏淑
令端莊含章貞吉箴幽惟儀閨閫已正某年除金郡

君某年改授冠軍國夫人四德小君宜其家室三事
內主翻辭贊務以保定五年四月遘疾薨時年四十
有四即以其年某月日歸塋於京兆之某原人世風
煙山川超忽陵波青麥儻逢貞女之墳隴首白楊或
表賢姬之墓乃爲銘曰

三星麗天五岳鎮地禮有其秩人居其位燕趙多奇
山川雄氣挺茲令淑惟此含章玉生庭照蘭開室香
邢姨娶服宋子河魴百兩言歸九儐從聘榆狄七彩
軒車六命鼎室辭親槐庭贊政世爲閨水人成大夢
設帳山門移燈泉洞金棗長含銀鑪永送香填柏槨

文亦芳蒨可摘

路閉松城悲鸞獨影雄劍孤鳴留連趙琴悽愴秦筌

館陶郭公姬薛氏墓誌銘　　陳子昂

姬人姓薛氏東明國王金氏之胤也昔金王有愛子別食於薛因爲姓焉世不集無此字與金氏爲姻其高曾皆金王貴臣大人也父承沖有唐高宗時與金仁問歸國帝疇厥庸拜左武衞將軍姬人幼有玉色發于穠華若彤雲朝升微月宵映也故家人美之少號仙子聞瀛臺有孔雀鳳凰之事瑩情恍之年十五大將軍薨遂剪髮出家將學金仙之道而見寶手菩薩靚心六年青蓮不至乃謂曰化雲心兮思淑貞洞寂滅兮不見人瑤草芳兮思氛氳將奈何兮青春遂返初服而歸我郭公郭公豪蕩而好奇者也雜佩以迎之寶琴以友之其相得如青鳥翡翠之婉孌矣華繁絕歡樂極哀來以長壽二年太歲癸巳二月十七日遇疾卒于通泉縣之官舍嗚呼哀哉郭公悅然猶若未亡也寶珠以含之錦衾以舉之故園途遙言歸未迨留殯于縣之惠普寺之南闕不志貞也銘曰

高丘之白雲兮願一見之何期哀淑人之永逝滅緋園之春時願作青鳥長比翼兮魂魄來兮遊故閟

大府李卿外婦馬淑志　　柳宗元

馬氏曰馬字曰淑生廣陵母曰劉客倡也淑之父曰總既孕而卒故淑爲南康謳者李君爲睦州詆征冠見謫左官爲循州錄過而墓焉納爲外婦偕竄南海上及移永州州之騷人多李之舊日載酒逕焉齊其操鳴絃爲新聲撫節而歌莫不感動其音美其容以忘其居之遠而名之所者卒其若是也元和五年五月十九日積疾卒于湘水之東葬東崗之北靠年二十四銘曰

容之丰兮藐之功隱憂以舒和樂雍佳冶刈殞逝安窮瑤鼓瑟兮湘之滸嗣靈音兮永終古

岐陽公主墓誌銘　　杜牧

憲宗皇帝即位八年出嫡女冊封岐陽公主下嫁于今工部尚書判度支杜公悰始憲宗時宰相權德輿有壻獨孤郁爲翰林學士帝愛其材因命宰相曰我有嫡女既笄可嫁德輿得壻獨孤郁我豈不得耶可求其比後丞相吉甫進言曰前所奉詔臣謹搜其人因名我烈祖司徒岐公曰有孫兒悰年始弱冠有德行文學秀朗嚴整臣嘗爲司徒吏熟其家事官族世婚習尚守治臣一皆村並疑悰可以奉詔帝即召尚書見與語大悅授殿中少監服章金紫以元和八年

某月日主下嫁于杜氏上御正殿禮畢由西朝堂出
飾幡鼓鐸儀物畢備引就昌化里賜第上御延喜樓
駐止上綸尚書及賓侍酒食金帛奏內樂降嬪御送
行賜第堂有四廡繢椽藻櫨丹白其壁泒龍首水為
沼主外族因請願以尚父汾陽王大通里亭沼為主
別館當其時隆貴顯榮莫與為比主實憲宗皇帝嫡
女穆宗皇帝母妹敬宗皇帝今天子親姑尚父汾陽
王子儀外曾孫太皇太后始以正妃事憲宗以太后
太皇太后愛養三朝凡四十年德厚慈恕化充六宮
主以一女之愛降于杜氏逮事舅姑杜氏大族其它

宜為婦禮者不翅數十人至卑委怡順奉上撫下終
日惕惕屏息拜一用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
以絲髮間指為貴驕始與尚書合謀曰上所賜奴婢
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嘆許可因錫其直悉曰
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尚書讀
書考今古治亂主職婦事承奉大族時歲禘嘗吉凶
賻助必躬自經手池塞館後闢隟場種樹不數十年
縉紳間雖然稱尚書為賢主婦尚書旋出為澧州刺
史主後為尚書行郡縣閒主且至殺牛羊大為數百
人供具主從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闕其約所至不

公主亦借鄙冢光士大夫耶

得肉食舁吏迎門外昇飣食以返不數日聞于京師
衆譁說以為異事尚書在澧州三年主始入後出中
開不識刺史廳屏尚書治澧州考理行為天下第一
後為大司農京兆尹鳳翔節度使朝廷屈指比數以
為凡有中外重難非尚書不可主賢益彰雖至宮闈
貴號亦加尊敬始涼國太夫人寢疾比喪及葬主奉
餐齋夜不解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不以進
既而哭泣哀號感動他人尚書後為忠武軍節度使
所治許州創為節度府五十年南迫於蔡屋室庳陋
主居無正堂處東支屋恬然六年許軍強雄且撐劇

寇自始多用武臣治各出己部曲家人疵政馳法習
為循常有司用此比邊障遠地撫置不問民亦耳心
尚書再治之老民相率兩走闕下遮丞相馬叩頭乞
留請樹生祠及詔追去攀緣攜扶哭於道路尚書治
外主治內尚書所至必稱前前為名公偉人主嘗行
內助焉穆宗以太皇太后故主尤為親信俯首益卑
車服侍使愈自貶抑覲謁溫清外口不言他事訖穆
宗朝人不以親貴稱當貞元時德宗行姑息之政王
武俊王士眞張孝忠子聯為國婿憲宗初寵于頔來
朝以其子配以長女皆挾恩佩勢聚少俠狗馬為事

日遮截馳道縱擊平人豪取民物官不敢問咸聖相
尚不以為窮自主降于尚書璧絕外之初怒中笑後
皆敬畏累聖亦指示主德以誡警之至于今日上尚
書題垂於中外咸聖亦皆自檢斂隨長短為善於是
驕倍減不復有尚書自許奉急追詔主有疾小愈强
不肯留曰夫朝與敬宮縱死於道吾無恨以開成二
年十一月某日薨於汝州長橋驛亭年若干上廢朝
三日某年十二月某日上喪至京師凡及并兩宮弔
問相繼於道開成三年某月日上御正殿詔丞相副
復攝中書令正衙官冊謚曰莊淑大長公主某年月

日祔葬于萬年縣洪源鄉少陵原尚書先塋禮也生
男二人長曰楠九年十歲次曰陽十始一歲女二人
某於尚書為從父弟得以實銘銘曰
章武皇帝唐中興上刑十正妃教及嫡女婉婉帝子
下嫁時賢影逐響答隨順纏綿杜氏大族枝蔓蟬聯
上有舅姑高堂儼然蛸絞龜章玉佩金軒養色悅意
侍後承前人不我昔敬不我虔始終盡禮大小周旋
餘二十年誰與間言貴不召驕富不期侈具此四者
倏相首尾自古名士或泥於此孰謂帝子超脫擺弃
婦職是勤夫言是指池荒館隳屏外不履淑德柔風
天下傾耳宜乎壽考婦女婿子不錫全祉孰提神紀
幽石有誌賦筆有史流于千祀

聶孝女墓誌銘　　元好問

五臺聶天驥元吉為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壬辰之冬
車駕東狩元吉留汴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崔立
舉兵反殺二相省中元吉被兵創甚女日夜悲泣禱
醫旨療之百方至刲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元吉竟不
可救時京城閉久食且盡閭巷間有嫁妻以易一飽
者重以喋血之變剽奪陵暴無復人紀女資孝弟讀
書知義理思以大義自完葬其父之明日乃絕脰而

死士大夫賢之有為泣下者女字舜英年二十二嘗
嫁為進士張伯豪妻伯豪死歸父母家嗚呼壬辰之
亂極矣中國之大百年之久其亡也死而可書者惟
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子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
仲寧戶部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撒郎中道遠
省講議仁卿奉御忙哥宰相子伯祥宿直將軍長樂
妻明秀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與孝女十數人而已
且有婦人焉夫一脈存不可謂之絕一日張不可謂
之亂一夫有立志不可謂之土崩痛乎風俗之移人
也孝女今葬張氏墓在其所銘曰

嫈政之姊。哭殉其季。千祀有傳。猶聶之世。嗟惟孝女。之死自遂。死而有知。及父於隊。以子則孝。以婦則義。以斷則勇。以守則智。於今之人。麟鳳之瑞。莫覩者名。天日矣器。不於士夫。一女之畀。銘以表之。并志于壙。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二十六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二百三十七

弔古

祭文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二十七

太史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弔古

弔莊周文 嵇含

謂此文莊生可首矣

帝壻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偽俗季真風既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沈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迹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

嵇含字君道蕃子歷襄城太守爲荊州司馬郭勵所殺

下叔以黨曹爽見誅觸死權之網也輔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勝之穽也山巨源以蓄積取譏苦多

攄厚亡之文也夏侯玄以才望被戮無支離擁腫之鑒也荀奉倩喪妻神傷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勝異東門之達也嵇叔夜排俗取禍豈和光同塵之流也郭子玄以傾動權勢寧後身外已之風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誡之譬也謝幼輿贓賄黜削違棄其餘魚之旨也然則莊生所嗤豈特王弘遠而已哉

弔孟嘗君文　潘岳

人罔貴賤士無眞僞延入如歸望賓若企出握秦機入專齊政右眄而嬴强左顧而田競且以造化為水

天地為舟樂則齊喜哀則同憂豈區區之國而大邦是謀瑣瑣之身而名利是求畏首畏尾東奔西圖志撓於木偶命懸於狐裘

弔魏武帝文　陸機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秘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愾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于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昏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于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于哀志長算屈于短日遠跡頓于促路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頽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家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

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闥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事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

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於
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遂憤
懣而獻弔云爾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違佇重淵以育鱗撫慶
雲而遐飛運禮道之藏德乘靈風而扇威摧羣雄而
電擊舉勍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
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閉舉修網之絕紀紐大
音之解徽掃雲物以貞觀要萬塗而來歸丕大德以
宏覆援日月而齊暉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
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簣於浚谷擠爲

山乎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悟臨川之
有悲固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
雖光昭於曩載將税駕於此年惟降神之綿邈眇千
既瑜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裘紱於何有貽塵
謗於後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
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魏武命世之傑然脫不得奸雄二字道天道文爲
後世所窺遂爲議論奇貨聽其生平思當然耳然
讀士衡弔文乃知書生果落英雄度內也

祭古冢文　謝惠連

東府掘城北壍入丈餘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塼甓
以木爲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棺題曰和）明器之屬
材瓦銅漆有數十種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爲人長
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
應手灰滅（南人以手觸物曰棖）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水中有
甘蔗節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銘誌不存
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于東岡祭之以
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爲之號曰冥漠君云
爾元嘉七年七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
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漠

君之靈忝總徒旅版築是司窮泉爲壍聚壤成基一
槨既啓雙棺在茲捨爾褫愴縱鍤漣洏芻靈已毀塗
車既摧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盎或醢醯蔗
傳餘節瓜表遺犀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
靈幾載爲壽爲夭寧顯寧晦銘誌湮滅姓氏不傳今
（有名者不傳而無名者不傳）
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
仞斯齊墉不可轉壍不可迴黃腸既毀便房已頹循
題興念撫俑增哀（黃腸以柏木黃心累棺外也便房冢中室也）射聲垂仁
（昔矣）廣漢流渥（棺陳）祠骸府阿掩骼城曲仰羨古風爲君

蕭驃騎祭石頭戰亡文　江淹

激風太上
君子至公

咸告忠貞之寃曰義惟行首雄實士節嗟爾驍驚烹
才蹈烈守玉不渝懷氷可折氣彰靡旗倩皦亂鬱高
墉摧堅戶醜挫銳滌痛克矜寃靈及雪隆恩殊悼廊
廟以献千秋同盡百齡一世寃而有知咸無遠邇嗚
呼哀哉

改卜輪移北陞窀穸東菴壙卽新營棺仍舊木合塟
非古周公所有敬遵昔義還祔雙魂酒以兩壺牲以
特豚幽靈髣髴歆我犧樽嗚呼哀哉

祭屈原文　顏延之

肯顯何貴

維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恭承帝命建

旟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
渚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
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日若先生
逢辰之缺溫風怠時飛霜急節（溫風養物飛霜殺物）嬴芊遘紛
昭懷不端（嬴秦姓芊楚姓）謀折儀尚貞蔵椒蘭身絕郢闕跡
徧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
彼樹芳實穎實發望汨心歎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
忠難闕

祭邪賢

祭左丘明文　黃晞

噫嘻嗚呼天地何私鍾才特殊智羅萬象器函八隅
堯形舜骨禹步湯趨巍巍左丘千古德孤周房將將
玉石混淪何王何侯何主何奴鬼哭朝陽狐巢國都
丁艱憤辰閉月滌穢提簡磨鉛申抒踟躕仲尼經之
神居緯諸百王千法電熠霞鋪浮忠暴孝寬姦傑訛
弗宜而賞弗斧而誅雲龍譎詭麟鳳怡愉星紀二十
鱗如燦如後俗流醉履捷迷途跬步咫尺荊棘扶疎
鄒夾公穀不式不謨侵官盜位妃禁羅辜指白爲赤
驚聾駭愚太陽無色殘燈有餘惟聖作古降聖興區
四子于是折言厚誣仲舒劉向習異牽拘病在膏髓
徒信皮膚有漢後葉方漏本書子俊元凱怒氣虹舒

赤地申力横流展圖大年條琇斗原問虞凜然一札
清風襲予時移事遠迷終反初陸淳啖趙信吹空虛
黃鍾成習夸紫亂朱方孩鄭躅作氣跌跌骨幹葱弱
吻齶乳濡張脣哆齒咽喉噤嚅狂聖姝厲齊鑣並驅
蚓口蟬腹性禀只且張皇受納毫芒碎銖孰先而師
孰後而徒吏唱迭和蠅喧蟆吁噫嘻嗚呼有梟者子
食母含腴有梟之上爲儒賊儒古人有法碑爾之軀
少牢司寇木偶屍蚓折劍尺鐵土餓階除旁徨觀者
血迸精枯歲次庚寅假道曹墟秀領參天苦霧冥紆
寤寐畀刻肹蠁冥符驚醒感嗟肅齊造祠酌水投文

傅孤及起北客文其發如犬其聚如蜂其人知雲並奇詞也

噫嘻嗚呼

弔國殤文　　張說

非伐兮東胡邅遶陽兮孤竹偏師兮覆衆在崇山兮峽谷露芜芜兮蔓草風蓁蓁兮拱木見馬血兮夜燐開殤魂兮雨哭君王按金鼓而氣憤撫珠鈴而淚滋橫萬里兮抽恨弔羣山而寫悲懟凶將兮我辱悼勇夫之秋槊彼前鑒兮水遠何後來兮不追對死地兮出陣臨傷門兮用師軍奪帥兮虹食壘車脫輻兮火焚旗有纛靡兮慎矣無范宣兮愧之命窮迮兮短兵錯膚鈍刃兮血染鍔旅殘潰兮棄組練山猶號兮谷

餘戰殪原野兮奈何違君親兮不見於戲何天命之奄忽俾仁義之治兵爲蠻夷之俘骨嚴六校之飛將鎮五營之勁卒吾見出兮不歸噫名存兮身沒

弔韓弁沒胡中文　　李觀

維唐貞元元年何奴上款乞盟天子以其言誠乃命上將往𨍏陰山而聽其誓言監察御史韓君弁執筆而隨焉我上將仗九廟之信而首盟其間以戎人心爲心戎乘我不虞而有詭謀我計無素成而奸以術萌故勇者死奔者追而韓君爲之擒矣嗚呼有備無患軍志也戎人安所暴其詐千慮一失聖人也韓君是以爲之虜天其或者將用警我非禍戎也韓君爲之擒其繫命歟五年于茲生死不尋謂之生豈復還期謂之死永永湮沉或曰死矣曾是切商嶷之心泣國浩浩窮西極濱強胡居之大覩斷斷流沙無波陰山無春邊草不綠塞鴻不賓秦有長城漢有遺人死者虜鬼生者虜臣哀哀韓君生死窮辛鬼能靈人能語君生其所君死其所令兩寂然心繇中阻君初奉役意氣西道白珪之貺唾掌可保激脅陽之勇歎典屬之老乃郎于事不能盡一從軍之籌君固職之可疑不疑固用阽危羌戎髮髻坐刃我師倉卒閒留血殷

朋匯賓死者痛非擒者悲夾谷之會不聞仲尼奏中九月黃葉始下長風西來烈烈飄尾望君中弔亦懼來者已乎一魂將也命也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夐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鋌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腷臆誰訴秦

隨諸機肉正水由文漫戎滿首齊明時素殊之泉流彼絲血實夫夜哉而之意用大留一氣之爲也

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于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斯門受戰野豎旄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折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鷙鳥休巢征馬踟躕繒纊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鼓衰

爲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暴骨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冪冪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痡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人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徧野功不補患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

用戰思恩任人九字論入本原處

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娟娟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悽悲弔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夷

祭伏波廟文　李商隱

年月日觀察處置使兼御史中丞鄭亞謹遣全義縣令韋必復以酒牢之奠昭賽於漢伏波將軍新息侯馬公越城舊疆漢將遺廟一派湘水萬重楚山比頹川袁氏之臺悲同巽日方汝水周公之渡感極當時

嗚呼昔也投隙建功因時立志隗將軍坐談西北棄去無歸梁伯孫自降王姬雖來不起以若書之創宇開聚米之山川扶風里中詎守錢而爲虜德陽殿下寧相馬以推工帳望關西超馳隴首事嫂冠帶誡姪書成龍伯高之故人其言有所公孫述之刺客相待何輕壺頭啓行蠻溪請往銅留鑄柱革誓裹尸男兒已立邊功壯士猶羞病死瀟湘之濟祠宇依然豈獨文宣之陵不生刺草更若武侯之壠仍有深松向我來思停車展敬一尊有奠五馬忘歸及申望歲之祈又辱有秋之澤雲興柱礎電繞墻隅何煩玉女之投

壺方聞天笑不待樵人之取箭已見風迴敢忘黍稷之馨用報京坻之賜屬以時非行縣不獲躬詣靈壇詞托煙波意傳天壤既謝三時之澤兼論千載之交勿負至誠以孤玄邦

祭文

祭從弟敬遠文　陶潛

奇賞之極

險巧逆躁

忽忘飢寒

大受用人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窆永寧后土感生平之游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淚愍愍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鑠吾弟有操有槩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靡介後己先人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溫其言則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遙遙帝鄉爰感奇心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淙淙懸溜曖曖荒林晨採上藥夕閒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

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還期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相及齠齔並罹偏咎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疇昔同房之歡冬無縕褐夏渴瓢簞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乏忽忘飢寒余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斂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攜手寘彼衆意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澄高溫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月流寒暑代息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晨永歸指塗載陟呱呱遺

稚未能正言哀哀發人禮儀孔閒庭樹如故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斯昧茲近情著龜有吉制我祖行望旐翩翩執筆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哉

祭顏光祿文　王僧達

維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惟君之懿早歲飛聲義窮幾彖文蔽班揚性行剛潔志度淵英登朝光國實宋之華才通漢魏譽浹龜沙服爵帝典棲志雲阿清交素友比景共波氣高

叔夜嚴方仲舉（嵇康　陳蕃）逸翮獨翔孤風絕侶流連酒德嘯歌琴緒游顧稔年契闊冥處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明發晨駕瞻廬望路心悽目泫情條雲互（情緒忽亂如雲之互交也）凉陰掩軒娥月寢耀微燈動光几牘誰憑衾衽長塵絲竹罷調聲悲蘭宇屑涕松嶠古來共盡牛山有淚非獨昊天殲我明懿以此忍哀敬陳奠饋申酌長懷顧望歔欷嗚呼哀哉

祭荆州刺史殷道方文　魏收

維太昌元年十二月庚申朔越十二日辛未友人鉅鹿魏收謹以清酌少牢之饌敬祭於荆州刺史陰君之靈曰嗚呼哀哉惟君世載不殞英聲在茲風流有屬自爾弘之孝爲行本忠實身基旣言斯立著禮窮詩器則清貴才惟英搏於暢風雷蕭條丘壑傾言朝市忘懷淡薄比契沉冥均情寂寞往塵守官及爾同僚塤箎合韻琴瑟俱調丹墀建武清道齊鑣跡淪閑曠心共沖濛乃眷平生相忻同趣殷勤宴喜流連辭賦滿矣不追長違世務詠歌從在音徽空樹昔猶肢體與子裳裳今其往也生死殊方形骸何促天地何長申茲沃酹賻以哀傷嗚呼哀哉

祭杜學士審言文　宋之問

維大唐景龍二月歲次戊申月日考功員外郎宋之問謹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修文館學士杜君之靈嗚呼位曰大寶才曰天爵辭業備而官成名聲高而命薄屈原不終于楚相楊雄自投於漢閣代生人而豈無人達代而成若運鍾唐虞崇文寵儒國求至寶家獻靈珠後俊有王楊盧駱繼之以子跡雲衢王也才參卿於西陝楊也終遠宰於東吳盧則哀其栖山而卧疾駱則不能保族而全軀由運然也莫以福壽自衛將神忌也不得華實斯俱惟靈昭昭度越諸子言必得俊意常通理其含潤也若和風欲聯搖露氣

于春林其秉艷也似凉雨半晴懸日光于秋水衆轍同遊者擯落羣心不際者探擬人也不幸而則亡名兮可大而不劝君之栖遑自昔迷方逢時泰兮欲達開數奇兮自傷屬文毋之丕運應才子之明則援淪秀于蘭畹待遊仙於栯梁命以著作拜之爲郎始翔鴛于淸列旋禦魅于炎荒遺旅雁兮超彭蠡作編人兮居越裳殊許靖之新適億虞翻之舊鄉惟皇龍與再施法度拂洗滇渤騫翔雨露通籍于八舍禁門橋筆于萬年芳樹仰赤墀兮非遠謂白首兮方遇君病何病到此彌留藥雖餌兮寧愈針不及兮可憂雖則

妙醫莫識寶與明神獲瘳鳴呼哀哉君之將亡其言也善余向十旬日或再展君感斯意贈言宛轉識金石之契審惻文章之交淺命予誠妻既悲且辨自予與君弱歲遊執文翰共許風露相浥況窮海兮同竄復文房兮並入川流遽閲隙電初過昔乘運兮如此今遭寘兮若何懐君疇昔兮恨巳積念君恩惠兮情倍多道之南宅困之東聚使君孤之有餘寧我家之不足箱篋流議喧喧薄俗名全身困於鑠金身沒誰恨其埋玉空落長松千尺詎置生芻一束偉彼韋公贈殷禮縟善乎崔子理感情屬相識有素見覽增慟浥君詞賦於雲臺之上藏君齒髮於緱山之曲緱氏山兮山上雲泰城郊兮郊外墳孟冬十日兮共歸君君有靈兮聞不聞我唯瑤肩君知自久坐泣焚芝之遥哀晝櫛闕視祖載爰遺卮酒願歆悲誠將告良友

祭處士仲長子光文　　王勣

歲月日隣人王勣謹以魚醴之奠致祭仲長先生之靈曰明道若昧進道若退鳥飛知還龍亢必悔嗟嗟夫子理融其內不忮不求無憎無愛古人有言微妙玄通藏用以容養正以蒙嗟嗟夫子允執其中不見其始孰知其終蕩蕩心跡悠悠默語周覽人事退居

河渚何去何從誰棄誰與聯同聚散亦均寒暑大矣夫子其生若浮至矣夫子其死若休鄉黨不懽朋友不憂素琴猶在黃經尚留老萊不娛梁鴻雖偶逆無儐奠室無箕帚嗟嗟夫子豈圖其後金玉滿堂莫爲之守凡我故人素服臨溝葛巾從窆桐棺以遷墳不易壙坎不及泉苟無怛化於我問天道性既喪仁義斯祀祭非古也禮之爲始吾從其俗敢告夫子清樽薄奠神其歆止

爲崔常侍祭牙門姜將軍文　　王維

維大唐開元二十五年歲次丁丑十一月辛未朔四

日甲戌左散騎常侍河西節度副大使攝御史中丞崔公致祭於故姜公之靈嗚呼天子命之建旗鳴鼓帶甲十萬鐵騎雲屯橫挑强胡飲馬河源嗟爾永健表爲牙門牙二伊何金齊大族四方有事誓死鳴敵前有血刃後有飛鏃其氣益振大呼馳逐翩翩白馬象弧雕服戈舂其喉矢集其目嗚呼天下無事今上好文爾有餘勇莫敢邀勳腰鞬白首蹉跎塞雲死于裨將游総前軍家本秦人靈車東騖長天積雪邊城欲葬歷下行哭前旌抗路身有寶劍不佩而去轅有代馬悲鳴踴顧嗚呼我誠軍吏令送爾歸既素我服亦朱其衣黠虜未滅壯士長辭牢醴以祭太息歔欷

許先生穎陽祠庭獻酹文　柳識

妙此淡寫不累其身

壬辰歲夏四月客有自洛東遊至先生遺廟而穎水古風箕山豁然追懷古蹤慕羨至道以時酒敬酹于靈既酹既拜獻于辭曰　天清既能久地靜不能朽先生清淨天地全性出于胚渾入于鴻濛雲遊鳥還翁鬱和風當時帝道已牢滋章欲深大樸散于人未散于山林乃有巢父杳冥同心堯齋公器退然見推過聖相感不得不知耳雖濯于淸流道終潔于無爲所謂春膏時蒸朽葉自滋先生含德庶堯發之炳陽之仁德日大天下之祿利日卑且聖王所重者名器至人所重者感通推以大名義同讓終廉能感俗道自爲功任應會之偶然生垂後之淸風人登雲嶺多憶箕潁猶歎先生山水齊名茲焉遺廟萬古芬馨

祭房君文　韓愈

維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展祭于五官蜀客之柩前嗚呼君乃至于此吾復何言若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爲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言否尚饗

祭河南張員外文　韓愈

其奇崛處用神鬼處令人神悚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以庶羞淸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竝踣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戇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鬼猿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饕顛于馬下我泗君咷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觝頂交蹠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豗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颿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迹淚縱染林

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于唱君和百篇在塗君止于縣
我又南踰把觴相飲後期有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
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歆眠加于以股僕來告言（交情之深）
虎入廐處亡敢驚逐以我驟去（驟郎所乘之騮）君云是物不
駿於乘虎取而送來寅（正月）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
猛獸果信惡禱而憑子出嶺中君俟州下僃掾江陵
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沙倚石有遷無捨
衡陽放酒熊咆虎嗥不存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流
送觀南岳雲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
（地名）鈞登大鮎怒頰豕狗𤪏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堦

下首下虎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予徵博士君以使
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
望於別何有解手背而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
然生潤然休否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訐奪權臣不
愛南昌是斡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用遷澧浦為人受
瘥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尉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
免身伸事寒竟然不昇執勸為善丞相甫討余辱司
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斝不撫其
子葬不送塋望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
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
憾不余鑒哀

（異有肝胆之文）

祭李郴州文　韓愈

維元和元年歲次景戌二月乙未朔二十四日戊午
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員外二兄之靈古語有之
白頭如新傾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集作曷）日時之
足究當貞元之癸未惕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
嗟名頹而位仆歷貴部而西邁邇清光於暫覲言莫
若（集作）交而情無由既不買而奚售哀窮遐（集作荒）之無
圖摯（集作摯）百憂以（集註作而）自副辱問訊之綢繆常（集作恒）

飽飢而愈疾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苞黃其
而致貽（一作辭）獲筆紙之雙貿投義魚之短韻愧韜瑕
而舉秀侯新命於衡陽費薪芻於館候空大亭以見
處憩水木之幽茂遲英心於縱博沃煩腸於（集註作以）清
酌航北湖之空明覷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眾
管啾（集作秋非）而並奏得恩惠於新知脫宛（集作窮）愁於往
陋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彀逮天書之下降猶
低廻以宿留念暌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集作投）
縞紵以託心示悃誠之不謬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
於一晝雖掾奉之酸寒要拔貧而後富（何）人生之難

信指（集作指）斯言而莫就始訏信而（集作於）誓疎遂承（集作）戚函於不救見銘旌之低昂尚遲疑於別袖憶交酬而迭舞奠單柸而哭柩美夫君之爲政不撓（一作撓）志於讒構遭唇舌之紛羅獨凌晨而孤雊彼僉人之浮言雖百年（一作車）其何訴洞往古而高視固邪正之相寇幸竊覩其始終敢不明白而敵覆神乎來哉辭以爲佐尚饗

以議論爲文章大都

祭太常裴少卿文　　韓　愈

維元和九（一作元非）年給事中李逢吉給事中孟簡吏部侍郎張惟素吏部侍郎張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韓

胸中有學問腦題便出

愈等謹以庶羞清酌之奠致祭于太常裴二十一兄之靈朝廷之重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蓋寡自郊丘故事宗廟時宜大君之所奔求丞相之所卒問羣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指陳根源斟酌通變罔不允符天旨克恊神休至于公卿冠婚士庶喪祭疑皆饗答問必實歸從我者足爲軌儀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爲時法言比（集作必）古經獨立一朝高宗于古而又驅馳朋執偪倪宗親擔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咸於賓筵贈必周辭求無不應孰云其美而不永年愈等早接遊從實欽道義致誠薦奠以訣終天嗚呼哀哉尚饗

莫心服了

祭亡友柳子厚文　　韓　愈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五月壬寅朔五日景午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柳君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罇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馽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詞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

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有今亡（一作也一作今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集註作寧文粹作弗）敢遺墜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崔使君敏文　　柳宗元

夫產崑崙者難爲玉植鄧林者難爲木公以令望顯于華族藝逐六書學該七錄耽此黃老恬於寵辱入補黑衣出參甸服紀綱淮海以令維肅牢制所濱周

於仁育備聞典議直清攸屬久次推能二州繼牧至于是邦率由舊俗和易勿亟優游自足既有小（集作少）吏亦勤（集作勤于）庶獄妖誣殄除淫祠剪覆出令三歲人無怨讟進律未行歸神何速某感以罪戾謫茲炎方公垂惠和枯槁以光鳴鸞適野泛鷁沿湘廣筵命樂華燭飛觴高歌屢舞終以無荒紛慮斯屏憂懷暫忘良時不再斯樂難常今其柰何顧慕增（集作感）傷嗚呼哀哉宗有迭去川無息流追懷曩晨恍若夢遊奠撤（集作徹）中寢魂遷（集作乘）舟邦人永思詶詡隱憂況我懷德心焉若抽潔誠可鑒蘋藻非羞

祭崔簡神柩歸上都文

柳宗元

嗟乎崔公之柩嗟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窒或坋（符勿切）而頹或硎（營）而崒（昨没切）陰流洩漏濈（思廉切）没渝漪頑泉大礒夸窄側出巉跋脆溢久乃自釜不如君之歸式堅且密嗟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友不如蹶戾傲佷（門啉切）（昔步）欺詐肝賊臍肖輕噐妄走不思已類好是羣醜不知君之鄉式和且偶日月甚良予姓甚勤其是舟樂寧君之神去爾夷方返爾故鄉疾爽其歸宜樂且欣君歎而還我生而留達矣殊世時從之遊高觴于庠與湖俱流

祭呂衡州化光文

柳宗元

維年月日友人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儀致祭于呂八兄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寔仇之生人何辜天寔讐之聰明正直行為君子天則必速其殃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夭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莫莫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貫于化始與道咸極二而下之法度不忒

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爲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没而不立豈非修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速咎者邪宗元幼雖好學晚未聞道泊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直正而爲道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于外裕乎古不必諧於今二事相勘從古至少至于化光最爲大甚理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夙志所蓄巍然可知貪愚皆貴險很皆老則化光之天厄反不榮歟所慟者志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交之二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

韓文公獨孫中叔宮請衆爲之辛誰非大服悲而特其惟情至皆能文觀劉賓客所以哭公名累數語而末見光古人[illegible]

裂海內甚廣知音幾人自友朋凋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𢘊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英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復何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將蕩而為大空與化亡機乎將結而為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為雨為露以澤下土乎將為雷為霆以洩怨怒乎豈為鳳為麟為景星為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為金為錫為圭為璧以棲其魄乎豈復為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為明神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絕嗚呼化光庶或聽之

祭韓吏部文　劉禹錫

高山無窮太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挺生典訓為徒百家抗行當時勍者皆出其下古人中求為敵蓋寡貞元之中帝鼓薰琴奕奕金馬文章如林君自幽谷升于高岑鸞鳳一鳴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權豪來侮人虎我鼠

子厚亦心服否恐不皆

然諾洞開人金我厌親親尚舊丹其壽考天人之塗可與論道二者不至至者其誰豈天與人好惡背馳答遇夫子聰明勇奮常操利刃開我混沌子長在筆子長在論持矛舉楯卒不能困時惟子厚竊言其間貲詞愉愉　闕　顏顏硧磚上下羲農以還會於有極服之言　闕　岐山威鳳不復華亭別寉中夜驚畏簡書拘印緩思臨慟兮志莫就生芻一束酒一杯故人故人歆此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二十七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二百二十八

祭文

不厭其多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二十八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祭文

祭長安楊郎中文

呂溫

年月日謹以云云之奠祭於宗尹郎中之靈昔莊南華之言物故則曰若巨室之偃歸人陶真白之語玄機則曰雖有仙不如才鬼邈矣高論儵然深旨有感斯文爲在之子黃河九曲泰華三峯陽亭之右陰晉之東泱漭佳氣肹蠁孤風生民之秀惟子之宗既懼四知亦畏三惑昔佐赤符實毗皇極坦蕩王道昭宣

帝則丹青不朽琬琰是刻狀日具東作辰在北子之伯仲不忝前人粉飾賢路抑揚薦紳雲間日下國華席珍排龍掩陸突鶴權折卓爾風標朗然流品妍若春輝烈如冬凜燕石知媿齊竽自審咸指路以光銷盡登門而聲浸雖售者價重難知者聲淸披沙揀金由是不媿鳥散化落于今有情劉儒十行孫弘三道直路猶縶嶮政如掃爭海驚波詞用駒草文場不寫於中心册死空留於秘寳昔千里因漢第一功建幢油碧啓幕延紅賓高王擇韻令人同倒不能加減陳掾亦可以喜怒桓公衣蒲含香雀蘭臺析赤管朝之青縑夜襞佐計相則生聚有經贊一官而孤終日籍於帷荔蒲言念金昆毀冠裂帶雪泣星奔宅裏之荊枝半謝嶺頭之梅萼空繁陟岡望兄詩客之情何極歸縣見姊騷人之恨猶存乃擢我曹遂荒京令將換淸切以扶明聖不知者壽難言者命未謂季良之醫已萃曾參之病嗚呼平生世路繾綣交期孫金盧朱百賦千詩杜林崑嶠一片一枝終以浮沉因兼險夷對阜壞之搖落成老大之傷悲尚冀他年或陶朱夜酒筵琴席燈閣月榭俱開愁別之襟並息分岐之嗟短景未果良辰不借竟鬱結於深衷倏淪淪於大化

況南康解楊早降淸光會稽繼組昨辱餘芳情今逾極銜哀更長三十年之間難追往事五十里之外正恨殊鄉地測山深川寒樹古杳杳玄夜荒荒宿生余懿石蘊玉恨土寄奠緘詞呼風涕雨噫戲噫戲宗尹之魂來否

祭陸端公文

顧況

維大曆八年正月朔同鄉顧況於永嘉發使具簞蔬野酌敬祭陸三十二兄端公之靈嗚呼接席之歡俄成奠酒殊鄉少別杳忽于今牽拘南役遂哭如淚兄秉德居厚植靈超茂天和發外虛白自內特挺孤操

徵言妙想

若知是文是誤

與物去害惟昔二京羣盜縱橫出入十年天下交兵越盜寇吳殺人燒城國危如此公乃請行我之行焉無往不平擁陣陵陽廻戈歙右江南山澗畧盡遺醜拒敵先摧羣降獨受兄之令弟況之良友感激風雲留連詩酒昔魏有人子方段干兄之所在人心獲安賢名讓平惟患是急兄之忠勇人莫能及燕將泣書齊師復邑迹爲功著名因義立惟帝念功君門遂通臺閣生風乃憶江東高臥山中有書滿屋與人共讀有粟如雲與人共分破富爲貧好事日聞霹靂牛潭峩峩囊嶺開流架迴倒寫炯景今日淒凉林空夜永

人或有言吉凶無門我命由我以兄之才何適不可寧知一旦忽鍾茲禍淒翔千仞自茲而墮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戊戌朔日孤子劉禹錫銜哀扶力謹遣所使黃長貝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柳君之靈嗚呼子厚我有一言君其聞否惟君平昔聰明絕人今雖化去夫豈無物意君所欽乃形質耳眾氣何託聽余哀詞嗚呼痛哉嗟余不天甫遭閔凶未離所部三使來弔憂我衰病論（集作諭）以苦言情深禮至款密重復期於（集作以）中路更申願言途次衡陽云有柳使謂承（集作復）前約忽承訃書驚號大叫如得狂病良久問故百哀攻中涕洟迸落魂魄震越伸紙窮竟得君遺書絕絃之音悽愴徹骨初託遺故知其不孤末言歸輔從祔先域凡此數事職在吾書末言□□索居多違鄂渚差近表臣分深想其聞訃心勇於義已命所使持書徑行友道尚終當（集作所）加厚退之承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便道勤石垂後裔于伊人安平宣英會有還使悉已如禮形於冥（浙本作其）書嗚呼子厚此是何事朋友凋落從古所

悲不圖此言乃爲君發自君失意沉伏遠郡近遇國士方伸眉頭亦見遺學（集作草）恭辭舊府志氣相感必踰常倫顧余負釁營奉葬里猶冀前路望君銘旌古之達人朋友製（蜀本作則）服今有所厭其禮莫伸朝晡臨後出就別次南望桂水哭我故人孰云宿草此慟何極嗚呼子厚卿其歿矣終我此生無相見矣何人不達使君終否何人不老使人夭歿皇天后土胡寧忍此知悲無益奈恨無已子之不聞余心不理含酸執筆輒伸復止誓使周六同於己子魂兮[illegible]知我深言嗚呼哀哉尚饗

祭吏部韓侍郎文　李翺

嗚呼孔氏云(集作去)遠楊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于成
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常辯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
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剝不讓儷花鬭葉顛倒相上
及兄之為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文粹作闢)合
怪駭驪濤湧雲包劉越嬴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
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兄之仕官(文粹作宦)罔辭於艱
(文粹作千難)疏奏輒斥去而復還(集作遷)升黜不改正言亟
聞貞元十二兄在汴州我遊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
能待予以友講文析道為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

久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語(集作言)窮日何
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
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憾(文粹作惑)于中別我(集作欲別)千古意
如不窮臨喪大號决裂肝胷老聃言壽死而不亡兄
名之垂星斗之光我狀兄行下于太常聲彈天地誰
云不長喪車之來(集作來東)我刺廬江若命有嚴不見兄
喪遣使奠斝百酸攪中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
哉尚饗

為絳郡公祭宣武王尚書文　李商隱

伏惟曾構高基往修峻址術為明時載生奇士杜林
舅族本富文理楊惲外甥(集作門)素多圖史未檻有斧
括羽成美逸足輕從東之道巨背狹圖南之水匡□
明習董氏精專魯壁墜簡汲冢遺編坐忘流麥出記
懷鉛淹中莫敵稷下惟先朝有曲臺時惟與學明博
士之高選資衆儒之先覺般用損益夔夷禮樂既得
根源盡除蹐駮紛開假途(集作道)諫署楊輝吾寧訐訕
時好依違周衆上章惟求主悟賈生草疏(一作諫)豈異
人非用之則至捨之則歸旋領藩符俄　國計錙華
煩冗脩明課第鄙晉室之囂綠(集作陳綠)小漢朝之造
幣前籌未借歛笏還家再非非罪二黜何嗟淮陽勁

兵穎水豪族既佩新印仍推舊轂杜當陽何嘗跨馬
雄士(集作武)爭推祭征虜不廢投壺師人自壯夷門地
古梁苑藩雄雙旌大旆二矛重弓無忌御車惟求隱
者相如謝病乃慕高風方將副帝注心從時大願率
周廟之脊走愬漢庭之議論人之不幸今也則亡莊
子執分其魍魎秦醫莫究其膏肓雁沼波瀾空閑怨
咽兎園臺榭祇見荒凉其獲顧尤深蒙知甚早公昔
分茅愚嘗視草於劉向論思之時贊孟舒長者之號
及茲出守實介親隣音徽繼好寵寐依然常期與日
克奉清塵何言永慟駡此佳辰計哀如昕歸載攸道

林薄荞蒼川原隱磷想諸葛之旗鼓空還舊壘念伯
喈之書（集作經）箱巳付何人候館依開丹幡遄至瞻望
衛幕連綿泰畤寄奠中訣纖詞寫意終阻願於親躬
徒加哀於殄瘁嗚呼哀哉尚饗

爲濮陽公祭太常崔丞文　李商隱

年月日惟靈太岳繁祉平安望族潤地勢於長源構
堂基於俯麓藍田之產宜有良玉徂來之林宜無凡
木昔我待子松玉之間冀十城之得價望千尋而可
舉大年不登逸足方馳松欲秀而先蠹玉將攻而遽
毀開問之時歎悼何巳惟我承乏授命南征一言相

許撈于同行夐絕萬里飄泊雙旌念兩卿之價倍熱
五羖之翮輕地接殊隣風移中土五嶺三江炎蒸瘴
雨釣犀之潭貼鳶之渚席上從容幕中宴語先陟瀛
蓬之詡更示投香之所因使庸虛不罹罪咎越井之
首丑綏之女時清則銅（集作筒）鏑納厨歲稔則銀簪卯
鼓豈我之自唯予是與相從來覲又往于涇風埃古
戎霜雪孤亭偏裂（集作裘非）之服緩胡之嬰塞迴而晨檄
才斗沙平而夜篇兆零指我以虜隙勉我以武經正
慰窮邊我（集作客）還京邑非庭減價南轅（作冊）循泣章
臺辟掾方喜遊蒸之來棘署選丞仍見誰玄之入是

焉踐歷更徯飛翻況乎鳳沼又棲鎮原何豐成於燥
濕而厲結於寒暄未及西山之藥旋爲東岳之魂憶
昨舊許員歸青門出餞樂作而歎起杯行而淚泫俱
容與於風波共沉吟於鐘箭揮袂如昨挪書甚頃離
遙道里未潤聲塵孰謂念歸之日翻爲有慟之晨嗚
呼哀哉舅歸荒阡依稀古陌徐動丹旐永歸玄宅願
執紼而身違想移舟而目極迴野秋思羣山暮色悵
白髮之哀翁哭青雲之舊客聊茲寄奠莫寫西悲巳
乎崔子爲我歆之

祭亡友　李商隱

於惟蕩滿言念金昆毀寵褫帶雪泣星奔宅裏之荆
枝半謝嶺頭之梅夢空縈陟岡望兒詩客之情何極
歸縣見姊騷人之恨猶存乃擢戎曹遂荒京令將擬
清切以扶明聖不知者壽難言者命未諧季良之醫
巳兼曾參之病嗚呼平生世路半臂交則孫金盧米
首賦于詩桂林崑嶠一片一枝終以浮沉因兼險夷
對阜壤之搖落成老大之傷悲尚冀他年或陶良夜
酒筵琴席燈閣月棚俱開愁別之襟並息分岐之傷
短景未果良辰不借竟鬱結於深衷倏淹淪於大化
況南康解攜早降清光會稽繼組昨辱餘芳情分逾

極銜哀更長三十年之間難追往事五十里之外正
恨殊鄉地濶山深川寒樹古杳杳玄夜荒荒宿莽生
金認石埋玉恨土寄莫緘詞呼風涕雨噫戲噫戲宗
尹之魂來否

爲裴懿無私祭薛郎中文　李商隱

伏惟靈佐商宣業朝薛傳規門閈層構堂業崇基玉
生藍岫芝產銅池梧高駐鳳蓮馥停龜有美令人載
稱清邵訓在詩書樂惟名教王謝標格曹劉才調清
如濯熱之風明若覩朝之燎靈臺秀鑒虛空融和秋
水瑩潤春臺上多鄉塾抑鞅文林厲戈研横河漢紙

落煙波澤宮貍首棘場楊葉箭去星懸弓迴月怯兩
書上第五倖名公馬卿賦雪陳琳愈風平臺竹苑淮
山桂叢管分細揶蘇染芙蓉顯備臺僚榮從憲秩冠
兇鐵勁衣明繡密霜下端簡風生落筆夜庭烏迴天
秋隼疾帝念允臧任於諫垣依違絕想從容敢言攀
檻而空留跡在削藁而不見書存女史護衣大官供
食伏奏多可分曹著績帳媛錦麗闕明粉白既題柱
以如田亦償金而類直漢營出牧晉議州兵廉袴歌
送劉錢贈行濟南之詠臣猶揚州之試諸生虎去江
靜珠來婀明神豈好謙天寧秩禮盡華岡之名品喪
士林之模楷使爲善者奪氣求仁者解體已不駐於
卿雲竟何窺於淑濟長洲樹古茂苑山春橘稅既集
茶征是親鵠渡雲而去遠鴟下亭而嗅頻翟虜氛興
殷檻停旭帳入飛鵬狀鶩鬬蟻鄭玄知歎阮瞻無鬼
終日吾首傳於骨髓嗚呼哀哉丹霄萬里趾不千尋
坦坦清路瞻瞻翠陛三襲臺廻九重禁深中懸流戾
下集華簪無非東箭盡是南金或扶傾作棟或擎早
爲霖顯允明公宜膺百福夜痛神昧天長景促青女
變霜義和納旭悄惰掌以銷璣慨周閑之喪騄永惟
清族本富才人有餘則陸無兒不荀原鍚奕奕沼雁

駟駟珩奇動楚璧貴傾泰永矣彼蒼胡然人事但續
椿壽徒高鶴位摧歷光價掩淪聲味頓不濁而珍灌
宗淮未絕而傾王氏某甲因承中外獲奉恩知通孔
李道德之舊兼盧劉姻戚之私鑄顏有契全趙爲期
靜龍門之風水潮羊腸之嶮巇空欲銘恩何酬樹德
庇孤根於高援許加姻於弱植將歡宋子俄放湘南
綬黃楚微贑白鄖潭歸止未卜棄予是甘昔昔之悲
方極王粲之憂不堪猶知重言將敦故約王無改行
金不如諾鼎大義於幽沉杉遐心於漂泊使者尚在
尚書已來雁足空遠魚腸不迴淚和峽雨哭振巴雷

油瀇枯鮒誰爇寒灰今則言去郴江當移灃浦相脫
疑網猶催罪苦念深慟以無期豈沉冤之可吐嗚呼
哀哉執紼路阻佳城望賖凌空乏翼上漢無槎或期
他日或及中華認楊公之石馬撫周苞之碑耶況良
冶規存遺經業在臧孫有後魏萬必大敢期陋質終
托餘光豈平之貂續無望秦晉之婚姻豈忘絮酒無
幾生芻甚將辭多失次涕數無行翼桂旌之不違降
蘭珮之餘芳嗚呼哀哉尚饗

奠相國令狐公文　李商隱

戊午歲丁未朔乙亥晦弟子玉谿李商隱叩頭哭奠

故相國贈司空彭陽公嗚呼昔夢飛塵從公車輪今
夢山阿送公哀歌古有從死今無奈何天平之年大
刀長戟將軍樽旁一人衣白十年忽然蜩宜甲化人
譽公憐人譖公罵公高如天愚卑如地脫蟺如蛇如
氣之易愚調京下公病梁山絕崖飛梁山行一千草
奏天子鐫辭墓門臨絕丁寧託爾而存公此去耶禁
不時歸鳳棲原上新舊袞衣有泉者路有夜者臺昔
之去者宜其在哉聖有夫子廉有伯夷浮魂沉魄公
其與之故山峩峩玉谿在中送公而歸一世蒿蓬嗚
呼

爲李兵曹祭兄濠州刺史文　李商隱

年月日伏惟靈天枝挺秀帝系傳芳材高杞梓價重
珪璋蘭芷斯茂先以馨香于鎭將用不挫鋒鋩始僃
千牛俄仕諸衛逸意方起絕足猶縶爰佐群僕亦掾
神京邑惟二宅曹實五兵地峻流急官閑政淸嵩少
曉霽伊洛秋明倡能吟之謝客伴作賦之賈生遂擢
堯廚仍調湯膳位列大朝名參內殿朱紱輝華銀龜
舊粲漢有宗正委之親賢貳彼惟月人寧我先外夷
求聘天子憂邊皇華馳賦紫綬俄懸雄其出塞之任
假以中臺之權不拜無慙於蘇武去節寧類於王焉

銜鬚誓死齧雪獲全帝杖使者吾無媿旃既還中華
止同屬國脊蝇難僃貝錦方織奸丹非素黜白爲黑
曹時不知非予有惑既先忌於絳灌遂不容於欒郤
竟陵山水鍾離控扼名貴隼旟時瞻熊軾人以功遷
吾由謗得其明若神其惠如春先除黠吏且活疲民
汙萊盡闢邑室重新草祥木瑞獸去鳥馴方俟徵還
俄嬰美疾積微而極俟竟既達命而徐公待盡悅悅
空驚遲遲未信誰知泉路之高低孰測夜來之遠近
永惟良配亦實女師庶姜猶效君子是宜異室無怨
同穴有期河魴若詠皎日裁詩嗚呼哀哉龜筮叶從

日時斯卜將去芳郊言辭華屋草樹縈帶川源迴複
白髮孤弟臨棺慟哭失慈撫於終身虧聲容之在目
心摧則冰炭交集血下而綆縻相續萬古永訣百身
何贖酒滿未御殺乾未臨已矣伯氏來慰哀心

祭裴氏姊文　李商隱

嗚呼哀哉靈有行於元和之年返葬于會昌之歲光陰迭代三十餘秋得不以既葬闕廟見之儀使卜舉歸宗之禮不幸不祐天實爲之椎心泣血孰知所訴恭惟先德實紹玄風良時不來百里爲政愛女二九思託賢豪誰爲行媒來薦之子雖琴瑟而著詠終天

壞以興悲謂之何哉繼以沉恙禱祠無冀奄忽遐時先君子以交辟員來南轅已轄接舊陰於桃李寄甓殯之松楸此際兄弟尚皆乳抱空驚啼於不見未識會於沉寃測水東西半紀漂泊某年方就傳家難旋躬奉板輿以引丹旐四海無可歸之地九族無可倚之親既祔故丘便同逋駭生人窮困聞見無所及衣裳外除旨甘是急乃占數東甸傭書販舂日就月將漸立門構清白之訓幸無辱焉既登太常之第復忝天官之選兒跡縣政再書祕丘榮養之志纔遇啓動之明有漸而大神降罰艱棘再丁弱弟幼妹未笄未冠世緒猶闕家徒屢空載惟家長之寄偷存晷刻之命號天叫地五內崩摧然亦以靈寓殯獲嘉向經三紀歸祔之禮闕然未修是冀苟全得終前限屬劉孽叛換逼近懷城懼罹焚發之災永抱幽明之累遂以前月初吉攝緣告靈號步東郊訪諸耆舊孤魂何託旅櫬奚依垂與欲塵之悲幾有將乎之恨斷手解體何痛如之灑血荒墟飛走同感伏深朔夕二奠不敢久離遂遣義叟一人主張啓奉抱頭拊背戒以信誠附身附棺庶無遺闕壇山滎水實惟我家靈其永歸無或衎寓嗚呼哀哉靈沉綿之際殂背之時某

初解扶床猶能記面長成之後豈忘遷移項者以先姚年高兼之多恙每欲諮畫卽動作咸涕泣既繁寢膳稍減雖云通禮亦所難言荏苒于斯非敢怠忽今則南望顯考東望嚴君伯姨在前猶女在後克當爲殯歸養幽都雖歿者之兆宅永安而存者之追攀莫及又以十二房舊城風水爲災胡子彭兒藐然孤小雖古無修墓著在典經而忘禮約情亦許通變今則已於左坎別卜鄰原重具棺衾再立封樹通年難遇周月異辰兼小姪寄兒亦來自濟邑駭䰟稚鬼依托曾望遠想先塋之荒煢煢相望重滿壘所萬古千秋

臨穴既乖飲痛何極唯安陽阻姚未祔仍世遺憂昨本卜孟春便謀啓合會雍店東下逼近行營烽火朝燃鼓鼙夜動雖徒步舉櫬古有其人用之於今或爲簡率潞冠朝彌則此禮夕行首夏已來亦有通吉儻天鑒孤藐神聽至誠獲以生茲免負遺託卽五服之內更無流寓之魂一門之中悉共歸全之地今交親饋遺朝暮饘餬收合盈餘節省費耗所望克終遠事豈敢溫飽微生苟言斯不誠亦神明誅責老舊僕使纔餘兩人靈之組繡餘工翰墨遺跡並收藏篋笥用寄哀傷嗚呼哀哉舜夭當年骨還舊土冀需壽移於

繼室兄弟空哭於歸魂終天銜寃心骨分裂胞胎氣類寧有舊新呌號不聞精靈何去寓詞寄奠血滴絨封靈其歸來省此哀殞傷痛蒼天苦孤蒼天伏惟尚饗

奠小姪女寄寄文　李商隱

正月二十五日伯伯以果子弄物招送寄寄體魂歸大塋之旁哀哉爾生四年方復本族既復數月奄然歸無於物前而未中結悲傷而何集作則極來也何故去也何緣念當稚戲之辰孰測死生之位時吾赴調京下移家關中事故紛綸光陰遷貿寄瘞爾骨五年于茲白草枯荄荒塗古陌朝饑誰抱夜渴誰憐爾之棲棲吾有罪矣今吾仲姊反葬有期遂遷爾靈來復先域平原卜穴刊石書銘明知過禮之文何忍深情所屬自爾歿後姪輩數人竹馬玉環繡襦文葆堂前堦下日裏風中弄藥爭花紛吾左右獨爾精誠不知所之況吾別娶已來嗣集作胤緒未立猶子之義倍切他人念往撫存五情空熱嗚呼榮水之上壇山之側汝乃曾乃祖松檟森行伯姑仲姑冢集作墳相接汝來往于此勿怖勿驚華綵衣裳甘香飲食汝來受此無少無多汝伯祭汝汝父哭汝哀哀寄寄汝知之耶

秀媚不可言

祭范忠宣公文　陳瓘

昔文正公在仁祖時忠於謀國衆正所依心虛而明照了不疑先事而慮有如蓍龜兩遭勑榜益奮不移外禦元昊數路禍機國勢既安奚恤我危考公行事允也似之安不擇地難不敢辭至於言兵則曰不知豈曰爲異各遵其時不述其跡是乃無違三年遽改生事者誰蔡相南行公獨救之一勝一復其兆在茲公可以默又進忱辭人亦有言公爾忘私孰能贍義捨安取危一斥四年育瘵始歸天子哀怜拜命[illegible]

奇予婁君得大世情者何小

其心不育意欲有施人願公留爲帝寵變病不能對人所嘆咨天子曰吁疾尚可爲錫以上劑臨遣國醫丁寧訓飭速瘵勿進云何不淑竟止於斯嗚呼哀哉公果已矣舉世思公公不來矣人之於公有合有睽聞公之歿睽者亦悲情隔生死公論乃出悲公之人始自今日臨終不昧恐歿有述小其一身大我王室體小恤大自初訖終可使聞者勸而作忠太宗征遼喬死不忘心之所慮奚獨一方願惜生靈願合朋黨願爲宜仁一洗誣謗願正其事願辨其人願以中道行帝之仁嗚呼哀哉言惟心聲孰無此聲孰有此誠

神器雖大如人之形愛養胃氣可以保生陽明之經徧於四體呼吸之間無有不差在絡連右首脈應趾中經流行寧有定位彼執一者弃異取同與我曰徧同我曰中語各有心心各有物孰能審是而不彼恤公獨有言縱者誰乎公薨我悲豈緣葭莩公昔南遷我在北陲側身以望心往從之及公之還我有言責陳留雖近欲往不得平生想慕獨未識公見公之心其門益大其道益光公又亡矣仲季方興公復有子何必形容文正歿後公何無憾我亦奚傷

祭高師雄主簿文　王安石　宋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曆之間愛我勸我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冶城之側握手笑語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舲安知彌年乃見哭庭維君家行可謂脩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終於遠城豈惟故人所爲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惻

祭歐陽文忠公文　王安石　宋

歐陽公祭文當以此爲第一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溟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

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克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遭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

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一多剽流　字字琳琅

祭周幾道文　王安石　宋

初我見君皆童而幘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隱憂困窮貌則作年心頹如翁俛仰悲觀超然一世皓髮蕭槭分當先弊孰知君子赴我稱孤發封涕洟

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繾綣必禍問疾書猶在眼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詖辭雖偏義不愧心君實受我祭其如歆

祭張文定公文　蘇軾

軾於天下未嘗誌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偉歟我公實浮於辭知公者天寧候此銘令公永歸我留淮海寓辭千里濡袂有濯尚饗

祭大資政李公文　晁補之　宋

維年月日門生具位晁補之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北京留守大資政李公之靈曰王跡之熄詩亡不嗣春秋又微戰國橫肆惟其可者尚與聖鄰詞出其口輪囷郁紛觀左氏言何國無士聘其戎車陳詩說禮泰儀賁國斯廼燔書韓非孫武是固非儒至其文字孰敢貶諸漢興息民殘編出壞經儒詞士學自此派班王兩馬河漢奔渾胡不及古革勝其根乃獨揚雄爲書準易易不可準相如是式亦後得唐纔一韓愈稱魏踵漢侯尋千古宋以文治百七十年壞儒偉士軼古並肩公以文鳴起河之北如彼神鳳雲翔覽德惟我神考文王之文謂公所作經誥是舉官名用正禮閣其修此公餘事男有大猷論秀百

公爾忘果　其庶幾哉

人宥坐四千大車上僨而公退然輔弼三朝用與撰同幾顛者數不自爲功上建皇極以消群疑歛時五福惟公助之爰開大公旁作穆穆九關晝靜[illegible]士復惟古良臣善則稱君遺滕之語完人莫聞嗚呼哀哉回成龍飛正月巳卯賢人之憂疾發是悼嗚呼哀哉[illegible]之作者自魏徂京公以其負事之朝廷獨堅附夷丁里爲輕傾懸納介文采安有無際刻畫抵增其醜士報知巳匪以其私潔身有義尚畏人知惟不仰愧神其聽之嗚呼哀哉大不憖遺而喪宗工朝求耶夢過雨驚風燕于穿閣池臺半空嗚呼哀哉安陽之

吉遠不臨壙扁舟東下形以神往寓辭千里以侑酒
尊庶乎生言公猶我聞嗚呼哀哉尚饗

祭韓无咎尚書文　陸游

兄之初載甚賢而艱遂亂客吳萬里孤騫文方日衰
蕩爲狂瀾組織纖弱各自謂賢士晩莫救兄勇而前
陋巷一室日研未倦誦書鼓琴志操益堅落筆天成
不事雕鐫如先秦書氣充力全壯年相從顧惻我孱
曰是有志許以周旋我自蜀歸兄典三銓邂逅都門
挈手歡然兄牧東陽我走剡山曠不相值今五六年
我病早衰顧未及泉兄之壽康一朝先顛餉酒踵門

乃酹柩前嗟嗟造物孰尸此權豈其好惡亦與俗遷
微官有守喪車莫攀尊卿之奠叙訣終天

祭周益公文　陸游

某紹興庚辰始至行在見公于途欣然傾蓋得居連
牆日接嘉話每一相從脫帽襪帶從容笑語輸寫肝
肺隣家借酒小圃鉏菜熒熒青燈瘦影相對西湖平
古並轡共載賦詩屬文頗極奇怪淡交如水久而不
壞各謂知心絕出流輩別二十年公位鼎鼐我方西
遊荷戈窮塞歸得臺郎旋又坐廢公又策免久處于
外兒齋司則使我形瘵斯文日卑公則樞俗士昏于
稱公則著蔡公老不衰雷霆百代每得手書字細如
芥凝兒駿文問及瑣碎孰爲一病頁醫莫差赴告非
來震動海內奔走不遑涕泗澎湃豈無尊卿致此薄
酹辭則匪工聊寄悲慨

館閣祭呂申公文　晁補之

維元祐四年月日具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
祭于故平章司空呂公之靈曰嗚呼大人之德如山
如川作鎮九州經營幅員國有大人君尊而榮地有
山川氣傑以靈寶藏百貨所養惟其高深物則
固往善觀國者文具在茲無象太平望而仰之李札

觀樂興衰以諭兒遽伯玉知衛無故秦使入楚楚實
爲陳昭奚卹在知楚有人楚衛區區何足與謀有是
二臣以雄諸侯如虎在林如龍在淵何必風雲其威
自然小才近用則不若此方圓殊施文武異是一官
得人則一事行比事得失非國重輕嗚呼公乎孰大
中和代天之工道叫邊陲處厚持滿強者莫先清心
守默辯者莫前是惟元宰三公之德豈如茂智物我
與職魏公與籌初不自務旣執弓矢人服其能徐功
行義亦旣有常世自矜儉吾無低昂巍巍兩朝盛德
高名內則國幹外則長城洗幾入告成敗先定宗人

不知别復百姓羣言並進不尸其德使公議安人享
其澤二聖統臨公秉政機垂紳搢笏百辟是儀征繇
不與盜賊先攻商賈阜通九河輸海謂法未具滋章
已除謂財未充民氣已舒謂人未用忠賢獨立謂遠
未賓羌戎貢入工右其功可指日冀人之無祿天下
愁遺兩宮宸悼庶民嗟咨載在典冊禮盛一時某等
在外亦公品識陶冶之公無所歸德旂旐簫鼓送公
國門攜詞隕涕侑此酒尊尚饗

告先太師墓文　文天祥

維己卯五月朔越二十有六日孝子祥自嶺被執至

南安軍謹具香幣遣人馳告于先太師革齋先生墓
下烏乎人誰不爲臣而我欲盡忠不得爲忠人誰不
爲子而我欲盡孝不得爲孝天乎使我至此極耶始
我起兵赴難勤王仲弟將家避于南荒宗廟不守遷
我與璧人臣之節同于家于靈武師與解仍歸四再
相出督身荷憂責江南之役義聲四克爲親拜墓以
剪荊棘大軍重集一戰將帥妻妾子女六人爲俘收
拾散亡息于海隅庶幾奮厲以爲後圖惡足推遷天
所廢棄有母之喪尋又喪子哭泣未乾兵隨遘我
皇之間一女夭逝剪爲囚虜形影獨存仰藥欲濟竟

北其轅繫頸縶足過我里門望墓相從恨不九原要
指松楸有言若誓繼今支子實典祀事有媿日皦我
身是嗣典言及此血淚如雨嗚乎自古危亂之世忠
臣義士孝子慈孫其事之不能兩全也久矣吾生不
辰罹此百凶求仁得仁抑又何怨幽明死生一理也
父子祖孫一氣也冥漠有知尚哀鑒之

予選古文始於屈原終於文一理也一氣也

予生至南安軍即絕粒爲告墓文遣人馳歸白之
祖禰瞑目長逝含笑入地矣乃水盛風駛五日過
廬陵又二日至豐城知所遣人竟不得行予至是
不食垂八日若無事然私念死廬陵不先爲首丘

今心事不達委命荒江誰知之者盍少從容以就
義乎復飲食如初因記左傳申包胥哭秦庭七日
勺飲不入口不聞有它乃知餓踣西山非十朝夕
之積也予嘗服腦子二兩不死絕食八日又不死
未知死何日死何所哀哉

回吉州東守綽齊吟詩自樂退求元亮之心設悄
相看從盛隊蕃之意而賀李湖兩收除潘憲略五
丈原之流馬木牛運於尊組八景畫之璇璣沙匪
同是江山又太微二十五星旋繞江漢觀融九千
餘文節倚雲宵當驛馳吟遣使之詩姸恍慨誦出

師之表落落襄樊之事會悠悠江漢之風寒　羅
提挈京于啓九折回王尊之馭爲範馳驅四方隨
東野之龍順從鞭弭　宴客啓南有箕北有斗所
願挹漿君向湘我向泰若爲間筍　回揚秘監啓
綠蓑風雨之中方爇餐菊舊編波濤之後復尋夢
蕉　通丁侍郎啓空萬馬以無前傾衆星而直上
又中則漢節之來與醒楚騷之讀　通揚提形啓
召賈誼於長沙上心久渴巴東吾於江左天下何
憂　謝章僉書啓一罄白雲對啼烏而俯仰十年
流水忘夢鹿之去來　又奉使登車　自詭范滂之

操爲親拜表尚曲全李密之私　謝陳尚書宜中
啓宿昌黎之南斗仰狀我辰非元亮之西疇賦懷
前路　賀劉尚書鼎啓一疏新奴少日老泉之氣
識十條論事平生小范之精神爲御史爲諫官張
膽論事眞舍人眞侍講吐詞爲經　回人賀啓顧
影蕭對漸有雲東西之迹懷人飛越相望千南北
之輝　謝倉守李愛梅啓家庭自爲序序要祖盧
江典學之風文字慨傷門牆惟準石宗立言之法
賀江古心判潭州啓起觀一世之安危繫係大人
之出處　答中秋請啓風雨滿城何幸兩重陽之

近江山如畫尚從前赤壁之遊
先生云痛飲讀離騷又云與醒楚騷之讀詞少
木吾味也

望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相國文公再被執時予嘗爲文生祭之已而吉水張
千載心弘毅自燕山持丞相髮與齒歸丞相既得死
矣嗚呼痛哉謹痛望奠再致一言　嗚呼扶顛持危
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文山張巡
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爲一傳三千年間
人不兩見事繆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第

何如天意佑忠憐不畱公一死易水金臺乘氣捐軀
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雪霜松栢嗟哉文山山高水深
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髮侍中之血日月韜光
山河改色生爲名臣死爲列星不然勁氣爲風爲霆
于將莫邪或寄良治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
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

附生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丞相再執就義未聞慷慨之見固難測識因與劉堯舉對牀共賦感慨嗟惜之堯舉先賦云天留中子存孤竹誰向西山飯伯夷予同其下句義則謂伯夷久不死必有飯之矣予謂向字有憂其饑而願人飼之之意請改作在字如何堯舉然之予以寂寥短章不足用吾情遂不復賦蓋丞相初起兵僕嘗赴其召進狂言有云願明公復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他所議論狂斐尤多慷慨懃懇

丞相嘉納令何見山進之幕府授職從戎僕以身在大學父歿未葬母病危殆屬以時艱恐進難效忠退復虧孝僕僕感泣以母老控辭丞相憐而從之僕於國恩爲已負於丞相之德則未報遂作生祭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堯舉讀之流涕遂相與謄錄數十本自贛至洪於驛途水步山牆店壁貼之冀丞相經從一見雖不自揣量亦求不負此心耳堯舉名應鳳黄甲朴第授簽判與其兄堯咨文章超卓爲安成名士哉維年月日里學生舊大學觀化坊生王炎午謹採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于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周曾科第郊祁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卿祖奠之榮奉母極東西迎養之樂爲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踉蹡子胥脫走丞相自叙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閩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率無所成而大節亦無媿所欠一死耳柰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耶

尚欲有所爲耶或以不屈爲心而以不死爲事耶抑舊主尚在不忍棄捐耶伏橋于廁舍之後投筑于目矐之餘於所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爲不知矣尚欲有所爲耶識時務者在俊傑昔東南全勢不能解襄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况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興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因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爲而臣皆爲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决大難事可爲則宜隱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仗

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勇于就義當以杲卿張巡
諸子爲上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爲且思刎頸以見
志其言誠僞既不可知況刑拘勢禁不及爲者十
八九惟不刎刎豈足以見志況使陵降後死他故
則頸且不復刎志何自而明哉丞相之不爲陵不
待知者而信柰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
不陵亦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死耶惟蘇子卿可
漢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興復事也非有抗誓師
讐也丞相事何事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討史
思明方戰納劒於靴曰夫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

可辱於賊萬一不利自當刎李存勗伐梁梁帝朱
友貞謂近臣皇甫麟曰晉吾世讐也不可俟彼刀
鋸卿可盡我命麟於是哀泣進刃於帝而亦自刎
今丞相以三公之位兼賑貺之讐投機明辨豈堪
在李光弼朱友貞下乎相且不保況不屈乎丞相
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自死於義死於勢死於事
以怒罵爲烈死於怒罵則朋腦腎有不忍言者
矣雖鑊湯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豈不
因忠而成孝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
在未忍棄捐也李昪篡楊行密之業遷其子孫於

廣陵嚴兵守之王子孫自爲匹耦然猶得不虞周
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景升驚疑盡殺
其族夫撫安本以爲德又反爲禍幾微一失可不
懼哉蜀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
永幾信伶人之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
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施然建
其晉處崇坐苟安舊主正坐於危疑疆臣尤事於
猜嫌而聲氣所通猜嫌必生豈無李昪之疑或曩
進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爲情而反爲害矣炎
午丞相鄉之晚進士也前成均之弟子員進而父

沒退而關士生雖媿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
入洛之恥丞相起兵火鄉國時有少年狂子持斐
牘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迂老而泪
之非僕也耶痛惟于哉之事既負於前一得之愚
敢默於後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
相商之廬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諸孟昶母
曰勿戚戚行送女歸蜀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
原不願歸蜀哭冊遷晉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於
建州太后疾死謂帝曰　死焚其骨送范陽僧寺
無使我爲虜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

我爲灰向南甌之底，遺冕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鄉，不忍飄棄他讐外國，况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穀則斃，自悔啟以出，縱不得蹈漢廬而從田横，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焉。廬陵盛矣，科目尊矣，宰相忠烈合爲一傳矣。舊主爲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不絕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蒂噴鼻而死，畏死排墻死，盗賊毒蛇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簣於泰山，而或遣舊主憂，縱不斷趙盾之殺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巇，瑩臏寧有口乎。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爲位其間，聞訃則哭。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二百二十九

雜著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不拘足不規圖

雜著

雨雹對　董仲舒

元光元年二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于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于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始生于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陽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後陰氣始生于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慝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薰蒿歊蒸而風雨雲霧雷電雪雹生焉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

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疏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于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為大雨下凝為冰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洎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矞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為祲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耶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為陽陰用事此則氣為陰陰陽之時雖異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火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為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為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

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尤者葶藶死于盛夏款冬花于嚴寒水極陰而有温泉火至陽而有凉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故曰冬雨必暖夏雨必凉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下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凉而上蒸成雨矣故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故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故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

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凉失度故曰災沴之氣其常存耶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五臟皆病也敞遷延負墻俛揖而退

郊祀對

董仲舒

廷尉臣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于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于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勝芻秩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牡非禮也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騂剛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臣仲舒愚以為報德之禮

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傅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臣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齊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柰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為不可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

乃奉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
明詔奉大對臣仲舒冒死以聞

淮南王對　伍被

主攝天子之威靈而妄及大將亦作文章眼目亦一結手

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小臣將爲大王畫計耳臣聞聰者聽于無聲明者見于未形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一動而功顯萬世列爲三王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廷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悅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也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

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貢獻東甌入朝廣長榆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爲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爲用騎上下山如飛神力絕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爲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乃度王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蓼太子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爲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乃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以爲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爲錢煮海水以爲鹽伐江陵之木以爲船國富民衆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奔走而還爲越所禽死于丹徒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爲天下戮夫以吳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衆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皐者四十餘人今我令

緩先要成皐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人言絕成皐之道天下不通據山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間矣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無應即還略衡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略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强弩臨江而守以禁

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閒可以延
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禍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
以爲什八九成公獨以爲無禍何被曰大王之群臣
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
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大澤奮臂大呼
天下嚮應西至于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
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禍被曰臣不敢避
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爲吳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殘
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滅聖迹弃禮義任刑法轉海
瀕之粟至于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于糟糠

女子紡績不足于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
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
千里于是百姓力屈欲爲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
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
行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于是百姓悲痛愁思
欲爲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他踰五嶺攻百越尉他
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行者不還往者莫返于是百
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室而七興萬乘之駕作阿
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安
弟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

心怨止欲爲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
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閒不一歲陳吳大呼劉
項並和天下嚮應所謂蹈瑕釁因秦之亡時而動百
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于行陳之中以成帝王
之功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
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
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
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也而大將軍材
能非直章邯楊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爲過
矣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

萬倍于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
作麥秀之歌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
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
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弃千乘之君將
賜絕命之書爲群臣先身死于東宮也被因流涕而
起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以徼倖邪被曰必
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
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以實
其地可謂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及耐罪已上
以赦令除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

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僞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逮諸侯太子及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黨可以徼幸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不至若此專發而已

非有先生論

東方朔

非有先生仕于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

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也蓋懷能而不見臣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于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者有悖于目而拂于耳謬于心而便于身者或有悅于目而順于耳快于心而毀于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于直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于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于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佞之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于

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作于邪主之心歷于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于是吳王懼然易容損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

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水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

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緜緜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易林尺[illegible]奇字也賞此數語妙好奇者勿之或有覷觀其全與太玄讀諸者

易林　　焦貢

目惘足動身如其願舉家蒙寵　乘龍上天兩蛇為輔躑躅雲中游觀滄海氏樂安處　河伯大呼往不得渡船空亡人往來亦難　為季求婦家在東海水長亡船不見欣歡　坻伯以婚抱布自媒棄禮急情卒罹悔憂　三夫共妻莫適為雌子無名氏翁不可知　蚤凋被霜花葉不長非背為事家受其殃　山

林麓藪兆人所有鳥獸亡禮使我心苦　佩玉蘂兮亡所繫之吉酒一盛莫與笑語　教羊牧兔使魚捕鼠任非其人費日亡功　文巧俗弊將反大質僵死如麻流血漂櫓皆知其母不識其父　桑葉螟蠶衣弊如絡女工不成絲布為玉　子鉏執麟春秋作陰元聖將終尼父悲心　孤翁寡婦獨宿悲苦目張耳鳴亡與笑語　季姬踟躕結衿待時終日至暮百兩不來　土與山連終身亡患天地高明萬歲長安　鹿得美草鳴呼其友九族和睦不憂飢乏　[illegible]竹泉源鈎鯉山巔魚不可得火不肯然　寄生亡根如過

浮雲本立不固斯須落去更爲枯樹朝生夕死名曰
嬰兒不可得祀　十鳥俱飛羿射九雌雄得獨全雖
驚不危　望驥不來拘蹇爲憂雨驚我心風感我仇
敏敎勁疾如猿升木彤弓雖調終不能獲秋風牽
手相提笑語伯歌季舞燕樂以喜　魚如白雲一國
獲鯉　龍闘求泉雷雲從河伯捧觴跪進酒漿流
潦滂沛　火雖熾在我後寇雖多在我右身安吉不
危殆　與禍俱坐畜水備火終亡災禍　視日再光
與天相望長生憔悅與福爲兄　江河淮海天之都
市商人受福國家富有　晨風文翰隨時就溫雌雄

相和不憂殆危　多慮少寔語不可知尊空亡酒飛
言如雨　登堦上堂見我父兄左酒右漿與福相迎
六人俱行各遺其囊鴻鵠失珠亡以爲明　蜎飛
蠕動各有配偶小大相保咸得其所　陽不制陰男
失其家　顚小失大福逃牆外　隋和重璧衆所貪
有相如睨柱趙王危殆　東門之墠如廬在坂禮義
不行與我心反　鳧遇稍盧井樂蠙鷁雖驅不去
美醜假誠前後相違言如蟹咳語不可知　四馬共
轅東上於山騂驪同力亡有重難與君笑言　堯飲
舜舞禹拜上酒禮樂所豐可以安處保我淑女　饑

綫未就針折不復女工多態亂我政事　干雀萬鷂
與鵰爲仇威勢不敵雖衆亡益爲鷹所擊萬事俱失
符左契右相與合齒乾以坤利季生六子長人成就
風言如母不利爲咎　六翮長翼夜過射國羿氏亡
得　大樹之子百條共母當夏六月枝葉茂盛鸞鳳
以庇召伯避暑翩翩偃仰各得其所　西鄰小女未
有所許志如委衣不出房戶心亡所處俯仰何咎
三奇六耦各有所王周南召南聖人所在德義流行
民悅以喜　蝦蟆羣聚從天請雨雲雷集聚應時輒
與得其所願　履行素德卒蒙禕福與堯侑食君子

有息　陸居少泉山高亡雲車行千里塗不汚輪潤
我爲怨　門燒屋燔爲下所殘西行出戶厠其道理
虎臥不起牛羊歡喜　雌單獨苦歸其本巢羽毛憔
悴志如死灰　烏鳴呼子哺以酒脯高栖水起來歸
其母　大推破轂長舌亂國床笫之言三世不安
耕石不生棄禮亡名縫衣失針襦袴不成　燕雀衰
老悲鳴入海憂在不飾差池其羽頡頏上下寡位獨
得　乘風而擧與飛鳥俱一擧千里見吾愛母日月
凌空而行必到亡有患悔　三把亡棄家亡積蓍使
鵲求婦頑不我許　剛柔相呼二姓爲家霜降旣同

惠我以仁　和氣所生物皆不朽聖賢居位國無凶
咎　河伯娶婦東山氏女新婚三日浮雲酒雨　踏
華顛觀浮雲風不擾雨不薄心安吉忠無咎　愛子
多材起迹空虛避害如神水不能濡　養鶵生鶵畜
馬得駒明堂太學君子所居　伯主東行興利相逢
出既遺聘孰不相知　東南其戶風雨不處聽覞仁
人父子相保　明月照夜使晴爲晝國有仁賢君安
于故　烏孫氏女深目黑醜嗜欲不同過昔無耦
心得所好口常欲笑公孫蛾眉鷄鳴樂從　鵲鳴同
舉思配無家執佩持枲莫使致之　敝鏡亡光不見

文章少女不嫁棄于其公　屨不容足南山多棘家
有芝蘭乃無病疾　雨師娶婦黃岩季子成禮既婚
相呼南山膏潤下土年歲大有　鬼舞國社歲樂民
喜臣禮于君子孝于父　十雉百雛常與母俱抱雞
搏肩誰肯爲媒　龜厭江海陸行不止自令枯槁失
其都市憂悔無咎　破筐敝筥棄捐于道不復爲寶
遠視千里不見所覩離婁之明亡益于耳　牛耳
聾聵不曉聲味委以鼎俎治亂潰潰　濟深難渡濡
我衣袴亡子善泅決亡他故　龍渴求飲雲黑景從
河伯捧醴跪進酒漿　齊揄委帶心思積憤亂我雲

衣　鹿求其子虎廬之西唐伯李耳貪不我許　穿
匏挹水構錢然火勞瘦力竭飢渴爲禍

嵋山　黃溍

徵君遊嵋山道遇猛虎徵君倚磐而坐謂左攎徐淵
曰猛虎當道吾死矣夫頃之虎近于磐左攎以臂當
之虎懸尾吽嘯左攎挽其尾而倒馳踰嵋山之岡徐
淵挾弓矢追之見巨壑中群虎食一樵者徐淵臨穴
而發矢弦絕徐淵以弓擊虎傷臂趨伏于藂林左攎
負虎皮以救徐淵曰徵君安在曰鼓琴于磐吾子搏
一虎而群虎皆出吾以矢射之其弓不傷爲虎所噬

而傷其臂子雖勇不能制群虎之猛左攎莞爾而笑
曰制之何有管者與客涉瞿塘之峽即徵君欲之楚
遊道也角覆得檝而渡有猛虎群飲于峽一搏而獲
嫠者二客曰吾與子將赴于峽下之流得一餓而俱
免又搏群虎于峽上如制嬰兒是渡二峽也虎不制
則後涉者或免于峽而烏能免峽上之虎乎若子之
勇可以倒峽而西矣今之所遇奚足恩哉遂歷嵋山
之壑而援之群虎皆驚徵君顧謂二子曰汝其奮于
嵋山乎夫猛虎憑威于山猶猛臣憑威于國不可逆
也故猛虎在山勇者制之猛臣在國仁者制之皆虞

不以仁制

有猛臣曰驩兜虞舜驅之周有猛臣曰飛廉周公戮之魯有猛臣曰少正卯孔子誅之此皆制于仁者也嗟呼今國之猛虎逸矣而仁者不制豈無仁者與抑仁者在下位而不能制與吾是以鼓琴于磬而悲歌也小子其勉乎哉左權曰巉山之虎苟無以制夫子尚能倚磬而鼓琴乎曰仁可恃也勇則敵不可以恃故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强故不善勇者制于勇善勇者制于仁遇虎而倚磬鼓琴汝徒見吾弱也而不知仁者有無聲之威有無形之兵乎左權曰唯唯吾今而知善勇之術也

色荒　黄憲

楚王田于雲夢使野女爲姬徵君追而諫曰臣聞國有六愼者興有六荒者亡今王日載其荒罔焉不亡楚王曰咨何言之厲也徵君曰臣不能佞是以厲于王乎楚王曰何謂六荒曰獸而無度則荒色而無度則荒味而無度則荒役而無度則荒音而無度則荒棄賢而事異國荒愼此六者國其不亡楚王曰寡人兼乎曰春夫王輕身遊於雲夢之藪春不振旅而蒐秋不治兵而獮九月不返國荒於獸也王之宮粲姬盈室融如陽春今又得野女而狎之荒于色也詩以齊茅之醴飽以湘波之魚文羞珍饌鬱乎稷稷日夜沉湎而不知疲荒於味也歌姬倚瑟舞姝臨蕤鐘鼓鏗鏘管籥嚶嚶長夜不輟荒於音也築倒景之臺而眺衡岳望祝融臺高九疊猶以爲埤而淺也又襲其土木標其棟宇凝其丹青離其錦石懸十年之靡一朝而虛之荒於役也景臺之下翁以浮圖列仙師事遊方乞食之徒採藥以煉之巫覡以淫之而無變楚之係荒於鬼也此六者皆諸侯之敗德也而王兼之其何以存國昔后羿荒于田而有窮亡太康荒于酒而不反國孔甲荒于鬼而諸侯畔紂荒于靡靡之樂

而殷亡幽王荒於褒姒而周亡始皇荒於土木兵革之役而秦亡夫帝有天下者以荒而亡國況諸侯哉有一其荒亦不免於亂亡之禍況其兼哉臣不敢諭王也使女於雲夢楚國之民皆以王爲色荒而又見棄王之故事矣臣今日諫而王不聽則王之追遊于田罪也臣欲解佩而行諸侯方以臣爲得志於楚故至不命臣而王追之使無以雲夢之游爲諸侯笑是亦臣之勞于楚也王毋惡焉楚王俯而言曰此不穀之辰也乃命左右刖其女徵君諫曰不可夫[illegible]之女不求於王而王寵之不愆於王而王刖之是以臣

之諫而寄戮於色也王欲刖一女以示遠則王之宮有歌舞之姬百人王亦豈能盡刖乎王不能刖則雲夢之女刖之何爲楚王乃逐雲夢之女而作叩誓

陽山　黄憲

陽山崩楚王問于左右曰晉人有猴于楚國夙夜憂惴況徵君不復徐淵囚而死周岑乞食于楚市乘桴于湘江不知其所矣是以海内賢士皆棄楚而賓鄰國無以扞寡人柰何今陽山告崩楚國無所鎮是寡人之殃彰矣無亦詭于晉者哉不得求與抑王室之故也左右對曰君以晉猴而日夜求徵君用心疑

之是君之勞過矣夫徵君游諸侯諸侯皆信之而楚獨疑使楚國不能爲盟主以光耀王室陽山之崩不其宜乎楚王長息而言曰寡人將修好于晉而聘徵君則楚之禍庶乎爾衆爲寡人遣之左右對曰鄰國之好可以修也若徵君之聘夫奚就乎死其弟子而因其師露其詭計而飾其聘不可爲也楚王遂修好于晉晉人殺楚使懸其首于關門之木楚王聞晉人無禮于楚謀諸左右曰梟䜌不聽賊我使臣何以報之左右稽顙而謝曰猴其分矣又何報焉願君毋忘讐于晉也楚王怒寵姬陽華諫曰不可妾聞之猴曰

之言若羨竊心之言若氷今左右之諫雖不其君之口其亦寒心哉夫竊口者求譽而養禍竊心者忍恥而奮功是以明君樂聞竊心之言而去其口之士故功施昭明而令聞廣譽也君若誅左右而徵其心無乃背其之疾乎楚之使晉人戮之罪也君誠怒矣君獨不思晉之使猶楚也不告于天皇而私戮之亦與晉均也而君則欲晉之不怒何君之違恕耶楚王慙而釋之遂田于四望明年楚王飲毒而卒

論學　黄憲

韓王好淮南之學問于徵君曰淮南之學其博于孔

子乎徵君曰臣未之敢聞也韓王曰昔有東方之客曰無間生七歲而雋藏書于無間之岳容若處女東人皆以爲玉魄也寡人親之問以學其言曰臣有淮南之學而去其智則善矣是以寡人好之夫無間生學於無間必其以孔子爲師也而乃稱淮南之學可謂不博於孔子乎徵君對曰無間生即臣之弟子季玄也今從臣于王之國臣聞其以庖希之學孔子之道而宗之若淮南則固蔑之矣何敢于博韓王軒然仰笑而墮冠曰徵君果以無間生爲弟子耶寡人親聘之以諭古學徵君曰王雖得無間生不能用也韓

說得文章有關係

王於是益遇無閭生無閭生謂韓王曰王何以臣之言乎韓王曰何為其然也無閭生曰昔者王以淮南之事問臣臣曰淮南漢之宗室也讀書三豐文如貫虹然卒以滅身而亡國此非君臣之義不明也由學博而貪生智陋而昧時勢也若淮南之學博而約予衷騁詞而歸于性成章而潤于質則令名昭揚而可以帝漢矣不然亦足以延子孫而光輔乎漢室于今稱賴焉此臣之昔日之論也而王忘之非所謂善用其言者也昔有越人行舟而遇低梁望之乃不梁也溢于溯梁不沒者三尺舟不得進越人鑿其梁力竭

而躄頃之潮涸後有涉梁者又待潮而不進有漁者曰子何不踰梁而待潮乎若不踰梁而待是使越人笑于梁烏得為善用其舟乎今王用臣之言而復為越人鑿梁之計謂其賢于鴟夷而忽漁者之論也臣竊惑焉韓王俯擗嘆曰善乎子之諷也寡人將委心于子矣無閭生曰臣師微君以二姬故而王疎之何也韓王曰寡人何敢疎微君哉二姬失亡實感寡人子事微君寡人亦不以子諒又不能以子而諒微君故寡人三陳醼而微君不享也子幸教寡人敢不勉矣是歲日食既君子易刪式微

以此稱君不虛耳

兵法　　黃憲

有巨盜攻冥阸之關一郡大恐居民遁逃而無所歸賊有名司馬龍者力敵三軍勇冠百萬懸千錢于百步之外箭九發而九破以此擅響肆羣盜將陷關司馬龍曰吾聞郡有黃叔度未可攻也乃結營於關外有司聞之匍匐詣於微君之廬以緯輿迎之微君辭曰憲汝南鄙人也未嘗入簿書之室遊刑罰之庭是以不諳國家大議盍訪諸耆高乎有司詰曰微君王佐才也何足避讓賤令不職不能靖安土壤使男女愁嘆父老奔走羣盜以殺掠為名也於冥阸聞微君

之賢故未敢驟攻而勢已破矣若不往是絕百姓以乘寇也微君奚安乎遂行微君以綸巾玄服乘輿至關下詔諸將曰聞賊中有司馬龍其人勇而能射所向無不殘滅者必誅之為利若以計却之猶開道而放熊終為人患夫猜一郡而貽患于他胡可忍也且以動王室故以計死之者安以計禦之者半有司及諸將謝曰民之禍也敢問計安所出微君曰敵善射則不可輕用其將敵負勇則不可輕用其斗故兵家設機于虛實之間是以決勝夫敵之所謀者在內而不在外吾之所謀者在外而不在內此兵之所繇而

虛實也諸將曰何謂謀在外而不在內徵君曰試之乃令壯士百人執戟守關以文武四臣稱之諭以兵情間道而出遠近埋伏騎卒遊其間令關吏登堠舉烽關外鳥雀皆驚使賊衆不疑伏兵在外又令關下勿擊柝示以懈禁徵君鼓琴帳中司馬龍聞之笑曰此必叔度作閑態也吾知其弱矣遂急攻關門賊衆曰關不擊柝而鼓琴此詐也內必有伏且勿攻司馬龍曰吾聞其黃君多謀而黙以六經爲文六韜爲武吾衆臨關彼優然鼓琴而戲敵計誠詐也且待其雖徵君謂諸將曰賊中矣擒之何有復令壯士舉烽火

後隊伏兵亦舉火應之大呼曰救至賊衆駭亦舉火以視延燒空舍火光燭雲徵君令關內勿舉烽烟氣昏條壯士守關者皆寂杳不譁成列而不敢動司馬龍曰救至而內不應吾料伏兵疲矣救必懼而不逼遂躍馬彎弓而前擊之其後隊步卒且進且退火遲不相接欲勒馬而歸營前隊伏兵鼓之而起司馬龍橫戈馬前向衆呼曰得火尚可戰也賊衆亂步卒與騎馳其後而襲之司馬龍失火不能戰自刎而死賊衆追及見綴汗血下哭曰司馬將軍死矣吾輩何以生爲皆自殺一郡悉平徵君之是舉也不傷一民不費一矢而措汝南于枕席之上可謂奇矣君子曰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其叔度之謂乎

劇秦美新 并序

揚雄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並位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爲天下主執粹精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文一篇以彰漢氏之休

恐死更不必作

臣嘗有顚眴病恐一旦先犬馬塡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自

亦復談玄

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盱盱或玄而萌或黃而牙玄黃剖判上下相嘔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混混茫茫之時㸁聞罔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羲皇中莫盛于唐虞邇靡著于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言肆明所稱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秦崛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僭跡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縱

捎衡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歎儀章斯之邪政馳騖起翦恬賁之用兵劉滅古文刮語燒書詭禮崩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溷虞滌殷蕩周難除仲尼之篇籍自勤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于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

決不作羨 新

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茀經貫臣狄冤信之妖發神歎靈液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故若古者

稱堯舜咸傷者昭桀紂兇盡汎埽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祚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擿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道極數殫闇忽不還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玄符靈契黃瑞涌出滭浡沕潏川流海渟雲動風偃霧集雨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于

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奇偉倜儻譎詭天祭地事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四十有八章登假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家其疇離之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鳩丹烏素魚斷蛇方斯蔑矣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亡豈知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旁作穆穆明旦也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為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秘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胤殷周之失業紹

唐虞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炳煥照耀靡不宣臻式輶軒旂旗以示之揚和鸞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袞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修百祀咸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成六經洪業也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免人役方市刑匡馬法恢崇祇庸爍德懿和之風廣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俯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韣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

不夷儀姦宄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何內而洽侯衛厲揭要荒濯沐而述前典巡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禪梁甫斯受命者之典業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况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塲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讓惡可以已乎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替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令萬世常戴巍巍履粟粟臭馨香含甘實鏡純粹

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咸熙荷天衢提地發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毛　漢集

篆勢

蔡　邕

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為真形要妙乃入神或龜文斜列櫛比龍鱗紓體放尾長短副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緼揚波振激鷹跱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抄者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羣遊駱驛遷延迫而察之端際不可得見指僞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粲彬彬其可觀摛華豔於紈素為學藝之範圓嘉文德之弘懿緼大體而論旃

藉田說

魏曹植

春晴丁藉田郎中令侍寡人焉顧而謂之曰昔者神農氏始嘗萬草教民種植今寡人之典此田將欲以擬乎治國非徒供耳目而已也夫營疇萬畝厥田上下經以大陌帶以橫阡此亦寡人之封疆也日殄没而歸館晨未晰而即野此亦寡人之先下也菽藿特

文選集

疇禾黍異田此亦寡人之理致也及其息瀍湄庶疆陰懷有庶撫素琴此亦寡人之所親賢也藉棻臭蔚棄之遠獨此亦寡人之所遠佞也若年豐歲登果茂菜滋則臣僕小大咸取驗焉又曰封人有能以輕鞶修鈞去樹之蝎者樹得以茂繁中令人曰不識天下者亦有蝎者乎寡人告之曰昔三苗共工驩兜非堯之蝎歟問曰諸侯之國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蝎歟然三國無輕鞶修鈞之任終于齊篡晉分魯削以分下亦有乎日不識為君子者亦喝乎寡人告之曰有之也富

而慢貴而驕殘仁賊義並財悅色此亦君子之邪也天子勤耘以牧一國大夫勤耘以收世祿君子勤耘以顯令德夫農者始于種終于穫澤既時矣苗既美矣棄而不耘則收爲荒疇豈豐年者期于必收譬修道亦期于歿身也

釋愁文

魏曹植

予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醉有玄靈先生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疾以至于斯荅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荅曰愁之爲物惟怳惟忽不召自來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群或黨去來無方亂我情典其來也難退其去也易追臨餐困于哽咽煩冤毒于酸嘶加之以粉飾不澤飲之以兼肴不肥溫之以金石不消摩之以神膏不希授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醫和絕思而無措先生豈能爲我著龜乎先生作色而言曰予徒辯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而生我獨爲子言其發矣方今大道既隱子生末季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諮趣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憔或悴所鶩者名所拘者利良由華薄凋損正氣吾將贈子以無爲之藥給子以淡薄之湯刺子以玄虛之針灸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床使王喬與子遨遊而逝黃公與子詠歌而行莊子與子具養神之撰老聃與子致愛性之方趣遊路以棲跡乘輕雲以翱翔于是精駭魄散改心回趣願納至言仰崇玄度衆愁忽然不辭而去

文亦有態

魏受命述

邯鄲淳

臣聞雅頌作於盛德典謨興於茂功德盛功茂傳序弗忘是故竹帛以載之金石以聲之垂諸來世萬載彌光陛下以聖德應斯龍飛在位其有天下也恭巳以受天子之籍無爲而四海順風若乃天地顯應休徵祥瑞以表聖德者不可勝載鑠乎煥顯眞神明之謳歎於野執筆之徒咸竭文思獻詩上頌臣抱疾伏蓐作書一篇欲謂之頌則不能雍容盛懿列仲玄妙欲謂之賦又不能數演洪烈光揚緝熙故思竭愚稱受命述曰

伊上天關載自民主肇建歷聽風聲陶唐爲盛虞夏受終殷周革命有禪而帝有代而王禪代雖殊大小繇同於是以漢歷在紹赤運歸黃也是故大魏之業皇燿伉逑肅清宇內萬邦有截帥義翼漢奉禮不越

旅力戮心茂亮洪烈樹深根以厚基播醇澤以醲咏含光而弗燿戢翼而弗發將俟聖嗣是遂是達聖嗣承統爰宣重光陳錫裕下民悅無疆三神宜萱門璽順方元龜介王應龍粹黃若云魏德據茲以昌爾乃鳴玉陟壇三揖以俟既受休命龍旅鳳峙煌煌厥耀穆穆容止臨下有赫允也天子既受帝位納璽受紱太常司燎升炮告類珪璋峨峨髦士棣棣蹌蹌聖躬御策以涖巍巍乎崇功顯顯乎德容信帝位之非業天休之所鍾也于時天地交和日月光精氣較不作風塵弭清凡在壇場之位舉目乎廣庭莫不君臣和

德成玉色而金聲屢省萬幾謀訪老成治詠儒墨策納公卿昧旦孜孜夕惕乾乾務在諧萬國叙彝倫而折不若懷遠人混六合之風納乎仁壽之門刑措靡試偃伯靡軍然後乃勒功岱嶽升中上玄斯罔我皇之大摹思心之所存也

昆弟誥　夏侯湛

惟正月哉生魄湛若曰咨爾昆弟淳琬瑨謨總瞻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于訓籍傳于詩書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一乃聽砥礪乃性以聽我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釐厥德厥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敷前軌濟其好行美德明允相繼冠冕胥及以逮于皇曾祖愍侯寅亮魏祖用康乂厥世遂啓土宇以大綜厥勳于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釐顯志用恢闡我令業維我后府君侯祗服哲命欽明文思以熙柔我家道丕隆我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籍乃綜其微言嗚呼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藝及百家衆流罔不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洪範九疇彝倫攸敘乃命世立言越

奇賞彙編 卷三百五十九 選集

用繼尼父之大業斯文在茲且九齡而我王母薛妃登遐我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穆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遐臨于穆侯之命厥禮乃不得成用不祔于祖始惟乃用騁其永慕厥乃以疾辭位用遜于厥家布衣席稾以終于三載厥乃古訓無文我后不孝其心用假于厥制以移于世父使君侯惟伯后聰明叡智奕世載德用慈友于我后我惟烝烝是虔罔不克承厥誨用增茂我敦篤以播休美于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日躋其道而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豈惟予躬是懼庶令跡

是本厥乃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豈惟令跡是異寔爾
猶是儀嗚呼予其敬哉俞予聞之周之有至德有婦
人焉我母氏羊涇宜慈愷悌明粹篤誠以撫訓羣子
厥乃我亂爾則受厥教于書學未遑惟寧敦詩書禮
樂莘莘弗倦我有識惟與汝服厥誨惟仁義惟孝友
是尚憂深思遠祇以防于微翳義形于色厚愛平恕
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七子訓迪我五妹惟我兄弟
姊妹束修慎行用不辱于冠帶寔母氏是憑予其爲
政蔑爾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戚予其望色思寬獄之
不情教之不泰是訓予其納戒思詳嗚呼惟母氏信

著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夫恭事于蔡姬敦穆于九
族乃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千里承思矧我惟父
惟母世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景仰之弗可階汝
其念哉俾羣弟天祚于我家俾爾咸休明是稷淳英
哉文明柔順琬乃沉毅篤固惟琄厥清粹平理說茂
哉爲哲寅亮總其弘肅簡雅瞻乃純鑠惠和惟我蒙
蔽極否于義訓嗟爾六弟汝其滋義洗心以補予之
尤予乃亦不敢忘汝之闕嗚呼小子瞻汝其見予之
長于仁未見予之長于義也瞻曰俞以如何湛若曰
戊之幣于總角以逮于弱冠暨于今之二毛受學于

郭象註莊　酈道元註水經　[illegible]

先哉納誨于嚴父慈母予其敬忠于厥身而匡予之
纖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曾不知予知之趨改
惟冲子是類予親于心愛于中敬于貌厥乃口無擇
言柔惠且直廉而不劌肅而不厲厥其成予哉用集
我父母之訓庶明厲翼邇可遠在茲瞻拜手稽首曰
俞湛曰都在修身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難之湛曰
都厥不行惟難厥行惟易淳曰俞明而昧崇而卑冲
而恒顯而賢同而疑厲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言厥
有道淳曰俞祇服訓湛曰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
不及于人不敢隉于勤厥故惟新湛曰俞琄亦昌言

琄曰俞滋敬于巳不滋敬于巳惟敬乃忻無忘有耻
湛曰俞謨亦昌言謨曰俞無忘于不可不虞形貌以
心訪心于虞湛曰俞總亦昌言總曰俞若憂厥憂以
休湛曰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復外惟內取諸內不忘
諸外湛曰俞休哉淳等拜手稽首湛亦拜手稽首乃
歌曰明德復哉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祿遒哉又作
歌曰訊德恭哉訓冀從哉內外康哉皆拜曰欽哉

莊子註　郭象

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
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

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而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堯得以治者許由也斯失之遠矣夫治之由乎不治爲之出乎無爲也取于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爲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棄于當塗當塗者自必于有爲之域而不反者斯由之也且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于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爲匹矣何以言其然耶夫與物冥者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汎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也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

亦無往而不爲天下之君矣以此爲君若天之自高實君之德也若獨亢然立乎高山之頂非夫人有情于自守守一家之偏尚何得專此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爲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乎內主斯有爲君之名而無任君之實也註逍遙遊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衆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爲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自已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爲也故以天言之

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已也夫天且不能自有況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爲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　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無非也欲明無是無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無非非是則無是註齊物論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有情于爲離曠而弗能也然

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以爲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也豈直賢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雞鳴狗吠豈有情于爲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已一分顏孔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關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註人間世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

大宗師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眞言眞作正在一作之中

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爲或不不爲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衆爲之所爲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爲不敢異異則僞成矣僞成而眞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知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枝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爲者有分故任而不彊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崖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

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也夫無力之力莫大于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爲故舟日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日更矣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不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人耳人耳唯願爲人也亦猶金之踴躍世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爲哉生非故爲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不

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注一作不脩

亦妄乎註大宗師夫工人無爲于刻木而有爲于用斧主上無爲于親事而有爲于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爲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爲之理至矣註天道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俱足矣若毫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爲棄物天地不見大于秋毫則顧其形象裁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　天下莫不相與爲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爲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爲脣齒脣齒者

未嘗相爲而脣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爲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爲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爲之功而思夫相爲之惠惠之愈勤而僞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瀾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　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俛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器

明于憯明于惊者不以物害已

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排聰明棄智慮䰟然忘其爲而任其自動故爲物無動而不逍遙也註林

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焉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時慨然中路而歎况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吕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爲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爲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于之噲也伯夷之風使暴虐

之君得賜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吕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吕爲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邪則伊吕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强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 註讓上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二十九 終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二百三十

襍著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三十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雜著

詩品上 鍾嶸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敻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沬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

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儁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顔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易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毎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

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各各爲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覩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黄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觀王公搢紳之

士毎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畧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値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首况八紘旣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中

一品之中畧以世代爲先後不以優劣爲詮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顔延謝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虚語語無虚字

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顔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博贍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於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隲文士逢文即書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嶸今所錄止乎五言雖然網羅今古詞文殆集輕欲辨彰清濁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爾

下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備管絃亦何取於聲律耶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惟顔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嘗欲進知音論

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辨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襞積細微專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照戍邊太冲詠史顔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

詞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

抵疑

夏侯湛

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盪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言入閶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煇于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棲五期龍蟠六年英耀禿落羽儀摧殘而獨雍容藝文蕩駘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

費情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辯宏吾子之陸沉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吾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叩牛操築之客傭賃抱關之隸負俗懷譏之士猶將登爲大夫顯爲卿尹於何有寶咳唾之音愛錙銖之力向若垂一鱗回一翼令吾子舉其飛騰之勢挂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雲霄之際騰驤於四極之外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沈默使吾子栖遲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飢色吝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非二三公之蔽賢也寔吾子之拙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吾子所以褒飾之大矣斟酌之餘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誨抑因于大夫之忝在奥室也敢布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槩乎客曰敢祗以聽夏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頗窺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

蒙蔽而當顯舉進不能拔群出萃却不能抗排當世志則乍顯乍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逍遙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遑遑以求達此皆未是僕之所匱也僕又聞世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量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酎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悅出入崎傾逐巧點妍嘔喁辯佞隨群班之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

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爲四境海内無虞萬國玄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黎苗之樂凾夏若遊形之紹惠景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苗起林藪御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徧其籍此執政之所獻聞也若乃群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黄幄玉階之内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穢適可

充衛士之爨盈埽除之器譬猶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漁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鑪增執若燎原之煙彌天之雲噓之不益其熱噏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甞對便欲坐望高位吐言數百謂陵嶒一世何吾子之失評也僕困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耕於枳落歸志乎澗瀕從容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群后群后受國以臨其邪縣大實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爲務受任者以進才爲急今也則九州爲一家萬國爲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

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胤弘風長譽推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彦也諷誦訓傳詩書講儒墨說玄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凡庸之肆顯僕於細猥之中則爲功也重矣時而清談則爲親也周矣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對食而有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爲靜以寡交爲慎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不知士者無公誹不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召之倫叔豹仲熊之儔稽古則踰黄唐經緯則泧虞夏度

昆吾之功嗤桓文之勳抵掌管仲蹉跎晏嬰其遠則欲升鼎湖近則欲超太平方將保重嗇神獨善其身玄白沖虛佗爾養眞雖力挾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萬里將不濯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蹴躃鄙事取才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子獨不聞夫神人乎噏風飲露不食五穀登太清遊山嶽靡芝艸弄白玉不因而獨備無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慾不與世務齊榮辱故能入無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客曰聖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攘袂奮氣發

謀出奇使鳴鶴受和好爵見縻抑乃沈身郎署約志勤甲不亦羸哉且伊尹之干成湯甯戚之迂桓公或投已鼎俎或庸身飯牛明縻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入殷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厨而登阿衡甯戚出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謁矯身擢手徑躡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乎夏侯子曰嗚呼是何言與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所惡也夫干將之劒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鉛刀不能入泥騏驥騄騮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駑蹇不能邁畝百鍊之鋼別髭眉之數而壁士不見泰山鴻鵠一

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鈍之覺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以上朝堂答世問不過顯所知僕以竭心思盡才學意無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以頓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為其不自衒哉子不嫌僕德之不邵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僕未以此為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尚隱遊以徼文傳說操築以寤王甯戚擊角以要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馳蕩以放言君平賣卜以自賢接輿陽狂以蔽身梅福弃家以求仙此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庭陵楊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柔於人懷柳惠三絀於士官僕雖不敏竊願彷彿其清塵

對儒　曹毗

或問曹子曰夫寶以含珍為貴士以藏器為峻麟以絕迹標奇松以負霜稱俊是以蘭生幽澗玉輝千仞故子州浮滄瀾而龍蟠巢季忽萬乘以解印虞公潛崇巖以頤神梁生適南越以保願固能全真養和夷迹洞潤陵冬揚芳披雪獨振也今子少睎冥風弱挻秀容奇發幼齡幹披孺童吐辭則藻落揚班抗心則

志擬高鴻味道則理貫莊肆研妙則頳奪豪鋒固以騰廣莫而蓼蒨排素薄而青葱者矣何必以刑禮為己任申韓為宏通既登東觀染史筆又據太學理儒功曾無玄韻淡泊逸氣虛洞養采幽翳晦明蒙籠不追林棲之迹不希抱麟之龍不營諫魚之術不慕內聽之聰而處兆位以核物扇塵教以自濛負鹽車以顯能飾一已以求恭退不居漆園之場出不躡曾城之衢游不踐綽約之室趨不希騄駬之蹤徒以區區之懷而整名目之典覆簣之量而塞北川之洪檢名實於俄頃之間安得失乎一管之鋒子若謂是果是

邪則是不必以合俗于若云俗果非邪則俗非不可以苟從俗我紛以交爭利害渾而彌重何異執朽轡以御逸驅承勁風以握秋蓬役恬性以充勞府對群物以耦怨雙者乎子不聞乎終軍之賴賈生之才拔奇山東玉映瀵臺可謂響播六合聲駭嬰孩而見毀絳灌之口身離狼狽之災由此言之名爲貪賓禍萌禍胎朝敷榮華夕歸塵埃未若澄慮心於玄圃蔭瑶林于蓬萊絕世事而儁黄綺鼓滄川而泯龍戀者矣蒙竊惑焉主人熯耳而笑欣然而言曰夫兩儀既闢陰陽汗浩五才迭用化生紛擾萬類云云孰測其兆

故不登閬風安以瞻殊目之形不涉景宿何以覩恢廓之表是以迷鹿者術一往之智狷介者守一方之矯豈知火林之蔚炎柯水津之擢陽草故大人達觀任化昏曉出不極勞處不巢皓在儒亦儒在道亦道運展則紆其清聯時申則散其龍藻此蓋貝動之用舍非尋常之所寶也今三明玄照二氣載宜玄發夕疑即風晨鮮道以宁暢化隨理全故三典克明於百揆虞音齊響於五絃安則解褐於秀林漁父擺約于長川如斯則化無不融道無不延風凝於俗波清於川方將無黄虯於慶雲招儀鳳於靈山流玉醴乎華門秀朱草於庭前何有違理之患累眞之嫌子徒知辯其說而未測其源明朝菌不可瑜晦蟪蛄無以覩大年固非管翰之所述聊敬對以終篇

釋議　　鄧令先

或有議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並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力必須功而始顯事亦侯時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耻是以達人研道探賾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辨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

空用取世資小屈大伸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峙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于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明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閱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幹茲奧祕躊躇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究古今之眞僞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官釋彼官責慰此素飱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肝排方人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並有聞焉也盍亦緩衡轡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

諸家從子功利非薦賤下

投濟要夷庚之赫憮播秋蘭以芳世嗣吾徒之彼圖
不亦盛與余聞而嘆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
同實若其面予雖光麗既美且艷管闚箟舉守厥所
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率
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
以面從爲戒孔聖以悅己爲尤右子之言良我所思
將爲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朦昧肇初三皇應籙
五帝承符爰曁夏商前典攸書姬衰道缺霸者翼扶
龐氏慘虐吞嚼八區於是從横雲起狙詐如星奇邪
蠭動智巧萌生或飾眞以雜僞或挾邪以干榮或說

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弃直就佞忠無
定分義無常經故鞅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
門大而宗滅韓蘇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
耀其目赫赫龍章鑠鑠車服輪幸苟得如反如復詭
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宇未踐
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芟其
額初升高闕終隕幽壑朝含榮潤夕爲枯魄是以賢
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
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於時務者哉
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

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
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醲醇君
臣履度各守厥眞上垂詢納之弘下有匡救之責士
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乎亹亹尚此忠益然
而道有隆窊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否
於素秋玄陰抑於孟春羲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
耀靈陳沖質不永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
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横者欻披其胸狙詐者暫吐
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隣不顯祖之宏規摩好
爵於士人與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祭以

初祭幾皇道以輔眞雖崎者未一僞者未合聖人垂
戒蓋均無貧故君臣協美於朝黎庶欣戴于野動若
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
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鷙騰伊望之
事也總群俊之上略舍薛氏之三計教張陳之秘策
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遑豈暇修枯釋于撩穢
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
之廣深歎嵩嶽之高峙聞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
已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替否故蒙誦贊說時有
攸獻譬遒人之有采於市閭游童之吟詠乎疆畔庶

以增廣禍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關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已愚進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詰此其所以既入不出有而若無者也挾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不醉洄鄰季之卑辱禍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詘失不慘悴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輕不嚮譽以于澤不辭愆以忌絀何責之釋何殞之郵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𡈼山積髦俊成群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遊鱠逝不爲之眇浮鲂臻不爲之殷且陽靈幽于唐葉陰

精應于商時陽肝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行止有道啟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已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返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蹤叔肸之優游美䟽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滸然以容裔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于斯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未塗之泥滯仍永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晳九方考精於至貴泰牙沈思於殊形薛燭察寶以飛譽㲉梁託弦以流聲齊隸拊髀以濟文楚客潸寃以保荆雍門援琴而挾說韓哀秉轡而馳名盧敖翱翔乎玄闕若士竦身於雲清余實不能齊技于數子故乃静然守巳而自寧

卜疑集　嵇康

有宏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闊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獨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期達常以爲忠信篤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遊八蠻浮滄海踐河源甲兵不足忌猛獸不爲患是以機心不存泊然純素從容縱肆遺忘好惡以天道爲一指不識品物之細故也然而大道既隱智巧滋繁世俗膠加人情萬端利之所在若鳥之追鸞富爲積蠹貴爲聚

態動者多累静者鮮患爾乃思丘中之隱士樂川上之執竿也於是遠念長想超然自適郢人既没誰爲吾質聖人吾不得見冀聞之於數術乃適太史貞父之廬而訪之曰吾有所疑願子卜之貞父乃危坐操蓍拂几陳龜曰君何以命之先生曰吾寧發憤陳誠讜言帝庭不屈王公乎將卑懦委隨承旨倚靡爲而從乎寧愷悌弘覆施而不得乎將進趨世利苟容偷合乎寧隱居行義推至誠乎將崇飾矯誣養虛名乎寧斥逐凶佞守正不傾明否臧乎將傲睨滑稽挾智任術爲智囊乎寧與王喬赤松爲侶乎將進伊摯而

文尚父乎寧隱鱗藏彩若淵中之龍乎寧舒翼揚輝若雲間之鴻乎寧外化其形內隱其情屈身隨時陸沉無名雖在人間實處冥冥乎將激昂為清銳思為精行與世異心與俗并所在必聱恒營營乎寧寥落閒放無所務尚彼我為一不爭不讓遊心皓素忽然坐忘追羲農而不及行中路而惆悵乎將慷慨以為壯感槩以為亮上于萬乘下凌將相尊嚴其容高自矯抗常如失職懷恨怏怏乎寧聚貨千億擊鍾鼎食枕籍芬芳婉孌美色乎將苦身竭力剪除荊棘山居谷飲倚巖而息乎寧如伯奮仲堪二八為耦耕擯其

繇令失所乎將如箕山之夫潁水之父輕賤唐虞而笑大禹乎寧如泰山之隱悳潛讓而不揚乎將如季札之顯節義慕為子臧乎寧如老聃之清淨微一守玄抱一乎將如莊周之齊物變化洞達而放逸乎寧如夷吾之不羞束縛而終在霸功乎將如管連之輕世肆志高談從容乎寧如市南子之神勇四固山淵其志乎將如毛公蔺生之龍驤虎步慕為壯士乎此誰得誰失何凶何吉勝務俗易好貴慕名臧文不讓柳季公孫不歸美于董生賈誼一當於明主絳灌作色而揚聲況今千龍並馳萬驥徂征紛紜交競逝若流星敢不惟思謀于老成哉太史貞父曰吾聞至人不相違人不卜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見素表璞內不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為利仕不謀祿鑒乎古今滌情蕩欲夫如是呂梁可以遊湯谷可以浴方將觀大鵬於南溟又何憂於人間之委曲

草書狀　索靖

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生書契是為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叡哲變通意巧滋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修事業並麗盖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虯蟉或往或還類

阿那以羸形欻奮衅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窊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玄熊對踞於山岳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嬈廉苫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猗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猨飛鼬相奔趣凌魚奮尾駭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倚儼而不群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

存故大象未亂止理開元不周騁案騁驛放手而行氷散高音翰厲溢越淋漫忽班班而成章倚奇妙之煥爛體𥖁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粲粲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於紈素垂百世之殊觀

言志　蕭大圜

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閑闊者有優游之美朝廷者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

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皐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聊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潯果園在後開窗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畦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紝織家僮數十以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鋤池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賾歌纂纂唱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搉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脰就羈游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實不願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擎跽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宣尼恥之

客傲　郭璞

客傲郭生曰王以兼城為寶士以知名為賢明月不

一語可作交款

妄映蘭葩豈虛鮮令足下既以拔文秀於叢薈蔭弱根於慶雲陵扶搖而竦翮揮清瀾以濯鱗而響不徹於一皐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間進不為諧隱退不為放言無沈冥之韻而希風乎嚴光徒費思於鑽味暮洞林乎連山尚何名乎攀驪龍之髯撫翠禽之毛者而不得絕霞四跨天津者未之前聞也郭生粲然而笑曰鷦鷯不可與論雲翼井蛙難與量海鼇雖然將祛子之惑訊以未悟其可乎乃者地維中絕乾光墜采皇運暫回冢祚淮海龍德時乘羣才雲駭蠢若鄧林之會逸翰爛若溟海之納

旉濤不煩咨嗟之訪不假蒲帛之招羈九有之奇駿咸總之於一朝豈惟豐沛之英南陽之豪昆吾梃鋒驌驦軒髦杞梓競敷蘭英爭翹嚶聲冠于伐木援類繁乎拔茅是以水無浪士巖無幽人刈蘭不暇爨桂不給安事錯薪乎且夫窟泉之潛不思雲霍熙冰之采不羨旭晞混光耀於埃藹者亦曷顧滄浪之深秋陽之暎乎登降紛於九五淪湧懸乎龍津蚓蛾以不才陞稿蛘蚍以騰鶩暴鱗連城之寶藏於褐裏三秀雖韞糜于麗采香惡乎芬質惡乎在是以不塵不冥不驪不騂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形廢則神王迹奄而

名生體全者爲儀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足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恢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悟不以應机洞鑒不以昭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得意非我懷寄羣籟乎無象域萬殊於一歸不壽殤子不夭彭籛不壯秋毫不小太山蚑𧕒與天地齊流蜉蝣與大椿齒年然一闔一開兩儀之迹一冲一溢懸象之節濆汜塉於寒暑凋蔚要乎春秋青陽之舉秀龍豹之委頹駿狼之長晞玄陸之短景故阜壤爲悲欣之府蝴蝶爲物化之罷矣夫欣黎黃之音者不翠蟋蛄之吟鄙雲臺之觀者必闕帶索之歡縱蹈而詠採莽擁壁而歎抱關睽機心以外物不能得意於一弦悟往復於嗟歎安可與言樂天者乎若乃莊周偃蹇於漆園老萊婆娑於林窟嚴平澄漠於塵肆梅眞隱淪乎市卒梁生吟嘯而矯迹焦先混沌而槁杌阮公昏酣而賣傲翟叟遯形以倏忽吾不幾顛於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與智骨

與子儼等疏　陶潛

告儼俟份佚佟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

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敝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遂疏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

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七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氾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遊名山志

謝靈運

夫衣食生之所資山水性之所適今滯所資之累擁

其所適之性耳俗議多云歡足本在華堂枕岩漱流者乏於大志故保其枯槁予謂不然君子有愛已之情有救物之能橫流之弊非才不治故有屈已以濟彼豈以名利之場賢於清曠之域耶語萬乘則禹湖有縱轡論儲貳則嵩山有絶控又陶朱高揖越相留侯辭漢傅推此而言可以明矣

修竹彈甘蕉文

沈約

渭川長兼淇園貞幹臣修竹稽首臣聞芟荑蘊崇農夫之善法無使滋蔓剪惡之良圖未有蠹苗害稼不加窮伐者也切尋蘇臺前甘蕉一叢宿漸雲露荏苒歲月擢本盈尋垂蔭含丈階緣寵渥銜恩百卉而與奪乖爽高下在心每叨天功以為己力風聞籍聽非復一塗猶謂愛憎異說所以掛乎嚴網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稱雖慙杞梓頗異蒿蓬陽景所臨緣來無隔今月某日巫岫斂雲秦樓開照乾光弘普罔幽不矚而甘蕉攢莖布影獨見鄣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甘蕉左近杜若江蘺依源辨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款既有證據羌非風聞切尋甘蕉出自藥草本無芬馥之香柯條之任非有松栢後凋之心蓋闕葵藿傾陽

之識憑藉慶會稽絶倫等而得人之譽靡即稱平之聲寂寞遂使言樹之草忘憂之用莫施無絶之芳當門之弊斯在妨賢敗政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章安用請以見事徙根剪葉斥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衆屈

授陸敬游十賚文

陶弘景

隱居先生遣總事弟子戴埴秉策執簡膝授前學弟子吳郡陸敬游建連石之邑為恒靜處士策文曰咨爾敬游昔我紆綬帝閣侍笏梁廡雖跡混教逵而心標逸境芝田之想無忘曉夜潔穎之志歲月已深至

德有隣風雲相會爾之來也爰移兩春於是襏帶青
墀掛冠未闕攜手東驅創居茲嶺脉潤通水徙石開
基登崖斬幹越壑負卉筋力盡于登築氣血疲乎趨
走肌色憔悴不以暴露為苦心虛空慊寧顧飢寒之
弊棟宇既立裁罹霜暑于時七稔經始甫訖今日之
安爾有勤焉君子不獨居其榮仁人必與物同泰是
用邑爾長阿非夜積金山連石之鄉方七十步淵水
屬焉茂衢嘉業永為華陽上賓爾其莅之其一爾以誠
慤為性恬澹為情質直居本沉重樹志不邀世才高
謝時俗權譎詭霸非意所欲今故賚爾為栖靜處士

奇賞彙編　卷三十　丟　選集

可謂因悳立號克終斯美其二爾基架館境營劃棲域
堂壇宏敞樓路通嚴官司行止並有栖憩繕築之勞
莫匪爾力今故賚爾四霤飛軒廂廊側屋可以安身
靜臥顯祇遐福其三爾奉上惟勤接下以惠稼穡艱難
備嘗勞苦貨殖之宜允膺攝服手足胼胝未獲告休
櫛風沐雨於焉尤切今故賚爾蒼頭一人厥名多益
可以傳代薪水省息劬劇其四爾族維舊緒身乃邪聞
道雖一貫事兼空分今故賚爾鉶鐵如意可以揮對
賓僚即名立事其五爾崇茲惟善法無偏執袈服表用
爰寄玩習今故賚爾節竹錫杖可以振動三界精祇

揮彈其六爾期誠玄契遐想霧風玉㦛所詣因心則通
今故賚爾香爐一枚重陸副之可以騰烟紫閣昭感
上司其七爾澡形潔藏弃糧既去宣導松木實資芳酯
今故賚爾杯盤一具可以夕挹桂漿朝承菊露其八爾
徽事經誥遵尚楷模翰墨之用于是乎在今故賚爾
大硯一面紙筆一副之可以臨文寫字對真受言其九
爾貞心內固清行外彰滌蕩紛穢表裏雪霜今故賚
爾銅石澡灌手巾為副可以登齋朝拜出入盥漱其十
今賚爾十事事準前史可對揚嘉策術言求理無忒
驕情以騫斯旨援筆申懷敢告處士

奇賞彙編　卷三十　毛　選集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身長七尺七寸神儀
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耳隱句曲山自號華陽隱
居武帝手勅招之不出卒贈中散大夫謚貞白先
生

以此二振不陷

山栖志　劉峻

夫鳥居山上曾巢木末魚潛川下窟穴沙泥豈好異
哉蓋性然也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負玉斲而要卿
相行藏紛糾顯晦蹐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
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堂並然其所然悅其
所悅余爰意濯清瀨息椒丘寤寐煙霞其來尚矣所

居東陽郡金華山山川秀麗皋滂菸鬱若其翠峯遺
鼓接漢連霞喬林布濩春青冬綠回溪映流北翦千
仞洞底膚寸雲合千里雨散三面山皆周繞有象郛
郭南則平壄蕭條極目通望東西帶二澗則四時飛
流泉瀾淸澍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洶湧成音楓楮栒
櫪之樹梓栢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
苞綠裹搖白帶抽紫莖構蘿莘葦梢風鳴籟垂柯簷
戶布葉房櫳中谷淵瀯華蓓攢列至于靑春受謝萍
生泉動則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宮男泫露
芙蕖紅蒸照水皋蘼縹葉從風憑軒遠眺蠲憂忘疾

閒月沫貝 旅趣

歲始年季農隙時閑濁醪初熟濟縹清新則有田家
埜老提壺共至班荊林下陳樽置爵酒酣耳熱屢舞
嚾呶盛論箱庾高談穀稼不求于世不迕萬物莫辨
榮辱匪知毀譽浩然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

彈賈執傳湛文　　劉孝儀

長兼御史中丞劉孝儀稽首言南康嗣王府行參軍
知譜事賈執與前中書舍人傅湛在王座飲酒時上
不安人從臺還聖體已和湛乃揚眉瞋目謂執曰卿
念天子我不見闕出悖慢言語連及于上共執忿諍
湛昔經殺牛誤父自殺近敬戚貪賄賂很難持逢辭
口有其餘命自被棄廢尤懷怨憤謗訕不遜譏拔前
兼通事舍人臣傅湛才薄鶩蹇特荷抽擢自預左右
頻蹈極刑押對翰書累逢閼過未聞報效反懷恚憤
聖躬不安臣下憂懼而湛敢生怨望輕肆慢辭醜爭
及父心無愛敬戲語連上罪同悖逆未央馬瘦不睹
龐令之忠井泉道蕪遽見扶風之罪空其銜于東市
尸彼轂門南康嗣王府參軍臣賈執始聞湛語初無
逐雀之心末因私忿遂顯懷鴉之逆雖迹似折好意
由肆憾惡慢于人自彰穢醜見辱父子巳會季倫之
辭爭及其父復入梁盼之難是使王媾悲于連累黒

要喜于得用太子舍人始與蕃王臣肅毅幸因祉祚
爵預藩屏而散金失所設醴乖人雍容之賓未遊于
雕丸號怒之客日醉于雷池致使博徒踐弛慢酔□
路醜顏受辱曾無發糾竝怨伯厚之心俱鳴路粹之
責臣等參議請以見事依法免毅所居官解沈知籌
事請議貶黜付之卿論不得厮預官流刺尚施行輒
不禁止

瓜步山楬文　　鮑照

歲舍龍紀月巡鳥張鮑子辭吳客楚指兗歸揚道出
關津升高問途北眺壇御南矚炎國分風代川炎氣

閩澤四眺天宮窮曜星絡東窺海門候景落日遊指
入表駛視四遐超然永念意類交橫信哉古人有數
寸之篇持千鈞之關非有其才施處勢要也爪步山
者亦江中眇小山也徒以因迥為高據絕作雄而淩
清瞰遠擅奇含秀是亦居勢使之然也故才之多少
不如執之多少遠矣仰望穹垂俯視地域涕洟江河
疣贅丘岳雖奮風漂石驚電剖山地綸維陷川闕毀
宮毫盈髮虛曾未注言況乎沈河浮海之高遺金堆
辟之奇四選八聘之策三黜五逐之疵販交買名之
薄吮癰舐痔之卑安足議其是非

入題妙

望水詩河伯日於大海若況渺芥

謝解禁止　　鮑照

臣言被宣令解臣禁止天光鄰重不可勝逢飛走知
感矧為人類臣聞獲過于神或悉尸祝以請得罪於
君可因左右而謝臣自惟孤賤猥幸榮級闇澀大謗
猖狂世禮奇非阮籍無保持之助才愧馮衍有轗軻
之困自非聖朝超然覽臣於視聽之外則今日湮滓
更成妄遺來辰萎葉終先朝萼小人歲莫知能何報
徒厚恩華憂思難息不任下情謹詣拜疏以聞

貧賤苦臣之文字之知

招真館碑銘　　簡文帝

玉龜二始金書八會道浹地心功浮天外故帝可小

惟貞能大惡起同塵善生塞兌保物自然人符交泰
掩映綠蘿宵隆紫蓋仙治之美此焉為敢雉柱千步
暘臺百丈水均下暘山踰高掌埜寂雲興禽繁山響
升虹夕栖豐雷朝上書藏玉柳藥蘊銀筒塊鈴雜經
折桂和蕙斧柯雖朽碎石無窮

要語先析

對事　　鄒炎

客問鄒炎曰吳王曷不傳子而傳兄弟四人傳者將
以致國乎季札季札不受雖有僚立闔閭之弒春秋
猶以不受為義不然為仁而柜諫以吳之篡弒滅亡
繫孫季札札不思上放周公之攝位而下慕曹臧之

有奇骨

謙讓名已細矣春秋之趣豈謂爾乎炎曰夫四王之
輕命致國乎季子謂其能流慶百世也季子不受內
有篡殺之亂外致滅亡之禍雖知潔己之可為不惟
宗廟之絕祀其痛矣爾曰周制諸侯父歿子繼若札
從先私志受非所繼是浮行豈節義之謂與闔閭之
欲國蓋緣札之雅意故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今如
吾子之云則君子何稱乎炎曰光知季子仁而無惟
故四意焉季子不能討是則春秋所譏仁而不武無
能達也子之云公羊也公羊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
王父命辭父命不以家事辭國政衛輒拒父猶謂之

可況以國治篡弑之子乎祭仲行權公羊嘉之云君可以死易生國可以存易亡季子不然猶可然乎此益公羊之失非義之通者也周公誅二叔不爲不仁宋穆受兄國不爲不義君子急病而讓夷故賤明堂朝諸侯非榮其位爲時之急也以季子之才君國于民行化四方與之勾踐相去幾何若令向時見國危亂慕周公急時之義思先君致國之意攝政持統進其威德奚翅遷都瑯琊尚征上國朝齊宋鄭魯衛執王之君哉孔子稱可與立道未可與權權反經而善聖之達節者也季子守節之一端故非其量度乎問者

因又謂炎曰古者聖人封建諸侯皆云百里取象於雷雷何取也炎曰易震爲雷亦爲諸侯雷震驚百里曰何以知之炎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爲九其數三十六陰靜爲八其數三十二震一陽動二陰靜故曰百里問者稱善

掾臣餘備臣準書佐臣謀弘農太守上祠西嶽乞差一縣賦發徭華下十里以內民租田口筭狀

齊司寇對　程晏

齊境多寇司寇不理景公召司寇讓之反諍公曰請理君朝廷之寇也公曰君廢其職反責我欲亂其責也曰不然君不聞鼷鼠之牙乎食人與百類雖齧盡而不痛俗謂之甘口鼠也魯國之牛間食其角矣請以是諷焉牛之寢齕有蚊蚋撓其膚毛必知鼓耳拄尾以揮之及鼷鼠食之即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於蚊蚋乎嚙乎以其口甘雖貫心徹骨而不知也況其角乎公誠職臣以司寇請司朝廷之寇然後司封疆之寇也朝廷之寇其鼷鼠乎食君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是患大而君不知也封疆之寇蚊蚋乎但撓君之膚毛耳君將鼓耳搖尾以揮之是患小而不知大也臣所以急其大而不知侵其小而得知也

景公不喻竟坐司寇以不事晏子曰司寇死田氏爲鼷鼠於齊矣

司寇司寇之寇一通

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　劉軻

前蘭陵令臣況謹奉書於相國春申君足下前者不識事機冠宋章襲儒衣以廉袖駕麤駑應聘於諸侯始入秦見秦應侯會侯方以六國啗其君且曰吾方角虎以鬬又何儒爲故去秦之趙會孝成王言兵法方築壇拜孫臏欲磨牙而西臣以湯武之兵鉗其口於前趙王亦不少孫臏而多臣臣以是去趙之齊會宣王多沽賢市名造謝侯門人聚稷下若鄒子田駢

淳于髡皆爲客卿故臣得翱翔於諸子閒自威王至
襄王三爲祭酒號爲老師然憫諸生少年皆不登闕
里不浴沂水各掉寸舌得紆朱垂組自以爲高繫莫
我若也臣以乳兒輩畜之何虞其蝎蠆之爲毒也由
是讒言寖路臣之肉幾爲齊人所食伏念相君與平
原孟嘗信陵齊名故游談者謂從成則楚王衡成則
秦帝以相君之相楚故也不然楚何以得是名以是
夫齊歸相君相君果不以臣鄙固俾臣爲蘭陵令臣
始下車方弦琴調軫欲蘭陵之人心和且富既富且
敎必使三年有成然後報政於相君此臣效相君者

希以是不意稷下之謗又起於左右俾臣之醜聲直
聞於執事執事果亦疑弃臣如脫故屣臣之去蘭陵
豈不知相君之弃臣耶臣尚念古者交絕不出惡聲
臣懟楚而怨相君也哉顧相君徒欲人之賢己曾不
如楚國前事臣不遠引三代洎春秋今雖戰國亦不
敢以他事自直道今楚國盛衰之尤者冀相君擇焉
自重黎爲火正光融天下鬻熊有歸德教西伯弟子
洎汾冒熊渠華路藍縷以啓荆蠻歷武文成始臣妾
江漢至莊王始與中國爭伯此數君皆郢之祖宗而
代亦稱臣之術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臣又何必獨爲

相君道哉然楚君但成莊而已矣自莊而下楚亟不
競平王嗣位耳目倒置伍奢以諫死費無極以讒用
亡太子走昭王汚楚宮鞭郢墓豈不以一讒而至乎
爾下及懷王知左徒屈原忠賢始能付以楚政嘗諸
侯盛以遊說交鬬猶以楚爲有人無何爲上官靳尚
所短王怒踈屈平平既踈秦果爲張儀計間楚之前
於地儀詐行秦果欺楚是以有藍田之役丹徒之敗
懷王囚不出咸陽亡不越魏境客死而尸歸至今爲
楚痛豈不曰踈屈平親靳尚而至于爾人亦謂令尹
子蘭不得嚼然無非已不能疾讒又從而甘之俾屈

生溺離騷爲之作襄王以前事歷自切骨雖有宋玉
唐勒景差輩子弟賦風弔屈而已又何能免王於矢
石哉今相君自左徒爲令尹封以號春申君楚於相
君設不能引伍奢屈平以輔政復不能拒無極靳尚
之口弭臣見泗上諸侯不北葉不來矣夫如是漢水
雖深不爲楚塹方城雖高不爲楚險相君雖賢欲掊
楚而安之也今有李園者世以諛媚蓐寵害以陰計
中上根結枝布竊爲難拔相君若不以此時去之則
王之左右前後不靳尚則無極詎獨臣之不再用也
前月相君聘至晚書受命且曰若惡若仇若善若師

與宰相之心脫李固何至費靳方試何害臣之不再罷蘭陵也哉敢輒盡布諸執事而無遂子蘭之非況之望也楚子之幸也

畫諫　　盧碩

漢文帝時未央宮承明殿畫古者五物成帝陽朔中嘗坐羣臣于下則指之曰予慕堯舜理故日是以自況大司馬陽平侯王鳳拜舞而賀曰陛下法古爲治上稽唐虞仁遠乎哉行之所至旌鼓之屬在陛下建之而已矣至於神草覊獸臣知不日當産于明庭以彰上天之允答也微臣不勝晁滌之抃御史大夫張

忠出次而言曰斯無用之物也臣請卽日圬之且是畫肇于太宗之時凡八聖矣開眼而覩之者皆面而違之未聞有裨于治也臣敢爲陛下條舉臣嘗聞文帝時雒陽人賈誼爲博士能誦詩屬書嘗爲上陳古先帝王之道漢朝正朔之法上以公卿之任無以易誼祗絳灌馮敬之伍害其賢而毀之遂踈而不信傅卑濕之國後雖徵還卒不得大用喪志而死至今負才藏罷之徒猶以爲憤此則善雖進而不能用也帝又降詔除誹謗之令許人言事迨中宗朝大臣楊揮蓋寬饒以譏刺辭語皆坐大辟先帝在東宮言其法太深刻中宗竟不悔此則木雖剪千人不敢書上也初元帝弘恭石顯專權亂政前將軍望之嫉其奸邪諷上除之不從望之反羅其儻過以自殺此又邪不可觸之之驗也前日安昌侯禹居陛下師傅之尊不能率己以儉而乃決涇引渭廣開田疇便身娛耳多置伎樂平陵朱雲上書請斬其首陛下怒不可忍遽將誅之雲倉卒無據乃至喪膽失魂臣意列聖用此乃類是乎臣之狂瞽欲陛下言而必行舟艘之設不足以留連聖念也且大司馬親勳之望朝埜所倚不能因事而諫返以爲賀佞孰甚焉臣謹以指之若斧鑕將及是陛下誤屈軼也臣不敢就僇

喻古之治　　盧碩

軒昊之代君爲心兆民爲百骸堯舜之代君爲目兆民爲物三代之時君爲醫兆民爲疾五伯之治君爲工兆民爲材二漢之時君爲隄兆民爲水天心治則百骸從視明則衆物露醫善診則疾不彌漸工善度則木無弃材故委心乃無爲軒昊之治自治也不言而人化任目必有待堯舜之治求治也敦序九族平章百姓醫不全則生死危三代之治存乎仁各以所尚救弊上不審則曲直乖五伯之治資於智選賢舉能迨斯已降民爲水矣政爲

隄矣漢武好攻詐宣帝任刑名隄之不完水漂邑矣哀平之後寢乎曹
馬乃成壞衰焉下紀亂帝皆其臣佐戕民不可使爲水水而隄
之困矣然則軒昊誠堯舜朋三代仁五伯智二漢法
禁人之叛也禁之以致君爲敵兆民有冤讐焉

檄曲江水伯文　　樊鑄

責水伯罪聲作難異至之所以討於爾也

主張於地之血脉者豈不曰水伯乎爾自獸爲身面
爲人控牽兩龍窟宅百谷億有祀矣故歎倫於元氣
之液弄權於坤輿之藪所云老而不死是謂之賊伊
我謂爾有是夫何者三載二月春服既成冠者五六
人才子六七人皆籤揭文精閑圖武庫游精春晝沿

洄江干與飛壯心舞曳商冒皆貸白龜之德不負赤
鯉之本爾何爲陰發暴殄潛生毒痛贊禍墮於沙岸
垣死府於花鳥如數子者皆載垂堂之誡爾始若懸
流三十仞跳沫四十里固應尊而不親豈豈相及爾
哳不崒屼流不唐突設人所倚之福陷爾孔易之誘
俾水銜貫堅之功舫聲之如蜩螗們空呼天泣死不
救倏忽化魚之惡誰下拜牛之惠溺我國寶豈明時
弃珠之泉沈彼絲船寶去夜藏舟之壑與夫覩石山
四耳之獸夔潁川一角之人置于大江未匹斯甚使
揭竿求父之子投溉請命之兄奏箜篌傷妻之夫屬

波濤御塔之婦摧其內害不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
下神祇行哭夫至於爾安乎爾今肆行賊虐者豈不
謂性與習成乎何哉曩者溺孫與公於後湖之中淪
炎帝女於東海之上化鼈於黃氏之母爲魚於歷陽
之郡爾應恃以舊情蔓其後圖姝不知事不欲數數
斯辱矣惡貫已滿天命誅之然今歷覩爾自昔爲過
之所或天涯或地呂廼於疾甸之外且非輦轂之下
豈比今日俯九門臨四達使哀聲悲響上及聰聽爾
誰斯欺天乎然曲江者南峙仙閣非距鄗官足可效
亦水產黃帝之珠胡爲殲蒼生竊司命之契況之人

也皆編中華俗游無何鄉所冀猛火裂山而莫焚大
浸稽天而不溺既遇爾省括捨之中縱使假術解漂
之偭山經不沈之木豈可免爾之岡乎茲中江自首
創至于今時數千里子更代易生烏流波秏幾可接
服於井蛙詎持順於海蠻爾之所處豈不俠隘乎人
之所貴豈有鰍鰌乎逮天寶載我皇恢土德以博之
資澤流以濬之積潤下之波瀾用濟川之舟楫豈不
謂幸於爾也爾何滿以致溢甸以自驕使彼鄉人士
自此之後思爾同失神之海惡爾共拆子之渴匪徒
歎爾盛事過自掇也雖悔可追然雩莫尊於君人將

莫美於陽春君固愛人種德乘春宥罪省囹圄去桎
梏爾奚得恃宅無閑括守有曲襲不幸於止獄之候
繫餘殃於積慶之家僕謂數于叫天曹訴地府黜爾
主職在於斯須不然僕見欲上書於承明盧徵菑近
速周處擊劍長逐肇波深搜爾居遁逃則焦僥東請
長臂者灑漉之又於雄棠北使長股者憑踐之不然
邀離朱以視之命宋定以縛之然後調馬梅扇獸炭
是烹是醢以報東門爾儻若混空隱形和水匿象則
使牛戈蛇尾絕其本根縱逢山見兎毛終難必復矣
僕亦岔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恐爾有詞曰予不誠視

成不令而行故矢在弦上垂而未發儻能易轍僕則
既往不咎若爲刻舟爾則何辭以對徐察爾變惟審
聞之

家訓 顏之推

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愼言檢迹立身揚名亦已備
矣魏晉以來所著諸子理重事複遞相模斅猶屋下
架屋牀上施牀耳吾今所以復爲此者非敢軌物範
世也業以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夫同言而信信其所
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誡
不如傅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鬭鬩則堯舜之道不如
寡妻之誨諭吾望此書爲汝曹之所信猶賢于傅婢
寡妻耳 序致 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
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
宮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簡之教
也□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
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
代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
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
之 教子 兄弟之際異于他人望深則易怨他親則易弭
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頹毀之慮

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
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人或交天下之
士皆有歡愛而失敬于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
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于弟者何□□
疏而不能親也一娣姒者多爭之地也使骨肉居之
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佇日月之相望也
況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閒者鮮矣所以然
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若能
恕己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 治家 江東婦女略
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閒未相識者唯以信

命贈遺致殷勤焉鄴下風俗專以姑持門戶爭訟曲
直造請逢迎車乘塡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爲
夫訴屈此乃恒代之遺風乎治家侯景初入建業臺門
雖閉公私草擾各不自全太子左衛率羊侃坐東掖
門部分經畧一宿不辦遂得百餘日抗拒兇逆于時
城內四萬許人王公朝士不下一百便是恃侃一人
安之其相去如此古人云巢父許由讓于天下市道
小人爭一錢之利亦已懸矣慕賢多見士大夫耻涉農
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
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

一階半級便謂爲足安能自若及有吉凶大事議論
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
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
長受一生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
術至于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無
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
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于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
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
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
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

無所可施之世而無所用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
兀若枯木泊若窮流孤獨戎馬之閒轉死溝壑之際
當爾之時誠駑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
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爲人
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
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爲
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
行敦厲風俗之爲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
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且
夫老莊之書蓋全眞養性不肯以物累己也故藏名

柱石終蹈流沙匿跡漆園卒辭楚相此任縱之徒耳
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遞相誇尚景□草靡皆以農黃
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業棄之度外而平叔以黨曹
爽見誅觸死權之網也輔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
之弃也山巨源以蓄積取譏背多藏厚亡之文也夏
侯玄以才望被戮無支離擁腫之鑒也荀奉倩喪妻
神傷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勝異
東門之達也嵇叔夜排俗取禍豈和光同塵之流也
郭子玄以傾動權勢寧後身外己之風也阮嗣宗沈
酒荒迷乖畏途相誡之譬也謝幼輿贓賄黜削違棄

其餘魚之旨也彼諂人者竝其領袖玄宗所歸其餘
極枯塵滓之中顛仆名□之下者豈可備言乎庶邪
與清談雅論剖玄析微賓主往復娛心悅耳非濟世
成俗之要也洎于梁世茲風復闡莊老周易總謂三

此老不喜講學亦當時之學陋也

玄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弘正奉贊大猷化行都邑
學徒千餘實爲盛美元帝在江荊間復所愛習召置
學生親爲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至乃倦劇愁憤
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預末筵親承音旨性既頑魯亦
所不好云□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揚都好學家
貧無資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

而臥犬亦飢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鄰猶不
廢業卒成學士官至鎮南錄事參軍爲孝元所禮此
乃不可爲之事亦是勤學之一人且夫文字者墳籍
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
慎習賦誦者信褚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
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
枝葉小學乃其宗系至見服虔張揖音義則貴之得
通俗廣推而不屑一手之中向背如此況異代各人
乎勉學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
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
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家童約揚雄德敗美新李
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
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
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曹植悖
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麄
疏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
融禰衡亦有識誕傲致殞楊修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
俗嵇康凌物凶終傅玄忿鬬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
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
運空疏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玄暉侮慢見及凡

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于帝王
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惟漢武魏太祖文
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
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
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每嘗思
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
伐故忽于持操果于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字
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
更有旁人加以砂礫所傷慘于矛戟諷刺之禍速于
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有一士族好爲可笑詩

賦誂擎邢魏諸公衆共嘶弄虛相讃說便擎牛釃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嘆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此誠難也　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翫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千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辛笑曰可矣凡爲文章猶人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塡坑岸也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艶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

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疎朴未爲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爲本今之辭調爲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　吾家世文章甚爲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時撰西府新文史記無一篇見錄者亦以不偶于世無鄭衛之音故也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

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髓此豈似用事卽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爲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于談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有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　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卽改之陳王得之于丁廙也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遂嘗以此忤人至今爲悔汝曹必無輕議也文章　晉朝南渡優借士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幹者擢爲令僕以下尚書郎中書舍人已上典掌

可憐可憐士有虛名宜避之知陛如此

機要其餘文義之士多迂誕浮華不涉世務纖微過失又惜行捶楚所以處于清名盍護其短也至于臺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籤省並曉習吏用濟辦時須縱有小人之態皆可鞭杖肅督故多見委使蓋用其長也人每不自量舉世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免其睫耳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侍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弘正爲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擧朝以爲放達至乃尚書郎乘馬則糾劾之及

士大夫好裝治奢用

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

讀國書忘其身

亂職時務

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
江卒爲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
耳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爲之未嘗目觀起一撥土耘
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乎
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閑之過也（涉務）上書
陳事起自戰國逮于兩漢風流彌廣原其體度攻人
主之長短諫諍之徒也訐羣臣之得失訟訴之類也
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與奪遊說之
儔也總此四塗賈誠以求位鬻言以干祿或無絲毫
之益而有不□之困□齊之季世多以此貨託附外

家謟動女謁拜守宰者印組光華車騎輝赫榮兼九
族取貴一時而爲執政所患隨而伺察既以得利必
以利治從染風塵便乖肅正坑穽殊深瘡痏未復縱
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後噬臍亦復何及吾自南及北
未嘗一言與時人論身分也不能通達亦無尤焉
王子晉云佐饔得嘗佐鬬得傷此言爲善則預爲惡
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於物皆無與焉然
而窮鳥入懷仁人所憫況死士歸我當棄之乎伍員
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之藏張儉孫嵩之匿
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罪甘心瞑

有此以其論通此亂高明所者君也

在今日必救勿救

所見切實者率用之

謂則舍生取義何居爲不可苟惜說至言也

目至如郭解之代人報讎灌夫之横怒求地游俠之
徒非君子之所爲也如有逆亂之行得罪於君親者
又不足郵焉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己力當無所吝
若横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謂熱
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
義爲節文爾（省事）吾近爲黄門郎已可收退當時羈旅
懼罹謗讟思爲此計僅未暇爾自喪亂已來見因託
風雲僥倖富貴旦執機權夜填坑谷朔歡卓鄭晦泛
顏原者非十人五人也慎之哉慎之哉（止足）夫生不可
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畏之途于禍難之事貪欲以傷

生讒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
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
自亂離已來吾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爲不救徒
取窘辱令人憤懣侯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
主姬妾略無全者唯吳郡太守張嵊建義不捷爲賊
所害辭色不撓及鄱陽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
射而斃夫人謝遵女也何賢智操行若此之難婢妾
引決若此之易悲夫（歸心）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
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
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

信有千人瓊帳及來河非不信有二萬斛船皆貿驗也若天有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何預身事而乃愛護遺其基址況于巳之神爽頓欲棄之哉心歸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蓋謂非玄黃之色不中律呂之音也近有學士名問甚高遂云王莽非直鳶髆虎視復紫色蛙聲亦爲誤矣書證

溫湯碑　庾信

咸池浴日先應綠甲之圖砥柱浮天始受玄夷之命仁則滌蕩埃氛義則激揚清濁勇則負山餘力弱則鴻毛不勝仲春則榆莢同流三月則桃花共下其色

變者流爲五雲之叢其味美者結爲三危之露烟青於銅浦色白於鉛溪非神鼎而長沸異龍池而獨涌洒胃滌腸興羸起瘠秦皇餘石仍爲雍齒之階漢武舊陶即用魚鱗之瓦山間涌水寔表忠誠室內江流彌彰純孝豈若醴泉消疾聞乎建武之朝神水蠲痾在乎咸康之世嵩山三仙之館不孤擅於天池百丈之泉豈獨高於蓮井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三十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二百三十一

雜著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三十一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雜著

金鏡

唐太宗

是人君之言春秋左傳曰有恤民之心可以爲君不知有知人之明益君可以撫民

朕以萬機暇日遊心前史仰六代之高風觀百王之遺跡興亡之運可得言焉每至軒昊之無爲唐虞之至治未嘗不留連讚詠不能已已及於夏殷末世秦漢暴君使人懍懍然兢懼如履朽薄然人君在上皆欲永享其萬乘之尊以垂百王之後而得失異趣興滅不何者何也蓋短於自見不聞逆耳之言故至於滅亡終身不悟豈不懼哉觀治亂之本源足爲明鏡之鑒戒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用不肖則受天下之禍臨危之主各師其臣若使覺悟社稷安有危亡之覆特由不留心於任使翻屬意於遨遊豈不哀哉若以遨遊將爲任使以任使將爲遨遊豈不善哉古人言舜禹不愛於聲不貪於色予謂不然將爲愛也人云桀紂耽於聲色予將爲不好也何以知之然桀紂命不終於天年桀不終於一世以此爲不好也舜禹壽命於終樂畢於世予謂之愛也夫人有强躁寬弱之志愁樂貪戀

之心思情有聰哲之才此乃天命其性有善有不善者也由是觀之堯舜禹湯躬行仁義治致隆平此稟其善性也幽厲桀紂乃爲炮烙之刑剔孕婦剖人心斮朝涉脯鬼侯造酒池糟丘爲長夜之飲此其受於天不善之性也夫立身之道在乎折衷不在乎偏射吳起曰昔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社稷仲尼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仁義之道猶不得偏何況於左道乎何況於不仁乎爲君之道處至極之尊以億兆爲君以萬邦爲意理人必以文德防邊必以武威孔子曰夫文之所加者

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武之所制者廣不可以威武安民不可以文德備塞失鯨出入必廢遊波之功鴻鵠沈泥定無陵空之効若使各令遂志不失其能古人云欲構大厦者先擇匠然後揀材爲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構屋必以大材爲棟梁以小材爲榱橑所有中尺寸之木無棄此善治木者也非獨屋有棟樑國家亦然大德爲宰相亦國家之棟梁也予思三代以來君好仁人必從之在上留心臺榭奇巧之人必至致精遊獵馳騁之人遠臻存意管絃鄭衛多進降懷粉黛燕趙斯來凡切直之

路爲忠者必少開諂諛之道爲佞者必多古人云君猶器也民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以是而言足爲承誡夫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仲尼師於郯子文王學於虢叔聖人且猶如此何況於凡人者乎治主思賢若農夫之望歲哲后求才若旱苗之思雨亂君疾勝己如讎視不肖如子懷之中心何日忘之王莽僞行仁義之道有始無終孫皓權施恩惠之鼠有初無末二子猶膠船之泛巨浪毀在不遥若駑馬之奔千里困其將至古人云升不盛石小智不可謀大巧詐不如拙誠信非虛矣有明主有闇主高

祖釋衣於鄽生比干剖心於辛紂殷湯則留情於伊尹龍逢則被誅於夏桀楚莊暇隙而懷憂武侯罷朝而含喜闇主護短而永愚明主思短而長善觀高祖殷湯仰其德行譬若陰陽調四時會法令均萬民樂則麒麟呈其祥漢祖殷湯豈非麒麟之類乎亂夏桀商辛嗟其悖惡之甚猶時令不行寒暄失序則猛獸肆毒蟊螟爲害夏桀商辛豈非猛獸之儔乎予以此觀之豈非大道之類也雖曰天時抑亦人事成湯之世有七年之旱剪爪爲犧千里降雨太戊之時桑穀生朝懼而修德遂使十有六國重譯而來此豈非人

（子產不可相大國）

事者也或曰為君難或曰為君易人君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權用人之才用人之力何為不成何求不得此言之實易論之實難何者輕陵天地褻瀆其妖忽慢神靈風雨應其暴是以帝乙有震雷之禍殷紂致飛沙之焚多營池觀遠求異寶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蠶織田荒業廢兆庶凋殘見其饑寒不為之哀覩其勞苦不為之感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薄賦輕徭百姓家給上無暴令之徵下有謳歌之詠屈一身之欲樂四海之民憂國之主也樂民之君也此其所以為難也且用人之道又為未易己之所謂賢

未必盡善衆之所謂毀未必全惡知能不舉則為失材知惡不黜則為禍始又人才有長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綽優於大國之老子產善為小邦之相絳侯木訥卒安劉氏之宗嗇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捨短取長然後為美夫人剛柔之情各異曲直之性不同古今奔馳貴賤不等為上之孝與下豈均上則匡國寧家志存崇禮下則承顏悅色止存敬養虞舜孝也不為慈親所安曾參仁也不為宣尼所善孔子曰予從令者不得為孝臣苟順者不得為忠加斯之例不可不察也逆王耳而履道劉孔懷以安國周公是也順

之心而安身隨君情以殺子易牙是也棄己之命安君之身紀信是也挾國謀事以報私讐袁盎是也子身而執節孤直而自毀屈原是也外顯和睦之端內懷湯火之意宰嚭是也忠諂之道以此觀之足為永鑒白起為秦乎趙乃被昭王所殺亞夫定七國之亂卒為景帝所誅文種設策滅吳翻遭越王所戮伍胥竭力為國終罹賜劍之禍乃是君之過也非臣之罪也至若趙高韓信黥布陳豨之儔此則自貽厥釁非君之濫刑也高祖失於存功之能光武獲於置將之妙臣安君社稷之固君處臣危亡之地豈是相須之

道也為天下之君處萬民之上安可易乎背道違禮非惟損己乃為賢人之所笑卑身勵行賢為君子又為庸夫之所譏越品進官其類必為深怨偏與人語衆望以為曲私任使賢良則為偶得委使庸夫則言愚闇言數則謂太繁辭寡則講道潛恣情忿怒則朝野戰慄留心寬恕則法令不行民樂則官苦官樂則民勞四海之內莫非王土要荒為枝葉幾內乃根本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當使本固根深委之內相而伊尹傅說人所希逢予如鎮積木之塞守飛雪之邊而魏尚李牧當今罕遇遣人遠撫則恭戀而不

恐懸而不遣則枝葉落而不存二妄之間致心何所是用晨興夕惕無忘斯事爲上猶然何況臣下易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今畧陳梗槩以示心之所存耳右語云勞者必歌其事朕非故煩翰墨以見文藻但學以爲巳即書所懷想達見羣賢不以爲嗤也

平臺秘略論十首　王勃

孝行

論曰昔之列桐珪建茅土者非一君焉至於孝思可稱仁風茂存乎緗牒十一而已豈非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膏肓積乎驕慢情奔淪乎嗜欲嗚呼

有國有家者可不誠乎

貞修二

論曰美哉貞修之至也或抗情激操伏清剛而勵俗或理韻和神抱清方而守道或旌奇表善擢才於不次之階或刮滯申嫌措辭於難犯之地並能以禮昇降以時舒卷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盛矣哉原夫御俗裁風變彝倫者寄乎直全身遠害得隨時者存乎變大然故進不違義退不復生清貞靜一保其道委迤屈伸合其度易曰君子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途百慮而一致此之謂也

文藝三

論曰易稱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傳稱言而無文行之不遠故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能事而君子等役心勞神妄於大者遠者非緣情體物雕蟲小技而已是故思王抗言詞訟恥爲君子武皇裁勅篇章僅稱往事不其然乎至若身處魏闕之下心存江湖之上詩以見志文宣王有焉

忠武四

論曰陰陽代興剛柔合運威恩參用以成化文武相資以定業況乎卑侯自我宗子維城者乎城陽之權

略明決卒摧呂氏之變任城之志意剛斷實敵有魏之業蓋有助焉陳思雅懷忠勇義形家國表奏永昌洞曉兵數績著疆場長沙武陵亦足云也

益政五

論曰東平以盛德匡時大典禮樂齊獻以至親統物光濟中外淮陽安定峻必行之典安陸扶風深受遺之泣能義形家國理極忠貞使黃河如帶垂芳不朽盛矣乎守方雅以調番政用公直而掌朝論昂然直上凜有生氣衡陽太原亦足云也

尊師六

論曰前史稱袁粲若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豈非事情弱於不顧主色期於難犯中人以下罕免斯累其有抗辭必盡忠烈横匪石之心開善若驚君王動順風之請相須之際良可詠也清河之恭慎眞懇推爲亂首上引聖朝下託師傅和矣哉

裦容七

論曰原夫重藝尊師登奇佇逸道存萬里神交一面故有推輪擁慧寡人忘千乘之榮越席分庭上才當四海之禮斯實蕃邸之盛事問平之用心也而有矯情役智揚逸名利之間室隙蹈瑕乾沒英翹之地便

僻脂韋餙其迹甘言巧辭運其辨假君王之顧勝用君王之威福傳曰好香而不擇人則前代有以之傾矣至於典誥文雅賞盡煙霞月庭廣闢風閏洞敞西園故事下俯坂而肖歌東苑遺塵坐視庭而曉賦折旋書藝之園翺翔儷詠之際洋洋乎亦爲樂之一方也

初俊八

論曰夫濫觴懸米　瀋浮天地之源寸株尺蘖擢捎雲蔽景之朝豈非積微成大陟遐自邇易曰山下有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故考其前事備之于篇

規諷九

論曰夫慶谷好遷乾坤忌滿哀樂不同而不違吉凶相反而相襲故有全中卒行用心於不爭之場社漸防危投迹於知幾之地皆之善持滿者用此者也諺曰禍不入愼家之門前代有以之興矣至若中山激難重存親禮武陵變色復延情愛子建之陳辭貢憤長沙之發對因機雖亦各達其心未若洪慶之希聲也

愼終十

論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若夫東平之奉憲遵

約耿介原陵之奏中山之見賢思齊殷懃濮陽之託展幾乎可謂愼終矣至于廬之奉行文處中慰之遠逝河澗陳思尅巳並未易誣也

注懸征賦後述　司空圖

武宣之間籍顯地者雖無如梁韓數公以雅寘自任而能振拔後進然士大夫宴遊之倦猶或時道文學以佽助執事者而盧君尚以讒擯致憤於累千百言亦猶虎之餌毒蝮之飲鏃其作也雖震丘林鼓濱漲不能快其咆怒之氣且科爵之設是多得於彼而少喪於此後其虛而歎其實彼或充然自喜而又以拱

老筆

默相持曾不知日月没於晷刻之間翹翔而螢磨耳然則著明幸於齊黜而能以懸征爭勍於十裁之下吾知後之作者有歐血不能逮之者矣其所得何如於彼哉且上至聖哲下至豪特之士得於文學者多矣豈以一靈運之狂而可沮厚天下之奇偉哉況甫犞而悖謬者何翅於此邪愚前述雖已恣道其道壯悽豔矣而終不能研其才外之致以是擲筆狂吽膏之他生又嘗者濯纓引以雪詞人之憤其旨亦屬於盧君且凡稟精爽之氣是或有智謀超出羣輩一旦憤抑肆其筆舌亦猶武人稱怨於鋒刃也俾其無所

控告騁於讐敵必貽國家之患矣然則據權而蔽善者得不常以此危慮哉

移雨神　　司空圖

夏潚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刲羊豕而曉乞者凡三而後得請民大喜且將報祀愚獨以爲惑何者天以神乳育百苗穀必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勞神之勤于事而祀焉今始慍其施以愁瘁民是神怠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逐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既應而俾民輸怨于天歸忠于已是神攘天之德也推怨何以爲義利腥膻之饋何以爲仁怠天下之事何以爲政蔑

次道學

足斂者何以爲神假曰非吾所得顯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于上是亦徒偶于位此愚所以惑也噫天不可終謾民不可久侮竊爲神危之奈何

拜嶽言　　陳黯

黯自關東隨計來闕下經華嶽祠有巫尊以祈禍乃徼蓋整衣磬爐瀝觴頓拜而前紙默而退巫曰客是行也務名邪官邪胡爲乎有祈禮而無所詞神之聆響而咎孰舒乃誠曰余其來拜　何以嶽長羣山猶人之有聖賢草木之有松蘭百川之有河海鱗羽之有虬鸞屹屹崇崇于霄柱空載周祀典宏人攸宗拜之

思盡乎余之敬詞之黯懼乎神之聰且神祀果高而聽果深必福其善而禍其淫余行合乎神也必黑而臨加欺乎神也祈之乎何心至兮余言爲妄兮爲妄言者之戮

答問諫者　　陳黯

或問古之士能直諫不君之君者其誰爲最曰有諫者齊人孝焦曰夏無龍逄邪殷無比干邪曰不以之無而功德相逆耳夫諫者不獨以言之忠而欲其氣雄不獨以名之彰而欲其事立昔者允備是爲難矣管嬴政吞噬羣雄以取天下豪暴奢侈古初無先故

非必爲而諫必拒當遷太后于雍有及泉之誓凡諫者一十七人矣天下忠赤之士莫不四氣領詞是時焦能獨奮勇果不顧其威肉視虎狼冰顧鼎鑊諤諤造廷折其四失俾暴主悔非遷善而從其言由是皆肉之恩斷而再續君臣之義捨而再交諫諍之路塞而再啓皆由焦之功也噫忘軀狥忠亦諫者之職然死于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心哉進諫于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詞哉斯可謂言忠氣雄名彰事立備矣豈若龍逢諫桀比干諫紂徒自柔聲婉詞而又身不免亦不立其足爲茅先生之徒歟問者喜而退矣

論業　皇甫湜

自六經子史至於近代之作無不備詳當朝之作則燕公悉以評之自燕公已降試爲子論之燕公之文如楩木枏枝締構大廈上棟下宇孕育氣象可以變陰陽閲寒暑坐天子而朝羣后許公之文如應鐘鼙鼓笙簧錞磬崇牙樹羽考以宮縣可以奉神明享宗廟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白甲延亘平野如雲如風有貔有虎闞然鼓之吁可畏也賈常侍之文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立於廊廟非法不言可以望爲羽儀資以道義李員外之文則如金轝玉輦雕龍綵鳳外雖丹青可掬內亦體骨不飢獨孤尚書之文如危峰絕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傾倒谿壑然而略無和暢雅德者避之楊崖州之文如長橋新構鐵騎夜渡雄霞威厲動心駭耳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慎權文公之文如朱門大第而氣勢橫敞廊廡廩廐戶牖悉同然而不能有新規勝槩令人竦觀韓吏部之文如長江千里一道衝飆迅浪瀚流不滯然而施於灌激或爽於用李襄陽之文如燕市夜鴻華亭曉鶴嘹唳亦足警聽然而才力偕鮮悠然高遠故友沈諫議之文則

隼擊鷹揚滅沒空碧崇蘭繁榮曜英揚蕤雖迅舉秀擢而能沛艾絕景其他握珠璣奮組繡者不可一二而紀矣

答李生第一書自讀詩未有對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宜乎未有[illegible]

夫翁所論被宥生美才勿視之也

悲汝南子桑　皇甫湜

汝南周子桑治詩通春秋非仁義不動年二十三貞元十九年如京師將舉五經秋及陝見無詔東還冬及宋閏月丁亥而死夫天寒大雪火不星前續不銖身寒之聲與將死之聲黎然其具書存乎側其所行存其側友人安定皇甫湜適至見之而哀之爲友悲之　渾沌無端誰開闢之善惡未形誰分白之善其

皇文格曰[illegible]惟右于詞必已出又論文貴自樹立不[illegible]前人不取悅今世此固持正之所從授

禍之惡其禍之禍善之福爽亦何餓詬惡之禍跖死何肥何闆閭之死金玉其墓何黔婁之死手足不覆孰主張其事而顛倒其數天且高地且遼鬼神之形幽敢問何誣哉招曰來吾語汝天有正理地有坦途精者常不足麄者常有餘有餘常豐不足常枯子乃惑之一何愚人事著矣指物以復子何聖者千年而愚者如麻鳳凰不下而鴟鴞滿家何草木不芝盡野而莎何蟲不龍盡水而蝦非精者理少而麄者理多蘭萎何先蓏老何難玉何爲而脆石何故而頑衣冠何慼戎狄何蕃何麟而怪何鶴而軒彼父邪母邪天

兮人兮已焉哉謂之何哉

交難說

李覯

交之難兮久矣且苟合兮爲恥昔人病於無友嗟交不可以已矣絕壑萬丈飈飈龍吟玄雲遂與六合爲陰碧山嵌空虎嘯其中百獸悍慄欻然長風夫物以類感何感不致交以心契何心不契何心不私然孰可久之契先古稱利言求於斯不可易易二氣陶甄曰人是先足矩地首規天大樸摧頽六情入焉一與一奪失其自然積有億年人含險難使我行無所之居無所安游瀛瀁瀰漬我素源源無清流弃沉逐浮作色自伐僞心相求雖肝竭欵未竟成讐一日銷落速如凉秋其業無遺俗態豈留獨見神岳寒栢千尋無儔直天而生高峻斗牛下睨群物耿焉寡侔何者爲交窮達不倫樂亦同樂憂亦同憂終始循環其道卒由破產之惠不相爲酬如斯之交耳昔吾九合之策知者不孤巨卿千里之哭今也則無不父羈縛於齊相智鑾負懟於買夫行徵其可有乎如我則友何微之居古之奉交多不獲全耳餘之初刎頸慨然隱惘就辱激昂自堅及其據兵而坐勢不相累白刃可吹赤心乃携憑怒相殺氣于虹蜺嗚呼噫戲也交

之難兮苟合忿深咆哮余當識之不妄語交別今之人兮無異蒙虺蜥是故獨處兮而悲蟰蛸冀幸歟可振予願言與隣驂吾相之駕捧仲尼之輪義者有其義仁者師其仁不其仁不其善歟何滯於斯憂辛

仲由不得配祀說

來鵠

語曰民生於三視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孔氏之徒回聖也賜辯也商賢也予我才也曾閔孝也及諸子言志夫子皆性而從之唯由教而勵之以成也故夫子訓由而功倍始衣戎服則攝齊始衛以劒則衛以仁爲蒲宰勞民以簞食

壺餐孔子恐私以食餼民是明君之無惠使子貢止
之其於教亦至矣由也誠宜篠灸焉以俟乎致保身
以全乎用何取臨於衛門非召忽之灸而至盡聖人
之心嘆曰自吾有由惡言不聞於耳嘗圍於陳蔡胡
以不如衛之於夫子邪且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
能救則恥之夫諸侯有壍壘以禦寇有甲兵以禦侮
而小白猶能爲辭其恥而終爲霸主以救之矧夫子
纍然若喪家之狗無壍壘無甲兵脫載爲米衛所暴
匡季陵劫則由也不得施其後浪灸於播臺何齊桓
能救異侯之恥而由反不能救緩孔子之窮使夫子

以祿在則曰惡言不聞於耳今日也豈惡言不日聞
乎文矣用白羽若月赤羽若日之多爲哉祭法曰扞
大患則祀之素王道窮患非大乎祿不終捍豈爲祀
此祀何言之擬也
乎賜曰商汝何無罪今由也而汝亦何無罪宜貶其
祀以觀來者

絨子雲說　　來鵠

或曰楊子雲不思堯舜成康之世而自論以不遭蘇
張范蔡之之時豈儒者之爲邪曰雄誠得素臣之事
矣夫居四海之安處九層之高上覽沖漠下瞰荒圃
既其靜息則必思事云亭追軒穆者矣列多士之朝

盡無用之秩才畧不用名表莫聞既其靜息則必思
征虜功效雍丘者矣斯皆君臣居位之高下而所思
則治亂亦不同蓋位之極者思沖漠而欲無爲也位
之下者思功伐而欲有爲也無爲誠君之體有爲誠
臣之事如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
逮也而有志焉揚雄則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
噫孔子眞素王揚雄眞素臣哉孔子思三代之英是
猶處尊位而道極事云亭追軒務者也雄之論不遭
蘇張范蔡之時是猶居散秩而才閑思征虜功效雍
丘者也素王誠得正體素臣誠得臣事然臣事何事

邪曰子貢使吳越孟軻闢楊墨皆事也今不知雄思
蘇張范蔡之時者其欲自爲蘇張范蔡之人邪其欲
折以正道使弭兵擴文歸吾域邪苟自爲蘇張范蔡
之人則叛矣又何臣事哉

禦暴說　　陳定

或問爲物之暴者出於狼虎也何暴攫搏於山藪之
閒耳權倖之暴必獨害於天下也狼虎焉得而類諸
夫虎狼之暴柄其形猶可知也權倖之暴萌其心不
可知也自口者不過於噬人之腥咋人之膏血自心
者則必亡人之家赤人之族爲害其不甚乎然則權

倖之暴不能抑亦有國者不能設備以禦之俾民罹其害曰虎狼吾知其能禦者弓矢也權倖如之何能禦也曰刑法曰彼秦漢其弛刑法耶何趙高王莽之肆暴而不能禦哉曰彼秦之高漢之莽得肆其暴者皆繇刑法之不明也苟明暴何自矣噫田獵者由能執弓矢以殫其暴耳有國者反不能施刑法而禦其暴豈存國者重其民不若田獵者重其生哉

擬客難　　束　晳

束子閒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机而哈含毫散藻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尚變通達

者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內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己伸道不恥于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屢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烹割之說甯客當康衢而詠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修藝嶷然山峙潛朗通微洽覽深識夜兼忘寐之勤晝騁鑽玄之思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闔匱辭價泥蟠深處永戢琳琅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唐年而慕長沮邦有道而反實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乃士以援登進必待求

發來處少可念也

附勢之黨橫擢則林藪之彥不抽丹墀步紈袴之童東野遺白顛之叟盍亦因子都而事博陸憑鷁首以淺洪流躡翠雲以駭逸龍振光耀以驚沈鮪徒屈蟄蟠於垍井鶡天路而不遊學既積而身困夫何為乎祕丘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譏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亦豈路瀰瀾而抑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日徒以齒長為楷儒學自桎囚大道於環堵苦形骸於蓬室豈若託身權戚憑執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宿七娵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太階平贊五教

而玉燭直孰若茹藿餐藜終身自匿哉束子曰居吾將導爾以君子之道諭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聽余志昔元一既啓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蟋蚓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豐榮以巖栖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奮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比譽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為羣而恥為七人之疇乎且道睽而通士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

忽蒲輪而不聘夫何權威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禍兆既開患端亦作朝遊魏袁之宮夕墜崢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衛已過不可以預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毀名自汙或不食其祿比從政於匣笥之龜譬官者於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相揚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備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瓮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釁可以忠逃寵祿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

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爲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回西隣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于木臥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爲芳谷底之莽爲臭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鳥不假甲於龜魚不借足於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羨齊景之富恥布衣以肆志寧文表而拖紱且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稸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鄭老於海隅匹嚴叟於閒劉且世以太虛爲輿玄爐爲肆神遊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祿不干其寐損夸者之所貪收躁務之所棄雍聖籍之荒蕪總羣言之一至全素履於丘園背纓綾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

釋勸論　皇甫謐

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黃鍾次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萼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氷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才連利明若符契故

士或同升於唐朝或先覺於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渭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班荊以求友或借術於黃神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眾妙之門者有年矣既遭皇禪之朝又投祿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道直可以沖邈此真吾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逐藪含草未曜龍潛九泉硜然執高弃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

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昏建則天位正五教班敘則
人理定如今王命功至委慮有司土招近王之累下
致駿衆之疑達者貴固何必獨異羣賢可從何必守
意方今司命並臻仇不待飡振藻皇塗咸秩天官予
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遜遯丘園不甿華好悪不加
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疢性命難保若其義和促轡大
火西頽臨川恨晩將復何階夫貴陰賤璧聖所約也
顚倒衣裳明所箴也予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
虛心冲靈翼於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閶闔步王岑
登紫闥侍北辰翻然景曜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

堯舜之人宣刑錯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鍾參馭
彝倫存則鼎食亡爲貴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輝
曜忘青紫之班躋辭容服之光棄抱弊褐以終年無
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呼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
睇未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
兼愛也循方圓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
玄而淸地靜而寧含羅萬類有薄羣生寄生聖世託
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元氣混
蒸衆品仰化誕制殊徵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
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

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
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牽於權力以利要榮
故蘇子出而六王合張儀入而橫勢成廉頗存而趙
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臏刖而齊寧蠡
種親而越霸屈子疎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定
名搢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以彈鋏感主文有反賜
之說項奋拔山之力蒯陳鼎足之勢東郭荀於田榮
顏闔恥於見逼斯皆弃禮喪眞苟榮朝夕之急者也
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三皇齊
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

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
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
也欲闇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氷雪也欲醇醇而任
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遯者
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德道之槩一弛一張合禮之
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眞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召
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遯竄之人是以文伯以幽
疾距唐李老寄迹於西隣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憲娛
道於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市於布衾干
木偃息以存魏荆萊志邁於江岑君乎因著以著道

四皓潜德於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予令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廻之意遺扳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於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羣賓故能弃外觀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拼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徒之師表余疾追而不能及者也予識吾失時而駭衆吾亦怪予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弃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

黃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號而尸起文摯痾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祕於漢皇華他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乎君人故乞明訴乎明王來絕編於天籙亮我躬之辛苦真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竄處

釋時論

王彥伯

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汙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自沍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為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索而佩朱韍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何恤而無祿惟先王告我塗之迷也丈人曰嗚呼子聞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於縱橫之世賢智顯於霸王之初當厄難則騁權譎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道以暢攄是則袞龍出於緼褐卿相起於匹夫故有朝賤而夕貴先卷而

不堪涸冰氏

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寧羣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禿腐骨不簡蚩傳多士豐於貴族爵命不出閨庭四門穆穆綺襦是盈仍叔之子皆為老成賤有常辱貴有常榮肉食繼踵於華屋疏飯襲跡於耨耕談名位者以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至乃空囂者以泓噌為雅量瑣慧者以淺利為鎗鎗脢胎者以無檢為弘曠僂垢者以守意為堅貞嘲哮者以麤發為高亮醞蓄者以色厚為篤誠庵婪者以博納為通濟眂眂者

以辯入為凝清拉答者有沉重之譽嘹悶者得清勦之聲噞哼怗畏于謙讓闒茸勇敢於饕諍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凡茲流也觀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必急於己恒寬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嚮而遠視鼻脥睨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敖蔑道素攝吁權門心以利傾智以勢惛姻黨相扇毀譽交紛當局迷於所受聽採惑於所聞京邑翼翼羣士千億奔集勢門求官買職童僕闚其車乘閽寺相其服飾親客陰參於靖室疏賓徙倚於門側時因接見矜厲容色心懷內荏外詐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為鄙極高會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今以子孤寒懷真抱素志凌雲霄偶景獨步直順常道闕津難渡欲騁韓盧時無狡兎衆塗圯塞投足何錯於是氷子釋然乃悟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於孔顏之門久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甘遯銅敬承明誨服我初素彈琴詠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轂滅族呂霍哀吟朝榮夕滅旦飛暮沉躬周道踊巢由德林豐屋蔀家易著明箴人薄位尊積罰難任三郤尸晉宋華咎深投局正幅實獲我心

學解嘲對書　沈亞之

客有以今廩食之不充漕輓不勝於弊是勞遠而恃近以為問者余於是發憤數日故幾言而對曰昔漢徙山東豪富兼并之家以奉園邑凡百二十四萬戶又有南北東西軍及匈奴雜虜以國衆來歸者仰給於漢未聞嘗俟漕輓於吳越而後給也今以三十千人食勞輸江淮歲貢三十萬斛迎流陵險覆舟敗輓不得十半自渭以東督稽之官凡四十七署署吏不下數百歲費錢千萬為大數而部吏舟傭相踰為姦贓榜流血酸苦之聲相聞禁錮連歲不解歲千餘人雖赦宥而獄系者不可勝多矣甚非聖人之所以牧人也乃者燕人叛玄宗南迷巴蜀肅宗勞兵於靈武及二驁神遊代宗蹕陝關中流離廩牛一轡當市錢二百千故有轉輸之法雖救一時然終轉入於禍誠可以痛今雖未可暴去且宜以三輔粟為貢亘資於農則耕稼自勤耕稼自勤則甸服無曠土游人矣如此九年之蓄可以備又何勞輸輓於遠哉客曰敬聞其旨

此法果能倣行之亦東何不可

表醫者郭常　沈亞之

郭常者饒人業醫居饒中以直德信饒江其南導自

闞頗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貨國人有轉估于饒者病且亟歷請他醫莫能治請常爲診曰病可去也估曰誠能生我我酬錢五十萬常因舍之先以針火雜治導其血關然後輔以奇藥誠曰畢 慮塊居月餘估稱愈欲歸常所許財常不聽估曰先生以爲寡歟常曰不也吾直吾之藥計吾之功不能損千錢而所受非任反禍耳卒不內人以常爲詐而責常常曰夫販賈之人紃度而狹見終日謈集摧買計量於毫銖之間所入不能補其望今暴奪之息財五十萬則必追恡鬱悒寧能離其心且藥加于人病新去而六腑

方懲復有悒然之氣自內而伐卽不可救奈何彼方有疾時知我能治而告我我幸免之因利其財又使其死是獨不畏爲不仁而神可欺者吾何敢欺 沈亞之曰仲尼蓋言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而後學之徒未聞明好惡豈其言之慣不足畏耶今世或有邦有土之臣專心聚斂殘割飢民之食以資所欲恐其死而不愧受刑辱而無耻是亦不仁甚矣終無有惡若若郭常之賤而行之又焉得不稱於當時哉

夏平 沈亞之

夏之爲郡南走雍千五十里涉流沙非阻河地當朔方名其郡曰朔方其四時之辰天暑而延冬其人沒其風烈其氣威而厲易憤而難平夫其難平之狀在陽爲悖在陰爲狠悖爲不平者在上暴横而爲也在下殘宄而爲也狠爲不平者在上蔽惑而爲也在下憤激而爲也元和之初夏之節度韓將軍入覲其甥楊惠琳爲之後以兵叛天子命將軍演伐之旣至盡殺其屬將曲者直之無別罪併俘其家姊弟妻子以其善貌者擇而入其餘均償麾下騎士皆得肆辱污明年拜右衛李將軍愿爲尚書出代演爲政至其城察民氣色不得平乃留意於察果得之因令曰天子

愍不辜久而命四方爲政執而熟察之夫楊惠琳叛脅其良人良人以骨肉妻子故不能得巳又不能卽死制巳在人今皆以是罪戮之矣其姊弟妻子當免者不宜復蓄汚且又皆良人子等類耳寧幸如此乎今盡籍出之無得隱吏更察敢有如是者斬於是尚書愿廼以畜馬爲則訓得所虜者相當其直其人皆死志積冤憤旣出則豁其所蓄道路呼聲四逸有感憤不勝于心者則仰而號俯而躍退而變爲喜而舞謡其惠其聲雜調齊感如是連日攻旬而後巳是則修其化如此其氣復能而狠耶夏之屬土廣長幾千

里皆流泳屬民皆雜虜虜之多者曰党項相聚爲落於野曰部落其所業無農桑事畜馬牛羊橐駝唐德年中其部落先党項與其類意能氣不等因聚黨爲兵相伐强者有其馬牛羊橐駝其後支屬更相殺轉轉六七十年莫能禁道路殺掠以爲常嘗與華夷貿易馬牛羊橐駝者貿已輒以壯騎從閒道伺險擊奪華民華民脫死者幾希矣愿乃按察部落盡知其猾大者死小者盟又余曰今盟已敢有叛者滅之其后有人貨得一馬厚價善色駭而逸亡其所就月餘奔歷數帳異逐之又至一帳帳之老乃相與執而詣公

居請曰有馬逸來莫知其所由自後更歲故亡馬者得復之是則修其蔽如此其氣復能而悖耶夫政不明則平不得施於氣色笑語矣法不清則平不得信乎井閭市貨矣筲者周公之爲政處于相則天下平處于東則一方平今夏非一方也得其平如此豈在位者而知周公之道耶乃籍所以于篇以明善理云爾

旌故平盧軍節士文　沈亞之

郭耶郭航本不同族皆家平盧軍耶父珍岑天寶七年及第以衆進士與耕皋著作同上第天寶末燕人叛雖以戮自是而齊趙之間頗開其强矣耶既壯能習先人所業復舉進士時權相國爲禮部尚書書其所立欲擢之及鬪家居非地即罷選歸而亦爲師古所辟耶與故渤海人高洙爲等伍師古死師道代之復用洙耶爲從事有項常山帥卒其卒請嗣帥未得命師道亦遣甲卒數千人非渡河屯平原以爲顧望洙耶相與議語謂燕蔡之侯初封欲令師道先爲朝省以樹大勃乃說曰傭有操鋤爲人治稼者能勤穀滅攙歲得均豬至于傭子既專地自入其伍益相辨勒或謂之語曰田人百畝成而餉之亘幾半足以飽

三冬之復王於所取非任賴主人土廣且寬之則曰可苟設一旦篤其不奉亦奪矣是屬固不殍乎此借言於家人尚爾況傭於天子乎今河非爻傭方責其專田君寧可以假非於不理者誠能此時因經圖以畫入其地親謁闕下則君侯之功莫可與等保餉世世惟孱孫亦終不奪豈不幸哉夫衆食於人常渴飢之望也一飯千金不足者不能千金及飫而進於前雖海陸備肖願與糠粃荔尚何所愧願君侯省之又爲人從事將行左右者更沮之曰猛虎所以使狗畏而不敢犯者以其能威自居也故盤林橫谷奮肖以

拏怒掉尾以倚嘯厭噉於羆豕麝麑之肉及弃其所
長而欲弭目委首以待餧是知命懸於執者之手雖
麑兒得以狎而搏如欲申步於咫尺安得自遂也今
公舍自食而就待餧其後亦能無恨乎孰爲公計其
事於是師道果得悔遂殺高洙而耶以能善人左右
者聞之故得無殺幽於蔡之鄙縣使人守其門親屬
通往來輒籍署更十餘歲當元和九年蔡帥少陽死
其子元濟欲以其父之地請於天子天子怒發兵圍
之既急師道亦悖仍陰爲之助明年秋師道兵萬餘
東守彭城入蕭豐沛且敗而還因艱四境出耶乃爲

練緗書緘之絜帑如顆遣航持詣彭城請其帥願得
上奏將行執航手曰汝力慎勿洩書不吾名恭假齊
人劉諒耳非見帥無得言吾書者航至彭城航宗人
運爲武寧虞候都使始航欲舍人之會運將兵出定
豐未還航直詣賓府見郭行餘因曰航母之姊子劉
諒有帛書奏記陳叛者山川曲折之狀願見將軍行
餘得之喜銳起告其帥航見帥獨謂帥曰書郭耶爲
之畏洩故假劉諒劉諒者師道所信之吏也遂發書
書詞云願以兵三千人出滄洲用戈船浮海入蔡淄
之上此恃海不備下處皆罪人謫吏無所與堅遂與

上奏於是天子遣告彭城帥知之帥以爲非耶書疑
師道爲之以相詿誤故航歸不得書報獨告以信詣
航不敢復故道道回遠凡數千里乃及耶所處未見
耶且爲師道所召既行與耶兄子會於道因竊謂曰
今者航無狀受召豈前事之露耶且露航獨死終無
所敗無憂也耶聞之幾自引死航本萊人常以氣感
開於平盧軍及師道欲叛盡麾絡敢士故航在召中
初航不知其召之所以也意爲知前謀竟憂死明年
元濟誅又明年師道反詔遣大梁楚彭城軍下魚臺
入金鄉楚軍圍海取其二縣大梁軍攻考城得之猾

蔡許共拔斗門至臨濮魏軍渡楊流占東阿再戰洮
商屯鄆西六十里兵最近賊賊益敗故師道遣右將
軍劉晤將握前後兵三十萬人出當魏魏兵日急晤
亦爲師道所篤及歸軒師道盡以鄆城降得拜爲滑
帥在十四年二月乙亥也高洙以前著跡追爲尚書
恭吉寵之耶得以入鄆爲滑從事詔令行餘爲記室
行餘與耶會於河關之間耶謂行餘曰耶前者使航
馳帛奏至彭城開其還不問其問今已死矣君知其
請乎行餘曰請者云何耶猶能盡記章中之詞矣行
餘曰果然嗚呼航竟死矣莫有問者嗟乎十四年余

與李褒劉濛宿白馬津俱闕之於郭記室明日復皆如濟非濟非之人盡能言耶之節故悉以論著將請于史氏云

是經術之文不甚崖勁而体要不老

西邊患對

沈亞之

元和十有二年夏六月亞之西出咸陽行岐隴之間採其風得西土亡降故老爲余言邊之所以爲患可痛之狀辭甚條悉或短曰微叟以西戎蠕蠕之旅而爲邊出若言使聞非塞匈奴雜虜之風叟曾不哭（文粹作知）也叁天子之憂甚勤與師長分節符給所用以事邊何困對曰不然今言所以爲患者非一因此而邊兵不得習使險不得爲固百姓不可爲生如此吏尚輕易之然則非虜匈奴雖以逸馬强弓乘嚴寒晉南馳其來衆不過數千其所掠民財貨一人所擧而已猶鷙隼不能止屯兵留塞且非迴（集作過）千里而屬烽望其輿塵知奔蹄之幾（受降城故事云虜南下望其塵高下則知衆寡）視其狀則烽燧次發然後救民畜嚴壁而待之且每歲八月戍有清野之火使其馬無所食彼縱至不暇解鞍而旋矣而西戎則不然其衆蟻聚多包山川沮陸之利其兵材雖（集一有字）不能當唐人然其策甚遠力戰不患死所守必險所取必地而唐人軍中以爲材不能

皆易之故自安西以東河蘭尹耳及西凉至於會寧天水萬三千里凡六鎭十五軍皆爲西戎有由易而凡亡也聞其始下凉城皆圍兵厚百里伺其城既窘乃令能通唐者告曰吾所欲城耳城中人無少長即能東吾亦謹兵無令有傷去者城中爭號曰能閒即（集有東字）解其後取他城盡如凉城之事由此人人皆固生無堅城意自得（集作羅）其策以來爲語相傳尚近柰何客獨不聞其說乎岐隴所以可固者以隴坻爲阻也皆其林比（遊切必）緊攻戎不得爲便道今盡於斬伐爽而蹈者無（集作有字）不達且又虛兵（集有之字）號與實十五

又有非戰鬪而役入山林伐麋（集作麇）鹿熊（集作羆）麏豪豕是徑者居十之三窮嶺障嵏（集作剝）繁取村斤聲合叫不息於寒暑是徑者居十之四發畜粟金綵文松大梓奇藥珍（集作言）禽薫臭之具挽帳於陸浮筏於渭東抵咸陽入長安部署相屬是徑者居十之二其餘兵當守烽擊拆晝夜捕候者則皆困於飢寒衣食或經旹不賑顧其心怨望幸非常尚能當戎耶是皆賴主上聖神彼戎畏其化而不敢東亦今岐隴之上甚饒而農食不充耗稗衣結縷無完（集作品布其佃悅）納粟官一而耗倍官吏憑法而要賂賂厚者雖逋亦

亦有不見而書者矣知其是也

寬之雖粟後至必亟與栰賂薄者或稽一二日即白吏
告之粟當輸則曰次當某人又當某人故有累日而
不得者其他征徭倣此農盡所獲不能出其費尚無
不忍吏是民由蓬息而處又何聊生今所患衆多其
畧可痛如此長吏終不省尚輕易之憖柰何爲不困

朱氏夢龍解 一作對　劉蛻

吳郡朱氏言昔之夜夢龍入井客之好誕者作佳占
以祥朱氏予曰予未嘗識周公孔子者也然而使予
得夢一丈夫苟冠衣之古者因謂之周公孔子人必
知其自欺也未嘗識越不知越之城郭宮室途巷苟

或夢之未可自知其何城也然則朱氏之所夢入井
者朱氏安知其龍乎豈非常見畫工者屈其脊拏其
爪施甲鬣雲氣於身則似乎其所入井者耶是朱氏
之夢畫者也殆非夢龍矣自夏后以來人不見龍然
而言龍者信其畫而已漢魏之數見者見其畫者也
薄姬之娠者亦畫者也昔門之鬬者亦畫者也史皆
謂之龍且明史之妄況朱氏之學妄哉夫龍不輕出
又不可褻乎婦人有德不鬬故知皆非龍也嗚呼龍
以變化爲德也故孔子曰唯龍也不可知是則德也
而如演如蠖如虵如魚未可知不爲龍也或者謂如
所謂亦可謂之龍也則朱氏所夢曾何龍乎

題魏書釋老志　劉蛻

魏收爲後魏書大夸西域氏之教以爲漢獲休屠王
金人乃釋氏之漸也秦始皇鑄金人十二於咸陽漢
彼置之豈可復爲釋氏哉夫仲尼之修春秋苦有僭
王號者皆削爵爲子況戎狄之道不能少抑其說耶

較農　劉蛻

功以救於民賴其功者有違順德以化於民教其民
者有疾徐夫以三月除穀地五月穀入土雖當世不
後其苗後世不毀其穀其飲食之道順於情也故生

不疵癘其道死則俎豆其功 集無功字 聖人救壞以禮垂
世以法當世伐其樹後世毀其法所以禮違其情洪
違其欲者也是以生爲旅人死爲於天下肉腐於俎
酒乾於器然後爲聖人是愚民賴聖人之功忘聖人
之道嗚呼禮亡而爭器矣雖有粟弱者安得而食之
法壞而奪其三皆矣雖有山澤農者安得而種也

山書一十八篇 幷序　劉蛻

予於山上著書一十八篇大不復物意茫洋乎無
所自號爲山書

天地之氣復則結者而爲山也融者而爲川也結於

其所者安靜而不動融於其所者蔬决以忘反故山之性為近正川之性為華為是以處其約者有君子處其融者為利人

天地之先未嘗有形故字其形為人民為禽蟲萬物然後受其字據其形之動曰生形之靜曰死嗚呼我苟不生乎天地先而未嘗用其形榖以出納斯非混沌之似乎故吾以混沌不嘗在天地先而在我之不為萬物繫者而已矣

壞人者天地也使其數出故觀數以象動則有爭殺亂患夫數始乎手足故離吾之指為吾視其指而心

亦離則數數人乎心矣故知指生六而為有餘生四而為不足不足與其餘也為體不備嗚呼心既分身之有餘與不足也則爭殺亂患何嘗不足盡其數出

聖人重其生以愉出先濟其用故井羶之臭出于愉末而後網罟不足於地以牢養於宮中故天下忘身以自給嗚呼上古食而棄其餘熱而棄其皮亦足矣

是知聖人欲化而更亂其生聽鳳鳴而吹管果象也故有象竹之聲者必有象葭之器然則造其為而耻葭學者鳳也故不世而來造其象而耻人學者聖人也故末世而不出嗚呼

江河鑿而山不泣以為川既出而必伐舟也舟既入水而蛟魚相對以其居泉而遠於殺者也今則造泉之具成是大道存而異其質大道亡而遲其禍

利以覩天下利盡而天下畔道以歸天下道薄而天下去嗚呼為利物所間為道亦不偽故始愛其應者終亦將以應人然則利盡所畔者必滅其後道薄而所去者貴不殺其孤而已

城郭溝池以固民也有竊城郭溝池以盜民者則殺人甚于不固夫有竊固之具必有攻固之利苟有利之物寇必生其下是以太古安民以巢故於野則無

爭巢固民則相殺

車服妾媵所以奉貴也然而奉天下來事貴者賤夫有車服必有雜珮有妾媵必有娛樂聖人既為之貴賤是欲鞭農父子以奉不服雖有杵臼吾安得粟而舂之嗚呼教民以杵臼不若均民以貴賤

古之弓矢所以防惡也懷惡者在內所以能避弓矢也故射惡未及死而奪械可以殺人于天下天下從而禁畜私械者嗚呼古之弓矢所以防惡也今則不然反防人之持弓矢也

萬物無常聲而主聲者定其悲歡則聽在心而耳職

厲也謂雷爲可畏則以畏聲聽之不知有時雷可長
養也謂瑟爲可狎則以狎聲聽之不知有時瑟可流
哀也則有幽思之深砧聲之悲也去家日遠雨聲之
愁也嗚呼悲愁果在心也雷與瑟無常聲也
爲學豈有歲故勞於農夫以其有遇世也故佚於使
人然而雖佚不妄學以其勞而未嘗逞是故死而不
得止其心古有志者猶悲日月之易于人也故謂飛
鳥走兎在其中付大藏之鑰未必有信之友也夫取
人之鑰必薦信以入其中受人之託必有情以寄其
内故大信者不使人付有道者不使人求

棺衣之厚葬以王禮百姓不貪其死以其愛名不甚
於愛身任時之重必多怨借君之權必易死是於名
則君子愛身不甚于百姓焉
聖人有意哉故勸善以爵使利爵者樂修夫惡殺人
與殺盜鈞爲仁人之心則亦召盜以爵嗚呼使聖人
無意則勸善不以爵矣故君子爲善不獨樂欲爲聖
人而出是不見仁人之術使爵以召盜乎
食秦人之炙則懷其妻子聞秦婦之嫁則垂涕悲其
身當是時亦疑天下之妻矣吾過富貴之門則懷其
爵矣及聞秦人以爵死者則垂涕悲其身當是時不
顧天下之貴矣有惡雀鹿之害者揮帚以驅雀結罟
以禁鹿夫帚罟既可以驅物則帚罟必可以取物嗚
呼執其具以逐雀鹿安知不有學其具以取之故善
惡者不必惡其名善逐者不示人以其具
猿鳴不過薜蘿以其有蔓蔓者必組物夫能過其組
必自破其心嗚呼髻之組吾髮也帶之組吾腰也纓
之組吾衣也亦是矣今蔓在天下安得復破其心哉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三十一

雜著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雜著

張長史十二筆意述　顏真卿

此中有深意○文亦逆絕

予罷秩醴泉特詣東洛訪金吾長史張公請師筆法長史於時在裴宅憩息已一年矣師公者甚衆求筆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一日長史乃左右䀌視拂然而起僕乃從行來至竹院小堂公乃當堂踞坐而命僕居乎小榻言曰筆法玄微難妄傳授非志士高人詎可言其要妙夫平謂横子知之乎僕曰嘗聞長史

每令為一平畫皆須縱横有象非此之謂乎長史曰然直謂縱子知之乎曰豈非直者必縱之不令邪曲之謂乎曰然均謂間子知之乎曰嘗蒙示以間不容髮其此之謂乎曰然密謂際子知之乎曰豈非謂築鋒下筆皆令完成不令其疎之謂乎曰然鋒謂末子知之乎曰豈非末已成畫復使鋒健之謂乎曰然力謂體子知之乎曰豈非謂趯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之謂乎曰然輕謂曲子知之乎曰豈非鉤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為暗過之謂乎曰然決謂牽掣子知之乎曰豈非謂牽掣為撆銳意挫鋒使筆不怯滯令險峻而成之謂乎曰然補謂不足子知之乎曰豈非謂結構點畫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偏旁救應之謂乎曰然損謂有餘子知之乎曰豈長史所謂趣長筆短雖點畫不足常使意氣有餘乎曰然巧謂布置子知之乎曰豈非欲書預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生體令有異勢乎曰然稱謂大小子知之乎曰豈非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兼令茂密乎曰然子言頗皆近之矣夫書道之妙妙在執筆令得圓轉勿使拘攣其次在識筆法其次在於布置不慢不越巧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變通

適懷縱舍掣奪咸有規矩用筆當須知如錐畫沙如印印泥用鋒常欲使其透過紙背久之自然齊於古人矣

材之小大　李華

攀巢之雛羽翼將成習飛而從其母不幸為烏鳶所震墮於塵椒閒閱之家有侈女焉娟巾細而過於中所遇而憐之藏以玉笥粒以紅稻胡然而然付小為貴養而翫之易為力也兄概之牛望若山行其中也任重致遠以利天下其效也筋角皮骨皆為龍用水旱寒暑之不時艱難驅之登降重阻暗迴塗潦蹄離

節折力氣皆頓病矣目猶覨氼盜烏爪其背觜其肉猶恨啄嗽之未逞䳬鴰而相呼群犬引其腹胃猘猘而爭之車馬往復於傍以千萬計不顧也胡然而然材大爲累扶而救之難爲功也向若不憚斯須之勞而存之其利固厚矣悲夫材之大也爲累材之小也爲貴戾於理悖於道莫甚焉君天下者辨而返之則不世而仁矣

國之興亡　李華

爲國者同于理身身或不和則藥石之鍼灸之若夫扶疾而不攻疾病則凳扶之者屍也齊隋之亡也以

貞于終始爲武物而無恥爲明慢于事嚴爲高賢見義不爲爲長者繩遂用法則附強而潰弱也議于得失則異寡而同衆也尚學希古謂之誕迂便中時謂之工覩其燥濕而輕重之候其成敗而褒貶之肉食之尊以滋味糊口忍危亡而徼祿利自是而下則日上司猶如之我于國何土設能憤發則逆爲備豫動開束闕氣沮志衰志亦從化俾于生者炎炎而四合炙于正者求援而無繼麒麟悲鳴鳳鳥垂翅鴟鼓害翼犬呀毒喙則蛇鴞虎狼之徒其可向邪嗟乎心腹支體一也爲病者萬焉雖有岐緩而不請藏緩視之而不救噫齊隋不亡得哉反是而理則王道易易也

言醫　李華

晉侯方圖秦既而有疾秦伯使醫和視之將行戒之曰鄰國相病大夫何以爲行對曰臣不發藥石請以詞療晉侯而國無害秦伯悅以卿禮遣之和至于晉晉君幄銅鞮之宮憑豊肥倚柔脊更衣被珠玉者百許人膳夫列鼎於庭而後延客客辭曰始受命於寡君以除君疾爲役今大國反以色與食病臣非臣所及也中軍師對曰此寡君待先生之禮也不意爲過敬惟所擇客曰臣聘而馳千里形甚勞而氣不足所

欲者酒一盛果一罷脯鱐佐饭而已其餘不敢煩大國再拜受賜而診之曰君聲流而陽氣溺而浮色寒而容壯與楚王相若亦可爲也亦不可爲也晉侯曰楚子何如而方寡人客曰臣嘗聘楚楚境大而富山川林藪之盛踰淮而竟南海晉與齊秦不敵也晉侯曰寡人未嘗涉楚且置楚王願聞其國之說客曰君不念臣亦未究楚封疆之事直以所見言之楚也近郊去郢尚三百里引車登岡平視諸宮丹素燭天仰不見空如水漂浮半在其中滄波動搖低昂隨風翁薦無極山松不盡乍伏乍起參差高卑流雲重輕或

滅或明道路緜緜縈山繞川車蓋如軒稍覺登原赤
霄冐頂衆手摩天向之高者乃在車下陰谿寞寞投
不無聲狀其乳苑之內則連山黯以當戶客杳杳而
業業若堅刃與慢塗呀將拆而復合儼封隙之嵌空
聲小往而大答聳崖峴以日𤔲穿假仆而實晉濱江
皐衍百里芳草往往白沙日炙鼎湛綠野芊緜走衆
簪連筍簪梗梓橘柚之林窈孕元氣寒暑若一罫不
流風幽不瀨川猨狙飛走經息百態啾啾五號終聽
竟晦墜奐紛川如雪蔽路四望無人移足沒稜黃鳥
翳鳴白鷗飛度臨險瞰江江愧爲潭度度不動常有

神怪龜魚涵泳露鱗出介纖草以颺風颭波起崩濤
逬沫勢不得止精怖鬼怕毛骨洗然攀木瞑眙猶恐
蹄泉頹瀧跳冗繁源臭歕支流潨潨合注湯湯晝夜
有聲當暑清涼透崖撲湍躍而後逝南望可及忽似
無際旋眩迴骨測泊允宕帆石皦磨火焱川上繞夾
又亞傾沙委浪白烟微蒼遍波湍埢瀄瀄灩灩久而
生根浙浙飛雨寞寞起雲沅湘春生蒼梧日晚聲與
聽盡色隨望遠蘋荇荷華紅綃一川愕羽族之多名
紛合散於水間泛隨流而將下時逆浪而復還嗜呼
雷駭沈起雲翻雨不相傷犯豫體閑綠涯疊靓照江

成霞碧水漣漪淺深見沙旁經闊闊溢浸欄檻上有
蛾嬌緜音入雲侵杳眇而將絶隨隤風而復鬬齊宋
鄭衛之樂張於宮中撞金擊石草木競發堅城雉圻
崇山峯墜鳥獸狂悖淮泗皆沸首飾載千金一膳傾
千家耻不相及者以粒計倉稱之衆半於平人秣馬
之費倍於租入其餘奇麗之富奉養之侈率與是侔
楚王甚泰而楚人甚病申叔請老而不與政言未畢
晉侯舒氣而伸幹曰向先生言亦可爲也何哉客曰
此未足累楚故曰可爲也若張而無厭則不可爲也
晉侯色生力起斥御者撤膳羞而請曰先生終說寡

人病幸間矣客乘時而動之曰楚使令尹司馬理兵
于北彊以臨弊邑弊邑大夫少者則請開關以戰老
者則曰君務息人楚恃其富強因侈生欲未足畏也
寡君乃發府將賙而四境寡小君以四時之用爲請
寡君曰是出於人而歸於人無人則無是矣何愛焉
申命上大夫布幣於人而謝之曰孤不德使爾父兄
子弟不自保於楚師故發以相勞秦人感君皆泣婦
人處子亦請執報楚楚朝聞而夕卷師君臣震伏而
受職於秦此先王不戰之術也晉侯洸然以楚事而
照於晉遂輟謀秦由是大國修好小國來朝戎狄皆

所客果以詞塗晉故曰言璧

時議　元結

天子往年悲恨陵廟爲凶逆傷汙怨憤上皇忽南幸巴蜀哀傷宗戚多見誅害驚惶聖躬動息無所是以勤勞不辭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則善改如此所謂以弱制强以危求安今天子重城深宮燕私而居冕旒清晨纓佩而朝太官具味當時而食太常修樂和聲而聽軍國機務參詳而進萬姓疾苦時或不聞而庭有良馬宮有美女輿服禮物日月以備休符佳瑞相繼而有朝廷歌頌盛德大業

四方貢賦尤異品物公族姻戚喜荷帝恩諸臣戚官怡愉天顏而文武大臣至于公卿庶官皆權位爵賞名實之外似已過望此所以不能以强濟弱恐以未安忘危若天子能視今日之安如靈武之危事無大小皆若靈武何寇盜强弱可言當天下日無事矣

時化　元結

元子聞浪翁說化化無窮極因諭諭曰翁亦未知時之化也多于此乎曰時焉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戲時之化也道德爲嗜慾化爲險薄仁義爲貪暴化爲凶亂禮樂爲耽淫化爲侈靡政教爲煩急化爲苛酷翁能記乎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爲溺惑所化化爲犬豕父子爲惛慾所化化爲禽獸兄弟爲猜忌所化化爲讐敵宗戚爲財利所化化爲行路朋友爲世利所化化爲市兒翁能記于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爲威權所恣忠信化爲姦謀庶官爲禁忌所拘公正化爲邪佞公族爲猜忌所限賢哲化爲庸愚人民爲征賦所傷州里化爲禍邸奸凶爲恩幸所迫厮皁化爲將相翁能記于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爲井陌或曰盡于草木原野化爲狴犴或曰殫于鳥獸江湖化爲鼎鑊或曰暴于魚鼈祠廟化爲宮寢或曰數于祀禱翁

能記于此乎時之化也情性爲風俗所化無不作佃狡詐詐之心聲呼爲風俗所化無不作諂媚僻淫之辭顏容爲風俗所化無不作奸邪惑促之色翁能記于此乎

世化　元結

浪翁聞元子說時化歎曰吾嘗聞世化可說又異于此昔世之化也天地化爲庭籥日月化爲豺虎山澤化爲州里草木化爲宗族風雨化爲一舍雪霜化爲衣裘巾冪化爲常聲糞汙化爲粱肉一息化爲千歲鳥犬化爲[illegible]　乎哉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

嗟呼人民此何制歹

化也四海之內巷戰門鬬斷骨腐肉萬里相藉天地非斧鑕也邪人民晴夜盜起求食晝遊則夾傷相及日月非豺虎也邪人民相與寄身命于絕崖溪谷之底始能聲呼動息山澤非州里也耶人民奔走非深林薈叢不能藏蔽艸木非宗族也邪人民去鄉國入山澤千里一息力盡暫休風雨非邸舍也邪人民相持于夾傷之中裸露而行霜雪非衣裘也邪人民勞苦相究瘠痍相痛老弱孤獨相苦夾亡不相救呻吟非常聲也邪人民多饑餓淋瀆病傷道路糞汚非梁肉也邪人民奔亡潛伏戈矛相拂前傷後死免而存

不信王腐如何可化

者一息非千歲也邪僵王腐卿相枕路隅鳥獸讓其骨肉烏犬非君子也邪

寱論　　元結

學奴效婢假寱言以諫人主元子有所感

元子天寶中曾預讌于諫議大夫之座酒盡而無以續之大夫歎曰諫議冗者貧無以繼酒嗟哉元子酧中議之曰大夫頗能用一謀令大夫尊重如侍中威權等司隸何若大夫問謀對曰得寱婢一人在人主左右以寱言先諷則可請有所說大夫不聞古有郎侯侯家得寱婢寱則寱言言則侯慨慷之如是一歲婢寱如故侯無如婢何有夷奴每厭勞辱寱則假寱其言似不怨主而若忠信侯聞問之則曰素有寱病寱中寱言非所知也引寱婢自辨辭說云云侯疑學婢鞭之不止斃之鉗之奴寱愈甚奴于是重窺侯意先是寱說說侯之過警以禍福侯又無如奴何客有

季商隱亦其文所謂危苦激切悲憂憤鬱者也

知侯禍機因寱奴之先扣侯門諫侯以改過免禍侯納客爲上賓復其奴命之曰寱良氏子孫世在于郎大夫誠能學奴效婢假寱言以規諫人主俾悔過追悞與天下如新大夫見尊重威權何止侍中司隸大夫乃歎曰嗚呼吾謂今之士君子曾不如郎侯夷奴耶

字詁判　　張巡

甲楷法有開頗齊刀筆之吏象形自業偏在寫書之官不能殺竹惟青臨池盡黑當年有立應已盈畏計日不移無慚尺牘今乃字詁是事日課有違左氏門庭雖多筆硯稚川史籍不滿巾箱曾莫貝于五車徒見司于雙管以是會意雖則尨賍不能中程何爲當理今之簿訴將俟片言欲遲單父之書須俠洛陽之紙然則類之大小猶或可問刑之出入于是乎在

謝加金吾表曰想我眉之碧峰豫遊西蜀追綠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戮辱黎獻荊胅闕庭

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
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又激厲將士賦詩曰接
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侔月暈分守若魚麗
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
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
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岧嶢一臨虜騎俯城陰不
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
旦夕高樓上遥聞橫笛吟

上公作下大興

古漁父

叟、行、山、逐、禽、而、逢、虞、人、虞、人、反、以、罟、而、罹、叟、叟、欺、虞、

人、以、事、鬼、神、而、得、漁、也、日、叟、之、子、壯、闘、山、而、譽、叢、吾
父、昔、曰、今、日、几、在、山、澤、殺、無、赦、虞、人、亡、于、大、澤、虞、之
父、教、之、以、漁、漁、利、厚、于、罟、未、之、年、富、于、澤、上、反、問、叟
將、殺、其、子、于、帝、側、帝、教、之、以、漁、天、下、天、下、之、利、厚、于
陶、稼、未、之、年、富、于、九、州、漁、者、常、以、此、自、笑、而、聞、于、士、
師、士、師、以、法、執、之、漁、者、對、曰、始、臣、學、漁、不、學、笑、天、下
而、天、下、入、臣、笑、舜、聞、之、亦、曰、始、朕、學、事、叟、不、學、受、天
下。禪。而。天。下。禪。朕。
悔、冥、之、後、漁、者、帝、而、奔、帝、辛、曰、始、風、微、水、上、魚、聚、臣
舟臣罾之十鈎魚方眠臣鈎未及吞而雷驚臣舟夫

奇辯

雷不發而震盡戮于樊理者辛應曰爾不得魚而不
罰魚亦殷人得魚耳夫多魚而罾之十鈎魚必爭而
且咸後其餌然而猶相與賦其鈎豈非君其餌薄乎
何聚之有微子自旁聞之亦曰殷餌薄矣臣不受戮
殷民驚矣祀祭罷而入周

古今作者知此滋味却少

禹誅上　　劉蛻

以功不就而受誅則可謂勤民而死乎曰不然然則
夏之放也奚不尋其先安得以鮑配曰以功不就則
可謂勤民而死也以誅其身則可謂勤其家也不怨
君誅而尋父功鯀當誅也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旣

其家為天下故報其勤家于夏郊而巳矣有鯀之誅
而不廢其功禹為其子也不得以天下而揜其功者
禹為之事鬼神也微禹之為子先人之罪將不食矣
故其子之功由勤父嗣也然則夏郊宜矣于是君誅
其怠也而子不怨其家祭其勤也民神亦時蓋禹以
天下不遂事其父而致孝乎鬼神云

唐天志　　歐陽詹

天、雖、覆、育、生、生、如、有、其、情、則、或、與、或、否、其、與、也、非
徒、與、其、否、也、非、徒、否、受、命、有、生、生、者、率、其、道、反、其、道、
之致焉率則與反則否斯理也固必信至皇帝以孚

古今海錯自有別味

皇唐百七十有五載皇帝御宇之十四祀也歲在辛未實貞元七年其受命率道天與生生如其情之秋歟神哉靈哉明允惠和哉是歲之天也亭乎其正洞九霄之清澈清澈之中若有同夫有求者鬱乎其鬱浮五色以薰郁薰郁之中若有察夫所厭者勝物之性應昔之欲手足之赴人心羽翼之循鳥情農夫在畊獲婦在林裔或舟車丁或艇舨願燥願濕罔不從志其餘則三光流序六氣背行上至事事下埴營營羽毛鱗介勾甲芽萌求諸濡渥則常雨求諸煦旭則常暘求諸吹濫則常風求諸恬謐則常寧求諸烟雲

則常陰求諸日月則常明實皇帝仰上帝以生生爲己物與其禍福配己得失而賓之欽若兢若溫如程如心性二儀支體四時例績上玄之効文粹作命與夫人心能領人之發承父之命鄉堂紹構得其心贍遺獻酣恆其中則財賄犧物推意是役明作牧圉臺隸雅意是用役作以其役無不當也以其用無不宜也上德勝天寶隨維唐皇帝則聖天子第九子也既克貞苗上天所以雅意焉日烟雲風雨亦天之明晰也日月星辰亦天之犧物也神祇精靈亦天之牧圉臺隸也是以皇帝動息神祇莫不隨肯趣精靈莫不由衞

奇在自請二字

穆寂寥絡繹虛無囊篋日月管籥風雨敦恭誅責肅啟閉多少之故將蔭庥施烟雲若自請帷幕而使張矣將灑潤散氣風雨若自請盆罌而使澆屑矣將炟清晝布陽德若自請爐竈而使燀灼矣將先齣夜敓陰靈若自請登燭而使昭明矣處椎維茲含靈不折以蒔蒔熙熙蒸子祇父慈相爲禍蹙也凡書惡紀善避史官之職箴淫逃德或人所逼規鮍生則人之一匹夫耳諷吟日月而爲之志若簡策已棧復何言哉儀猶未也庶補其闕是歲也扶風竇公叅河中董公

似今式錄作

晉楠政之三年趙郡李公紓爲天官之四年范陽盧

公徵爲地官之元年范陽張公濛爲春官之二作年昌黎韓公侗爲夏官之三年吳郡陸公贄同爲夏

抱大志而反抑上大有識力

官之二年京兆杜公黃裳爲秋官之二年清河張公式或一作爲冬官之五年夫太宰六官於天子之爲理。夢亦一作澄派而清洪流者故于斯志之末

斵琴志　舒元輿

寂寞間有至音汪梧桐中越客洗虯了耳長木音常斧樹之良孫斵而琴之予客越見其方風斲取杜成輒叫索清溺應刃溺授授成輪圓溺沛雪落清彀酬答若寒玉透木噴出瓏瓏及察投意之始放心慮無

精於音聞之士

已胸椒文之識

開捎掌握無毛倫他人見料在刃下而沈氏成琴入眼中不知斲之數到邪琴之形化邪所有斧張若對古人雙池呀開若挹澄渟絕刃四顧得色上面旁睞或憏其所以爲沈生乃紘素絲七條其上徧指一弄五聲叢鳴鳴中有靈峯橫空鳴泉出雲鳳龍騰凌鶴哀鳥啼松吟風悲予聆之初聞聲入身覺毛骨聳擢中見境在眼覺精爽冲動終然瞻化源寥寥貫到心甚則百骸七竅仙仙而忘覺神立寥廓上洞見天地初氣駕有太古闃視區外乃知不知音聲者終身爲朧朦嘒木纔滿數尺絲不盈十條古聖人欲其中含

天音天之如此直乃叩之以覩化木且絲木俱無情物也固不能自鳴是使歷代知其必鳴之稱以至褭入槁下枯折空山而不聞者非一也今人明所以聲耳耳且惑況槁木無朕而責其必無惑邪予於此見沈氏子之審音也之運斲也俱與神遇懼與目斯琴流于人間爲他者亂類則沈氏之道爲委上矣故志之

玉筋篆志

舒元輿

秦丞相斯變蒼頡籀文爲玉筋篆體尚太古謂古若無人常時議書者皆輸伏之故拔乎能成一家法式歷兩漢三國至隋氏更八姓無有出者嗚呼天意謂篆之道不可以終絕故授之以趙郡李氏子陽冰陽冰生皇唐開元天子時不聞外奬躬入篆室獨能隔一千年而與秦斯相見可謂能不孤天意矣常時得議書者亦皆輸伏之且謂之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於秦斯有倍矣此直見上天以字寶瑞吾唐矣不然何綿更姓氏而寂寞無人其道不攻篆而識其籀蘯常有意求秦丞相真跡會秦丞相去久聞其有八字刻在荊王有洪碑樹嶧山巔今荊璧爲壟飛上天矣固不可得而見也洪碑留在人間往往有好事

者躋巔得見其亦常問得去嶧山道路異日將襄足觀之未去聞行長安會同堃客有得陽冰真跡遺在六幅素上者遂請歸客堂張之見蟲蝕鳥步爽跡若屈鐵石陷入屋壁霜畫照著疑龍蛇駭解鱗甲活動皆欲飛去齊目昕之分明覩文字之根値吾堂中然後知向之議者謂氷愈於斯吾雖未登嶧山觀此可以信其爲深於篆者之言也試以手拂拭其煙顏塵容侵暴日久擗紉坼裂玉筋欲折予以褻慢讓其主主曰此易致耳豈當其如是愛耶予曰今世人所以重秦斯之跡非能盡辨別之以其秦故矣斯遠矣向

使秦斯與於比肩子能貴之乎曩吾尚欲苦辛登嶧山之巔縮在予掌握中今且猶不爲予貴予不遇生於唐而得與（冰）同爲唐人吾知氷没二三十年其蹤跡流於人間固不甚少得爲于目數見故易之若此使氷生於秦時予又安得使造次而見遺塵邪是予賤目也世人皆然嗟乎氷既即世是字寶入地矣後人思孜孜求之今且遭不知者忽易想生筆下日有筆迹固爲門戶見覩之物矣氷雖欲求沽售不獨棄爲蚩士必遭其訴怒也主聞之其愧色見於顔眉間欲卷而退知其退也必因循而不信遲止留之引筆

書其志行下以保明其爲字實也不謬詞曰

斯去千年。氷生唐時。氷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

悲剡溪古藤說

舒元輿

剡溪上綿西五百里多古藤株枿逼土雖春入土脉他植發活獨古藤氣候不覺絕盡生意予以爲本乎地者春到必動此藤亦本於地方春且有死色遂問溪上人人（文粹無一人字）有道者言（文粹作云）溪中多紙工持刃（文粹作刀斧）斬伐無旹擘剝其（文粹無其字）皮肌以給其業意

藤雖植物者溫而榮寒而枯養而生殘而死亦將似有命於天地間今爲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爲人中傷致一物疵癘之若此異日過數十百郡洎東雒西雍歷見信（文粹無信字）書文者皆以剡紙相夸乃（文粹作字）寤曩見剡藤之死職正由此（文粹無此字）過固不在紙工且今九牧士人自專言能見文章戶牖者其數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安重皆不啻握驪龍珠雖苟有曉寤者其倫甚寡不勝衆者亦皆斂手無語勝衆者果自謂天下（文粹作之）文章歸我遂輕傲聖人道使周南邵南風骨折入於楊白（二字文粹作折楊黃）華中言偃

卜子夏文學陷入於淫靡放蕩中比肩握管動盈數千百人下筆（文粹作筆下）動數千萬言不知其爲謬誤日日以縱自然殘藤之命易甚桑枲（文粹作易其桑枲）波浪頹沓未見其止（文粹作止息）如此則妄言文華（文粹作綺文妄言華）誰非書剡紙者耶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之雖衆天下爲剡溪猶不足以給况一剡溪者耶以此恐後之日不復有藤生於剡矣大抵人間費用苟得著其理爲（文粹作則）不枉之道在則暴耗之過莫由橫及於物物之資人亦有其旹旹其斬伐不爲沃閼予謂今之錯爲（文粹有戊字）文者皆沃閼剡溪藤之說（文粹作流）也勝生也

有涯而錯爲文者無涯世世字文粹作無涯之損物不直於
剡藤而已予所以剡藤以寄其悲

養狸述　舒元輿

野禽獸可馴養而有裨於人者吾得之於狸狸之性
憎鼠而喜愛其體癯其文班予愛其能息鼠竊近乎
正且勇嘗觀虞人有生致者因得請歸致新昌里客
舍舍之初未爲其居時曾爲富家廩墉堵地面甚足
鼠窽穴之口光滑日有鼠絡繹然其既居果遭其暴
耗常白日爲群雖敲拍叱嚇略不畏忌或暫黽俛趍
縮須臾復來日數十度其穿巿孔箱之患繼晷而有

晝或出遊及歸其什襬服物悉已破碎若夜時長留
釭續晨與役夫更吻驅呵甚擾神抱宵時或缺焿
交黑暗中又遭其緣榻過而泊泊上下則不可柰何
或知之借櫝以收拾衣服未頃則櫝又孔矣予淚心
悶嘗其意欲撅地誅剪始二三十日間未果頗患之
若抱癢疾自獲此狸嘗闔關實竇縱于室中潛伺之
見軒首引鼻似得鼠氣則凝蹲不動斯須果有鼠數
十輩接尾而出狸忽躍起堅瞳迸金文毛磔班張爪
呀牙劃洩怒發鼠黨帖伏不敢竄狸遂博擊或目抉
牙截尾捎首擺腎視聞拏鼠肝腦塗地迨夜始背釭
潛窺室內洒然予以是益寶狸矣常自馴飼之到今
僅半年矣狸不復殺鼠鼠不復出穴穴口有土蟲絲
封閉欲合嚮之韞櫝服物皆縱橫拋擲無所損壞噫
微狸鼠不獨耗吾物亦將咬齧吾身矣是以知吾得
高枕坦臥絕瘡痏之憂皆斯狸之功異乎鼠本統乎
陰蟲其用合晝伏夕動常怯怕人者也向之暴耗非
有大膽壯力能凌傷于人以其人無禦之之術故得
恣橫若此今人之家苟無狸之用則紅墉皓壁固爲
鼠室宅矣非釀鮮肥又資鼠口腹矣雖乏人智其柰
之何嗚呼覆齋之間皆圓手方[illegible]乘人之敘甚于

鼠者有之矣若時不容噬人則白日之下故得騁于
陰私故桀朝鼠多而關龍逢斬紂朝鼠多而王子比
干剖魯國鼠多而仲尼去楚國鼠多而屈原沉以此
推之明小人道長而不知用君子以正之猶嚮之鼠
竊而不知用狸而止遏縱其暴橫則五行七曜亦必
反常于天矣豈直流患于人間耶某因養狸而得其
道故備錄始末貯諸篋內異日持論于在位之端正
君子

猫鼠議　崔祐甫

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範作則禮記

郊特牲篇曰迎猫爲食田鼠也然則猫之食鼠載在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猫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于性乎鼠之爲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其序曰食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于麕鹿麏兎彼皆以時殺獲爲國之用猫受人養育職既不修亦何異于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捍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猫不食鼠之目以茲稱慶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治平天符薦至紛綸雜沓史不絕書今茲猫鼠則若以劉向五行傳論之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誡諸邊候無失徼巡猫能致功

鼠不爲害

迎猫　　牛僧孺

猫爲獸捕鼠咬饑苗性也鼠好害物而食之是猫於人爲爪牙於獸職爲刺姦也所以伊祁氏季春（疑）曰迎猫然則人假借蓄猫之義盡矣僧孺常學大小戴禮知迎猫之利攝饗者悉辭以蓄鼠之竊請迎蓄之僧孺因允其言是猫也非不壯大猶或而爲之蠹踰鼠族者性懶不捕善伺饗人戶隟搜蓊覆罋竊蓊隱罷如智有十指百目者而猶家人割剩食三肯加哺

不敢輟嗚呼鼠伏隱處也猫人畜食之也鼠竇（一作冗）厚垣溪窖也猫安薦茵堂室也鼠出恍獲畏怕也猫遊安緩舒閑也既伏隱處也則出可伺之也既竇厚垣溪窖也何地可空之也既出恍獲畏怕也捱捱之可恒之也惟猫甚不易也僧孺嘗讀晉漢二史見更始元年赤眉擾秦中淆函岐雍大苦之以更始宜制之而人又苦之是意亂君之猶猫竊者也晉太康末趙厥亂岷蜀漢銅梁大苦之以羅沖征之而人又苦之是意亂臣亦猶竊者也向使更始非伏漢則秦人皆得擒之矣羅沖非伏晉則蜀人皆能捕之矣猶非

伏於人則庖人皆得戮之矣然三者皆知伏之苟竊也曾不知人甚苦之矣以至于逐之以至于戮之故有爲國者有爲兵者有防盜者有伏而皆亂者則踰於盜也踰於亂也思饗人迎猫不可不慎也

訟忠　　牛僧孺

春秋周大夫萇弘之賊成周也晉女叔寬謂弘違天不免也國語衛彪傒又云萇叔支天有咎也支天壞違天也人道補天反常也誘人賊周誣人也左丘明皆然其言共以爲一言喪邦其例由斯矣若是則帝王不務爲政而務稱天命下不務竭忠而務用與衰

矣雖欲不亡其亡固翹足而俟矣必謂天壞不支自古無中興之君乎衰運不輔自古無持危之臣乎殷太戊周宣王胡以永天壞而興乎殷傳說周吉甫胡以持衰運而壽乎二君二臣天豈私之乎且後謂臣謀其君爲違天則危而不扶爲順天乎人道補天爲反道則舍人徵天爲合道乎誘入勸王爲詭人則勸人叛王爲信人乎辭之悖亂有至是者夫人道邇也忠者人倫紀綱也天道遠也誕者人倫虛誕也假天道以亂人倫循慮論誣於失也況舍人事徵天道棄邇求遠無禪於教者也又謂不得終果由支天壞也

則趙高秦之助壞者也董賢漢之助壞者也曹爽魏之助壞者也賈謐晉之助壞者也咸家族身戮者天不壽之夫天之所與豈有親者以道承天則天無壞旨以亂承天則天無支者故支壞非天也興衰由人也但有人不支而敗無天不可支也嗚呼弘無殷宗周宣以任之位卑大夫不爲王卿上卒令强晉迫脅非道栽勒士死難於弘爲得矣柰何丘明不譏周殺忠臣所以國危也晉殺王臣所以國分也但紀弘之戮死是神彪傒叔寬反常之說也謹按魏子首賈辛以定王室也夫子曰其命也忠當有後于晉國也賞忠有後則身終不謂反天戮也是知丘明謬聞偏見失聖之旨甚遠恐史册久謬誣惑爲臣者將求事之得不以文字中訟哉

象化

牛僧孺

象龍禱雨三月不應巫病民咨王嗟愁儒有言曰王無愁也象之誤也夫龍善化雨而時在乎天天使雨龍得化不使雨龍不得化聖人象龍而救民見乃象其化者也龍之性善學者人之心故象性莫若心而巳使性非心可象則鳴鳩之性均而木刻鳴鳩足以象均邪獬豸之性觸而瑰飾獬豸冠足以象觸邪龍

以性善化而龍乎化人者衣衮則其象不以上木亦明矣湯是以龍其聰而深無不聞也龍其明而高無不見也言若出爲雲而物仰之有陰智若躍乎淵而物觸之有潤天而不雨百姓祝王爲雨也雖七歲炎炎不聞有咎者而況三月哉

國馬說

李翱

有乘國馬者與乘駿馬者並道而行駿馬嚙國馬之鬉血流於地國馬行步自若也精神自若也不爲之顧如不知也既駿馬歸芻不食水不飲慄而立者二日駿馬之人以告國馬之人曰彼益其所羞也吾以

馬遂而喻之斯可矣乃如之於是國馬見駁馬而鼻之遂與之同櫪而芻不終時而駁馬之病自已夫四足而芻者馬之類也二足而言者人之類也如國馬者四足而芻則馬也耳目鼻口亦馬也四支百骸亦馬也不能言而聲亦馬也觀其所以爲心者則人也故犯而不校國馬也過而能改駁馬也有人焉恣其氣以乘人人容之而不知者多矣觀其二足而言則人也耳目口鼻亦人也四支百骸亦人也求其所以爲人者而弗得也彼人者以形骸爲人國馬者以形骸爲馬以彼人乘國馬人皆以爲人乘馬吾未始不

謂之馬乘人悲夫

知鳳　李翺

有小鳥止於人之家其色青鳩鷃之屬咸來哺之未久野之鳥羽而蜚者皆以物至如將哺之其蟲積焉群鳥之鳴聲雜相亂是鳥也一其鳴而萬之聲皆息人皆以爲妖也吾語知其非鳳之類邪古之説鳳者有狀或曰如鶴或曰如山雞皆與此不相似吾安得知其鳳之類邪鳳禽鳥之絶類者也猶聖人之在人也吾聞知賢聖人者觀其道由黃帝堯舜禹湯文王至於孔子顔回並立於時魯國人曷不曰孔之回而顔之丘乎是可知也陽虎之狀類孔子聖人是以畏於匡不書七十子之服於陽虎也有人焉其容貌雖如驩兜惡來顔回子路七十二子苟從而師之者斯爲聖人矣故曰知賢聖人者觀其道似鳳而不見其靈者山雞也則可視其形而鳳之云邪天下之鳥雖鳳焉鷹鸇鴟鴻其肯鳳之邪是鳥也其形如斯群鳥皆敬而畏之非鳳類而何鳥至於宋州之野當貞元十四年

截冠雄雞志　李翺

翺至零口北有畜雞二十二者七其雄十五其雌且

飲且啄而又狎乎人翺甚樂之遂掬粟投於地而呼之有一雄雞人截其冠貌若營群望我而先來見粟而長鳴如命其衆雞衆雞聞而曹奔於粟既來而皆惡截冠雄雞而擊之曳而逐出之已而競還啄其粟日之暮又二十一其群棲於楹之梁截冠雄雞又來如慕侶將登於梁且棲焉而仰望焉而旋望焉而不鳴焉而大鳴焉而延頸喔咿其聲甚悲焉而遂去焉去於庭中直上有木三十餘尺鼓翅哀鳴飛而棲其樹顛翺異之曰雞禽於家者也備五德者也其一曰見食命侶義也截冠雄雞是也彼衆雞得非幸其所

呼而來即又奚爲既來而共惡所呼者而逐之耶豈不食其利昔其惠耶豈不衰其見食命侶之一德耶且何衆棲而不使偶其羣耶或告曰截冠雄雞客雞也予東里鄰夫曰陳氏之鷄焉死其鵰而陳氏寄之於我羣焉勇且善鬬家之六雄鷄勿敢獨較焉是以曹惡之而不與同其食及棲焉夫雖善鬬且勇亦不勝其衆而常孤遊焉然見食未嘗先啄而不長鳴命侶焉彼衆雞雖賴其召既至反逐之昔日亦由是焉截冠雄雞雖不見答然而其迹未曾變移焉夥既聞之憫然感而遂傷曰禽鳥微物也其中亦有獨稟精

氣義而介者焉客雞義勇超乎羣群皆嫉而尚不與儔焉况在人乎哉况在友朋乎哉况在親戚乎哉况在鄉黨乎哉况在朝廷乎哉由是觀天地間鬼神禽獸萬物變動情狀其可以逃乎吾心既傷之遂志之將用警乎且可以作鑒於世之人

漢高祖僞遊議　高參

或曰漢高帝僞遊雲夢以擒韓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予以謂高祖不思弘遠之規而務一時之計于是乎失政刑矣夫聖人貴正不貴幸與律不與賊昔者明王五載一巡狩合諸侯各朝于方嶽大明黜陟故無德者削地有功者進律漢氏君臨萬國示人以偷僞遊之名不可以訓且當此之時韓信未有逆節一朝繫信。而生諸侯之疑。天下皆疑則所利者少。而所失者多昔崇伯之方命圯族共工之靜言庸違帝堯以則哲之明而未有去者蓋以其行僞象恭且有四嶽之舉故也向使堯惡四凶之行拒四嶽之舉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爲戮不辜矣夫刑一人使天下知其罪。則服賞一人使天下知其賢則勸若賞而不勸刑而不服則堯所不爲也。漢祖不能斟酌古典率用陳平之言。執信而歸于京師。一二年間韓王信

反馬邑趙相　高謀相人陳豨反代地。彭越黥布盧綰悉以叛換豈非服勸用刑之失歟。傳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忠。古之盟主。恥襲侵之事。况光有天下者乎。於戲悠悠千載變詐盟生。使天子不復言巡狩諸侯不敢議朝覲。大者自嫌强盛。小者懼于囚執。是恩信不流于下。而忠孝不達於上。王者之澤竊以陵遲。自雲夢始矣。

甘露述　歐陽詹

甘露述昭孝德也貞元壬申歲福州福唐縣尉清源蒲陽邑人濟南林云墳大夫人終公勿一痛至水漿

不入口或三日或五日內外羸憊殆至殞滅癸酉歲將與先府君偕合葬之禮公之于親事存旣竭其力送終思盡其勤曰含襚吊章則有王度不敢越也塋域固護實在我功當懋而行之于是躬闢坎室自延塼甓與兄弟手攻有負以纍以築雖率情性而無僭法度不違曲禮而有異常儀誠考載理而未之爽春三月五日忽異氣自天氤氳下蒙非雲非煙縣縣綿綿絲耀光鮮馨香馥然起朝及暝徘徊不散先是繞壠已栽松栢洎臘枝葉間遍懸露滴其滴齊大如梧子公奇之與兄弟及鄉人時相慰者而嘗之其味甘

異于人間所甘之味日漸高不銷不晞轉堅轉明瑩然如珠鏗然玉聲如是者三日觀者爭取或食或藏噫天寞寞其間蕃靈地陳陳其間蓄神靈無形爾無身無形無言無身無聲苟有可褻以物而旋苟無可褻物不虛行其德常其物常其德稀其物稀予聞甘露之說莫覩甘露之實其爲稀也不亦甚乎今天爲公而降公之德豈常德與況殊香啟途異彩相宜凝結珠圓光明月潤況堅若哉則其至誠所招又多矣予執吊禮幸獲而見不聳不足遂爲之述

拜嶽　陳黯

黯自關東隨計來闕下經華嶽祠有巫導以所謁乃徹蓋整衣馨爐漉觴頫拜而前緘默而退巫曰客是行也務名邪官邪胡爲乎有所禮而無所詞神之聆響而答盍舒乃誠曰余其來拜句以嶽長羣山猶人之有聖賢草木之有松蘭百川之有河海鱗羽之有龍鳳屹屹崇崇于霄柱穹載國祀典家人依宗拜之思盡乎余之敬詞之黯懼乎神之聰且神視果高而聽果深必福其善而禍其淫余行合乎神也必照而臨如欺乎神也祈之乎何心巫兮余言爲妄兮焉妥言者之欺

答問諫者

或問古之士能直諫不君之君者其誰爲最曰有諫者齊人茅焦曰夏無龍逢邪殷無比干邪曰不以之無而功德相逢耳夫諫者不獨以言之忠而徵其氣雄不獨以名之彰而欲其事立四者克備是爲難矣昔嬴政吞噬羣雄以取天下豪暴奢侈古初無先故非必爲而諫必拒當遷太后于雍有及泉之誓凡諫者一十七人矣天下忠亦之士莫不囚氣鎖詞是時焦能獨奮勇果不顧其威肉視虎狼冰顧湯鑊譯謂逆廷折其四失俾暴主悔非遷善而從其言出是骨

肉之恩斷而再續君臣之義捨而再交諫諍之路塞而再啓皆由焦之功也噫忘軀徇忠亦諫者之職然必于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心哉進諫于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詞哉斯可謂言忠氣雄名彰事立備矣豈若龍逢諫桀比干諫紂徒自桑聲婉詞而又身不免事不立其足爲茅先生之徒歟問者喜而退矣

濟爲瀆問　李甘

北諸侯來朝過温温令送于温指問水名令曰濟也侯曰豈濟瀆邪令復曰然侯曰河吾望也其横千里

湃猛如漲無風或毀船殺人得清洪泊漳之水不如深別爲九河不加狹彼所以爲瀆也今盡濟水之力載數石之舟廣不能横深不能浮而曰與河同需等秩吾不識先王班祀之意也令曰濟南去數十里過河矣寐介如此馳狂濁中未嘗波淪氣奪別河而潛積沙千塊千里不壓不斷益壯其流帥汶而東終能發山輸海此其所以爲瀆也今河負其漲大自積石不捷趨海往來戎狄間會涇渭灃滻汾洛伊沁之水以濟其暴決愁民生中土患勢逆曲多窮始歸海此皆濟水所羞也執事豈以大爲賢乎侯黙然

文有別境

叛解　李甘

或曰申恒何譬而叛解曰盜賊富豪譬乎且怵其財而强索之若冤其主也申習盜恒習賊差乎解曰害財曰盜以盜害人曰賊天下有士家之有約粟也天下有相家之有子弟也申遞業縣非盜歟恒驚宰相非賊歟或曰有盜一金貲十金而可捕爲之乎有賊一夫殺十夫而可磔行之乎今三年兵之非十金而捕如費何萬人死之非十夫而磔如殺何解曰以金爲輕而不捕則窮人家家謀盜矣富人家家遇盜矣以一夫爲寡而不磔則壯夫人人爲賊矣懦夫人人

被賊矣是故盡天下之盜者三年爲蚤也勝天下之賊者萬人爲少也或曰吾聞寡夫重閉盍鑄乎解曰天雨垣敗盜賊乘之門之閉耶曰以彼習叛之巧也贖而吏之何如解曰盜賊欲巧吏不欲㥥如贖倡而爲妻也爲倡且淫爲妻且禁乎

設毛延壽自解語　程晏

小意風蓮　愛遊之下　允有一線　閃處

帝見王嬙美召壽責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爲宮中美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美者遷于胡庭是臣使亂國之物不逞于漢而移于胡也昔閩夭獻美女于紂而免西伯齊遺女樂于魯而孔子

行秦遺女樂于戎而間由余是豈曰選其惡者遺之美者留之耶陛下以爲美者是能亂陛下之惡也臣欲去之將靜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爲美者是不能亂我之德安能亂彼謀哉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選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爲陛下選亂耳惡可以爲美爲彼得乎帝不能省君子曰良畫工也孰謂其貨哉

工器解　程晏

匠刀者不必自用割匠弓者不必自用射善爲器而已善割者不必善匠刀善射者不必善匠弓善用人之器而已庖丁豈自鍛而後操之耶由基豈自斲而後射之耶然則匠刀者不嫉庖丁之解匠弓者不嫉由基之中業已之爲器而攫刃之不利弦之不勁也我器既利既勁彌彼之用是器得其所又何嫉哉蕭張爲漢之器既利既勁矣不嫉漢祖之能刃我而解羽弦我而中羽天下是業已之爲器也反是者所謂已匠刀不欲人之善割已匠弓不欲人之善射然則器安適乎范增之器也既利既勁矣鴻門之言不用羽非善割善射者終不能用其器也是器豈嫉人也哉痛器之[illegible]所也是言也不足爲儒者道川譬乎

貧民嫉上之臣也

歸解書彭陽公碑陰　朱闓

予感公之知獨來弔作歸解武門子不許彭陽公而云知豈誣也哉曰公尹洛禮陳商爲鄆薦蔡京莅京辟李商隱予偶不識公耳公之知予如春潦之奔壑夏雲之得龍秋弦之發矢冬爐之納火勢豈後于三子哉是則公亦知予者也何必識然後知乃曰之知也在道之相望爾箕殷湯與周公不相識孔子與周公不相識孟軻與孔子不相識揚雄與孟軻不相識韓愈與揚雄不相識果不相知哉伊尹與夏桀相識比干與殷紂相識果相知哉今天下大國之侯小國之伯子常識之矣日且相視言亦相交豈得爲余知也哉予感歎碑下歸解于是書之

人旱解　盛均

涒灘歲越垠䀉旱寒諸陽遷市不雨祈山川麼神又不雨觴上龍舞巫覡愈不雨或言邦有術人能補選龍而謀之爲歲嘗然農剩其澤及名術人至而旱色如故太守怒巫命擒之術人遁去矣其遺橐有書一幅曰人旱旱有三曰天旱國旱人旱曷爲天旱堯陽肆凶下土祇慎雖六七歲黎人不飢曷爲國旱君

慨亦可恨也

慎語妙

道殲災德涸仁枯貪風暴氣蒸爲特厲曷爲人旱邪燬其政吏賊其行千里人心燥不爲陰夫天旱求諸仁仁洽而時豈國旱求諸德德涸而澤流人旱求諸政政清而俗阜今貨遊于上刑黙于下百姓焦愁結戾恨暑所謂人旱者也邦守不清其政而逮罷貨而是猶乘權適海衆年望賀於何可冀乎太守得書增怒是歲自正月不雨至于五月明年殍死者數千人而太守亦以財禍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三十二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録卷二百三十三

雜著

目終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雜著

大明宮紀夢

孫樵

（死自效功德者見若有誅）
孫樵嵩貢士名旅見大明宮前庭仰眙俛駭陰意靈
怪恭歸偲動中宵而寢寢彼大明宮神前有云且曰
太宗皇帝綍瀛敞居廓穹起廬圜然而劃隆然而赫
孰翕孰隳永求帝宅帝詔吾司其宮（太宗初立大明宮後高宗增修遂移伎焉下帝謂上帝）與日月終翼聖獲艱十有六君蕩妖斬
（廣明元年詔曰右散騎常侍李涵有倒囿）
氛孰知吾勤吾嘗廬陵錫武（天后即真天下號周廢中宗為廬陵王賜姓武）

（之行在方郎中孫樵有楊馬之文前進士司空圖有巢田之亂僻為行在三絕）
氏廟祚徹主（司禮博士周宗奏增武廟為七廟唐廟為五）吾則協二毗輔
（謂梁公仁傑魏公元忠也）左右提護義甲憤徒起帝仆周（五王與帝出東宮斬賊迎仙殿迫后歸政天后驚默還卧明日華罰復唐）吾則械二點雛（謂昌宗易之也）
伊卽其誅胡猘偬斯（謂祿山也）踣肌斷骨驚血濺闕仰
吠白日二聖各轍大麓北挈（肅宗遂即位于靈武）吾則激彰孽
悖節（謂慶緒也）俾濟逆殺巢兩傑憤烈（謂汾陽王及臨淮王）俾克斯
滅薊梟妖狂（謂朱泚也）突集五堂縱喙怒吞大駕鶩奔吾
則勵陰刀剪其翼俾不得逃明殛三華蝕黑兆匪吾
力吾見若正聲在懸評舌在軒輶戴延諫刳襟沃善
賞必正名怒必正刑當獄撤腥（太宗每遇行刑謂之御諫）當稼吞
噴吾則入潰莽潤（貞觀中河屢清）入圉肉角（貞觀中麟見）何澤蓁
湃（太平十日一雨雨必以夜）斗穀視土（開元中斗米五文錢）吾見若奸聲在
堂謨舌在旁窒聽怫諷正斥邪寵嘉賞失節怒罰失
殺奪農而從厚征而雕吾則反耀而彗（永崇總章中彗星屢見）
反澤而沴蕩坤而坼（地有坼而復合終日不止）裂乾而不（天有裂而不蔽）
然吾留意宮中二百年昔亦日月今亦日月往孰爲
設今孰爲缺籍民其炯有野而蒿（開元中籍戶九百萬今二百萬）籍
甲其墟有壘而墟（開元中籍府兵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寶甲總六十萬今天下兵仰給疲農而幕府鄉縣著也）
西垣何縮疋馬不牧（開元中北庭拒鄰萬三千今隴西平京天水金城四郡息馬疋至七十萬四十八監以使華之是時息疋易馬一殺）北垣何楚孤

壘城粒言未及閿樵迎斬其舌且曰余闕宇獲其哲
（房杜姚宋）得是赫日烈老魅跡結爾曾何代宰獲其懸（林甫）
（欽宗）得是昏蝕魅惟橫惑爾曾何力今者白風清忠
箭盈庭闒南侯孺闒北侯霖刳帝城闢闢何賴窮邊
胥縻如封何賴疲農禁甲飽狩尚何用天下兵神命
何知孰愧往時神不能對退而笑曰孫樵誰欺乎欺
古乎欺今乎吁

書何易于

孫樵

何易于嘗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
江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

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自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文粹有叶字）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易于爲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榷筦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劃去利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爲百姓匿今劃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寧（集無寧字）免竄海裔（集無裔字）耶易于曰吾寧愛（集作一）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察（文粹作風）使聞

其狀以易于挺身爲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爲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僂杖者易于必召坐與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皆（文粹作輒）親自與語爲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綿州羅江令故（文粹作其）治視益昌是時故（文粹無故字）相國裴公刺史（文粹作出鎮）綿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導從不過三人其察（集作全）易于廉約如此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

樵曰易于督賦如何曰止請貸（集作緊）期不欲堅（集作緊）繩百姓使賦出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貧民饋給送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如何曰無盜樵曰予居長安中（文粹有十字年）歲閱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爲某縣得上下考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故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爲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樵以爲當世在上位者皆知求財爲功至如緩急補吏則曰吾患無以共治膺命舉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詔及其有知之者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

易于不有得於生必有得於死者有史官在

古來如何君賢令者不少矣無樵等紀述幾與草木同腐即如白樂天秦中吟十詩其立碑篇云我聞望江縣麴令撫惸嫠在官有仁政名不聞京師身歿欲歸葬百姓遮路岐攀轅不得去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無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沈黎越巂俱

爲邊賊逼於群蠻田在賓將軍剌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爲樵言曰巴蜀西逼於戎南逼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加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文粹作按）步且戰且進蜀遇闘如植横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蝨皆折刃失（集作香）鏃不能斃一戎而況稻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衆即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青溪道以和群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群蠻子弟聚於錦城使習書筭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巢果能大入成都門其三門（大入城都是一句門其三門是一句今文粹集本盡削其三門三字而云人入成都門乃不成語頓英善可證其非）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巂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群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群蠻常有屠蜀之心居則自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武（集作戰非）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開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李丞相固言鎮西蜀時奇編民李權

者遣子齎書通蠻言蜀無備可取狀邊戍搜獲之按問得實棄市至今或有蹤其所爲者）吾不知群蠻此來大舉以南爲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九如瓠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常伺其來朔風正嚴綏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汗矣而況歷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趨拔戟而鬪邪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餉者縱吏而（一作以）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苦（文粹作疎）而易良當賑粟則以砂而參粒（每歲當給帛主將輒先市輕帛以易重帛然後散諸邊卒當給糧下吏必先盜其米然後以砂補其數如以給邊卒以此爲恨四字集作常以尸爲怨之也）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得（集作能）殊死而力戰

乎此巴蜀所以爲憂也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沈黎越巂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有趙充同之風）籍於郡則易爲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繕相美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辟以俟其寇虜連帥即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劫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饋餉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集有無字）無怨於將軍則如之何（四字集作何字）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樵非獨爲古蜀言也且今九大鎮大率類此耳文

赤雉傑可喜

迎春奏　　孫樵

黑帝歷窮，帝命青帝嗣其公（無私）以其皇帝備牲牢鼓鐘迎饗于郊東賤臣樵寓疏太常上奏曰天有四時陛下實行之是天乘陛下政令明昏而爲燠寒也青帝何功而饗乎寬空春之日陛下廩以時出帛以時郵則萌牙努拔勾萌畢達矣夏之日陛下農事無所奪山麓無所伐則草木壯旅國無夭札矣秋之日陛下獄無曲次吹無冤殺則霜露不失節萬物固結矣冬之日陛下地氣不掘洩室屋不徹發則豐隆不敢繫

越百蟄柔宄矣聖人之非日南無驕陽啓蟄無繁霜斗北無伏陰火西無滯霖淫昏之世反膏而波（春行秋令大水發民廬舍）反冰而花（冬行夏令能令花）雹傷螟螣（夏行冬令則雨雹時則蝗飛蔽天）旱赤雨血（伏行夏令則雨血時則赤旱千里）是陛下政令出乎修明則寒暑運行政令出乎淫昏則災祥屢臻其可忽乎臣又聞陛下與人爲春得華慘作和起枯生華喜滿其家沃穆歡咳如暖景時開樹色烟光覺葱蘢芳蒼陛下與人爲秋得愁刮人魄風日澄白慄慄蕭索覺庭槐枯落陛下與人爲夏得變絺成襦爐燼作燋驅驅轍結雜遝喧衲門如三伏熱陛下與人爲冬得衆皆不見日湅薄人骨間間感感燈青火白門無跡轍跡瘠陛下左右皆春天下病悴者衆也陛下肘腋皆熱中國病凍者衆也豈陛下用心有頗焉陛下苟能平其心雖澤不周惠不均天下無根言不然天將祝陛下心而燠寒也

（名語光天壤）

讀開元雜報　　孫樵

（古思先生近可想見）

樵囊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繫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寮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封東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問宰相與

百寮廷爭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嘗時未知何等書徒以爲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長安來者出其書示之則曰吾居長安中新天子嗣國及窮虜自潰則見行南郊禮安有籍田事乎況九推非天子禮耶又嘗入太學見叢甓負土而起若堂皇者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址則射禮廢已久矣國家安能行大射禮耶自關已東水不敗田則旱敗苗百姓入常賦不足至有賣子爲豪家役者吾嘗背華走洛遇西戎還兵千人縣給一食力屈不支國家安能東封從官禁兵安所仰給耶北虜驚嚙邊甿勢不可控宰相馳出責

戰尚未報功況西鬪復鬻於西戎安有庖從事耶走皇帝以御史竊議宰相事望嶺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齗舌相戒況宰相陳奏於仗乎安有廷奏諍事耶語未及終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皆開元政事蓋當時條布於外者樵後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復云然尚以為前朝所行不當盡為墜典及來長安日見條報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illegible]曰畋于某誠不類數十幅書樵恨生不為太平男子及覩開元中事如奮臂出其間因取其書帛而漫志其末凡補缺文者十三正訛文者十一是歲大中五年也

逐痁鬼文　孫樵

孫子病痁其友踵門請曰始則慄縮撼懍有若仆子於嚴冰者終則憤胸爍肌有若寘子於烈爐者子知動作皆鬼耶子試為子逐之以文樵應之曰子病誠鬼也然樵居乎亦有不自了事者抑有鬼乎樵嘗思委質以事君則有若剚心而炊者立於旁曰當如此諫樵嘗思不入於危難則有若結縷而炊者立於其旁曰當如此忠樵嘗欲不固其窮則有若圧拒饋衆者立於旁曰當如此廉樵嘗欲苟遂其期則有若摧梁泪炊者立於旁曰當如此信樵嘗欲與人美言則有若斂予訐謀而蝕人耳者樵嘗欲與人市交則有若教予違勢而去勢者樵嘗欲趨權豪以冀得則有若牽予裾而躓予足者樵嘗欲忍汗赧以自媒則有若縛予舌而膠予口者予之不得專也如此以故學勤而吾道愈窮業修而知已日消是殘吾生於痁鬼也子并為我逐之吾聞有陳萬年者射利來機遡熲作怡愉愉便便阿意奉歡炊而有靈是為諂鬼此鬼依人使人蒙福人見輒喜擺去不得復有公孫弘者魁巳沽名飾情釣聲內苞禍心外示舒弘炊而有知是為矯鬼此鬼憑人使人有聞上信於君下喜於民

復有司馬安者攘義盜仁縛舌交唇柔聲婉顏狐媚當權死而有靈是為巧鬼此鬼依人辭枯即榮長舸華纓高步天庭復有和長輿者鉅萬藏家貫腐鏹磨鮮羞螭縮陣陣腥灧死而有知是為錢鬼此鬼憑人使人氣豪意適交歡販祿買出成面此四鬼者苟與吾遊吾必快所求是資吾生於他鬼也子并為我招之其父不對退而歌曰

窮吾知其所羞達吾知其所求此不當逐而彼不當游君乎君乎誠有徵於中乎吁

孫氏西齋錄　　孫樵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因掇其體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擲其叢冗羌肩不足以警訓者。自爲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錄。起高祖之初。洎武皇之終。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名。登崇菁良。蕩蕤凶回。有所蔽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慄。則直書志慝。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術。愛議失教也。（太宗有大功。宜嗣有天下。高祖不當立建成爲太子。至有六月二十四日事。故書高祖殺建成。）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志諫贊慝。懲廢命也。（李勣爲顧命大臣。儀堅諫不奪。高宗不敢立武氏爲后。故書李勣立皇后武氏。）起皇后已廢之魂。上配天皇者何。登嫌黜冢。不可謂順。予懼後世疑於禘祼也。（高宗廢王后。立武后。乃貞觀侍女。何以列昭穆。故時以王后配高宗。示天后有嫌于禘祼矣。）條天后擅故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閏位。不可謂正。予懼後世牽以稱臨也。（天后改元。即與令悉以天后年號及行事繫于中宗。示女子不得改元者政也。）崔察賊殺中書令裴（宗廟諱名犯武）者何。詭決挮亂。擧殺機也。（裴爲顧命大臣。屢白天后歸政。御史崔察述諸裴曰。若不有異謀。何故白太后歸政。天后遂發怒。斬裴于都亭驛。故書曰崔察賊殺中書令裴。）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貸刑悖教。稔禍階也。（祿山乃張守珪部將。嘗犯令。張曲江令守珪案之。守珪不從。卒使亂天下。故書張守珪以安祿山叛。他皆倣此。）稱天下殺者何。罪暴天下。示衆與殺也。稱天子殺者何。衆非其罪。示衆不與殺也。臣或不書卒者何。不以道終。去卒以示貶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葬以示譏也。懼息去瑞。示戒志沴。尚德必書。賤尸位則黜貴。皆所以毆邪合正。俾歸大義。（按前所謂起王后配天皇條天后年號行事繫于中宗之類是也。）操實寘例以示懲勸。（按前所謂李勣立皇后武氏張守珪以祿山叛之類是。）嗚呼。宰相升沉人於十數年間。史宜出沒人于千百歲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爲史官者不能怍直骨於枯墳。斷前愧於下泉。磨毫黷札。叢閒飽帙。豈國家任史官意耶。樵既序其略。授其友高錫望傳之矣。

（天下殺天子殺有對）

武皇遺劍錄　　孫樵

武皇帝得利劍於希夷之間。提携六年而四用之。宜其廢積亂如哉。往者北戎猖狂。渝盟盜疆。大出虜門。戍卒屢奔。武皇赫然奮雷霆之威。驅貔武之師。靖胡塵於塞垣。復帝子於虜庭。非武皇一用其劍耶。賊鎮阻兵。遨爵山東。劫衆以濟其奸。擘險以扞其誅。王師老之。屢戰無功。兵衂將稽。賊勢益張。并醜乘之。遂萌梟心。乃劫吾兵。乃固吾城。反書既聞。卒愕京師。輿人謠曰。上宜亟以節假之。且赦其辜。俾守北門。以伐虜謀。不然。并且東連潞兵。北合戎師。分卒以趨太行。卷甲以下河東。國家其能甘心於潞寇耶。武皇曾不逗

此一段用奇語摹寫其得意不在此

撓於其衆盍發逆符按言誅之羽檄朝馳夕捕并頑
非盍皇再用其劒耶并部既平潞守益堅王師告勞
國用告虛內外咨嗟訛言沸騰飛言上聞上爲不聞
誅潞之心益牢責戰之詔日嚴卒能克大憝於山東
梟集魁於國門非盍皇帝三用其劒耶浮屠之流其
來綿綿根盤蔓滋日熾而昌蠹於民心耗於民生力
屈財殫民恬不知盍皇始議除之女泣於閨男號于
途廷臣辨之於朝藝臣爭之於家群疑膠牢萬口一
辭盍皇曾不待疑卒詔有司驅群髡而髮之毀其居
而田之其徒既微其教倠存民瘼其瘳國用有加風

雨以時災沴不生非盍皇四用其劒耶今者嗣皇帝
纂盍皇之耿光傳武皇之遺劒宜乎銛其鍔不使其
挫韜其刃不使其泥而又礪之以義淬之以智匣之
以禮苞之以仁持之以信與天下終始天下幸甚

起廢答　柳宗元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遊於愚溪之上溪上
聚黧老壯齒十有一人謖足以進列植以慶卒事相
顧加進而言曰今茲是州起廢者二焉先生其聞而
知之歟答曰誰也曰東祠躄浮圖中廄病顙之駒曰
若是何哉曰凡爲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師善

爲律以勑戒始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且優游璧浮
圖有師道少而病躄且愈以劇居東祠十年扶服輿
曳未嘗及人不匿愧恐殊甚今年它有師道者悉以
故去始學者與女釋者倀倀亡所師遂相與出躄浮
圖以爲師盥濯之扶持之壯者執輂幼者前驅被以
其衣導以其旗怵惕疾視引且翼之躄浮圖不得已
凡師數百生日饋飲食貯獻巾帨洋洋也來莫敢踰
其制中廄病顙之駒顙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厖無
異技硿然大耳然以其病不得齒它馬食斥棄異皁
恒少食屏立擯辱掣頓異甚垂首披耳懸涎屬地凡

此馬起廢之狀更妙想高官前耶

廄之馬亡肯爲伍會今刺史以御史中丞來莅吾邦
屏棄群駟舟以泝江將至亡以爲乘廄人詖曰病顙
駒大而不尨可秣飾焉它馬巳焚瘠秩亡可當吾刺
史者于是衆牽駒上燥上大廡下薦之席糜之絲絡
則蚤鬋刷惡除洟垂以雕刷秣以香其錯貝鱗纓鞶
金文羈絡以和鈴纓以朱綏或膏其鬣或劘其脽御
夫盡飾然後敢持除道履石立之水涯幰旟前羅杠
蓋後隨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臆震奮遨嬉當
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先生曰是則然矣叟將
何以教我黧老進曰今先生來吾州亦十年足軼疾

風鼻知臚香腹溢僊書口壁範章包今籠古進與肩良然而一廢不復曾不若蹩足涎顙之猶有遺也朽人不識敢以其惑願質之先生先生笑且答曰叟過矣彼之病病乎足與顙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故作癡語精選妙）遭遭其無耳今朝廷泊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華談角智列坐爭英披華發揮喝雷霆老者盲德少者馳聲少角嚮貫排闥鱗征一位斬鉄百事交弁騈倚縣足曾不得逞不若是州之乏釋師大馬也而吾以德病伏焉豈蹩足涎顙之可望哉叟之言過耶耶矣夫重吾鼻于是黧老壯齒相視以喜且吁口諭之矣拱揖而旋為先生病焉

設漁者對智伯疏　柳宗元

智氏既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瑤乘舟以臨趙水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而之（集作）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於河中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鯋鱮鰋鰕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為小夫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鮪焉夫鮪之來也從鲂鯉數萬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飢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為螭龍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鰭禿翼顛倒頓踣順流而下宛委冒懵環坻淑而不能出獨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非浮於碣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鮫逐肥魚於渤海之尾震動大海蕩搏巨鼻一吸而食若舟者數十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於碣石槁焉獨之為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之焉（集作）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於是捨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獨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舊家若欒氏祁氏郤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食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嘗列而食之矣是無異鯋鱮鰋鰕也脫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為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製而食之矣脫其鱗膾其肉刳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鯤鮞遺胤莫不備俎豆是無異夫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而求魚愈無饜驅韓魏以為羣鮫以

自小及大本是奈何而排詞清老彼劉宗不絕

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虎之勢將不止於趙臣
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憂於晉腸其目動矣
而主乃倣然以爲成在機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
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段規怨淚集作淚怨而
得其所哉
造謀主之不寤臣恐主爲大鯨首解於邯鄲脊摧於
安巳得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
爲蠡蕘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
勇力強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恍然終以不寤於是
是圖謀作心
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唐貞符解　柳宗元

負罪臣宗元惶恐一作思言臣所貶州三字文粹作貶所流人
吳武陵爲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
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
唐代佐佛使臣黎下筆更有几行
彪子固皆沿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
巫瞽史狂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
揚大公一作功甚一作皆失厥趣臣爲尚書郎嘗著貞
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年
無極之義本末闕闕會貶逐中輟不克究備武陵即
抑頭遨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聖王之典不
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

爲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於時獨一作猶不爲也苟一
明大道施于人代集作世臣死無所憾用是自決曰犧
稱古初朴蒙倥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敓文粹作擊
鬭怒振動專肆爲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總總
而生林林而群雲霜文粹作霜雪風雨雷電暴其外於是
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毆其
內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教焉而爭際
文粹作隙焉而鬭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
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
而治之往往爲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

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事有聖人焉曰黃帝遊
集作造其兵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
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
綱之立有德有功有才集無此二字有能者參而維之運
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
本諸仲尼而說稍存
太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一作不極亂而後稍
可爲也而非德不樹故仲尼叙書於堯曰克明俊德
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於帝於湯曰克
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
哉維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妖淫嚚昏好

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浪白魚流火之鳥以爲符斯皆詭譎闊誕甚可羞也而莫知本於厥貞漢用大度克懷於有氓登能庸賢濯痍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爲符也而其妄臣妄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於無知之氓增以騶虞神鼎脅毆縱臾俾東之太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承效卒奮鶩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尨亂鉤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駁乎無以議文粹作譏爲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爲鼎跨九

奇賞彙編　卷二百三十三　十八

垠以爲鼉鼈以壽燦焮以虐焰其人沸湯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蕩集作盪沃蒸爲清氛疏爲泠風人乃漻然休然相睎文粹作歸以生相持以成相弭以寧剸集作柔胥屠別齊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集作逞于爽途焚折抵掎奔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怡懌用祇于元德徒奮神呼精迎義旅讙動六合至於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遡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於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灝灝和寧帝庸威栗惟人之爲敬奠厥賦積藏於下是謂豐囿鄉爲義廉歛發謹飭歲丁大祲集作侵人以有年簡於厥初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文粹作小屬而有非大生而孳愷悌祇敬用底于理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惡不祈而息四夷稽稱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於後嗣用垂於常一作帝式十聖濟厥治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於天于其人休符不於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於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雊大宋之君以德文粹作法

奇賞彙編　卷二百三十三　十九

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爲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昭明濬深鴻麗太保人斯無疆宜薦於郊廟文之雅詩祇告於德之休帝曰諶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一作極抵於邦治以敬於人事其詩曰此下集有六字於穆敬德黎人皇皇集作之惟貞厥符浩浩將將集作于于仁函于膚刃莫畢屠澤熯文粹作寒于爨沸作湍炎以淪殄厥凶德乃毆乃夷懿其休風是熙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糧集作粮形輕以清我完文粹作我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

於理神后之子子思孝父文亦惠已（集作易惠於已）拱之蔵之神其爾宜（集作神其裕焉）載揚於雅承天之報天之誠神宜鑒於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滌訟（集作濊淊）于北祝栗於南幅員西東祇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戶（文粹作神）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彌（文粹有億字）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於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哀溺 并序　柳宗元

永（集作零陵）之氓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

絕湘水中濟船破皆游（集作浮）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爲曰吾腰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怠已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爲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

吾哀游（集作溺）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爲憂世濟鼓以風湧兮浩混溢而無舟不護祿以辭富兮又旁窺而詭求手足亂而無如兮負重驗乎崇丘既搖（集作浮）顧而滅沒兮不忍（集作欲）釋利而離尤呼號者之莫救兮愈握首以沉流髮披鬟以舞淵（集作瀾）兮黿僵僵而焉遊龜黿互進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爲羞始貪贏而（集作以）奇厚兮終負禍而懷讐前既沒而後不知懲兮更攬取而無旹休哀茲氓之蔽愚兮友（集作反）賊已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兮姑指幸者而爲謀夫人固靈於鳥魚兮胡眛爵而蒙鈞大者死大兮小者死小善遊雖最兮卒以道夭與害偕行兮以死自繞推今而鑒古兮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紂兮專利滅榮狗狼死而猶餓兮牛腹尸而不盈民既貿貿而無知兮故與彼咸謚爲氓死者不足哀兮冀中人之爲余再更憶

叙憎王孫只消一句何制而爾大北下懼其備以充字有由也雄以逆氣間抑以爲詞曲

憎王孫 并序　柳宗元

猨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猨之德靜以恒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羣萃然後食衎衎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猨之居山恒鬱然王孫之德躁以囂勃諍號呶唶唶強強雖羣不相善也食相噬囓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攘木實未熟輒齕齩投（集作）注竊取人食皆實其嗛（以頰貯食曰嗛）山之小草木必

陵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恒蒿然以是猨羣衆則逐王孫王孫羣衆亦齕猨猨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兄其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激激兮其上羣山胡玆鬱而彼瘁兮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猨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踉叫囂兮衝目宜齗外以敗物兮内以爭羣排鬪善類兮譁駭披紛盜取民食兮私己不分充嗛果腹兮驕傲驩欣嘉華美木兮碩而繁羣披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怨苦兮號穹旻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獨不民猨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唯德是傚廉來同兮聖因禹稷合兮凶誅羣小逐兮君子違大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泰既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說鶻

有鷙曰鶻者穴於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于（集作字）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烏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者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之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西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爲仁義器耶是故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鷇卵而知攫（集作搏）食決裂之事爾不爲其它凡食類之飢唯旦爲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文粹作絕）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飢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黙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鵂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墻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鶻其立趯然其動砉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爲則今之說爲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泰清樂以忘飢

苟作不東既仁之至也非徇獸矣

鞭賈　柳宗元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文粹作値）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伍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急（集作反）而不植

此賴不去迥

其行水者一去一來而不相承其節朽（集作朽）黑而無文村捂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舉之飄（集作飄）然若揮虛焉余曰予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爚湯以濯之則遬然枯蒼然白鄉之黃者梔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踶因大擊韉折而爲五六馬踶不已墜於之（集作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梔其貌蠟其言以求價伎於朝者當其分則善（文粹無此荷非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

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樂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効恐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

罵尸蟲文 并序　　柳宗元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於帝以求饗以是人多謫過疾癘夭死柳子特不信曰吾聞聰明正直者爲神帝神之尤者其爲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集作以）陰穢小蟲縱其狙詭延其變詐以害於物而又悅之以饗其爲不宜也殊甚吾意斯蟲若果爲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於下土以珍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然後爲帝也余既處卑不得質之於帝而嫉斯蟲之說爲文而罵之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陰幽詭從而寓乎人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兮不擇穢卑潛窺默聽兮導人爲非冥持札牘兮摇動禍機卑陬拳縮兮宅體險微以曲爲形以邪（毀謗、未、峭、）爲質以仁爲凶以僭爲吉以淫諛諂誣爲族類以中正和平爲罪疾以通行直遂爲顛蹶以逆施反鬭爲安佚僭下謾上恒其心術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走讒於帝遽入自屈幂然無聲其意

乃畢求味已口潮人之衄彼修蚑恙心短蟯穴胃外搜膂痔下索瘻痔食人肥膏（集作侵人肌膚）爲己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世之一以尸）良醫刮殺聚毒攻餌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爲利帝（成之以布）之聰明宜好正直寧懸嘉饗答汝讒慝叱付九關貽虎豹食下民舞躍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集作之字）生速滅汝（集有之字）精膂收震怒將敕雷霆擊汝酆都糜爛縱橫俟帝之命乃施於刑羣邪殄夷（一作殊）大道顯名害氣永革厚人之生豈不聖且神歟祝曰尸蟲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誅禍無所處下民

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拜稽首敢告于玄都

斬曲几文

柳宗元

后皇植物所貴乎直聖主取焉以建家國亘爲棟楹爲閫閾外偶乎端中室謹飾度焉以几維量之則君子憑之以輔其德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揉木以限肘腋欹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用絕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僻側支不得舒脅不遑息余胡斯蓄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惟物之殘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坑埕反時燠寒鬱悶結澀癃蹇鱗皺難不可以遂遂虧其端離奇詰屈縮恧巇屼含蚓孕蠹外邪中乾

或因先容以售其蟠病大耳焉制器以安彼風素敗形陰沴遷偭禍氣侵骨淫神化脈體反筋倦榮乖衛逆乃喜茲物以爲己適器之不祥莫是爲敵烏可昵近以招禍辯且人道甚惡惟曲爲先在心爲賊在口爲讒在行爲僻在膝爲攣戚施踦跂匍匐拘拳古皆斥遠莫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泉朝歌迴車箭筋載焉昭王市骨樂毅歸燕今我斬此以希古賢諂諛宜陽正直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專咨爾君子易不乾乾既和且平獲祐于天去惡在微慎保其傳

招海賈文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兮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隳突滄茫無形兮堤來遽卒陰陽開闔兮氛霧滃渤君不返兮逝恍懍舟航軒昂兮下上飄鼓滕趠嶢嵲兮萬里一覆卒入泓坳兮視天若畝奔蜻出抃兮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更笑迭怒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爲虜黑齒棧齹鱗文肌三角駢列兮耳離披反斷叉牙踔躍崖蛇首豨鬣虎豹皮群沒互出讙遨嬉臭腥百里霧雨灑君不返兮以充飢餒弱水畜縮其下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鯨鯢疑畏淫涅羕羕君不返兮卒自賊

怪石森立涵重淵高下迴置泊危顛崩濤搜疏剡戈鋋君不返兮身沉顛其外大泊泙渹淪終古迴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海流不歸浘浘超忽紛溢沃殆而一跌兮沸入湯谷舳艫霏解梢若木君不返兮蔥焉薄海若嗇貨號風雷巨鼇頷首丘山顛覆狂震蹁翻九垓君不返兮糜以摧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悔駭愁苦而以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舒蹈踩厚土堅土虞岐路脈布滯九區出亡入有百貨俱用游傲睨神自如撞鐘擊鮮恣歡娛君不返兮欲誰須膠鬲得聖捐鹽魚

公所託誣延其持己謂爲又請能其先人華陵以先君之所與衣北天下盡士聚集爲偕議而大浙記搆而無飛並於此數一有部

范子去相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登誅謨煮鹽大冶九卿居祿秩山委牧國和賢智走諸爭下車逍遥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諶爲恩咨海賈兮賈尚不可爲而又海是圖灰爲險呢兮生爲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軀

蝜蝂傳　柳宗元

蝜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

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爲己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二百三十四

襍著

不審抑若元見知幾勤其作史所稍而言否乎然亦是良史材也

今之史官而非宜也其甚于五代六朝矣何不存為二書莫觀于宋史而元修矣何不易以本制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三十四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襍著

史通論書志　劉知幾

或以為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有廣聞見難為删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來書自可觸類而長於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負首方足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於固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痾瘵所纏苟詳其孔穴則砭灼無悞比養生之尤急且身名並列親疎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為人形志乎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輶軒之使譯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炎運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為方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並當時所（人形志）（方言志）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所未曉歷觀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遞補所闕各自以為工推而論之皆未得其

㝡蓋可以爲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戶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龍蟠帝王表其尊極兼復土階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往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爲後王取則故齊府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爲

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艸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覩之者擅其博聞學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卭竹傳節蒟醬流味大宛輸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於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于職方凡爲國史者宜作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郯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誚於姬后故用撰世本式辯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爲宅世胄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華夷從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間高門素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蓋自都邑已降氏族而往實爲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文采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後以不急爲務曾何

此言史之恨者非然以較之衍瑞釋老則遠矣

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作者擇其善而行之

代書　白居易

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緜緜相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艸廬於岩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爲人秉筆慕揚雄司馬遷爲文故著翼孟二卷豢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于佐潯陽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予予知軻志不悉與日必

能跨符揚而攀闕謝輒一旦盡賫所著書及所爲文
訪於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輒事
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于臺省故人因援紙
引筆寫胸中事授輒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爲予謁
集賢庾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
外監察牛一侍御秘省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兄弟彼
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予愚直嘗信其言不苟于今亦不
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
形骸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去
矣特此代書三月三日樂天白

董氏武陵集紀　劉禹錫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
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具達于詩者能之
工生于才達生于明二者還相爲用而後詩道備矣
予嘗執斯評爲公是且儆而度之誠懸平心默揣羣
才鈞銖尋尺隨限而盡如是所閱者百態一旦得董
生之詞杳如搏翠屏浮層瀾視聽所遇非風塵間物
亦猶明金粹羽得于遐裔雖欲勿寶可乎生名挺字
庶中幼嗜屬詩晚而不衰心源爲鑪筆端爲炭鍛鍊
元本雕礱群形糺紛舛錯逐意奔走因故沿濁協力

新聲嘗所與游皆青雲之士聲名如盧杜（盧員外象 杜員外由）
高韻如包李（包祭酒佶 李侍郎紓）迭以章句揚於當時末路寂
徒値予歡甚因相謂曰閒身以廷尉爲荊州從事
移疾罷去幽臥於武陵迨今四年言未信於世道不
施於人寓其性懷播爲吟咏時復發笥紛然盈前凡
五十篇因地爲目吾子常號知我盍表而志之爲生
羽翼予不得讓而著于篇因系之曰詩者其文章之
蘊邪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於象外故精而
寡和十里之繆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戶曉
必俟知者然後鼓行於時自建安距永明已還詞人

比肩唱和相發有以朔風零雨高視天下蟬噪鳥鳴
蔚在史策國朝因之粲然復興由篇章以躋貴仕者
相踵而起兵興已還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憂濟爲
任不暇器人於文什之間故其風寖息樂府協律不
能足新詞以度曲夜諷之職寂寥無紀則董生之貧
臥于裔土也其不得於時者歟其不試故藝者歟

傷我馬詞　劉禹錫

馬龍類蓋健而善馳君子之所室求爲異也故法求
鮮焉曩予知善馬之難遭也不求于肆而于其鄉一
於力或逸而書駭法求於和或乾而易仆由德稱者

此馬可念　沈可友

鮮焉曩予知善馬之難遭也不求于肆而于其鄉一旦果得陰山之阿螻略其形蕭蕭其鳴長頸遠視甚而能力顧其軀非騫然而偉也雖士得以乘之始予被阜衣于朝朝之人多四三其壯以迭馭予無兼焉水椒之淋灕淖途之汪洋結爲确犖融爲坳堂前有僨轅後有濡裳我策乘空我鑣方揚振鬣軒昂矯如飛翔翮翮其雄也非力而何烈火之具舉鈞膺之疊舞一蹊千趾騁比翻翻廖者斯悍悍者斯怒我鞍如山我轡如組弭毛容與宛若孤處靡靡其柔也非彗而何前日予之獲謫于闕下背商顏趣唶丘日中而

踰舍修門乏南非騎所宜夷則沮洳高則嶔巇虎咆空林鳶鬭荒墟風雨孤征簡書之感俾予弗顛我馬依依屑屑其勞也非德而何予至武陵居沅水旁或踰月未嘗跨馬以故莫得伸其所長跼蹐顧望兮顛其領纓飲齕日削兮情托神傷塞櫪騷騷兮瘁毛蒼涼路脊蹀躞兮逸氣騰驤朔雲深兮邊草遠意欲逝兮聲不揚憤然似不得其所而死故其嗟也兼常初玄宗羇大宛而盡有名馬命典牧以時起居洎西幸蜀逸遂民間得其種而蕃焉故長毛色者率非中土類也稽是毛物豈祖於宛歟漢之歌曰龍爲友武陵

只離境而罷其友公亦不得此馬矣

有水曰龍泉遂歸骨于是川且弔之曰生于磧礰善馳走萬里南來困丘阜青菰寒茅非適口病脊非風猶舉首金臺巳平骨空朽投之龍淵從爾友

文世若斯而必崢嶸馴此老望伯

觀市

劉禹錫

由命士巳上不入於市周禮有焉乃今觀之蓋有因也元和二年沅南不雨自季春至于六月毛澤將盡郡守有志于民誠信而雩遂遍山川方社又不雨遂遷市于城門之逵予得自麗譙而俯焉肇下令之日布市籍者咸至夾軌道而分次焉其左右前後班間錯跱如在闤之制其列題區榜揭價名物參外夾之

貨馬牛有綷私屬有閒在巾笥者織文及素焉在几閣者彫形及質焉在筐筥者白黑巨細焉業于饔者列饔饎陳粃餌而苾然業于酒者舉酒旗滌杯盂而澤然鼓刀之人設膏俎解豕羊而赫然華實之毛畋漁之生交蜚走錯水陸群狀夥名入隧而分韞藏而待價者負挈而求沽者乘射其時者奇贏以游者坐賈顒顒行賈遑遑利心中驚貪目不瞬於是質劑之曹較固之倫合彼此而騰躍之冒良苦之巧言數量衡於險手抄忽之差鼓舌傖儜詆欺相高詭態横出鼓囂譁坌烟埃奮羶腥疊巾屨齧而合之異致同歸

鷄鳴而爭赴日中而駢闐萬足一心恐人我先交易而還陽光西徂輻負不移徑術如初中無求隙地但唯守犬烏烏樂得腐餘是日倚衡而閲之三感其盈虛之相尋也速故著于篇云

觀博　劉禹錫

客有以博戲自任者速（集作遲）予觀焉初主人執握槊之器寘于廡下曰主進者要者約之既揖讓則（集作即）次有博齒齒異乎古之齒其制用骨觚棱四均鏤以朱墨耦而合數取應藉日視其轉止依以爭道是制也通行之久矣莫詳所祖以其用必投擲故以博投

設之是日客抵骨於局且視之曰其來如趨（集作趣）其去如脫事先趨趣命中無蹉跌無從彼呼無咿（集作戾）我恒分曹道追自旦至于日中昃而率與所視異焉客視骨（集作視）如有情焉或憑焉恐詈之不洩又從而鼨齵踈囁之莫顧其十目之哈譏也乃曰非余術之不工是朽骼者不余畀也請易耻于奕棋主人從命燭以繼之鶩神嘿計巧竭智殫主進者書勝負之數于牘視其所喪又倍前藉焉觀者曰以夫人之褊心亦將詬棋而抵枰矣既乃恬而不恤赧然有失鵠求身之色人咸異之予劉子曰先人者制人博投是也從人者制於人枯棋是已二者豈有數存乎其間哉何處之勢異耳是知常制者易生嫌而退身者易爲譽易生之嫌不足貶也易爲之譽不足多也在（集作易）辯其所處而已

似

止妬　劉禹錫

梁武平齊蓄有其內獲侍兒十餘輩頗娛于目俄爲郗后所察動止皆有隔拘拘其情恚殆欲成疹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鶬鶊爲膳可以療其事使不忌陛下盍試諸梁武從之郗茹之後妬減殆半帝愈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蒐諸

以遍陽羣臣使不才者無妬於有才挾私者不妬於奉公濁者不妬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俾其惡去勝忌前皆如帝心亦助化之一端也帝深然其言將詔虞人廣捕之會方崇內誠於血生其議遂寢

平後宮之妬又欲平在朝之妬以謂得此又可謂也

文冢銘　劉蛻

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愚爲文不忍棄其早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于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于文晦冥不忘于文悲戚怨憤疾病嬉遊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爲懷也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爲號文明代生殖明晦皆效文用故日

秋海月華奇琛畢出

月星辰文乎旂常昆蟲鳥獸文乎彝器徐方之土文于侯社夏翟之羽文于旌旄登龍于章升玉于藻百工婦人彫鏤涂湅以供宗廟祭祀之文豈獨蜣也生知效用不及時文哉然而意常獲助于天而不獲助于人故其雖窮無憾也常動意之時不敢嚏不敢咳不敢唾不敢跂倚者欲躁競忘之于心其祗祗畏畏如臨上帝故有槩如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又有黯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熬爍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逶透迤迤則有如海邅如震怒動蕩怪異夫士爲文不滿不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有天

下券之而必行觀之而必嚮散之茫洋以爲道演之浸淫以及物然後爲農文之使風雨以時兵文之使戎虜以順文于野文于市使其所隱之士以出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終知者甚稀豈非不獲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二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揩者有覆背者有朱墨圍者于是以周易筮之遇復䷗震下坤上之同人䷌離下乾上筮者日鳴于地中殷殷隆隆七日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它日更召龜而合將聽龍吉卜于火如泰兆惟曰不吉卜于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日不吉卜于木

原缺第十一葉

廣陵散解 文粹作琴止息詩

韓皐

妙哉稽生之爲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商主秋聲六字文粹作其音主商爲秋聲秋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承金運商金聲也此字文粹有所以知魏文粹作云君之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而與宮同音是臣奪之義也此所以知司馬氏文粹作之字將篡也司馬懿受魏明帝顧託後嗣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陵都督揚州謀立荊王彪毌丘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

室文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故名其曲爲廣陵散言魏氏散自廣陵始也止息者看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也其哀憤躁慼憯痛迫脅之旨盡在於是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魏之禍所以詭之神鬼也

言贈

林簡言

長慶壬寅歲簡言貨居晉和寠漢落交親罕至亡向一日門有扣聲合巾非韶得向紹姓字延乎賓館具酒爲誠再至亦如之然熟至之又至之乃至於日至皆從容談及忠孝之道無位無陳力之所無

閒非過也孝之道以色以至難貧如黔厚無萊非過
献子聆其詞得其心加其孝道焉也後曰吾進親久
矣趨庭之意無牘日昔今越七日歸古有賜言豈無
牘乎曰慈烏返哺孰謂禽也吳起不歸孰謂人也

象江太守　　李商隱

榮陽鄭璠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髮而銳上又一如
世間道士存思圖畵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者又一
空中而隱外若癰瘻殃痂病不作物者又一色紺氷
而理平漫彈之奸聲璚爲象江三年不病痺乎安寢
食及還長安無家居婦兒寄止人舍下計輦六石道
費俸六十萬璠嗜好有意極類前輩人

華山尉　　李商隱

陶生有恒人善養又善與人遊又善爲官會昌初生
病骨熱且欬是年長安中進士爲陶生誄者數十人
生在時吾已得之矣及既死吾又得之

齊魯二生　崔暇　劉乂　李商隱

程驤字蟠之其父少良本鄆盜人也晚更與其徒畜
牝馬草一廐私作弓矢刀杖學發冢抄道常旅迴遠
坑谷無廬微處依大林木蚤夜偵候作奸李師古貪
諸土貨下令鄆商鄆與淮海近出入天下珍寶日且
不絶少良致貲以萬數每旬時歸妻子橄置食飫勞
其黨後少良老前所置食有大臠連骨以牙齒稍脫
落不能食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公子與此老父
椎埋剽敚十數年意不計天下有活人今其尚不能
食况能在公子叔行邪公子此去必殺之少間無爲
錢門外老捕盜所狙快少良默惲之出百餘萬謝其
黨曰老嫗貝解事敢以此爲諸君別衆許之與盟曰
事後敗出約不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貲發衆貿轉與
鄰伍重信義邮死喪斷魚肉葱薤禮拜畵佛讀佛書
不復出里閈意若大君子能悔咎前惡者十五年死
子驤幸不如後一日有過其母駡之曰此種不良庸

子事耶驤泣問其語母盡以少良時事告之驤號
不食乃悉散其財踰年驤甚苦貧就里中學
貧給薪水洒掃之事讀書日數千言里先生賢之時
與館粥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通五經歷代史諸子
雜家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驤講授又其爲人寬厚
遜茂動靜有繩墨人不敢犯鳥重胤爲鄆帥喜聞驤
與之錢數十萬令市書籍驤復以其餘賚諸生其里
閭故德少良者亦常來與驤辜息其貨數年復致萬
金驤因不以爲已有緡契管揵襍付比近用度貲耗

了不斷詰道益高開成初相國彭城公遣其客張谷聘之讓不起

劉乂字某不知其所來在魏與焦濛闘氷叫潄善任氣重義大軀有膂力嘗出入市井殺牛擊犬豕羅網鳥雀亦或時因酒殺人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後流入齊魯始讀書能爲歌詩然恃其故時所爲輒不能俛仰貴人穿屐破衣從尋常人乞丐酒食爲活聞韓愈善接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氷柱雪車二詩一旦居盧仝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之自任見乂拜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

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復歸齊魯乂之行固不在聖賢中庸之列然其能面道人短長不畏卒禍及得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人無限

宜都內人　李商隱

武后篡既久頗放縱耽內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防豫不暇時宜都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下倚檀几與語問四方事宜都內人曰大家知古女卑于男耶后曰知內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嫝姥有越出房闥斷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革大姓改去釵釧襲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眞天子也然今內之弄臣狎人朝夕進御者久未屏去妾疑此未當天意后曰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然宮體取剛亢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世男子益削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即日下令誅作明當

者

辠言　杜牧

國家大事某不當言實言之（集作之實）有辠故以云（集作罪言）

人生常病兵兵祖於山東胤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爲幷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胤浮羨淫工機纖褋意能百出俗益卑獘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

然否

彊不順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弱冀其後彊大必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爲之名黃帝時貴尤爲兵階（阪泉在今嬀川縣）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耶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太常備役諸侯至秦孝銑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春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爲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唐書作有）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其（唐書作之）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于高齊

荒蕩宇文取得（唐書作之）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爲王霸者不得不可爲霸猾賊得之是（唐書作足）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皐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迴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以爲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泚頑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夾

以夫山東爲選

日昌熾天子四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章（集作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坂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嘗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于怗泰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難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

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材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

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
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
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
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
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黎陽新鄉並屬衛州)陴壘相望
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皋不數日間
故魏於河南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
纂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
魏也(田弘正來降)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
其不得魏也(史憲誠來降)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

出潰解以失魏也(田布死)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者
亦以失魏也(李聽敗)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
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
魏爲中策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
兵多粟多毆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兵不毆自
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
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
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沉酣入骨髓無以爲非者指示
順向抵侵族嚮語曰叛夫酋酋起矣至于有剛急食
盡餧尸以戰以此爲俗又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
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郗士美尚書)趙後
振下博敗(杜叔良)趙復振館陶敗(李聽)趙復振故曰不計
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

論享　　杜牧

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戎臣(襄公鄂公)
(之徒並爲諸衛將軍)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
或有不幸方二三千里爲寇土數十百萬人爲寇兵
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
下平一暴勃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
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爲將軍綬有朱

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廟(集作第)觀市馬歌兒
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
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三時耕稼襏襫耡
耒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
他藉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
尤爲帥雅亦不可使爲亂耳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
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
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捽豈暇異略雖有蚩
尤爲師雅亦無能爲叛者(一作也)自貞觀至于開元末
百三(集作五)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簒此聖人所能

析稅輕重制置表裏聖人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惡儒
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
天下力强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剗邊兵
外作戎臣兵伍滿荐矣往內無一人矣起逃走蜀繚
絡萬里事伍强寇（喪叛井吐蕃雲南大食國）十餘年中亡百萬人
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燹然七聖所
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
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韓踪）
（七國近者祿山僕固是也）居內則篡（莽卓曹馬已下是也）使外不叛內不篡
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喩古今

奇賞彙編　卷之二百十四　二十一　選集

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亡衛乎

拾甲子作事　　羅隱

大和中張谷納邯鄲人李嚴女備歌舞具及長大妍
麗豐足殆不似下賤物又能傳故都聲以牽課人摧
泪有時涼曉哀轉歷歷見趙家之遺臺老樹離鬱離
身徃之懷似不能多也既爲谷所愛因目曰新聲及
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亦從去然性
本便慧雖谷之起居謀慮皆預有承迎故頗矜中外
消息時從諫得志後勾聚亡命以窺朝廷大爲四
方人恠訝有實其事於谷者谷不以介意新聲曰妾
於公直中腹閒狎玩者耳除歌酒外不嘗以應頷命
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理常也况妾乎前日天子授
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戰野之功援城之績蓋以
其先父挈齊還我去就閒未能忘其嗣耳而公不幸
爲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
趙更改歲時未嘗殊以一縷一跡爲天子爲而指使
董幸亡賴人且章武朝數鎭頗覆皆以雄才傑尚
不能囿天子恩况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一旦龍如
何家業苟不以法而得亦宜以不決而終此倚伏之
常數也而又率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爲齊思所酬

奇賞彙編　卷之二百十四　二十二　選集

而死於帳下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如其事者
哉妨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族西去
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悲泣
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聲後進以其業不用也縊殺
之會昌中從諫死以其子屬父意族之谷竟從逆嗚
呼謀及婦人者必亡而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于前過
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拾于編簡

刻嚴陵釣臺　　羅隱

巖巖而高者嚴子之釣臺也寥寥而不歸者光武之
故人也故人之道何如覩耆皆以言之尊莫尊於天

子賤莫賤於布衣能爭性靈兮風雨相遺于戈戟靡兮悠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所欺故得脫邯鄲之難破牢梁之師造二百年之業纔三尺劍之墓者其唯有始有卒者乎下之世風俗偷去祿位相尚朝爲一旅人暮爲九品官而親戚骨肉已有差等矣況故人乎嗚乎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補大戴禮祭法文　皮日休

祭法曰法施于人則祀之咎繇作帝其爲士師其道參乎舜禹不曰法施于人乎何祀典之闕哉祭法曰

能禦大災則祀之堯舜之世山林蒼鳥獸暴益作虞也山林疎鳥獸鮮人民安不曰能禦大災乎何祀典之闕哉祭法曰以勞定國則祀之昔者周公輔武以寧殷亂作成而定周業制禮樂立明堂不曰以勞定國乎何祀典之闕哉如以咎繇伯益之功小于舜禹不在祀典則契爲司徒而民成咎繇也冥勤其官而水死伯益也如以聖人制禮自有七廟不合列在禮典則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周公也如昔以功烈列于民首則吾之先師仲尼邁德于百王垂化于萬代孰不若契爲司徒冥勤其官也哉日休懼人之妄將亂而墜敢參補而附之

正沈約評詩　皮日休

自嚴云高視古人有知鄙畫推妻有色號子西子推文有事參子百丹又曰入吾明者何人而已古之忠民古之孝子

周詩曰駟騵彭彭注曰駵馬白腹曰騵議者言上周下殷沈約又云騵者蓋三家之色相勝又示周殷制代也日休曰天之命也必以二德則文王自信矣何爲不受殷禪哉詩曰文王受命作周又曰文王有明德俾其率天下之義師取一隅之內圭角而于殷其能昭昭矣然非人事不可也天時未可也豈不可謂殷之賢人尚衆箕匡紂而易政也豈能以駟騵之色示乎代殷哉嗚呼禪代之事符于天命必不可以駟

騵之色勝之也謂堯之運爲火德則車服一當從其色則堯不當乘白馬冠黃收衣純衣也故聖人纘運以德受禪以仁如以馬之色示于代殷則吾以聖人用於左道矣或曰若然者奚著曰毛公悞箋沈約過釋

前言注箋之誤爰知也

誚莊生　皮日休

莊生免范蠡之子死至矣夫范蠡子復取其金則怒乃言於楚王殺之嗚呼夫交者以義合至死不離也以利合者全于利前者鮮矣況利死之後哉則莊生請畢事而歸金其言信矣至其取金則復言而殺之

焉有夫歸金之心也哉是莊生與范蠡果曰利合也
或曰莊生非利金而渝言是范蠡之子利金而渝言
也曰夫赦者楚之常法也范蠡不謂乎赦爲楚之常
法以其兄自合不死非莊生之力也故取夫金是愚
豎之識鄙也何足責哉如莊生與范蠡義合則取金
之信以易乎人命也哉是果曰利合兼不全于利前
者也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龜蒙

寒泉子（秦之處士）對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横
遊說人王者爲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

書十上王不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王耶伯耶曰
黜其伯以毁王乎曰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疎乎
惠王曰醯鷄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烏獲者與
力懸絶故也蘇子誠辯安能以三寸舌謀山東諸侯
使西面而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
隻矢之爲利也顧其觽捕風耳諸侯不可以一非一
朝也齊桓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氷拆豈連鷄
不能俱止於栖而已哉寡人塞耳幾非關也寒泉子
曰不然夫齊荆三晉之人疾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
九爲兵一爲鉀銚董澤之蒲十九爲矜一爲箕箒父
子兄弟之血前後濺楚艸齊蒐爲燕氣趙骨化魏土
懐痛之聲入金石出絃匏聞之者惰感酸屑泣不自
禁一旦有人詔曰朝與秦連横蘇得帖帖安臥秦亦
厭戰雖鼓牙頻未能衣諸侯秦休而强吾亦勇而奮
矣設有辯且奚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斷
其頸無令車輪輾關下土使關東諸侯聞其言合從
散横東向以倍秦大王出則奪氣入則包羞及其殆
也披上地以奉仇國尚不念秦仲之業艱難乎春秋
祀事何面目見宗廟惠王卒非用寒泉子耕于鄗趙
即封蘇季子爲武安君六國果拒秦秦閉關十五年

冶家子言　陸龜蒙

武王既勝殷懸紂首有泣于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
其人曰吾冶家孫也數十年間載易其鎔範矣今又
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吾祖始鑄田器歲東作必
大售殷賦重秉耒耜者一堫不敢起吾父易之爲工
器屬宮室臺榭侈其售益倍民凋力窮土木中輟吾
易之以爲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陣興其售又倍
前也今周用鉞斬獨夫門將[illegible]文理吾之業必壞
吾亡無日矣武王聞之懼于是包干戈勸農事冶家
子復祖之藝

宋玉後無神力尤在其空筆肖白刃之上

毁秋辭　陸龜蒙

八月空堂前臨隙荒抽關散扇晨烏未光左右物態森疎强懟天隨子爽驍（五可切）惆慄恍罪府之我當濠然而滯壘然而墻攝朕而柱隊朕而篁杉木樹矛蕉標建常觿艾矢束矯莖紘張蔥合助吹鳥分啓行若葦進而金非周逢陰而就陽亡何雲頹師風肯伯蒼茫慘澹隤危摵劃烟蒙上焚雨陣下棘如濠者注如壘者闕如纛者亞如隊者析如矛者折如常者折如矢者仆如弦者磔如吹者瘖如行者愕石有髮兮盡壘木有耳兮咸聵雲風雨烟乘勝之勢驕杉篁蕉蔓敗非[illegible]之氣摵天隨子曰吁秋無神則已如其有神吾爲爾羞之南北畿圻盗與五替方州大都虎節龍旗无解冰倅瓜分豆離斧抵耆老千穿乳兒昨宇今黄朝人猿尸萬積一啗千倉一炊援戕邊朔臧傷蛋夷制質守帥披攘城池弓弩不利甲鎧不離兜渠歌笑裂地無疑天有四序秋爲司刑少昊貝袁親朝有霧孛収相臣太白將星可霾可雹可風可霆可蕩滌頑陰可以扎迷冥曾忘隳剪自意澄寧苟蜡臘之云責爾天怒而誰丁奈何欺荒庭凌壞砌撼崇蔭批宿蕙揭編茅而逞力斷縴蕭而作勢不過約弱敵乖戕殘廢替可謂弃其本而趨其末捨其大而從其細也辭猶未已色若愧恥于是墮者止偃者起

祝牛宮辭 并序　陸龜蒙

冬十月耕牛爲寒築宮納而皁之建之前日老農請乞靈于土官以從鄉教予勉之而爲之辭

四牸三牯中一去乳天霜降寒納此室處老農拘拘度地不畝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丈二加五偶楹當間載尺入土太歲在亥餘不足數上締蓬茅下遠官府耕耨以時飫食得所或寢或卧免風免雨宜爾子孫實我倉庾

讀皮陸二公集錄氣挺挺琢句鏗鏗藏鋒直而少曲

奇賞齋古文彚編卷之二百三十四

雜著

雜識 曾鞏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雜著

公食大夫義　劉敞

體意

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爲愛弗勝其敬食爲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恭也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賓于大門內非不能至于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于大門內所以順其爲尊君之意也三揖至于階三讓而升堂充其意諭其誠也於廟用祭器誠之盡也君子於所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面南上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儀也公設醬然後宰夫薦豆菹醢士設俎公設大羹然後宰夫設鉶啓簋言以身親之也賓徧祭公設粱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爲殷勤也賓三飯飯粱以湆醬北君之厚已也賓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庭實乘皮侑以束帛維備物侑欲其加厚焉也公拜送終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其餘衰是見德之殺也君子之言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賓國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親不尊而能長有國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節焉雖恐其不足於禮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飧主人辭曰不足飧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親之合禮何以哉

妙

士相見義　劉敞

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摯鬯諸侯玉卿羔大夫鴈士雉鬯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衆而有

禮也篤也者言進退之時也雉也者言必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爲志諸侯以一度爲志卿以有禮爲志大夫以進退爲志士以必節爲志明乎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贄也者執斯志者也君之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惟君受摯者惟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摯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以言其不苟合者也必依於摯以言其以道親也苟而合唯小人而不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疏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摯主人三辭摯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於世者未之有也人苟爲悅而相親若者未必爭苟爲簡而相親若者未必恐是故士相見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勿遁於辱也所以使人審其交而無遁於禍也雖仕於君者召而往未仕而見於君者疑而莫摯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茅之臣君雖召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絺乎禮義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於國所誅者好利之人也未有好利而其俗不亂者也無介

而相見君子以爲諂故諸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致仕義

劉敞

自頃有司屢言士大夫過七十而不致政請引籍校年而邦之天子弗忍也以詔戒告之而已予謂致仕之義君非使之臣自行也宜乎天子弗忍督迫之而以詔書戒告也然而天下之老臣猶自若也甚矣夫其非天子之意也故作致仕義致仕之義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君非使之也臣自行也臣雖行之君曰是猶足以佐國家社稷也留之不可失也於是乎有几杖之賜安車之錫所以致留之也君留之臣曰吾不可貪於人之榮不可溷於人之朝不可塞於人之路再拜稽首反其室君不彊焉義也身奪其爵身除其祿身去其菜邑終其身而已矣此古者致仕之義也此之謂上下有禮故古者大臣謙小臣廉人法百姓不競由此道也是以古之爲臣者不四十不祿不五十不爵不七十不致事四十而祿爲不惑也五十而爵爲知命也七十而致事則以養其老也不惑故可與謀大計矣知命故可以受大寵矣養其老故可以全節儉教百姓矣故古之仕者爲道也非爲食

邦之亦不可已

下告其祿不義

也為君也非為己也為國也非為家也是以時進則進時止則止也是以進不貪其位止不慕其權也凡致仕之義君曰畜犬馬不可盡其力而況士大夫乎是雖誠賢也雖誠智也吾不可盡其力也此恩之至也臣曰為人臣者不顧力雖然吾力不足矣不可以當社稷之役而蒙干戈之任矣不可以勞夙夜之慮而苟旦暮之利矣全而歸焉亦可已矣此義之至也故君以恩御臣臣以義事君貪以是息而讓以是作今之人則不然仕非為道也而為食也非為君也而為己也非為國也而為家也是以進不知止而困不

知恥也是以當老者上雖屢督教之而猶莫從也有司彈糾詆發之猶莫顧也此無他廉讓之節不素厲而賞罰之政混也然則柰何曰必引籍校年而命之退則薄於恩而藏於義必毋引籍校年而待其退疾貪位而害民蠹國均之二者莫若察有功者而必賞之無問其齒焉察無功者而必廢之無問其齒焉彼知賞不出於有功廢不遺於無功也則震而自謀矣震而自謀則賢不肖去與就決矣如是亦焉用引籍校年而命之退以昌吾義哉今夫無功與有功者皆雜然莫辨也彼所得偷容於其間也故夫偷容之人

而欲其畏義由禮以自潔於繩墨之外是難能也聖王之治也非禮義所誘則歐之以法歐之以法亦不廢其禮義之指故此法之歐也嗚呼為致仕而卒以法歐也不已薄乎其亦出於不得已為之者乎然則又何憚而不為哉

進說　劉敞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於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於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為也古之

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己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為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國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絃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鐫功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

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畜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三公而孔子爲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道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

有法亦可以取人

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非今日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

言是失之失也況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見乎士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爲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在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畜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爲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皆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爲進說與之

讀玄

司馬光

余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揚子之自序稱玄盛矣及班固爲傳則曰劉歆嘗觀玄謂雄曰空自若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揚子所云也余亦私怪揚子不贊易而別爲玄易之道其於天人之蘊備矣揚子豈有以加之乃更爲一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揚子宜爲玄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奧難知以爲玄者賢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高山者必踐於坱埤適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而進於易庶

亦无此識易法

幾乎其可跂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乃得觀之初則溟涬曼漶略不可入迺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闚其梗槩然後喟然置書嘆曰嗚呼揚子眞大儒者邪孔子既沒學聖人之道者非揚子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觀玄之書昭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爲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爲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天下之道雖有善者其蔑以易此矣考之於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

是

於天地之未而玄不可亡中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淆
溷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
藉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爲得巳之心矣
乃知玄者所以贊易也非別爲書以與易競也何歆
固知之之淺而過之之深也或曰易之法與玄異揚
不避易而自爲之制安在其贊易乎且如與易同道
則既有易矣何以玄爲曰夫畋者所以爲禽也網而
得之與弋而得之何以異哉書者所以爲道也易網
也玄弋也何害不旣網而使弋者爲之助乎子之求
道亦膠矣且揚子作法言所以準論語作玄所以準

易子不廢法言而欲廢玄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
之道肩有異乎玄之於易亦然大厦將傾一木扶之
不若衆木扶之之爲固也大道將晦一書辯之不若
衆書辯之之爲明也學者能專精於易誠足矣然易
天也玄者所以爲之階也子將升天而廢其階乎先
儒爲玄解者多矣然揚子爲文旣多訓詁指趣幽邃
而玄又其難知者也故余疑先儒之解未能盡契揚
子之志世必有能通之者比終且學焉

寄言　常端符

道成人之言父母必憐誇焉非直父母也鄉人
孺子而指之矣是何也非所以期孺子也待以孺子
[illegible]言成人也則父母加之如鄉人指異即有魁然成
人而事孺子是何人哉其所以待之視之用何心也
移是而言小人不能爲君子固也陷乎罪誅非暴逆
狠戾而窮於咽喉之空尺寸之膚受之不仁仁人不
憫憐之也今有一鄉之吏遇孺子把弄土塗折挽草
木則呵而批之曰何爾也成人者有妄毀淫取傾不
敢動睫而過之是誠不了一鄉矣吾欲世之大人無
獨見鄉吏之不了一鄉而不自見所不理無惕怒於
孺子之爲而恬視魁然成人挽折大草淫取大物者

本其所以待之之心從而較之天下幾蘇息

下篇

今有人負病於此則其親戚者憂之問善醫則不遠
燕越而求之欲其病之速瘳若噓毛掇葉之易是直
智無所施耳然則憂者雖甚不能爲也善爲者又非
所憂也不憂非薄人也非其地耳彼誠善醫也安得
人人而憂之必居其地而恥不能則將息其技而爲
之與憂者之心不異故病甚憂戚之得善爲之醫則
幾乎平也矣不得善醫者百十日夜坐環之而藥誅
無所曉其去夾喪幾何故曰憂不能爲技不習也爲

者不必憂非其地也必得善爲之者處憂之之地然
後知病之間也不日矣昔之爲天下國家而病者豈
無善之者邪不得處憂之之地耳漆室女誠憂矣不
能爲魯也鴟夷子嘗工爲越矣陶朱公則視猶涉者
之視車使嘗得善爲天下國家者處憂之之地何敗
亡之有

記客言　　王向

客有語西師者道劉平石元孫敗時事初起鄜延兵
十萬人吐谷坂欲與賊遇乃戰戰時昏矣賊多解馬
休勁兵驅老弱對敵士卒得利人人出死力與戰投

夜且息更三起閉營明老弱略盡士卒爭獲過當悉
已疲將軍始徐鼓起士揭新旗乘高處呼漢兵來鬬
軍士氣失金鼓皆不敢鳴賊稍出馬馳略陣上謂呼
射軍中軍人多死此時特劉石軍也前此分萬餘人
屬臨軍黃德和使屯西坡且以張嚮背爲游聲動賊
幾得相應援去事已急念引去賊必乘之恐遏險不
利不如合軍決死幸有所完兩將方議未熟都監郭
應起曰太尉決出此謀應願得善馬走德和軍招與
俱來語未已平接之曰始議固在舍人呼軍吏出騎
士百人從去應曰得百人不足爲護徒自露耳彼知
吾呼旁軍必出馬遮去路矣不如獨去便平曰獨去
審易卽有險欲誰倚邪應曰借令覆發得百人何可
倚者請立表候日投午不來應死也太尉毋相疑乃
下令軍中皆完陣自固敢妄發一箭入敵師斬應從
軍背出行十里許至德和軍聞應來自開壁欲內
德和不肯促閉壁使卒將隔壁門問曰聞太尉已戰
舍人宜身在行陣反西來欲西背與賊邪應收馬立
陣外呼卒將前與語傳太尉令如此如此卒將還白
之德和愕曰審如舍人語取符驗來應曰應爲軍都
監得親與議使應來正爲信耳安須符太尉分軍時

有符約邪曰無雖然吾專一軍來繫屬重其輕去就
必得一事可按乃去應辭索度德和畏避本不在符
曰執應縛軍中見太尉一言不如令死此可不疑德
和固怯聞敵大殊不敢去應連促數數度無以折詆
應曰天子取舍人勇當萬夫欲以備敵破堅使也願
乃受一騎任使欲避兵自完如何軍歸必以奏促先
自完如何軍歸必以奏促先自去報太尉此軍隨至
矣第戰無留待也應不敢止復馳還白德和語平答
信以爲德和審來卽鼓起士戰連三北德和軍竟不
來應獨出入行間軍稍却卽覆馬以[illegible]持大鐵[illegible]

突之所當盡死呼入敵軍軍不敢覷我師將整而止最後軍北特賊使人持大素立高處迎應下馬下輒爲應所斷終不能得應因縱應漢入鼓其旁曰急追漢兵留十餘弩連射應馬馬死步下行殺數人欲歸軍取馬軍已亂不得入乃脫身亡去士卒死者什八而太尉失軍不還邊大讐承受者馳二十驛比三晝夜至京師以聞已而賊遂收去敗兵散亡十餘日稍稍出邊旁諸郡負傷被創不及四萬獨惠和一軍完天子使吏治德和以法死天子思平等失援不救人人力死哀之下詔曰邊鄙有事卿大夫爲朕率身戎

行朕以不明信任失職使中人監軍卒敗邊事朕惟一二將帥失身鼓鼙終無慰朕西顧惻惻之念其贈將佐已下官七遷若子若孫聽以父兄任爲右職云郭應之亡也走東原伏大崖下士卒十餘輩與俱各解甲睨傷使一人下崖取雪手掬食之息樹旁良久望見敗馬行自取之棄士卒馳去促後卒皆呼曰舍人捨我徒邪應愈促馬顧謂趨還州來應及環州自以失主將疑未敢見既而開黃德和斬已從坐死者封遂匿山中而特特出部落乞食而子弟親應故多得官任邊事王氏曰吾久聞郭應死客獨引延州卒

平及郭應無有言孚列者

言質之以語人人固不謂信然石元孫敗特而固已傳死前年賊歸元孫而元孫竟不死應其可知邪

定性書

程顥

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

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登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

入理之言入不粘

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則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其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爲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未發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物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書鄭綮傳　　徐積

天下之所恃而爲安危者誰乎曰宰相焉耳故自朝廷百執事至於州縣之吏不幸而一非其人不過敗其一局之事耳至於宰相者其人一非則天下殆矣

雖亡宗赤族何益於敗蓋天子之於天下也得其術則其道甚易宰相佐天子治天下以一身而當天下之責雖得其術其道甚難臨之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此若非易乎乾之九三曰君子乾乾夕惕若此豈非難乎然而人皆易之何也曰不知量也今有馬於此且其行不過百里也驅而倍之則馬且病矣龠合升斗之量各有所受也以龠合而加之斗升之上則濫矣况斗升之受一斛之量乎故一邑之才施之一郡則不可也其以一郡之才而當天下之責可乎此黃霸之所以得令名於前而見譏於後也况遠不逮霸者乎甚矣人之不知量也坤之六五黃裳元吉蓋君子之有諸中形諸外如此可也大有之九二曰大車以載蓋君子以盛德大烈當天下之責如此則可也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蓋君子履天下之危當天下之責其憂勞如此可也忠烈如伊尹勳勞如周公而又終以謙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嗚呼其難若此而人皆易之何也曰好之也尊官重祿固人之所好也不如是不足充其好快其欲彼安肯曰吾不才也吾辱其位者即其禍敗隨之耶取天下笑耶爲萬世之羞耶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豈

予謂不知量者耶安得知量者見之乎予讀陳平傳嘉平知其任讀鄭君傳愛君知其量嗚呼如君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

讀江南錄　　王安石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太宗命撰江南錄至李氏之國之際不不言君之過但以曆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實錄其於春秋之義箕子之說徐氏錄爲得焉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大惡惡者無大於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於亡紂爲君至暴矣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

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衆而勝焉季梁在隋隋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以用宮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為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忠臣之罪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質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為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録言佑死頗以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於佑其它所誅者皆以罪戾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紂反隋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佑之死信為無罪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毀生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朝廷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說佑見誅鉉又不能力爭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又恥其善及於佑故匿其忠而汙以它罪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他所誅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惟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矣

書資治通鑑外紀後　劉恕

劉恕曰孔子作春秋筆削美刺子游子夏門人之高弟不能措一辭魯太史左丘明以仲尼之言高遠難繼而為之作傳後之君子不敢紹續焉推陸長源唐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誅絕之罪也左氏傳據魯史因為侯國書繫年叙事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以免時難後漢獻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荀悅依左傳體為漢紀言約事詳大行于世晉太康初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紀年文似春秋其所記事多與左氏符同諸儒乃知古史記之正法自是袁宏張璠孫盛干寶習鑿齒以下為編年之書至唐五代其流不廢漢晉起居注梁唐實叙皆遺制制也國語亦左丘明所著載內傳遺事或言論差殊而文詞富美為書別行自周穆王盡晉知伯趙襄子當貞定王時凡五百餘年雖事不連屬於史官蓋有補焉七國有戰國策晉孔衍作春秋後語並時分國其後絕不錄焉唐柳宗元采摭片言之失以為誣詭不槩於聖作非國語六十七篇其說雖有然不能為國語輕重也司馬遷始撰本紀年表八書世家列傳之目史臣相續

史以編年為時首以時繫于上人事見于下也

謂之正史本朝去古益遠書益煩雜學者牽於屬文
專尚西漢書博覽者乃及史記東漢書而近代士頗
知唐書自三國至隋下逮五代漠然莫識承平日久
人愈怠隋莊子文簡而義明玄言虛誕而似理功省
易習陋儒莫不尚之史學浸微矣案歷代國史其流
出於春秋劉歆敘七略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
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錄記
傳錄記史傳由是經與史分夫今之所以知古後之
所以知今因善惡以明褒貶察政治以見興衰春秋
之法也使孔子贊易不作春秋則後世以史書爲記

事項雜之語春秋列於六藝愚者莫敢異說而終不
能曉也至皇祐初舉進士試於禮部爲司馬公門生
侍於大儒得聞餘論嘉祐中公嘗謂恕曰春秋之後
迄今千餘年史記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諸生歷年
莫能竟其篇第畢世不暇舉其大略厭煩趨易行將
泯絕予欲託始於周威烈王命韓魏趙爲諸侯下訖
五代因丘明編年之體倣荀悅簡要之文網羅衆說
成一家書恕曰司馬遷以良史之才敘黃帝至秦漢
興亡治一班固已下世各名家李延壽總八朝爲南
北史而言詞卑弱義例煩雜書無表志沿革不完梁

武帝通史唐姚康復統史世近亡軼不足稱也公欲
以文章論議成歷世大典高勳美德褒贊流於萬世
元凶宿姦貶絀甚於誅殛上可繼仲尼之經丘明之
傳司馬遷安可比擬荀悅何足道哉治平三年公以
學士爲英宗皇帝侍講受詔修歷代君臣事迹恕蒙
辟實史局嘗請於公曰公之書不始於上古或堯舜
何也公曰周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
益曰曷不始於獲麟之歲曰經不可續也恕乃知賢
人著書尊避聖人也如是儒者可以法矣熙寧三年
冬公出守京兆明年春移帥潁川固辭不行退居洛

陽恕褊狷好議論不敢居京師請歸江東養親又以
新書未成不廢刊削恕亦選隷局中嘗思司馬遷史
記始於黃帝而包犧神農闕漏不錄公爲歷代書而
不及周威王之前學者考古當閱小說取舍乖異莫
知適從若魯隱之後止據左氏國語史記諸子而增
損不及春秋則無與於聖人之經包犧至未命三晉
爲諸侯比於後事百無一二可爲前紀本朝一祖四
宗一百八年可請實錄國史於朝廷爲後紀昔何承
天樂資作春秋前後傳亦其比也將俟書成請於公
而爲之熙寧九年恕罹家禍悲哀憤鬱遂中癱痺右

文不佳而以告史局[illegible]之鰐也

肢既廢凡欲執筆口授稚子義仲書之常自念平生事業無一成就史局十年俛仰竊祿因取諸書以國語爲本編通鑑前紀家貧書籍不具南徼僻陋士人家不藏書卧病六百日無一人語及文史昏亂遺忘煩簡不當遠方不可得國書絕意於後紀乃更前紀曰外紀如國語稱春秋外傳之義也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一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見於外紀自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至周顯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載於通鑑然後一千八百之典廢大事坦然可明昔李弘基用心過苦積年疾而藥

石不繼盧升之手足攣廢著五悲而自沈穎水予病眼病創不寐不食才名不逮二子而疾疹艱苦過之陶潛豫爲祭文杜牧自撰墓誌夜臺甫邇歸心若飛聊序不能作前後紀而爲外紀焉他日書成公爲前後紀則可刪削外紀之煩冗而爲前紀以二古今一家之言恕雖不及是亦平生之志也

祭鰐魚文　陳堯佐

乙亥歲予於潮州建昌黎先生祠堂作招韓辭祭鰐魚事以旌之後又圖其魚爲之讚凡好事者即以授之俾天下之人知韓之道不爲妄也明年夏郡之境上地曰萬江村曰硫黃張氏子年始十六與其母濯于江涘倏忽鰐魚尾去其母號之弗能救泊中流則食之無餘予聞而傷之且謂天子聖武王澤昭洽刑不僭賞不濫海內海外罔不率俾昆蟲草木裕如也鰐魚何悖焉而肆毒任虐之如是是不可不爲之思也命縣邑李公詔郡吏揚貺挐小舟操巨網馳往捕之咸謂予曰彼不可捕也穴深淵游駭浪非人力之所能加也予則不然復之曰方今普天率土靡不臣妾山川陰陽之神奉天子威命聰明風雨弗敢逾也鰐魚恃遠與險毒茲物律殺人者死今魚食人也又

何如焉昔昌黎文公投之以文則引而避是則鰐魚之有知也若之河而逐之始行焉必有主之者矣苟不能及予當請于帝躬與鰐魚決二吏既往即以予言告之且曰苟無網輒止伏不能舉絲是左右前後力者凡百夫曳之以出緘其吻械其足檻以巨舟順流而至闔郡聞之悉曰是必妄也安有食人之魚形越數丈而能獲之者焉既見之則駭而喜且曰生於世有百歲者矣凡上下水中或見其隆伏彷彿之狀雖相遠百步尚不敢抗今二吏捕之猶拾芥焉實今古之所未聞也向非公之義洽于民公之令嚴於吏

然自誠而不欺也又安能藏巨害乎大怨宜王者之威刑焉予始愼之終得之又意韓愈逐之於前小子戮之於後不爲過也旣而鳴鼓召吏告之以罪誅其首而烹之辭曰

水之怪則曰惡兮魚之悍則曰鱷兮二者之異不可度兮張氏之子年方弱兮尾之食之胡爲虐兮軋箕毋氏俾何說兮予實命吏頗斯怍兮害而弗去遣將索兮夙夜思之哀民瘼兮赳赳二吏行斯恪兮蟜蟜巨尾迎而搏兮獲而獻之俾人樂兮鳴鼓召衆舂而斮兮而今而後津其廓兮

祭戰馬文

路振

咸平中契丹犯高陽關執大將康保裔略河朔而去天子幸魏遣特將王榮以五千騎追之榮無將材但能走馬以馳射爲事受命恇怯數日不敢行伺賊渡河而後發賊有剽溜齊者數千騎尚屯泥沽榮不欲見敵遂以其騎略界河南岸而還晝夜急馳馬不秣而道斃者十有四五天子憫之遣使收瘞焉因作祭文曰房駟之精降爲驪騂泉水呀風流沙激庭虎豹孤聳龍媒鷙猴冊毛驍霞的顙秋星茀方若旌宜乘旋膂曉朧角起方背珠明爾其絶塞草衰八月隕霜毛縮蹄研筋舒脉張猒惡恐嗤虬脊欲驟黃沙散沫千里飛雪戎人負納武士索鐵前遮後突當動地裂忽挽一而制百終伏揭而授縳戎宜勑勑歲入券書蹄躡纍纍通乎鬼驅名駒大騎銜尾入塞勞其茵長節以驅倫蜀錦吳縉積如丘陵馬歸于我也重奐入于彼也輕于是絡黃金之羈浴天池之波鼓鬣雲衢美影星河或蹀而齧或躁而吼隱蚕中禁馴駿何多帝念神物來經遠道閑之于内厩養之于外阜飲以玉池秣之瑤草窮冬虜塵入我河濟羽書宵飛龍馭北巡選仗下之名馬屬閫外之武臣荆戈電熵禁旅

星防授以長策帥以全軍將士怒兮山可擘猛馬哮兮虎可咋何嘆嗜之無勇反還延而避敵冰雪凄凄介甲而馳不飲不秣載渴載饑駿馬餒死行人嗟咨委天骨于畸路返星精于雲霧報主恩之無及齊戎力而何懼生芻致祭弊帷成禮瘞于崇岡全爾全體馬如有神知帝之仁嗚呼

逐奚移文

黃庭堅

女弟□逦歸李安詩爲置婢無所得逌得皷奚蹣跚離疏不利走趨顙出屋檐足達戶樞三傴挽不來兩姬推不去主人不悅厨人罵怒黃子笑之曰堯牽舜

起卽滑尺
可知

而舜鞭之斧不得食堯舜俱疲百羊在谷牧一童子
薙露晞而出草露降而歸不亡一羊在其指撝故曰
使人也罷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警夜偷者不
以馬司晝漏者不以雞準繩規矩異用殊施天傾西
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寸有所章子不通之則屨
不可運土簣不可當屨坐而睨之大小俱廢子如道
之則瞽者之耳聾者之目絕利一源取功十百事固
有精於一則盡善偏用智則無功有所不能乃有所
大能焉呼跛奚來前吾爲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拔距
乎能與群狙賦芧乎能與入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
兔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闢門之內因無所事此
今將詔若可爲者汝無狀於行當任坐作不得頑癡
自今謹飭晨入庖舍滌鎗淪釜料簡蔬茹酉精黜猜
瀹肉法欲方膾魚法欲長起溲如截肪煮餅淡注湯
和糜勿投醯虀曰晚用韭葱漆不欲焦旋蒸不欲黃
飯不欲著牙揚盆勿駐沙進火守炷水沃沸鼎斟酌
鄉芼生熟必告裁爐臨食爬垢撩髮染指舐杓啜胾
懷骨事無小大盡當闗白食了滌罷三正三反拭抆
彌漱寢匙覆梳閣尾移素視在謹數兒弟爲行壯北
相當日中事間浣衣潄襦罷織罷淨謹循其初素衣

文有鯨花
衣女踏鏡
尖泰之惠

當白染衣增色梔鬱爲黃紅螺蚒光綏藍杼草芋蒐
藁皂漿胰粉白無不媚好燥濕處亭尉帖坦平來往
之役資他使令牛羊下來喚雞棲桀撐拒門闗閑護
草竊飲飯貓犬堙塞鼠穴凡鳥攫肉貓觬鼎大龜鑰
鼠窺甑皆汝之罪也舂蠶蕁卧升簇自裹七晝七夜
無得停火紵麻藤葛蕉任絺綌錫辣手作無有停時
紾緝偷工夫一日得半工一縷亦有餘暑時蘊蒸扇
涼審水薰艾出蚊水盤去蠅果生守樹果熟守筥挑
弓懷彈驅嚇飛鳥無得吮嘗日使殘少姆嫗罵譏癃
痢泄嘔天寒罷籠衣食耻烘搔痒抑痛炙手捫凍無
事倚牆躲懶可作堂上叫呼傳聲代諾截長續短危
鶴皆憂持敏捕拙與巧者儔凡前之爲汝能之不跛
奚對曰我缺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爲雖勞何咎黃
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然無不意滿

跋贈俞清老詩　　　　　　黃庭堅

俞清老舊與庭堅同學才性警敏無所不能喜事而
多聾白頭不倦詼諧戲弄則似優孟東方朔之爲人
然資亦卞急少不當其意使酒呵罵又似灌夫蓋寬
饒以是忿懥欲祝髮著浮圖人衣曰免與俗子浮沈
余曰公能少自寬俗子安能爲輕重去而與祝髮者

處評琴高晚有軼略易能信之

游其中雖有道人亦如沅江九肋鼈爾與俗子爲伍方自此始淸老蓋疑之至今云

水意欲遠鳧鴨閒暇蘆葦風霜中猶有能自得者

題七才子畫　黄庭堅

蒼山老書生作此七才子入關圖作人物亦各有意態予以爲趙子雲之苗裔摹寫物象漸密而放浪閑遠則不逮也或謂七人者皆詩人此筆乃少丘壑耶山谷曰一丘一壑自須其人胷次有之但筆間那可得

此與文章同一關紐但難得人人神會耳

擬富民侯傳贊　張詠

漢武晚年以丞相爲富民侯富民大本也侯爵勸功也推尊之若此將復古王之功歟噫大朴未散民命在天風教旣闢民命在賢賢不可黷黷之非賢先王仁孝以辯之民不可擾擾之生弊先王節儉以御之粤自桀作瑤臺民始知勞秦易井田民始知弊所謂上闢其欲而下散其朿四人桓桓去勞就安百途鑿鑿彫僞散朴襃周之民也眞可哀哉一作之百取之班白不得息雜商而趣驅焦勞力竭而飢凍纍之浮民奸我利非賢盜我食何嘗少得佑助徒俾日攻之故謂令德日理窮兵亦私末途喧喧而大本取弊者於斯也哉非有大聖正智其計拯之歟漢洗秦弊七十年武威文經漸被四海以高祖之仁文帝之儉尚不能推民壽鄉切磨三代加於武皇兵威窮後四十年閒民力凋半亟下富民之詔尊爲上公之號憂勞誠思亦至矣乎徒知民富而後國昌不知國正而後民治卬不能師三代育民之法以事未術良可悲矣亦由止奔流之舟雖萬斯篙未若五尺之纜之要也療已弊之民雖百斯術未若一正其本之仁也嗚呼未塗未塞本弊不正欲民富國昌者未之有也漢雖

霸道史或過矣余愛其君有富民之志臣勞富民之號又憤不能開道之因附史氏作贊以嚮之贊曰五后之世事簡而民靜夏商周之世事正而民治故貧富之名孫所稱焉三代之季四人亂倫百途競新蚩蚩餓耗無階休存之遂使抱仁義智能者易以要功於其閒如武皇帝命富民侯又如何哉又如何哉

雜識二首　曾鞏

孫之翰言慶曆中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任政事而以歐陽修蔡襄及甫等爲諫官欲更張庶事致太平之功仲淹等亦皆戮力自効欲報人主之知然

心好同惡異不能[illegible]然心無適莫甫嘗家居石介過
之問介適何許來介言方過富公問富公何爲介曰
富公以滕宗諒守慶州用公使錢坐法杜公必欲致
宗諒重法曰不然則衍不能在此范公則欲薄其罪
曰不然則仲淹請去富公欲抵宗諒重法則恐違范
公欲薄其罪則懼違杜公患是不知所決甫曰守道
以謂如何介曰介亦竊患之甫迺嘆曰法者人主之
操柄今富公患重罪宗諒則違范公薄其罪則違杜
公是不知有法也守道平生好議論自謂正直亦安
得此言乎因曰甫少而好學自度必難用於世是以

奇賞彙編　卷二百三十五　手札選集

退爲唐史記以自見而屬爲諸公牽挽使備諫官亦
嘗與人自謀去就而所與謀者適好進之人遂見誤
（好進之人不可與謀）
在此今諸公之言如是甫復何望哉自此凡月餘不
能寐慶曆之間任時事者其後余多識之不當而知
其過如之輸者則一人而已矣

廣原州蠻儂智高以其衆叛乘南方無備連邕賓等
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民縱略東南大駭朝廷遣驍
將張忠蔣偕馳驛討捕至州皆爲智高所摧陷又遣
揚畋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遂遣樞
密副使狄青爲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
（一戰而止）
問青所以爲方略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問之青迺
曰比者軍制不立又自廣州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
軍制明賞罰而已然恐聞青來以謂所遣者官重勢
必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
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矣初張忠
蔣偕之往率皆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拊士
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偕等所居不知
爲營衞故士卒見敵皆望風退走而忠臨偕居方臥
帳中爲賊所虜楊畋余靖又所爲紛亂不能自振而
孫沔大受請託所與行者迺朱從道鄭紓歐陽乾曜

奇賞彙編　卷二百三十五　手選集

之徒皆險薄無賴欲有所避免要求沔引之自從遠
近莫不嗟異既至潭州沔遂稱疾觀望不敢進青之
受命有因貴望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
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言乎然智高小寇至
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
有厚賞青不敢不爲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
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
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甚衆幸皆以青之此言告
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如是聞者大駭無復敢
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與以爲可用

者人望固已歸之矣及行率衆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傳州遂立行伍明約束單行止皆成行列至於衔鉶龐糧持守禦之備皆有區處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立斬之以徇於是一軍肅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嘗聞聲每青至郵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諸司使二人守之無一人得妄出入而來見青者無不即時得通其野宿皆成營柵青所居四面陳殺弓弩皆數重所將精銳列布左右守衛甚嚴方青之未至諸將屢走皆以為常至是知桂州崇儀使陳知英州供備庫使蘇緘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

至賓州悉召陳與裨校凡三十二人數其罪按軍法斬之惟蘇緘在某所使械繫上聞於是軍中人人奮勵有必戰之心是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患崑崙關險阨為所據乃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賊諜知不為備是夜大風雨青率衆半夜時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彼謂夜半風雨時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於歸仁廟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裨將孫節中流矢死青急麾軍進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落馬軍二千人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牌軍為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從馬上以鐵連加擊之遂皆披靡相枕藉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青先為公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騎兵皆如其所料青坐堂戶上以論數千里之外辭約而慮明雖古之名將何以加此豈特一時武人崛起者乎方慶曆中葛懷敏與李元昊戰於廣川懷敏敗死而諸校與士卒既敗多竄山谷間是時以權宜招納皆許不死自此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故青云自廣川之敗賞罰不行云翰林學士公亮亦言及於茲者如此

唐說　尹源

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于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為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為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聽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者田悅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稟令王承宗歸

諸公又能以肘巳十

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論三鎮絶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豎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于將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彊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伯于一方耳安能彊禪天下故

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強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強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于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

錫杖泉　　蘇軾

錫杖泉在羅浮寶積寺即景泰禪師卓錫之地亦謂之卓錫泉蘇軾曰予昔自汴入淮泛江泝漢歸蜀飲江淮水蓋彌年既至覺井水腥澀百餘日然後安之以此知江之甘於井也審矣予來嶺外自揚子江始飲江水及至南康江益清駛水益甘則又知南江賢於北江也近度嶺入清遠峽水色如碧玉味亦益勝今日遊羅浮酌景泰禪師錫杖泉則清遠水又在下矣嶺外惟惠人喜鬭茶此水不虛出也

記游　　蘇軾

昔爲鳳翔幕過長安見劉原父留吾劇飲數日酒酣謂吾曰昔陳季弼告陳元龍曰聞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畧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安足錄哉因仰天大息此亦

原父之雅趣也吾後在黃州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難人念此翁蓋記原父語也原父既沒久矣尚有貢父在每與語今復亡矣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悲夫

古迹　　蘇軾

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果是否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鶻巢其上有二蛇或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圖經云是徐邈不知何如人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細石往往有溫瑩

如王者溪淺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紋也既數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棗栗小者如芡實又得一古銅瓮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為羣石之長

吊鎛鍾文　　秦觀

嘉魚縣傍湖中比歲大旱水皆就涸而夜常有光怪赫然屬天鄉人相與誌其處而掘之得古鎛鍾焉其形有兩欒如合兩瓦而左右九乳總三十六于鼓鉦舞銿衡旋幹之類考之不與合者無幾縣令施君識其寶謀獻之太常未果乃輸武昌庫中會其守解秩

佐攝事見而惡之曰邪得昔時罷斋之不祥也亟命投于兵冶之市嗚呼物之不幸有如是邪昔九江吏盜患甫之碑材買其所述歐陽詹聞而吊之以詞予悲夫鎛鍾鼓樂之器先王所以被功德而和人神者音之士至有振車鐸于空地而求之者况若九江碑材因人而貴也而辱于泥塗無所自効遇其人然以觸廢毀好古之士焉得默默而已乎乃作文以吊之詞曰嗚呼衆方之生詭形殊態更首迭尾雌雄相廢朝為美姬夕為焦萃或奇偶之相續或九升而一躓清濁和戾刑王吵貴生損失明得豎折禪洞所遇之參差莽䖍選于一氣傳曰黃鍾毀棄瓦釜雷鳴余始以為不然今乃信之矣嗚呼鎛鍾何世所為質不呈剛形不露奇協律中度渾如天資掩抑雖久不見毀底爰有兩欒三十六乳厥音琅然小大隨叩昌所挺之瓌偉而偶沉于幽陋辱泥塗之汚漫豚鱔麛之腥臭嗟筍簴之一辭邈月弘之幾歎幸陽愆而水涸天目悅其復觀謂庭貢之是充獲効鳴于金奏何夜光之暗投卒按劍而莫售嗚呼赤刀大訓天球河圖秦璽漢劍趙璧隋珠徒為之祭汾陽之鼎曲阜之履大澤之弧歷世相傳以淬國都下至威斗錯刀鼉鼓之

椎破鏡缺符遺簪墮珥信無益于經綸猶見收于好事是鍾也郊廟所薦樂之紀綱統和元氣鏗鍧依風令大河而更清使左角其不差變化風俗迈乎羲皇而乃廢于深淵出而遇毀殆藻盤之不如矧牛鐸之敢企此義夫志士所為疾心而切齒也然余聞之陰精之純燥氣之裔雖從火革其質不變一晦一明昔者既然僨而復起可無悲乎嗚呼鍾乎今焉在乎豈復為激宮流羽以副其故乎將遷化而遷改服易制以周于用乎豈為錢為鎛為鉦為釜以供耕稼之職將為鼎鼐以効烹飪之功乎豈為浮屠老子之像

然聵仰于緗素乎豈爲麟趾騶蹄之形翕然玩于邦
國乎豈爲干越之劒氣如虹霓掃除妖氛于指顧之
間乎將爲百鍊之鑑湛如止水別妍醜于高堂之上
乎新故相代未始云耶紛然殊途必有一出決不泯
沒草亡木卒嗚呼鑄鍾又將奚郵

龍井題名　秦觀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
井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
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籃輿則曰已不遲
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棄舟

從參寥策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於惠因
澗雲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於龍井亭酌泉據石
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
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上激悲鳴殆非人
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辨才於潮音堂明
日乃還　清淡雋人

史說　張舜民

馬文淵有言人貧當益堅老當益壯貧而堅者雖市
里小民尚有之老而壯雖士人未之見也韓退之潮
陽之行齒髮衰矣不若少時之志壯也故以封禪之
說迎憲宗又曰自今請改事陛下觀此言傷哉丈夫
之操始非不堅誓於金石變於雪霜既而怵於妻生
顧於妻孥罕不回心低首求免一時之難者退之是
也退之非求富貴者也畏於蠻嶺故善爲國者如農圃
然初則養育其材勿使之夭折終則將就其美勿使
之摧折君臣相成同底于道願必使之至於盡歡竭
忠之地亦何有哉唯樂天則不然知其不可爲而一
舍之危行而放其言懷卷而同其塵可謂嫻而明柔
而立者也故終其身而不辱如劉夢得柳子厚輩含
文字語言之外復何有哉　可傷

怪說上　石介

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怪矣夫三光
代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爲薄蝕五星爲彗
孛可怪也夫五嶽安焉四瀆流焉地之常道也山爲
之崩川爲之竭可怪也夫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道
也父坐子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於君子敵於父可
怪也夫中國聖人之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
之所常聚也而髠髮左衽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爲夷
者半中國可怪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治也禮樂之所
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

以佛爲怪迂夕生辨

惑之說滿焉可惟也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祭于寢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褒而祭夷狄之鬼可惟也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契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爲社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民者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徧滿天下可惟也人君見一日蝕一星縮一風雨不調順一草木不生殖則能知其爲天地之惟也乃避寢減膳徹樂恐懼責己修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臣之道絕父子

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中國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汗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說滿則反不知爲惟既不能禳除之又崇奉焉特人見一狐嬉一鵲噪一梟鳴一雉入則能知其爲人之惟也乃啟咒祈祭以厭勝爲彼其孫其子其父其母忘而宗祖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而衣冠習夷鬼則反不知其惟既厭勝之又尊奉焉愈可惟也甚矣中國之多惟也人不爲惟者幾少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爲之不明一山崩一川竭則地爲之不寧

釋老之爲惟也千有餘年矣中國蠹壞亦千有餘年矣不知更千餘年釋老之爲惟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呼

元儒王步翁云此之謂大丈夫昔今日空增一句曰詞章不能奪是

惟說下　石介

或曰天下不謂之惟子謂之惟今有子不謂惟而天下謂之惟請爲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爲惟也曰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爲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己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又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

道俟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下唯見己之道唯聞己之道莫知其佗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楊億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楊億之道俟楊億道滅反發其盲開其聾使目唯見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唯聞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十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厭常則爲惟矣夫書則有堯舜典皐陶益稷漢禹貢箕子之

洪範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楊億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刓鏤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爲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爲楊億之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爲怪大矣是人欲去其怪而就於無怪今天下反謂之怪而怪之嗚呼

賓主辯　晁補之

晁子既擬陶子歸去來詞以名其居而記之自以眷

奇賞彙編　卷二百三十五　四十　選集

道歷年而爲潛不足中慙而疑隱几去智則方寸之地廓然其虛若兩丈夫爲主與賓巾裾而坐盧賓曰子道與吾殊而多謂子類余豈其然乎凡子以躁槩吾靜臨悅吾和子人之放也而多謂與我自放者同科我遺夫世者已盡了緣於物者尚多而子賓賓焉以從我奈何主人曰萬物聚間于古竝塗而求諸其間天地異職父子殊面莫大且親而相因以判今賓方欲合兩人爲一體則物我遙起不可得而止賓不通之則自賓之身十指長短兩目大小肝膽共絡而楚越盡界也況賓出于軾之上我起于栻之下別族離居所遺異者而賓乃斬然爲鬧方且病我之浮氣獨不傷賓之大同乎賓自揣心日化年改壯與幼時老乖壯日今是昨非前棄後拾使賓自操且不可得蓋孔子聖人猶六十化智如惠子徒觀其數未知其謝賓如通之則齊嬰公扈雖立易心夢爲魚鳥可與飛沉況我欲遵子若是其賓賓者耶如賓之詞委心去留乘化歸盡化乃所過胡可以吝我之慕賓亦以是近躁靜臨和曰情非性人放自放非故曰命極則俱極進則皆進賓遺夫世者雖盡而猶多我緣於物者雖多而必盡則又胡可以賓之既瘳而傲我之方病也水既蛻地氣又蛻水吾方解我之不然而經賓

奇賞彙編　卷二百三十五　四十一　選集

之所以則我既化矣雖六十改未知爲數也且物固以其近相慕昔伯宗人言其似楊父則憚恒溫娌以爲類劉琨則忻夫楊父劉琨猶權殞身而夸者爲焉恐不得鄰前與既覆後轍不違彼皆炫智而鬬力角驅而競奔故强弱斯在而勝負可論也今我與賓既已俱出乎忘我之境而同塞乎累物之門得失安在是非奚存哉賓獨不聞魯男子之拒託宿者乎嫠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而孔子以謂學柳下

惠者多矣然未有似於斯人今欲使我如賓解組長
違我則不可可在佚身賓則猶我譬曾男子甯巳故
其爲柳下惠也不以其同而以異及其至焉者也可
不可安寄賓亦奚以知我不與賓同至于葛天民之
地以謂何如於是賈唯而起主人送之不離席則靃
然若寤乃書之記後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三十五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二百三十六

雜著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雜著

三禮叙錄

吳澂

韓文公足不能荅半山若能讀儀禮亦然異也

儀禮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大戴小戴及劉氏別錄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倫序惟別錄爲優故鄭氏用之今行於世禮經殘缺之餘獨此十七篇爲完書以唐韓文公尚苦難讀況其下者自宋王文公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益罕傳

習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而謂三禮體大未能緒正晚年欲成其書於此至惓惓也經傳通解乃其編類草藁將俟喪祭禮畢而筆削焉無祿弗逮遂爲萬世之闕典澂每伏讀而爲之惋惜竊謂樂經既亡禮經僅存五易之彖傳象傳本與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共爲十翼居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八卦爻之中詩書之序本自爲十編居國風雅頌典謨誓誥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冠各篇之首春秋三經三傳初皆別行公穀配經其來已久[illegible]左氏者又分傳以附經之年何居夫傳文[illegible]

混淆不惟非所以尊經且於文義多所梗礙歷千數百年而莫之或非也莫之或正也至東萊呂氏於易始因晁氏本定爲經二篇傳十篇朱子於詩書各除篇端小序合而爲一以寘經後春秋經雖未暇詳校而亦別出左氏經文併以刊之臨漳於是易書詩春秋悉復夫子之舊五經之中其未爲諸儒所亂者惟二禮經然三百三千不存蓋十之九矣朱子補其遺闕則編類之初不得不以儀禮爲綱而各疏其下脫藁之下必將有所科別決不但如今藁本而已若執藁本爲定則經之章也而以後記補記補傳分隸分

古於其左也與彖象傳之附易經者有以異乎否也經之篇也而以傳篇記篇補篇錯處於其間也與左氏傳之附春秋經者有以異乎否也夫以易書詩春秋之四經既幸而正而儀禮之一經又不幸而亂是豈朱子之所以相遺經者哉徒知尊信草創之書而不能探索未盡之意亦豈朱子之所以望後學者哉嗚呼由朱子而來至於今將百年然而無有乎爾澂之至愚不肖猶幸得以私淑於其書實受罔極之恩善繼者卒其未卒之志善述者成其未成之事抑亦職分之所當然也是以忘其僭妄輙因朱子所分禮

章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叙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于篇終其十七篇次第並如鄭氏本更不問以它篇厠十七篇正經不至雜糅二戴之記中有經篇者離之爲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爲傳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爲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黄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叅伍以去其重復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爲三凡周公之典其未墜於地者葢畧包舉而無遺造化之運不息則天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壊有議禮制度考文者

出所損所益百世可知也雖然苟非其人禮不虛行存誠主敬致知力行下學而上達多學而一貫以得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俾吾朱子之學末流不至於漢儒學者事也澂也不敢自棄同志其尚敦劭之哉儀禮逸經八篇澂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禮中霤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遂至於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注奔喪也中霤也禘于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儀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於三十九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葢作記者删取其要以九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刑削但未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然實爲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於記

故特纂爲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霤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僅見於注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儀禮傳十篇澂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於燕聘皆然葢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抄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爲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粹爲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爲更定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爲鄉射義大射義二

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江江劉氏原父所補
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於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
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
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傳覲禮之義而其爲傳
十篇云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於
禮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召至魏文侯時老樂工
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
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于祕府禮家諸儒
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于錄略以考
工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

衆賈逵受業於杜漢末馬融傳之鄭玄玄所注今行
於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文公又爲新義朱子
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
損益可也至若肆爲排觝訾毀之言則愚陋無知之
人耳冬官雖闕今仍存其目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
之經後云小戴記三十六篇澄所序次漢興得先儒
所記禮書三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爲八十五小戴氏
又損益爲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
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爲之注總四十九篇精
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

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
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
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采勦取殘編斷簡會稡成篇
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爲是
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
子嘗與東萊先生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
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別爲記
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爲幸其大綱存於文
集猶可攷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
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

補以它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本篇之中科分櫛
別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指標識
于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
朱子旣表章之以與論語孟子並而爲四書固不容
復厠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爲禮之正經亦不可以
雜之於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燕義聘義六篇正
釋儀禮別輯爲傳以附經後矣此外猶三十六篇曰
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小大儀文而深
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
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

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問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爲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邪駁非諸篇比則以爲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爲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望於後之人歟用敢竊取其義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爲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豈有取乎非

但爲戴氏忠臣而已也

大戴記三十四篇澂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末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萃此記多爲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爲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蓋彼其膏華而此其查滓爾然尚或間存精語不可棄遺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四篇既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一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令以下雜錄事辭多與家語荀子賈傳等書相出入非專爲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其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錯誤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尚以俟好古博學之君子云

四經序錄　吳澂

易伏羲之易昔在皇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

四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雖一本諸伏羲之圖而其取用蓋各不同焉三易既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伏羲之圖鮮或傳授而淪落于方伎家雖其說具見於夫子之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之於是人乃知有伏羲之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也今於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於經端以爲伏羲之易而後以三易繼之蓋欲使夫學者知易之本原不至尋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爾連山夏之易周禮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

藏二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或曰神
農作連山夏因之以其首艮故曰連山今亡歸藏商
之易了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
坤乾焉說者以坤乾爲歸藏或曰黃帝作歸藏商因
之以其首坤故曰歸藏今亡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
周公作彖象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傳十篇
夫子作秦焚書周易以占筮獨存漢志易十二篇蓋
經二傳十也自魏晉諸儒分彖象文言入經而易非
古注疏傳誦者苟且仍循以逮於今宋東萊先生呂
氏始考之以復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字闕衍謬

誤未悉正也故今重加修訂視舊本頗爲精善雖於
大義不能有所損益而於羽翼遺經亦不爲無小補
云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伏
生故爲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
定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於齊
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欲召生時
年九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晁錯往受之生
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
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夫此二十
八篇伏生口授而晁錯以意屬讀者也其文闕誤顛

此二十八篇亦所

例固多然不害其爲古書也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
治不過此爾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
之外猶有書也東晉元帝時有豫章內史梅賾增多
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爲孔氏壁中古文鄭冲授之蘇
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柳得之以授臧曹
曹授梅賾賾遂奏上其書今攷傳記所引古書在二
十五篇之內者鄭玄趙岐韋昭王肅杜預並指爲
逸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
氏二十八篇如舊以爲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世
晚出之書別見于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書二十五

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書有今文古文
之異何哉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
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
皆科斗書科斗者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
壁中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僞作舜典汨作九共
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
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目爲古
文書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
十九篇者卽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僞
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卽張霸僞古文書二十

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僞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僞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旣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僞書遂絕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爲三十三雜以新出之而通爲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眞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爲一類學

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爲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顚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爲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望於後之人歟用敢竊取其義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爲精密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豈有取乎非但爲戴氏忠臣而已也大戴記三十四篇澂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末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粹此記多爲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爲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遠彼其膏華而此其查滓爾然尚或閒存精語不可棄遺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四篇旣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一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爲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爲卷帙

以別於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爲一以寘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澂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詩風雅頌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六篇無辭者笙詩也舊蓋有譜以記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則歌辭也樂有八物人聲爲貴故樂有歌歌有辭鄉樂之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王采以入樂而被之弦歌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於燕饗焉用之於會朝焉用之於享祀焉用之因是樂之施於是事故因是事而作爲是辭也然則風因

詩而爲樂雅頌因樂而爲詩詩之先後於樂不同其爲歌辭一也經遭秦火樂亡而詩存漢儒以義說詩旣不知詩之爲樂矣而其所說之義亦豈能知詩人命辭之本意哉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於何人後儒從而增益之鄭氏謂序自爲一編毛公分以寘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爲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甚明者學者猶可見及其分以寘諸篇之首也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

夏侯歐陽修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氏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旣與梅

頤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頤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氏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朱子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門人作託安國爲名又曰孔傳并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於小爾雅也夫以吳氏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澂何敢贊斯

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必索詩於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於序之外

者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去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一洗千載之謬澂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爲之強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爲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爲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淆亂乎詩之正文學者因得以詩求詩而不爲序說所惑若夫詩篇次第則文王之二南而間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之雅頌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變雅之中而或有類乎正雅之辭者今旣無從考據不敢輒爲之紛更至若變風雖入樂

歌而未必皆有所用變雅或擬樂辭而未必皆爲樂作其與風雅合編蓋因類附載云爾商頌商時詩也七月夏時詩也皆異代之辭故處頌詩風詩之末豳頌乃其臣作爲樂歌以頌其君不得謂之風故係之頌周公居東時詩非擬朝廷樂歌而作不得謂之雅故附之豳風焉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有不同昔朱子刻易書詩春秋於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其澂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

於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據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辭況人名地名之殊或繇語音字畫之舛此類宣從左氏是也然有者之於義的然見左氏爲失而公穀爲得者則又豈容以偏徇哉嗚呼聖人筆削魯史致謹於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脫謬已不能是正尚望其能有得於聖人之微意哉漢儒專門守殘護闕不合不公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爲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與奪未能悉當斷皆再爲審訂以成其美其間不繫乎大義者趙氏於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氏意專以左氏爲主儻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嗚乎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澂欲因啖趙陸氏遺說博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不敢隨文生義以傷聖言顧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爲正其史之文如此若聖人所取之義則俟同志者共講焉

書李伯時九歌圖後　吳澂

九歌者何沅巫之歌也巫以歌舞事神手舞而口歌

之九歌之目天神五人鬼二地示一俱非楚國所當祀而況間乎物魅一人非人類所與接也然則楚巫事此而有歌何耶古荊蠻之地中國政化之所不及先生禮教之所不行其俗好鬼而多淫祀所由來遠矣三閭大夫不獲乎上去國而南覩淫祀之非禮聆巫歌之不辭憤悶中託以抒情擬作九篇既有以易其荒淫媟慢之言又借以寄吾忠愛繾綣之意後世文人之擬琴操擬樂府肇於此琴操樂府古有其名亦有其辭而其辭鄙淺初蓋出於則工野人之口君子不道也韓退之作十琴操李太白諸人作樂府諸

篇皆承襲舊名撰造新語猶屈原之九歌也太一天神也按天官書中宮有太一星非此之謂禮記云禮本於太一莊子云主之以太一太一者天地之始也主宰之帝故曰上皇祠在楚東故曰東皇猶泰祠白帝於西時也司命亦天神也周禮所祀有司中司命註以爲星非也司命者萬物之毋也有大有少周禮一爲司中一爲司命中者民受中以生之中命者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之命也東君曰神也禮云春朝朝日又云王宮祭日祀於東方故曰東君雲中君雲神也周禮祀風師雨師而不言祀雲雲師雨之屬也固

宜有祀或謂楚有雲夢二澤雲澤謂之雲中夢澤謂之夢中雲中君雲澤之神考之歌辭曰日月齊光曰龍駕帝服曰猋遠舉曰橫四海乃天雲非雲澤也湘君湘夫人之稱黃陵廟碑楚辭辯證備矣夫一尊神歌辭獨備質而莊重擇日辰盛服飾潔犧物備音樂以致其尊奉臣之修貞忠善以事君猶是也司命雲日言神既來而過去以況君始親己而後疏之於皇英欲一見而不可得以況己欲見君納忠而卒不答也河伯與巫既別而波迎魚媵近於古者三有禮焉之遺風而楚之於原不如是故集註有云原豈至是

而始嘆君恩之薄乎八篇並以神況君山鬼惝怳耳不可以況君也故原特變上八篇之例不作巫語而作鬼語言鬼欲親人而人不親之以況己欲親君而君不親己也夫此歌假設之辭與戲劇何異而惟恐引喻夫當有乖尊卑之禮敬之至也九歌之後有二篇國殤者爲國死難之殤禮魂者以禮善終之魂年十九以下死曰殤不終其天年而死亦曰殤春蘭秋菊終古無絶四時祖考之常祭也前之九歌原註以伸己意後之二篇無所托意止爲巫者禮神之辭而已蓋與九篇不同時後人從其類而附焉此畫李伯

時所作伯時畫妙一世而或傳此畫若有神助然蓋其九得意者予在洪都郡守毛侯出示予既爲作解題而復隱　凡篇歌辭成詩一篇與詩之意雖微不同而明原之心其趣一也嗚呼千載而下能有契於原心者尚有味於予之言哉李家畫手入神品　楚賢流風清凜凜誰遣巫陽叫帝閽爲招江上歸來魂音紛紛音紛紛壯高辰遠聽不聞扶桑初暾海橫雲二妃淚灑重華墳司命攝物泥在鈞洪纖厚薄無辭匀公無渡公無渡衝風起蛟鼉怒夜猿啾啾天欲雨天欲雨述歸路歲晏山中採蘭杜靈修顧顧復去莫

慾瑶臺神女婿坎坎鼓進芳酹祉作舞巫小腰舞于
年往事今如新摩挲舊畫空愴神騰身輕舉一𢌞首
楚天萬里江湖春

跋趙太常擬試賦藁後　楊奐

金大定中君臣上下以淳德相尚學校自京師達於
郡國專事經術教養故士大夫之學少華而多實明
昌以後朝野無事侈靡成風喜歌詩故士大夫之學
多華而少實上病其然也當泰和丙寅春二月二十
五日萬寧宮試貢士摠兩科無慮千二百輩上躬命
賦題曰日合天統侍臣初甚難之而太常卿北京趙

公適克御前請卷官獨以謂不難即日奏賦議乃定
既而中選者纔二十有八人僕時甫冠獲試廷下而
席屋淵居前列朝隙聞異香出殿櫺間一紫衣顧予
起問趙之難易及名氏里貫年齒而去少頃復相慶
曰適駕至矣薄暮出宮傳以為希遇竊退而志之後
四十五年僕以河南漕長告老於燕過太常之孫承
祖家得所擬賦感念存沒不能不憫然為敘其末并
以舊詩歸之所謂月滬長楊曉色清大題飛下寂無
聲南山霧豹文章在北海雲鵬羽翼成玉檻玲瓏紅
露重金爐縹緲翠烟輕誰言半夜曾前席白日君王
問賈生者焚詩少作也無可取以其紀一時之事庶
附趙氏家傳或見於後世云

跋懷素藏真律公二帖後　劉因

顏魯公自其九世祖騰之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凡
十人而稱頰不與焉其源淵已如此而其父已傳法
於殷仲容而公又會意於張長史今見懷素此帖所
云則知公之講習於師友者又如此嗚呼書一藝也
必欲其精而猶如是矧其大者乎帖後有文潞公目
汲公趙懿簡劉忠肅諸公元祐四年跋語是年潞公
以元老平章軍國事方辭去不得而汲公為宰相懿

簡為樞密忠肅公為御史吁亦盛矣哉後游師雄刻
此帖於長安則八年九月也宣仁后實以是月崩而
明年已非元祐矣朱之治亂於此焉分又所以發予
之嘆也此雖一帖而有可鑒者二故併書於後以待
覽者云至元丁丑七月巳亥容城劉因書

讀藥書漫記　劉因

人秉是氣以為五臟百骸之身者形實相資而氣亦
流通其聲色氣味之接乎人之口鼻耳目者雖若泯
然然其在我而同其類者固已脗焉而相合異其類
者固已拂然而相戾雖其人之身亦不得而自知也

如飲藥者以枯木腐骨蕩爲虀粉相錯合以飲之而亦各隨其氣類而之焉蓋其原一也故先儒謂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故骨以酸養之金味辛金之縷合異物似筋故筋以辛養之鹹水也似脉常火也似氣甘土也似肉其形固巳異類矣而其氣姦將不與之沬通也推而言之其吉凶之於善惡亦類也

天生此一世人而一世事固能辦也蓋亦足乎巳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鱉螺蜆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盎不能有以勝彼

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俱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用之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

書經筵奏議藁後　虞集

泰定元年春皇帝始御經筵皆以國語所說書而而進讀左丞相專領之凡再進講而駕幸上都次北口以講臣多高年召王結及集執經從行至察行宮又以講事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遂皆給傳與李家赤等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之賜獨遣人就賜趙公簡於浙省加白金焉賞言功也四年之間以筆洪與者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思敬與今趙公世延也御史臺則中丞撒亦迷失而任潤澤講讀之事者翰林則丞吉也先帖今而忽都魯都兒迷失學士吳徵幼清阿魯威叔重曹元用子貞撒撒千伯贈燕赤信臣馬祖常伯庸及集待制彭寅亮允道吳律伯儀應本許維則孝忠也集賢則大學士趙公簡敬甫學士王結儀伯鄧文原善之也李家奴德元買閭仲璋皆禮部尚書吳秉道彥弘中書參議張起岩夢臣中書右司郎中也或先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

元經筵書亦可觀

否或久或近而集與燕赤則四歲皆在此行者也今大丞相自登立後每講必與左丞相同侍而張公既歸老猶帶知經筵事皆盛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以建議召入侍講一日既進書待命殿廬趙集賢慨然歎曰於是四年矣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顯有取於經筵者將無虛文乎集乃言曰鄉者公奏裝惑退舍事王音若曰講官去歲嘗及此又欲方冊便觀覽命西域工人搗紙爲帙刻皮鏤金以護之凡卅枚事屬燕赤繕錄前後所進書以此觀之簡在上心明矣誠使少留淵衷則見於惠業者何可得而名哉

且先儒有言政不足適人不與間其要格心而已然
則所慮者言不足以達聖賢之旨誠不足以感神明
之通吾積吾誠云耳他不敢知也然而集賢悃愊切
至於孟子之所請夫恭敬者蓋可見焉故併書奏議
藁後而歸之四年十二月朔旦書

入官　虞集

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百官治天下之要用人而已建
官之法有天下者之所愼也我國家之初任人惟其
材能卒獲豪傑之用及得中原損益古今之制度而
行之而用人之途不一親近莫若禁衛之臣所謂怯

薛者然而任使有親疎職事有繁易歷時有久近門
第有貴賤才能有大小故其得官也或大而宰輔或
小而冗散不可齊也國人之備宿衛者浸長其屬則
以自貴不以外官爲達方天下未定軍旅方興介冑
之士莫先焉故攻取有功之士皆世有其軍而官之
事在樞府不統於吏部惟簿書期會金穀營造之事
供給應對惟習于刀筆者爲適用於當時故自宰相
百執事皆由此起而一時號稱人才者亦出於其間
而政治繫之矣擇吏之初頗由於儒而所謂儒者姑
責其名而存之爾其自學校爲教官顯達者蓋鮮獨

國學初以貴近就學而用之無常制其後歲有貢法
而寖失初意矣其以文學見用于朝廷則時有尊異
者不皆然也至元以來數欲以科舉取進士議輒中
止延祐始力置進士科三年一取不及百人爾世祖
皇帝置國字以通語言其用人略如儒學之制而加
達矣至于奉上官之任使奔走服役歲月既久亦皆
得官雖細大有殊要皆爲正流矣乃宗王之有分地
官府而保任之者與夫治酒漿飲食者執樂伎者爲
弓矢衣甲車廬者治曆數陰陽醫藥者出納財賦者
遠莫掌其部落者或身兼其官或世守其業不得遷

他官而有恩幸遭遇驟至貴近者有之非有司所得
制而陳言獻策納粟捕盜與勳舊之後齋權要之引
進皆有其人焉而不常也凡入官之途大槩如此云

漕運　虞集

惟我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旣平宋始運江南糧以
河運弗便至元十九年用丞相伯顏言初通海道漕
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糧萬戶府三以南人朱清
張瑄羅璧爲之初歲運四萬餘石後累增及二百萬
石今增至三百餘萬石春夏分二運至舟行風信有
時自浙西不旬日而達於京師內外官府大小吏士

至于細民無不仰給於此於戲世祖之德淮安王之
功迨今五十餘年裕民之澤曷極窮焉

日本　虞集

日本海國自至元大德間累遡殷弘趙良弼杜世忠何文著王積翁釋如智寧一山與高麗之潘阜金有成輩數使其國惟積翁中道為舟人所殺餘皆奉國書以達而竟不報聘至元十年忻都洪茶丘以二萬五千人征之第虜掠而歸十七年阿剌罕范文虎輩以十萬人征之未見敵喪全師二十年阿塔海復以十萬人往而昂吉兒上言民勞乞寢兵上亦謂日本

未嘗相侵而交趾犯邊宜置日本專事交趾遂罷征日本人竟不至國書始書大蒙古皇帝奉書日本國王繼稱大元皇帝致書日本國王末亦云不宣白不臣之也辭懇懇款款自抑之意溢於簡冊雖孝文於尉陀不是過卑還上上以爲將命者不達黑迪被却上以為典封疆者以慎守固禦為常比將吏之過良弼之往復謂不見報者豈以高麗林衍叛道便故耶終不以旅拒名之忻都軍既還其國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又詔勿困苦其商人柔遠之道至矣阿剌罕之行上宣諭曰有一事朕憂之恐卿輩不和耳

既而諸帥果以與尸取敗而上言將校不聽節制逃去載運士至合浦遺還鄉里及敗卒于閶者脫歸則言省臣先潰去棄軍五龍山下為日本所殲諸將之罪始暴著昂吉兒之言曰語曰上下同欲者勝又曰兵以氣爲主近歲民貧賦重薦水旱救死不暇復驅之涉海遠征莫不愁歎此非上下同欲也軍常挫衂東海倉皇喪氣人無鬬志非所謂以氣為主也成宗即祚或又建言代之上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卒遣寧一山附商船往使而已嗚呼世祖之文經武畧與知人之明謙光之度成宗之能持盈昂吉兒之讜言

諸將之畢負日本之自絕照臨皆當使後世有聞焉

存恤　虞集

恩具祿也

國家恤軍士至矣然吏于奪之際亦有文致刻削者朝廷忠厚久亦悉釐正之虞其飢賜之糧餉寒給之衣歲荒振其妻子由戰戍歸道中有司續食病者療之不幸而死予鈔二十又五貫曰墳瘞錢將校倍之使蒙旂往營送其同鄉縣人為卒更代得歸者命有罪罷者其家不既予矣乎始定制卒之陣死者復其家一年病歿者半年傷而扶還以斃者比病死密院以爲戰而傷還歿營壘中與屯居告枕蕭亦界

復一年又卒以月朔旦受糧不幸病疢自死至月未盡日之食曰破月糧有司復徵入倉廪或病時已貴糧為資用則取償其火五人糧曰指除逃去者亦償指其月徵之如上法在位者嘗上言非便乞無多寡盡賜以買棺又官吏病瘠告百官報罷其破月俸米過其月五日者亦仍給之又其比也事下版曹執舊比不變廟堂不聽卒免遠戍病死者破月糧而逃者不深罪不既忠厚乎

驛傳　虞集

國家驛傳之制有府寺有符節有次舍有供頓驛傳之在漢地者兵部領之在北地者涖以通政院都邑之都會道路之衝要則設脫脫禾孫之官以檢使客防奸非將各有主者以典其事此其府寺使者銜命以出或急遽不能待有司文移則典瑞院徑自御前出金字圓符之即佩以行次有銀字者以常事遣則省部給印寶聖旨水行者給船劄此其符節驛中有堂有室有庖湢兩驛相距道修則道半別置官舍以懸號遞驛此其次舍使者宿驛中則給米泊酒各一升麪泊肉各一斤曰全分不宿而過者給半分冬之炭夏之冰雨製備馬僕從子來他不給陸行馬微者或給驢闕廣馬少或代以牛水行舟山行轎[illegible]者給卧轎綱運以車馬直險則丁夫負荷遼海以犬曳小輿載使者行冰上此其供頓其馬舟車之數視官崇卑事大小為多寡民之役驛中者復其地四頃不輸租與兵士同然出馬供使客馬疢輒買補之有正馬副馬或久而貧不能為役則取可者代之使者不得枉道行枝館人擇善馬囊橐重不勝載非警急而疾馳馬致斃者皆有罪此又其事之大槩也進奏之邸在京師者曰會同館而綱運則號陸運提舉司云

屯田　虞集

國家平中原下江南遇堅城大敵曠日不能下則因兵屯田耕且戰為居久計當時無文籍以誌制度之詳不可考既一海內舉行不廢內則樞密院各衞皆隨營地立屯軍食悉仰足焉外則行省州郡亦以便利置屯甘肅瓜沙河南之芍陂洪澤皆因古制以盡地利雲南八番海南海北本非立屯之地欲因之置軍旅於蠻夷腹心以控扼之也其和林陝西四川等或以地所宜或為邊計慮至用密法甚美矣其置立之由增損之制收獲之數賞罰之規悉具左方

廣寒殿上梁文

徐世隆

析木星躔臨七馬雄疆之地瓊花仙島營帝王遊豫之宮蓋因前代規模便有內都氣象金臺南峙玉泉西流北襟山勢真龍虎之區東帶海濤盡魚鹽之國控河朔上流之上居今日中原之中是宜均貢賦于四方定龜鼎於億載況朝覲必有接見之所凡宮室本非過樂而爲恭惟皇帝陛下功塞兩間德光五葉明俊德以親九族修文德而來遠人以至治不世出之英姿衆累朝未暇行之令典既嚴先廟當備行宮念人疲飛輓而尚未全蘇雖躬在暴露而不自爲苦

遠至干戈之截賤始令棟宇之量修壯未央而襲秦風鄙蕭何重威之說葺九成而損階制慕唐皇去泰之心仰廣寒之靡某應清署之故事敬涓穀旦爰興柏梁敢陳工誦之言庸代子來之詠

拋梁東海外三韓自化風鴨綠江頭無戰伐盡銷金甲事春農

拋梁南惠雨仁風洗瘴嵐千羽兩階苗自格籠包不數洞庭柑

拋梁西錢嶺兵閒大白低開道上都朝會日降王子到來齊

拋梁北天道北旋昌水德周天列宿象臣民萬歲千秋拱宸極

拋梁上雲馭霓旌擁仙仗長春白鶴自天來猶爲吾皇降靈貺

拋梁下輦路春風促龍駕都人莫訝曉迴鑾秋郊恐損如雲稼

伏願上梁之後一人有慶萬壽無疆地儀厚配於長秋天位普臨於諸夏青宮朱邸聯聯相輝玉葉金枝綿綿不絕鸞臺鳳閣咸登柱石之臣象郡雞林來作藩維之守國無梗棟民悉奠居延及魚鳥之微亦遂池臺之同樂

演連珠　　陸機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縈絃所思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修身則足是以三晉之强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客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

擬連珠　　庾信

蓋聞謀猷是習權變須長肘增齊寵或卧燕墻是以井陘之兵如鴻毛之遇火長平之卒若秋草之中霜

蓋聞市朝遷貿山川悠遠是以狐兎所處由來建始之宮荆棘參天昔日長洲之苑

蓋聞天方薦瘥喪亂弘多空思說劍徒聞枕（一作意股）戈是以劉琨之英畧莫知自免祖逖之慷慨裁能渡河

蓋聞毅林長遠蒼梧不從惟桐惟葛無封無樹是以隋珠日月無益驪山之火雀臺絃管空望西陵之松

蓋聞廉將軍之客館翟廷尉之高門盈虛倏忽貴賤何論是以平生故人灌夫不去門下賓客任安獨存

蓋聞秋之為氣惆悵自憐耿恭之悲疏勒班超之念酒泉是以韓非客秦避讒無路信陵在趙思歸有年

蓋聞智中無學猶手中無錢今之學也未見能賢是以扶風之高鳳無故棄麥中牟之寗越徒勞不眠

蓋聞豫章七年甃於豐草芳蘭九畹淪於幽谷是以欲求其真晉陽有自埋之蒿若賞其聲吳亭有已枯

之竹

蓋聞卷葹（一作施）不死誰必有心甘蕉自長故知無節是以螺蚌得路恐異驪淵雀鼠同歸應非丹穴

蓋聞虛舟不忤令德無虞忠信為琴瑟仁義為庖廚是以從莊生則萬物自細歸老氏則衆有皆無

古文彙編二百三十六卷內府藏本

明陳仁錫編以經史子集分部然所配多不當理如水經屬地理當列之史太元當列之子乃因其以經爲名遂列於經而左氏春秋傳反列諸史又芟削周禮而顛倒其六官體例龐雜無足觀者考仁錫嘗刻古周禮不應此選自亂其例其托名歟

秦漢文尤十二卷

〔明〕倪元璐編

南京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秦漢文尤十二卷》提要

原缺第一、二葉

龝脣焦舌敝禿筆埋頭猛趁莫蹤作合何繇五經羔雉子史先收繁露用事太玄寡

嚋變而讀蘇子瞻子繇韓歐弇研辭氣云優展頌不釋其遒迺售日移晷變月异歲

流左國爲臙秦漢是
遒取吕覽觀矢筆銀
鉤輸情抒素伸鬱舒
愁各持一見見果不

題辭四

侔宇合天隆懷囊陵
丘儀秦用舌范蔡匪
偷代產文士意致緗
繆巧者藻雅揣稅贅

疣中原麟鳳不星苴
茉董賈班馬炳蔚中
州縹緗成帙最勝者
菑先秦兩漢爰拔其

題辭五

尢帖括紙上莫舁纔
休摩挲文囿厭弃梵
坵窗爾斯籍不我詢
訛傳示海内是日大

猶潛心几案黼黻

皇猷

淸江楊廷麟伯祥

父謹譔

題辭六

秦漢文尤目錄

卷之一

秦文

卜居　屈原

漁父　屈原

對楚王問　宋玉

說商鞅說　趙良

幸臣論　莊辛

諷齊威王納諫　鄒忌

酒味色論　魯共公

說燕文侯　蘇秦

說趙肅侯　蘇秦

說韓宣惠王　蘇秦

說魏襄王　蘇秦

說齊宣王　蘇秦

說楚威王　蘇秦

說齊閔王　蘇秦

遺燕昭王書　蘇代

卷之二

卷之三

西漢文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東漢文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秦漢文尤目錄終

秦漢文尤卷之一

始寧　倪元璐　鴻寶甫　輯
古吳　項煜　仲昭甫　參
清江　楊廷麟　伯祥甫　定

秦

卜居　屈原

（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何等下十十）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鄣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端正也策蓍莖也正策將以莖也拂龜將以卜也）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勞去勞來）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誅鋤除草也力耕用力以耕也）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媮與偷同）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哫音促）訾（訾音貲）粟斯喔（喔音握）咿嚅（嚅音儒）唲以事婦人乎（哫訾求媚也粟斯能隨其言喔咿嚅唲強笑貌婦人謂鄭袖）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滑音骨）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突梯滑稽皆圓轉貌脂韋柔軟也絜楹圓物）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水鳥名）與波上下以全

（此段下七用寧字十七用將字轉折高擬政見是心煩意亂不知所從處）

蟬翼四句引起讒人高張二語原無說令尹子蘭等也正與前面寧爭於從二語相應

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黃鵠大鳥一飛千里）將與雞鶩爭食乎（鶩音木鴨也）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蟬之翼本輕而反重）千鈞爲輕（千鈞本重而反輕）黃鐘毀棄（黃鐘大鐘也反遭毀棄）瓦釜雷鳴（瓦釜小器視若雷之發聲）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嘿嘿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逮及也）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太史公謂屈原嫉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說之害公也自今讀之離騷一篇悲思憂吟直自寫其愛君憂國之赤悃而以讒見放雖有廉貞無緣得自賢士矣名原蓋以自謂也

鍾伯敬云讀卜居文前看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二句後看讒人高張賢士無名二句衷腸逼露矣

漁父

屈原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喻己與世不合）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萬物而能與世推移（隨適變之謂）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淈胡骨反）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餔食也歠飲也歠昌悅反）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汶莫奔反）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枻以制反鼓枻扣船舷也）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喻世昭明）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喻世昏闇）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予觀漁人與世推移數言耶以試原耳泥不可淈也波亦不可揚糟不可餔也醨亦不可歠漁父殆清醒中之尤清醒人也逆得屈原不欲受汶蒙塵之對知其志不可回矣鼓枻而歌眞與人哉

對楚王問

宋玉

（玉對襄王前借歌為喻見己之行高而和寡也後借鳳鯤為喻見世俗豈知蕃鷃浮鯢類耳易知己之所為）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遺行謂行簡斷然若有遺）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極無人稱其美）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畢盡也請盡其言以告王）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和去聲）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薤下介反）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商西方音也羽北方音也徵展里反徵南方音也）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彌益也）

（其曲彌高二句作收）

（故字一筆波下妙）

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杳冥絕遠處）夫蕃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暴露也鬐魚之脊鬣也碣石地名孟諸澤名）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夫彼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說到士亦有之方說自家也）

前論歌四段文機流宕絕不見扳後鳳鯤兩喻見己之高且大非世俗所能料之也莊生所謂大音不入里耳者此類是也

（與前出去見後世設問之祖）

鍾伯敬云瑰意琦行正解遺行之說安知臣之所為正解不譽之說古人文字照應有情未可忽過

說商鞅　趙良

聽說敘事有体轉折得法明白賅錄人後汗振古文中之上乘也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請交良，良曰：僕弗敢願也。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說之云：

夫五羖大夫（羖果五反），荊之鄙人也（百里奚宛人，屬楚，故曰荊）。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食讀曰飼）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以衣灌牛，從口而入），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

以上歷舉五羖大夫功德粹偽入商君身去

三置晉國之君（置立晉惠公、文公、懷公），一救荊國之禍（見十二諸侯年表），發教封內（封疆之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欵叩也）。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五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曲禮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是也）。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宦者）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如進不以正，非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駿與峻同），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教謂商君之令，命謂秦君之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繩以法）。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遄早以死也）。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杜塞門也）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闟所及反）

出載車從又與匠戟大夫行於道中相反

戟者（屈盧之勁矛，干將之雄戟），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正是恃力為衛）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早謂晨之露，見日則乾，言不久也），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衛鞅封商於十五邑，趙良令公歸之），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諱言死也）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

勸商於乃秦所封邑今陝西商縣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

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鍾伯敬云：商君刑棄灰於市，其用刑酷，後車裂以殉，其得禍亦酷。假令孰能薦良以自代，避賢者路，豈不身名兩全哉。

孫子厚曰有對有伯做此体

從蜻蛉說到黃雀從黃雀說到黃鵠又從黃鵠說到蔡聖侯從小而至大由外而及內轉折數次極有設施

幸臣論

莊辛

莊辛因楚襄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佚侈靡不顧國政辭僻於趙淹留以觀之去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成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之云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絕斷也 續接也），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蜻蛉蟲）？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宏反）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調飴為膠於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噣即啄字），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攝持也），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招招誘之）。以其類而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水鳥也）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鱔一作鰋），仰嚙菱衡（衡音杏），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

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碆（音波）盧（□可爲矢濮盧荻同黑弓也）治其繒繳（繒弋射矢 繳生絲縷）將加己乎百仞之上。彼劉（劉本作礛 力苹反）磻（磻音潘）引微繳（繳音灼）折清風而抎矣（制刑也 隕）（石鏃引繫也抎 失陸也抎音隕）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茹溪郎巫山中之溪）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楚子誘蔡靈侯殺之于申）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

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所封之祿）而載方府之金（四方所貢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黽音 宏反）（與兵地）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舉淮北之地。

按新序載楚襄用莊辛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襄亂之後補敗扶傾之計皆出於辛特不能大有所爲耳劉辰翁極詆辛小人謂何策之有皆失言

諷齊威王納諫　鄒忌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昳日側也 有光艷貌）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旦明也）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私猶親）妾之美我者。畏我

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進諫者有限隙）期年之後。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

借己之蔽以通王之蔽一句收拾有力

之侍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此朝廷之上國朝之不待兵也）觀鄒忌一言而齊威王亟下令開過蓋欲因言以通其蔽也至於朞年後欲言無可進則王爲賢王矣四鄰聞之而來朝孰謂鄒忌無益於齊哉此篇文有局陣而起伏照應足見神力是戰國策中之最佳者

冒此文案酬觴之旨前兆以下四事俱承人[illegible]能[illegible]兵否若共公亦[illegible]不犯於[illegible]士之[illegible]矣

酒味色論

魯共公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

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絶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嗛謙聲二音不嗛謂不喜食）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美人也周大夫南仲之後）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上自視下曰臨彷徨徙倚貌）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白台閭須皆美人名）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回頭轉應轉大法力

茅鹿門曰驟讀之如一瀉千里細玩之却又句琢字練一字增減不得

說燕文侯　　蘇秦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西至秦說秦惠王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

燕東有朝鮮(箕子所封國)遼東北有林胡樓煩(二胡國名)西有雲中九原(秦曰九原漢曰五原)南有嘑沱(并州川名)易水(易州川)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碣石山在常山九門縣)鴈門(在代西門)之饒北有棗粟之利(土産之利)民雖不佃作(農夫耕芸力作曰佃作)而足於棗粟矣此所謂天府者也(財物所聚曰府)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蔽障蔽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轉應前句)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今保定界)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計量度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東垣故常山地)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距至也猶近也)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有意表)計無過於此者(計太過了)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南近齊子必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秉迫爲合攻隣爲離其蘇秦揣摩之術乎故閒秦合從一說而五國諸侯相親賢於兄弟矣

說趙肅侯　蘇秦

蘇秦始以連橫說秦，秦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遊燕。燕文侯許之，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

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高尚也），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肅侯之弟），君不任事（不得任國政事），是以賓客遊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謂死也），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終身謂終王之身）。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恃也，依也）；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謀人斷絕人之交，勿令共合從擯秦）。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言如白黑分別陰陽殊異也）。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以其包賦稅供米僕湯沐之費），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

以覆軍禽將而求也（五伯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宋襄是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弒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與秦非徒與之，是與之謀人伐人），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言魏弱與秦河外地則道路不通上郡矣），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南陽七國時屬韓，若秦兵下軹道，從東渭橋歷北道過蒲津，攻韓郎洛陽，秦若劫取韓南陽，是包周都也）；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趙邯鄲必危，操兵自守）；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番吾趙邑名），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爲障蔽之）。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如蠶食桑葉，侵而不厭然），傅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

揆引堯舜湯武欲王自審度其利害處

合趙國士卒與秦較

見勢不弱於秦何必斗以身為臣役

夫衡人者主說計之也言衡之害感上擇交不得處

人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規謀）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一夫受田百畝）舜無咫尺之地（八尺曰咫）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士卒）不過三千（書云虎賁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強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相當日交戰）交戰。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冥冥謂昏昧也）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

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臣竊以下至此句言從之利應擇交）而得（句）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衡人郎遊說縱橫之士也。東西為橫南北為縱）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姣美也）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恐愒謂相恐脅）也。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絶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

以下言從實為宜擇之宜合

此如常山蛇勢首動尾應尾動首應中間動則首尾俱應

六國交守所勢似此既設

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洹音桓）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質以交質之言要約也）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絶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絶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絶其後。韓守城皐。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

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謂六國之軍共為合從相親獨以秦為賓）（而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函谷關名）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黄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鍾伯敬云安民在於擇交一句只全篇主腦合從擯秦則擇交得連衡事秦則擇交不得孰利孰害必有能辨之者奈何衆心不一相率而朝於秦也雖有五倍之地十倍之士無能為巳

說韓宣惠王

蘇秦

（蘇秦既說燕說趙，復之韓而說韓宣王曰）

韓壯有鞏洛成皋之固（鞏皋二邑名），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在商洛間，適秦楚之要塞），東有宛穰洧水（宛穰二縣名，今在閔封密縣），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時力距來二種之弩），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挺足而射，發弩皆然），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鏑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在朔州），棠谿墨陽合（伯），

鄧師宛馮龍淵太阿（冥山以下皆寶劍名），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鐵幕以鐵為臂脛之衣也），革抉㕹芮，無不畢具（革抉以革為射決也，㕹謂楯也，芮謂繫楯之紛緩也），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兩手交臂事秦）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效之（效見也），明年又復來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指韓）而逆

> 言據地形之險與天下弓弩之利士卒之勁見韓不宜西面事秦也

> 字字遒古

> 歷敘韓卒兵利將備而可事俱數在後也

> 言事秦無厭至欲割地可割竭不傷心

無已之求（指秦），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雞口食栗，牛後出糞），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

> 雞口牛後之喻謂極激切

韓所患者在割地，故大王事秦一段極言割地之害，則合從之說言未出而意已合矣，說士談鋒無堅不破

說魏襄王　　蘇秦

秦既說燕趙解從之魏說魏襄王曰

大王之地南有鴻溝（在滎陽）陳汝南（今汝州陳州縣）許鄢（國策作鄢）昆陽召陵舞陽（潁川有昆陽舞陽縣）新都新郪（汝南有新郪二縣南陽有新都縣）東有淮潁（汝南潁川二郡）煮棗無胥（未詳）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地名卷衍屬鄭州原武縣）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音轟）殷殷（音殷）若有三軍之衆（衆語之多殷富之盛似三軍出行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為秦築宮備其巡狩而舍之故謂之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謂冠帶制度皆從秦之法春秋貢奉以助祭祀）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地名夫差敗於姑蘇禽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武王伐紂於牧野懸於太白之旗）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謂以青巾裹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廝養負荷之役者徒謂卒也）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效實謂割地獻秦以效其誠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謂後患也）破公家（割地將公家殘破了）而成私門（成私門之私）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此段劫了又轉說前語係反有力）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一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陳明卿云專心并力西向攻秦郎兄弟骨肉間且難之矧諸侯之異姓耶人各一心心各一意此不旋踵而盟敗也

（眉批）看魏邦形勢一一道出而後說以秦之弊弱不足畏也其是說士口吻

（眉批）說强之勢說語直其說衡人與諸臣之不忍處點是便詞亦是至言可為天下

（眉批）越王句踐武王能卒其威孝成伯王之業見魏王之不自奮也

（眉批）秦論割地效實斷非賢王所欲則臣事之說其事之口

（眉批）前後大意內衛合人之歸來

說齊宣王　蘇秦

秦既說燕趙韓魏因東說齊宣王曰

[illegible]之富且強天下莫能當其鋒此齊之不可[illegible]於秦

齊南有泰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四塞言四方皆險固也 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積粟如丘山之高 三軍之良，五家之兵，五家郎五郎 進如鋒矢，鋒矢小矢言銳疾也 戰如雷霆，言威大也 解如風雨，言速疾也 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

[illegible]臨菑一郡未[illegible]

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度料度也 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

亦齊之是條列敘尤景象非以家殷人足所以收筆見不必西面事秦

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鬭雞走犬，六博蹹鞠者。蹹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 六博者行六棊故云六博 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袂袖也 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

[illegible]

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折猶敗也以秦敵強雖勝猶為失半也 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以危亡隨其後。言其危不旋踵 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

言秦不能越人國都而攻齊且畏韓魏之議其後

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言其地北韓魏二國且一倍耳 過衛陽晉之道，陽晉地名蓋適齊之道 徑乎亢父之險，亢父山名 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方軌比行皆並行之意 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狼行怯走常顧其後 恐韓魏之議其後也。

一句極有勢力

是故恫疑虛喝，恫疑恐懼也虛喝喘息懼貌言秦自疑懼虛作恐喝之詞驕矜之態而不敢進兵也 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過失也 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

鍾伯敬云：蘇秦說齊，大抵言齊之強盛，秦不能肆其害耳。秦無如齊何，則西面事之，真可羞也。與說趙之意相似。

說楚威王　　蘇秦

秦既說五國乃之南說楚威王其言曰

（開口至霸王之資句卻先說楚為天下彊國以之取霸王則有辭了）

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湖名）蒼梧（野名）北有陘塞郇陽（郇音荀）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小則以霸大則以王）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章臺在咸陽）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

（言秦楚之勢兩相當而不兩相立）

（以下極言不從之害）

莫如從親以孤秦（秦說楚王意在一句）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鄢郢楚兩都名秦兵出武關則臨鄢都兵出黔中則臨郢都）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蚤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聽其合從之言）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厲利也兵戈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充滿也）燕代橐駝（獸名有肉鞍）良馬必實外廄（外廄養馬之廄）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

（備言有殺色聲為之屬娛姬言此以誘之）

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欲吞天下如虎狼之噬）秦天下之仇讐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為人臣（謂楚國諸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

（說衡人八字秦仇又驟人臣大逆為之懲患其說不顧忘之及巳也）

（分別從衡二字利害判然如指掌）

楚王曰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寡人請奉社稷以從於是合六國而并力焉秦為從長

倪鴻寶云秦彊而諸侯弱則游說之士為衡者易為功合從者疑為力然而從成則諸侯受其利而秦病衡成則秦南面稱孤而諸侯悉為虜要之從衡兩者皆出于詐譎機變之術而從較愈也

說齊閔王

蘇秦

時蘇秦為從約長至齊說閔王曰

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先事則近禍首）約結而喜主怨者孤（約結與國而代人又為之主衆所不與故孤）夫後起者藉也（有所資賴）而遠怨者時也（遠去聲時得其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率長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干將莫邪二劍名劌傷也劌音貴）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弦引弩機發動所由）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銛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舍人傳舍傳驛也）衛國城割平（言城中割地求成）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以土塞門而守）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遡與愬同）魏王身被甲底劍（底礪也）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騖亂馳也）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言衛得魏為之藉藉字與前相應）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今平陽）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

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黃城（隊與墜同）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勸行相勸而行言其決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音疲）而好衆怨（衆與衆為怨也）事敗而好鞠之（鞠窮也言遂事也）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長益也）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從之不爲先事也）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不以兵為人挫強敵）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言得地等耳）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歸咎歸罪）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兼并也）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欲為大王）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以謀人為利而反致殃）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

起而重伐不義（不義當可伐）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
勁（與多人與）之者多也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言寡）兵必立也事
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
而至（攘猶取也）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
寡信諸侯（信猶恃也）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
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擯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
而不服矣（矯蠹矯揉度其形也）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道行也）
不貸而見足矣（言不借貸而常見殷足）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
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

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越（郢楚都棲越越王於會稽）身從諸侯之
君（從謂諸侯從之）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
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
謀陳蔡好詐（萊莒陳蔡皆小國）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
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
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
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
騏驥孟賁也（賁猶勝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
也不竝（[illegible]猶恃也言與之[illegible]下皆[illegible]）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

而誅不直（寄言假手於人使人誅之而已不爲主也）微用兵而寄於義則
霸天下可蹻足而須也（蹻不伸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
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
反（衆事猶共事也）交割而不相憎（交割彼此割地也）俱強而加於親
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衆事宜多反覆交割宜相憎俱強宜不相下今皆不
然以其同憂趨利固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
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邑名）數縣取其牛
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非平素有親戚）而用兵又非約質
而謀燕也（諸侯要約有加質子）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

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
侯可趨役也（可使趨我而爲我役）故明主察相（明察相之）誠欲以霸
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illegible]）戰者國之殘也（殘傷
也）而都縣之費也（都邑有宗廟之主曰都）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
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
市（士衆所有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
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言國中所有悉出於路也）中人禱祝君翳
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
虛中之計也（中人國中之人禱祝爲行者祈禱也翳[illegible]於宮中以待[illegible]至事財賦[illegible]）

備之事。虛中（言財外竭則國中虛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夷傷也共供也）。完者內酺而華樂（酺大飲也華奢也）。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言十年之田不足以償一戰之費）。軍之所出。矛戟折。鐶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古者寓兵於農故私家出之）。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廝養析薪養馬者）。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

秦漢文丸　卷一　秦　三十二

身窟穴。中罷於刀金（理治也襜蔽衣蔽前者言士作苦衣易敝故亟治之衝櫓衝車也家雜總全家併作也穴中地道也刀金兵也）。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月而能拔城者為亟耳（期年數月至速也）。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斷截也）。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并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一主指趙襄子）。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趙邑）。敗趙氏。北戰於

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比相次也）。此用兵之上節也（節猶等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嗇吝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不拔（終戰謂窮兵守城也言期於不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得所稱為善者保持也）。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外無居人故城郭暴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

秦漢文丸　卷一　秦　三十三

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便謂巧善弓得便巧乃發也）。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的難中故人爭欲貫之）。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日天下讎之則雖強必弱）。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素常也言兵常用暴強必）。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戈矛戟弓矢曰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降平聲）。

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曠闊也日雖闊遠其利無窮）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言不用師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此謂也闔閭將孫武也）之衽席之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於前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音洛）倡優（作樂者）侏儒（短小者）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

安（言治也）亂之為諸侯無成謀（言無一定之謀）則其國無宿憂也（宿留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梁惠王也）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趙地）西圍定陽（秦地）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堞城上女牆也）為戰具競為守備（競爭也）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

子其與必眾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公叔座之子）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言其諸國弱小不足為援）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鞭策馬杖也喻諸侯可役使）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成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王服（王者服飾）魏王說於商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

柱建九斿（音由）從七星之旟（音于）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丹衣柱以丹帛為衣柱也九斿旗旒也鳥集曰旟又繪七星於上）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名申）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過信為次往服齊也）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魏割西河地以予秦秦王垂衣拱手而受也）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魏將龐涓為齊禽）衝櫓未施（衝櫓攻城之具）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

械於尊俎之間折衝廟上者也閔王驕不能聽以及鼓里之禍百世之戒也

倪湯實云讀說齊閔王文當分六段讀首段以餘矢起喻見衛得權藉而趙魏兵先天下也次段以不主怨挫强說趙十國徧用兵而天下獨咎齊者齊約而主怨也三段引吳以徵大國引萊莒陳蔡以後小國總見禍生於先天下而精利於後起也四段言後起之利胡得其精也五段言戰攻之費引智伯中山爲証見戰攻非所先六段重後起則

諸侯趨役引魏先天下而秦後起所以拱手而獲西河之地矣

遺燕昭王書　　蘇代

代蘇秦之弟見秦遊亦皆學之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

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燕前有一子質於齊名卑而權輕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强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將欲取齊人之信燕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强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言齊得淮南則益强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强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

也言齊并魯衛又益强夫一齊之强燕猶狼顧而不狼顧怯走行則顧後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齊桓公好紫齊俗尚之取惡素帛染爲紫其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强吳越用計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後殘强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待擯也計策也賓棄也大好之上策破秦次計長擯秦而已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

先言秦王不足取信於燕趙須用交質方信之

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可信者可爲取信之人也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以涇陽君高陵君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

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躧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贊猶助也而王不從是國伐也秦國受齊伐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若刃刺之刺其心言其切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鄒子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

按代揣宋事急而爲書以遺燕王欲其毋助齊伐宋也然齊所長者莫如秦其遣辯士說秦者知秦王必然其言而興師伐齊齊且覆亡之不暇何區區一宋乎此正市人羿璞而兩家之仇解也

原缺第四十一葉

約燕昭王書　蘇代

蘇代居燕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昭王書云

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以秦居之威行秦之行暴正告天下王告天下然而正告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楚都漢中之甲漢中屬楚地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楚澤名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於宛縣之東而丁隨邑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隼若今之鶻也秦王言我今伐楚必當捷獲也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秦關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大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繇搖動也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舉拔也言韓被兵以離二周而韓繫於鄭則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秦舉安邑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强弩在前銛戈在後銛戈言銳利也決滎水口魏無大梁滎澤之口其水深可以灌大梁故門無大梁也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白馬河流以灌外

每太者曰以膠東也適燕者曰以濟西適趙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蜚音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雒音洛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

者解游說之士也不行伐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

鍾伯敬曰代之辨舌亦不減於蘇秦試讀此約燕一篇而秦之陽與陰取具見其大都奈何諸國入其計中而不覺巫相率而朝於秦也愚矣

初見秦王　張儀

此上原有張儀字而所說皆儀死後事故刪去說云云猶西周謂齊王之比

臣聞之弗知而言爲不智知而不言爲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審悉也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裁制也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陰北陽南連荊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面以與秦爲難始皇諱其父稱楚曰荊時山東國齊楚爲大故從人結連之恃以爲固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怯而卻走不能死也非其百姓不能死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言秦有不攻耳無敢與相攻者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比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也言勇奮不顧死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秦有斷死之利諸侯有不死之害故不如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與之爭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頓弊索盡也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荊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兩國從其役地廣而兵彊戰勝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城鉅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燕昭入臨淄故繇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廼不存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荊王亡走東伏于陳當是之時隨荊以兵則荊可舉舉荊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荊人和令荊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比密也言其志親大王

以詐破之兵至梁郭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志絕荊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兩國秦及穰侯所封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

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在野曰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爲齊矣（此本趙所得齊地今趙弱故秦彼取之）中呼沱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然則是舉

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荊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沃灌也）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須待也）天下編隨而服（以繩次物曰編編隨言從隨而降伏也）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霸王之業地尊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卻（且怒且懼而退）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

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卻（致極力也厚大也交罷秦與趙俱罷兵而退也）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繇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素甲以素帛爲甲之并金革也）戰一日

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王於晉陽決水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王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昧死言不知死所）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狥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言以為首惡）

此篇說秦不宜與諸國講和當乘勝長驅所以屢屢破謀臣之不忠然而破從之術儀有以先立於胸中矣

說楚懷王

張儀

蘇秦既沒張儀用事於秦因以連衡說楚懷王曰

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東函谷西烏關南武關北黃河謂之四塞）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喻其粟之多如丘山之高）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勇於赴敵）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常山於天下在北有若人之背脊也）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猶驅五國）而攻猛虎（猛虎喻秦）虎之與羊不格明矣（格猶勝也）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彊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宜陽韓地也）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皋（地名）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指列國）而攻至彊（指秦）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挑戰是速禍也）粟不如者勿與持久（持久必至匱）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

以言秦舟至楚甚易絕不費力

三月半年待禍速而待救遲辨喻明悉

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持三月糧）下水而浮（以舟行水曰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牛力載糧馬力載人）不至十日而距（至也）扞關（楚蜀名）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今靖州）巫郡（楚地）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勝吳者三）

先下一危字轉到危字

提漢中之亡是楚已事

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屬楚）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大其勝矣之功）而民敝者怨上（怨其偏守之疲）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郡名）楚人不勝列侯執珪（受爵者）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以常山為天下脊則此衛及陽晉當天下）

不道蘇秦之短則其說不行此攻儀之利害處

胷（秦兵據陽晉是大關天下胷則他國不得以動也）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在山東）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史記蘇秦通於燕女十夫人恐得罪乃自燕奔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以五馬裂）（蘇秦之屍）夫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

誘楚而以秦太子為亦知楚之懦足以動楚也

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為妾酒掃謙詞也）效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故卒許張儀與秦親）

按儀與秦同師鬼谷押闔之術是為知交倘秦從說未合而儀敗之何能背六國印為從約長哉儀知秦已死而後以連衡說儀與秦之知已哉

說魏哀王　張儀

哀公魏王子也張儀以連衡說魏哀王曰

首言說魏地狹兵寡而無險固其勢不可保

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言無險阻也）諸侯四通輻湊（喻四方往來甚衆）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言易至也）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凡於塞上險要處別築為城置吏士擇守謂之城曰亭鄣）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固衆人戰爭之地）

此是四面受敵處

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

譏從說大抵與蘇秦相反

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合從之謀難成是也）

若不事秦則秦韓合而為一梁之亡不旋踵

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皆魏地）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

此則事秦之利

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國無外患則王可以安枕）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師無紀律輕走易敗）不能堅戰悉梁之衆（悉盡也）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嫁其禍於楚以安己之國家）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此時欲事秦秦必不聽）

□□從人之說

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言可信從者少）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張目曰瞋齒相切則面視切齒憤憤）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眩惑於心）

□□乃衆口毀之喻

臣聞之積羽沈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衆口交毀雖金堅亦鑠）積毀銷骨（毀謗積聚則骨肉可銷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恐懼於是儀陰謀秦伐魏）（魏與秦戰敗儀乃復說魏王魏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

張天如云儀以秦為諸侯友袁人也然說魏以伐楚而曰嫁禍安國夫楚豈易伐禍豈易嫁哉迨哀王弗聽而陰令秦伐魏是迫之以必事也

說趙武靈王　張儀

儀既以連衡說楚魏韓齊已皆許儀儀復西趣說趙王曰

說趙之辭只嚴聲勢與楚魏趙王為從盟王又秦王含怒于趙而趙王亦懼而謝過也

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繕治也厲利也）。飾車騎。習馳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居則憂愁處則懾伏）。不敢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督過謂深責其過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東西周）。遷九鼎（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以象九州）。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

此以請議之附會之

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今屬陝西）。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邯鄲趙都）。願以甲子合戰（武王對殷紂王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所獻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鬭（右臂有斷右臂決不能與人鬭）。失其黨（韓梁齊楚皆趙之黨與）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

述蘇秦合從之說身且不免了

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皋。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四國瓜分之也）。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與前先聞左右相應）。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案頓其兵無事攻伐）。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自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

此又以合從之辭脅之

鍾伯敬云觀張儀說趙脅辭伸舌卒能使趙謝過事秦真不負於舌存矣

秦漢文尤卷之二

始寧 倪元璐 鴻寶甫 輯
古吳 項煜 仲昭甫 參
清江 楊廷麟 伯祥甫 定

秦

報燕惠王書　樂毅

燕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於是惠王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知惠王之不善召之畏誅遂西降趙惠王後悔使騎劫代將以致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毅之降趙恐趙用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乃使人讓毅且謝之故毅遺惠王云云

（以上是毅自陳其功）

臣不佞（不佞無口才）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先王指昭王也）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數其去燕之罪）臣恐侍御者（不敢言王故托之侍御者）不察先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賞功多處能當正是不私祿）故察能而受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謂身已見知于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厠列也）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與同姓謀）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燕不自揣量）而欲以齊為事（伐齊）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齊桓公創霸）而最勝之遺事也（其兵嘗勝屬往事）練於甲兵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結趙是毅謀齊先著）且又淮北宋地（淮之北其地屬宋）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趙許通好又約楚魏燕為四國舉兵而伐齊）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南使臣於趙顧反命（反傳命）使趙而發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盡河北地皆舉兵而屯于濟西）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至齊國都）齊王遁而走莒（今為山東青州府）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馬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一本作歷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寧臺燕臺也大呂齊鐘名元英燕宮名磨室亦宮名薊丘燕所都地言薊丘所植植齊汶上之竹）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慊快也）故裂地而封之（封毅為昌國君）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

平言可幸無罪語甚婉而意甚悲奉

自知不肖知其能自以爲奉命承敎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受封國之命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應轉前由成功立名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入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棄羣臣諱言死也餘敎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見先王之敎臣可以世守

臣聞以下一縱叙盡以自明也

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跡至郢吳破楚昭王出而至郢夫差弗是也不以子胥之言爲然賜之鴟夷鴟皮也以馬皮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

此以吳王人指惠王

而以子胥皆寓自己

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免與勉同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

此下皆自敘以去燕之由與不敢背燕之意

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墮壞昭王好賢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四句又是安燕王之心臣雖不佞數奉敎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子樂閒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

古人告君自供觀說命及孔孟下至戰國之蘇張皆是對面立談無以書者寓書論事首見于鄭子產晉叔向蓋由越國然猶與其臣未與其君也越國寓書于君始自樂毅

詒樂間書　燕王

呂國君樂間數之燕王喜欲伐趙間以爲不可王不信伐之燕人大敗間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

曰

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聽猶專也言欲復用之）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蓋覆其非）不虞君之明罪之也（虞猶度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

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無出之趙以明有怨於燕）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未盡厚一句全篇骨子）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名（要平聲謂要名也）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隱惡便不毀人）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救過便不危人）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謂救其過失）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任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世雖薄我我反厚施之）行有失而故惠用（行與我不合反惠愛任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請爲君擇之也（擇其）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和字古作龢）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商容商之賢人箕子諫紂不聽佯狂爲奴）然則不內蓋寡人（蓋猶掩也）而明怨於外（言去國）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傷害高而）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名不立寡人）

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直道事人）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言寧於故國見黜）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脩心（言凡有脩者必先有失）議不累物（而論者不然也）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猶棄也）棄大功者輟也（輟止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於君也（遠者謂疏遠之臣）今

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前日之怨恨）追惟先王（惟思惟也）復以教寡人意者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意度也慝心不善之心也）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揣量也言間當量我以此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間樂毅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文章固能逆意亦能飾意讀燕王遺樂間書本是怨間責間然詞意委婉讀者不覺其不然者以其文之故耶

寧以大義責問而燕王自之悔心止間罪矣

遺燕將書

魯仲連

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一計決而不須再計）勇士不怯死（怯死畏死也此二句只將智勇二字而終臣自見）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郎聊城也）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此是秦與齊和故曰）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郎平陸）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規謀也秦救之而楚魏皆退故云無謀齊者）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共據相郎持也）臣見功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決決勝也）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燕將名）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

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如墨翟守宋 食人炊骨。易子而食析骨而炊言其窘也 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孫臏吳起能使士卒無二心 能已見於天下矣。此士能已為天下所顯見 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與朋黨交游者攘臂而議論世間事 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制也 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矯正國俗發革弊俗 功名可

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遊於齊乎。請裂地封宿比陶衛。魏郡封陶商鞅封魏 世世稱寡。史記作孤 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歸燕有顯名歸齊得厚實 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怯懦無勇也 束縛桎梏。辱身也。堂阜之九束縛桎梏 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兼此三過矣 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

令諸侯。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 三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沬為魯君將。三戰三北。三北三敗也 而喪地千里。喪地於齊 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世。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謂曹沬恐恥與魯君計為遭遇 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指管仲曹沬 非不能

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倒韣而去

倪鴻寶曰此書雖以智勇忠三平說起却重在智者不倍時而棄利一句蓋欲其棄燕而歸齊故即以智者不再計申之下面反覆辨論總不越此

義不帝秦

魯仲連

（言秦之雄以嚇趙）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獸名善疑）未有所決

（平原君猶豫而開云小數十事似乎胸中無主意的人）

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眾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古人相見必介紹而傳命）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于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

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泄出尊秦為帝之事）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焦周時隱士其人介故人謂之然頌一本作容）眾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秦制爵二十級戰獲首級者計功受爵時所尊上）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

（魯連死一仲連何損于秦然亦為秦民只）

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之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

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耶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九侯作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好作美也）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

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鑰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鑰（鑰同）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必欲為帝而不止）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

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

予讀仲連遺燕將書似乎欲樂毅捐燕以歸齊及讀不肯帝秦篇似乎欲新垣衍說梁以助趙連之節義誠高矣殊不知周祚既衰秦運將旺安能保其不為帝哉孔子序尚書而以秦誓終蓋先見云

職方氏云此篇於秦之情狀與當時形勢利害若指諸掌而文特奇巧可爲論事之法

不明不忠當略擒拿

此說韓亡之後秦兵必加於魏

秦不伐趙

諫魏王書

魏無忌

齊楚攻韓秦發兵救魏魏復定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伐韓以求故地故公子無忌諫之曰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狠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寘其母太后於幽宮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穰侯有大功竟遭擯逐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曩殺二弟而奪其封國此於親戚若此而况於仇讐之國乎諸國合從擯秦秦視之若仇讐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以爲於親有益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易秦動更事必就易與利就其容易與得利者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下面方分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閼與之事先時趙奢破秦軍於閼與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智伯爲三家圍而灌之秦又不

[illegible]

既不伐楚與趙者不攻衛與齊者舍魏無攻已

此言危亡可立待

秦欲誅安陵氏并欲滅韓而攻魏

此言魏受秦害不淺

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河外大梁屬魏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定必攻魏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大梁爲共所灌必亡其國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安陵魏人不欲攻韓與韓臣與故惡之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地相近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於秦之國無傷害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愛猶貪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割地入秦囿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國且被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

韓亡則大梁之禍不旋踵

秦欲無窮信陵君已見之審矣

專用救魏子文法如貫珠

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講和也)識亡不聽(識知也韓知亡猶不聽也)投質於趙(投其太子以為質)請為天下鴈行頓刃(鴈行以次進也)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共伐韓則韓必亡)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韓亡則大梁而與秦隣)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

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地名)使道安成(地名)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韓乃魏之縣邑)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可保無事)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信陵君之言深切綜練識天下之大勢使魏能用其計糾率楚趙竭力助韓則韓不至失上黨趙不至敗長平六國不至為秦所吞矣謀既不用又以繆殺晉鄙流落于外六國垂亡魏始再用猶能收合諸侯折彊秦之威若用之于上黨長平未敗之前天下雌雄之勢未可量也

說秦昭王　黃歇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

（言秦楚兩國並強不宜相爭鬭）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鬭而駑犬受其敝（駑犬喻十卒）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至極也寒則必熱）致至而危累棊是也（致言水物置之物上）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陲也）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illegible]通地[illegible]約也）

（頌秦以此見其盛）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已北入燕（成橋秦人守待也入燕使燕入朝於秦也）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杜塞也）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皆魏邑）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翔散也不敢與秦較勝負）（一鋪其功）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再舉兵日復）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叙其威）亦憚矣（憚可長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省少也）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三王夏殷周可列而為四）五霸不足六也（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可並而為六）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狐尾長渡水則濡其尾而不能行）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名瑶）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智[illegible]自干於榆次）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越敗吳於干隧）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

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瑶於鑿臺之上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為大王慮而不取（不毀謂無傷也彊韓魏謂楚毀不能使之故彊也）詩云大武遠宅不涉（武之大竹遠安定之不必涉其地也）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毚音讒）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此言韓魏不足信）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

焉（重世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十[illegible]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折頤首身分離（首與身各）自（一處也）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狐為妖祥皆無所食無人為祭祀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illegible]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徒以兵資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

壤（楚名）此皆廣川大水山林溪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四國齊韓魏趙也應王謂乘秦後也）秦楚之兵構（交戰也）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七邑故皆宋地）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秦與楚戰不暇救七邑及泗北故二國攻之兵勢無所分也）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校敵也）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負海倚河其勢甚固可無敵患）天下之國

（眉批：若雖得隨陽地無益於秦　只是設言以見其無益耳）

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詳其事以下於吏慎重之決）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若如也為帝若未能為帝也以倒言如未能為帝也）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注猶屬也詘猶反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為關中之候（候候吏也）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寒心謂心寒而戰慄也）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皆地名）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

乘之主（指韓魏）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言秦地自西海東海中斷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危動以危亡之事恐動之持劫也痛言攻伐之類）

鍾伯敬云欲之說秦只莫如善楚四字盡之此時韓魏已請臣於秦而齊楚尚與之亢耿不說齊與之合從擯秦反欲令秦伐齊是未知秦與楚孰不能以相合也

（眉批：莫若善楚一句應前作收）

偵詐隱鋭 可思巧喻 寓意譏諷 此楚人非凡人史失其姓名何也

之論天下大勢若不有秦者騖聯合一

一發之樂再發之樂說動襄王楚人之計已快可近一步

說頃襄王　楚人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欲以微怒先王故對以此言

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鶀小鴈也 鸗野鳥也）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仁義是也）五霸以弋戰國（五霸為諸侯長 小是七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有青首者）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六雙（隱言十二國也）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以絲係矢 以繳矢亦言之）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

（有底曰囊 載者收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樂俱洛同）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右臂左肘）顛越矣膠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綪繳蘭臺（綪縈也）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以石傅弋 繳日碆）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噣鳥大鳥之有鉤喙者以比齊也 蓋覆也）朝射東莒之（小吳之後）

少發之樂並三國而介（?）他何哉

秦鋭者之志

此蜀言而五國所異並時所忌雖秦耳今未可即夜射公徽怒

夕發浿丘夜加郎墨顧據午道（東莒浿丘郎墨午道皆齊地名午道在齊西）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翅（三國齊趙燕也）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縈束縛 拂拭除貌）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而顧病（顧久也）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

也勞民休眾（勞其民休其眾）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據殽函雍州）奮翼鼓翅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

鍾伯敬云弋道德弋戰國郎太公磻溪之對無以易此然不說出六雙之易載則無以歆動王心而

使之約從爲一也想楚人亦與蘇秦蘇代兄弟同

一見觧云

說趙太后質子 觸讋（一本作龍）

趙太后（惠文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
曰必以長安爲質（長安君成安弟）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
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
唾其面左師（官名）觸讋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
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
竊自恕（久不得見宜獲罪今自寬而求見）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
（郄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
無衰乎曰恃鬻耳（鬻粥同）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

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
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息其子舒祺名也）最少
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缺（朝時皆著皂衣增顏）
（黑衣）戍服以衛王宮沒死以聞（沒死史作昧死）太后曰敬諾年幾何
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
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
人異甚（異於丈夫而有甚焉）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媼文）
（老婦后 太后女）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
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

且哀痛快

具計深遠 焉得相應

有情致

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念悲）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失意於燕乃及爾）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微猶非也）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重器謂金玉）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

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為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子義趙之賢士）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張賓王云陸深曰既列觸讋之言又載子義之論亦一例也

上秦昭王書

范雎

雎魏人僇辱于魏秦謁者王稽載范雎入秦已報使因言於秦王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東破齊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范雎乃上書

勁是一篇骨幹未肯說露中多用臣聞之為議論張本

不以疑事嘗試王明己之言為可信耳

上段以言自況下段取人於諸侯

臣聞明主莅政（莅臨政也一本作位）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利猶遂也）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為也語曰人主賞所愛（賢幸之人）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椹音斟刀也謂腰斬者）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前者耶（保任人必保其後）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皆美玉名）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厚國家乎（厚言使之重）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皆取其人）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

不敢載之於書定有秘密之說昭王安得不召而問之

得擅厚矣。是何也。為其凋榮也。（凋傷也榮華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于王心邪。（國策概作闔謂關涉王心也）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亡字作無乃解）自非然者。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睢）

穰侯謂客子無益。昭王亦厭薄天下辯士無所信。

睢此說却陰破其見似欲吐而乍含。政王稽所謂不敢以書傳者也。讀到語之至者不敢載之於書。則與王稽之言相符契。昭王所以急欲聞而召之。

嗟夫范睢一言。聞秦之有太后穰侯。不聞其有王。而太后廢穰侯逐勢必繇此矣。

擅起王權之大病只因四貴專之無王之語令人心惻

承說穰侯擅權以制諸已而以觸于四

引崔杼[illegible]

復說秦昭王

范睢

（秦王拜范睢為客卿謀兵事且欲發使於韓范睢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間說曰）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孟嘗君名文專齊之權）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太后弟也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擅專也）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擊斷謂刑人無所諱言不避王）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謂傾倒特也）令安得從王出乎。（命令不出自王）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權不輕假）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斷也御制也言穰侯挾權以制御王斷於諸侯也）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披折也）大其都者危其國。（卿大夫有都邑左傳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崔杼射莊公之管淖齒擢湣王之筋）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主父趙武靈王）今臣聞秦

復引淖齒大有關鎖

兩用今字作轉而以折權亡國之士悚之

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渭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君專以政權授臣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所授政之臣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皆是相國之私人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乃拜雎為相封之以應號為應侯

鍾伯敬云雎以一亡命羈旅之臣能以口光舌鼃間人骨肉況素所親愛昵日與人主俱上下者乎其讒鬪何可勝道哉

亦是尊臣卑主之喻

再謂秦昭王 范雎

亦聞恒思有神叢與叢灌木中有神靈托之者恒思地名有悍少年請與叢博博著也曰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投骰子也右手自為投勝叢叢籍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埶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借人以威勢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為器則已稱猶等也謂比國於瓢稱瓢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强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指穰侯私人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為政者其威內扶謂內自扶持也其輔外布其輔佐之臣則布列於外而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强徵兵伐諸

侯戰勝攻取利盡攻於陶（穰侯封於陶戰勝而利盡攻之）國之斃（弊）竭入太后之家境内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王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盡國之利以自安其身）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張天如云叢借人以神不免稿落孤幽衆共與終必殘裂人主借人以權而與衆爲政亦猶是也倘非范雎切切言之昭王亦入其計中而不覺耳

勸趙勿與秦媾

虞卿

秦趙戰於長平（趙地）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不媾軍必破矣而制媾者在秦（制字謂主媾和之柄）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耶王曰秦不遺餘力矣（言竭盡其力也）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内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疑諸侯之合從爲一）且必恐如

此則媾乃可爲也（可爲即可成意）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内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爲質也）秦已納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言戰勝之日天下皆賀秦）（示趙長平必破而媾不可成也）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趙都）爲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

縣而歸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詐乃罷倦而去）秦王以其力尚能進（進兵也）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彈丸甚言其小）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內謂內地）王曰請聽子割矣（趙王聽袁故看此語也）子能必使來年秦之

不復攻我乎趙郝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罷讀為疲）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

地自弱以強秦哉（割六城以與秦將趙弱而秦強）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也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給供語曰）強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

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對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公甫文伯之母乎（左傳穆伯字公甫）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傾引穆伯之喪敬姜據其床而不哭）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相室助將家事者）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人若是者必於其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不免為妒妻故其言一

促之有與
又全二說
也

也言者異則人必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
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
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
此飾說也王愼勿予（與前不如予樂緩語應）樓緩聞之往見王王
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
不得其二夫秦趙搆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
強而乘弱矣（天下悅趙之弱秦乘弱而攻之）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
賀戰勝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
天下而慰秦之心天下將因秦之強怒乘趙之敝瓜

此乃虞卿
移禍於齊
使秦師一
有耳

分之（分趙地如分瓜然）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
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
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
以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
者非固勿予而已也（以下方說勿予之故）秦索六城於王而王
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
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
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
爲也（齊與趙合秦亦未能安枕）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

是反媾
之說

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
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
三國之親（三國謂齊韓魏）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
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
樓緩聞之亡去

虞卿窮愁著書天下事勢盡在胸中欲勸趙王附
楚魏而媾可成素何弗聽其言竟以鄭朱爲使也
及欲割六城以予秦而卿云勿媾欲以與齊乃虞
卿東至齊而秦使已在趙矣彼樓昌樓緩輩皆畏
秦而膽落者耳

開口便將先聖王立論而以洪範作證得及收官不凡

王道貴公　呂不韋

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先以公道為主）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寬廣貌）無偏無頗，遵王之義；（遵依）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萬類皆資陰陽之和氣以長，非止長一物也）（阿私偏一人）

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伯禽周公之子）周公曰：利而勿利也。（勿利其利也）（封於魯曲阜，請問所以治魯之政）荊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未免有荊字）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不如有人）故老聃則至公矣。（公之至也）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三皇，天皇、地皇、人皇也。五帝，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漬甚，國人弗諱，（言死）寡人將誰屬國？（屬國以國相託也）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

說天地至公必三皇以管之德力興之道

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鮑叔牙之為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己若者，不比於人；（與人不類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記之在心）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為人也，上志而下求，（志在上而不忘下）醜不若黃帝，（醜，惡也）而哀不己若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勿已乎，則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不必操斤而斲）大庖不豆，（豆，木豆也）大勇

寫出隰朋參列大明敘古無閒其美

不鬬。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為五伯長；行私阿所愛，用豎刀而蟲出於戶。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日醉而飾服，私利而立公，貪戾而求王，舜弗能為。

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買夫遲宦矣

鍾伯敬云：始終不脫一公字。上論聖王，推而至於天地，皆至公而無私，此真是有種學問也。後段倒敘桓公管仲問答，見置相之道亦必用公之人，無庸區區於小察小智為也。不啻華買人乎？識見加於人一等矣。

君道　荀卿

荀卿名況以儒效語秦昭王昭王齊會已而言曰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羿能中微而後世不能）禹之法猶存（禹立典則以貽子孫）而夏不世王（夏之天下至桀而亡）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法度乃為治之端倪）君子者法之原也（君子為立法之原本）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矣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三句發得其人則存句）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數句發失其人則亡句）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勢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勢則臣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索求也其求人也常勞）而休於使之（及人得而任使之休安也）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合符節（符節以玉為之別彼此各分其半）別契券者（作為書契文券）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權謀與傾反）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為公也上好私曲（私曲與公反）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傾覆不平）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險傾險也）斗斛敦槩者所以為嘖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貪鄙受財也）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人（取人常厚與人甚刻取不憑法度）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官人之吏守其治數）君子養源（養其本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臣子亦法惟謹）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符節而別契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嘖故賞不用而人勸罰不用而人服有司不勞而事理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皆言百姓之易感也）故藉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詘四海之人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鄉云有治人無治法而又謂法之存係於人之得失郎祖孔氏人存政舉人亡政熄之說也然好尚

在君而則效在臣況臣又民之鵠乎守數發源之語郎醇儒無以易矣惜乎李斯非其人佐秦也而第以督責之術行之看來李斯只認得守數二字

倪鴻寶云文字兩兩比對開後人俳偶法門

非吾以知 難之主先 以三非字 反說引起 解法 此名高厚 利作眼目 而以不可 不知二語 收之 實以身 危作眼目 實為二段

說難

韓非

韓非韓之諸公子也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用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世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說難曰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凡說難說情理不當人主之心說之難知故言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又非吾辨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佚能盡之難也橫佚言橫於其說無所顧忌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此三句正見所難在此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之生中心本欲立名高而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不會高

情故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謂說者無心遠於人主之事情必不收用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如其密事搭次及之必見疑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推其惡者則身危言人主有過失之端而引義善之譏以推其惡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

說入當於/迪意人情/自是先務/次序

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人臣事上其道未合至洽淫于下而輒吐誠極知說有功）
（則其德亦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故身敗所爲交淺而言深者也）大貴人得計而欲
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廼自
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人主明有所出事乃自以爲功而說者皆與知則以爲閒故身危）
彊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
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己與之論細人
則以爲賣權（說彼大人之短則爲刺譏斷彼細微之人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權）論
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借資借我而貸彼嘗己嘗試於己也）
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徑捷省略其辭則以爲無知而見屈辱）

故曰以下/承上意作/結爲而以/下同不知/然之

泛濫博文則多而久之（浮說廣陳必多詞理時乃永久人主疲倦）
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
草野而倨侮（草野之人倨侮君上敢肆言無忌）此說之難不可不知
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人主之所敬則時以文飾之人主之所醜則當滅其事端而不言也）
彼自知其計則無以
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
無以其難槩之（槩猶格也）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
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
大忠無所拂悟辭言無所擊排廼後申其辯知焉此

又總前上/節/說出一務/字來意甚/見綻

所以親近不疑（拂悟當爲咈忤古字假借耳言大忠之事在臣弗君若物亦不擊排乃後盡辯智君臣道合乃敢辯智說爲此所以親近而不見疑）知盡之難也（知事上之人臣盡）
道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君之澤周洽于臣得君之恩永相得也）深計
而不疑交爭而不罪廼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
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伊尹負鼎俎以說湯）
百里奚爲虜（晉獻虜虞公及其大夫百里奚）皆所以干其上也
（干秦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
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韓子作能士之所恥）宋有富
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

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
者鄭武公欲伐胡廼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
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乃戮關其思曰胡
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
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以兵掩取曰襲）此二說者其知皆
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
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之法竊駕君車
者罪至刖（刖去其足趾也）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
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

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啗我（啗音啖）及彌子色衰而愛弛（愛幸之情衰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說

司馬溫公有云戰人必伺顏色以求合則邪佞詭譎無所不至適足以取死說難篇蓋非最得意之文亦最失意之過前陶淵明亦云嗟我韓非竟死說難惜哉二公之論大抵相合

諫秦王逐客書　李斯

（李斯為秦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故斯上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由余西戎人）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惠王時儀為相請下兵三川以臨二周）西并巴蜀（司馬錯請伐蜀惠王聞之果從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合從也）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昭王母弟也）逐華陽（彊尊也）彊公室杜私門（杜塞也）蠶食諸侯（如蠶之食葉以至於盡）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內即納字）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

之名也（何使數句已總上文而復說之益見客之不可逐）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隨侯之珠卞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江南美珠光如明月）服太阿之劍（太阿良劍名）乘纖離之馬（纖離駿馬名）建翠鳳之旗（以翠羽為鳳形而飾於旗上也）樹靈鼉之鼓（鼉魚皮可冒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充滿也）而駿良駃騠（駃騠馬生三日而超其母曰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宛郎所出珠）傅璣之珥（言女人之珥以璣為之）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音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秦聲也）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桑間濮上之音）韶虞武象者（虞舜樂名韶武樂名武象武樂名也）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非秦非秦所產之人）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

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制御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能容納海內士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黔黑色）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與諸侯立功業）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秦在西曰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齎持遺也盜賊以糧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鍾伯敬云客何負於秦一句飛伏辨論不離此意

張天如云李斯以坑趙卒焚詩書佐始皇萬世名教之罪人也其文何足以汚簡冊今錄之者使人因文攷世若為斯立罪案耳

開口便以督責二字

言督責之術一行臣下皆竭力從君

阿二世行督責書

李斯

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已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故以書對。

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竭，盡。其才能。徇，從也。）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申子名不害）：有天下而不恣睢（恣睢，猶放縱也，謂肆情縱恣也），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在手曰梏，在足曰桎），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術，謂名法之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言貴也，以天下奉養己），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格，扞也。虜，奴隸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衛鞅）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搏，取也），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尋常言少也，亦釋。謂庸人見之亦取也。鑠，火銷金。謂取必隨手刑傷，故盜跖亦不取也）。是故城高五尺，而樓季不輕犯也（樓季，魏文侯弟）；泰山之高百仞（八尺曰仞），而跛牂牧其上（跛，補火切。牂音臧。牝羊曰牂）。夫樓季也而難五尺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峭，峻也。塹，高也。言峭峻則難登，平漸則易涉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獨斷，決心中自已）。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

說輕罪深加以重又可知

且夫以下言於明主則必正論

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節儉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此謬也）諫說論理之臣閒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虞與娛同）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脩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拂世言與世背乎戾摩俗言摩偏於俗使從己）也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權不下移人）

獨斷句又與前節相呼應

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聞之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謂真實能行督責也）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道威嚴而尊重）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

又移前面申韓商君作收

上云能窮樂之極者 [illegible]

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不敢謀反也）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

周恭叔拔秦璽文云嗚呼斯乎是嘗去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嘗殺公子卬與恬毅者乎是嘗教其君嚴督責而安恣睢者乎使其璽不得傳者斯人也而其刻畫何忍視之哉此亦可以評李斯之文

遺章邯書　陳餘

秦二世二年章邯與項羽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欣恐還走其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妬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

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楚地）北阬馬服（馬服君趙括也）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言功多也）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陽周縣名恬賜死於此）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臣向者）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總說他不免於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以直言諫止其君之欲）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還兵謂迴兵內嚮以攻秦也）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稱孤擬侯始成與項羽約）

陳餘知奸臣用事邯亦不能獨全故以此書陳說利害怵之以必從而秦之亡形兆矣

董公之說正大此其漢室元

羽殺其主漢亦未嘗以義帝爲主因羽之弑遂假此大其辭以伐之

秦漢文允卷之三

始寧　倪元璐　鴻寶甫　輯
古吳　項　煜　仲昭甫　叅
清江　楊廷麟　伯祥甫　定

西漢

乞爲義帝縞素行師　董公

出高祖紀二年三月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云

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大凡出兵必得彼因之兵伐之故日明其爲賊敵乃可服乃始也敵始服其罪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殺積日弑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仁者之師不特血氣之勇義不以力義者之舉不藉甲兵之力三軍之衆爲此素服以告之諸侯爲此東伐指羽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夫子先生之稱

義帝之言曰先入關者王言猶在耳羽怒而弑之已得罪於天下萬世矣董公說沛公以縞素發喪立漢家數百年基業與蕭何先收秦丞相府圖籍其功正相等也乃漢封功臣酇侯功第一不聞及新城董公豈道之耶

高祖厲世磨鈍全在共安利能享其福諸其寵假此以爲駁英雄耳

求賢詔　高帝

高帝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成就功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言天下一統如家人也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絶也亡與無同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安然受其福利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尊貴榮顯也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酇古郡字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中執法中丞也此詔令頒行之次第也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郡守自往勸勉之車駕遣之遣詣相國府署行義有年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漢高平定四海思欲長保其宗廟故汲汲下求賢一部可謂知本計矣然而韓信誅夷黥彭葅醢安利之謂何

議佐百姓詔　文帝

文帝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比連年也不登謂不熟）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天道不順）地利（稽其序地利）或不得（百實皆生於地曰地利）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度謂計）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末謂工商之業）為酒醪以靡穀者多（靡散也）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謂當於理）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此則令上下朝野而詔之不惟歸咎自責抑以訓條儆偷賢於魏惠罃之歸罪歲凶遠矣

賜南粤王尉佗書　文帝

（初呂氏專柄五年而粤王佗反佗因賂遺閩越甌駱役屬焉乃乘黃屋左纛稱與中國侔帝乃為佗親冢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厚賜之復使陸賈使南粤賜佗書云云）

皇帝謹問南粤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妾生也）棄外奉北藩於代（代也屬燕）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諱言死也）孝惠皇帝即世（死諱曰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為變（呂祿呂産輩）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他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周勃陳平討誅之畢盡也）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問其存否）修治先人冢（其冢墓遣人脩整理治之）前者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流亡者衆）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戒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

以仁者之讓與之爭為民災與則為寇災不止有相屈相讓者之

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彼此共棄故曰分）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多少薄厚之差也）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賈至佗甚恐為書稱謝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

史稱文帝仁厚於賜南粤王書尤見藹然備

遺匈奴書　文帝

（冒頓死子稽粥立號老上單于歲入邊殺掠人民漢患之使使遺單于書單于亦使使報謝孝文復使）

二年使使遺匈奴書云云

當以漢先約親起前數其背義絕約之罪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恙蟲名螫其氣而生病無恙言無疾病）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當戶沮渠者一人為二官雕渠難皆其姓名）

下一使字

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惡民貪降（渫惡民猶邪惡不正之民）其趨背義絕約（趨嚮也月起）忘萬民

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寢甲兵休士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德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肅殺之氣先降也）故詔吏遺單于秫櫱金帛綿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熙熙和樂也）朕獨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

此非為民而盛心啟以為今歲序一句勒他又下一篇母

不頗不偏百字深切奇崛字字直出

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所
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
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
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
前事朕釋逃虜民（謂漢人逃入匈奴者）單于毋言章尼等（皆匈奴入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食言謂背約而自食其言）單
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玩本文用三個使字作要約文令彼此生民得以
安全郎匈奴閱此書自不入邊生事矣

令二千石脩職詔　景帝

（深知民間饑寒之由故以親耕親桑爲天下倡）（欲天下務農蠶一句爲示意）（責吏其要）

景帝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專事於雕文刻鏤令農人不事耕作）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紅音功即女功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六十曰耆七十曰老）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牟食苗根蟲）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姦法因法作姦也與盜盜者共盜爲盜耳）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令太守刺史官）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鍾伯敬云民間之啼饑號寒皆起於主上之好奢況爲之吏者又從而侵牟漁奪者衆也景帝惟務行節儉之政所以當時家富而人給與

賢良詔　武帝

武帝詔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但畫衣冠章服而民不敢犯也日月所燭，罔不率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無不循化而使也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禽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慎，肅慎海外國北發渠搜，氐羌來服，北海渠搜氐羌三夷狄國名星辰不孛，孛星也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烏虖，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濟渡也得渡猗歟偉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偉美也偉大也言美而且大也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德澤不能及遠此子大夫之所覩聞也。覩而近故曰子大夫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武帝詔求賢良，得一代大儒如董仲舒者爲之首，而竟疎諸江都，何耶？

下州郡求賢詔　武帝

武帝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踶徒計反踶蹋也言馬不良或奔或踶御之以道則致千里之塗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負俗謂被世所輕也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泛覆也跅逐也弛廢也士行卓異不入俗檢乃見斥逐也御巴也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絶國者。

千里馬不常有，而泛駕之馬常有；武帝以跅弛放士，亦得駕御人才之體矣。顧乃收方士、廣利之[illegible]，今牛溲馬勃得進於倉公也。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武帝

武帝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臻至也至於帝王之道）故旅耆老復孝敬（旅謂加惠耆老若賓旅也復謂優復孝弟之人也）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祈求也）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合一郡之中）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究及也）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

按自元光詔郡國各舉孝廉一人至元朔二十六年竟不舉者乃詔議罪帝於待士良厚矣當時應詔辟者何如人也

策賢良制一　武帝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不皇不暇也康寧平安）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儁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褎音秀舉為衆人之先）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韶舜樂也）於周莫盛於勺（勺武王樂）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不能戴翼）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必推移以至大衰微而后止）烏虖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未明其理也）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

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三光日月星也）寒暑平受天之祜（祜福祉也）享鬼神之靈德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習知俗化之變遷）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瑣屑也）勿并（并混雜也）取之於術愼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詭事書之不泄興於朕躬（興起也）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這一制是欲條陳災異及祥瑞之徵也尚書有六

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帝其念之聞耶

策賢良制二　武帝

武帝既策賢良文學之士時董仲舒以賢良對策天子覽其對而異焉於是復冊之

（問帝何以得逸王何以殆勞尚儉尚文之不同）蓋聞虞舜之時遊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祭天之車）朱干玉戚（舞者所執）八佾陳於庭（佾舞列也）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成王康王不依法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竭神功烈休德（休德美德也）未始云獲也（無所得意）（自叙我勤勞若茲而功德不立何故）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殽（謂渾濁不明也）未得其眞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

之於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繁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於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此亦因陰陽錯繆氛氣充塞而爲此發問也第古今自是異尚帝王道不相襲以古御今譬猶推舟於陸也帝其有遠騖之思乎

策賢良制三　武帝

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於人事可以徵驗天意）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指桀紂）寖明寖昌（指唐虞）之道（道得失）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造無而有化有爲無）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祖王也）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道久而不易于古不刑之語）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董子繁露之君子甚愛氣而遊於房以體天也氣不傷於以盛通而偷於不嘗天并舒所見及此又何難於對策哉

然文本借仁爲主也賈山乃借秦以諷其修廉貪殘似備於激然君臣微求正在舉歷之日亦未爲過也

宮室之麗

馳道之麗

至言　賈山

（山潁川人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言貧賤之人也韋帶以單韋爲帶爲飾也）脩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數屢也罷音疲作於役使也）赭衣半道群盜滿山（非者衣赭衣行道之人諸衣言被罪者若依由爲阻衆也）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戴目日非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

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橈（橈屈也言殿之高敞乘騎馳騖無所迫蹙立旌旗不屈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瀕海謂緣海之邊也畢盡也）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隱築也以鐵椎築之令堅實而使隆高）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

墳墓之麗

到此收拾上三段而以不篤禮歸罪之

上一段是言秦士爲一段說欲聞忠臣之言在乎有以養之

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以文）曠日十年（脊領徒以役作曠空也言爲重役空曠時日積年歲也）下徹三泉（三重之泉言其深也）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翠毛雉翡雉日羽）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顆苦果反顆謂土塊蓬顆土生蓬言蓬顆蔽冢也）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

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蒙冒犯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磽墝埆也）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皋水邊淤地也猥盛也）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桀時臣）箕子（紂師）比干（紂叔父）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采薪之人（先民有言詢于芻蕘）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摧筋也毀折也）萬軍之所壓無不糜滅者（糜爛滅沒也）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

不至以威知臣使恐言不得聞於耳

古者聖王之制至著舉不能也是一段說人君當因言納諫

鉤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箴戒也)瞽誦詩諫公卿比諫(比謂比方事類以諫也)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

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酳音又進食曰餽酳者少少飲酒謂食已而漱口也)祝餔(古饐字)在前祝鯁在後(餔謂食不下也以老人好饐鯁故為備祝之)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修正謂修身正行者)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秦始皇名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齊楚燕韓趙魏)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

此段說秦以貪狠失之

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音疲)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

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瑯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統治也言自美功德治理天下過於堯舜也)縣(懸同)石鑄鐘虡(虡音鉅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以鑄鐘虡言其奢泰也虡獸名鐘鼓之柎飾為此獸)飭(音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復重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

只天下莫敢告一語盡之

說古賢君之待臣如此其有禮

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絶矣秦皇帝居滅絶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偷合苟容（道導引主於邪也）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水旁決曰潰言天下之壞如水潰）詩曰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此大雅桑柔之詩言賢者見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罪罰也又言言而見聽則悉意答對不見信受則屏退）又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此大雅文王詩濟濟多威儀也文王以多士而得安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歛大歛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絰（已棺謂已大歛也塗謂塗殯也）（錫衰十五升布無事其縷者也）而三臨其喪未歛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

轉入漢文帝上

既文帝舉賢良方正於庭已快意了何乃與之馳敺射獵耳又失士望耳

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圖謀也休美也）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然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精謂精白潔白也）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敺與驅同）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

稱其初年所行善政故能感召天和

取賜字雖點出也

以上發論天以下是陳民

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賦給與也）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赭衣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者少此天下之所

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昭去聲）四方鄉風（鄉去聲 向也）今從豪傑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絶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秦以十月為歲首 [illegible] 夏正之二月為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illegible] 古者大臣不媟 媟狎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見顯示也）大臣不得與宴樂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方道也）則羣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稱副也）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軌謂法度也）

按秦之所為不道也賈誼過之揚雄劇之賈山借之以為喻其辭傾於爰書其威震於斧鉞足為萬世人王永鑒

蘇軾云賈誼治安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有[illegible]

陳政事疏

賈誼

(誼為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拜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以逆誅又有告丞相周勃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故誼以此諷上云)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言不可盡條記)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進言者謂諫說於天子前者也)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言謂治安則是愚也知其不爾而然言之是謂諛也)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厝置也)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搶攘亂貌)非甚有紀(紀理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

[illegible]臣以為矣一語

秦漢尚文帝不能不兼於射獵故賈山言之誼亦言之

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軌道言遵法制也)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鄉讀曰嚮下同)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

[illegible]仁至明[illegible]文帝亦是人臣進戒之体

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幸慶幸也育養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程式也)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少知治體者誼自謂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亡無通)

從段論諸侯王僭擬可謂痛哭第一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今建大其勢必相疑也)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爽忒也)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謂齊悼惠王子興居而刻濟北王反)今吳又見告矣(吳王又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鼎方也)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十倍於此)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

以下歷數四方之變說難正是諷文帝以有爲

爲邪（司馬遷云淮南衡山謀爲畔逆各不終其身爲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熭暴曬日中盛者必暴其也日中不熭是謂失時）操刀必割（操乃不割失利之期皆言當及時也）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墮毀也抗剄抗其頭而剄之也）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虖臣又知陛下有所不必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曩久也謂昔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

設言六七公皆在帝亦不能自安

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無恙言無憂病也）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虖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資藉也）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渥厚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角校也競也）又非身封王

引高帝時割地以王諸公然猶未免於畔今可知已

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諉託也尚可託言信委者疏以疏故反也）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自以爲於天子爲昆弟而不論君臣之義）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爲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黃屋天子車蓋之制）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

都是言親者不受法制尤可寒心

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虖（不軌謂不循法制也致至也）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圜睛正視也言驚愕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馮無擇子名敬忠直爲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敬之悍勇也）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領理也）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謂改其法制也）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徵驗也）其埶盡又復然殃旤（古禍字）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坦屠牛者）

疏者必亂有以靜其變原

髖用斤斧譬割地定制之說非謂髖骨內而院砥之也

此一句貫者只用彊字分反一句作三股下應上之

坦(屠牛者之名也孔子時人)而芒(音鋩)刃不頓者(芒刃謂刃之利如芒也)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解音懈支節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髖音寬髀音陛髀股骨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埶不可也(二國皆反誅何不施之仁恩埶不可故也)臣竊跡前事(竊前事之踪跡)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倚於綺反倚依也)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

曩令一反文法活動

言割國以相錯之親弱狀者以力分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一句收之

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徹侯即通侯也)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矣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葅音菹醢肉醬也)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

割地定制正是賈生要法

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若干(若干設數也)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須待也)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所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償者謂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

言淵以廉曰仁曰義皆以疏遠精神流動文帝倚所以處置諸侯王耳

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令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置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埶方病大瘇(瘇足腫日瘇)一脛之大幾如要(幾月)

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伩，反。辟，謂……）一二指搐，身慮亡聊。（搐，謂動而痛也。聊，賴也）失今不治，必為錮疾。（錮疾，堅久之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扁鵲，良醫也。為，治也）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蹠，古蹠字。盭，古戾字。腳掌屈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廣立蕃屏則天下安，故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偪，古逼字）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侮，古侮字）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徵，召也。令，號令也。操，謂主上之所操持也）天下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共，讀曰供）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亶，讀曰但）又類辟，且病痱。（痱音肥。痱，病也。辟，不能行也。痱，風病）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繇……寇小得復除也）五尺以上不輕得息，（五尺，謂小兒也。言無小大皆當自為戰備）斥候望烽燧不得臥，（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皋，桔皋頭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則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烟，曰燧。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醫者，誼自謂）可謂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言長為此，將何所窮極也）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亡具，言無治安之具）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說，燕人也。漢使傅公主，說不肯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強之，因以漢事告匈奴也）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偏諸，如牙條以作履緣。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襻及褾領者也）內之閑中，（閑，賣奴婢闌）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入廟則服之，宴處則不著，蓋貴之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緁音妾。緁，謂以偏諸緁著之也）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

一后而節適（適得其節而合宜），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倡優，歌舞者）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屈，謂財力盡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綈，厚繒也），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言待時而發），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illegible]），進計者猶曰亡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謂商鞅），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耰，田器。言以耰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為德），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誶音碎，責讓也）。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哺，飲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倨，無禮之甚也）；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慈愛其子而貪嗜財利，無幾言不多也）。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蹷謂拔而取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

義之厚。信（音伸）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凌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大賢謂高祖也。德從，天下從其德）。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非耳，慮非顧行也（言其所追[illegible]唯計利與不[illegible]），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剟謂割取之也[illegible]），搴兩廟之器（搴，取也[illegible]），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也（剽，劫也）。矯偽者出幾（音其）十萬石粟（幾，近也。言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言矯偽之人詐為詔令，妄作賦斂，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言大臣徒以簿書期會為急）。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恬，安也。言大臣至於風俗大敗則安然不以為意），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鄉，同向），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刀所以削書札，筐篋所以盛書），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

長三太息

信秦設法見經制當既定

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僵音彊植也僵偃也）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五歲而社稷為虛（虛讀曰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幾讀曰冀）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經常也）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衆信其上也）此業壹定世世常安

長太息四

長道重在太子教上

而後有所持循矣（持扶持而順行之）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廼始也始見太子接太牢）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

輔三公三少之職各有攸司又重在選正士為之輔翼

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宴謂安居）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防衛輔翼太子也）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

句法雖本孟子論齊楚言不勝扞格乃得其法

右者四時實入學太學所群 聖

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耆讀曰嗜耆謂其所好之物）必先受業廼得嘗之（嘗謂嘗其味也）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成自然（貫習也）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妃色妃配也）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官謂學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踰與踰同踰越也）帝入太

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

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

禮教法令關係民俗不小

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顧猶反也）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眇細小也經解云夫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謂所擇用也舍謂棄置不用也）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極中也萌始小也）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

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毆即古驅字）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安）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裕饒也）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亡級

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官師官之長）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人臣言與主近）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齒謂審其齒歲也芻所食之草也蹴踏也）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

全其節則是古待貴臣之禮以教人之待下大臣

則趨君之能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 遠離也 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 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 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 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 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 傌莫駕反 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虖 迫迫天子也 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 決罪曰當閻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也 投鼠而不

智力

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 苴履中藉也 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 緤長繩係也 輸之司寇編之徒官 司寇主刑罰之官編次列也 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 令使也 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

屑擬有風

引豫讓一段以下是說體貌而厲其節

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 釁塗也所以易貌吞炭以變聲 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 畜養也 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

明主之所以爲報此法激切之謂其臣不如此

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 頓讀曰鈍 詬 音許后反 亡節 詬謂無廉恥志分也 不廉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 逝往

也 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 挺式延反 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

設是最不便於主處

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 粹純也言其執悉在羣下 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

古人君待大臣有過如此加意廉令正不失其爲忠臣之道

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 簠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圓曰簋 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 軟音爽 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 罷廢事也軟弱也 故貴大臣定有其

又覆論說兵是刑不上大夫一句

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謼(古呼字)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譴責也呵問也)聞譴呵則白冠氂纓(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盤水加劒造請室而請罪耳(請室請罪之室水性平若己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劒當以自刎也)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弛廢也自廢而死)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裁謂自殺也)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捽才兀反捽持頭髮也抑按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子者男子美稱遇反意好)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憙許記反爲志氣也)嬰以廉恥故

上施下報指走上有以風之

皆是守節仗死之臣國家賴以久安長治

人矜節行(嬰加也矜尚也)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唯爲主耳不念其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可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比志也(言聖人臨御其羣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若金城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

又是終六太息之事

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御言念主忘身固忘家如此可託權柄不須復制御也)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何喪謂無所失)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約何有云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深美通達國體古之管仲未能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朝臣所害甚可痛悼

秦漢文尤卷之四

始寧　倪元璐　鴻寶甫　輯

古吳　項煜　仲昭甫　參

清江　楊廷麟　伯祥甫　定

西漢

論積貯　賈誼

文帝即位，時脩節儉，思安百姓。時民皆背本趨末，誼故上疏。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古之人　老也）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屈，盡也）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孅與纖同，悉，盡其事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背本謂農，趨末謂商賈之類）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無忌憚）莫之或止；大命將泛，（泛，方勇）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靡，散也；蹶，仆也）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狼性怯，走常還顧，言民見天不雨亦然也）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阽音坫，欲墮之意）若

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穰，人常反）天之行也，（上天運行之數）禹湯被之矣。（穰，豐也）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罷音疲）羸老易子而齩其骨。（齩，五巧反。以子易子，饑而食是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言反者衆）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此言積貯之功）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著，直略反）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廩廩，危也）竊為陛下惜之。

按文帝躬行節儉，以之儲蓄，豈不餘裕？而誼猶惓惓於公私之積者何？蓋文帝恭儉，其道主節；賈誼勸農，其術主生。節者，殺其所入而求之上；生者，廣其所出而入之下。二者交盡，即天不能災，地不能害。誼之為慮遠矣。

若未有識見，就有識見，未必能得淋漓痛快，大是文人手筆

開口道不定制，此則以制之權予帝

引高皇帝立諸子以安天下，見當今亟宜定制建子弟

請封建子弟疏　賈誼

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小子勝爲梁王。後徙代王武爲淮陽王，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上疏曰：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一二傳也），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豪彊自植）而大彊，漢法不得行矣（植，立也）。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厪如黑子之著面（黑子，今所謂黶子也），適足以餌大國耳（餌，謂爲其所吞食），不足以有所禁御（御，禁字。此也）。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耳郎否字）。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蝟，獸名也。以其毛爲制），以爲不可，故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越，過也。兩諸侯，梁及淮陽），而縣屬於漢（爲縣而屬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自悉其家資，則補綴作衣），錢用諸

益淮陽益梁，誼便有深慮，亦是危幹弱枝之類

以智仁兩字悚動之，警

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鄭千反）以北著之河（著，直略反），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揵，接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二世，帝身及太子之時）。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恬，安也。少，謂年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但動頤指麾，則所欲皆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畜音蓄），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欲發言則問其臣），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裁擇而幸）。〇帝於是從誼計，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撫其民。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

鍾伯敬云：誼於此時已窺見六國之王漸而強大不可制，故欲帝分王諸子以鎮壓之。假令文帝從

其言迄孝景朝何至殺晁錯一人以謝天下哉

諫放民私鑄疏　　賈誼

孝文五年爲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誼諫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謂顧傭之直）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他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羸（殽亂雜也言不雜鉛鐵則不得利）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勢音）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縣古懸字）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或用重錢平稱不受（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平稱則一當一猶復不受之）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法錢依法之錢）而弗呵虖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鄉音向）而可哉今農事棄捐（不事耕作）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愚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

姦民以殽雜多得利

人自爲鑄則何有不可禁

賴利其

縱放民私鑄冶公私通行之法

欲禁姦鑄須得其術

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如雲言盜鑄者多也）而起棄市之罪（王制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錢以銅為之）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蕃盛）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市中貿易貨物其價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奇殘餘也羨饒益也）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謂可棄之財）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王鄧通各鑄錢故吳鄧錢布天下）

楊伯祥曰閱誼此疏只是欲法使天下公得耳若放民私鑄則殺羅為巧吏亦難卒禁即禁之亦相緣為姦博禍致福之論正是灼見利病根原奈何

過秦論上

賈誼

（賈誼洛陽人文帝立召為博士著過秦論三篇論秦之過）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括結囊也言能包含天下也）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音橫）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拱手言其易也）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楚地）西舉巴蜀（四川）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今從以擯秦）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締連結也）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孟嘗君者名文姓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弟也為信陵君）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言諸侯結納為從欲以分離秦橫也）兼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

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叩擊也秦地有函谷之險）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鏃箭鏃也）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大楯曰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遺烈（自孝公至莊襄王凡六君始皇乃六世）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東周西周也）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敲扑皆杖）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秦更名民曰黔首）墮名城（墮壞不欲人復據）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鏑音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足也）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踐登也登華山爲城）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誰何問也言誰敢問）天下已定始皇

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堅也）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甕牖以甕爲牖繩樞以繩爲戶樞皆言其貧賤也）甿隸之人（甿古氓字）而遷徙之徒也（謂涉爲戍漁陽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言不及中等庸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罷讀曰疲）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言無兵器）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糧而景從（贏擔也）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鎩也（銛思廉反利也耰鉏柄也棘戟也言以鉏柄爲戟鉤戟長鎩皆兵名）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

仁義不施二句說破秦人之失

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玩此篇只是攻守二字自席卷天下至不敢彎弓報怨皆言攻自廢先王之道至帝王萬世之業也皆言守末結之曰仁義不施二語秦之興亡難易備寫於此

過秦論中　　賈誼

此篇論秦不建前聖之過語尤切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旣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政音征力相征也）強凌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旣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

以秦虐爲天下始一句寫盡秦王本色

言前原本是其所以取之也緊守之者異四字

此段說二世能改天下引領十爲仁以下說二世野

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以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秦雖併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跡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褐毛布衣賤者服也）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嗸嗸（衆口愁聲）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

之易為仁也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考表云喪）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妻子罪人之）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脩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害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弭矣（彌郎弭字）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深刻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恤然後姦偽竝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僇相望於道（犯刑者多）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者見終始之變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之道（秦牧）

也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響應如響之應聲）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鍾伯敬云藉使扶蘇不死二世不立秦之天下未易動也惟其以暴繼暴所以不旋踵而亡

東坡論陳涉曰鋭百萬虎狼于山林而飢餓之其熟必至于噬人有天下猶幸處置此輩哉秦與所是可鑒也

陳涉一戍卒耳乃能棄軌長驅如入無人守者無人耳[?]

秋在作王選[?]

兆[?]公以來累世之强

言諸侯王之不得與秦爭者以秦據險其要耳非勇力智慧不足也

過秦論下

賈誼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繕治也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耰田器望屋而食言不裹糧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一本作楚師先沛公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悟借使子嬰有庸

主之材而僅得中佐得中材為佐之佐輔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東函谷西散關南武關北蕭關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執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知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險阻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敗而遂壞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雖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

秋收一句作子嬰[illegible]

[illegible]

推本其所以亡者由于壅蔽

[illegible]先王刑[illegible]秦[illegible]之失

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孔子為素王其交未親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罷讀曰疲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己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忠不敢拂拂違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

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重足恐懼貌拑口而不言拑口不言似受箝然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也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王王一本作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周八百有餘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二世而亡由是觀之安

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張天如曰此篇論秦之君臣異心子嬰不察始皇二世壅蔽之害孤立無輔非所以救敝也

弔屈原賦

賈誼

文帝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馮敬之屬短之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

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造千到反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闒吐盍反茸人勇反尊顯兮讒諛得志闒茸不肖之人也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爲頓兮鉛刀爲銛銛思廉反吁嗟默默兮生之無故斡音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斡轉也瓠空也騰駕罷牛兮驂蹇驢蹇跛也驥垂兩耳兮服鹽車服駕也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訊離騷下亂辭也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壹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遰兮遰古逝字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沕莫筆反深潛以自珍沕潛藏也彌融爚以隱處兮彌遠也融明也爚光也夫豈從蝦音遐與蛭質螾引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

翮字可味

也。瞝九州而相君兮，瞝丑知反 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大者能吞舟 橫江湖之鱣鯨兮，一本作鱣鯨 固將制於螻蟻。非汙瀆可容

按誼以謫去意不自得，及過湘時去屈原已百餘年，旨追傷之，特書以弔，而因以自喻。後之君子蓋亦高其志，惜其材，而不能不小其量云。

鵩服形似鴞 山海經所謂肥遺也 六足四翼 見則大旱

請對以臆 對字絕

變化生一 小兒似此 言觀之倚 伏旭是人 牀脫不得 一命字

服賦

賈誼

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鵩飛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鴞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卑溼，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

單閼之歲兮，歲在卯曰單閼 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於服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斡烏活反 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嬗音禪 沕穆無窮兮，沕音勿 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夫差吳王也 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句踐於會稽身為臣妾，為妾後因伐吳而霸 斯遊遂成兮，謂李斯游秦遂成秦之霸業 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高祖名也 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纆音墨 命不可說兮，說音稅 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盪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坱圠無垠。坱烏朗反 圠烏札反 坱圠霧氣 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惡音烏

其時且夫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摶（音團控引也控摶同玩愛生之意也）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列一作烈）夸者死權兮品庶馮生（馮音憑馮貪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攌（音緩如囚拘大木也）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意（惑或作或所好所惡積之胸臆）（之人）眞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物也）

寥廓忽荒兮與道翺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坻音遲一作坎）則止（坻水中之高丘也）從軀命兮不私與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氾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遰芥（遰丑介反芥音介）兮何足以疑（遰芥刺鯁也）

以賈生經世才而文帝竟以傅長沙其服賦之作蓋自傷悼也與弔湘之賦仝一機軸

論貴粟　　　　鼂錯

錯穎川人爲人峭直深刻孝文公時上書云云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瘠瘦病也言無捐棄瘠病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避讓也）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

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著直略反）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牧之謂養之也）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亡與無通）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

但以珠玉金銀起見粟米布帛輕貴貌賤了然在目矣

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能勝其重也）不爲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畮百畮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

爲淵敺魚情狀湊切但水旱猶政適然而暴政暴虐賦斂不時有不十室九空者哉

商人坐受其利

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賈讀曰價）亡者取倍稱之息（取一償二爲倍稱）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奇音居宜反贏音盈）日游都市乘上之急（乘上人之急取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

賤商重農之法不行

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堅好車也）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迕五故反）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

更要開天下納粟買爵之門了

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古者以天子爲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渫散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

引神農之言以明貴粟之急

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擅專也）出於口而無窮（言自天子口出）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富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

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錯上此書文帝從之

太史公有云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爲下今之富者大抵皆姦富也而務本之農皆僕妾於奸富之家矣斯貨殖傳之所以作也鼂錯之論貴粟中云商人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嗚呼悲哉

言兵事　　鼂錯

文帝時匈奴數侵邊上發兵禦之錯上書云

錯胡虜入寇隴西者三不用民法後聚及主將不亦才用民也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居邑敺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兹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砥同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

此處將吏巧拙作一

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巧者有節制拙者少紀律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于良將不可不擇也

數句爲下張本兵法曰否兵之至要皆發明此句

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漸音漸浸也山林積石經川丘阜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曼衍猶聯屬綿也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

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萑音完，蘆也。葦，蕭蒿也），草木蒙蘢，支葉茂接（蒙蘢，覆蔽之貌），此矛鋋之地也（鋋音蟬，鐵把短矛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集，齊也），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鼓所以集衆，金所以止衆），此不習勒卒之過也（此段言卒服習），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袒裼，肉袒也）；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鏃，矢末金也）；此將不省兵之禍也（省，視也），五不當一（此段言器用利）。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埶，險易異備（易，平也）。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彼我力均，不能相勝）；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不與爭鬪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則須連結外援共制之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與，猶如也）；險道傾仄（傾，危；仄，狹），且馳

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易，亦平也。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疏，闊遠也），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接，遊弩往來，什伍俱前（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材官，騎射之官也），矢道同的（其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革笥，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

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卬之間耳（俛同俯，卬同仰，言不知其術，則雖大必小，雖彊必弱也）。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跌，蹶不可復起），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

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illegible]

眞西山有言錯三書其論邊備皆古今不易之論非直可施之當時而已

[illegible]

論募民徙塞下事

晁錯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將送也)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稱副也)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輯和也)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以充實空虛之地)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illegible]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二內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勸走作將就勸不待上人勸之)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婚姻之禮)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假大也五百帥名也)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有護有保護之能者也)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

見從孫子說得來

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前死赴敵而死也還讀旋旋踵回旋其足也）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意疑之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創懲艾也）欲立威者始於折膠（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使得其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此篇因文帝用其言募民徙塞下從而教以安揷之方駕馭之法文無遺詞筭無遺策人以智囊稱

論守邊備塞事　　鼂錯

錯以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故論云

從秦說來見秦好起兵以召亂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密理謂其肌肉也毳細毛也）其性能寒（能讀耐下同）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

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僨仆也）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賈音古）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蒙冒也）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復除也）天下

寫出胡人居處飲食皆無常處

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著音着）其執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壄（古野字）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以此為治生之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畮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

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具藺石布渠答（藺石城上雷石也渠答鐵蒺藜也）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人（調言筭度之也總計城邑之中令滿千家之上也）為中周虎落（虎落者以竹蔑相連遮落之也）先為室屋具田器迺募罪人及免徒復作

始終以秦為鑒

令居之（秦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初徙之時縣官與廩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男女相匹配人）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

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東方謂郡民不習戰鬭常戍邊者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行怨民言發怨恨之人使行戍役也）

○文帝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閱守邊備塞篇深知胡人之性習而又選常居者以偹之使之耐水土而無更戍之若此是種種經畫總此者惟蘇老泉制敵策而已

予淮南厲王書　薄昭

淮南厲王高帝少子孝文即位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三年入朝甚橫常謂上大兄恐辟陽侯自袖金椎椎殺之文帝赦之厲王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自以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封吏官也）皇帝骫天下正法（骫音委曲也）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屬謂委棄也）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慰皇帝之厚德今乃輕言恣行以奉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皇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謂請守母冢自為名節而表異行用自矜高於兄也）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斷斬也）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入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專諸孟賁皆勇士）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矣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項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項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高帝奪其國退為郃陽侯）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太上天子也）亡之諸侯遊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法吏主者坐（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今諸侯子為吏

傳列其叙罪戾

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下小吏而身不干涉之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奈何夫墮父大業墮火規反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罪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

數之謝罪謂上書

必喜大王兄弟歡欣於上群臣皆得延壽下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後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發矢言速也王得書不說六年以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廢死

昭與淮南書詞甚激烈獨不以之何律乎何乃殺漢使而來喪服之哭也

諫吳王書

鄒陽

陽齊人也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爲其事尚隱惡不敢斥言故先引秦爲喻因道胡越齊趙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衛天下衛術稱之衛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據引也言相引以爲援也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海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兎覆盡也言胡上射飛鳥下盡地之伏兎鬬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絶流猶行也

何則彊趙責於河間趙幽王爲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爲趙王取趙之河間立弟辟彊爲河間王至子哀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也六國望於惠后高后制濟南郡爲呂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爲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也城陽顧於廬博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謀反誅死廬博濟北王治處喜故顧念而怨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三淮南淮南厲王三子也思墓念其父見殺欲報怨也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言諸國各有私怨欲中其志不肯專救吳也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青陽水名還舟聚舟也言胡爲趙難越爲吳難不可恃也雖使梁并淮陽之

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治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大國謂趙也）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底同砥）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思慕風烈）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以易精思以謀慮之）則無國而不可姦（奸求）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言其自得也）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說音悅）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至謂極言之）

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全趙趙未分之時後分為三）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袨服大盛立黃服也）（鼎士舉鼎之士叢臺趙王之臺）不能止幽王之湛患（幽王高帝子名友呂后殺之故曰淮患湛讀沈）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淮南厲王長謀反廢遷蜀）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諸賁專諸孟賁皆古勇士也）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寒心憂未明而起）月宮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天下已定乃前遣朱虛侯章東牟齊王嘉共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邾儀父者也）

謂偽矣　深割嬰兒王之（其中有小嬰兒）拔齊王六子爲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趙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濟北王劉興居反誅滿侯擊之興居自殺故曰仆囚弟於雍者謂淮南王長徙死於雍也象新垣平等者言亡國之敗以有術新垣平等術之反也）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今天子景帝也）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平詐言周鼎在泗水中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新垣過計於朝（過誤也）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言吳當絕滅無遺嗣也）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章邯爲雍王高帝以水灌其城破之）兵不留行（言攻之易）收敝

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西楚項羽也）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項王以失其地此國家之不幾者也（言國家不可庶幾有之也）願大王熟察之

卻離子云秦人漁于淮得符文之玉自以為天授之矣乃在人大澤集衆以圖大事事未成而赤其族世之好為不軌者類是鄒陽為吳王畫自全之策見及此矣

獄中上梁王書　鄒陽

陽知吳王不可說，去而之梁。陽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之，梁孝王將殺之。陽獄中上書

此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畏其不成也。荊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太子曰：吾知其然也。）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乃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盡其計畫，願主知之。）

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言左右不明者，不敢斥王也。訊，問也。）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楚人和氏得玉璞於荊山之下，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刖其右足。）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始皇以李斯為丞相，始皇崩，胡亥立，斯具五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狂為奴。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以其計謀，故令後之。）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比干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剖比干心觀之。子胥自剄，吳王乃以鴟夷之革盛其尸，浮之江中。）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新人不相識，至白頭不相知也。傾蓋，猶交蓋駐車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樊於期得罪於秦，逃之燕。太子丹欲刺秦王，荊軻乃說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尾生者，）

（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誅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有讒蘇秦者，王賜以珍奇之味，不欲其旨。駃音決，騠音題。）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魏之諸公子魏齊使人笞擊范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出亡入秦，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

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故申徒狄蹈雍之河，（申徒狄，殷末人也。水自河出為雍。）徐衍負石入海。（徐衍，周末人也，負石自投于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皆義不苟取比周朋黨以移主上之心妄求合也。）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歌。）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子冉，子罕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鑠，銷也。衆口所惡，金為之銷；積毀之言，骨肉之親為之銷滅。）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言齊任子臧，威宣二王所以彊盛。）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公聽言無私，並觀言無偏也。）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朱，丹朱。象，舜弟，常欲殺舜。周公位冢宰，管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

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燕王噲以國讓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齊因伐燕，燕王噲死，子之乃亡。齊田常殺簡公而立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三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紂剖妊者觀其胎，武王克商而修其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管仲射桓公中鉤，後桓公以為相。）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孫叔敖，楚之賢相。）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於陵子仲，齊之賢士，楚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聘之，子終出使者，與其妻逃，乃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言士有功可報者，思必報。）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於士無所愛。）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由，許由也。）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言恩義厚，則無不可使也。）然則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七族坐之洪波也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忌誠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蟠屈也柢下本也輪囷離奇言委曲盤戾也囷區倫反）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襲達也）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陶家名模下圓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而小比之於天也）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聖人有深謀畫計而獨行之不為卑辭所牽制）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荊軻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于秦王獻燕督亢之地圖圖窮匕首見）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太公望塗遇卒遇共成王功如烏之暴疾也）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

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沈溺也）牽於帷牆之制，（帷牆謂侍於帷牆之臣妾不羈謂才行高遠不可羈係也皁食牛馬器）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鮑焦怨世不用己抱木立枯於洛水之上）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紂作朝歌之音）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恢廓者不特也）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王立出之以為上客）

文字多用四六俳偶而引用事未免重複此其文體之病處然其寫讒言種種痛切令讀者不覺其煩

秦漢文尤卷之四 終

秦漢文尤卷之五

始寧　倪元璐　鴻寶甫　評
古吳　項煜　仲昭甫　參
清江　楊廷麟　伯祥甫　定

諫吳王書　枚乘

本字叔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王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以父子喻君臣 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一縷絲也 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言其甚急 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敝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 景即影也 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滄音倉寒也 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基胎皆始也 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磾極之綆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抓，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

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

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王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爲弘農都尉

此書是當吳王逆謀未露之前而隱諷之故全不露出事情而長喻遠譬曲盡利害文字起伏變化百態橫生

再上書諫吳王　枚乘

初景帝即位鼂錯爲漢制度損削諸侯吳王與六國反舉兵誅錯爲名漢聞斬錯以謝諸侯枚乘諫吳王云云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 胡戎爲難秦舉兵却之 南距羌筰之塞東當六國之從 筰羌名反從子容反筰西南夷 六國乘信陵之籍 信陵君無忌常立國却秦 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 禽擒同 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 言地多秦十倍民多百倍 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 訾量也 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 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 謂本封之地 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 三公謂鼂錯也爲御史大夫 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 隱匿謂僻在東南 夫漢并二

歷說吳之所有見以自樂

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于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軌而輸雜出貢賦猶不如吳之富也 山東吳王府藏也）轉粟西鄉（鄉讀曰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長洲苑名）遊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吳以海水朝夕為池）臨壁高壘也（有城）副以關城（函谷晚武）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海陵之倉長洲之苑朝夕之池江淮之險有）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言王早還得十分之五）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

此下[illegible]

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吳饟從海入河故入魯東海郡以絕其道也）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吳楚反齊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迹（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膠東膠西濟北菑川四國發兵應吳楚）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漢將酈寄圍趙王于邯鄲與囚無異也掩匿也）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于十里之內矣（吳地方千里今來下也方十里言已必見制於）此張韓將北地（張張羽韓韓安國將北地也謂將兵在吳軍之北也）弓高宿左

按淮南王安衡山王賜廬江王勃皆有約不從

此說吳下為其所制必不能省悟

右（弓高侯韓頹當也宿軍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吳王不用乘策卒見擒滅漢既平六國乘由是知名）

此在吳王逆謀已露故愷切諫之如此中間利害禍福反覆詳盡可謂極言矣吳王不痦卒取滅亡悲夫

七發　枚乘

乘既去吳事梁孝王，恐孝王反，故作七發以諫之。七者，少陽之數，欲發明陽德于君也。假立楚太子及吳客以為辭焉。

七發借喜巧辭機軸，規模亦出騷賦之上

第一首吳客序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閒乎？太子曰：憊，謹謝客。（謝，辭也）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宇和平，太子方富於年。（富者，將來之歲尚多，故曰富）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轖。（言邪氣入內而為逆，其堅若結也。轖，言色不平也）紛屯澹淡，噓唏煩酲，（紛屯澹淡，情意煩悶之貌。噓唏，欲泣之貌。煩，煩悶也。酲音呈，病酒曰酲）惕惕怵怵，臥不得瞑。（惕惕怵怵，驚懼貌。瞑，寐也）

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越，散也。渫，發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眩曜，惑亂貌）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廢猶去也）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言賴君之力，天下太平，長久雖安樂，時有此疾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欲交，欲為交遊，而無其所也）

論貴人子保訛

飲食則溫淳甘膬，腥醲肥厚；（溫淳，謂凡味之厚也。膬，昌芮反，膬，易破也。腥，肥肉也。醲，厚酒也）衣裳則雜遝曼暖，燂爍熱暑。（暑，輕細也。遝音沓。曼音萬。燂，許廉反。燂，火熱也。爍亦熱也）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挺猶動也。鑠，銷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

論貴者亦淡嗜食人精爽

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蹷，足不能行也。痿，痺也。出輿輦之安，乃為此疾之機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室大多陰，臺高多陽，故有陰陽不適之患）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以其淫，故滅性也）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言味實甘美，腐腸之食）

言其病已任身所從來者至深遠二句郵書

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脈淫濯，手足墮窳，（靡，細也。曼，澤也。委隨，不能屈伸也。[illegible]）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遊醼，縱恣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

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淹，久也。扁鵲，醫）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承閒語事，（閒音閑）變度易意，常無離側，以為羽翼。（羽翼，佐也）淹沈之樂，浩蕩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言可無用藥石，惟可用要言也）

下此一句為發端

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龍門，山名）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鬱結，蹙高之貌。扶疏，四布也。菌，區輪反，輪菌，委曲也）上有千仞之峰，下臨百

龍門之桐以下答發之音

丈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遡波，逆流之波。澹淡，搖蕩之貌。其根半
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
靂之所感也。感，觸也。朝則鸝黃、鳱鴠鳴焉，鳱音渴，鴠音旦。暮則
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號，平聲。其上，鵾雞哀鳴翔乎
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為琴，野繭之絲
以為絃，師摯，魯太師，以其工琴，謂之琴摯。野繭之繭也。孤子之鉤以為隱，
九寡之珥以為約。珥，耳飾也。約，琴上飾也。使師堂操暢，伯子牙
為之歌。暢，琴曲名也。伯子牙，善鼓琴者。歌曰：麥秀蔪兮蔪，子廉反。雉朝飛，
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

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蚑
蟜、螻、蟻聞之，蚑，巨宜反。蟜音矯。拄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
至悲也，太子能彊起聽之乎？彊，上聲。太子曰：僕病未能
也。

此段是發之以美味

客曰：犓牛之腴，菜以筍蒲。犓，楚俱反，以芻草養牛也。腴，腹下肥者。肥
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摶之不解，一
啜而散。和，和羹也。冒，覆也。楚苗，楚地之粳稻。安胡，即彫胡也。不解，言粘也。啜，嘗也。於是使
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臑，勺藥之醬。薄耆之炙，
鮮鯉之鱠。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
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飯大歠，如湯沃雪。熊蹯，熊掌也。臑，爛也。勺藥調和也，又以醬調和之。薄耆，薄切獸脊之肉以為炙也。秋黃，秋時蘇黃，可食也。茹，菜之總名。蘭英酒，中漬蘭英取其香也。山梁，以山梁之餐。豢豹，而取胎也。歠，飲也。如湯沃雪，言食之易也。此亦天
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
也。

此段發之以良馬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鍾岱之地多馬。牡，牡馬也。以齒至之馬駕車也。前似飛鳥，後類距虛。距虛，獸名，善走。穱麥
服處，躁中煩外。穱，側角反，以稻麥食馬，則馬逸而中躁外煩也。羈堅
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為之御，秦

缺、樓季為之右。羈，勒也。堅，牢也。易，平易也。王良、造父二人，皆善御車者。秦缺、樓季二人，皆善走者。樓季，魏文侯弟。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覆，芳六反。兩人，秦缺、樓季也。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射猶賭也。言賭千鎰之金而爭逐千里之遠。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彊起
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此段發之以登眺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
其樂無有。無有，天下無有也。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
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言使博學辭之士，陳說山川之原，盡名草木之所出，比象其物而屬文章，離別辭句以類相次。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虞

悵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陧池紆曲（溶漪猶徘徊也，注連也，層重也，陧城池也，以玄黃之色飾臺城輦道也，紆曲也）。溷章白鷺，孔雀鶤鵠（鶤音昆），鵷鶵鵁鶄，翠鬣紫纓（鬣首毛也，纓頸毛也），螭龍德牧，邕邕羣鳴（螭龍德牧並鳥名，邕邕鳴聲和也），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漃漻薵蓼（漃漻與寂寥同，薵音儔，蓼音了），蔓艸芳苓（言水清之處生薵蓼二艸也，芳苓皆香艸名）。女桑河柳，素葉紫莖，苗松豫章，條上造天（言高也）。梧桐并閭，極望成林，衆芳芬鬱，亂於五風（衆芳草木之香也，芬鬱香氣也，五風五方之風也）。從容猗靡，消息陽陰（從容猗靡從風之貌也，消息生也枯也，林木及盛衰，或陽或陰也）。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景春孟子時人，為縱橫之術者；杜連即田連，善鼓琴者）。滋味雜陳，肴糅錯該（糅雜也，該備也）。練色娛目，流聲悅耳（練選也，流擇也）。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激楚結風皆歌曲名，鄭衛國名，其國所出之善樂也）。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娵、傅予之徒（先施以下皆美女也），雜裾垂髾，目窕心與（裾衣也，髾髻也，目窕心與，美目曰窕，心與心相與也），揄流波，雜杜若（揄引也，言引流波以自潔，雜杜若以為芳），蒙清塵，被蘭澤（望其氣如覆清塵，其髮如沐蘭澤也），嬿服而御（嬿好也，御進也）。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軨之輿，乘牡駿之乘（乘去聲，馴擾也，騏驥良馬，飛軨輕車也），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號平聲）。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雲林雲夢之林，江潯水畔也）。掩青蘋，游清風，陶陽氣，蕩春心（掩息也，青蘋草名，陶暢也，蕩動也）。逐狡獸，集輕禽（集言射而入集於輕禽也）。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相謂相馬者，御謂御車者），恐虎豹，慴鷙鳥（慴恐也），逐馬鳴鑣，魚跨麋角（逐馬驅馬也，鳴鑣鑾鑣也，魚跨跨魚也，麋角執麋角也），履游麕兔，蹈踐麖鹿（履游蹂踐所踐），汗流沫墜，冤伏陵窘（汗流沫墜於地，冤伏也，陵窘也），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陽氣喜色也，眉宇額間也，侵淫漸進也，幾近也，大宅謂面也）。客見太子有悅色也，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冥夜也，薄至也，運轉也），旌旗偃蹇，羽毛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徼墨廣博，觀望之有圻（偃蹇高貌，肅紛拚雜貌，味美也，墨燒田也，言逐獸于燒田廣博之所而觀望之有圻堮也，圻堮地埒也）。純粹全犧，獻之公門（純粹美好不雜也，犧完曰全，公門諸侯之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既（既盡也）。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莫去聲），兕虎並作，

累句合有味

觀濤一段尤是千古奇觀

狀濤若神思奇絕

毅武孔猛袒裼身薄莫闇猶作起也果敢為毅孔甚也袒裼肉袒也身薄空手也敢白刃磑磑矛戟交錯磑磑堅白貌交錯收獲掌功賞賜金帛言多收獲者掌主也顯其功而賜金帛也掩蘋肆若為牧人席旨酒嘉肴羞炰膾炙以御賓客掩覆也肆陳也陳青蘋杜若之草為牧人之席御進也涌觴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之色形于金石涌觴觴於器也並起言多也動心驚耳言其所見聞也誠必不悔言不可移也決絕以諾重之乎也貞信形于金石感之深也高歌陳唱萬歲無斁斁厭也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强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為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卹然驚恐貌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溫汾者所滌汔者駕陵也軼突也擢拔也溫汾轉之貌也滌汔洗蕩也汔音肸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心略心計也辭給辯士也言濤之多端雖有如此之人亦不能形說其由也怳兮惚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兮忽兮慌兮俶兮儻兮浩瀇瀁兮慌曠曠兮怳惚聊慄驚恐貌混汨汨相合疾流貌忽慌俶儻浩瀇瀁慌曠曠言幽深卓異廣大合虛而平行貌皆言濤之形也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乎蒼天極慮乎崖涘流攬無窮歸神日母虹洞相連也言濤之來將陵於南山而與東海相望也虹洞相連貌極慮盡思慮也崖山崖涘海涘也流攬周流博攬也言流觀攬而窮然後歸神至日所出也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汨疾貌紛紜亂貌折曲也繆往猶往往也汜音似未詳所南方水涯也莫離散猶不離散也曙日明也言將臨夕發至曙持其心而自持言所思也於是澡概胸中灑練五藏澹澉手足頮濯髮齒澡概滌也灑練漱也澹澉洗也揄棄恬怠輸寫淟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恬安也怠倦也淟濁垢穢也皇明也當是之時

狀濤之態如斯奇觀

神但入字尤奇分明是堆疊一側肩矣

至此又轉一局

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傴起躄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傴曲也躄不能行也瞽音古況直眇小煩懣酲醲病酒之徒哉眇亦小也酲病酒也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蒙不明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言聲似疾雷而聞百里能令江水逆流上潮也山出內雲而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衍溢漂浮也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淋淋山下水也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浩浩溰溰廣之貌溰五

闓反澧澧高白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
之貌帷振也
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
龍附從太白 裝束也言如雲氣之亂又如三軍之裝束也旁作傍出也勒兵習兵也六駕駕六龍也太白河伯也
純馳浩蜺前後絡繹 純專也浩蜺即素蜺也波濤之狀若素蜺而馳言其長也
顒顒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將將 顒顒卬卬波高貌椐音居椐椐彊彊相隨之貌莘莘多貌將將高貌
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 重堅言重而且堅沓雜言單行如軍之行列
訇隱匈礚軋盤涌裔原不可當 訇呼宏反礚克盍反軋烏札反訇隱匈礚皆大聲也軋盤涌裔滂騰也原不可當言其形勢偕不可當也
觀其兩旁則滂渤怫鬱闇漠感突上擊下律 律當作硉

嗙音旁 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 言濤之兩旁怒激衝起如勇卒之無畏
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遇者死當者壞 壁崖也津涯也隈水曲也追逭也迫高貌
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荄軫谷分 或圍津名荄音該軫也隱也言如山龐之相隱如山谷之區分也
迴翔青篾銜枚檀桓 青篾檀桓皆地名迴翔水復流也枚大如著銜之以此言歸蓋言水之無聲也
彌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 伍子山骨母場並地名彌按也節徐也通厲上於高也
凌赤岸篲扶桑橫奔似雷行 赤岸地名扶桑國名篲掃竹也雷行言濤之奔疾如雷行
誠奮厥武如震如怒 厥震也
沌沌渾渾狀如奔馬 沌沌渾渾波相隨之貌
混混庉庉聲如雷鼓 混混庉庉波浪之聲
發怒庢沓清升踰跇 庢竹栗反跇止也跇音例踰也言初發怒跇止而涌沸少選之頃湧若上升遞相踰也
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 侯大波也藉藉地名
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 紛紛翼翼象也
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 蕩翼翼壯健貌散上也背迴也覆虧藪沒也平夷滿溢也
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 險戲危貌陂池皆為之崩壞所衝激者無不決勝而後已還也
瀄汩潺湲披揚流灑 瀄波相戾也汩水流疾也潺湲波貌
橫暴之極魚鱉失勢顛倒偃側沈沈湲湲蒲伏連延 沈沈湲湲魚鱉顛倒之貌蒲伏連延沈沈郎郎相續也
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闇悽愴焉 踣蒲北反前覆也

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彊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 方道也資材量也
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 便蜎子名淵楚人也詹何古得道者
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涊乃典反涊汗貌霍疾貌已止也
後孝王薨乘歸于淮陰武帝即位知其賢以蒲輪徵之乘死於路

七發文字儘奇體裁典博雖柳子厚晉問祖其體而別立新軸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於此可辨

淮南王所諫武帝之為謂其盛德天子君上我不謂然其各為得賦是耳

諫伐閩越書

淮南王安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劗讀若翦）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朔音）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物物極方中國之用兵）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

猶刻五服

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髮盡白也）不見兵革，民得夫婦

奉閩越人民地形甚悉

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内（天子内府）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閒者數年歲比不登（謂五穀不熟也）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食苗之蟲）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隃領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閒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今福清地界）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

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内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鼂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絶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内外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

餘（地人不耕者越人佃作其中）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能即耐字）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饟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

之陵而發兵所以成山東不臣之心首之案畏

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謂存問也）施得垂賞（得當作德）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甯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

其秦兵不能伐越見越亦無事于兵

國言戍卒死賊爲患

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

淮南王引黃武雖心遠方以陛說其州副人民之畜租稅乘輿之供萬世子孫之安

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無句是問易本意）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屝行有列）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入藪爲囿（入藪謂有大野言有大陵余有揚汧宋有孟諸楚有雲朴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是也）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

以欲警其伐閩越之意

百度大宜遷使鎮撫

黼依（依即扆字）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閒暇）也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　萬之師爲一使之

任也（是時漢兵遂出踰嶺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迺令嚴助諭意）

淮南書疏頗佳然不以入淮南王傳而見之嚴助傳蓋嚴助傳則紀助論淮南王本末而淮南傳則載淮南叛逆耳事各以類序亦記之體覽者當自識之

今之閩越衣冠文物大異于曩時詭謂民人不可化訓而鐵冶弓矢又取給於閩南予觀徵兵募卒載器具者轆轤相接也民無知矣

賢良策一　　董仲舒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數百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迺即始也譴責也）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自彊勉勵）彊勉學問則

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効者也（還讀旋速也）詩曰夙夜匪解書曰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雅即二雅頌即三頌）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于肌膚

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莞弦之音未衰也夫虞
氏之不爲政久矣（虞氏指舜）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
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
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
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
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
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
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此夙夜不
解行善之所至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
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
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
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
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後歸也）此蓋受
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皆積善絫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
羣生諸侯背叛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
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畜聚也）

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
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
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
之不能粹美（陶以造瓦冶以鑄金言天之生人有似於此也）有治亂之
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
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
則民鄙夭故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
者之所爲（甄者作瓦之人鈞者造瓦之法也）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
鑄（鎔鑄器模範也）綏之斯俫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

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王謂正月也）正次王王次
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
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
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
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
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
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
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
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以陽名歲者謂德不尚刑也）

（年肯謝春也）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隱公始卽位不稱一年而言元年）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奸犯也）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殖生也）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執（操執持也）又有能致之資（資材質也）行高而恩厚知

誼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以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漸謂浸潤之摩謂砥礪之）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崇尊其起）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循順也順而行之也）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甚之以暴虐）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義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專爲自恣苟簡之治（苟謂苟於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濟益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抵觸也冒犯也）

（杇圬也）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不能使其聲音和調）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引嘉樂之詩為證）

董子段段揮入孔子語最是有功于聖門處然而西漢文多精勁雄健至董而法又一變矣

賢良策二　董仲舒

（仲舒既對首策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故仲舒又對云云）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私列反）咎（古勞反）繇（由招反）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於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音避）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

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于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如太師摯適齊等人）天下秏亂（秏不明也）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大顛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

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見示也）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可作勸學）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隨其材之優劣而授之位，以試其材也）

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申不害、商鞅）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狼性貪，故謂貪為貪狼也）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誅，責也）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憯，痛也）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夜郎，西南夷也。康居，西域國也）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

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厲，砥厲其行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瑑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關，係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　國一郡之衆對亡應書者，（言無賢良文學之應書也）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

（守令多非其人[illegible]）

材則英俊宜可得矣（謂選千人曰英選百人曰俊）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言小吏有爲姦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差次也）非所謂積日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

（此論賢材之大小安得以久任爲拘此千古謀士之良規）

（即古登進賢能之說）

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赴趨也功名）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貿音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illegible]）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衞且以觀大臣之能（觀其能否也）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官使授之以官以使其材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錄謂存視也）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二策所對只以得人圖治爲急不宜用修酷之吏以彈壓民財而尤惓惓於興學養生者誠謂敎化之本原在此也末論貢舉二人而懸賞罰以待舉主誠能行此而請託之路絕矣

賢良策三　　董仲舒

仲舒既再對天子復策之其對云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承學言嗣承師說而學之也）復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

秦漢文尤　卷五　二十五

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敎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古謂古法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敎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敎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防閑人情之欲）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

秦漢文尤　卷五　二十六

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粲明貌）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食讀飼字）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犬豕牛羊雞馬）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處善爲道安於以）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循順也）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册曰上加唐虞下悼桀紂寖

欲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
小致鉅（鉅大也）故聖人莫不以晻（晻同暗）致明以微致顯是
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
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
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
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
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
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
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虖情

性察虖流俗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
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響之應
形聲也（響聲）故桀紂暴謾（謾同慢）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
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晏然自安如日在天言終不墜也）
終寖衰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
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
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以謂
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
不厭者謂之道（復謂反復行之也）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

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
行（眊亂也）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
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虖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
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
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質周上文者所繼之捄
當用此也（繼謂所接先代之次也捄謂捄其弊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
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
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

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
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言政和平不須救弊也）
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
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
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惪嘉道（惪古德字）愍世俗之靡
薄悼王道之不昭（靡散也薄輕也昭明也）故舉賢良方正之士
論議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
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

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息生也耗虛也）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盩（古戾字）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詭違也）試迹之於古，返之於天，黨（黨讀曰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一本角作[illegible]）傅其翼者兩其足，（傅讀曰附）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末謂工商之業也）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囂囂眾怨愁聲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乘因也）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言無如之何也）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畜讀曰蓄委同[illegible]）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蹵子六反）民日削月朘，（朘[illegible]）

浸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羨不[illegible]）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蕃多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家可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公儀子公儀休也）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食菜曰茹）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紅讀曰功）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尹周太師尹氏也）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鄉讀曰嚮）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放依也）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猶急急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統者萬物之皆歸于一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

鍾伯敬云武帝之好儒得一董仲舒而不能用竟疎之江都即所謂葉公好龍好畫龍非真龍者也

論限民田　　董仲舒

（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仲舒上論云云）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共讀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供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秦收田租又出口賦官又專鹽鐵利）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言下戶貧人自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於豪民）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亂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卒讀曰猝）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奴婢也不得專殺）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

稅民不過什一使民不過三日此王政也漢時已
不能行矣當世邪假令祖董仲舒限田之議則在
吉者雖錢多無所用之豪強兼併之端從此而熄
豈不休哉惜乎其難行也

秦漢文尤卷之六

嘉寧　倪元璐　鴻寶甫　輯
古吳　項　煜　仲昭甫　參
清江　楊廷麟　伯祥甫　定

因能使職
事宜則罰
只在人主
賞信上

賢良策對

公孫弘

弘菑川薛人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

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不犯有司）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謂信賞必罰也）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言有次第也）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

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即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

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河出圖（伏羲時）洛出書（禹時）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

（帝詔諸儒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

水心云弘爲人恢奇多聞常稱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飾儉弘爲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

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延諍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悅之

上書諫獵　　司馬相如

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其辭曰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烏獲秦武王力士慶忌吳王之子賁育孟賁夏育也古之勇士賁音奔）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軼不存謂卒不意而猛獸駭發也人驚擾屬車八十一乘車塵言清導言之之意也）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逄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輦轂下也）而羌夷接軫也（軫車轄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銜馬勒也橛巨月反橛騑馬口長銜也）而況涉乎蓬蒿（茅草也）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謂輕身不自安適）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之（上書）

大勢起伏　言之旋轉　只是作平

言獸亦有　力猶恐首　不可犯

以上據之　以禍且夫　一轉身以　望前之

情甚切至

輕萬乘之重數句是一篇諫獵主意其云胡越起于轂下而羌夷接軫甚言肘腋之間目前之近禍患爲可慮耳相如不敢顯言傳波之徹擊而直借獸爲喻寓意深長可爲後人奏疏之祖

秦漢文鈔　卷六　西漢　五

喻巴蜀檄　　司馬相如

析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illegible] 南夷之君，西僰之長，[illegible] 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如北征匈奴移師東指] 而為善者未賞，[如南夷西僰效貢爭歸者是也] 故遣中郎將往賓之，[中郎將即唐蒙] 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鬥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發軍謂發三軍之衆也，興制謂起軍方法漂師也] 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有寇則舉烽，晝舉烽，夜燔燧] 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攝謂張弓近矢而持之也] 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編列謂編戶也] 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 位為通侯，居列東第，[東第甲宅也，列第在天子東方也] 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塗一本作埜] 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 身死無名，謚為至愚，[無名言無善名也，謚猶號也] 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信使謂信之人為使也] 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重難也，不欲召聚之] 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縣有蠻夷曰道] 使咸知陛下之意，毋忽。

相如作賦侈靡而作檄明切渾厚此其為相如之文也

揆相如明知通西南夷不足為而乃綠其事父老辭以文其非

難蜀父老文

司馬相如

武帝將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

漢興七十有八載（漢至武帝七十八年）德茂存乎六世（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也）威武紛紜湛恩汪濊（汪濊深廣也）羣生澍濡（澍音注）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冉駹筰邛皆西南夷）略斯榆舉苞滿（斯榆苞滿西南夷名）結軼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今罷三軍之士（罷音疲）通夜郎之塗三年于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卒業終事也）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中國之民）以附夷狄（令所謂夷狄之）弊所恃以事無用（所恃指西南夷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

羈縻勿絕駁夷正法

敝所恃以事無用最中書膠之遊

也余尚惡聞若說惡烏路反一音烏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非常之事其本難知衆民懼也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晏如無事也昔者鴻水浡出氾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陭區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浡音勃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胝音脂胈蒲末反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齪握齪急促之貌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己比德於天地是貳地也地與己并天是參天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浸潯漸浸也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

絕異黨之域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纍號泣纍平聲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為之垂涕盭古戾字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二方謂西夷南夷也鱗集相次也願得受號者以億計受號者受天子令也故乃關沫若沫音昧沫若水名以為關也徼牂牁鏤零山梁孫原徼音叫牂音臧牁音歌孫原水也梁謂作梁於孫水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逖遠也言疏遠之國不被閉阻深闇昧後得乎光明言化之所被者遠也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禔音支安也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

[illegible]一句設[illegible]甚巧引[illegible]長上非富之人所引不測所能測度[illegible]

[illegible]上咸五下登三咸五帝之德登三王之上也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鷦鵬狀如鳳皇寥廓深也空静寥寥也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避敞罔失容也靡徙失正也

後面自解雖遷就遷辯然看他前設難一節畢竟是長卿心術難掩

封禪書

司馬相如

相如病免家居茂陵天子使所忠往悉取其書所忠至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長卿未死時遺一卷書曰有使者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此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

稱言伊上古以來封禪者七十二君又言軒轅之前遐不可詳傳可觀者闕載略之斯得息免而不惟問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撰數也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逖遠也紛綸葳蕤湮沒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紛亂也紛綸亂貌葳蕤亂貌繼昭夏崇號諡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若順也淑善也疇誰也言無有始善而後不昌背天逆失而能存者軒轅之前遐

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也五五帝也三三王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跡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郅至也行道也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無聲無惡聲也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涌湛讀沈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冠於二后襁褓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illegible]

為堂而近于泰故上以周之封禪比擬之

若云周無殊尤絕跡而猶封禪以發揚之以後殊尤是兩行並著之未必不封禪

四字微字
獸字共角

可考於今者也元始也率終也言……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泉水也而如泉之涌溢泉貌沕潏行廣散也沕潏音勿聿旁魄四塞雲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暢達也垓重也八埏地之際也言其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于八埏之際也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陿游原迥闊泳沫協和氣也飄逝遠也原本也迥闊遠也泳浮也恩德比之于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沫也首惡湮沒首惡者皆已埋沒闇昧昭晢昆蟲凱澤回首面內闇昧皆更明也面向也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徼音叫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

是時上求神仙得上郡之巫長陵女子能與鬼神交使治病熱愈置於上林苑中號曰神君

武帝行好瑞故以此言諷之

之獸觡音格獲周餘珍放龜於岐餘珍周鼎也招翠黃乘龍於沼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而登仙者乘龍四龍也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靈圉仙人名禮待之于閒館舍中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燎音料燎祭天微夫斯之爲符以登介丘大山名不亦恧乎恧音衄也進讓之道何其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憓音惠順也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創初創也言不特一物創見也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受天之光顯榮名也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用進告成之禮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驩缺王道之儀羣臣恧焉或謂且天爲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幾音異亦各並時而榮言古帝王但並一時榮華咸濟世而屈畢世而絕說者尚何稱於後則說者無從稱頌於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越踰也不爲苟進而踰禮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浸潤也皇皇哉斯事

狀此言太過惟欲人主崇虛以夸示後世如其既然矣何以說爲

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略術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采官也展其官職設錯其事業猶兼正列其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六經加一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長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掌故大史官屬王故事者也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言所以詠功德也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天覆

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遊。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何物不育）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汎尃護之。（汎，布；護，覆也）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侯，何也；邁，行也）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般般，謂騶虞也）旼旼睦睦，（旼音旻）君子之能。（旼旼，和也；睦睦，敬也。言其容態似君子也）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茲爾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冬，辛巳；祀五畤）馳我君輿，帝以享祉。（獲白麟之祥）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熿炳煇煌。（熿音晃，煇音輝）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巒，山也）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祗，敬也。假，大也。典，則也。言舜祭……有所遺失）此之謂也。

觀封禪蔚為唱首，稱其表襮，與序皇王炳玄符鏡鴻業騰前，芬當今之下，蔚休明於列聖之上。歟之以禎蔚，贊之以介丘，絕筆斯文，圖維新之作也。

諫伐匈奴書

主父偃

（偃，臨淄人。孝武元光元年中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大凱，還師振旅之樂也）春蒐秋獮，（蒐音搜；獮，息淺反）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振旅，整眾也；治兵，……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重，難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遷徙水草而居，若鳥之飛舉然）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遇其民不可調而守也。（調，和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

之南攻胡貉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澤鹵謂地多鹹而鹵鹵也）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然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陲（陲直瑞反又音誰）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饟古餉字）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道死謂死於路也）蓋天下始叛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

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景古影字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敺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侵敺來侵復去盡而敺略人畜也）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程課也督視責也）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顧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慮易思慮變易失其常也）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外市與外國交通求利也）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

漢武急于征伐尚不納汲黯之言王父偃與嚴安之所陳者皆與上意異正秦法非上建立者必誅

者無赦也而漢武反收其人此所以異於始皇歟

言世務書　嚴安

安臨菑人武帝時以故丞相史上書後以安為騎馬令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有可改易則當變易）故守一而不變者未覩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觀顯也顯示之使慕欲也）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縉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愧（夸施也矯詐偽也）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眾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心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夭短折厲疾病）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

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眾暴寡田常（即陳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胄生蟣蝨（蟣蝨卵也）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鐘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言再生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眾（諂古諂字）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

[illegible]

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于道路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用棘之木矜人為杖）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壞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薉貊句貉也）

又把秦亡說一番將周秦並作一句極有法力

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挐相連引也）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矯使之直控引弓也）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形束壤制言其土地形埶足以束制其民）帶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

此論本內非[illegible]要用出來

[illegible]

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illegible]

武帝好窮兵黷武故安借秦為喻政以破武帝之雄心帝亦不之喜竟使之為騎馬令然而子民安邊之說不可易也

言世務書　徐樂

徐樂趙人武帝時上書言世務書奏天子召見乃拜樂爲郎中數見上疏言事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

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擒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三晉謂韓趙魏也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于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

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宿憂謂長憂[illegible]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侔音牟同也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于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服事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

徐樂之言雖是而同時若主父偃者一歲而四遷安雖不用而爲騎馬令至樂竟不見用毋乃以樂言爲迂而不相入邪

諫起上林苑疏

東方朔

武帝時夜出夕還投宿諸宮于是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乃使大中大夫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及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時朔在旁進諫云

臣聞謙遜靜愨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音牵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滻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卬仰字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蛙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

[illegible]同實目 朔設遣令 罷不名一 行帖諧似 佼不窮似 質直辭似 較然似 [illegible] 又梅下 [illegible]不能 以上存重 陽爲柚柱 下爲工絕 食貨貧以 仁易養化 觀玩世譏 勝不進其 堆措之雄 子 見他利所 閒

荒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兎之苑大虎狼之區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失老窮心)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言車易覆)是其不可三也(乘不勝危)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商紂宮中為市)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即今案王)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奈稽作阿房)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

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

此疏義理甚暢快利害甚明辭氣溫厚且大美麗典則如黃鍾大呂可薦郊廟如黼黻袞冕可表冠裳雖枚乘鄒陽輩未為過也

按天應之說即尚書惠迪吉從逆凶也其陳列三不可總欲武帝急急於農時罷上林苑非所務也帝雖賜以黃金百鎰而上林之役未聞議寢[illegible]疲力竭何心與

客難

東方朔

朔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指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

(揚雄解嘲班固答賓戲皆祖此)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都居也)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古者未造紙為書于竹)脣腐齒落服膺(著于心胸)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

無所容居其故何也(同胞親兄弟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備者悉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說此是一篇主意)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政讀征)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十二國謂魯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中山也)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申上彼一時句)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懾之涉反)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內以為帶安于覆盂(為帶言相連也覆盂言不傾也)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illegible](賢與不肖何異此句)

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虎。（虎言其威勢大）不用則爲鼠。（鼠言其小）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言不得所由入）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掌故百石吏官）故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

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信同伸）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斂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鶺鴒。飛且鳴矣。（鶺鴒小雀）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横逆也）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

魚。人至察則無徒。（至精察之人。衆不爲徒侶）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黈纊以黃綿爲丸。懸冠兩邊當耳。不欲聞不急之言也。黈他苟反）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使自相其宜）揆而度之。使自索之。（使自索其本然之性）蓋聖人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

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食其讀曰異基）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莛徒丁反）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猶鼱鼩（鼱音精。鼩音劬）之襲狗。孤豚之咋虎。（咋音責）至則靡耳。何功之有。（鼱鼩一名鼷鼠。孤豚豬子也）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鍾伯敬云。士君子立人本朝。無所短長之效。可以

於世徒藉口于寡偶少儔不遇其時以自解此說一出揚雄借之以解嘲而賓賓號于人曰留侯畫策陳平出奇雖其人之膽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則東方朔之說倀之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朔

東方朔字曼倩好俳優經術博觀外家語公嘗日謂避世金馬門者也因不見用既設客難以自慰又設非有先生論云

（非有先生無有也言無有此先生而假之以仕吳之事而寓諷諫之事）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厲王意（厲一本作廣）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率然輕舉）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靡曼好色也流議猶餘論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不薦揚主君之名譽）竊不爲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不知用賢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于目而拂于耳（與耳目相逆也）謬于心而便于身者或有說于目（說音悅）順于耳快于心而毀于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illegible]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illegible]先

（談何容易[illegible]首尾相應談有悖于目二段一[illegible]）

此以引書證比干二人見好于目逆于耳

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于桀（關龍逢桀之臣）而王子比干（比干紂叔父也）直言于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誹音）果紛然傷于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蒙被也戮辱也）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竝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蜚廉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琱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阤（直氏反）國家爲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詩小雅篇）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于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愉愉呴呴相悅之貌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拂讀）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于邪主之心歷于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

直臣戮而讒諛進二句聯絡偽妙

以上正了諫日順耳一段

此說深言直諫最能忤主而自傷其身

已上見殺而作收引

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懼驚貌）捐薦去几（自貶損也）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幾近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于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既加以爵位）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哀其諫邪主以殺身）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穆猶默靜思貌也頤口兩旁也）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綿綿連連微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

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予音與）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囹圄即牢獄也）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瑞草名）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楨榦也）濟濟多士（濟濟盛貌）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予觀是備於武帝開上林苑則諫幸董偃則諫似非默默不言者然戇如汲黯已不見容而滑稽如朔未甚通顯談真不易哉

白麟奇木對　終軍

軍字子雲濟南人年十八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群臣軍上對云云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葭音加）與鳥魚同群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薦處也言隨畜牧易故居不安住也）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奔幕票騎抗旌昆邪右衽（抗舉也右衽從中國化也）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俟賢縣賞待功（縣音玄）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罷音疲）刑於宇內矣（刑法也言成法于宇內也）履眾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文質于三宮以施教有文質也無聞前世封禪之君不聞若斯之美也）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孫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于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于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于郊宮（燔祭天瘞祭地郊宮謂泰畤及后土也瘞音意）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

而異獸來獲宜矣（尗谷也明亦謂神也）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燎祭天也）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于神祇而獲獸以饋（以饋充祭俎也）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告元更元年以告神祇也）苴白茅于江淮發嘉號于營丘（齊地名）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著事者史官也）蓋六鷁退飛逆也（魯僖公十六年六鷁退飛不都有飛逆風而飛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幷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俟之耳

武帝北却胡南拓越不爲無功而疲敝中國亦賢者之過耳然輪臺之詔縱然改悟非迷復之凶者可同日語也白麟奇木之應似非偶然當時胡人內附亦幸而中爾

聞樂對

中山靖王

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欲稍侵削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爲磐石宗也今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冤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云云

臣聞悲者不可爲累欷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爲之低而不食（燕太子丹遣荊軻刺秦王賓客祖于易水之上漸離擊筑上皆垂泣荊軻不能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雍門子以琴見孟嘗君先說其）

（然歎息）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幼音要眇音妙）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幼眇精微也）夫衆喣漂山（喣吹喣也漂動也）聚蟁成雷（蟁古蚊字）朋黨執虎十夫橈椎（橈曲也）是以文王拘于羑里孔子阨于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交與者少）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折軸謂積載輕物物多至令車軸折也飛肉謂鳥之能飛者以羽翮扇揚之也）紛驚逢羅潸然出涕（潸涕貌言皆驚亂遇法网可爲出涕也）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曬暴也）明月曜夜蚊虻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抪覆昧不見泰山

謂也昧 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閼不得聞 雍讀曰壅閼塞也 讒言之徒蠭生 蠭古蜂字同 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䅶不灌 灌音貫 鼷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 葭葦也莩葭中白皮至薄者也 葭莩喻薄鴻毛喻輕也 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 伯奇周尹吉甫之子後母譖之而見逐 比干所以橫分也 比干紂剖其心 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 惄思也 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

漢制不足名分混淆所以上下怨叛藉令上定其分何至于吳楚七國之創而亂下定其分何至有中山靖王之對而怨

禁民挾弓矢對

吾丘壽王

武帝時丞相公孫弘言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上下其議壽王對云云

上發難弘 弘詘服焉

臣聞古者作五兵 五兵謂矛戟弓劍戈 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眾暴寡海內抗蔽巧詐並生 抗訴盡也 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 耰摩田之器 犯法滋眾盜賊不勝 不勝言不勝多也 至于赭衣塞路 赭衣刑人之衣 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 鄉讀曰嚮 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 有事有四方扞禦之事 孔子曰吾何執

射乎太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旣抗弓矢斯張射夫旣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抵卽受也）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生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新定宇云古者男子之生也以蓬矢射天地四方天子之擇士也以射舉士之習讓也亦以射公孫弘謂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是欲禁民而適以滋盜也不知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弓矢亦以自防而禦寇誰能去之善哉吾丘壽王之對也

秦漢文尤卷之七

始寧　倪元璐　鴻寶甫　輯
古吳　項煜　仲昭甫　參
清江　楊廷麟　伯祥甫　定

報任安書　司馬遷

司馬遷字子長河內人有良史才武帝時李陵降匈奴帝將誅陵母妻遷盛言李陵才器不可誅之後有讒遷與陵善故爲陵說遂下獄受割刑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任史記益州刺史任安字少卿與遷書責以進賢之義遷以此書報之

太史公牛馬走（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爲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詞也）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少卿任安字）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勤勤懇懇（曩音攮勤勤懇懇忠款之貌）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而如也流俗失俗也言少卿書若怨望我不相師用以少卿勤戒之詞如流俗之人所言然我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罷讀疲）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殘謂被刑穢謂惡名見言舉動必爲人之所嗤）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與誰語（鬱悒不通也）諺曰誰爲爲之誰令聽之（少卿書教遷推賢進士遷意云非明主動則有過爲誰爲之人……我也）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

山子期曰善哉巍巍若泰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大質身也虧缺謂被刑也）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也由許由也夷伯夷也）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點汚也）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上天子也賤事職事也）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閒得竭志意（之事日淺晴少承閒隙也為盡也）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安為戾太子事因下獄）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

恨無窮（不測之罪安為戾太子事因下獄言生死不可知也迫季冬將刑也薄迫也上天子也雍祀于雍也卒然言速也不可為諱言死也長逝死也言不答書而少卿死私心之恨無窮也）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符信也）愛施者仁之端也（端首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勇士當于此而果決之）立名者行之極也（凡人能立志者行中之最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憯慘同）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憯痛也所可憯者唯欲之與利為禍之極也所可痛者唯傷心之事而可為悲也辱先謂醜也詬恥也宮刑腐刑也）刑餘之人

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雍渠閹人同載同車而行）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景監秦閹人商鞅因之以見秦王寒心愧恥也）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趙談也同子談與子長父同名故諱曰同子武帝朝東宮趙談參乘袁絲伏車前日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載于是上笑下趙談）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刀鋸謂腐刑刀鋸之餘僕也薦進也豪俊賢士也）僕賴先人緒業（先人祖考也）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

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惟思也效用也結結納也）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拾國家遺失之事補國家闕亂之職巖穴士謂隱逸人也）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搴拔取也斬前敵之將拔前敵之旗謂軍功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交遊朋友也光美寵榮也）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言上所述四者無一遂苟且合時取容於事於國無損益之驗可見之也）鄉者僕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廁間也太史令亦下大夫末餘也言陪奉朝堂之餘議也）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

且事本末至大謬不然句說已盡意惟欲感君

僕與李陵至奉事下爭言已前與李陵有

曾且歷稱其賢與功以服已救陵之失

且敘李陵深入匈奴以冀收筆

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闒茸，猥賤也）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不羈，言才質高遠不可繫羈也）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薄伎，薄才也。周衛，言宿衛周密也）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

慇懃之餘歡（俱居門下，同爲侍中也。趣，所何也。舍，所廢也。異路，不同也）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以身從事曰殉。素，本也。言其意中本所畜積如此也）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亦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舉，行也。不當，謂降匈奴也。全軀，全養其身。保妻子，保愛妻子。皆言不能立功也。媒，謂遘合會之。孽，謂生其罪釁也）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

正是可異

上既已所以敘陵與陵所以報漢一一與前相應

既已巨爲又何以報漢非二心耶于長之深見如此所以辯誣也

連戰十有餘日（提，領也。不滿，不足也。胡地出馬，故言戎馬之地。單于所居之處曰王庭。垂餌，送食也。挑，挑戰也。胡地高，故曰仰）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言陵卒少，所殺匈奴甚多，故曰過當。給，供給也）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旃裘，匈奴所服也。左右賢王，匈奴王之號。引弓之人，善射之人也）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沬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沬音類。沬血，言流血在面如盥頮也。拳，弩弓也。言陵時矢盡，故張空弩也）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

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款款，忠實之貌）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欲得相當也。言陵之意，欲立功以當罪而報漢恩）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謂摧破匈奴之兵，其功足暴露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睚眦，怒視也。言欲廣主之意，又塞群臣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

視貨賂三句則知貨殖游俠二傳所由作

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將[illegible]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少功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而為陵游說下遷腐刑理治獄官也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拳拳同拳拳持之貌列分解也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佴之蠶室隤墜也陵家世為將有名德降而隤之也蠶室[illegible]佴次也若人相次也[illegible]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

之功先人謂遷父也剖符丹書皆漢符契有功者執之遷言其父無此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遷父為太史掌天文律曆卜筮祠祝之事為天子所戲弄如倡優所畜以為調戲者故為俗之所輕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與如也時人以我之死又不加能死節者此言死無舍也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理道理也色顏色也其次不辱辭令辭謂言辭令謂教令其

人固有一死一段極慨嘆

次詘體受辱詘體謂被繫其次易服受辱易服謂著赭衣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箠楚皆杖名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剔毛髮謂髡也嬰金鐵謂頸被鉗鎖也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謂肉刑也最下腐刑極矣宮刑腐臭故曰腐刑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厲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illegible]故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illegible]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

榜箠幽於圜牆之中榜擊也圜牆獄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正惕息言[illegible]而求以自免[illegible]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文王為崇侯虎所譖故紂囚之于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李斯相秦為趙高所譖乃先黥劓墨宮割臏等四刑而後大辟是為具五刑也淮陰王也受械於陳韓信為楚王高帝用陳平謀偽遊雲夢會陳[illegible]至洛陽赦以為淮陰侯陳楚之西界械謂桎梏也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彭越為梁王高帝使使掩捕梁王囚之洛陽王張耳亮子敖嗣立為王人告其反被繫[illegible]罪猶伏罪也絳侯誅諸呂權傾五霸囚於請室絳侯周勃[illegible]

而然

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三木在頸及手足也 魏其侯竇嬰也 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遂論棄市）季布為朱家鉗奴。（季布為項籍將數窘漢王 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者罪三族 布乃髡鉗衣褐之魯朱家賣）灌夫受辱于居室。（灌夫為丞相田蚡所怒以其罵坐不敬故繫于居室 居室田蚡所居之室也）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罔卽法網）繇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于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于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荊淮之間呼奴為臧呼婢為獲 言此卑賤之人尚有引決自殺者 況我之不得已乃不能死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于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倜儻卓異也）

蓋文王拘而演周易。（文王囚于羑里乃演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 演廣也）仲尼厄而作春秋。（孔子厄于陳蔡還作春秋）屈原放逐而賦離騷。（屈原為楚懷王左徒 上官大夫害之 原病王聽之不聰 作離騷經）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左丘明失明 無目也）孫子臏腳。兵法修列。（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 涓忌其賢于己 則以法刑斷其兩足 [illegible] 進孫子于威王 問兵法而師之）不韋遷蜀。世傳呂覽。（[illegible]）韓非囚秦。說難孤憤。（[illegible]）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空文謂文章也 自見己情）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黃帝軒轅氏）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腐刑之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

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與己同志者通邑大都也言其傳大都邑也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負下負累之下其地不易居也下流至賤在衆所多生謗議也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里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illegible]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狂惑謂小人也言以順從與之通游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剌謬乎。剌戾也謬誤也與我心戾謬不同也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此書當與自敘書參看。方知太史公作史本意。彼謂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是實事。非太史公筆力杜撰不得

日者列傳

司馬遷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其于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文帝封于代入而嗣統任于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于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隱于醫卜也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于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謂前所說也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

以世俗言申己卑汙之說

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輕賤而簡略之）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說音悅）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

引被髮童子證起賢者一段

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

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曲禮云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爲喜去不爲

季主借題發揮不省

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纖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賓古擯字）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

詳言賢者之不如卑言長而有此數者乃去亦是宜矣

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誷主上（誷音罔欺其上也）用居上爲右（右尊）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其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弒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

無所短長之效可見于此矣

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

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鴟梟惡鳥鳳皇靈鳥）蘭芷芎藭（芎藭香草名）棄於廣野蒿蕭成林（蒿蕭小人）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喻君子不顯揚于衆人之上）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

說出卜者從說一番見不卑不汙意

順於仁義分策定卦（分別其兆廣兆學之按式定其吉凶之卦）旋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衍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

既列有禮有驗是不主數十百錢可貴

國霸天下。雖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擬除蔽。坐正其衣冠。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見道德經）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

謂卜筮者自道己志矣

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于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天傾西北故星辰因以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盈。月滿必虧。

天不足一處見不必責卜筮者以言必信

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

言其遭遇己況

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凰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辟讀避）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

假為二人相對話與知日前

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不見有人奪之糈米）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衆多也）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司馬遷遭腐刑之禍而自悔其避世不蚤故託爲季王對宋買言以寫其抑鬱無聊之恨讀者未可以此爲實事云

救太子書　壺關三老

武帝末年江充用事先與太子有隙會誣蠱事起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征和二年太子使客爲使者收捕充等斬充遂部賓客爲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上怒甚羣臣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瞍孝已被謗伯奇放流（伯奇孝已之子也被後母之譖爲孝已所逐）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繇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子爲漢適嗣（適讀嫡）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起兵收捕充等）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充郎蔡子）詩曰營營青蠅止

於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過罪也）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伍係傳自將兵也）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忘亡也吳王殺子胥被以惡名失其善稱號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畀予也取譖人爲豺虎所食）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

秦漢文鈔　卷七　西漢　十八

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

戾太子爲江充所害．亡以自明．廼舉兵殺充．奔於湖而縊．壺關三老上書雖以明太子之冤也．然終不能免太子之死．其與申生奔新城事大相類．武帝酷烈不減秦始皇．始皇禍及二世．則武帝之禍宜鍾于太子．故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

報李陵書

蘇武

嘉以人之奉使方外．至使返夷作逆．封豕造惡．（封豕喻）豺狼出爪．摧辱王命．身幽於無人之處．跡戢於胡塞之地．秋朝露以爲飲．茹田鼠以爲糧．（掘田鼠而食之）窮目極望．不見所識．側耳遠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甘．死不足惡．所以忍困強存．徒念忠義．雖誘僕以隆爵厚寵．黃金之利．不以滑其慮也．（滑汩亂也）迫以白刃在頸．鐵鑕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則志定于不回．期誓於沒命．（以死自誓也）幸賴聖明．遠承拯贖．得使入漢之

秦漢文鈔　卷七　西漢　十九

會．復假羽毛．刖斷之足．復蒙連續．每念足下才爲世英．器爲時出．語曰夜行被繡．不足爲榮．況於家室孤滅．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均．棄捐功名．雖尚視息．（視息謂此息尚存久視於世也）與亡無異．向使君服臣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然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既重遺義．當顧承本．爲一體．今爲異俗．余歸漢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古者大夫東修之命不出境）故不當交乎離逖矣．相見未期．國別俗殊．死生隔絕．代馬越鳥．（代馬）

嘶北風越鳥巢南枝能不依依。諸李答報并還所贈。

蘇子卿以完節歸漢李少卿以降虜隕名人之品格相懸何啻萬里畢竟子卿身名兩全陵雖文辭駢麗皆是假此以自文耳

李陵之覺察自分處本不足錄第然一氣呵成無限悲感動搖可見西漢之文

答蘇武書

李陵

陵李廣孫字少卿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蘇武字子卿武帝時與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後與武相見得歸為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書答之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策立作美也遠也清時清平之時榮問令問也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懃懃。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鞲毳幙。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

寸段淒其觸已鑄出

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冰厚故色玄慘裂寒之甚也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笳笛類胡人吹之以為樂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聊賴也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武帝以陵降匈奴殺其妻母身負國恩。為世所悲。背恩不報為負恩也子歸受榮。我留身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

歸。（先君謂其父當戶也卽廣之子）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謂欲死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于我已矣（已矣絕望之辭也）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秖令人悲增忉怛耳（忉憂也怛痛也）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先帝謂武也）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五將謂軍將有五與陵有期期不至故稱失道獨遇匈奴

與之合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帥音率）出天漢之外入彊胡之域（天漢言以漢比天美名也）以五千之眾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搴音騫斬賊之將搴賊之旗軍敗日北北盡敗走而陵逐之）滅跡掃塵斬其梟帥（梟勇也）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堪勝也言此時功大難以勝）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彊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我爲客彼爲主）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扶創乘痛以少敵眾見傷者多然士卒用命皆爭爲先首也）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痛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刃盡去刃）猶復徒手奮呼爭爲先登（徒空也言空手擊無復甲冑）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飲血飲泣也）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免耳（陵軍候管敢被校尉辱之亡入匈奴因使大進新兵陵戰蔺子山漢軍敗乃矢盡陵于是遂降）昔高皇帝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如雲如雨喻言多也）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

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縶（縶音執）韓彭葅醢鼂錯受

太史公敘李廣傳於傳末載李陵事且曰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皆用為恥焉 [illegible]

絳周魏見辜(蕭何樊噲韓信彭越周勃魏其侯竇嬰也)其餘佐命

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

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

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二子謂范蠡曹沬)誰不謂之痛心哉

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

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

何謂不薄哉(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衛青也)且足下昔以單車之

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于伏劍不顧流離辛苦

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

去帷(丁年壯年也終堂母亡也去帷嫁也謂武奉使已久母死妻嫁也)此天下所希

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

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享受也茅土千乘皆封諸侯之事)

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

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

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

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

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

陵雖孤恩漢亦負德(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恩漢戮陵母為負德)昔人有

觀漢報賞爵未明何以激節勸忠

亦學自文

自召之罪不在於降

[illegible]氣豪邁[illegible]雄真氣

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

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

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蕭何為刀筆吏)弄其文墨邪(弄文舉問其罪也)

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

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

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故人謂任立政大將軍霍光上官桀等)勉事聖

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為念(胤子武子也武在匈奴時胡婦生子名通國)

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結句淒惋了勉事聖君一語本實可痛

李少卿在所為之言恐亦本心徒以衆憤之故覺

成不白之冤情亦可哀而詞氣悠揚反覆曲折豪

宕疏通誠漢文中之巨擘者

諫昌邑王疏　　王吉

吉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遊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王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縣名）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理治道塗牽挽其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召公奭也）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虖不伐甘棠之詩

是也（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叱咤怒聲）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匽薄（匽讀曰）數以耎脆之玉體（耎而充反）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今人不行則擧以下虛弱不實）吸新吐故以練臧（臧五臟也精精也其氣也適和也）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王喬赤松子）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皇帝謂昭帝也）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言不臨幸也）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戇音撞）願大王察之（賀雖不遵道然猶加敬禮吉）

馳騁弋獵之娛雖賢如孝文且不免況昌邑乎然孝文損匈奴之侵擾故從事于校獵若昌邑際海內昇平何樂而為此發發揭揭也王吉之諫得臣體也

言得失疏

王吉

言得失聊聊王吉有宣帝也帝治精照本務則疎言事明主於三代之隆美矣宗述之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似再生于世上）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

二十八

者弱而不可勝（言匹夫匹婦皆能勝于）愚而不可欺也聖王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科條指意）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任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言無窮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高宗商王武丁也）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

二十九

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淫奔曰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民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

原缺第三十葉

入粟贖罪議　　蕭望之

望之為左馮翼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務以救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云云

民由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謂十人之家喪敗也）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公綽魯大夫以廉聞）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藏富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

獄說

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入粟贖罪富民易以生活貧民易於為非望之此議未嘗不是而論及政教一傾數句其所以責望君上者尤其深切著明云

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路溫舒，東里人也。溫舒見帝尚刑罰，故為尚德緩刑之疏奏上云云）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齊襄公無道，為無知所弒），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殺世子申生，重耳出奔），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恩澤所加，與舊人不同），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援，引也）。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廼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大將軍，謂霍光）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誹，毀同），遏過者謂之妖言（遏，止也）。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鬱，積），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塞，蔽也）。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屬，連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以慘刻為精明之吏）；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卻，退也，畏為上所卻退；周內，謂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咎繇，即皐陶字），猶以為死有餘辜。

成練文致是獄吏之實然

收語可作眾策

設喻引起下文正是上書本意

點掉有力

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文致猶周內也加其須三字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媮苟且也一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詬恥也言山藪之有草木則若害者居之川澤之形實大則能受汙濁人君之善御下亦當忍恥病也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

漢宣帝用刑深刻趙蓋楊韓之不得其死可見矣溫舒此書可謂對病之藥其言深刻之弊讀之令人酸鼻

諫擊匈奴書

魏相

魏相濟陰人也相見宣帝材猶孝武欲復事四夷擊伐匈奴故魏相上書諫之

此上言兵要決應兵所兵出於不得已者亦見兵家之善勝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矜夸也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于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兵者言何用人為師必有名斯師也則謂之何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有伏陰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

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匈奴未嘗侵犯邊境何故以生事而興兵此政所謂貪兵驕兵者也夘邊郡困乏骨肉室家相賊殺蕭墻之變更為可虞內治不修而勤兵於遠過矣

猶以小民賈本趨末時多飢寒昔相職未盡之處

悼述先帝之美政為

丁寧言本一句且言足食足本是王者之法

條國家便宜奏　魏相

宣帝元康中相為丞相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

臣聞明王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農為本業商賈其末也）或有饑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惟思也）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餧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先帝謂孝昭也）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二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救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踊臨秋收斂猶有

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卹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昭帝也盛德以撫海內

相所條便宜皆先帝所已行者欲帝遵而用之也其云務農貯積總是有備無患之策魏相奏議宰相體也

論霍氏封事

張敞

敞字子高為山陽太守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孫山雲皆為列侯以光子禹為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於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專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霍光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妖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入情不相

目敘以遠臣一而言自近非口舌乃能畢發

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于廣朝 大朝 會也 白發其端 明白開 發其端 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發胣 音 妙 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 上言善其計 然不從也

是時霍氏專恣不肯有以裁之則禁奢分爵顧尊之謀從此而起後雖欲遏之無由已敞蓋有以料其必然而爲之除上封事在隱微也亦所以全霍宗也

楚嚴莊王之實後之自息 引禮論大也

諫膠東太后書

張敞

敞拜膠東相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 獵敞奏書諫書奏太后止不復出

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 葉陽 秦昭王后 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不食鳥獸之肉 樊姬 楚莊王姬 口非惡旨甘耳非惡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 輜音緇 軿音平 輜軿衣車也 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 綢繆組紐之屬 所以自結固也 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

詞不盈幅而勸諭規戒靡不備至及太后聞斯言而退處深宮不敢輕出亦張敞一言之力也

除贖罪之法

貢禹

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罪狀明白乃服其罪戮，有疑獄者番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武帝好征伐匈奴），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不惜性命謂之亡命），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謾音瞞），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誖音悖）。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言其行汙穢有同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以目指示，盛氣作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

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相，諸侯相；守，郡守），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臧同贓），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解音懈），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衷（司馬遷云天下言禮義者折衷於孔子），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水流下，決之則行；木將隊，抑之則折）。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眾，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於諂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甲乙，帳名也），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于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陛下留意

贖刑始于周穆，弊延萬世，不改，豈亦誠便於國使

於民未必如說者所云識時務者尤宜究意此與蕭望之入粟贖罪之議意見相同而責為之論尤慎酷吏之得尊官也漢家元氣至宣而削宜乎後之衰微云

上屯田奏一

趙充國

神爵元年諸羌叛充國從西至西部都尉府上方略上賜書以十二月擊先零充國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書未上會得進兵充國奏門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云

充言明主賞罰兼勤不可輕用也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illegible]）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illegible]）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

充言羌易以計破二語已見大都

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敗壞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音梅讀條字）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illegible]）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陿音洽）（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

此士卒[illegible]要著

亦省役省則可免轉運之苦

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當田也賦謂班與之也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反馬什二就草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充國謂朝廷生事羌夷彼將侵犯邊陲即輸京師粟以實兵備歲且不給屯田一歲實兵等邊一遠略也

引孫武兵家中語

下條十二事歷歷可見諸行

上屯田奏二

趙充國

充國既上奏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 於是充國復奏上云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自完堅令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薦稠草也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般班同班還也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萬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受言去者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諭也羌虜即羌賊也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一校爲一步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墜古地字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

守法謹有經長於屯田之利盡在目中矣

示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材木可爲修理故伐之）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離遭也墮謂因寒瘃而墮指也）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埶九也（閒謂閒隙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也（大开小开皆羌種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言兵成軍行安易若從枕席上過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兵册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最熟二語 利害瞭然

屯田致穀成德竝行豈特一時奇策實爲萬世邊防迺其弊則漸使削邊防日潰月耗者多於是請屯之使出矣

上屯田奏三

趙充國

（充國既復奏上又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邪將軍復不計虜聞兵罷役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爲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又復奏云云）

又從條式可集中來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开莫須（亦羌戎名）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埶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木樵爲高樓以望敵也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也）便兵弩飭鬭具（便利也飭整也）烽火幸通埶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

以來春械虜爲期

屯田便宜盡在此

計虜不敢入寇

既不可且小寇而禁戰

米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
處（各於其處自瓦解）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
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
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
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
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
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
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
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

充國引軍遠擊不利因以久留天誅為大罪洞於情矣

隅（澹古贍字給也）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
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鄉讀曰向）雖其前辭
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
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
山野雖亡（亡古無字下同）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媮苟且也慊讀曰
嫌）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
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久留言不早殄滅賊也）
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illegible]）
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

省察。上於是報充國曰今聽將軍將軍計善明年充
（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人溺饑死者五六千人請罷屯田奏可充國振旅而還）

充國所云羌虜易以計破後相率而歸降者果不
出其所料也今屯田之議不行聚數十萬衆以待
轉給登首山而呼庚癸者且相踵也以視老成遠
慮何如也

予蓋寬饒書　王生

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云云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illegible]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illegible]惟思世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illegible]功猶未足以[illegible]也今君不[illegible]古之治三王之術各[illegible]已過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illegible]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蘧伯玉無道卷懷）而慕子胥之求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竟不納其言）

引明哲保身之詩以為誡

老氏云彊梁者死之徒也寬饒不得其死亦其[illegible]很太過使然也然則慘刻少恩者貽禍可勝道哉

秦漢文尤卷之七　終

秦漢文尤卷之八

始寧　倪元璐　鴻寶甫　輯
古吳　項煜　仲昭甫　參
清江　楊廷麟　伯祥甫　定

報孫會宗書　楊惲

宣帝時惲以聞知霍氏謀反功封平通侯後以妖言免為庶人惲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其友人孫會宗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illegible]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底致也）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謂為郎）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督責也）殷勤甚厚然竊根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惟思也猥曲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逆足下之意指而自文飾其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素空也不稱其職空食祿也）懷祿

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給公上充縣官之賦役也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既已也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炰步交反斗酒

退而躬耕自適已志然而觸忌已種於此矣

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缶瓦器秦人擊之以節歌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實之物當在囷倉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萁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古袖字低卬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栗竦縮也雖雅知惲者猶隨

風而靡言逐衆議相毀也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漂然高遠意票反音也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閒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言安定貪鄙之俗而易其際子爲達道之人乃見下之惟戒不同也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旃之也毋多談毋作無莫駕反

後成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與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

惲楊敞弟太史之外孫也宣帝雖刻深乎觀其報會宗書亦其不少裁抑禍患乃其自取爾

四子講德論

王褒

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與衆庶聞王褒有俊材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褒既作頌又作傳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趍學有日矣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於兄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大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虻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嚚頑

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寤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覯卒遇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姆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否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能於無人行莫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留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此有二人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於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輗而聽之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

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虛文既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僕人不識寡見尠聞鄙夫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問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洋溢茂黎庶和睦大人施應變降瑞祿故作三篇之詩以詠歌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而三復白圭孔子睹其慎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

以為虐。行潦，雨水也。鮐音臺，鮒音附。鮐，魚名；鮒，大鯽也。 是以許由辭堯
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
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蠅之為蟲，能汙白使黑。垂
棘，璧名。孔，孔子；墨，墨翟。 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頌詩
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董，正也。 受命如絲，明之如緍。
絲言細也，緍言麤也。 其宗之風，可倚而俟也。
倚，立也。 二客難寔，計沮議，何傷？ 寔，塞也。言二客當塞於議，沮敗何傷也。
理。 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于當
仁，亦未臣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

發而潛底震動，枹鼓鏗鏘，枹音孚。 而介士奮竦。潛底，龍也。竦，
鮮聲也。介士，甲士。 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
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行先生之債，願二生亦勿疑於
是文。釋役集，乃始講德。釋，理也。 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
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
賢□之臣？黃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
秋唫，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
應，仇偶相從。仇偶，匹也。 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王不
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

子，人就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廈之材，
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略，謀也。 蓋君為
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
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霸以下，皆自取友。齊
桓有管鮑隰甯，隰，隰朋；甯，甯戚也。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管仲；鮑，鮑叔牙。
晉文公有咎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
穆有王由五羖，攘却西戎，始開帝緒。王，王孫由余；五羖大夫，百里奚。
楚莊有叔孫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侯。
越有□□，句踐有種蠡泄庸，剋滅彊吳，雪會稽

之恥。越王句踐為吳所滅，棲於會稽，後十年，與大夫種、蠡、泄庸謀伐吳，遂滅之。 魏文有
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
破強齊，困閔于莒。齊閔王為燕昭王敗，走於莒。 夫以諸侯之細，功
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羽翼，輔佐
也。 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
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攘，除也。 今聖王
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
術士，招異倫，倫，類也。 拔俊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
雨集，襲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

揖讓之禮極，見進者樂其條暢，忌者欲罷不能（條猶理也，暢通也）。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潔身修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推，尊也）。弘風俗而勞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奉以厲貞廉，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諸苑，疏徭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遊宴，閔耄老之逢辜，憐縲紲之服事（閔，憐也。辜，罪也。縲紲，有罪者。服事，謂服役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

弟之縲匿（惻隱、悽愴，皆傷痛意。身死腐人，謂經考掠或饑寒死獄中者。子弟縲匿，謂因父兄之罪而見縲係者），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群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削，大理峻法（削，急也。峻，嚴急也），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很執虎視，饞殘乘賊，其所臨莅，莫不肌慄，伏毛求疵，並施螯毒，百姓征伀（音忠。征伀，懼貌），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下棄旅號告。以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狸能害雞，豺能食獸，蠹以傷木，賊以亂人）。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耀暉，洪洞朗天（神，天地之神。洪洞，相通也。朗，明也）。鳳凰來儀，翼翼邕邕，羣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翼翼，飛貌。邕邕，聲和也。垂容，有容儀也。滋液，潤也。櫛比，接連也）。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三壤，上中下田。咸則，皆有法則）。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蕭

慎同嚳，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同嚳，謂同辭而伐紂也。鬼方，遠方也）。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強者也，天性憍蹇，習俗桀暴，賤老貴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鳥集獸散，來，驚鶩周流，騁野以濟嗜欲，其桀黠，則弓矢鞍馬，播

種則扞弦掌拊（扞 拾也 拾 射也 拊 弓把也），收秋則奔狐馳兔，獲刈則頌作歌。（□ 計反）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另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抗士，屢犯（抗 動也 犯邊境）。

芳詩人所歌，自古患之。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日逐 單于 皆匈奴名）。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沮顏，燋齒梟鬝，剪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編結 沮顏……），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嘔吟，鼓掖而笑。夫鴻鈞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泉魚奮躍（鴻 大也 鈞 均也 ……翕翼 ……）。

是以刺史感懣，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黯淺，於不能究識，發遵所蹈，未克殫焉（殫 盡也）。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終日仰嘆，偷僥而悅服。

此文設名立號，絕處逢生，凡十四轉而大漢之盛德與刺史之能宣布德化，燦然在目，蓋從莊生文融化出來者。

鍾伯敬云：不以任賢使能為人瑞，而以四夷來王為人瑞，此漢之所以為漢。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王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襄因奏言褒有軼才，上乃徵詔褒，至詔為此頌。時上好神仙，故褒對及之。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密（荷 負也 旃 氈也 被 服也 純 絲 緜 縷也）；羹藜唅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糗 乾飯也 太牢 牛也）。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抒 申也）。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五始 元者

氣之始 春者 四時之始 王者 受命之始 公即位 一國之始）。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眾。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矻矻 勞極貌）。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樸 劍未理者 淬 ……），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氾畫塗（剸 音團 斷也 篲 音歲 帚也 氾 灑地 塗 泥也 言以利劍斬斷犀革 忽若以帚掃氾灑之地 以刀畫泥中 言其易也）。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督 正也 削 度也 延 長也 袤 廣也 溷 亂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弊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

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騖，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乘旦昔良馬名 王良韓哀古善御者 蹶疾也 遼遠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絺綌葛也）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易治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嘔喻和悅貌 延長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跡。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圄空法寬刑緩 囹圄空虛也）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齊桓公設庭燎以待士之欲造見者）繇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然猶是也）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于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戚飯牛，離此患也。（伊尹負鼎俎 太公鼓刀 百里奚自鬻于秦 甯戚飯牛于齊 離遭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離疏釋蹻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渫汙也 奧幽也 蹻以繩為履也）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唫，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illegible]）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恩從翔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為君之道，其太平而優游，[illegible]，是責塞也；今已優游，是望得也）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遵法也 場境也）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伸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僑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

共以寧也。上令褒待詔

此論總是論賢者爲國家利恭但共遭遇不同乎傑一逢聖主遂成明良相得之美乃末以神仙爲說者以帝使褒求金馬碧雞之神故此頌及之亦庶幾乎得異言諷諫之體

條災異封事　劉向

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元帝初帝位蕭望之周堪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患者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爲許史恭顯所譖堪向下獄皆免官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徵證也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甽畝同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惟思也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抒謂引而泄之也臣聞舜命九官。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益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韶舜樂名舉簫管之備示其備也於韶樂九奏則鳳皇見其容儀兮鐘磬石而百獸相率來舞言感至和也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言文王始受命作周也雜遝衆賢罔不肅和雜遝聚集之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

國弭於外故盡得其懽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麰（釐大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歙音翕）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

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薄迫也謂其迫掩也）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賢人在下不肖居上故云易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厲王無道下不堪命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彘彘晉地）幽王見殺（爲犬戎所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林崩阤二（阤文爾反下類也）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長狄兄弟三人一之齊一之魯一之晉）五石隕墜

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蜮短狐也鸜鵒木鳥也蜚負蠜也鸜音劬鵒音育）晝冥晦雨木氷（雨木氷者氣著樹木結爲氷也）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菽豆也）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蠭午並起（蠭午猶雜沓也蝝即螟也螟蟲之食苗心者也）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于貿戎（貿戎地名也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於貿戎蓋晉敗之也）伐其郊（郊周邑也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鄭傷桓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射王中肩事在桓五年秋）戎執其使（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

才入元帝身上去

侯子發丘以歸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春秋桓十六年經書衛侯朔出奔齊天子召而不往也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王扁軍稽公剸文公舉簡公卑平公召莊公相與爭奪更立王子猛子朝及敬王為君遂至陵夷不能復興陵夷卑替也繇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寛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渾殽雜亂也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讒並進揉和也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朝臣舛午膠戾乖刺言志意不和各相違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群朋曹輩也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陷受害也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鱗集言其衆多如魚鱗相次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輻湊言如車輻之聚於轂也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言讒佞之人毀譽得進則忠賢蒙斥日以乖離也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隕墜也海水沸出陵谷易處

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日者也稠多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紛亂也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還收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麃音儦晛乃見反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管叔鮮蔡叔度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迭互也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叔孫通也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

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旣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二府丞相御史也）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詆毀也）流言飛文譁于民間（譁讙也）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

小人成群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交戟謂宿衛者）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

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四放謂誅四凶也）而孔子有兩觀之心（少正卯亂人之雄孔子設魯司寇七日誅之於兩觀之下兩觀謂闕也）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迹察謂尋其蹤迹而察之）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歷謂歷觀之原謂思其本也）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省視也揆度也）放遠邪佞之黨壞散險詖之聚（險詖已見前）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杜塞也）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

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肺附謂肺腑相附著猶言心膂也）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以（由也）臣謀重封昧死上（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下詔賜堪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爲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外親上變事恭顯疑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爲庶人望之亦坐使子上書恭顯白令詣獄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爲光祿勳大見信任恭顯等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

世之議者以屈原劉向相比者何謂其皆同姓之

臣忠言著於當時文采表于後世讀者未易斷其優劣

張天如云此篇欲說爭氣致異先自和氣致祥說起而中間起伏照應無不合法其一段忠君愛國之忱溢于言表奈何元帝以去邪不果而卒見劉向爲庶人也

時成帝耽于酒色王氏擅權災異屢見本成父兄劉向極諫其失

引許昔人爲事都是殷鑑須知之爲害

陰盛陽微一句括盡宋后王

尤可畏昭王及二世之顯爲証

極諫外家封事

劉向

成帝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寖甚向得陳說日夜昊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六卿范中行智伯韓魏趙也）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衎音口旦反）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皆昭王母之弟也穰侯魏冉也涇陽葉陽昔其弟也葉式涉反）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睢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

實所代一謂脛切疾置

大抵婦人之見只識外家知王氏有尤

權士都是王氏私人宗室爲其排擯并刻何狀敢痛切言之

能言遠今外戚僭貴於此爲極

有罰樂望夷之禍（秦二世齋于望夷之宮閻樂以兵殺之）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權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席猶因也）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魚鱗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寄託也內爲汙私之行而外託治公之道也）依東宮之尊假甥

舅之親以爲威重（東宮大后所居也）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呂后霍后二家皆在帝權誅滅故爲王氏諱而不言也）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磐互磐結而文互也）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

厥其盛必歷異災

王氏盛則劉氏衰不兩人不兩立之勢何其激切痛快

黜遠罷令皆是勸元帝下手處

田氏六卿照前面作收頭按右餘

也（皇甫周卿士也周后寵之故處位擅寵於朝武安侯田蚡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泰山下有石自立三石爲足一石在上故曰冠石也）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爲皁隸（皁隸卑賤之人也）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

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援引也謂升引而附近之也）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褒崇也睦和也）子孫孫無疆之計也（無疆言無限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
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
太后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且思之）

誠心昔日漢家奏疏此為忠烈第一

諫起昌陵疏

劉向

（成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奢泰向上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

惟命不于常此可

王者必通三統（王者象天地人明三統故存三代）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異姓受命非獨一姓）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萌與氓同）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湯禹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廁側近水也霸陵出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紵張呂反斮音斫）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

欲從高帝以永規切

以德為效一句足為人主座右銘

雖無石槨，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不改列，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

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東西南北，言周遊行道，不得常在本所，故墓須表識）。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謂人立可隱肘），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孔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爲愈也）。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發者，開其冢）。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嚴襄，莊襄也，始皇父），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藏（瘞音翳），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

遊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同埋）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周章，陳勝將）。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于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

麗發掘必速繇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即莊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絶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卑同）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大萬億也）死者恨于下生者愁

于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千萬數臣甚惽焉（惽謂不了於事）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冢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橅（音模）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橅謂規度其地也○書奏上甚感向言不能從其計）

鍾伯敬云論埋葬利害甚詳悉甚懇切使山家之虛幻醒者十之[illegible]乃知墨子之思以道易天下者有所激而然

此疏一開一闔旋起旋收如放鷹隼於竹霄而絲繫在吾手可誦可法

論甘延壽陳湯功　　劉向

宣帝時郅支單于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元帝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既至郅支怒殺吉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矯制發城郭諸國兵斬單于首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劉向上疏云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群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攬總持也）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搴歙侯之旗（搴音騫）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慴之涉反）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群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獫音險狁音允）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

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捐命謂捐棄身命也）久挫於刀筆之前（刀筆謂吏也）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項國名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齊滅之也不言齊為桓諱也）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靡摩同）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

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安遠侯鄭吉 長羅侯常惠）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非陳遠在萬里外憤單于數殺使者有無漢之心斬其首已自伸漢王威何乃因其小過遂棄其大功也雖然人臣而矯制亦不可為訓此議尤當並存之

政治得失疏

匡衡

（元帝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衡以政治得失衡上疏云云）

大赦後尚有犯法分明征渠之若未得其要領

臣聞五帝不同樂王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

風俗薄惡只是利令智昏

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

朝廷天下根幹一語甚要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

下之效上深於影響

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

有盜竊之民也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奸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孫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illegible]）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淫祀非所祭而祭）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大王躬行邠國貴恕由是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為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

之也（言非家至人人勸諭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義樂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祲謂陰陽氣相侵漸以成災祥者也）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靜者謂地也明者謂日也）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衰過也絕謂除其惡政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二雅三頌）

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于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

此篇是本節儉以立言教遜讓以化俗及論天人之際相盪相推是不欲陽失其所而鎮陰也臣衡之疏蓋有所激而然與

論治性正家疏　匡衡

元帝時衡爲光祿大夫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于皇后太子衡上疏云云時永光五年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休亦美也烈業也二后文王武王也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不大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下復扶富反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釋廢也樂成謂已成之業人情所樂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

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彊勉也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壅塞同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關雎美后妃之德而爲國風之首禮本冠婚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婚義曰婚者禮之本也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本乎捆內捆門同故聖王必慎后妃之際別適長之位適讀嫡下同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喻踰同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阼主階也醴甘酒也貴於衆酒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言凡物大小尊卑皆有次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

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萌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曰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逐段逐節說出各有條理起卩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尤是一篇大把握

多引成王之事爲証

極云大作萬世之詞

又云作則萬世之能

奈哦匡衡所引詩見處矣

此奉大綱之引料光

戒妃匹勸經學疏　匡衡

（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于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實誠隆于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言帝之天性已自然矣又當加意也）詩云茕茕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配同）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遂成也）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太上居尊上之位也）

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明之統而理萬物之宜（侔等也）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介繫也言不以情欲繫心而著於容儀也）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廢興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

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物事也事皆有節文）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饗宴饗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也

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以視之（昭明也穆穆天子之容也）又觀以禮樂饗醴通歸（觀亦視也饗醴以醴酒饗也）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休光以立基禎天下幸甚（上共納其言）

匡衡說詩甚精末通欲晉論動靜之節此非成帝所不足也史稱帝善修儀容臨朝淵默尊嚴若神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權言之可為於邑

論立趙婕妤不當　劉輔

劉本傳帝欲立趙婕妤爲皇后先封其父爲列侯輔上書云云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顏曰武王伐紂時有白魚赤烏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況于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詩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秘獄）

卑人不可以爲主一句實仵上意

並后匹適亂之本也帝欲立趙婕妤爲后亂本成矣故輔以宗室至親敦敎言之其實帝之失只在觸情縱欲四字

上書救劉輔　辛慶忌

輔既收繫秘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辛慶忌廉褒師丹谷永俱上書云云

臣聞明主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謟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愆（古愆字）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于此旬日之間收下秘獄（顏曰掖庭詔獄令丞宦者爲之主理婦人女官也）臣等以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王制疑獄汜與衆共之又曰刑人于市與衆棄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也（恍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於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耎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有虞舜也開[illegible]以廣聽）

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乃徒繫其獄減死一等論為鬼薪

有劉輔為之倡有辛慶忌為之申救俾朝廷無殺諫臣之名誰謂漢無人哉

秦漢文尤卷之八終

秦漢文尤卷之九

始寧 倪元璐 鴻寶甫 輯
古吳 項 煜 仲昭甫 參
淸江 楊廷麟 伯祥甫 定

日食地震對 杜欽

成帝建始三年有日食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舉欽欽上對

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以求天心迹得失也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以奉大對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剌之心關東諸侯無彊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殆為後宮其兆殆為後宮而起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唯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于下變象見於上

前說可以自天變說到宋景公之事作一証來

后妾着

說不修省自然難弭天變

至字叠下來語愈切得奏對體

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雊雉之戒（高宗肜日雊雉升鼎耳）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宋景公熒惑守心大史請移之大臣及國人歲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熒惑爲之退舍）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親二宮之饔（二宮謂成帝太后與成帝母也）致昏晨之定

省如此則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侈匱萬姓之力以從耳目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公明方正也）信讒賊之人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于不以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爲不可以奢泰持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欽愚戇言不足采

此對專爲后宮而發見日食地震之變皆陰盛陽微所致欲思所以回之只在正后妾之分而已其奈躬于趙婕妤雖悔禍直言無所用之杜欽何能爲之計矣

罷邊備議　侯應

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竟寧元帝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 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 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 黠音轄 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 僵音江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立枯僵隕落也 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紀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 繇音徭一切謂權時 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 感漢恩德也 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

百蠻之長策也 天下乃下錄勿 議罷邊塞事

先正有云抱虎而寢安保其不噬枕蛟而卧安保其不躍很于野心變詐可長其強也則有嫚書之辱其弱也則有渭上之朝未易以俄而測也呼韓單于求脩漢庭而遽欲撤備戎心果可恃乎侯應之言蓋真禦邊之長策也

受伊邪莫演降議

谷永

成帝河平元年單于遣右皐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云云

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心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

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歸曲於漢而以負義來責也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

谷永所料單于之言未嘗不是觀王舜往問而伊邪莫演以病狂對或者其單于王臣有疑中國心也丘瓊山以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真格論哉

日食地震對　谷永

成帝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

云云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才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日王即位正五事見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于下日月理于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五事貌言視聽思也）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

異之變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婁作數字）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妒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于內勢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閻妻寵之族也扇熾也臧善也）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爲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于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絕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理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於酒毋逸於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娥皇女英）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

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妒（妒同妬）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閻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饒裕也）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正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勅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傲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艾治也一本作乂）羣僚仰法化流四方

經曰亦惟先王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于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僞之徒不得卽工小人日銷俊乂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佈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灾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

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陳涉奮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民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譴責也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威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鋒起如蜂之多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天子異爲谷永見永

太史公曰孔子論六經紀異而祥不書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知天

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若谷永之言亦足以垂戒人主云

論神怪　谷永

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祀祭上林苑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罔蔽也)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遙與遙同舉謂起也)登遐倒景(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覽觀縣圃浮游蓬萊(崑崙九成上有縣圃縣圃之上即閶闔天門)耕耘五德(翼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土種五色禾於此壤而耕耘也)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言長壽比於山石無窮也)黃冶變化(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冶丹砂令變化可鑄作黃金也)堅冰淖溺(方士詐以藥石若酌水凡投之水上水即消液因假為神仙道使然也淖濡甚也)化色五倉之術者(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饑)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左道邪術之道非正義也)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盪盪空曠之貌)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漢武紛意求仙以女妻方士)爵位重絫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扼捥)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轑陽侯江仁也元帝時坐使家丞上印綬隨宗學仙免官)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漢史所載常若能正心術足以成五登三級日三五之隆

予觀谷永數言類知道者儻能一心帝室不私黨王氏雖劉向不及大節既虧他美莫贖惜哉

發其張皇斬郅支可以報怨雪恥論其功及罪說白起之冤正以明陳湯之無罪

開口說楚子玉引以將帥爪牙爲重

論陳湯疏

谷永

陳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子玉楚大夫得臣其字 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馬服君趙奢也井陘趙地名也 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繇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率讀帥 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愊億憤怒貌 卒興師奔逝。卒讀猝 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厲度也踰遠也集都賴郅支都賴水上也 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揚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坑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禮記引仲尼曰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 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

湯之功勝不憚深入絕域斬郅支頭可謂威震百蠻矣而以矯制罪之何與記功忘過之言大相戾也

罷珠厓對

賈捐之

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為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奏：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危言，直言。）敢昧死竭卷卷。（卷卷，忠也。）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此禹貢之辭。漸，入也。朔，北方也。暨，及也。迄，至也。）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人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越裳，國名。）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謂昭王為楚所殺。）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鸞旗，編以羽毛，列繫幢旁，載于車上，大駕出則陳于道而先行。屬車，相連屬而陳于後也。）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安之，言何所適往。）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粟久腐壞則色紅赤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校，謂計數也。）迺探平城之事，（探，計也。高帝被平城之厄。）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淚流被面）

以人於口言欲溢也故逢蔽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
寫虎符虎符召兵之用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許爲使者
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
關東大者獨有秦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
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
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
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內擠墜也快心幽冥
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
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

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
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
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顓顓猶區區也霧
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
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
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
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
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禁錢夫一隅
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十士卒死
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
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爲猶用也
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上以問丞相御史丞相于定國以爲
捐之之議是上乃從之

此對言珠厓當能誠爲有見今珠厓已入職方爲
文物之邦捐之之策又似贊矣蓋古今時勢不同
今之議安南者多拾捐之之餘論亦未之思也

移讓太常博士書　劉歆

歆字子駿向之子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歆以爲左氏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

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孫臏吳起以智謀用兵爲法術）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太史公曰叔孫通制禮儀大抵多襲秦故）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萌牙言若草木之初生也）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賈生名誼洛陽人）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武王有泰誓篇）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

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三事謂左氏春秋古文尙書逸禮也）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脫簡謂簡逸失之簡間編謂編簡斷絕就其次之簡後錯亂也）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

者罷老（罷讀疲）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雷同如雷之發聲衆同聽之）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當時學者謂尚書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遺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近命也經籍有廢遺者冀得與立之也）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黨同門之學妬道義之真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此段言左氏未可輕棄廢而不用

秦始皇之焚詩書欲以愚民也而民終不可愚至漢孝惠挾書有除可謂有功於儒學矣至孝文孝武頗稱明主而賈傅長沙董傅江都卒不能貴之以為文教之一助何況孝成也專己守殘之詬殆為太常博士發覆云

毀廟議　劉歆

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亦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云云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玁狁最彊至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

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於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

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

有功德則宗之非定數亦所以勸後人之功德

施光德薄者流卑。流謂流風餘福也 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每等降殺以兩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天子之室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是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于殷太甲為太宗大戊為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

既為世宗建廟已建其廟此孝武之功不宜毀矣

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上覽其議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

文德武功兩者並垂史冊後之子孫均食其報如何可忘武帝雖窮兵殫財而能威震夷蠻亦百世不遷之宗歆之議確矣

論傅喜書　何武

喜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好學有志行哀帝即位以爲右將軍傅太后始與政事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

亦自重之

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爲難子玉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廉頗趙將漢散萬金以疏亞父亞父范增爲項籍將漢用反間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明年正月乃拜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

此書敷奏詳切援古至今不避太后侃侃陳辭漢末人材斯爲頹波之砥柱矣而卒死于莽惜哉

（眉批）喜行義修潔十六字見喜立朝大節及傅氏賢子以下……

（眉批）漢文中精簡

論王氏書　梅福

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權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梅福上書

昔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其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高祖祭壇拜信一軍皆驚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幷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幾近也近於太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公侯伯子男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

（眉批）不可爲言一句甚爲警策

（眉批）言高祖收天下豪傑

（眉批）所以舉秦取楚而成無敵之勳

（眉批）言孝文致昇平盛治者

孝武所用兵淮南乘之而欲謀反

帝寮見間而起分明是目中無忌憚者

謂以求見而見罪故為此言

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民有三年之儲曰升平於是積屍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埶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成帝時廣漢男子鄭躬等反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索隨和言求索隨己以與己和也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

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九九算術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

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驅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泰阿劍名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廼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

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過謂盜嫂受金之事晉文召天王晉文公召天王于河陽仲尼因以臣召君非禮也齊桓用其讎讎謂管仲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䳒鵲遭害則仁者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

爲王章辨析使章在九原猶凜凜有生氣

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埤謂之官）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十月歌見小雅）留意毋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

爲王氏警權上疏天變依附之極其懇至

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如星飛上去景象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

教以忠孝之道正是尊其本原

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斗身爲魁以斗爲喻）蓋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不納）

班固贊曰梅福之辭合于大雅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遂從所好全性市門誦斯贊者亦足以見梅福先生之爲人矣

諫不受單于朝書

揚雄

哀帝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繇是難之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雄上書諫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察猶審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石言堅固如石畫計策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

不可使隙者一　不可使隙者二　不可使隙者三

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墜地同）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深思惟）規恢萬載之策（恢大也）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狼望匈奴中地名）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盧山匈奴中山）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質信也謂所期處）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扶伏即匍匐）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顓制謂以爲臣妾也）月免

不可使隙者四　又是不可使隙

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距。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隸，附也。惡，威也。）其殭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西南夷種也。）藉蕩姐之場，（藉猶蹈也。蕩姐，羌名。）艾朝鮮之旃，（艾，絕也。）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三月爲一時。）固已犁其庭，掃其閭，（犁，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惟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言單于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言使者交馳，其轂相擊也。）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廼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更報單于書而許之。）

按漢哀帝建平四年單于請朝，不受之則攜其心，受之則費其財。況錦繡所賜加至三萬疋，物力竭矣。雖獲柔遠之虛名，深耗國家之實用，何雄全無一言區畫，而徒云匈奴不可使隙也。

解嘲　　揚雄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金門金馬門也玉堂殿也）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壹從壹橫論者莫當顧

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扶疏布也）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拓落猶寞同）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古者犯罪有一族盡殺曰赤族）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鹿喻位）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槖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制以鑕鈇（斬腰之相）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八方也）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皋陶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伊尹為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乘鴈四鴈曰乘）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

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以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讀伸）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

道出世態人情深微　何等感慨　運意語深又是經老實之言　望此方說出所以必可亡意而言明玄

也（君臣上下有瑕隙乘雖之斷則可抵而承之）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言抗疏有所觸犯者帝報以聞而罷之言不任用也）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炎炎火光也隆隆雷聲也人之觀火聽雷謂其盈實終以天收雷聲地藏火熱則爲虛無言極盛者亦滅亡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瞰視也鬼神害盈禍謙故高明富貴者鬼神窺其室也）攫挐者亡，默默者存；（攫挐執持也言執權用勢者必亡默默守道者必存也）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俞跗扁鵲二人皆古良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髂，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

又轉一意　總收有力儀流洞達自是一種史法　長短緩急正答何必以下何必玄之語　轉歸在太玄處醒

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頷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山旁堆欲墮曰坻）雖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解嘲一首　揚子一生得意之文畢竟心術難掩

解難　揚雄

（揚雄作太玄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玄太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

陶冶旁薄一句極狀太玄之宏大源淵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比和也）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閎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群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絃者放於無聲（無形無聲喻其太深）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麗著也彌廣也普徧也）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虬絳螭之將登乎天（虬求同）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撠膠葛騰九閎（撠掏也膠葛上清之氣也騰升也九閎九天之門）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嶕嶢高貌浡滃盛也歊烝氣上出也歊音囂）是以宓羲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

必字正與上衆人之所好相應○下俱已三字見揚解難本旨

以正雅之[illegible]玄妙

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爲宰（胥相也靡無也言相以無爲作宰也）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徊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絃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耆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黃帝樂名）揄六莖（顓頊樂名）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絃破琴而不肯與衆鼓獿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獿古[illegible]音塗墍者）師曠之調鍾俟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前睹謂有先見之明）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歟

聲之眇形之美應上無形無聲正發世人莫知之意

薛方山云解難文字甚好雄有此文則劇秦美新可以無作

劇秦美新　揚雄

□□也王莽簒位自立爲皇帝國號新室於時雄仕莽朝見莽數害正直之臣恐已見害故著此文以秦酷暴之甚以新室爲美將說莽意求免於禍非本情也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　蔡邕

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並偎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　光宅欽明文思　作民父母　尚書曰惟天子作民父母　爲天下王執粹清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并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

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常有顚眴病恐一旦先犬馬塡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權輿天地未袪睢睢盱盱　權輿始也袪開也睢盱視不分明貌　或玄而萌或黃而牙玄黃剖判上下相嘔　玄天也黃地也剖判分也嘔悉也　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混混茫茫之時舋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　舋聞罕漫不明之貌　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羲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民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秦崛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僭跡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縱擅衡并吞六國　韓趙魏齊楚燕　遂稱乎始皇　政始皇名　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騖起翦恬賁之用兵　鞅商鞅儀張儀韋呂不韋斯李斯也起白起翦王翦恬蒙恬賁王賁也　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　流漂滌蕩謂除之也　燓除仲尼之篇籍　燓燒也　自勤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

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　狙獷犬獷人者言鳳皇麒麟皆以秦加惡狙而不至也　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茀經貫巨狄鬼信之妖發　景曜景星也浸潭謂滋液浸潤能生育物也茀孛星也貫落也經貫星隊也始皇時有大人身長五丈故云巨狄鬼信謂告祖龍死也　神歇靈繹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　繹絕也言神靈歇其耆緒不絕也海水喻民羣飛言亂也　帝王之道巍巍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故若古者稽堯舜也　咸陏者陏桀紂況盡汎埽前聖數

于權功業專用己之私而能享祚者哉會漢祖龍麾豐沛奮迅宛葉 豐沛宛葉皆地名 自武關與項羲力咸陽 項項羽也言與項羽戮力攻秦也 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擿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始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 辟法也言始開學校定刑法也歷紀謂曆代之紀及圖書經典也 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道極數殫闇忽不還逮至大新受命 大新王莽國號 上帝還資后土顧懷玄符靈契黃瑞涌出滭浡㳷潏川流海渟雲動風偃霧集雨散

誕彌八圻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 炎光日景也飛響震聲也 於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奇偉倜儻詭譎天祭地事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登假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家疇離之 假至也皇穹天也疇應也 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鳩丹烏素魚斷蛇方斯蔑矣 漢有白鳩丹烏之瑞武有白魚之祥漢高有斷蛇之應方此也蔑無也 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亡豈知

新室忽心積意儲思垂務帝作穆穆明明亦不㢤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為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 前人不當謂不當先王之意也覺喜也愷和也 是以發秘府覽書林遂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煥炳照耀靡不宣臻 律六律也量十斛也科條法令也古文先王典籍也宣編也臻至也 式軨軒旂旗以示之揚和鸞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衮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修百祀咸秩

也 咸皆也秩序也 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 天子七廟莽加黃帝虞舜二廟是為九矣又立長壽宮以為文母之室 制成六經洪業也 經有五而莽又立樂經而為六 北懷罝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 五爵公侯伯子男也衆用也言民田有三等之差 經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馬法 方此也匡正也馬法司馬兵法也 恢崇祗庸爍德懿和之風廣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 振鷺鴻鸞皆喻賢人也充庭漸階言多也 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行而不韞韥 韞韥藏也 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群公先正罔不夷儀姦宄賊罔不振威

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炳麟光明也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匝洽侯衛厲揭要荒濯沐言風化所被近者淪深遠者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禪梁甫斯受命者之典業也典常也言蓋受命常業也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戚懃可以已乎宜命賢哲作帝典

一篇舊三爲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摛振也摛舒也言宜作帝典一篇令振堯舜之典合三篇以爲一令傳世常哉書義行於時以示來世舒之無窮也巍巍顯顯屢聚臭馨香合并實馨香并實喻明德鋭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咸熙荷天衢提地蹇天道下統地理以助君之友人也提統也蹇理也言天下之士皆上荷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而維猶稱漢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同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雄其媚莽者乎

論治河表

賈讓

哀帝初年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跡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奏言云云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埶所不及遺留也度計也言川澤水所流聚之處皆留而置之不以爲君邑而妄墾殖必計水所不及然後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陂音彼障音章汙音烏停水曰汙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

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雍讀曰壅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瀕山言以山爲邊界也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

築隄為防 譬如賦民

自其宜也（漢志）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
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
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往十餘歲更
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
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以隄中之
地給與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
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
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
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激者

激石於隄旁之處所以激去其水也）又為石隄使東北抵黎陽觀下（觀縣
名）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
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閒河再西
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
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
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
此敗壞城郭將盧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
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折底柱破碣
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工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

放河入海即大禹之法不過此故引大禹治水來證

言不宜與水爭地

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
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
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言干）且以大漢方制萬
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
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
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
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
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
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

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
至隄下（謂水從郭南門入北門出而至隄也）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
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
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
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
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
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
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言作水門
通水流不為害也滎陽漕名即水經所云沛水東過滎陽者）其水門但用水與土

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害一）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害二）決溢有敗爲魚鱉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利一）故種禾麥更爲秔稻（利二）高田五倍下田十倍（利三）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十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此疏權於通渠之利害大有裨於水衡今國家淸道屢梗河水屢決治河使者不能分殺水勢亦其因勢利導之術未講也讀此疏可爲惕慮

秦漢文尤卷之九終

秦漢文尤卷之十

始寧 倪元璐 鴻寶甫 輯
古吳 項 煜 仲昭甫 參
淸江 楊廷麟 伯祥甫 定

說廉丹說　馮衍

（時天下兵起王莽遣廉丹討伐山東辟衍爲掾衍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說丹云云）

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致不問所繇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齊晉戰於鞌晉郤克逐及齊侯臣逢丑父乃使齊侯御車將及令齊侯取飲因得亡丑父于郤克克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於衆意（詭逆也與衆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智者不爲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張良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勇冠乎賁育名高乎泰山

之光為漢信臣新室之典英俊不附今海内潰亂人
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召公名奭）愛其甘棠而況子
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屯據
大都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内牛酒日至納雄
傑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縱横之變興社
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
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育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
祖哉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而為功願明公深
計而無與俗同

康丹既已為漢室之臣奈何為王莽而戰死以
君也丹非惟不忠且不明君子目之日匹

說鮑永　馮衍

（更始三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衍因以計說永永既素重衍為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以衍為立漢將軍）

衍聞明君不惡切愨之言（愨音却）以測幽冥之論忠臣
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
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寛明之日將值
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
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
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

（海西南夷句町王反益州郡烏珠嬰遣左賢王入雲中大殺吏人）遠征萬里暴兵累
年禍拏未解兵連不息（連引也）刑法彌深賦斂愈
重衆強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内元元無
聊饑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
穢疾疫大興災異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
騰波涌更相駘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
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
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
歃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雷

四海（雷音）席卷天下擴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期之
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
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
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
順鷲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殺人
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饑者毛食寒者
裸跣（跣蘇典切）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
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
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群士故其延頸企踵而

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行束
修其心而已哉（言當恢廓規模不可但自清潔徒約束修身而已）將定國家
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室中興之主齊桓霸
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蟊賊（蟊音牟）
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為之
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
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邯鄲趙地名）真定之際復擾（真定地名）
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
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為深憂夫并州之
地東帶名關北逼彊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
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虞出不意）何以待之故曰德
不素積人不為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
縣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
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
明則雖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精
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已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
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
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

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
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
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群議之是非詳眾士
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
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望之策（伊尹太公望）何以加茲

民思漢德所以光武歃血昆陽長驅武關不朞年
而成中興之烈也承既受大將軍印宜乎光安戎
民人廣選賢能為務耳衍之言此蓋以伊呂大勳
業期之非第其僅有珪璧束脩而已

隗前之爲隗囂者以其前義故也

從其改節易圖

失路二句正以警隗囂

此篇文字斷折而多情態可發其精神

與隗囂書　竇融

王莽敗融以軍降更始爲張掖屬國都尉聞光武即位而心欲東向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外順人望內懷異心會囂反畔融與書責讓之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嘉之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伯春囂子恂之字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悁之間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義爲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子陽公孫述字文伯盧芳字夫負虛交而易彊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棄子徼功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爲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爲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爲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詔報曰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栗慚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孝愨誠孰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

反復痛切

光武得以收復隴蜀皆由先得河西援絕則勢孤耳夫隗囂竇融皆附光武者也融本心向漢而囂終叛蓋融知神器之有屬而囂不知也竇氏父子顯榮而囂僇身宜哉

誚彭寵書　朱浮

王莽時故吏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稟贍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以為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多頗有不平因以峻文詆之寵亦狠強兼負其功嫌怨轉積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賄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遂大怒而舉兵攻浮浮以書質責之

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鄭莊公弟共叔段也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伯通彭寵字有佐命之功，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寵為漁陽太守建忠侯大將軍故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臥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

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耿況字與寵結謀同歸光武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浮密奏寵上徵之寵妻勸寵無應徵又與所親信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也長為羣后惡法，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讎者所快。

朱浮目寵為遼東豕而終之曰定海內者無私讎責之以自比之初心開之以自新之末路誠善[illegible]矣如寵之不悟何

王命論

班彪

時爲王莽初敗光武卽位而隗囂據隴擁衆欲有分割土宇之意彪時在囂處以囂所舉必見誅亂明天命所歸冀其有悟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洎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而神母夜號(白帝子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以彰赤帝之符繇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于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倔崛同)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劒游說之士至比天下爲逐鹿幸捷而得之(捷足者先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于天道哉又不覩之于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褻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

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鑕音質 醢音海)又況么麽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也(么麽小也)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儔不奮六翮之用楶梲之材(楶音節 梲音拙)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並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劒而死以厲勉陵其後果定于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于無窮垂策書于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

一日帝堯之苗裔二日體貌多奇異（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三日神武有徵應（徵應謂下衆應也）四日寬明而仁恕五日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子房勸王勿立六國后）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棄韓信于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

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厭歷同）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厭合也）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

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冀無為二母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時世祖即位於冀州彪愍狂狡之不息乃著王命論以救時難見帝王之興皆繇天授非可以力爭然商紂亦云我生不有命在天而卒何以亡蓋惟君造命慰民望以挽天意斯乃凝命之永圖已

正前代得失論

班彪

彪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云云

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一篇繇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大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摭音隻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畧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俚鄙也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史記撰於司馬遷前漢紀撰於班彪均為史家功臣然彪不為世家惟為紀傳亦自可傳何乃儗然以春秋自託也

乞立左氏博士疏　陳元

東漢光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

稱其重道眾篇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雜。真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興。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

論深今翫習見異端所拘

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絕小文。媟黷微辭（媟音褻）。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摘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

言左氏傳與衆說不合實爲所訟

闢博士范升之議

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名高）。衛太子好穀梁（名赤）。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爲石渠論（石渠館名詔諸儒會議）。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師曠不爲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武事略戢。留思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

言穀梁公羊傳以有不相因

願以修文戢武一事

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洮音淘洮汰洗濯也）。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子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陳元上疏欲帝建立左氏亦是儒林中之翹翹者

大抵有經不可無傳有春秋不可無左氏傳也元在光武朝慨慷言之可爲左氏知己乃今三傳並

存而

國朝廷以朝傳取士是合親見之實迹而綜傳聞之

舛謬也尤當與博士家議之

陳時政所宜疏

桓譚

譚字君山能文章尤好古學世祖即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書奏不省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繇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眾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躁輕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之琴瑟不調必解絃而和之乃可鼓也夫更張難行而拂眾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錯號智囊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

盡塞天下之奸。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者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勸善懲惡二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矣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殺傷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在山贖罪每月出錢雇人於山伐木名曰雇山是則讎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

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爲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己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奸吏得因緣爲市市作負一本所欲活則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

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科謂事條比謂類例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此篇說爲政者須資輔相以定國是尤必務更張以調時宜然亦不外賞罰兩途分別善惡耳僞惡人伏法而轉肆其毒非盡徙家屬於邊則其奸不止也後云抑商賈以修本業校科比以杜因緣皆救時之急務也

昔人有言至治之世無國是衛亂之世亦無國是

惟人各特建議論不合國是興焉故陳誰鄙之

緩刑罰疏　　鍾離意

從事愆會稽人見帝明而傷於苛故以緩刑罰之言進

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涌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爲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

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撥萬幾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

不日侶在王上而日咎在羣臣得歸過於己之體其云以逆召逆致感天變則和氣致祥可知孰謂此疏無補於明帝萬分之一云

賜胎養穀等詔　　章帝

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筭三歲今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爲令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莩甲（莩葉甲白皮也易曰百穀草木皆甲折）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止息獄事安寧民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方字

伯況平原人）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間勅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要之有本無恢此令

勅二千石無非爲民起心

章帝痛斥俗吏崇奬循良故舉襄城令簡靜以爲諸吏風而又致詳於二千石者蓋不使之行賂枉法而人有怨心也夫胎養且有賜況矜寡孤獨乎

勸崇文學疏　樊準

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陽準爲郡功曹召見帝嘉之拜郎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尚書郎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乃上疏太后深納其言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爲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資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孔子闕里人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墻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瑯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皤皤白首也華首白也每讌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

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辭諓音賤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宣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明君以務學爲急故樊準告帝以敦崇名儒講明聖道法光武明帝之所爲故末結一句願推述先帝進業之道意深遠矣

謝過疏　　梁節王暢

暢母陰貴人有寵暢被愛幸國土租入倍於諸國肅宗立緣先帝之意賞賜恩寵甚篤帝崩其年諸王並就國暢性聰惠然少貴驕頗不遵法度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暢不道考訊辭不服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請除暢國徙九真帝復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謝

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刺史利臣財物。熒惑臣暢。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死罪。以至考案。肝膽悸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即時伏顯誅。魂魄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曲平出法中恩手處其罪也不聽有司。横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以負先帝。而令陛下為臣收汙天下。汙惡也天下以帝赦王為惡故言收惡天下也誠無氣以息。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横費。租入有餘。乞裁食睢陽穀孰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勑奴婢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倉頭奴婢弓弩廐馬。皆上還本

所。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汙清流。既得生活。誠無心面目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小善之路。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頗能自悔。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惡。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貪見明時。不能即時自引。引謂引決也惟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久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量所留於臣暢饒足。

梁節王少雖貴驕。逆形未成也。帝既不許詔對。延對又不忍削奪五縣。其友愛至情哉。宜其且感且駭而為是言

異姓諸侯王表

班固

異姓絕用姓創成券之箕馬固蓋傷之作二表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卨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於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鉏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彊於五伯。閭閻偪於戎狄。響應憯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迺以年數。訖於孝文。異姓盡矣。

殷猶不可久恃

言漢得天下之易以作栃之民猶為孝

詞不盈幅而自唐虞以迄秦漢瞭若指掌真大手筆也

諸侯王表

班固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太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虖阸陿河洛之間。分爲二周。有逃

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絶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埶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埶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

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荊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亙九嶷。爲長沙。諸侯北境。周市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撟枉過其正矣。

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

嘗哭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哀帝平帝）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埶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王莽知漢室無輔故篡漢）

此亦披枝傷根之感見周得諸侯王而過其曆秦削同姓而不及期漢之所以始彊終弱者其繫於同姓之枝附可知已封建爲天下之公奈何私之削之以自取敗亡之禍也

典引　班固

典者常也法也引者伸也長也尚書疏堯之常法謂之堯典漢紹其緒伸而長之班生將引堯事以述漢德也命曰典引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取雲從龍之義）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卽名臣入問本聞此論非耶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遷以李陵故遭腐刑之禍）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汙行無節（無節謂私卓氏女）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吳天罔極臣固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

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集名)難為音鈞隋和者(隋侯珠下和玉)難為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啓發憤懣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猶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煙煙熅熅(氤氳同)有沈而奧(指地)有浮而清(指天)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民主五德初起同於草昧玄混之中(玄混濁也)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紀不得而綴也(踰越常理寂寥無言而後……連綴也紹言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莫不開元於大昊上初之首上哉𧷢乎其書猶可得而脩也(闡開也繹治也)亞斯之世(虞夏遠也)通變化神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堯不以天下予丹朱)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易曰亢龍有悔)懸象闇而恒文乖(懸象恒文日月星也)彝倫斁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玄聖孔子也)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燦爛真神明之式也雖皋夔衡旦(衡即阿衡伊尹也旦……)

伊周密勿之輔比茲褊矣(密勿僶俛也褊小也)是以高光二聖(高高祖也光光武也)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熛(熛)胡縊莽分尚不淹其誅(胡胡亥莽王莽言不必高光臨殺之而自誅滅也)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於德不台淵穆之讓(欽……)(度居也宗尊也台嗣也淵穆深美之辭)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火炎上孔佐孔子也)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賾可探也(二代殷周也洪大也纖細也賾幽深也)蓋闕迹於一貫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韋顧黎崇四國名皆被誅於湯文)至於參五華夏京遷鎬亳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虎螭其師如虎如螭也天邑天子邑也)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武武王樂也)護有慚德(護湯樂名)不其然與亦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舄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舄奕光明貌)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矧夫赫赫聖漢

巍巍唐基泝測其源邈先乎虞肯夏甄殷陶周然從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燭光被六幽（六幽謂上下四方也）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匪亡回而不汎從胡亥而不顧故夫觀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尭不與鋪闡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日月星也）外運渾元内需毫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仁與抗乃始虞羣步漢兢兢業業恥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至於遷正黜色賓監之事淚

揚篤内而歷官儒林弛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影歸雖云優儀毋乃葸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僚僉謂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執躬奉天經淳睦辨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決燔瘞縣沈肅祗羣臣之化備（辨章辨析章服也巡靖巡狩而安之也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庋縣祭川曰浮沈）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囿（來儀鳳皇也肉角麒麟也觀魏二闕名）擾繅文皓質於冰丹黃麟采鱗於沼（繅文皓質謂騶虞也黃麟采鱗謂黃龍也）北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子茂樹（翥音注三足烏也）若乃嘉穀靈草奇

以神會應圖合牒窮祥極瑞者朝夕駢收（均音駢收外曰同郊）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黄蓼之事耳（秬音具蓼音料）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兢兢如也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盛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其爲身而有頌辭也若然受之亦宜勤懋旅力以克厥道（懋思也攻康也）啓宮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繇先命聖乎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昊命也順命以創制定性以和神參三靈之播

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宜叙次於聖心瞻前顧後豈減淸廟肆勅天命乎伊考自遂古乃降戾降戾爰茲（戾至也爰茲謂自古而降至于今以貽予）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將聖上固以垂精游神包舉藝文屢訪羣儒僉咨故老典之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誼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滿既感羣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悉盡也五繇卜辭頌處也）將辯萬嗣揚洪輝奮景炎肩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

……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作法也□終也言謙讓……與忠者已

劉勰云揚雄劇秦典引事非鐫石而體因紀禪觀劇秦為文影寫長卿詭言遁詞故兼包神怪然骨摯靡密辭貫圓通自稱極思無餘力矣典引所敘雅有懿采

答賓戲

班固

固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

班叢林訊 謂世之俗 不者敘設 賓戲寂俱 提出一名 下為下轉 段承本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 名唯貴得耳 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 突竈也孔席不暖墨突不黔 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紱冕

見安時取 舍者作兩 段以下正 是諷其舍

著作而取 應取

之服浮英華湛道德矕龍虎之文舊矣 矕音彬反被也 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紓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縆以年歲 縆猶竟也 然而器不賈於當己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 殿後也最先也 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諡不亦美乎主人逌爾而笑曰 逌爾開口之貌 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突奧之

駁其無用 段歎美益 軍在名之 一字 主客對句

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窔奧隅深之處熒燭小光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遊說之徒風颺電激颺音標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飛景附煜霅其間者蓋不可勝載飇急風也電激謂其口擧疾急也猋火飛也霅煜光明之貌霅直甲反煜音育當此之時搦朽摩鈍搦音匿鉛刀皆能一斷搦朽鈍謂不才之人搦摩皆自激厲也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蛙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啾口吟也投曲投合歌曲也淫哇邪音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

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羇旅騁辭商鞅挾三術帝王伯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為顦顇福不盈眥眥音恣音豸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激君韓非呂行詐以賈國呂不韋說難既遒遒終也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不

可以貳也方今大漢灑埽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龢和同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獸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苓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覿欲從堥敦堥音謀而度高乎泰山堥敦小丘懷氿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氿濫小泉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

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皋陶同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坯圯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桓公舉之而霸張良步遊下邳圯上老人授書一編而為王者師坯音丕圯音銀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

若乃以下述已所守

配崖原終必伸不必求名而必自集

引牙曠諸人言已所不屑爲者異上引伯夷諸人是一正一反

息乎翰藉之圃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其亞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躭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荊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昊蒼也躆音戟行也忽荒天下八荒昊蒼天名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闇而久章者君子之貝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摧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斯文二字應上以著述爲業

鍾伯敬云世之變也詩降而爲騷騷降而爲賦賦又降而爲解嘲答賓戲諸作欲以自重適以自[illegible]如此篇答賓戲皆自識自詭之語縱後來辨駁[illegible]工亦有甚占地步處

封燕然山銘

班固

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竇憲遣客刺殺暢發覺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大破單于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固隨憲行遂作此銘

讚頌竇氏英發之氣溢于言表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寅敬也亮信也翼佐也納於大麓惟清緝熙麓錄也言使大錄萬機之事也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該備也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經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蒞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高闕雞鹿皆山名磧石地鹵鹽地大漠沙漠也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溫禺尸逐皆匈奴王號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殫盡也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音沒突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冒頓老上匈奴君長號也區落部落也龍庭單于祭天處也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

言此氣勢軍容作此等文字不可無此氣力

此段叙其得勝大流而旋

回叙其所以作銘之意

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鑠美也剿絕也夐邈皆遠也亘徧也神丘燕然山也隆高也嵑碑也熙廣也言廣帝之功威振萬世也

班太史叙事有體此篇見其大都

匈奴傳論

班固

[illegible]春秋 [illegible]夷狄 一[illegible]中國患 秦漢事來歎

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

屢作之矣一字態度有餘 高帝時事敬請和親孝惠時尚皆受其辱 文帝仁者之勇於此可見

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彊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高帝被匈奴圍於平城）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加以驕倨（高后呂氏受辭侮嫚）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

亦是[illegible] 家守[illegible] [illegible] 厚之於天一句轉得實妙 然仲舒議論一切要其未合時務 駁仲舒質子之說 百[illegible]不能徒行

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思廉頗李牧）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臣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輾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

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如蘇武十九年在匈奴）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

之其厲長戟勁弩之械侍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其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籓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簒位始開邊隙單于䋣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搆矣故呼韓邪（單于名亦虜長）始朝于漢漢議其

邊境之禍自王莽生事耳

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遁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

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僻同）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

要王二字先後相應

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數句不惟破董仲舒質子之議亦足醒當今一切媮安之習

請歸兄超書　班昭

班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乞歸而超妹曹壽妻昭亦上書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延命得不死），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謂死）。

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謂年衰索有限也）。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超衰老不任事宜選人以爲之代），恐開姦宄之源（宄音軌），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懽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匄超餘年（匄音蓋）。一得生還，復見闕庭（天子闕下殿廷也），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文王爲西伯見死人骨命吏葬之　田子方魏文侯之師見君有老馬而棄之曰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

衛姬先請之貸（趙母趙括之母括將括敗先請得不坐　衛姬齊桓公之姬桓公與管仲謀伐衛衛姬請衛之罪）。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

以女弟而有此文才，上感悟帝心，下歸還骨肉，豈

女中俊英者流

秦漢文尤卷之十一

姑寧　倪元璐　鴻寶甫　輯

古吳　項煜　仲昭甫　參

清江　楊廷麟　伯祥甫　定

誡竇憲書　崔駰

肅宗崩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內詔駰獻書誡之

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駰幸得充下館序後陳陳列也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弘申伯之美致周召之事乎申伯周宣王之元舅周公召公皆輔佐周室也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馮野王為元帝昭儀野王為左馮翊御史大夫缺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陰衛尉光烈皇后同母弟興也以謹敕親幸為郯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郯音談郯氏丹也封郯陽云丹祖父有女弟為武帝大十員姊成帝以舊恩擢丹為長樂尉遷右將軍封陽平侯王鳳也封陽平侯重侯累將建天樞執叶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四人者哀帝母丁姬景帝王皇后宣帝許皇后王皇后其家族並全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竇嬰孝文皇后從兄子也孝文時為吳相孝景時為詹事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二君謂竇太后之弟長君少君也安豐侯竇融也封安豐侯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愈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杅矜矜業業無怠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

竇憲仮其威重未免專權自恣此時而不引昔人行事以規諷之則禍祚不永殁身覆宗之可虞崔駰之言大有補於竇氏云

達旨　崔駰

(駰少屬文少游大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常以典籍為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

或說己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匱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九乾九天也)窮[illegible]頌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illegible]王公之門進不黨以瀆己退不黯於庸人獨[illegible]有友道德合

符囊貞抱景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士以僚而布官臨雍泮以恢儒疏軻冕以崇賢奉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鏌鋣於明智(鏌鋣良劍喩賢人)不以此時攀台階闚紫闥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蝱蚋之趣大沛胡為嘿嘿而久沉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

云緒帝紀乃設傅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大庭赫胥並古帝王號)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仁為非得義為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北人無擇避舜之讓)或盥耳而山棲(許由洗耳)或草耕而僅飽(伯成子高)或木茹而長飢(伯夷)或重聘而不來(接輿)或屢黜而不去(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或日詢以干進(伊尹詢)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傅說築巖高宗夢帝賚良弼)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若夫紛纖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厄王

有時咎之憂條垂藟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戚而皋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解白登之圍)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玄珪冊顯功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鍾(呂尚作周太師其功銘於昆吾之冶魏絳退秦師其勳銘於景鍾)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躐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儉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人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質彫以

（堯巍乎其有文章故曰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爲仁一天下之衆其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坯冶一陶（坯音丕）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和樂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濟兹兆庶出於平以之路蹌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厲伊皐不論奚事范蔡（力牧黄帝臣尚父吕望也厲謂容威嚴厲也伊伊尹皐皐陶范范雎蔡蔡澤也）夫廣厦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縶陰事終而水宿藏場功畢而大火入（遠求謂遠方珍異之物陰事立冬之後也水宿北方之宿也大火心星也）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

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爲之稀藪拱把不爲之數悠悠罔極亦各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復靜以理則不厭糟糠而貪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摟處叫呼衒鬻縣旌自表非脅和之寶也恭智燿世因以干禄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苟以徇已汗血競時利合而友（汗血謂勞力也）子笑我之沉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非隨戚否亦

唯世所識同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慕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昔孔子起威於夾谷晏嬰發勇於崔杼（崔杼弑莊公晏嬰枕莊公尸而哭）曹劌舉節於柯盟（曹劌與齊戰三北齊魯會與柯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乃還魯之侵地）卞嚴克捷於彊禦（卞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與魯戰莊子請從遂赴敵而斬三獲甲首）范蠡錯執於會稽（吳所敗保於會稽其臣范蠡陳謀越王句踐爲錯置也執謂謀略也遂伐吳而滅之）伍員樹功於栢舉（伍員父誅於楚員逃于吳王闔閭爲興師伐楚戰于栢舉）魯連辭賞以退燕（燕將守聊城齊田單攻之不下魯連遺書燕將燕將自殺）

乃包胥單辭而存楚（楚昭王爲吳所敗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軍敗吳復楚）唐且華顛以悟秦（齊楚伐魏魏使人請救於秦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矣西說秦王秦王悟遽發兵救魏唐且即唐雎華顛謂白首也）甘羅童牙而報趙（秦使張唐往相燕甘羅年十二爲張唐先報趙趙王郊迎童牙謂幼也）原衰見廉於壺飧（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不食故使處原衰爲原大夫故曰原衰）宣孟收德於束脯（趙宣孟出見桑下有餓人止車下食而）與札結信於丘木（季札過徐徐君好札劍及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解其劍係徐君冢樹而去）展季効貞於門女（展季柳下惠也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焉）顔回明仁於度轍程嬰顯義於趙武僥誠不能

綜錯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

此篇敘人才遇世升降之端曲折詳盡其可進可退可動可靜可行可藏自有把握在手不欲自喪以于時也斯從關一生大略

按關年十三於古今訓詁百家之言無所不窺因武人譏其不仕聊以自明己志云

應間

張衡

衡字平子順帝初爲太史令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閒以見其志云

有問余者曰（問非也）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爲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思使君爲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咎單巫咸實守王家（咎單巫咸殷賢臣）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袞而朝介圭作瑞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與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質以文美實繇華興器賴彫飾爲好人以輿服爲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己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曩滯日官今又原之（日官史官也原再也）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爲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於鄙儒深厲淺揭隨時爲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耶（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

規而還故複查亦湖其機而銘諸昔有文王自求□□
禍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屈己美言以相□□
鳴於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動雪前否倖倔不
柔倔以意誰斬也（本恥也戲而 栩棵日新）應之曰是何觀同
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宗不耻
祿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
天爵高懸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
求之無益故智者而而不思陷身以徼幸固貪夫之
所爲未得而豫喪也（固陷也 陷危也）枉尺直尋叢者譏之盈

欲矜志執云非羞於心有猜則篕飧餅鋪猶不肴□
旌督以之（猜嫌也 旌督受 古之豪士）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
不嫌辭孟軻以之士或解褐而襲黼黻或委□架
而操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輸力致庸受必
有階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紛錯人用朦朧黃帝
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
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爲也當少
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
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爲也人各有

能因藝受任身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
秀（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修曰熙曰該分主三正）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
天且不堪兼況以人該之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
鱗樂時也涉冬則淈泥而潛蟠避害也今且道行故
制與禮以尹天下權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也（尹正也）
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耻一物之不知有事
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
君若綴旒人無所麗獨武縣縋而秦伯退師（秦圍鄭 鄭使燭）
之武夜縋而出說秦秦退師 偷連係箭而聊城弛析（燕將守聊城 仲連爲書射）

城中燕將劍劂而去 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
咸以得人爲梟（六博得梟則勝）失士爲尤故樊噲披帷入見
高祖高祖踞洗以對酈生當此之會乃鼀鳴而鼈應
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
謀臣之蹤也故一介之策各有依違子長諜之爛然
有第（蕭詡第也 子長司馬遷字）夫女魃北而應龍翔洪鼎齊而催
容息滑者至而鴉火棲塞氷沍而鼀鼉徹今也且滑
宜洽海外混同萬方億兆并貫共剩若修成之不暇
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爲下列（太上立德 其次立功 其次立言）

論宦官疏　張衡

和帝任宦官以誅竇憲宦官自此擅權南陽張衡上疏諫順帝云

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今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傯之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偽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與黎庶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冥鑒在茲福仁禍淫影響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為效

矣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遯忘反豈惟不肖中才亦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刑患乎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陽若者也懼群臣奢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

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己恩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疏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修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

范曄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禋者其所漸有繇矣

三世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至於釁起宦夫其略猶或可言何者刑餘之醜理無可生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莫傳于來體推情未鑒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或借譽貞良先時薦譽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真邪並行情貌

君是故能回聽從幼遂耆覩聽蓋亦不其[illegible]
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言抗志必循先言之間至哉
發憤方於專奇之際斯忠賢所以志居社稷故其
爲城易曰履霜堅氷至云所從來久矣今迹其所
以亦豈一朝一夕哉

張衡見漢室之勢不在外戚則在閹寺故爲此疏
以進欲其權歸自已不令旁有竊其柄而持之者
也[illegible]仁爲汪之蘊蓋爲賈氏言也

哀平不知仁義以佐所以漢祚滅絕

光武二字且以天稱

上桓帝疏　黃瓊

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延熹七年疾篤上疏諫云

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爲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爲力唐虞以德化爲冠冕以稷契爲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掃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爲冕所蹈不以賢佐爲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阤（音馳）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氷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中書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步爭術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

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爵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勢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爲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殞滅爲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內憂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

願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旣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爲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刳牲夭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尚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執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究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眞僞復與忠臣並時顯封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殁負釁益深敢以垂絶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

自古國家禍亂皆繇此輩擅作威福而閹宦又從而援之是以王威奪而政柄移叢至忠臣結舌智士彈冠國事日非矣嗟乎梁冀伏誅而封賞不明去艸不除根終當復生瓊見及此矣

崇厚論

朱穆

（後漢桓帝時爲侍御史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

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蓋嘆魯也）夫道者以天下爲一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於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爲薄淳樸以禮法爲賊也夫中世之所敦

已爲上世之所薄况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厖則道數不遠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楚嚴不忍章於絶纓（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滅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絶冠纓告王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曰與寡人飲不絶冠纓者不懽羣臣皆絶去其冠纓乃上火也）[illegible] 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夫時有薄而厚[illegible]大而惠用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illegible]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爲德誡其

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近則丙吉張子孺行之漢廷（宣帝時丙吉爲丞相不案吏過張安世字子孺爲車騎將軍隱人過失）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乖爲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

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厄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蚡武帝皇后弟爲太尉韓安國坐法失官以五百金遺蚡蚡召爲北地都尉）淳于以貴埶引方進之言（方進成帝時爲丞相淳于長元后姊子封定陵侯爲九卿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也）夫以韓翟之操爲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爲大夫史魚衛大夫卒要其後寢衛君弔而問之日不能進遽伯玉而）

以疏諫也故時俗敦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弭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嚴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誼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子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貴鄭衆之弘裕賤時俗之非務則不刊之德播不滅之聲然後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彼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豈得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

蔡邕稱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噫邕之從卓與穆之從冀也邕山已窺其微然蔡京之薦是亦不可以已乎真所謂夢中說夢

陳時事疏

劉陶

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故上疏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中謂當天之中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湯伐桀戰於鳴條之野檀車兵車也）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于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委音[illegible]）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彫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illegible]日麑乳[illegible]也）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寃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辠豐室罹妖叛之罪（孔子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死者悲于

原缺第二十三葉

於游太學乃歷詆政府之不可假直諫之而不
誣府又罵李㾬朱勔以綱維國政雖瀕于死而不
悔嗚呼其心何超然度越也

鑄錢議　　劉陶

時有上書言人貧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上議云云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則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武旅則武王之旅鳧得水藻言喜悅也）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貨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

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于蝗螟之口杼軸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盬音古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

千古名言

原缺第二十六、二十七葉

今有役夫窮匠起於版築之閒役夫謂傅說起版築窮匠謂霍山之徒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末函牛之鼎大鼎也絓掛也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然出涕者也臣東野在閒不達大義緣廣反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天下笑帝竟不鑄錢

此篇置鑄錢不論獨論當今之憂在於民饑尤爲識時審勢之論讀者未可草草

諫伐鮮卑議

蔡邕

靈帝時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鮮卑寇抄殺掠不可勝數時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效帝乃拜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議云云

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荊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闐音田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執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强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一本作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今之御史也奮鈇鉞而並出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人侯封丞相車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人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師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竝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强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熲音耿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

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頹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幷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瘵疽（在於胸背其危急）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螘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爲之旰食乎（旰，晚也）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校，報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厓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厓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萬民大

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贍，足也，給也）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厓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不從）

等邊垂之患於疥癬擬中國之困若瘵疽此昉不堪矣元帝尚能從賈捐之罷珠厓之議帝何乃爲障塞之外而興兵哉蔡邕諫伐鮮卑亦救時之急務也

邕閒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羣言，韙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

設為有世務之言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華顛白首也 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人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衒，仲尼設執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

不守寂寞

已久矣。曾不能拔萃超群，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彝倫，埽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于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

言才德皆見世用而已矣以俛仰取容

方今聖上高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于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美者荷榮祿而蒙賜。盍亦回途要至，回曲也直道則不能有所至也 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晢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謖爾斂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謖然斂貌 胡老曰：居，吾將釋爾。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於斯以降，天網縱，人紘弛，王塗壞，太極陁，音馳

君臣上下之分不明故計謀戰爭之事蜂起而起

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連衡謂張儀合從謂蘇秦並佩六國

大凡謂求榮反以取禍不若安分守己之為得

之印駢並也組綬也流離光彩也 隆貴翕習，積富無涯，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蔕而萎，條去榦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轂，夭夭是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速速陋也夭夭殀也 蔀覆也 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顔歜音出 抱璞，蘧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征行也 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

大漢

縉色赤白紛披

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絙地之基，（絙音恒）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泜泜庶類，（泜音池）含甘吮滋，（泜泜齊貌）檢六合之群品，濟之乎雍熙。群僚恭己于職司，聖王垂拱乎兩楹。佸臣穆俟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綎，（端委禮衣也縉[illegible]赤白色[illegible]）鴻漸盈階，振鷺充庭。（鴻漸出於陸喻君子仕進也振鷺喻潔白之士也）崑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為之盈，採浮磬不為之索。（浮磬水中見石可以為磬索盡也言鍾山多玉泗濱多石喻漢多賢也）曩者洪源辟而四隩宅，武功定而干戈戢，獫

[illegible]言逡巡之易

狁襄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蓑笠並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暬御之族，（暬音屑）天隆其祜，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徙，不足以況其易。故百夫有逸群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于老成，瞳矇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于守高，意無為于持盈，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狥財

[illegible]食世士習阿外戚近貴乍榮乍辱所謂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用行舍藏一轉從[illegible]自守

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燥心煩。闇謙盈之效，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騖，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跼而蹐之，怨咎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夫九河盈溢，非一凷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熸，何光芒之敢

樂天知命抒神任己是有道之言然能言未必能行耳

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朓，侯王肅則月側匿。（望舒月也朓音挑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霜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沖，（沖即虛字）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己。群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盤旋乎孔周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為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

寔靖靈之符闔闢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于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勳績不立予之辜也翹風山縣霧露不除踊躍草萊祗見其愚不知我者將謂之迂修業思真棄此焉如（言何所往也）靜以俟命不斁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罕漫猶無所知識也）昔伯牙綜聲于鳥語狐虛游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輈（伯翁伊秦之伯益也能與鳥語介葛盧聘於魯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如其言董父好龍以服事舜賜氏曰豢龍奚仲爲夏之車正能作車）偃氏興政於巧

工造父發御於驊騮非子享土于善圉偃師取右於於禽內（驛音審）弓父畢精於筋角伙非明勇于赴流壽王創基于格五東方要幸于詼優（偃巧匠人造父善御者非子善養馬者晉文公鑄秦四狼瞬斬之遂以爲車右弓父弓也伙非荊人入江斬蛟於五今之蕃也吾丘壽王以善格五待詔東方朔以善詼笑俳優得幸）上官效力於執蓋弘羊據相于運籌（上官桀從武帝幸甘泉大風解蓋按桑弘羊以能心計爲漢侍中）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樸而優游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衡眉目之間也）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此一篇無甚卑尤人之意似於解嘲諸作較勝

外戚箴

崔琦

竇憲梁冀不弟者才劣而速敗也母后專朝故其宗戚橫恣是故君偏三幼擇賢者而委之致古之道也琦作箴以戒之

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莘崇湯宣王晏起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葉漸以頹虧貫魚不叙九御差池（言不齊也）晉國之難禍起于驪（驪姬公謀殺其太子申生）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舊（左傳少陵長新間舊）把劍至親並后匹嫡淫女艷陳匪賢是上番爲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憮暴辛惑婦（辛商紂名惑於妲巳）拒諫自孤蝮蛇其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刳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爲天子後爲人螭非但耽色母后循然不相率以禮而競奬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家國泯絶宗廟燒燔妹喜喪夏褒姒斃周妲己亡殷趙靈沙丘戚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死于外霍欲鴆子身乃罹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色衰而愛弛也）無怙常

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執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

書此箴于椒房自無豔妻煽處哲婦傾城之禍

烈哉斯女 礼如有分 不知有身

歌咏之不足又從嘆

曹娥碑 代度尚作

邯鄲淳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末冑荒流爰茲適居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五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屍時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經五日抱父屍出以漢安迄于元嘉元年青龍在辛卯莫之有表度尚設祭誄之辭曰

懿伊孝女曄曄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家室在洽之陽大禮未施（言未嫁也）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孰怙訴神告哀赴江永號視死如歸是以眇然輕絕投入沙泥翩翩孝女乍沉乍浮或泊洲渚或在中流或趨湍瀨或逐波濤千夫失聲悼痛萬餘觀者塡道雲集路衢不泣掩涕驚動國都是以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杞梁事）或有刻面引鏡劙耳用刀坐臺待水抱樹白燒於戲孝女德茂此儔何者大國（言非生於大國之中）防禮自脩豈況庶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越梁過宋比之有殊哀此貞厲千載不渝嗚呼哀哉亂曰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歷祀立廟起墳光於后土顯照天上生賤死貴列之義門惻愴花落飄零早分葩艷窈窕永世配神若堯二女爲湘夫人時效髣髴以昭後昆

孝女廟在江之滸余同友人上謁爲之吊其神魂矜其激烈以兒女子尚能如此血性況號稱丈夫有髯須耶子死孝臣死忠同一剛腸也

秦漢文尤卷之十二

始寧 倪元璐 鴻寶甫 輯
古吳 項 煜 仲昭甫 參
清江 楊廷麟 伯祥甫 定

昌言理亂篇　仲長統

統字公理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獻帝遜位之歲統卒友人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楊今簡撮其書有益政者略載之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銜勒也紲韁也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勝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宣示也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于婦人出則馳于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澶漫猶縱逸也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廚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

與同爲編戶齊民而以才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損益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徒眾也附親也）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塡乎綺室倡謳伎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音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

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爲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爲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跼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八十九十曰耄）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于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辨色耳能辨聲口能辨味體能辨寒溫者將皆以修潔

爲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室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兼幷之埶（秦始皇名政）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

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耶

此篇說上天有一定之分不可以智力爭其存其亾皆其自致偏引周氏之亂迄秦漢而新揭三大難皆其視民命若草菅何怪乎禍亂之相尋也

昌言損益篇

仲長統

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爲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藉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埶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

然其汚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况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爲我所爲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惠已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慾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縱横之埶、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爲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青絲綬也有秩嗇夫所佩也三辰日月星也龍章謂山龍之章皆畫於衣也五家爲伍伍有長皆言豪強之家身無品秩而強富比於諸侯也 榮樂過於封君、埶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爲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疏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言髡笞太輕不足畏太而犯人自罪以陷于死明復古肉刑則人不陷于死也 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値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臧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言假增贓貨以成其罪託稱疾病令死於獄也 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illegible]以

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爲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素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爲人上者也衆者爲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于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

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商賈技藝之人爲末作農爲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師旅田獵古者教武於田）修武備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戲以杜奸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爲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illegible]事不追遠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何者天下戶過千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長以上則百萬人也又什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

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絕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拱執也押檻也）或曰善爲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爲之以無爲事之以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

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横賦斂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
厚則劃削貿易之罪（劃削民財强貿易其罪）乃可絶也蓄積誠
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若也故錄其道而得之民
不以爲奢錄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爲勞天災流行開
倉廩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
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
輪駟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清既失天地
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成熙未
必不由此也得拘挈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拘挈謂自拘束而挈其身即隱逸之人也）

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
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
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穽以
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饑饉暴至軍
旅卒發横税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猥多也）
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竝起農桑失業兆民呼
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
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斗字即斗）未爲甚多一歲
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與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
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爲輕税及至一
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騫短坐視戰士之
蔬食立望餓孚之滿道如之何爲君行此政也二十
税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税一乎夫薄利祿以豐軍用
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
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日食祿
秩班未定可爲法制畫一定科租税十一更賦如
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
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
若聽其自取後必爲姦也

中雖分數段種種可行酌損益以定其中尤在明
君自爲變通耳開卩數語已說破了

昌言法誡篇　仲長統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於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臺閣謂尚書也）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

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乎叛亂離斯瘼（瘼病也）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宦豎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耶勢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文帝幸臣）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鄧通戲上申屠嘉爲相檄而欲斬之）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

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戚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疏之勢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貴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爲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爲政也如此在位病人（病人謂萬姓困敝也）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illegible]

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朔
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沵神明於媟近輸權重
於婦黨筭十世而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
疑何其詭邪

得賢臣而專任之可也若不肖而任之事適以階

天下亂耳長統未慮及此

潛夫論貴忠篇

王符

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謫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云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代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權移伏臼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息夫躬字子微哀帝時告東平王雲事封宜陵侯董賢字聖卿得幸哀帝為賢起大第於北闕下封為高安侯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

前段至此極矣於利多悉類切此

專重貴臣一邊嬰兒父母亦作陪說耳

天之罪人多有此類

言積法苑不足儆貪

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于寵也哺兒多則生癇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趙將李牧爲韓倉所讒賜死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刀於柱以自殺）

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爲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此篇抑揚反覆足爲人臣戒規尤爲貴臣永鑒

實論居佞處最正大

不遵可以人才爲患

政見取士之實處

夫士貴其用以下正是不求其備但當取其大之意

潜夫論實貢篇　王符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季札至衛見衛瑗公子荆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今以大漢之廣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繇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爾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

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人齊政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以洗魚之水濯錦其色鮮好）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

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强衣飾出處默
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
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取士垂實只不過背實趨華耳廼今則賄賂公行
貨賂進取庸材有所覬幸覈實者顧如是乎

政論　　崔寔

寔字子真少沈靜好典籍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寔以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為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确當世稱之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皐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繇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怢忽也）或荒耽耆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歧路（西東分路曰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鬱伊不申）悲夫自漢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玩上下懈怠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凡濟時拯世之術在必體堯蹈舜然後致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

謂俗士不知政治之急與聖人異

所急興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輙創制中興之主亦
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
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
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輙見掎奪
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
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

謂人往往見擯故以賈誼屈原爲証

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弃雖稷契
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
以攄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而有此

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

以霸爲王有是有殊之殊其優宜而分文也特以破俗士之陋耳

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八世謂三皇五帝也霸政則謂齊桓晉文也）
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
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
君人之道審于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奸軌之膽
海內清肅天下密如（密靜也）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筭計
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
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鑒昔
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

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
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
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漢高帝圍於平城）夫熊經鳥
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

粱肉藥石喻甚精切亦爲不知權變者

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
攻焉（有病須用攻治之藥）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
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
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
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

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
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
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
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
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
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
元年廼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
民廼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
文帝廼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

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五等公侯伯子男也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

大抵刑以虐民亦以厚民非言之難也用之難也用德而不宜不失爲過厚用刑而不宜則流入於苛從定之論亦惟其時之可而已嗚呼寔誠知務也哉

哭命已夫不心已辭蠹屏四患崇五政亦何能爲哉推存天底夫亂軒肽先審府辰要主務而從所不致言也

申鑒

荀悅

荀悅潁川人悅見獻帝時士皆輔操猶成基業故作申鑒以昔帝云云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絃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篤政之術先屏四患迺宗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繇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于準驗聽言責

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偽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撲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强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此亦本孔子與子張論政屏惡尊美之說融液變化出來要以欲立五政四患尤宜急蠲

（眉批）視德化刑其在上人賞罰精明　千古名言　[illegible]

辯和同論　劉梁

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著辯和同之論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爲害有惡而爲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僞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爲正以匡惡爲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歿請爲靈若厲大夫許諾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芋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于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楚恭王與晉戰司馬子反渴穀陽豎進酒子反醉王怒斬子反）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疢也疢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爲美者也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僞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僞焉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夏書曰念茲在茲庶事恕施忠智之謂矣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讐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二叔被周公之害勃鞮以逆文爲成（晉寺人披獻公使伐重耳公爲新共社及狐國以呂郤之難告之言初遂文公後見成之）傅瑕以順厲爲戮（鄭厲公爲祭仲所逐後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請納子厲公赦之殺鄭子而納厲公遂殺瑕也）管蘇以增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楚恭王疾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吾死之後爵之于朝申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必速遣之）考之以義也故曰不在逆順

蒙此段重[illegible]

以義為斷不在憎愛以道為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

雖分違順好惡作四段各句分解明白至末以考義為主亦喫緊之論也

起語直而[illegible]其情而偽[illegible]是真材也

薦禰衡表

孔融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為侍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操既積嫌忌奏誅之下獄棄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俾使也乂治也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旁求非一方也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世宗孝武廟號統緒也漢書世宗纂業思弘祖業疇咨熙載群士響臻堯典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響應而至也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陛下謂獻帝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書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惟嶽降神異人並出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竊見處士平

聖耳者不之聽[illegible]其凡人皆不能及

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卓躒絕異也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張安世字子孺為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能擢為尚書令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仇國語楚監尹亶謂子西曰夫闔閭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也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文侯不悅及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

其主賢者其臣直是以推存之賢也文侯說魚猳曰房高也 之惜爲累百不如一鶚

（眉批：疏賈誼終軍及近世路粹嚴象贊有所以之比）

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坌步切解疑

稱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漢書賈誼曰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欲以長纓

牽制勁越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立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弱冠慷慨前代美之十八故曰弱冠

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有才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爲揚州刺史粹後爲京兆祭酒典陳琳阮瑀等典記室

（眉批：用之必有勸業可見）

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路摩能附鳳鸞集

秦漢文選　卷廿二　東漢　二十九

天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足以昭近署之

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

麗之觀史記趙簡子日我之帝所廣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物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

心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若衡等輩

（眉批：實古賢才皆爲明王所用）

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楚王曰激楚清聲也淮南子曰足蹀陽阿之舞飛兔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

急也古駿馬名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

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

面欺之罪漢書曰上以張湯懷詐面欺

薦劍之詞極其剴切是必獨見其異材軼品而意

奮稱之不厭古今薦章當以此表爲第一

仁孝論

延篤

篤字叔堅桓帝以博士徵拜議郎遷左馮翊又徙京兆尹後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論篤乃論之

觀夫仁孝之辭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歸己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疏榮華紛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為大孝以心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參也魯回也其庶乎蓋以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為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公劉以仁德曾參以至孝稱賢夫曾閔以孝弟為至德管仲以九合為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

仁孝同質而生是其獨會精微處所云舜回曾閔不可及也若以夷吾之功而夫子大之此亦春秋取節意耳故重言曰如其仁如其仁非許其真仁也

書對　　楊賜

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以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乃書對云云

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比類也言蜺無德以好色得親幸于陽也）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諠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孰熟同）案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閒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郄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天冠地履倒易君臣之分不明）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殆哉之危（秦誓亦曰殆哉）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詩張仲孝友）外任山甫（詩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斷絕尺一（詔書也）抑止槃游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眾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慺慺之心哉（慺閭樓二音）

是時曹節王甫用事賜所對正直指此輩滿朝則虹蜺呈象此時而不先鋤君側之姦邪天變無繇弭矣其曰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明乎此輩之不宜任也

法象論　　徐幹

徐幹北海人本君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立言著法象論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愼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珮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其威儀玩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焉所以指致言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愼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

詩云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顚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慍怒而德行行於閨門不諫諭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意而行於天下者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繇也則有媟慢以爲階可無愼乎昔宋滑音閔碎首於棊局魯生虜宋南宮萬萬歸宋滑公與萬博因爭行滑公怒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此言因以局殺滑公于蒙澤陳靈被禍於戲言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曰徵舒似汝徵舒逆弒公閼邪造逆於相詬齊懿公刖邴歜之父納閻職之妻二人相詬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子公生弒於嘗黿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公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

君子因是於此龠自警慎

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云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謀先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
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
之詩云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故
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䙝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
而不虛行易親而難狎多終而寡非故無絶交無畔

說不濟交故能有終

朋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
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慆慢之行臻

禮莫之言

焉須臾忘則慆慢之心生況無禮而可以終始乎

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
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
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
惠公以慢瑞而無嗣襄王使召武公内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文公以肅命而興嗣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内史興賜晉文公命晉侯端委以入大宰以王命免服内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郤犨以傲享徵亡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於衛衛侯享犨寗惠子相犨傲寗子曰苦成叔家其亡乎冀缺以敬妻受服日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言於晉文公公以爲下軍大夫子圍以大明昭亂逆音楚令尹子圍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楚還蒞盟晉侯享之將出偉罷以既醉保祿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

分則言凶存亡只在敬與不敬

良霄以
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鄭七子餞趙孟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伯有賦鶉之賁賁曰牀第之言不踰閾第音止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

屬懷不務

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
矩視不離乎結繪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
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
常帥禮不荒故爲萬夫之望也
古記有云隆禮繇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繇
禮謂之無方之民禮之繫於人大矣此篇雖引古

今敬怠存亡之辯其應若響君子所以有莊敬無
安肆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

言漢有日秦者實負其權甚權柄不能善終其事爲下討曹操張本

討曹操檄　　袁紹

時曹操爲大將軍紹恥爲之下既并四州之地衆數十萬而驕心轉盛於是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出攻許乃先宣檄云云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繇己終有望夷之禍汙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周勃爲絳侯朱章爲朱虛侯）興威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

謂操先無祖德父又爲今養子及至操身又無令德實能有爲

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悺音管）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人父嵩乞匄攜養因臧買位（匄亦乞也謂嵩爲騰養子也買位謂嵩以貨得官）輿金輦寶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令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

董卓與操豪杰正是同惡相濟者

幕府董統鷹揚掃夷凶逆（幕府指袁紹謂其誅諸閹也）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廣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被以虎文授

原缺第四十一葉

秦一人奮臂天下念此之謂也

以偏師獎蹙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秦穆公使孟明伐晉敗而穆公復用孟明伐晉勝焉）而操遂乘資跋扈肆行醜烈割剝元元殘賢害義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逸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懸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于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兗土而有大造於操也會後鑾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北鄙謂公孫瓚攻紹也）匪遑離局（局部也謂遂其部曲也）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威劫省禁

殘操之罪浮有餘辜

卑侮王僚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辟鉗口尚書記期會公卿充員品而已

擅作威福一至於此

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操因睚眦被以非罪搒楚幷兼（[illegible]）五毒俱至觸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

下天被功式授宣录豚討之

沉黄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廷若舉炎火以焚飛蓬覆滄海而沃熛炭（燎音）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網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宿衛內以拘質懼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勖哉

不歷數操之罪惡則無以見操之可討此檄當與代李敬業討武曌之檄並觀

此篇與伯師前命相表裡　言人臣某深過者思圖報　宮中府中二句非爲主含

前出師表

諸葛亮

後主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先主即位三年）今天下三分（劉與曹操孫權鼎峙）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

此言宮中事宜咨此三人方能有益營中事宜任何寵方能和睦

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

以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陳震）長史參軍（蔣琬）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獎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此表臧否賢邪等語是孔明識治道之大規模處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後主六年亮聞魏曹休為吳所敗欲出兵擊魏群臣多以為疑亮復上表云云乃引兵出散關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指魏）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併兩日為一日之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鹿次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叛魏）又務於東（曹休東與吳陸遜戰于石亭）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

四未解言偃以羸才取勝

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賨音叢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

五未解言發則無人以圖敵

六未解言不發則兵疲難以持久

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曹操子丕廢獻帝爲山陽公自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

以死自誓

力死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讀後出師表偏安兩立此見孔明識立國之人本

原庵

余讀唐薛能詩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王荆公晚年喜誦之然能之論非也孔明之出雖不能掃清中原吹火德于既灰然伸討賊之義盡托孤之責以教天下萬世之爲人臣者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言凜凜與日月爭光安得謂之成何事哉

附魏文二首

求自試表　　曹植

太和二年曹植遷雍丘植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乃上疏求自試其表云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美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人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詩云彼已之子不稱其服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

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武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鉤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故車右伏劍于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

封日昔車右為先君御車轂鳴而車右自殺今越兵冠境甚于轂鳴也安得不死乎遂伏劍而死越軍聞齊有烈士遂退刎剄也

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係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者豈好為夸主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以二方未克為念

吳蜀未平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掛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

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師用兵之勢可謂神妙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而

秦魯以成其功秦將孟明氏為晉所敗復使為將卒敗晉也魯將曹沫與齊戰三敗魯割遂邑之地以和後齊桓與魯會于柯公登壇沫執劍劫桓公乃盡還侵魯之地絕纓盜馬之臣赦而楚趙以濟其難楚莊王與羣臣夜宴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乃援絕其纓以告之王曰飲人酒如何責人禮乃命羣臣皆絕纓然後燭及楚與晉戰有人常為戰斬首以退問之乃絕纓者也秦穆公失馬野人取之公自求之見野人方食之公曰食駿馬肉不飲酒恐傷汝偏飲而去後晉人與穆公戰公為晉環之野人等三百飲人畢力救穆公大克晉及獲惠公以歸此二臣所以報楚穆者之誠也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

效之齊秦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河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

而獻其忠如必爲朝士所笑聖王不以人廢言伏惟
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植不勝吳蜀之忿亟亟欲自試以爲擒吳伐蜀之舉然以如是之才而能佐後王以有爲使之與狡漢室能不爲漢氏忠臣哉惟其不然此植之所以終于植也

申屠蟠傳

范曄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同郡緱氏女玉爲父報讎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淸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眞不爲燥濕輕重不爲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爲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爲封傳送還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

自敎樂貴 同字自與 蕃意大別

生與相府對既别執蕃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蕃勃然作色曰始吾與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敎樂貴之徒邪因拔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蕃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絶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刑者數百人蕃確然免於疑

深者免禍 不能得小 [illegible]之故

論後蕃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黄琬欲殺之或勸蕃救雍蕃不肯行曰黄子琰爲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蕃同郡黄忠書勸曰前莽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頴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

議其徒任 反以蕃與 鄭玄二人 達時勢之

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與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蕃不答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頴川韓融　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蕃及爽　等復俱公車徵惟蕃不到衆人咸勸之蕃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饑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脱唯蕃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秦漢文尤十二卷內府藏本

明倪元璐編元璐有兒易內外儀已著錄元璐氣節文章震耀一世而是書龎雜特甚殊不類其所為其以屈原宋玉列之秦人既乖斷限且名實錯迕疑亦坊刻託名也